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二十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 傳記 / 周斌, 孫錦泉,
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13-12132-5

I. ①日… II. ①周… ②孫… ③粟… III. 日本—
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IV.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靜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冊目錄（總第90冊）

傳記

別傳

聖德太子傳曆……………一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四三

朱舜水記事纂錄……………二三三

義公行實……………三八七

津輕藩祖略記……………四〇三

藩祖盛烈記……………四一七

仙臺藩祖實錄……………四六五

第二冊目錄（總第91冊）

先考行狀……………一

櫻老加藤先生年譜……………一五

中洲三島先生年譜……………三七

津田永忠君年譜……………七五

欽仰錄……………八九

佐倉宗吾義民傳……………一〇九

福島安正君小傳及紀行梗概	一二五
--------------	-----

蕃山先生年譜	一四一
--------	-----

蕃山先生行狀	一五九
--------	-----

松岡先生年譜	一六五
--------	-----

箕山浜野先生行實	一八三
----------	-----

加藤清正傳	二一一
-------	-----

水戸烈公行實	二二九
--------	-----

惺窩先生行狀	二四七
--------	-----

羅山先生年譜	二六九
--------	-----

羅山先生行狀	三〇五
--------	-----

鵝峰先生林學士自叙譜略	三二九
-------------	-----

自叙譜略	三四七
------	-----

煉霞翁年譜	三九五
-------	-----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定本	四一一
---------------	-----

國史館日録 (卷一—卷二)	四三三
---------------	-----

第三冊目錄 (總第92冊)

國史館日録 (卷三—卷十一)	一
----------------	---

第四冊目錄 (總第93冊)

國史館日録 (續) (卷十二—卷二十二)	一
----------------------	---

日間瑣事備忘録 (卷一—卷五)	三八七
-----------------	-----

第五冊目錄 (總第94冊)

日間瑣事備忘錄 續（卷六—卷二十五）……………一

第六冊目錄（總第95冊）
日間瑣事備忘錄 續（卷二十六—卷四十六）……………一

第七冊目錄（總第96冊）
日間瑣事備忘錄 續（卷四十七—卷六十七）……………一

第八冊目錄（總第97冊）
日間瑣事備忘錄 續（卷六十八—卷八十七）……………一

第九冊目錄（總第98冊）
日間瑣事備忘錄 續（卷八十八—卷一百七）……………一

第十冊目錄（總第99冊）
日間瑣事備忘錄 續（卷一百八—卷一百一十二、後編卷一—卷十四）……………一

第十一冊目錄（總第100冊）
日間瑣事備忘錄 續（後編卷十五—卷三十一）……………一

第十二冊目錄（總第101冊）
日間瑣事備忘錄 續（後編卷三十二—卷四十四）……………一

第十三冊目錄（總第102冊）
日間瑣事備忘錄 續（後編卷四十五—卷五十四）……………一

義魁清河正明傳……………三七九

叢傳

本朝言行錄……………四七一

第十四冊目錄（總第103冊）

本朝言行錄	續(卷三—卷四、跋)	一
皇朝言行錄	附：巡覺日記、枕上閑課	三五
名賢言行略		一二五
本朝名臣言行錄		一九七
先正傳		二二一
尾張名家誌初篇		二七一
仙臺人物史		三〇一
本朝遯史		三二九
扶桑隱逸傳		三七五
隱逸全傳		四四一
皇和表忠錄		四八七
三名家略年譜		四九九

第十五冊目錄(總第104冊)

今世武臣傳	一
明治史傳	二一
近古史傳	四五
南部五世傳	一〇九
足利將軍傳	一二一
豐臣四將傳	一五三
前賢故實	一七三

第十六冊目錄(總第105冊)

赤穂義人錄 一

補正赤穂四十七士傳 三七

本朝孝子傳 一六三

本朝列女傳 二六一

烈婦傳 四四七

大東列女傳 四六一

近世佳人傳 四八九

近世佳人傳 (初編卷之上、卷之下) 一

近世佳人傳 續 (二編卷之上——三編卷之下) 一

婦女明鑒 六三

新譚 九七

先哲叢談 一一七

先哲叢談後編 二三七

先哲叢談續編 (序、凡例、目錄、卷之一——卷之十) 三八一

先哲叢談續編 (續 (卷之十一——卷之十二) 一

近世先哲叢談 三七

南木誌 一四三

三楠遺規 二四五

三忠傳 二七一

日本義烈傳 三一七

日本忠臣錄	三六九
-------	-----

尚友小史	四〇九
------	-----

師友志	四三七
-----	-----

續浪華鄉友錄	四五五
--------	-----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	四七五
----------	-----

第十九冊目錄（總第108冊）

河內名流傳	一
-------	---

義勇芳軌	四三
------	----

高山正之傳 蒲生秀實墓表	七九
--------------	----

學古剩議	九一
------	----

近世人鏡錄	一二九
-------	-----

近世偉人傳（一編—五編卷之上）	三〇三
-----------------	-----

第二十冊目錄（總第109冊）

近世偉人傳 續（五編卷之下、義集初編—義集五編、禮集初編）	一
-------------------------------	---

明哲純義典	三三五
-------	-----

名節錄	三四九
-----	-----

三名士傳	四〇七
------	-----

明徵錄	四一九
-----	-----

第二十一冊目錄（總第110冊）

日本藩史（菊地序、自序、例言、引用書目、目次、卷之一—卷之七）	一
---------------------------------	---

第二十二冊目錄（總第111冊）

日本藩史 續（卷之八、正誤） 一

柏原藩史 六九

津輕藩史 二五九

鹿島外史 三六九

求麻外史 （卷一—卷二） 四七九

第二十三冊目錄（總第112冊）

求麻外史 續（卷三—卷四、跋） 一

橘山遺事 四三

日本古今人物史 一三一

本朝武林傳 （序、凡例、卷一—卷八十八） 一二五

第二十四冊目錄（總第113冊）

本朝武林傳 續（卷第八十九—卷第九十五） 一

系譜

擊壤錄 二七

帝王御譜 一一三

帝皇略譜 二一三

本朝皇胤紹運錄 二五三

本朝紹運續錄 二九七

帝王譜略國朝記 三〇九

皇親譜略 三四一

皇國姓族誌 四四九

京都將軍家譜	四七一
--------	-----

織田信長譜	五一三
-------	-----

第二十五冊目錄（總第114冊）

豐臣秀吉譜	一
-------	---

鎌倉將軍家譜	七七
--------	----

聿修錄	九五
-----	----

伊達世臣家譜略記	一三三
----------	-----

諸家知譜拙記	一六七
--------	-----

源平系圖	二四一
------	-----

訂正增補百家系譜	二五五
----------	-----

系圖綜覽（例言、目次、第一）	四四三
----------------	-----

第二十六冊目錄（總第115冊）

系圖綜覽（第一、第二）	一
-------------	---

第二十七冊目錄（總第116冊）

系圖綜覽（第二）	一
----------	---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卷第一—卷第二）	三六七
---------------------------	-----

第二十八冊目錄（總第117冊）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卷第二—卷第六）	一
---------------------------	---

第二十九冊目錄（總第118冊）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卷第七—卷第十四）	一
----------------------------	---

第三十冊目錄（總第119冊）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十五—卷第二十、索引）……………一

柏原織田家臣系譜……………三三三

茶人大系譜……………四五—

華族鑑……………四七七

第三十一冊目錄（總第120冊）

平安人物志……………一

南山小譜……………四五

日本外史系譜……………八三

日本外史補系譜……………一〇九

詠史詩

國詩史略……………一二五

近世詩史……………一六一

東洋詩史……………一九三

詩史……………二一九

弔楠公詩編……………二四三

佛山堂詠史絕句鈔……………二五一

日本詠史百律……………二五五

日本詠史新樂府……………二六九

讀史雜詠……………二九一

征清詩史……………三二九

讀正續日本外史……………三九一

日本外史樂府	四四一
北總詩誌	四七三
瀛史百詠	四九三
海外詠史百絕	五二一

第二十二册目錄(總第111册)

日本藩史	續(卷之八、正誤)	一
柏原藩史	六九
津輕藩史	二五九
鹿島外史	三六九
求麻外史	(卷一—卷二)	四七九

北川舜治編輯

柳澤氏對大和郡山

柳澤氏對越後黑川

柳澤氏對越後三日市

柳澤氏、姓源、出於大膳次夫武田信光、信光第四世時光
稱青木十郎、時光九世之孫信俊、稱孫七郎、仕武田氏、元
龜元年正月、兄橫手信國戰死於花澤城、信俊承其後、改
稱橫手氏、天正八年、族柳澤信兼、有罪賜死、武田勝賴命
信俊承其後、徙居甲斐柳澤、改稱柳澤兵部丞、十年、武田
氏亡、乃仕德川家、康信俊有子、長曰安吉、稱孫左衛門、
仕德川秀忠、食祿百五十石、次曰安忠、稱刑部左衛門、信

賜和泉
萬石內田一

雲洞

也吉保聞之至期拉婦女抵不忍池邊憩茶店以待獨過
綢吉自輿中瞥見店頭有窈窕之女稍動意焉後數口問
近待曰曩所見誰家之女答曰柳澤吉保之妻女也綢吉
召吉保列近侍賜采邑三千石吉保爲人嚴肅克明機警
超衆綢吉嬖寵益厚須臾不離左右吉保微賤之時憂已
家貧聞卜者雲洞相人意中往試請卜吉凶乃眎押案雲
洞熟視拍掌而歎曰我未見如斯吉相且足下眼光忒凡
非爲人下者矣吉保悅之歸與妻氏謀會置人基至吉保
甥告曰僕當今茲之夏必遭吉焉某爲支辨衣帶妻女乃
盛服而出終得遂志吉保厚賞雲洞雲洞高野山僧也四
年九月安忠卒年八十六元祿元年十一月賜和泉河內
田一万石始列疾蹟與松平忠德喜多見重政爲近習頭

卷之八

郡柳澤氏

〇三

駿河大納言忠長

吉保

俊卒安吉承其後安忠則列仕緒元和元年安忠爲松平
忠長傳寬永十六年賜上總一袋田亡幾出爲松平綢吉
傳後爲勘定奉行延寶三年七月安忠致仕號露休子房
安承其後更名保明又吉保食秩五百三十石隸米倉昌
尹部下八年綢吉陞大將軍吉保入而仕之列小姓隊貞
享二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綢吉寵遇日渥先
是父安忠日蹇王子稱尙祠吉保亦從之里長三郎右衛
門者有一女客妾妍麗吉保私與之通以告父母遂聘爲
妻後生一女子亦美而豐初大將軍綢吉在館林也謹慎
厚重不近婦女唯愛嬖童耳以故未有世嗣老臣甥憂之
候春色和暄百花滿開之期愆慮綢吉觀櫻於寬永寺下
令沿道使婦女盛裝悉觀儀衛蓋欲使綢吉移意於女色

〇二

德慶審判

綱吉荒色

僧隆光

吉保威權

城對甲府

吉里

氏賜賜平

中位第老

城對河越

數陸其邸

前京綱吉

富累鉅万、嘗吉保女患疹而夭、綱吉哀悼不已、吉保亦悲慟、會僧隆光勞謂曰、卿喪愛女、愁淚未乾、恐失寵幸、方今振起家聲、之秋而銳氣一挫、則權勢亦迫、請類一女、以慰其哀情、不亦可乎、吉保善之、乃類荒川平藏女、撫育深闔而請、變綱吉、遂納其女、寵幸倍舊、隆光大和人也、爲僧修其法、初吉保在京師也、納晨八郎右衛門、然隆光乃女兄也、綱吉在館林、隆光爲祈禱、卽後赦、寵遇、爲大僧正、其出入府、城門吏皆拜之、如閭老、綱吉爲建一寺、城駿河臺、號成滿院、綱吉旋淫女色、多蓄婦女、嬖童、日夜歡娛、隆光進言曰、人乏嗣子、生前多殺生之報也、故欲求嗣、則宜愛生類、抑將軍以丙戌歲而生、戌屬狗、宜愛狗、綱吉然之、下令嚴禁殺生、犯者處死焉、獸暴掠田園者、不能制之、市坊造、廬蓄狗、使更卒監護之、如有交嚙而傷、命醫員療之、又獻狗于興、往來街上、使警牌逐行人、世稱御犬、更卒

三年三月、加二万石、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四年三月、綱吉臨其邸、吉保新築館、饗具極美、賜物有差、五月再遊焉、自後春秋、或三五次、或七八次、遊宴不絕、婦女家人恩眷無比、五年十一月、又加三万石、七年正月、封河越城、食武藏和泉攝津田七万三千石、十二月、任侍從、位准老中、十年七月、加二万石、十一年七月、累遷左近衛權少將、十四年十一月、綱吉又臨其邸、賜吉保父子偏名及松平氏列譜第之臣、吉保轉美濃守、長子安暉、先是叙從四位下、任越前守、至是更名吉里、轉伊勢守、十五年十二月、吉里任侍從、是歲又加二万石、寶永元年十一月、封甲府城、加三万九千二百石、併舊十五万平二百石、實三十三万石云、吉保威權赫耀、中外畏之、天下侯伯、贈遺衣帛者、比々接踵

樂只堂年

吉保實性
說敏

吉里

利越中綱

給事之與人無異又收抽分稅重賦歛布苛政人民怨嗟
 之聲盈路天災地變之殃交至隆光築壇場禳災禳然不
 驗也綱吉嘗遊吉保邸見一美婦寵之既而生一男是為
 吉里吉保以其不肖已醜為將軍子綱吉亦不拒之於是
 吉保不子視之及長不為置師傅綱吉鍾愛之屢延見賜
 物宗室諸侯畏事之猶如幕府世子吉里姓惡惡時寵驕
 恣或請置師傅訓誨之吉保曰雖子無奈之何世益疑之
 吉保既食印斐一州又欲併駿河實緣綱吉寵姬大佐局
 數言其意而大佐以吉里為己子遂欲封之於甲駿二州
 吉保聞之不悅竊招技能之士收獵戶之銃又貯弓矢蓄
 兵器以稱備不虞秋原直秀菱屋某等浚民財納千金於
 銅匣埋之駿府城中以迎合其意天下列侯皆畏之其不

詔事者課役諸侯爭拜趨焉細川綱利亦媚每贈夕登云
 然事不發而止六年綱吉薨六月吉保致仕號保山吉里
 襲封轉甲斐守分理田各一刀石於弟經隆時睦正德四
 年十一月保山卒年五十七吉保資性銳敏徒以俗例蒙
 將軍之殊遇起於微賤遂列侯籍勢威薰灼頗極奢侈然
 亦能守儉每察其言語訥々左右有誤聞截他書翰故紙
 自書欲言事以示之又性好禪學就僧高泉坐道等學其
 法兼善詩歌召北村季吟問古今集口訣咏名所和歌一
 百首上之 靈元上皇上皇賜勅裁後與于吉里復咏千
 首上之上皇嘉之賜三部抄小倉百首色紙丁其父安
 忠十七週忌辰有懷舊詩詩云明德光輝猶在人時遊跡還
 一且公事餘暇著書八十八卷名曰樂只堂年錄又撰書

護法常照

樂雅明忠

都山天和

信鴻

保光

三十卷說禪法、東山天皇賜御製序名曰勅賜護法常
應錄納之名山、其他著胡氏錄等、其好文學亦如此、初貞
亨中、稻葉正休發狂刺堀田正盛于營中、中外釋職、時吉
保當直神色自若、少不就讓、妻袴警備、會酒井忠清遽至、
將入于內、吉保擊其袖扼之、忠清怒曰、汝未識我耶、答曰、
方今營中有變、我豈擇人哉、忠清沉思解刀而入、白狀將
軍曰、渠非凡庸人、異日必有為矣、享保九年三月、轉大和
郡山、封額如故、延享二年九月、吉里卒、年五十九、長子多
門早卒、二子信睦以病潛居、三子時英亦卒、四子義稱爲
嗣、更名信卿、又伊信、後改信鴻、先是叙從四位下、任美濃
守、十月襲封、安永二年五月、轉左兵衛督、十月致仕、号香
山、長子保明、叙從五位下、任造酒正、更名保光、十一月襲

遺德保民

信近

保興

保中

封、轉甲斐守、八年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寬政四年三月、香
山卒、文化八年八月、保光致仕、号義山、長子保民早卒、二
子保泰爲嗣、更名信近、叙從五位下、任美濃守、至是襲封、
轉甲斐守、文政二年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天保五年十二
月、任侍從、九年五月卒、長子將八郎、二子久菊早卒、三子
保興爲嗣、先是叙從五位下、任造酒正、七月襲封、轉甲斐
守、弘化二年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嘉永元年八月卒、長子
兵部早卒、第二子保德爲嗣、後改保中、十一月襲封、叙從
五位下、任甲斐守、後叙從四位下、任侍從、明治元年、屬官
軍、二年六月、賜賞金千兩、奉還版籍、任郡山藩知事、四年
七月廢藩、
柳澤經隆、吉保之第四子也、小字伊織、初名安通、元祿八

氏賜松平
氏賜松平

光緒

甲斐守作
光緒

光緒

保卓

里旭

賀本氏
里濟

因槽保教

黑川
皆德後

緒始列族

氏賜松平

氏承橫手

年二月大將軍吉宗臨吉保邸召之命承橫手氏十四年十一月賜松平氏寶永四年十一月叙從五位下任刑部少輔六年三月列譜第臣六月父吉保致仕領甲斐山梨八代二郡豐田一万石始列疾籍享保九年三月兄吉里移封郡山經隆亦轉越後黑川則受封地十八年八月卒年三十二無子賴宗家族臣柳澤保教第五子里任爲嗣更名里濟十月襲封復柳澤氏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刑部少輔二十年九月轉伊勢守十一月卒年二十七無子賴兄里光長子里旭爲嗣十二月襲封稱新五郎元文元年六月卒年二十二無子以其弟保存爲嗣更名保卓八月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民部少輔延享四年八月爲大番頭寶曆十二年十二月轉伊賀守安永三年三月

卒年五十七五月長子信有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後轉伊賀守寬政九年三月卒長子光被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伊賀守後轉伊勢守天保七年九月卒無子賴宗家保泰第十子光昭爲嗣十一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後轉伊賀守又轉民部少輔後轉伊勢守元治元年閏四月致仕義子光邦襲封稱伊織後叙從五位下任刑部大輔明治元年五月與羽諸藩連絡抗官軍光邦黨之尋降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黑川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柳澤時睦吉保之第五子也小字左内初名信豐元祿十四年十一月賜松平氏十五年三月初列仕籍寶永四年十一月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六年三月列譜第臣六

封越後
三日市

保經

信著復
本氏

里光

里世

里顯

孝孝
傳忠

月父吉保分甲斐鹽田一万石、列侯籍、享保九年三月、封
越後三日市、別受封邑、七月致仕、無子、以弟保經爲嗣、襲
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少弼、寶曆十年六月卒、年
五十五、長子信著襲封、復柳澤氏、明和三年十二月、叙從
五位下、任式部少輔、天明二年三月卒、年三十六、無子、賴
宗家信鴻第五子方教爲嗣、後更信古又信溪、遂名里光、
五月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信濃守、文化元年七月
卒、無子、賴宗家保明弟里世爲嗣、九月襲封、叙從五位下、
任信濃守、文政九年二月卒、無子、賴宗家保泰弟里顯爲
嗣、四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少弼、天保十三年十二
月卒、十四年二月、長子泰孝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信濃守、
安政三年四月、長子德忠襲封、稱彰太郎、叙從五位下、任

助勝

忠祐

忠次

忠政

忠世

信濃守、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三日市藩知事、四年
七月廢藩、

大岡氏 封豊河百大年
大岡氏 封武藏岩槻

大岡氏、姓藤原、出於左大臣教實、教實之裔助勝、稱助右
衛門、後改忠右衛門、徙居參河國宇利鄉、仕德川氏、享祿
元年、從軍戰于今橋、敵將牧野傳次、德川廣忠賞戰功、
授偏諱、更名忠勝、永祿六年、一向之亂、忠勝獲敵驍將福
王忠右衛門、文祿三年六月卒、年八十三、有三子、長子忠
祐、稱善七郎、二子忠次、稱助十郎、共死、軍事、第三子忠政、
承其後、稱忠四郎、後改忠右衛門、慶長五年七月、忠政、長
子忠俊、戰死于伏見、二子忠行、別列仕籍、三子忠世爲嗣、

大岡仁政

封參河
西大平

寺社奉行寬延元年累封食一萬石始列族籍徙參河西
大平寬曆三年冬以病辭職十二月卒年七十五忠相俊
才絕倫裁斷果決毫無曲意嘗爲町奉行有犯罪者加手
鎖錮之犯者私脫鎖過碎之衆大惧決死而懇之將至忠
相遙見之叱曰汝願覓何地而碎鎖乎宜認其地爲證而
來汝等不識公家之事故我宥其過他日償之乃更鎖遣
鴉嘗市上有小兒執竹枝遊戲互欲奪竹相挑一兒踢倒
竹尖刺吭而死其父母悲憤訟之忠相解諭再三而不服
忠相曰人未成童無死刑之法今放之遠島以俟至成童
幼兒不可獨放宜使乳母養育每月携至府廳吾自檢覆
若有疾速來告則裁斷其罪矣父母及吏胥懼終請優
免而罷後人作大岡仁政記盛稱忠相練達吏務而其說

忠相果斷

忠相

高美濃守忠

忠典

稱忠右衛門仕德川家光爲大番頭寬永六年二月忠政
卒年八十七年十二月忠世卒年六十五長子忠一爲
叔父忠行義子二子忠算承其後稱忠右衛門元祿十三
年四月卒年六十四無子親族忠高第三子爲嗣名忠相
七月襲封食千石十五年爲書院番頭寶永元年爲步行
頭歷使番進爲目附正德二年正月爲山田奉行三月叙
從五位下任能登守先是伊勢人與紀伊民爭境紛訟每
奉行交替訟而不熄奉行或憚紀藩威居間慰解未斷曲
直亡幾復起滯獄數年不決及忠相赴任復訟之忠相明
斷是非紀伊人處曲裁決如解素絲衆皆稱之時德川吉
宗自紀伊入承幕府世統乃賞忠相之果斷享保元年召
爲普請奉行二年轉爲町奉行改稱越前守元文元年爲

轉封上總
岩武藏

忠光

忠利

忠信

忠房

忠吉

忠致

忠愛

忠移

忠興

信濃守
越前守

忠恒

忠宣

治四年六月奉還脈籍任西大平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大岡忠光忠政六世之孫也初稱主膳後改兵庫忠政第
四子忠吉稱兵藏寬永十年八月叙從五位下任美濃守
明曆二年四月卒年七十忠吉子忠房稱七郎兵衛元祿
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八忠房子忠儀稱主膳後改善
左衛門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一忠儀子忠利稱助
四郎後改助七郎寬保三年閏四月卒年六十一是爲
忠光父享保九年八月忠光爲待臣十三年十二月叙從
五位下任出雲守延享三年德川家重隆征夷大將軍忠
光入爲近侍準小姓番頭累增采邑寶曆元年十二月封
上總勝浦食一萬石始列侯籍四年三月爲若年寄加五
千石六年五月爲側用人叙從四位下轉武藏岩槻食二

雖有出於假託者亦可以見其美名播于二世矣二年二
月長子忠宣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紀伊守後轉能登
守至是爲越前守十二月爲大番頭明和三年八月以病
辭職尋卒年五十八長子忠豫有病潛居第二子忠恒爲
嗣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越前守天明四年五月致
仕轉美濃守又爲能登守無子娘小笠原長達第四子忠
興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越前守九月卒以義父忠恒
子忠移爲嗣十一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越前守六年三
月忠恒卒年三十六文政十一年十一月忠移致仕稱左
衛門尉長子忠愛襲封叙從五位下任紀伊守天保八年
十二月爲大番頭轉越前守忠愛以弟愛致爲嗣安政四
年十一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越前守愛致更名忠敬明

忠喜 忠烈 忠要 忠固 忠恕 忠實

子忠喜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兵庫頭是歲七月襲封爲奏者天明二年三月致仕長子忠要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五年十二月爲奏者六年九月卒無子弟忠烈爲嗣閏十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丹後守寬政九年三月致仕無子賴族加納久周第三子忠正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膳正十二年十二月爲奏者文化十三年八月卒無子賴久岡第五子原聖爲嗣更名忠固十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膳正文政五年七月爲奏者天保八年四月爲西城若年寄十二年七月轉本城若年寄長子忠亮早卒二子忠恕爲嗣嘉永五年八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兵庫頭長子忠實後叙從五位下任主膳正明治二年六月奉還脈籍忠實任岩槻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忠光權威 兵部大輔 宗矩 右近將監 武寬

万石十年五月卒年五十二忠光與高井信房並受將軍家重之寵後信房寵稍衰忠光獨專寵父忠利孱弱見忠光如君父忠光權威赫耀天下諸侯皆畏之信家重有疾松平宗矩問其疾忠光接之應答粗暴宗矩悲告之老中松平寬武寬武曰忠光不敬亡論而已卿亦宗室也何以就彼問將軍之疾乎僕有處置乃聞狀忠光坐對宗室不敬屏居宗矩越前候也又信家重出獵會遭疾忠光馳至猶慮亡幾疾瘳而還忠光以聞家治于西城家治曰子嘗知疾瘳馳至矣乎忠光默然曰子聞有疾馳至則可也蓋一言以告于我他日若有緩急先諒事而後以聞于我其如父子之道何忠光恐悞請屏居家治曰子乃太公臆近之士也勿幽居焉忠光自誇寵遇至是生退讓之意矣長

忠俊

行關忠
東成爲
修選亮
佐渡守正

忠成嗣
忠門取發

火邑里忠門與卯野某阿知某拒戰敗之逐北遂戰死其
子忠成嗣小字藤七郎天正十三年爲世子秀忠傳十五
年命附騎士二十五人謂之久能衆十八年八月領武藏
田五千石文祿三年四月叙從五位下任常陸介慶長五
年關原之役從秀忠西上十一月轉播磨守六年二月加
下總上總田一万千石與本多正信內藤清成列加判兼
關東奉行職十一年忠成有罪免職先是家康獵于武相
之地禁其澤梁而見有獵具問誰所爲或對曰忠成與清
成使人爲之家康不憚秀忠聞而怒之二人遂坐之十五
年十一月忠成次子忠俊叙從五位下任伯耆守爲書院
番頭十六年賜下野田五千石於忠俊十八年二月忠成
卒年六十三忠俊襲封領三万五千石分各千五百石於

忠重
忠治
光敬
忠光
忠世
忠門

青山氏姓藤原出於花山院師重師重叙從三位任中將
元中元年新田氏族奉尹良親王從吉野從上野師重從
之居上野國青山卿稱青山藏人佐師輔子忠治稱清藏
初仕德川親氏長子光長稱藤右衛門次子光教稱權之
丞永享十二年八月光教領參河國岩津居百々村光教
子忠治稱喜大夫忠治子長光稱善太夫長光子忠世稱
喜太夫戰死於大樹寺忠世子忠義稱喜太夫更名忠門
仕廣忠家康元龜二年三月武田信玄遣兵攻長篠城足
助土人與敵通謀將攻岡崎忠門與阿知某率部兵置斥
候以扼敵衝路敵不敢發四月遠江賊起夜侵掠岩津據

青山氏
青山氏
青山氏
封美濃郡上

清軍入正忠
前守通

雅樂頭忠
世

大快頭利
成

城岩
城

封大
多

忠成
罪被配

弟幸成、道真十九年、大阪冬役、忠俊從軍、元和元年夏役、列前隊、陣于岡山、忠俊與水野忠清超衆進戰、部下大島左大夫、別所主水、吉田左近、服部三十郎、松倉藏人等、十八騎戰死、諸軍乘勢健闘、獲敵首級、九月與酒井忠世、土非利勝等、爲世子家光傳、六年十月、封岩槻城、領四万五千石、九年十月、忤旨削封、更封大多喜城、食二万石、寬永二年、忠成配于遠江小林、子以千石、子宗俊、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因幡守、從父起于配所、初大將軍家光好舞樂、一日忠成入請事、曾家光臨鏡理髮、忠成見之、諫曰、君公掌握天下之大權、而今爲遊冶之態、將謂之何、乃執鏡投石碎之、家光大怒、遂及此也、九年赦罪、徙和摸今泉、既而家光悔之、使人召之、忠俊曰、主公能懷雖無臣于側、猶聽臣

宗俊承

加賀守正

小對信濃

言也、從是終身不出門戶、曰罪人不可見、日光也、十一年家光入京師、召宗俊、宗俊從之、其衣穿結而不易、叔父幸成見之、曰、易新衣何如、宗俊曰、家君囑子、拜謂之曰、莫易此服、乃入見、家光屢然改容、十五年十二月、爲書院番頭、賜三千石、二十年忠俊卒、年六十一、正保元年、爲大番頭、初宗俊入見也、堀田正盛睹之、問誰、或曰、青山宗俊也、正盛曰、伯州之子乎、宗俊亦問彼爲誰、曰、堀田加州是也、宗俊曰、勘左衛門之子乎、是時正盛居顯要、勢傾朝野、問者、輦動、慶安元年閏正月、封信濃小諸、食四万石、家光諭曰、吾幼也、汝父盡心輔導、而吾疎不以爲意、終使之死于配所、今悔何及、將酬之於汝、庶幾慰其冤魂而已、從、今汝事兒、猶汝父事我、君臣皆感泣、寬文二年九月、爲大坂城代、

忠雄	從江	進從四位下、任侍從、轉因幡守、以老辭職、延寶六年、遷遠江濱松、七年二月卒、年七十四、忠雄襲封天和三年十二月、以弟忠重爲嗣、叙從五位下、任下野守、貞享二年八月、忠雄卒、年三十五、十月、忠重襲封元祿十五年九月、從丹波龜山、正德四年九月、轉因幡守、初忠重長子豐九、二子伊織三子喜太郎皆早卒、以第四子宗忠爲嗣、更名俊重、又俊春、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下野守、享保六年六月、轉因幡守、七年六月、忠重致仕、號清休、俊春襲封、十月、忠重卒、年六十九、十五年七月、俊春卒、年三十一、無子、賴支族幸督次子幸堅爲嗣、更名忠知、又忠朝、九月、襲封、十二月、
----	----	---

從江

忠雄

忠重

從丹波

俊春

忠朝

從篠山

忠高

忠講

忠希

忠老
忠中
忠爲

忠真

叙從五位下、任伯耆守、延享元年七月、爲奏者、三年十月、轉因幡守、寬延元年八月、兼寺社奉行、從丹波篠山、寶曆四年、狼族幸秀第七子正幸爲嗣、更名忠高、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下野守、八年十一月、忠朝爲大阪城代、叙從四位下、十年七月卒、年五十三、九月、忠高襲封、安永九年十二月、忠高子忠講、叙從五位下、任伯耆守、天明元年六月、忠高致仕、忠講襲封、五年七月卒、年二十一、無子、弟忠裕爲嗣、九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下野守、寬政五年、爲寺社奉行、八年十一月、爲西城若年寄、十二年十月、爲大阪城代、叙從四位下、享和二年十月、爲京都所司代、任侍從、文化元年正月、除老中、文政十年五月、加一萬石、天保六年五月、以病辭職、閏七月、致仕、號雲岫齋、第三子忠良襲封、

忠敬
老中、
悲良翁、

寬永五年_一列_二加判_三十年二月_四封_五遠江掛川_六食_七二万六千石_八十一月_九六月_{一〇}加_{一一}七千石_{一二}十二月七月_{一三}徙_{一四}掛津尾崎_{一五}食_{一六}五万石_{一七}二十年二月_{一八}卒_{一九}年六十六_{二〇}長子幸利_{二一}先是叙_{二二}從五位下_{二三}任_{二四}大膳亮_{二五}至_{二六}是襲_{二七}封_{二八}六月分_{二九}采邑於諸弟_{三〇}分_{三一}三千石_{三二}於幸通_{三三}幸隆_{三四}自食_{三五}四万八千石_{三六}万治二年二月_{三七}爲_{三八}奏者_{三九}寬文八年十月_{四〇}辭_{四一}職_{四二}貞享元年八月_{四三}卒_{四四}年六十九_{四五}先是長子幸賀_{四六}叙_{四七}從五位下_{四八}任_{四九}大藏大輔_{五〇}有_{五一}病_{五二}其子幸明_{五三}承_{五四}祖父後_{五五}叙_{五六}從五位下_{五七}任_{五八}播磨守_{五九}更名_{六〇}幸賢_{六一}九月_{六二}襲_{六三}封_{六四}三年十一月_{六五}爲_{六六}奏者_{六七}位下_{六八}任_{六九}播磨守_{七〇}更名_{七一}幸賢_{七二}九月_{七三}襲_{七四}封_{七五}三年十一月_{七六}爲_{七七}奏者_{七八}元祿七年八月_{七九}分_{八〇}墾田二千石_{八一}於弟幸澄_{八二}十二年十月_{八三}兼_{八四}寺社奉行_{八五}十五年六月_{八六}免_{八七}職_{八八}就_{八九}國守_{九〇}尾崎城_{九一}寶永七年閏八月_{九二}卒_{九三}年四十六_{九四}長子幸侶_{九五}襲_{九六}封_{九七}叙_{九八}從五位下_{九九}任_{一〇〇}大膳亮_{一〇一}正德元年二月_{一〇二}徙_{一〇三}信濃飯山_{一〇四}享保二年二月_{一〇五}徙_{一〇六}丹後宮津_{一〇七}

田政 正信戰死 勝政 信勝 親勝 親康 幸宣 幸康

幸哉爲嗣十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大和守十一年三月爲奏者後轉大膳亮叙從四位下轉大藏大輔文久三年長子崇之助襲封名幸宜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明治二年六月奉還脈籍任郡上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米津氏姓藤原出自關白道隆之後裔信濃守親康親康子親勝稱米津新大夫親勝十世信勝稱刑部少輔領參河高橋莊子孫仕德川氏信勝之裔勝政稱左馬介歷仕清康廣忠家康慶有戰功永祿十三年正月卒年八十三勝政有三子長子藤藏次子正信稱小太夫率子清右衛門皆仕德川氏元龜三年冬三形原之役正信戰死年四十二正信第四子勘兵衛名田政永正五年仕家康小牧

幸禮 幸元 幸孝 幸完 幸道 健美濃 八幡

延享元年九月卒年四十九長子金次郎三子藤七郎皆早卒第三子幸篤有病第四子幸道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寶曆八年十二月從美濃八幡十年六月轉大藏少輔十二年十二月轉大和守安永四年十二月致仕長子仙次郎二子吉五郎皆早卒第三子幸完爲嗣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至是襲封八年八月爲奏者十月幸道卒年五十五天明八年三月幸完爲若年當寬政三年九月辭職享和二年正月再爲奏者文化元年八月爲西城若年寄五年十一月卒長子幸孝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大藏少輔十二年十月卒長子幸寬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天保三年六月卒無嗣八月弟幸禮襲封叙從五位下任播磨守九年八月卒無嗣親宗家忠良弟

政長
從出羽
總

通政

政崇

正容

豐物正容

政矩

收武

久喜
封武藏

出盛嗣

大夫分三千石於弟正容、十五年爲大阪城番、十六年正月卒、年二十九、無子、以弟正容爲嗣、襲封、納其邑千石於幕府、正容初仕大將軍吉宗、爲侍臣、及其薨、免職、寶永六年三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享保七年四月、爲大番頭、十四年、爲大阪城番、元文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長子政氏襲封、後更名政基、又政崇、叙從五位下、任相摸守、延享三年十一月、轉伯耆守、四年三月、爲大番頭、十一月、轉越中守、寬延二年五月、爲大阪城番、十月、以病免、職、明和四年十月、致仕、號遠室、長子通政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天明元年九月、轉播磨守、四年五月、政崇卒、年六十一、寬政十年、從出羽長藩、十一年十二月、致仕、長子政懿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天保十四年十二月、爲大阪城番、

小田原、及九戶之役、從軍有功、文祿中、爲使番、慶長五年、從軍抵小山、從秀忠于山道而西上、六年、叔父清右衛門、爲伏見城代、九年、田政爲江戸町奉行、十二年、清右衛門、爲堺奉行、十八年、有罪、配于阿波、寬永元年十一月、田政卒、年六十六、子田盛承其後、領采地五千石、承應三年、爲小姓番頭、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万治元年四月、爲警院番頭、寬文三年六月、轉大番頭、長子政盛、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更名政武、六年二月、爲大阪城番、封武藏久喜、食一万五千石、始列族籍、貞享元年正月卒、三月、政武襲封、分其田三千石於弟田賢、四年五月、爲赤社奉行、轉出羽守、元祿元年十月、有罪免職、四年四月、免罪、丁酉年十一月、致仕、改內藏允、又號澤翁、長子政矩襲封、稱小

下總守忠

左衛門尉

政易忠器

政明

政敏抗

官軍

左衛門尉

宗綱

四郎宗

氏備後寺僧

秀與四郎氏

氏兼四郎氏

氏俊

轉越中守政懿無子、賴松平忠堯弟政饒、爲嗣、稱監物、又

賴酒井忠器第五子政易爲嗣、政懿卒、政易襲封、叙從五

位下、任相摸守、政易致仕、無子、賴其弟酒井忠器、政明爲

嗣、万延元年五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明治元年

五月、嗣子政敏、黨奥羽諸藩、抗官軍、尋降、二年九月、任長

藩、藩知事、後移常陸龍崎、四年七月、廢藩、

森川氏

封下總生實

森川氏姓源、出於佐々木賴綱、賴綱第四子宗綱、稱堀部

氏、宗綱八世宗氏居尾張比良鄉、仕織田信秀、改稱堀場

氏、宗氏弟定兼繼森川氏、宗氏子氏兼、娶叔父定兼女、氏

兼子氏俊、稱金右衛門、永祿八年、仕德川氏、冒母氏、稱森

川、列統卒、隊長元龜元年、姉川之役、獲首級三年、三形原

正九郎氏

久右衛門

重俊

生實下總

重俊列年

之役、有戰功、文祿元年二月、領采邑二千石、氏俊子氏信、

仕秀忠、慶長三年氏俊卒、五年關原之役、氏信與弟重俊、

從秀忠、攻上田城、七年正月、氏信領上總田千石、十年四

月、重俊叙從五位下、任內膳正、大阪前後之役、氏信、重俊

從師、有戰功、寬永四年、重俊領一万石、列侯、治下總生

實、八年列奉行、兼書院番頭、改出羽守、九年正月、大將軍

秀忠薨、重俊殉死焉、年四十九、重俊臨死遺誡曰、武士後

事者、雖瑣細、不可忽也、我嘗聞將軍獨坐有吁嗟之聲、謂

大事已去、勢就問之、乃曰、上田城之事也、於將軍猶且如

斯、若汝等、他事雖疎、非可厭、他日若有緩急、勿違武門之

軌範、初重俊姪若狹者、幼而美姿、仕蒲生忠卿、有寵、威權

稍張、及忠卿卒、變、幸將殉死、若狹亦決死、其母撈止之、令

亂
重政
重次

家人誘宵逃老臣小川土佐怪之遣人促之聞逃去憤怒
馳人道之又告重俊重俊驚使人逐之抵箱根關更抑留
其人親族或謂曰今子居顯要釀世讎擾無乃不可乎事
已往衆人所知設令雖捕加顯戮不足申雪一家之辱矣
乃罷若狹匿于京師變姓名稱笹屋宗句時重俊居顯職
頗有威望衆雖陽服陰嫉忌之或謂重俊每誇重恩若臨
大節必先馳以酬多年之恩然今彼于怯懦其舉止可疑
重俊聞之益憤懣亡幾秀患薨或復嘲之而重俊遂殉焉
子重政襲封明曆三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伊賀守寬
文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六長子重般以病屏居焉次子重
次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元祿五年六月致
仕號知關長子重範襲封更名重興又改重令後名俊胤

飛騨守
俊常
俊勤
俊令

六年四月爲小姓五月爲大番頭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
紀伊守寶永三年六月重次卒年六十二五年正月俊胤
卿出羽守六年四月爲侍臣七年九月爲奏者兼寺社奉
行正德四年九月爲若年寄享保元年四月賜陳米五千
苞三年十一月免職十七年閏五月致仕號悠計長子右
近次子重能早卒第三子重治一作重治爲三子重能爲三子襲封先是叙
從五位下任內膳正至是更名重基又改俊常八月爲大
番頭十九年七月卒年三十八無子胤族重良第二子俊
方爲嗣更名俊令九月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兵部
少輔寬保三年四月爲大番頭延享二年閏十一月爲大
阪城番三年正月俊胤卒年七十七寬延二年八月爲奏
者寶曆十年五月轉內膳正明和元年三月免職四月致

俊孝	半彌俊	長門守俊	知	俊良	俊位	主殿頭思	俊德	大學頭思	俊方
俊孝	俊良	俊位	俊良	俊位	俊位	俊位	俊位	俊位	俊位

仕号善翁長子俊孝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紀伊守安永元年六月爲大番頭天明八年六月卒長子俊盛早卒
 親族俊輝子俊敏爲嗣更名俊知八月襲封叙從五位下
 任兵部少輔尋轉紀伊守文化三年十一月爲大番頭十三年十二月爲奏者文政五年八月爲西城若年寄轉丙膳正天保九年八月卒無嗣親松平忠侯弟忠晃爲嗣更
 名俊民九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紀伊守弘化三年七月爲大番頭轉出羽守俊民長子俊用稱兵部少輔以病屏居三子俊位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俊位無子
 親石川總祿義弟名俊德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俊德無子親酒井忠良弟名俊方文久二年十二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內膳正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生實藩

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間部氏封越前船江
 間部氏姓藤原初稱真鍋出於參議房前九世之孫滿任滿任稱鹽川左衛門尉其二十一世信氏稱伯耆守弘治元年二月卒信氏子信光稱三郎兵衛後更信行仕德川氏天文四年十二月戰死于參河井田野信行子詮光年甫五歲其母真鍋氏抱之遁和泉依其族真鍋貞詮及長冒其姓稱真鍋彌九郎後還參河再仕德川氏改稱間鍋刑部天正十年六月德川家康在界浦詮光受命入京師會明智光秀之變死之詮光子詮則稱瀨十郎居西參河詮則子詮吉稱彥兵衛詮吉子詮清稱刑部改稱星野氏寬文十年卒其子清定稱文右衛門後改喜兵衛稱西田

信氏	信光	詮光	詮吉則	詮清	稱星野	稱星野	詮吉則	詮清	稱星野
信氏	信光	詮光	詮吉則	詮清	稱星野	稱星野	詮吉則	詮清	稱星野

陰勝 陰允 陰熙 陰堅 陰典 陰方
轉上地後 村言 江前

氏西田 陰房 氏間部 列族箱 老中 高封上野

二月轉越後村上城、五年七月卒、年五十四、無子、弟詮言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下總守、是歲、從越前西鯖江、以地狹隘、又徙東鯖江、九年八月卒、年三十五、無子、兄詮貞子詮方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若狹守、詮方長子源太郎早卒、次子詮央爲嗣、寶曆五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主膳正、十一年十二月、詮方致仕、詮央襲封、明和八年五月卒、年三十四、無子、弟詮堅襲封、更名詮茂、安永元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下總守、天明二年六月轉若狹守、五年八月、詮方卒、年七十七、六年二月、詮茂轉下總守、六月卒、年四十八、長子詮熙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主膳正、後轉若狹守、尋卒、長子詮允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膳正、文化十一年七月卒、無子、弟詮勝襲封、叙從五位下、

氏仕大將軍綱吉、致仕號紹有、正德元年六月卒、年七十、其二子詮房、小字右京、弱冠仕大將軍家、宣爲近侍、敗稱間部氏、後爲用人、寶永元年、叙從五位下、任越前守、准許院番頭、食秩祿千五百石、二年三月、加千五百石、三年四月、爲一万石、始列侯籍、准若年寄、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准老中、四年七月、加一万石、六年四月、又加一万石、任侍從、七年五月、封上野高崎、食一万石、詮房受寵遇、勢威熏灼、列相言事、皆賴詮房、詮房壯不娶妻、亦不蓄妾、日夜在府、時賜沐浴、則歸邸視家事、因一宿而出、一歲不過數次、家宣命姬嬪選其可者、進枕席於詮房、云、正德三年十月、家宣薨、詮房受遺命、輔世子家繼、及家繼襲職、爲近侍、如故、享保元年四月、家繼薨、吉宗入襲職、五月、詮房免職、二年

爲老中、
衆人之歸

獲罪削封

陰實
陰道

任下總守、永政九年六月、爲奏者、天保二年五月、兼寺社奉行、八年七月、爲大坂城代、叙從四位下、九年四月、爲京都所司代、任侍從、十一年正月、爲西城老中、尋免職、安政五年六月、再爲老中、十月、詮勝入京師、大捕黨人、當是時、朝紳家士、及洛下儒者、咸否幕政、黨援稍衆、物議洵然、詮勝乃縱更四方、捕小林民部少輔、家臣等數十人、檻致江戸、悉下之于獄、尋入朝奏曰、攘夷朝旨、幕府既奉之、然非官武一途、上下同心、則亦不能奏効、伏望姑待時機、六年二月、東歸、又久二年十一月、坐詮勝執幕政措置不宜、削封一萬石、長子詮實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安房守、詮實子詮道、叙從五位下、任下總守、明治元年十月、以詮勝蹤跡可疑、屏居待罪、二年六月、詮道任鯖江藩知事、四年七月

義行
重繼

晴繼
忠繼

廢藩

米倉氏對武藏六捕

米倉氏、姓源、出於新羅義光、義光四世之孫義行、稱奈胡氏、義行孫信繼、居甲斐、稱米倉氏、屬武田氏、信繼十世重繼、稱丹後守、隸甘利昌忠、爲步卒隊長、重繼每臨戰陣、能察彼此之情、知勝敗之機、始終不違、獲功最多、天文二十一年、從武田信玄、攻刈屋原城、城主太田某固守不降、重繼多造竹束爲盾、以避矢丸、甘利氏兵先衆、薄城、遂拔之、重繼有二子、長子晴繼、稱彥次郎、次子忠繼、稱五郎、兵術永祿五年、松山之役、晴繼中銃而病、醫曰、惡血入腸、宜飲馬漚、瀉之、晴繼曰、若飲汚物而病不瘳、則人將曰、彼惜死者、死且有耻、不敢飲之、甘利昌忠聞之、一日訪來、乃取馬

昌照

昌明

封武藏
金澤

昌昇

助右衛門爲大番頭貞享元年七月致仕号一閑長子昌
尹襲封爲歩行頭元祿三年春加五百石十二月叙從五
位下任丹後守五年正月昌尹爲侍臣三月長子昌明爲
五十人頭初叙從五位下任主計頭九年三月昌尹爲若
年寄賜武藏相摸田一万石列族籍治武藏金澤昌尹少
有才能專掌營繕事嘗治藏內水道昌尹監之十一年五
月與老中秋元喬朝司財賦若年寄參財政昌尹爲始八
月受命巡視藏內水道十二年正月加五千石七月卒年
六十三子昌明襲封轉丹後守頒田三千石於弟忠直十
四年正月轉長門守十五年四月卒年四十三長子牛之
助早死次子昌照襲封稱主計寶永四年八月一閑卒年
九十四五年九月昌照叙從五位下任丹後守正德三年

昌綱承記

除

昌繼

重種

種繼嗣

德川氏
忠繼錄

重繼戰歿

渡一孟自飲其半與之晴繼曰良藥雖苦利於病汝宜爲
主君全命晴繼無由辭遂飲之果惡血瀉下數升病遂廖
焉忠繼後稱主計助爲武川隊長天正三年五月長篠之
役重繼戰死十年武田氏亡忠繼降德川氏十八年賜秩
祿七百五十石慶長四年四月卒年五十八無嗣弟種繼
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丹後守爲使番有二子長子清繼稱
助右衛門次子重種稱平大夫並爲大番頭別賜食邑寬
永十三年四月種繼卒年八十九清繼先父而卒重種襲
封慶安二年十一月卒無子兄清繼第四子昌繼襲封三
年卒無嗣邑除初清繼長子義繼戰死于大坂之役幕府
憾之以其弟昌綱承祀賜秩百五十石既而昌綱有罪收
秩幕府命清繼第三子昌純承其祀更賜二百石昌純稱

保甲
守吉

忠仰

昌時

昌賢

頼母昌喜

昌由

五月爲大坂城代、尋卒、年三十、無子、娘柳澤吉保第四子信友爲嗣、七月襲封、更名忠仰、享保五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丹後守、後轉主計頭、二十年四月卒、年三十、初忠仰蓄妾生一男、稱鍋三郎、秘未告幕府、於是年甫九歲、家臣胥譏、請立爲嗣、幕府咎其不告、幽罪首二人于柳澤氏、而以鍋三郎爲嗣、名里矩、寬延二年二月卒、年十七、無子、以支族昌倫次子昌晴爲嗣、三月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丹後守、明和元年八月、爲大番頭、安永五年正月、爲奏者、六年四月、爲若年寄、天明四年五月、爲世子傳、五年十二月卒、年五十八、長子昌賢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長門守、寬政元年七月、爲大番頭、尋卒、無嗣、娘族昌喜弟昌由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丹後守、後轉主計頭、享和

左近將監
忠鼎
昌俊

方士佐守綱

昌壽

昌吉

三年六月、致仕號榮覺齋、無嗣、娘水野忠鼎第四子昌俊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丹後守、文化九年四月卒、無嗣、娘朽木綱方叔父昌壽爲嗣、六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丹後守、天保七年十一月、爲大坂城番、長子冶鑄太郎、二子綱次郎、三子銚之助、皆早卒、第四子昌吉爲嗣、万延元年六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丹後守、明治元年三月有命、警戍橫濱、四月罷職、後金澤改稱大浦、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大浦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黑田氏

封上總久留里

中山氏

封常陸松岡

黑田氏、元中山氏、姓丹治、左大臣多治比真人二十四世之孫也、累世稱加治氏、後改中山家、勝稱勘解由、隸北條

加治氏
家勝

家範戰死
德川氏

家範
大納言利
中納言景勝

氏、天正元年七月辛、年五十九、其子家範繼父稱勸解由、
十八年、豐臣秀吉來討小田原、北條氏輝守本城、使部下
橫地長次守八王寺城、家範守其中郭、狩野一菴守一菴
郭、金子家重守金子郭、近藤助實守山下郭、戒嚴守備、六
月、敵將前田利家、上杉景勝率兵一万五千、毀街口而薄
城壁、利家自前門、景勝自後門、景勝將藤田信吉、自東面
溪間、附一菴郭、破棚而入、饒而松山降人、雖波田憲治、金
子家基、山田直安等遁、山下郭、城中兵寡、竭力防戰、不屈、
助實死之、利家將前田利太、中川光重、勵衆乘壁、遂薄中
郭、家範強勇、且精練、駟術、努力不屈、或誑敵兵、連發矢丸、
擊殪數百人、長次初決死拒戰、見大兵氣、羈遠棄城遁走、
家範猶守中郭、隊下死者多、矢丸亦盡、乃與一菴等、謂殘

兵曰、吾嘗浴北條氏之恩、久矣、欲以死酬之、汝等須脫去、
兵士奮激曰、願與君俱死、生奚爲、遂走、皆竭死力、血戰、利
家自謂、今不屠此城、則父子自殺、以露赤心矣、挺衆奮勵、
裨將山崎長德、前田又太郎等、先登、家重死之、家範一菴、
猶防戰不屈、殆破敵兵、曾太田一吉、麾衆先登、乘壁、初城
兵三百許、至是、殘兵僅十餘人、有叛者、縱火樓櫓、兵卒散
亂、一菴及大石信濃守、皆戰歿、利家意酣、稱家範贈勇、謂
部下曰、急救之、乃遣家範親戚某、及小岩井雅樂助、二人、
諭意、至則其妻氏既自殺、家範未瞑、二人通利家意而去、
家範遂死、利家痛惜、實六月二十三日也、年四十三、尋小
田原城陷、北條氏滅、家範子照守仕德川家、康賜武藏地
二百石、屬秀忠、爲使番、慶長五年、從秀忠攻上田城、有戰

久留里
徒上總
矩長
價著守正
廣岐寺元
爲沼徒
老中一
下館陸
始列族

氏稱
黑田
直守
直定

二月叙從五位下、任豐前守、元祿元年十二月賜「原米千苞」四年正月、加千五百苞、五年正月、加二千苞、八年正月、又加五百苞、九年正月、收「原米」賜「采地七千石」、十三年十二月、遂食「一萬石」、始列「族籍」、十六年、封「常陸平館城」、食「一萬五千石」、寶永元年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四年正月、加五千石、八年三月、爲「奏者兼寺社奉行」、十七年二月、徙上野沼田、併舊食「二萬五千石」、七月爲「西城老中」、又加五千石、十二月、任「待從」、二十年三月卒、年七十、先是「賴瀧川元長子直基爲嗣」、早卒、又「賴本多正矩次子直純爲嗣」、叙從五位下、任「大和守」、五月直純襲封、寬保二年七月、徙上總久留里、新築城居焉、爲「奏者」、寶曆十三年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安永四年閏十二月卒、年七十二、初直「邦賴直純爲嗣」、

功居「上田七槍之一」、船守及「小野忠明、辻久吉、鎮目惟一、明、月田光正、齋藤信吉」朝倉宣正、七年二月、加「百石」、大坂之役、從「師」斬首「大級」、其部下獲「五級」、十二月、加「六百石」、爲「目附」、寬永十年四月、爲「槍奉行」、加二千石、十一年正月卒、年六十五、長子「直定」亦有功於大坂之役、爲「小姓」、賜「錄五百石」、至是承父後、分祿五百石於弟「直德」、正德二年正月卒、年四十七、長子「直守」承後、自領三千石、分五百石於弟「直張」、承應三年二月爲「小姓」、天和二年四月、加五百石、三年正月、受命追捕盜賊、貞享元年十二月、又加五百石、三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丹波守」、直守以弟「直張第三子直邦爲嗣」、直邦初名「直重」、其母「館林老臣黑田直親女也」、直邦幼而爲「直利」所鞠育、爲「松平綱吉傳」冒母姓、稱「黑田氏」、先是「綱吉」入承「大統」、直邦從焉、四年十月

直方 十五郎 直明 左衛門尉 忠器 直候 直和 直義 直英 弘鉄 三郎 直

從五位下、任筑後守、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久留里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此深負付託之意先君而在何面目見之是其二也左右近臣迎君之惡脇損盛德臣知之而不能除惡是其三也臣雖死遊魂纏左右願君察焉願房大感悟忽悛言行廢金裝刀賜之左右後順房多子未定世嗣大將軍家光命信吉擇諸子信吉察諸公子之賢否光國年甫六歲見信吉呼翁直把繼上肴賜之信吉抱之曰寡我嗣君也乃白之幕府立爲世子信吉懼病危篤遺囑子信正曰汝莫忘忠義莫懷怯懦唯此二事我已安意他日若參國政則能選協子之心者與不協者照鑒之於古道以察其是非我所遺訓者唯有是焉耳信正初稱大膽後叙從五位下任東市正承父後爲永戶之傳元和八年賜常陸松岡城食二万五千石子孫世襲附庸永戶

封常陸松岡

内田氏封下總小見川

内田氏姓藤原世居遠江勝間田祖正利稱勝間田遠江仕大將軍足利義輝後嗣今川義元義元與武田信玄戰于菊川正利從師死之其子正之稱新八郎食遠江内田郷因氏焉後徙參河牛窪正之子正成稱新六郎後改平右衛門與父俱仕今川氏永祿十一年父子仕德川家康正成子正世小字新五郎後稱平左衛門文祿二年仕德川秀忠爲小姓賜秩八百石正世子正信小字權九郎寛永七年仕德川家光九年十二月賜廩米三百石十二年十二月列與小姓領父采邑八百石十四年十二月加千石十五年六月叙從五位下任信濃守十六年十二月加封下總常陸田八千二百石始列侯籍慶安二年八月又

正利稱内田氏正之食遠江内田正成内田氏正信

久直親

正學

正德

正道

正容
通甲
號守貞

正肥

正純

正瓦

正義

川徒正
小親
見聞

正世三
長世三
正世三

正若
偏正
守正

正衆

應封
沼下
野

加五千石治野鹿沼四年四月家光薨正信殉死年三十九正信爲家光所親信起自微賤遂至封侯長子新五郎早卒八月次子正衆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元祿十二年三月卒年五十五長子正勝早卒嫡孫正偏襲封頒其田千五百石於叔父正長五百石於正廣寶永六年二月正偏叙從五位下任信濃守享保九年十月正偏發狂疾傷其妻有命屏居其子正親承先祀收鹿沼三千石賜小見川一万石十二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延享三年五月卒年三十三長子正美襲封寶曆二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三年五月卒年十九無子支族正紀次子正良爲嗣七月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主殿頭明和六年八月轉近江守天明二年二月

以病致仕長子正綱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和泉守尋轉伊勢守文化三年十月致仕號長雲長子正肥襲封叙從五位下任近江守七年十一月爲大番頭十三年六月卒無嗣賴石河貞運第三子正容爲嗣八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天保八年八月致仕長子正道襲封叙從五位下任豐後守正道無子以弟正德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殿頭正德無子以賴叔父峻次郎爲嗣名正學文久三年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殿頭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小見川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加納氏封上總一宮加納氏姓源其先出於新田義重第四子義季義季十二世久親居參河加茂郡加納村其裔孫久直稱加納氏小

作左衛門
重次
久利
紀伊大納言
久政
大隅守
直通

對勢
八田

求馬久武
一學久英
久堅

字九十郎、後改孫大夫、仕德川氏、屬本多重次麾下、久直
子久利、稱平右衛門、爲德川賴宣傳元、和元年十二月卒、
久利子久政、稱角兵衛、元祿六年八月卒、無嗣、賴族政直
次子久通、爲嗣、世仕和歌山藩、享保元年、德川吉宗入承
幕府、大統、久通從遷焉、爲侍臣、賜秩千石、七月、叙從五位
下、任近江守、二年二月、加千石、九月、轉遠江守、初、久通與
有馬氏倫、深受吉宗之恩、眷勤仕十年不懈、十一年正月、
特加八千石、始列族籍、封伊勢八田、延享二年九月、吉宗
老焉、久通爲若年寄、關西城四年九月、特旨免宿直、參署
任、意以其高年也、寬延元年七月、以病辭職、不許、八月卒、
年七十六、長子久武、以病潛居、次子久英、早卒、先是、賴和
歌山藩臣、族加納政信子久堅、爲嗣、叙從五位下、任大和

河內守
久致
出雲守
光鳳

久領
久傳

久敏

轉上總
一宮

守、至、是襲封、寶曆元年五月、爲大番頭、十三年七月、爲奏
者、十月、轉遠江守、明和四年十月、爲若年寄、天明六年八
月卒、年七十六、長子久致、先父而卒、無嗣、賴大岡忠光次
子久周、爲嗣、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備中守、十月、襲封、轉遠
江守、爲大番頭、七年六月、爲侍臣、寬政十二年十一月、爲
伏見奉行、轉封上總一宮、食一万三千石、文化五年四月
卒、六月、長子久敏、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備中守、後轉
大和守、至、是改名久領、六年十一月、爲大番頭、文政四年
八月卒、長子久傳、襲封、叙從五位下、任遠江守、十年十一
月、爲大番頭、天保四年六月、爲伏見奉行、九年九月、爲奏
者、十三年十月致仕、長子久徵、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
大和守、至、是轉備中守、元治元年正月、久徵受幕、命討黨

准
密中
和封
其遠
江

憲次
憲行
義房
重高
重次

重綱
光房
重綱
成俊
忠高

屬上杉氏後隸武田氏忠高子重高稱山城守重高子重
次稱主膳正重次之裔義房稱次右衛門仕德川氏義房
子重意小字重之助長而稱專左衛門更召意行享保元
年列小姓食俸三百苞九年十一月叙從五位下任主殿
頭十四年十二月卒年四十八子意次承其後稱龍助十
八年賜采邑六百石元文二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主
殿頭延享四年九月爲側用人准小姓番頭寬延元年閏
十月爲番頭加采邑千四百石寶曆五年九月加三千石
八年九月食一万石始列侯籍封遠江相良十二年二月
加五千石明和四年七月叙從四位下受命築相良城又
加五千石六年八月任侍從准老中加五千石安永元年
正月除老中加五千石六年四月加七千石天明元年閏

兵先是處士楠乙次郎三浦帶刀千葉源次郎檜山小四
郎等屯上総新貝村唱攘夷之說傳檄徵黨與嘯聚者六
百餘人大抄掠金穀遮應筑波山之黨兵於是久徵與板
倉勝顯討之黨兵死傷多、久徵長子久宣稱彥十郎叙從
五位下任遠江守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二宮藩知
事四年七月廢藩
田沼氏姓藤原山於鎮守府將軍秀卿秀卿七世孫足利
成行玄孫成俊稱佐野莊司成俊大世重綱居下野國安
積郡田沼邑因氏焉文永二年十一月卒重綱六世光房
稱伊賀守永正三年卒無子、痕新田氏族高潮忠重第三
子重綱爲嗣稱山城守重綱子忠高稱刑部少輔改源姓

田沼氏封遠江和真

五月、加一萬石、五年又加五千石、併舊五萬七千石、意次爲人貪墨、聚歛貨賂、陽求人、和陰結、交於權要、謙遜卑退、不敢與人爭、其家人亦貪私利、富累鉅萬、曾老中松平乘邑卒、意次自是獨專威權、初課金二百萬兩於大坂市民、開拓下總印幡沼、鹽大利、金峰山、及山東諸礦、且每戶課徭錢、奸詐狡黠、多所誅求、於是天下人民皆愁怨焉、六年夏、大將軍家治有疾、意次薦醫若林敬順、日向東菴、東菴辭之、敬順乃服藥、而疾益劇、幕府近侍相議、使衆醫檢方劑、僉曰、藥乃十棗湯也、非尊貴所可服、後房姬人等相屬曰、庸醫進毒藥、家治終斃、意次遽登營、將入內臆、松平承恩、告以事狀、拒之、意次意不安、八月遂褫其職、先是長子意知、叙從五位下、任大和守、又轉播磨守、山城守、歷奏者、

意次暴政

意知

爲若年省、父子並列顯職、勢威薰灼、人皆側目、尋構新第、將開賀筵、一日、徵營新番隊士佐野政言潛身一啗進、漸意知、老中酒井忠休、大田資愛等、逃避而去、大目附松平忠卿、及柳生主膳正等、馳擁止政言、衆就縛之下、獄意知疾、創歸第、不日而卒、年三十六、後有司糾治政言、政言陳疏宿憾七條、曰、聊奉國而已、幕府處之于死、及葬、都人繼背、供香火於墳墓、云、實天明四年三月也、是歲閏十月、意次以罪收其封二萬石沒、江戶大阪邸諸侯及麾下之士、與之有姻者、皆絕而不通、七年十月、悉收其封、命毀相良城、幽意次於別邸、家臣連累受罪者數十人、十二月、幕府特召其孫意明、賜陸奥下村墾田一萬石、八年八月、意次卒、意明叙從五位下、任淡路守、寬政八年九月卒、無子、以

佐野政言
意知

割封

收封
擬封

意明

忠

小徒
久上
保總

意定
意信
意正
再封
意留
意尊

再封
城相

弟意壹爲嗣十一月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左衛門
佐十二年卒弟意信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主計頭
享和三年九月卒無子狼族意致子意定爲副十一月襲
封叙從五位下任主計頭文化元年五月卒無子意次第
四子意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玄蕃頭後爲大番頭文政
二年九月爲若年寄六年三月賜舊封相良徙治焉八年
四月爲側用人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天保五年四月以病
免職七年二月卒四月長子意留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備
前守十一年七月致仕号樂山無子以弟意尊爲副襲封
叙從五位下任玄蕃頭文久元年九月爲若年寄元治元
年水戸脫藩士據筑波山勢焰太熾幕府懼意尊爲追討
總督七月發江戸進兵於常陸入空閑而指揮失當幕兵

不利既而入水戸屯弘道館十月黨兵逼水戸幕兵討之
銳氣沮喪榊原新左衛門富田三保之助等千八百八十
餘人降于軍門武田伊賀等狼狽失據奔于下野遂徑山
近入越前意尊率兵進尾之時探雪埋路伊賀等窮蹙降
于金澤藩慶應元年正月意尊抵敦賀德川慶喜命處決
伊賀以下二月斬其黨三百五十餘人四月幕府賞其功
賜黃金百鎰及鞍轡明治元年九月徙上総小久保二年
六月任小久保藩知事三年二月意尊致仕甥于意齊代
任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林氏

封上總精西

林氏其先居信濃後仕德川氏林藤四郎食俸千五百石
其子忠篤稱肥後守爲門番頭天明元年六月爲一橋家

忠英 忠旭 忠交 忠崇 忠興 忠走 封上總 封西

傳後爲自附寬政三年五月進爲侍臣食三千石八年五月卒長子忠英承其後叙從五位下任肥後守爲小姓頭取享和元年十二月准小姓番頭文化元年十一月爲側用人加千石文政五年三月加三千石八年四月又加三千石併舊一万石封上總請西始列族籍爲若年資後加八千石天保十二年四月有罪免職收其田八千石沒江戶邸七月長子忠旭襲封食一万石叙從五位下任播磨守嘉永七年四月忠旭子忠交襲封叙從五位下任肥後守後爲伏見奉行忠交子忠崇稱昌之助明治元年五月與賊遊擊隊合勢航海走伊豆將據甲府總督府命沼津藩幽之忠崇逸而入箱根小田原兵來援焉小田原藩歸順出兵來攻忠崇航海走陸奧朝廷褫其封土禁臣隸入

忠弘承

京十月忠崇在仙臺謝罪乞降十一月藤堂氏兵護忠崇抵東京乃幽唐津藩邸二年十一月朝廷使忠崇弟忠弘承先祀賜祿三百石

成瀬氏封尾張犬山

成瀬氏姓藤原出於關白良基良基五世之孫國平稱大藏佐國平子國重居參河國成瀬鄉因氏焉稱彌兵衛仕德川信忠有二子長曰正賴次曰國次國重與子正賴俱死安祥之戰正賴子正義稱藤五郎仕德川家康爲使番永祿四年家康與織田信長講和也今川氏真聞之遣使責問正義爲使者赴駿府因變臣三浦某謝曰既委質子豈敢懷貳乎然尾張勢日強大欲壓抑我故伴與之和以糾旦夕之急耳氏真意釋五年正義與同僚士忿爭激遂

氏仕德川

正一

殺之。惧罪出奔遠江。六年冬，一向亂起，乃挈妻子馳歸岡崎，請赦其罪。家康許之。自是與賊兵勵戰數回，及事平，賜采邑。七年，與武田氏兵戰吉田，挺身而進，獲敵騎而還。八年，武田氏兵侵掠參遠，時正義新襲戎衣，自誇謂衆曰：「我死，不汚此戎衣。」衆哂其儉嗇。是役與敵隔田塍，接矢，正義歷本道而進。家康遣三卒召還之。三卒中，銃而斃，正義不顧。直前獲敵首而歸。元龜元年六月，姊川之役，從軍有功。三年三形原之役，正義與鳥居忠廣互爭勇將，及忿鬪，傍人制止。忠廣盟曰：「今所爭私事也，臨戰以死報國恩，莫遺醜名于世。」正義曰：「諾哉。」及接戰，二人俱奮進，獲首級，則相搜互視之，共爭勇氣。既而家康麾下殆危，正義謂弟正一曰：「汝能諧地理，宜擁護主君而入城，我留戰死之。」言畢衝

敵陣，斫敵入，終戰死。時年三十八。忠廣獲首，索正義不見，問步卒曰：「業已戰死，忠廣嘆曰：『嗚呼！勇士矣哉！不食言。』」我亦報之。進與敵將土屋昌次格鬪而死。正一稱「吉左衛門」，先是去國而赴甲斐，隸家住虎定隊下。川中島之戰，虎定戰死，敵取其首而去。正一進斬其敵，尊虎定首而歸。武田信玄召與黑駒邑，既而家康禁參河人之他邦，親族召正一，正一欲歸，慮甲斐人逐之，轉路赴山東，北條氏康欲與采地。正一辭而歸國，至是承兄正義後。天正三年，長篠之役，正一在前隊，善認敵旗幟，所指示一無錯謬。八年十月，圍高天神，家康謂正一曰：「今留汝于此，須巡視城外，以警士卒怠惰。」正一請創一人。家康曰：「汝擇其可者。」正一曰：「下部定好，其人也。」乃二人晝夜巡邏，不敢一日懈，以至明

氏直大夫
吉計頭親
摩三郎僧

年春城竟陷十年春武田氏亡正一與武川鄉士有舊往訪之寂無一人乃題其門曰正一在市川請來訪焉即夜武川隊長米倉忠繼折井次昌等至正一請令謁見家康命收其任子七月家康入甲斐北條氏直亦入信濃我七將屯于乙骨與敵兵抗衡六里之間武川士屬後拒對抗二旬正一捕間諜二人磔殺之尋率根來健步百人與平岩親吉定甲斐制法遂爲奉行十二年小牧之役正一長子正成從軍獲敵首以獻時年十七家康賞其勇武時西將池田信輝觀家康中營直進正成將戰圍人執轡不放正成奮怒鞭之家康見之曰是壯者之死期也宜任其意於是援騎正成直衝敵軍縱橫苦戰六月攻鹽江城陷之又赴伊勢守濱田白子諸城是冬家康附根來卒五十人

爲之隊長後從家康赴大阪豐臣秀吉登千貫樓望見家康騶從有跨驢馬着紅裝者問左右曰彼爲誰曰正成也聞其祿曰二千石秀吉曰惜哉武勇如彼若來仕子當與五万石他日秀吉請召正成家康諾之命正成正成曰臣嘗以身奉仕唯有死焉耳若不聽則請速賜死因漣淚數行家康曰汝仕關白可得五万石是非汝幸福耶子亦有懇慰諭再三猶不從於是家康以實告秀吉曰其志不可奪子試之耳德川氏能賴士請善視之家康脫之其子秀忠令正成侍之十八年小田原之役正一爲先鋒入鉢形城後定武藏制令管七万石地慶長五年關原之役正成率根來兵百人爲麾下先鋒正一爲旗奉行關秀忠隊下亂平後正一守伏見城正成爲界奉行政令明肅士人懷

正虎

正成
犬山城封

尾張大納言
義直

服亡幾召還叙從五位下任隼人正賜甲斐田與本多正信安藤重長參與機務及德川義直封于尾張爲之傳定國中制法而還駿府奉仕左右每掌機務十八年大久保忠鄰遭讒流竄後上疏白冤衆皆恨觸忌諱無敢爲申者正成憫其志執以申家康無愠色而察忠鄰無貳衆皆美正成友誼十九年大坂冬役正成從大將軍秀忠其弟吉正從前田氏軍攻真田二城城兵善拒加賀兵多斃吉正奮心揮斃大呼進馬立濠上敵放銃中之傷胸墜馬從兵扶去遂不死既而和議成正成陣茶磨山監填濠之役元和元年夏役正成爲義直先驅子正虎在麾下及諸軍薄城尾張之兵未進家康馳入謂曰隼人腰拔邦人謂怯何不進正成應聲曰是太公之命乎夫太公亦遇武田信

玄腰拔也乃抵中營拜謝家康亦不怒二年義直就國正成封尾張犬山食四万五千石爲附庸以平岩氏遺臣屬之六年正一卒年八十三寬永二年正月正成卒年五十九義直爲創一寺號白林寺修其冥福正成幼而仕家康在參河使工人修葺屋棟正成上棟時不着懷鼻禪家康見之大哂乃賜紅禪家光繼立也召正成及水野重長中山信敬曰三家若有異謀則汝曹竭力諫諍猶不聽乃具狀以聞二人拜命特正成對曰諫諍數回猶不聽則臣爲先驅擊之而已有子正虎之成正虎襲封叙從五位下任隼人正之成食父封一万五千石叙從五位下任伊豆守其子之虎承後寬永十五年死無嗣封除正虎子孫爲尾張附庸居犬山城食三万石

四郎胤信

康高

上總介氏

大須賀氏、姓平、出於千葉常胤常胤第四子胤信、初稱大須賀氏、其後裔居於參河、康高稱五郎左衛門、仕德川氏、永祿十二年春、德川家康攻掛川城、康高與諸將伏兵於城門、今川氏真夜出城襲來、伏起擊之、三月與氏真兵戰、于西宿破之、元龜元年、姉川之役、康高從軍有戰功、三年三形原之役、康高力戰破甲斐兵、天正元年八月、康高擊武田信綱于堀越、破之、九月、敵將穴山梅雪、山縣昌景、出于遠江、以爲長篠之聲援、康高擊卻之、二年八月、康高守馬伏塚、豐以備高天神、城將小笠原氏儀叛降武田氏、家康收其采邑、以賜康高、三年長篠之戰、康高奮進、力戰大破武田氏兵、四年、康高爲橫須賀守將、武田勝賴納糧於

三四郎廣

三十郎廣

康高爲
橫須賀城

高天神、康高出擊之、六年八月、與武田氏兵戰于國安川、多獲首級、阪部廣勝有功、七年九月、康高伏兵於三峯山、欲誘出高天神、城兵擊之、城兵果出、我兵擊破之、部下久世廣宣射敵多斃之、八年三月、城兵出戰、康高進擊之久、世廣宣、阪部廣勝氏家金二郎、近藤武助、雀沼兵藏、鷺山傳八郎、揮槍健闘、十月、家康薄高天神、康高爲先鋒進登壁、九年三月、復攻高天神、康高直馳奮戰、多獲首級、守將岡部真行死之、城遂陷、初、康高自守馬伏塚、至是八年、家康賞其勳勞、賜城飼郡、爲橫須賀城主、十年六月、康高入甲斐、招徠諸將、康高在市川、八月、北條氏直率兵入佐久郡、我兵出屯乙骨、衆寡不敵、諸軍引去、既而我兵暴掠豆生田、敵兵來擊、康高進戰、久世廣宣挺衆搏闘、身被數創、

卷之八

大須賀氏

〇七十三

〇七十二

久太郎秀政
兵部大輔
忠政
對上總
久留里
實城須

十二年小牧之役、康高與他六將追逼西軍、至于小幡、與堀秀政戰、以人馬疲頓、不利、而家康以麾下來援、遂大破西軍、後與諸將攻鹽江城、拔之、十三年閏八月、家康攻上田城、不利、而退、康高與井伊直政、松平康重等、出援之、全軍而還、十四年、康高請以女婿阿部忠吉、使居橫須賀、聽之、十七年六月卒、年六十三、狼外孫忠政、柵原康政次子、爲嗣、統率部衆、授松平氏、十八年、小田原之役、忠政率兵戰于酒匂、追擊敵兵、八月、轉上總、久留里、食三万石、慶長四年四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五年、關原之役、有命守館林城、忠政請從、師乃西上、亂平後、與松平忠真守大津城、六年二月、復橫須賀、食六万石、十二年九月、忠政卒、年二十七、子忠次襲封、時年三歲、元和元年、柵原康勝卒、無嗣、忠次

出繼之、大須賀氏不祀、

平岩氏對尾張犬山

平岩氏、本姓弓削、其先祖照氏稱上野左衛門尉、居碧海郡平田莊、上野城、屬新田義興、其裔孫親重、稱新右衛門、敗平岩氏、仕德川氏、親重子親吉、小字七之助、幼而侍家康、年長、家康二歲、天文十八年、家康質于今川氏、也從之、其赴子尾張也、亦從焉、與家康同成長於艱苦之中、爲人寬厚、勇武、家康親重之、永祿五年七月、我兵與今川氏將小原資長戰、小阪井、渡邊守綱、被創疲頓、親吉率兵援之、六年、一向之亂、守岡崎城、天正元年三月、親吉攻久能、宗政於天友城、拔之、宗政奔甲斐、六月、擊甲斐兵於瀧山、四年七月、從家康、攻勝坂城、力戰有功、六年、七月、與田中城兵

三郎信康

戰破之、七年八月、家康長子信康獲罪、放於大嶺、而欲殺之、親吉爲之傳、乃白家康曰、遽殺世子、後必悔之、臣爲傳亡狀、願斬臣首、送之尾張、使謂世子、無罪皆臣之所爲、則信長震威而獲免、言甚激切、家康嘉其忠誠、曰、今殺汝而事可濟、猶可也、若不濟、則併喪忠良之臣、非吾志也、遂追子信長、殺信康、八年五月、與持舟城兵戰、破之、十年八月、北條氏直入甲斐、親吉伏兵于中山、殺敵七人、十二月、爲甲斐郡代、掌國中政令、十二年、小牧之役、鎮撫甲斐、八月、家康攻真田氏、親吉從軍、我兵敗走、親吉爲後拒部下尾崎左門、兄弟弟戰死之、十六年四月、家康入諫師、親吉從之、叙從五位下、任主計頭、十八年、小田原之役、親吉與諸將攻岩槻城、降之、又取筑井城、八月、封上野麻橋、食三万石、

郡代
爲甲斐

廣封
橋上野

右兵衛督

大從
尾張

府中
甲斐

次郎直廣

家康置五隊長、親吉居其二、更番京師、伏見、永祿四年、家康命親其第八子仙千代爲嗣、亡幾仙千代卒、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守麻橋城、以備止杉氏、八年、家康封親吉爲直于義直、于甲斐、以親吉爲之傳、賜府中田六万石、終史進修城豐、十二年、義直轉清洲城、親吉徙犬山城、食三万石、永執國事、十六年十二月卒、年七十、無子、遺書舉其封邑、附尾張、家康求其後嗣、有孽子、生育民間、或告之、室氏性妒、固執爲非、其胤卒以不祀、

高力氏對肥前島原

高力氏姓平、出自熊谷直實、直實五世孫直鎮、稱備中守、仕足利尊氏、爲參河八名郡地頭、直鎮四世實家、稱新三郎永享十七年戰死、子國根、山之役、實家孫重實、稱兵庫頭、

卷之八

高力氏

〇七十七

〇七十六

重長實

清長

重長實
重長實

從字裡鄉重實子實長仕孝川氏實長守重長稱備中守
從參河高力邑因氏焉享祿三年德川清康攻宇連城重
長川而接戰前軍敗績岡崎兵進擊拔柵乘塼重長固拒
敵兵乘之重長力屈致城而遁後仕德川氏天文四年織
田信秀舉兵入參河重長與子安長拒戰死之重長第二
子重正稱新九郎安長子清長稱新三俱仕德川氏清長
從家康往駿府今川義元給以穀千石而供給不繼比亦
困乏永祿三年五月重正戰死于大高之役清長從家康
每軍不敗敗故稱與左衛門六年冬寺向之亂清長舉北
呂敵戰悉收拾宗徒所散佛像經卷及亂平皆返附焉以
年爲岡崎奉行境內悅服稱佛高力主雲海家康徇遠江

三郎左衛門
殿宗能

氏豐臣

對武藏
岩槻藏

久能宗能據險要平降清長獲其孫可力取散縣之家康
賞之元龜三年三形原之役清長殺制城夫岩堀勘解由
等一族從者數十人死之天正八年九月賜馬伏塚城及
餘田地十年從家康起界浦會有本能寺之變清長爲殿
追擊土寇中統而傷護糧仗輜重遂歸參河忍月守田中
城賜山西城十二年十一月家康與秀吉和清長受命使
大坂修行成之禮秀吉大喜十四年爲奏請叙從五位下
任河內守授豐臣氏十六年受秀吉命經營聚樂第秀吉
嘉其功賜刀一口十八年八月封武藏岩槻食二万石特
命使管浦和鄉租稅一万石清長令家人中村孫右衛門
爲之宰收其貢賦運輸公廩九月秀吉入岩槻城清長迎
而饗之秀吉悅觀庭前莪花詠和歌以賜清長時其室氏

猶在田中城秀吉遣使期物後每歲室氏獻物於秀吉以爲例云文祿元年征韓之役清長造軍艦私料其質有所餘黃金三十枚以納之家康家康曰汝淳直何疑之有乃以餘金賜清長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從軍于海道十三年正月卒年七十九長子正長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土佐守先父而卒年四十二正長子忠房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左近大夫十四年三月岩槻災城郭第舍皆灰燼十二月家康出獵抵岩槻忠房晨夜營樂供給盡備家康賞其趣成賜白銀土百枚犬坂冬夏之役忠房從軍獲敵首云計四欲後如大和搜捕殘黨元和五年九月從遠江嶺松食三万石六年轉攝津守寬永十一年八月加五千石十五年島原賊起幕府遣兵討奔之後擢列將鎮壓之乃以忠房

從二江

忠房

從肥前
島原
隆長
左京亮政房

常封
伊豫守常房
右衛門正房

爲島原城主食四方名明曆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三長子隆長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左近大夫分其田三千石於弟政房隆長爲人貪戾暴行民皆虐政有諫之者則殺戮逐之親寵姦佞卑退邪惡會幕府發使巡撫鎮西諸州問民疾苦封內人民愁訴者充溢道路寬文八年三月幕府奪其封竄隆長于仙臺子常長子莊內次子正房子松代三月賜廩米常長配流也臨發賦詩急難父母去何處曾思與地同心延寶四年十二月隆長卒于配所年七十三元祿九年二月爲麾下士大岡五左衛門所殺義子清彌承其後子孫相襲仕幕府

天野氏對駿河與國等

判官遠邦

聖正少卿

廣後寺僧

奉為岡崎

天野氏姓藤原出自遠景遠景者藤内景元子為安達遠
基義子居伊豆天野邑因氏焉遠景十七世景恒稱甚右
衛門仕家康天文十六年八月家康為質將赴駿府康景
從之戸田憲光奪之送致尾張衆不知所為康景上岸囑
其奴曰今陷茲計汝疾歸報之如事猶豫敵必物色奴馳
還岡崎告變康景時年十一衆稱其銳敏十八年今川義
元遣僧雪齋攻安祥城擒織田信廣以代家康康景從赴
駿府景恒處守岡崎弘治二年二月康景從家康始臨戰
陣後復如駿府既而景恒與石川本多諸將赴駿河請還
家康乃遣之岡崎而大高鷲津丸根之役每從軍永祿六
年一向之亂景恒康景守岡崎賊馬場小平太石川新七

耶矢田作十郎等出上宮寺我兵與之戰于傳岡太平康
景擊小平太殺之八年家康置岡崎三奉行康景與本多
重次高力清長任之而重次性猛勵清長寬大康景居寬
猛之間抑揚彼此不偏不黨是以國政蕩平時人語曰佛
高力夜叉作左無彼無是天野三兵諸卿譜云德川氏第三
人爲奉行謂之曰世人
夫婦之間不睦有子則和掌權者當熟思之此三人性質各異故有
時人俱言然康景居寬猛之間能之和之令無偏頗譬如調羹鹽梅和
與甘卓有功人不知其功有智人不知其智實可謂大智之人矣
十二年家康入遠江取掛川
城命三奉行下令三章禁軍士鹵掠六月攻天方城康景
被創元龜元年姉川之役從軍敵兵二人狙擊家康康景
與加藤喜左衛門擊殺之三年十二月三方原之役我兵
大敗康景與大久保忠世率銃手十六人夜登犀掛齊放
銃敵兵潰亂墜於崖谷死者多武田信玄大愕乃收兵而

正勝寺

康遠

封駿河國寺

城代江尻

去家康賜二百貫地後加一千七百貫地天正三年正月十七日夜康景輝有吉夢明日以告家康大悅爲克甲斐之兆命開運歌會後爲恒例十一年以參遠士二十四人隸康景又附伊賀士八十三人康景爲江尻城代十二年守與國寺城榎松平康親屢擊北條氏兵破之十八年賜下總田三千石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從信吉守江戶城六年二月封與國寺城食一万石十二年三月康景奏討邑亡命初康景欲修城壁命部卒伐竹木蓄積而使健卒監之有盜宵竊之健步捕殺之後檢則田原邑民也邑宰井出甚介使人來謂曰今暴殺無辜不知何謂請得下手者康景弗聽曰殺盜天下之通法也部卒非以私怨殺之即奉吾命也若以爲罪則吾賞之井手乃訴幕府誣其擅殺

良民家康曰彼不必爲不法命再審按之本多正純諫曰縱子嗣直犯上不可也宜亟斬卒以謝康景曰以直爲曲以求苟免非吾志也與其殺一不辜不如奉身而退乃亡命焉藩翰語云康景上而不害公敗下而不傷私恩固爲不獲不平藥方石之藥不肩獨行其志並其義希世之賢諫家康念其勳舊欲召之十八年二月病卒于狩野年七十七長子康遠稱但馬守寬永五年十二月幕府召之賜陳米千苞子孫襲之次子康武稱左兵衛三子康世稱六右衛門四子康由稱三右衛門西鄉氏對下野上田

卷之八

西鄉氏

〇八十五

〇八十四

信蕃

信守

俊舍

爲實

從下
上田野

壽員

延員

列侯
侯爵

康員

忠員

生實
下總

家員

實員

元正

盈額
八郎定

子元正出城拒戰正勝戰死從兵死者七十三人元正從兵僅十餘人衆寡不敵亦戰死泰長進攻月谷城正勝次子清員寇之遂見勒過萬丈谷奪敵所執祓陷深處中而遁至野田往從母弟管沼定盈家告父兄戰死之狀定盈白之家康家康即召清員賜父舊邑清員謝曰亡兄有孤願使彼承後然猶童齡未慣軍事臣且代之家康嘉其義清員在野田城與定盈爲守禦天正二年武田信玄畧東參河清員與秋山晴近戰擊走之三年長篠之役清員于家員與酒井忠次等夜襲富集豐陷之十八年小田原之役從軍八月家員領下總生實五千石文祿三年家員于孫九郎加首服德川秀忠授儒字名曰忠員慶長二年七月家貞卒年四十三六年五月忠員卒無子弟正員襲封

叙從五位下任若狹守更名康員尋加安房田五千石併食一万石寬永十五年十二月卒長子延員襲封万治三年十二月敘從五位下任若狹守元祿三年十二月致仕無子賴大村純長第五子壽員爲嗣襲封先是敘從五位下任越中守又轉東市正五年三月徙下野上田時義父延員品行不修幕府命幽之上田六年十一月壽員亦獲罪十二月有命削封五千石列著合衆

依田氏對上野藤岡

依田氏姓源出於相模守滿快滿快玄孫爲實稱依田氏子孫世居依田城信濃作久郡爲實後裔俊舍屬上杉氏與北條氏戰于桑原死之俊舍立世信守上野作幸稱蘆田氏天文中屬武田氏信守子信蕃初稱新六郎永祿十三年武田

信玄入駿河、信守、信蕃守蒲原城、爲先驅、與駿兵戰于陸垣嶺、元龜三年十月、信玄出略遠參、信守、信蕃入美濃、與遠山民部戰、克之、天正二年、信守守三股城、三年、參河之兵來攻、信守固拒、大月、信守以病死於三股城、參河之兵築五砦、相薄、信蕃居裏不屈、捍禦益嚴、或張樂以鼓舞士心、十一月、武田勝賴屢馳檄諭、率兵歸甲斐、信蕃不聽、會城中糧乏、多造土苞、以視士卒、十二月、信蕃遂與德川氏和、送弟善九郎源八郎爲質、七年、上杉景勝與族景虎爭戰、景虎乞援、信蕃出擊、景勝、戰小田原、獲首級、信蕃自出二股、守田中城、十年二月、德川氏兵來攻、信蕃固拒、家康至江尻、使人勸降、且曰、武田氏夷滅在邇、無復喘類、信蕃不聽、大久保忠世以穴山梅雪書來說、三月、信蕃致城而

幸安房守員

去、家康召之、問其采邑、信蕃曰、主家存亡、未可知、豈遽爲私計哉、乃還蘆田、亡幾、武田氏亡、織田信長下令曰、武田氏臣族悉擧捕殲之、家康密使人召信蕃、信蕃與從士六人赴之、乃匿于二股山中、七月、據春日山、與三津、葛集、舊故、率調家康、家康嘉其舊功、賜佐久諏訪二郡、尋信蕃欲招真田昌幸、令歸德川氏、昌幸抵營、載書、家康亦送書、書未封、一郡、信蕃謂嘗約封地、而今變我、酷愧之、乃請割我封諏訪郡、且取上野一郡、予昌幸、弗聽、十月、信蕃濟筑摩川、應越奈田、攻岩村田城、昌幸屯八幡原、敵兵追擊、我兵反戰、卻之、獲首三百餘級、岩村田城遂陷、昌幸不戰而去、十一月、信蕃與柴田康忠、會沼定行、攻野澤、樹口、前山、高柳、小田井諸城、降之、十二年二月、信蕃在田口城、矚目

康國 左近將監 益 七郎右衛門忠世 安藝守顯忠

佐久郡曰方今小諸岩尾未降明日攻岩尾城昧爽進攻之信蕃超衆先進中丸而傷弟信幸信春繼進亦中銃九兄弟三人皆死之部兵不遁終乘壁拔城主將岩尾小二郎出逃信蕃有二子康國康寬康國初名幸平年甫十三爲質在小諸城武田氏亡後賜瀧川一益在磐輪城後徙于木曾是歲大久保忠世入信濃家康憫信蕃死賜其遺封十萬石且授松平氏及偏諱名康國更稱源十郎而與忠世俱攻小諸城守將宇佐美定行出奔越後佐久郡悉平將定諏訪那諏訪賴忠乞降真田昌幸復叛德川氏康國屢與之戰十三年七月德川氏兵攻上田城康國爲先鋒我兵不利士卒死傷者多十六年三月叙從五位下任修理大夫十八年小田原之役族依田正朝與伴野貞慶

康寬永二 兄搜 康封上野 刑部少輔 隆岡

在相木鄉募故舊三月康國康寬馳入勝間城使銃手挑戰敵退保白岩紫追擊拔之遂獲貞慶及部兵三百八十餘人四月入上野攻西牧城獲多米周防大谷帶刀等既而與前田上杉氏之師攻松井田城前田利長制之弗聽五月進陣總社攻岩倉城守將寺田左馬允乞降康國入城爲敵所刺殺年二十一康寬憤激謀復兄仇烈戰遂屠岩倉城康寬身被創家康賞之賜兄遺邑尋康寬與諸將攻筑井城拔之北條氏降康寬守松井田城八月封上野藤岡領三萬石十九年九戶政實之亂康寬爲先鋒赴于大森將守水澤城上杉景勝稱秀吉命使大谷吉隆代守焉康寬謂曰我受德川氏命守之故不有命則不去也家康諭之致城而去文祿三年十月叙從五位下任右衛門

大夫慶長二年春康寬與小栗某爭鬪終殺之逃入高野山、德川氏幽之越前、賜食俸五千石、後松平秀康亦子、邑五千石、更稱加藤宗胡、家臣三十九人皆去仕幕府、康寬有子稱內膳、在越後復蓋田氏子孫世仕福井藩、

菅沼氏 對丹波龜山

菅沼氏、姓源出自土岐氏、土岐增治從參河國額田郡菅沼因氏焉、時南朝皇胤小倉官、在伊勢依北畠氏起兵、增治援之、事不成、小倉官隱于嵯峨、增治還國、聚兵與土岐氏戰、其弟增榮仕足利氏、土岐定直併增治采邑、冒菅沼氏稱信濃守、定直子新八郎某仕今川氏居野田城、新八郎子定如稱織部、定如子定盈稱新八郎、永祿四年三月、定盈舉族叛、今川氏降、德川家康、駿河兵來攻、衆寡不

現治

敵、乃走入岡崎、未幾攻而復之、六年十月、定盈拔定顯、築佐崎、豐糧食匱乏、定顯巡邑、徵發、歲歉、無所獲焉、邑中上官寺蓄齋糧、定顯使人謂寺僧曰、姑貸之、尋償還焉、先是酒井忠尚借糧諸寺、未償、僧徒意恚、故聞命未果、定顯怒則命役夫悉數搬運於、是僧徒等忿、乃嘯聚宗徒一千餘人、遂鼓譟、薄定顯邸、所謂一向之亂是也、十一年十二月、家康經畧遠江、定盈爲之鄉導、白家康曰、井伊谷國中、之要地也、宜先取之、臣族忠久、及近藤康用、鈴木重吉等、稱井伊谷三家召此三人、各給采地、則不勞兵而得之、此今日之策也、家康從之、給三人采邑、取井伊谷、以菅沼忠久爲先導、進攻刑部城、又拔之、乃賞定盈之功、給食邑十三、年、定盈從軍攻掛川城、部下菅沼源太郎、泉甚助與敵

玄好音每夜來聽之。一日敵樹紙標於阜丘。烏層三左衛門善統自壁上望之曰。是必將帥來聽矣。入夜使芳休極巧吹一曲。信玄果至焉。烏層乃發銃于暗中。遂中。信玄墜馬而去。定盈力屈。遣人敵陣曰。全城兵命則吾自殺。信玄許之。定盈與松平忠正將自殺。信玄以計擒二人。囚之於長篠。而啗以利使降。二人固守。臣節不屈。先是山家三方將菅沼滿直。菅沼刑部。菅沼正員。與平道文等。納質於濱松。叛降武田氏。於是請曰。願以吾曹質子。易二人。信玄許之。三月各易之。定盈乃還家。康嘉其忠節。賜遠江田二萬。年四月。定盈襲野田新城。土功未竣。武田勝賴以兵二萬來攻。家人告曰。敵鋒甚銳。請避焉。定盈曰。未發一箭而去。武之耻也。乃遣斥候。歸報曰。敵既至矣。定盈入圍。歌謠而

接戰。齋阪小傳。敵兵多斃。敵兵三月。攻堀江城。定盈力戰有功。元龜二年春。武田氏將秋山晴近。入東參河。誘降段嶺城將城所道壽。進陣設樂郡。定盈攻之。晴近引兵而去。天野景賢攻長篠城。城兵拒戰。互有列傷。菅沼道滿戰死。晴近又圍長篠城主。菅沼正員出降。而晴近遣人說降定盈。定盈卻之。時菅沼定利。出段嶺城。流寓焉。遂依定盈。家康既而武田信玄。攻二股城。參河諸將畏其兵威。多降之。唯定盈。忠久守野田城。不變其志。天正元年正月。信玄攻野田城。定盈固守。晝夜連戰。敵列竹牌。蒙龜甲。急攻之外。郭已破。僅保牙城。敵鑿地道。絕我水道。城中糧竭。水乏。告急濱松。家康馳來援之。敵勢甚熾。乃乞援於織田氏。伊勢人村松芳休者。在城中善吹笛。連夜上樓。按曲。信

不出衆諫之乃出盥漱舉止如常於是出南門顧左右曰我忽遽不獲寢室恐爲敵被災離歸而火之且敗慙而來乎中山與六應聲馳歸火屋舍取鴈而歸定盈經宇理入西鄉遂抵海倉淵與六與敵兵接戰死之長篠之役與諸將夜襲鷲巢獲三枝守友十年從家康入甲府十二年小牧之役守一宮寨十八年八月定盈封上野阿布食一萬石文祿中叙從五位下任織部正慶長五年關原之役留守江戶西城六年二月封伊勢長島食二萬石九年七月卒年六十三長子定仍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志摩守十年十月卒年三十無子弟定考襲封叙從五位下任織部正十九年大坂冬役陣備前島秀忠賜巨銃乃亂射毀壞城櫓元和元年夏從軍屬本多忠政自大和進大戰天王寺

勝永
氏屬上杉
氏降德川
吉正

獲育九十嵯峨之六年徙近江膳所食三万石寬永十一年徙丹波龜山食四万石正保四年二月卒年五十五長子定昭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左近將監未幾卒無嗣封除幕府召其弟定治子七千石定恒子三千石以存家祀定治稱主水正定恒稱越中守並仕幕府

屋代氏封安房北條

屋代氏姓源出自信濃源氏世居信濃國更祿郡屋代莊因氏焉勝永稱左衛門尉初仕武田信玄將七十騎武田氏派屬上杉餘信守海津城天正十一年三月就澗井忠次降德川氏家康嘉之賜其故封後數建戰功勝永子吉正稱甚三郎後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大坂冬夏之役從軍與子忠正俱獲敵首數級寬永十五年二月忠正爲砲

政定 忠定 山名 遠江 政豐 政尚 忠澄

加加爪氏姓藤原出自上杉朝定朝定二子朝顯仕足利氏稱八條氏朝顯子滿朝善駁馬其孫政定仕今川範政稱加加爪氏政定子忠定稱右京進領遠江山名邑忠定曾孫政豐稱備前守仕今川義元永祿十一年德川家康入遠江政豐調之家康乃賜其舊邑政豐子政尚稱甚十郎天正十二年長湫之役政尚從軍有功文祿四年叙從五位下任備前守慶長元年閏七月在伏見城會地震城門崩壞政尚被壓而死年二十五其子忠澄襲封稱民部少輔大坂之役從軍獲首級後爲目附及普請奉行元和七年政豐卒年八十四寬永十一年忠澄受命赴長崎檢閱船悉焚之十五年九月爲大目附食九千五百石十七年六月免職十八年正月江戸火忠澄防禦墜馬而卒年五

忠位 北封安房 川井重政 忠位 收封

隊長騎士十八人卒五十人謀之慶安四年六月爲百人組長万治三年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寬文二年四月卒年六十九長子忠興早卒狼朝倉一至次子忠至爲嗣更名忠位三年三月襲封食安房北條一万石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元祿六年八月爲大番頭正德元年四月以病免職二年七月以罪奪封屏居焉初忠位寵其臣川井某使之治郡邑川井重彥虐民愁訴盈路忠位不省川井益橫恣專權乃捕邑民拒命者三人處之死部民騷擾愬之幕府府吏按檢得實於是沒封地十月免忠位罪更賜廩米三千石列麾下三年十一月致仕四年二月卒年六十八

加加爪氏 關遠江山田

十六子直澄襲封叙從五位下任甲斐守爲小姓組頭進爲大番頭寬文元年十一月爲寺社奉行食一萬石八年十二月加三千石十年十二月免職以罪潛居初諸有司會議評定所松平信興受命來勞寒天之助衆皆拜之直澄睡眠不覺遂忤旨云延寶七年六月致仕無嗣賴石川總長次子直清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土佐守天和元年二月直清有罪尊封配于土佐一作伊勢神戶初直澄爲寺社奉行以勞加封而密賂府吏多私官田不正其經界直清襲封也成瀬吉左衛門爭訟訴之幕府幕府遣吏檢之姦事忽發遂坐之處流加々爪氏不祀

久能氏對殿河久能

久能氏姓藤原出自工藤爲憲之裔宗仲宗仲十三世元

宗居駿河久能城因氏焉屬今川氏元宗子宗能稱三郎左衛門永祿十一年三月德川家康略遠江宗能族強地險而不屈高力清長來說宗能乃叛今川氏降德川氏十二年正月今川氏真潛遣人謂宗能叔父宗益曰我欲夜斫天王山營汝自後援之即我得志則以遠江一州封焉宗益與族宗懋宗政宗常等應之招宗能宗能曰守義與家者士之常也去歲反駿而歸參今復背參而就駿是不義也雖與家我不能也使者復至戒期宗益等胥議曰明夜出兵擊德川氏之後陣旣而舉族計殺宗能而或謂宗能一族之長者且宗子也苟爲支族者殺之不義也乃變志捕氏真使者以報宗能宗能乃乞援於家康松平忠正植村家政皆沼定盈來援榊原康政等來援宗能耐族

信吉 武田氏屬

信吉 重連

重氏

城 居 鉢 邦 房 形

田 賜 九 伊 勢

宗成

宗秀

采 賜 邑 一 族

城_鉢上杉氏天文中_城上杉氏屬北條氏養氏康第三子氏邦以女配之更名重氏稱安房守居鉢形城邦房自築用土城居焉天文十七年冬氏康授備字邦房改名康邦更稱治部少輔且子武藏保木久永邑弘治元年九月一永祿三年九月康邦卒有二子長曰重連稱彌八郎後次曰信吉改稱左衛門藏田千五百貫於信吉天正六年重氏取沼田城北條氏政使重連守之重氏怒曰吾爲氏康子非康邦之胤其食邑爲我有且沼田我所取也然重連居之我不服焉乃煽殺重連氏政復以信吉守沼田城重氏益怒遂譴之氏政信吉聞之大怒七年春竊送款於武田勝頼悉殺重氏部下在沼田者叛屬勝頼真田昌幸守沼田城信吉併舊邑

今川氏將校五人八月家康悉併一族采邑賜宗能食一萬三千石宗能薙髮號宗安其子宗秀稱民部少輔慶長元年十二月宗秀與三宅正貞爭鬪而死沒收封邑宗安老朽悲歎家康憫之賜下經田一千石孫宗成稱丹波守繼其後元和五年屬德川賴宣賜伊勢田九一万石子孫仕紀伊世存其祀

藤田氏賜下野田

藤田氏姓平出於參議小野篁建武中重康居武藏國藤田鄉因氏焉藩翰譜云出於島山重忠元久二年六月重忠與其父六十六鄉藤田十二鄉自稱其裔邦房作重利稱右衛門佐居是稱秩父氏又稱藤田氏鉢形城取用土十二鄉滅用土某併領入王寺天神山二鉢形城

德川上杉與陳列三
城徒大森

叙從五位下、十五年冬、攻新發田城、與城主新發田治長、接槍而戰、十七年冬、再從景勝、入京師、建從四位下、十八年、小田原之役、信吉爲先鋒、攻國嶺城、城主小幡信貞、在小田原、留守小幡帶刀、勢屈而降、文祿元年、征韓之役、東北諸將皆赴肥前名護屋營、上杉景勝到安藝、將陣宮島、德川家康、先已布陣、先鋒安田順易曰、上杉氏列第三隊、德川氏列第四隊、今越次布陣、是違制也、宜遷陣於他、不聽、兩軍互爲爭論、信吉乃謂村越茂助曰、德川氏既卜地布陣、今逐之悖禮也、然前隊爲後部所先、似混軍制、夫軍旅以退爲怯、不若我兵避之先進、矣、於是爭論初解、家康聞之、使人謝曰、我部下不受辱者、卿之力也、慶長二年春、景勝轉封會津、信吉徙大森城、食一万五千石、餘三年

左近將監一益
信吉依上杉氏
賜長島城

食五千七百貫地、更稱能登守、居於金剛院、上沼十年春、武田氏亡、而瀧川一益在厩橋城、管領關東政務、及信長被弒、一益逃去、於是信吉以謂北條氏必出兵矣、我兵寡、敵不如急取沼田、而請援於上杉氏、乃馳使請援、上杉景勝率步騎三千至、急攻沼田、一益聞之、率土兵二万、馳至、信吉受敵前後、不能支、宵遁、與從士八十餘人、去依上杉氏、十月、新發田之戰、信吉有殊功、十二月、信吉娶吉江喜四郎寡婦、景勝賜其遺邑長島城、爲三百騎隊長、賴喜四郎遺子長滿丸爲子、十一年八月、信吉攻杉原城將細越將監、身被創、遂獲將監、十二年、信吉伐佐渡、戰河原田、拔二卒爲士隊、每軍爲先鋒、十四年五月、從景勝入京師、

氏仕源
上心可
杉

田下
野

信佐
護守正

信吉出奔
号源心

額山城守兼

從師亡幾三成等以叨于關原景勝乞降源心請再仕景勝
家康曰景勝與三成通謀邀兵天下嚙擾其罪弗容誅籍
沒封邑可矣然方今既獲巨魁渠亦非首謀者欲竣他日
復其封然則赦汝所請姑在麾下以竣命乃賜下野田一
萬三千石授二千石於其妻以爲粧奩料且諭曰若從吾
言賜那須地如約矣源心猶請不止既而景勝調家康家
康告以源心慕故國之意景勝意釋約復舊邑源心遂再
仕焉更名重信八年佐竹義宣徙封秋田重信守水戶城
佐竹氏臣車丹波舉兵襲水戶城重信以策擒丹波父子
餘黨潰散十九年大坂冬役重信爲先鋒右隊元和元年
夏役重信爲監軍陣于吉田柳原康勝部下伊藤忠兵衛
進陣重信制止會城將木村宗明來戰衆請擊之重信復

八月秀吉薨信吉吊之入京師見家康家康語宮島之事
賜劍及金衣謝之且諭景勝西上後石田三成等逞姦計
景勝黨之信吉謂老臣直江兼續曰鑒于豈得逞志哉景
勝在會津遙通密謀於三成信吉屢諫弗聽五年正月信
吉賀正大坂家康召趣景勝西上信吉還會津固諫景勝
兼續忿欲殺之信吉留誓於己第挈妻孥出奔京師入
大德寺薙髮號源心潛居金龍院家康將發征東之軍遣
阿部正吉秋元泰朝諭曰爲東征之先鋒賜那須地十萬
石源心辭曰臣去國者非有怨於景勝依兼續之讒口也
故欲得獲解冤再仕之誓匿跡焉本多正信受命曰實莫
異心於故主則速詣營而謀彼宗不滅若主家滅則爲誰
竭忠乎景勝棄異謀而反正路則汝誠心可明焉源心乃

府封中陸

隆府

飯封山信濃

皆川藩封

之子字子安
降將昭相
秀宗

重信
罪被配

出城至德川氏營而降北條氏滅家康徙封關東乃賜廣
照以舊封皆川三萬石慶長五年關原之役轉松平秀康
陣宇都宮七年正月叙從四位下八年二月家康以子忠
輝封信濃川中島使廣照爲之傳封飯山食四萬石忠輝
已長暴戾恣睢上下怨苦廣照數諫不聽十四年九月廣
照與老臣山田勝政松平親宗議將訴之駿府忠輝聞而
先之赴于駿府誣告廣照恃功專恣十月命誅山田松平
二人以廣照有保傳之功減死一等奪其封邑乃薙髮自
號老圃退隱京師長子隆庸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志摩守
坐父罪失爵大阪之役忠輝領兵入京師老圃往而謂之
謂曰此役也主公奮戰建殊功忠輝耳如不聞乃去隆庸
從井伊直孝有戰功元和九年秀忠召隆庸賜常陸府中

兵降德川
廣照

宗成
秀宗

皆川氏姓藤原出於長沼宗政宗政十世秀宗稱淡路守
嘉吉中從下野皆川秀宗孫宗成稱宮內少卿初冒皆川
氏仕北條氏宗成子俊宗稱山城守薙髮號信缺齋其子
廣照稱山城守天正十八年與北條氏照出竹浦口拒豐
臣氏兵退而入小田原城既而敵勢益熾城將陷廣照潛

皆川氏 封常陸府中

止之不戰而罷人或嗤忠兵衛怯懦後天王寺之戰忠兵
衛戰死重信督戰獲首二十三級忠兵衛于采女惣重信
指揮失宜家康召檢覈之處非理遂配于信濃重信自謂
齡超七旬今被廢黜終天之辱何日雪之矧身被創雖生
無益乃伏刃而死年五十五無子祀絕
後防溫泉途病創扶至
奈其非罪終不運而死
頗有理重信創甚諸
頁目記云重信所陳

田	從	關	從	氏	岩	封	田	中
駿	下	重	重	重	上	上	上	河
宿	總	重	重	重	上	上	上	河
宿	總	重	重	重	上	上	上	河

成	綱	甘	綱	甘
卿	成	綱	綱	綱
卿	成	綱	綱	綱
卿	成	綱	綱	綱

八幡二大字、人呼曰黃八幡、勇名轟於四隣、天正十五年卒、年七十三、長子氏繁、稱左衛門大夫、後轉常陸介、剛勇不劣于父、數有軍功、先父而卒、年四十三、其子氏勝、亦稱左衛門大夫、承祖父綱成後、十八年春、氏勝與松田間宮朝倉三將、出守山中城、豐臣氏兵來攻、城陷、氏勝走保甘繩城、北條氏政召入、小田原城、氏勝知其不可、爲不出、氏政疑其有異心、氏勝大恨、時德川家康聞之、使人招降、氏勝遂致城而降、八月、賜上總岩田一万石、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守岡崎城、十六年卒、年五十二、無子、賴保科正直第三子氏重、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大阪冬夏之役、爲先鋒、寬永十二年六月、爲大番頭、十七年九月、從下總關宿、食二万三千石、正保元年正月、從駿河田中、加二

一万石、再任山城守、別賜老圃、以俸米若干、寬永二年十二月、老圃卒、年八十九、隆庸爲番頭、加四千石、正保二年卒、年五十五、長子成鄉、襲封明曆三年病卒、無嗣、封除、尚廣隆稱又七郎、仕幕府、賜五千石、列麾下、

北條氏 封遠江掛川

北條氏、本福島氏、祖正成、稱上總介、仕今川氏、守高天神城、與武田信虎戰死之、其子綱成喪父、奔入相摸、北條氏康召見愛之、及長賜姓氏、改稱北條左衛門大夫、守川越城、天文十四年、上杉憲政與族朝定、大舉圍城、數重四絕糧道、綱成固守不屈、攻擊經歲、十五年四月、氏康將兵八千來援、綱成開門突出、夾擊大破之、後領相摸甘繩、轉上總介、綱成大小數十戰、所向無前、其旗以黃絹爲之中、書

千石慶安元年九月、徙遠江掛川、食三万石、萬治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無嗣封除、

成田氏封下野烏山

成田氏、出於關白藤原道長、道長之孫任隆、補武藏國司、居幡羅郡、任隆子助隆有四子、其長子後裔稱成田氏、次別府、次稱奈賀、季稱親泰、稱中務大輔、乘世亂、張武威、侵略玉井、世呼武藏四家、親泰稱上杉謙信、勢威日盛、北條氏政、陸梁關東、子長泰、利下總守、領一万五千貫地、家聲益振、居忍城、屬隣地、永正七年七月、親泰攻上杉、持定臣上田政盛、親泰隣地、永正七年七月、親泰攻上杉、持定臣上田政盛、親泰子長泰、利下總守、領一万五千貫地、家聲益振、居忍城、屬上杉憲政、既而上杉謙信、勢威日盛、北條氏政、陸梁關東、長泰送款、氏政、天文二十二年、謙信來攻、長泰與子氏長及諸族、嚴守備、拒之、氏政來援、謙信引去、亡、幾長泰送款、謙信、永祿三年、謙信逼小田原、一日、賽鶴岡祠、長泰從之、

不恭、謙信忿擊、扇撲面、長泰忿恚、返以忍城叛、山東豪傑響應之、謙信大愠、使部將攻羽生城、長泰率兵赴之、侮慢敵兵、太田三樂自後來攻、長泰向背受敵、兵敗而歸、長泰憤、欲屠敵寨、而不能、五年、再降、謙信爲子氏長娶三樂女、八年、新田領土人與佐野領土人爭封疆、互紛鬪、謙信命長尾顯長和解之、長泰欲乘間取羽生城、發兵攻之、敵拒戰、不得志而歸、九年八月、氏長逐父長泰、初長泰齒老、未讓封邑、氏長潛語老臣豐島美作曰、吾年既壯、家君猶無退老之意、又察其動作、甚有可怪者、汝意何如、美作諫曰、是矣、雖然、尊公亦應有所慮、宜盡孝以埃時也、氏長曰、昔者信玄逐父、揚名、我亦欲播名于天下、豈問是非乎哉、長泰燕樂外館、宗族群臣議、使氏長居本城、鎖門置戍、以

佩氏宗代

鳥封山下

收封邑

泰高在衛門附

據丘阜拒之西軍圍城氏長嘗好連歌與秀吉書記山中
長俊相識長俊以秀吉命來諭使降氏長從之北條氏直
聞之使人詰責氏長曰頃聞西軍圍忍城我不忍殲妻孥
故欲納款以救之耳氏直怒討氏長陣城兵亦致城而去
及小田原陷秀吉謂氏長曰汝在小田原雖納款遠依負
約不能無辜乃收封邑氏長潛居下野秀吉進陣小山聞
氏長女有殊色乃召之寵愛尤厚蒲生氏鄉封於會津召
氏長與一万石泰喬與三千石十九年氏長女爲哀訴之
秀吉封之鳥山城與一万石萬石秘曾漫錄作二萬石逸史作五
利二年十二月氏長卒長子長邦早死長邦子房長尚幼
叔父氏宗代領家事居鳥山城先是氏宗從大阪之軍獲
首六十七級九年二月暴死幕府奪采地後房長哀訴不

拒長泰長泰欲入城乃潛行水關中而入城守兵以槍刺
之長泰啣其槍而出守兵驚走遂入本城群臣錯愕龍淵
寺僧徒居間和之氏長遂自立北條氏政聞之使人來謂
曰氏長不孝之罪不可不誅我將舉兵戮氏長使長泰保
社稷長泰以謂彼乘我內訌假名義併有我封地之策也
使氏長有之宗祀血食不絕乃自薙髮號盧伯而延見使
者曰我年老邁不堪軍政以家讓氏長請辭焉乃遣歸使
者而猶未與氏長相見氏長與弟泰高攻羽生取之十二
年長泰與氏長相見天正十八年豐臣秀吉討北條氏氏
長泰喬入小田原使成田大藏島田出羽等守忍城西軍
將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東正家等來攻堰利根川荒川
以絕水利城中水乏衆大憂之居數日敵決流灌之城兵

聽成田氏滅

佐野氏 封上野佐野

佐野氏出於鎮守府將軍藤原秀卿秀鄉十世基綱居上野國稱佐野氏基綱之裔昌綱居唐澤城時管領上杉氏衰細而北條氏勢威日熾永祿中上杉謙信出兵山東昌綱首送款昌綱卒于宗綱年尚幼叔父天德寺了伯輔之叛關北條氏當是時北條佐竹里見武田諸豪割據山東國人亦各樹黨結盟互交鋒攻戰無虛日館林城主長尾顯長使兵守岩井山足利城宗綱與之戰于猿田川破之踰野田小曾根進入館林侵略郡邑足利兵取北島砦降須花川崎二城宗綱怒遣步卒殲夷所在初宗綱以叔父綱千代質於上杉氏了伯弟祐願寺長大多力好武納祇

小太郎昌綱居唐澤城
修理亮宗綱
了伯祐願寺

石於腰挾腰每斬入磨血刀巡歷諸州入甲斐見武田信玄受厚遇未明脫家系求得祿一千貫信玄問門閥對曰建功而後告之他日有戰功信玄復問對以實信玄曰所請亦有故然我老將宿臣授祿不過五百貫今予以新附多子祿則故舊或猜忌山東以祿招士者特有謙信而已乃餓以劍馬及金祐願寺去赴越後謙信與一千貫地會有善直槍者至直江實綱子及其他就學者多祐願寺練熟眉尖刀對衆非譏槍術謙信命二人對試其術祐願寺得勝遂殺之其徒搆譏實綱設計竟殺祐願寺了伯怒與謙信絕永祿五年四月謙信率兵來攻佐野宗綱不能拒而乞降謙信使本莊繁長爲佐野城代而去宗綱攻藤岡城主藤岡佐渡守榎木城主本多大隅守拔之北條氏直

氏忠

宗綱自殺

諫曰、新年發兵、從兵不屬焉、況風雪漫漫、寒威夜厲乎、且聞敵已有備、猶不聽、馳襲須花岩拔之、乘勢欲攻藤岡彦間、單騎先衆而進、會流丸中腋、目眩墜馬、圍人栗田某將負而去、敵追至、棄而走、宗綱氣稍甦、跪田畦、四顧無從者一人、敵兵背至、宗綱心雖剛毅、傷不能起、遂自殺、士卒搜索四近而不得、遇圍人初聞、實驚歎、富士源太泣曰、主君實死、則急襲彦間、取其証矣、不及則唯有死焉耳、赤見內藏曰、君歿臣等亦死、敵國之利也、不如收軍、立戚族爲主、以謀再舉也、衆皆從之、胥議迎北條氏族爲嗣、特了伯請嗣於佐竹氏、衆逐了伯、了伯入京師、居新黑谷、北條氏政遣弟氏忠繼佐野氏、十八年、豐臣秀吉討北條氏、氏忠使大貳武基守唐澤城、高瀬紀伊守化島城、飯塚兵部守奈良

隨慶寺

率兵、陣富士阪、宗綱拒戰、長尾顯長遁北條氏、據唯木岩、宗綱與之戰、多獲首級、天正六年、宗綱伏兵足黑、倭掠田苗、顯長怒出擊之、伏起夾擊之、七年、顯長夜襲我岡山營、宗綱敗走、九月、歸唐澤、顯長追尾來圍城、絕汲道、山上輝氏佯降、誘顯長、宗綱乘之、大戰五蘭田、宗綱弟隨慶寺赴越後、乞健步一百、歸急襲唐澤、宗綱出徙藤岡、遂入小田原、泚居於赤見、綱重家亡、幾隨慶寺亦爲人所殺、九年十月、我家人等相議、夜襲唐澤、取之、宗綱復城、十年十二月、長尾顯長拔彦間城、宗綱怒曰、明春元日、我屬足利、富士源太、大貳武基諫曰、襲敵不意計雖善也、世諺云、除夜元朝之戰、項羽且忌焉、願歟、慶賀畢、襲之可矣、宗綱不聽、夜整兵、會深雪盈路、士卒未集、宗綱怒、單騎將出、諸將叩馬

了伯繼
佐野氏
信濃守知
政綱
了伯
平話

淵而自入小田原了伯嘗在京師得秀吉之殊遇此役從
軍秀吉命曰汝招諭舊故了伯赴佐野招舊臣歸降者多
獨大貫武基不降了伯攻之武基自殺城兵潰散了伯入
城秀吉悉與佐野舊邑於了伯了伯賴富田知信次子爲
嗣名政綱任修理大夫文祿二年三月了伯卒年五十七
了伯嘗召醫師彈琵琶演平話一曲演佐々木高綱事蹟
一曲演那須宗高事蹟了伯每聽一曲歔歔悲泣而不已
他日左右怪問曰曩聽平話皆係功名之事而君獨悲泣
何也了伯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爲用也夫高綱發
錄倉乞賴朝名馬而約先登於宇治川其心固無生還之
意矣宗高立馬於兩軍之中射屬於兩軍之外一發
不中唯有自刎而死耳吾推究二氏心事則感慨生胸不

收對邑
上機介忠
源主水義雄
安石見守長

悅涕淚數行也今日爲士者果能以二氏之心爲心則戰
必勝攻必取矣衆服其言慶長三年德川家康命廢唐澤
城更築天明春日山徙居焉五年關原之役守城備上杉
氏十九年三月政綱有罪配于信州松本收封邑先是政
綱隙近小人疎棄舊臣與室某氏不協每嫉妬相爭而政
綱與松平忠輝嬖臣花井義雄及大久保長安交誼尤厚
長安獲罪後其室訴政綱罪於幕府遂及于此也族臣佐
野和泉山中仙齋相議哀訴幕府有赦命政綱赴于江戸
途死于深谷驛幕府賜食俸三千苞于子政秀仕幕府
伊丹氏對中雙傳見
伊丹康勝駿河人也姓源氏又作藤原氏父曰康直初殖髮號
津阿彌武田信玄之併駿河也召康直蓄髮改稱大隅守

康應

爲船手隊長康直子康勝、幼名喜之助、仕德川家康、掌貢賦之事、大阪之役、獲首級、擢爲納戸頭、寬永元年、叙從五位下、任播磨守、九年、爲甲府城番、十八年、冬、薨、號順齋、與松平正綱俱掌天下郡國事務、旣而忤旨罷職、十九年、三月、再爲勘定頭、與酒井忠能、杉浦正友、掌之順齋勸農桑、通商賈、與民同利、時有姦商納抽分料、販國產小紙于甲斐者、又有蒙戶竊託有司、納金千兩於公庫、欲卑賣小紙者、諸有司皆以爲有公益、議將聽之、順齋獨固執不可、商戶貨緣權右、強請不已、比及三年、諸老或謂順齋曰、頃聞諸老胥譏、將聽販紙者、而獨卿爲不可、有諸、夫以天下論、則千金不足、數也、至資國用、則豈亦云無小補哉、卿奚爲不可、順齋曰、他日若有禦偷盜之術、則可聽焉、諸老問

其故、對曰、吾國產勝於他邦者、紙也、而如小紙、上下不可一日缺、且以其價卑、爲至寶也、今商賈納千金於公庫、斯千金非自天降、非自地生、必倍紙價而取之、一人倍利而賣、衆商買之者、亦貪利倍、此加倍、價愈騰貴、富戶且不以爲憂、如貧賤之日所得、僅少焉耳、今倍其價、何以求之、夫一物倍價、則萬物亦隨之、故民求之難、如求而不得、則或陷于飢寒、其極迫于必死、縱令雖死、不失其節者、中人以上也、以下者、死于飢寒、死于偷盜、其死則一也、是以偷盜日起、固圉充塞、若偷盜盛行于世、何以禦之乎、今使民爭利、其利歸公、則天下風靡、上下興利、交欲得其所求、莫所往而不盜矣、方今幕府富有天下、乃國貨財悉莫不公有、苟省其國用、則一歲之餘、贏不知幾千萬也、然今欲納小

勝磨
德美
居甲
勝磨
德美

勝磨
殺勝
殺勝
殺勝

勝磨

利苦萬民變世俗猶如割股肉而飽腹也今也天下物價
倍從舊時雜國收抽分料者多我年老耄死期無日諸君
其熟思焉承應二年閏六月卒年七十九子勝長繼之居
甲斐德美割邑二千石於弟勝重万治三年冬勝長叙從
五位下任播磨守寬文二年三月代官一色內藏叅有私
曲好惡部民怨之時同僚岡田善政及勘定諸吏會私邸
胥譏其處置乃召內藏內藏上警告其不服拔刀進斬勝
長善政等俱逃之亦被傷衆相率遂戮內藏勝長告旨而
嘆乃放內藏于二人於八丈島捕其黨斬戮者多勝長年
六十一子勝政繼而卒子勝守繼之稱左京元祿十一年
九月發狂疾而自殺邑除

喜多見氏 封武藏喜多見

武重

賴忠

勝重

賴忠
武藏
喜多見

重恒

喜多見氏姓平出於畠山重忠族江戸重長重長第二子
武重稱小次郎族爲喜多見武重五世常元稱江戸彦次
郎仕北條氏康河越之役從師番圖而死其子賴忠稱刑
部丞賴忠子朝忠稱攝津天正十八年賴忠父子爲北條
氏守下田城豐臣氏兵來攻賴忠捍戰力屈而自殺其次
子勝重在小田原城城陷後仕德川家康乃賜武藏喜多
見地五百石稱若狹守後累加采邑食千三百石元和四
年勝重爲堺奉行管攝河內利泉二州民政寬永四年十
二月卒年六十長子正忠早卒次子重恒承其後稱五郎
左衛門三子重勝稱久太夫四子重長稱隼人五子重治
稱茂兵衛寬文十二年五月重恒致仕號宗幽無子娘石
各武清第二子爲嗣名重政爲書院番士進小姓天和元

卷之八

喜多見氏

○百廿五

○百廿四

列侯籍

貞重
貞次
賜和
深見
貞吉
重安
重治

列侯籍

右衛門佐、五月爲大目附、十月轉寺社奉行、食封一萬石、始列侯籍、貞享四年五月有罪免職、杜門屏居、既而免罪、元祿二年六月、削其封七千八百石、列麾下士、

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若狹守、三年正月、食封一萬石、始列侯籍、貞享三年正月、復加一萬石、與牧野成貞等俱奉職、勤勞不怠、元祿三年二月、有罪收封地、配于伊勢、初義叔父重治妹嫁遠岡伊豫、既而伊豫怨於重治、遂拔刀斬之、重治臣屬亦忿殺伊豫、復其仇、重政以家政不修坐之、六年七月卒于配所、
阪本氏對稱深見、
阪本氏、姓源出於佐竹昌義、昌義之裔貞重爲官內少輔、貞重子貞次爲豐前守、稱阪本氏、仕武田信玄、守駿河田中城、武田氏滅、仕德川家康、天正十八年、賜相摸深見田三百七十石、貞次子貞吉稱宮內、貞吉子重安稱小左衛門、重安子重治稱久五郎、天和元年四月、叙從五位下、任

日本藩史卷之八終

卷之八 阪本氏

○百廿七

○百廿六

正誤

四	丁	十二	行	位四ハ四位
十四	丁	二	行	經ハ輕
四十八	丁	九	行	寶ハ之
六十三	丁	十一	行	陸ハ陸
七十六	丁	三	行	(任三ノ任)ハ從
卷之一				
八	丁	二	行	椅ハ椅
八十九	丁	八	行	辨ハ測
三十九	丁	六	行	(任)ノ下(侍從)ヲ脱ス
四十六	丁	五	行	(逆逆然)ハ(逆然逆)
五十	丁	八	行	四ハ以
五十二	丁	初	行	戒敗ハ敗戒
全	丁	五	行	管ハ固
五十四	丁	二	行	裁ハ裁
五十五	丁	初	行	嘗ハ初
六十一	丁	七	行	保容ハ容保
六十二	丁	十	行	尾徒ハ退尾
六十三	丁	初	行	弟ハ第
卷之二				
八	丁	十一	行	稱ハ改
五	丁	五	行	鬼ハ卑
二十二	丁	五	行	七三ハ二七

七	丁	十	行	(族)ノ上ニ(命)ヲ脱ス
二十三	丁	九	行	陸ハ陸
五十二	丁	十一	行	考ハ老
七十五	丁	十二	行	齊匡ハ無子
八	丁	四	行	(達)ノ下(訖)ヲ脱ス
三十三	丁	四	行	攝ハ攝
四十四	丁	四	行	關ハ關
四十六	丁	九	行	配ハ赴
五十一	丁	三	行	弁ハ建
五十四	丁	初	行	喪ハ失
五十四	丁	八	行	健ハ部
五十九	丁	初	行	(大夫)ハ剛リ(卿)ヲ加フ
六十二	丁	十一	行	異ハ憲
六十二	丁	六	行	蓋ハ虛
十六	丁	六	行	(子)ノ下(典)ヲ脱ス
十六	丁	三	行	列ハ烈
二十六	丁	三	行	(知事)下(四年廢藩)ヲ加フ

明治十二年十二月五日脈權免許
同 十七年四月廿九日製本政御届
同年同月三十日出

編輯人

滋賀縣平民

北川 舜次
近江國栗太郡田村
六十一番地

出版人

滋賀縣平民

澤宗 治郎
滋賀郡大津丸屋町十
二番地

全

京都府平民

田中 治兵衛
下京區第五組大文字町
十二番地

全

藤井

孫兵衛

下京區第卅組大文字町
八番戶

全

大谷

仁兵衛

下京區第五組辨慶石町
廿五番戶

全

柳原

喜兵衛

東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
十四番地

全

岡島

真七

東區本町四丁目五十
九番地

印刷 大坂岡島活版所

篠川直 著

柏原藩史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柏原町（兵庫縣）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柏原町
（兵庫縣）鉛排本影印

柏原藩史

柏原廢藩史序

明治辛卯之春、余奉職司法、在豫州松山、篠川君奉職司獄、在日州宮崎、將罷官而歸鄉矣、君與余有舊、途訪余之寓、談及舊藩之事、余曰、藩固小事、固寡、然他日罷官得閑、則欲編我藩史、以備於遺忘、而世途役々、未能成其志也、篠川君拍手曰、有此哉言也、我雖驚下、自今敢盡微力於其間焉、余曰、君此語、先獲我心者、願君任之、蓋廢藩之際、古記舊志、十失七八、爾來月散歲亡矣、既二十年、茫乎有隔世之思、故至今編藩史、實爲至難之業、然君拮据奔走、自斷編零簡、訖墓碣口碑、博引旁搜、以明年冬遂脫稿、名曰柏原藩史、余取而見之、永祿以還、至明治廢藩、上下三百餘年、織田氏之盛衰、舊藩之事蹟、粲然可觀焉、於是乎余宿志始達矣、而篠川君之勞、終不可沒也、是爲序

明治甲午七月下浣

丹丘齋海津園叢書

例言

一此書記事、涉宇陀柏原兩藩之事、今名曰柏原藩史、起信雄公永祿十二年、冒北畠氏、至信親公明治四年廢藩而止、蓋如信長公勲業、世已知之、而長孫秀信公則滅絕於岐阜、故皆不復錄焉

一古書舊記中、齟齬矛盾、不符合者、則一採予所信、如其可否得失、固任讀者之意

一自寬永十二年、至元祿二年、五十餘年、君公與世子交代、一年在宇陀、一年在江邸也、自元祿三年、至文久二年、百七十餘年、以君公一年在江邸、一年在封國、爲例也、今每歲不記之、而夫人世子、諸公子、諸公女、皆常質在江邸也

一凡記公獵于某村、觀漁于某村、閱兵于某村之類、皆封內之領邑也

一凡公子之出繼他家、及公女之嫁他、無事故者、皆略之

一凡公初就封之年、必以巡視封內各村爲例、其無事故者、皆略之

一寬文中、江戸柳原上邸之罹干火災一回、(其以前不可考)爾後至天保十一年、下谷上邸之燒毀十三回、爾後三田小山上邸之燒毀二回、又寬文二年以來、淺草田町下邸之燒毀六回、無事故者、皆不記之

一凡藩士、官職之任免最多、而班次進級次之、犯罪處罰又次之、皆世祿世官、今不遑牧舉也、非事繫明君賢相、忠邪淑慝、興亡盛衰者、皆略之

一元祿寶永以前、藩士殺傷、互絕家者甚多、上士則記之、中士以下、皆略之

一凡封民之犯罪者、皆準擬干德川氏定例百條處之、非死刑、不記之

一凡封內之火災、唯記柏原町、餘皆略之

一文化以來、隔年封內豪農富商之賀正、及每歲君公送迎之類、皆略之

一凡封內各村、每有水害火災疫癘等、官輒賑救之、其封民之獻金穀物品者、亦非巨額、皆略之

一凡封內富豪甚多、今貨殖傳所載、特止柏原富豪、而略其他者、敢非有意而爾焉

遠出各村博搜記事者、非閑暇不能也、然他日暇則追記之、將補其不足者、讀者諒之

一予去年著織田家臣系譜、以便此書參照、讀者幸繙之、非無所相發明也、（藩史譜有不符合者皆以系譜爲誤記）

明治二十五年十二月

篠川直誌

柏原藩史

引用書目

織田氏系譜

信長公武鑑

織田軍記

北畠氏系譜

岐阜記

安土記

摠見記

織田眞記

大閣記

大平記

豐臣氏武鑑

難波戰記

大坂陣日記

日本王代記

政記

日本外史

宇陀日記

同拔萃

同分限帳

宇陀後悔物語

織田盛衰昔嘶

宇陀騷動記

和陽治乱記

丹波國名風土記

丹波古城覺書

丹波家興廢記錄

叔井家日記

赤井軍記

赤井直正碑文

明智軍記

丹波志

郷土史

多紀郡地誌

柏原日記

同拔萃

大和川普請覺書

細川騷動記

九曜記

信舊公親書寫

生駒家謾錄

秘命騷動記

篠川勉齋行狀記

永田家日記

濱路家日記

織田氏傳聞略錄

生駒寬栗日記

藩士由緒書

小島省齋行狀記

德川十五代

評定所手續書

田村看山昔話

藩士各家覺書

柏原叢誌

德川衰亡論

柏原藩史

丹波柏原 篠川 直 著

織田信雄公

桓武帝第五子、葛原親王三十二世孫、正二位右大臣、平信長公

二子、幼字茶筌、母生駒家宗(中務大輔)女、永祿十二年秋、太公將兵、攻北畠具教(權中納言、

薙髮稱不智齋)父子干大河內城(飯高郡)、十月和成、具教奉朝貢之命、且約養太公子以爲

嗣、於是具教退居三瀬、茶筌君出爲其子具房嗣、時年十二居船江城、織田信正

(掃部)津田秀成(半左工門)林豐前守安居將監天野周防守土方彥三郎飯田正家(半兵衛)

(衛)以下將士從之、北畠氏臣、瀧川雄規(兵部少輔)柘植三郎左工門爲執事、北畠氏姓

源出於村上帝第七子具平親王、世爲名卿、十一世孫北畠顯家、元弘中有功於南朝、其弟顯能延元中、任伊勢國司、世治多氣、具教即其八世孫也、具教始居大河內城、領南伊勢五郡、伊賀四郡、志摩二郡、大和二郡、合十三郡、北畠民族將、曰

木造具正(左衛門佐)田丸中務丞(田丸)大河內大膳亮(藤方)坂內刑部大輔(坂內)

大宮含忍齋(淺香)本多美作守(船江)森本飛彈守安保若狹守仁木伊賀守而其

四將曰澤但馬守秋山右近水谷式部少輔鳥屋尾石見守元龜二年夏茶筌君

加冠曰具豐改三介移大河內城與具教季女婚即具房妹也四年春具教密與

武田信玄足利義昭通謀將舉兵城三瀬焉而其君臣常疎待具豐君也會信玄

死事中止織田氏知而不問天正二年春具豐君叙從五位上任侍從改信雄秋

太公伐一向賊徒於長嶋信雄公將兵艦八十艘發桑名自南面攻之賊走長嶋

公攻大島悉燔殺城兵太公遂取長嶋城此役也織田信廣(大隅守)織田信次(右衛門)

津田秀成津田信成(東市)弟仙等皆戰死長嶋星合砦主星合利盛(右京)聞公之危

託砦事于妻直率衆赴援公由是得免三年春公移田丸城夏具房任左近衛中

將而致仕公任左近衛權中將先是北畠氏家臣與公臣隸竊搆邪四年十一月

終生鬪爭至是太公私命公誅具教父子及其族公與織田信正謀令瀧川雄親

長野左京輕野右京等殺具教及其兩兒子三瀨。具教時年四十八。池尻平左工門天野柘植等誅坂內刑部大輔干坂內城。大河內大膳亮干藤方城。以具房昏愚。公置而不問。後死於京師。織田信正以舍匿其餘孽。公亦令日置大膳斬之。是歲辟僧心藏主爲臣。更名曰佐々木高一。(小三)高一六角義賢四子也。初觀音寺城陷後。出爲僧。居大和菅野村安王寺。至是爲親臣。後以高一爲將。賜三千貫邑。五年春。太公率諸將攻雜賀孫一千紀伊。公與兄信忠。(左近衛)弟神戶信孝。(三七)叔父長野信包。(上野)諸君隨之。各將一面。雜賀降。北畠具親視公之不在也。舉兵據森城。鳥屋尾右近家木主水以下多屬之。初具教有弟曰具正。出爲木造具政。(左將)嗣任中將。曰具親。爲南部東門院主。具教之被殺也。走伊賀。竊蓄髮。至是歸伊勢。誘將士。三瀨多氣等八城應之。公聞之急歸伊勢。令瀧川柘植長野日置等七將討之。澤秋山等率兵來會。悉復諸城。鳥屋尾家木以下皆戰死。具親走安藝。倚毛利輝元。六月公叙從四位下。尋叙從三位。六年四月吉川元春。(駿河守)小早川隆

景_(守筑前)等率兵五萬圍播磨上月、公與信忠信孝信包津田勝長_(源三郎)諸君赴之、援羽柴秀吉_(守筑前)分兵向神吉志方、公攻志方、七月城陷、八月至安土、尋歸伊勢、冬太公攻荒木村重_(攝津守)、干伊丹城、公與信忠信孝信包諸君隨之、七年三月公與信忠信孝二君歸休干安土、四月復與二君赴三木、援秀吉、七月赴伊丹、九月公私歸伊勢、以兵一萬五千伐伊賀、先是族將仁木長政_(伊賀守)亡後、諸豪集黨叛公、據諸城、其黨下山甲斐來伊丹、謂伊賀可擊之狀、且曰、臣請爲之嚮導矣、公因伐之也、分兵爲二隊、公率其一向名張、柘植日置等率其一向塲尾、二道賊據峻死闘、銃丸如雨、我兵多死傷、而下山不爲竭力、公怒捕下山下獄、急收兵、澤秋山殿退、柘植爲賊所獲、柘植初爲木造具正將、永祿中仕公、至是所殺、下山自嚙舌死、干獄中、太公聞之怒、以書責公、八年夏公與信忠君觀干安土、太公賜其邸地、干安土、公命起工、獲僧湛經爲臣、改稱田中清安_(道也)、寵任之、尋歸伊勢、冬公出獵、金錢奉行僧玄智乘公之不在、竊取貨財、放火燔城而逃、乃捕玄智鋸斷其首、於

是新城於松嶋（飯高郡）造五層天主閣居焉、九年正月十五日太公始舉爆竹調馬之典（俗曰左義長集新年松柏及當面繩堆積之束竹數竿立之其上且）於安土、公與信孝信包津田長益津田信澄諸君及諸將以下馬廻數百騎、盛服跨馬而出、皆穿黑衣、被防火巾、如援火者狀、再三馳驅其周圍、尋巡近傍市街而還、遠近觀者蜩集、二月公與信忠信孝二君從太公行京師、由帝觀調馬也、七月公與二君省干安土、太公各賜寶劍、八月伊賀諸豪又起、太公令公率諸將伐之、瀧川一益（左近將）向甲賀、蒲生氏鄉（飛彈守）丹羽長秀（五郎左）向塲尾、堀秀政（久太郎）瀧川雄親由信樂、信孝信包二君由長野、筒井順慶由笠置、公以中軍向塲尾、諸城悉陷、太公賜三郡于公、一郡于信包、公亦更賜上野于雄親、柘植于池尻某、平樂寺于仁木友梅、其他賞功有差、十月太公與信忠君巡視伊賀、公與信包君嚮導之、十年正月公觀干安土爆竹調馬之典如舊、自是公每歲以爲恒例（後世柏原移封）太公將西征毛利氏、五月二十九日發安土、至京師陣本能寺、信忠君從之陣妙覺寺、六

月朔公遣鬼頭內藏助干京師問父兄起居三日鬼頭途至山科聞本能寺變急鞭馬馳歸松嶋報之公不信以鬼頭爲病狂令佐々木高一就其家視之高一還報曰非狂發也公始信之四日凶報頻臻公欲赴京師討光秀復讐時年二十五雄親等諫曰光秀無狀旣謀此叛逆且諸將之向背亦未可知宜視察京師動靜與諸將共進軍也公不聽直令出兵五日親將兵二萬發松嶋八日至鈴鹿時蒲生賢秀（右工門太夫）馳使請曰四日夜明智光春旣入安土臣等倉皇迎夫人齋藤氏等於我日野城守之而光春亦將率兵四千來攻城兵僅一千請賜援兵於是公分兵六千急赴援是以光春不敢迫日野九日公移陣於土山偶伊賀餘黨又起攻池尻平樂寺等諸城是日仁木池尻等請援公亦令瀧川天野秋山等分兵七千餘伐之以兵漸寡公不能獨進討光秀也十三日秀吉旣誅光秀自是諸將多服秀吉秀吉威望日熾十六日公迎齋藤氏等于土山奉之赴清洲信孝君又會之公嘗與君有隙初君之庶母坂氏以家本賤生君于熱田祠官岡本某家蓋生

日先公二十餘日、然以告知之遲延也、太公以公爲仲、以君爲叔、君長而有英氣、聞之常慨然曰、我爲仲、彼爲叔、而我在彼後、他日有事、則出其右耳、爾來仇視公、至是告諸將曰、我加山崎之戰、既報父兄之讐、今也爲太公嗣者、非我而誰、自是兄弟漸相惡、二十日諸將會于清洲、爲定太公繼嗣也、柴田勝家(修理進)羽柴秀吉池田信輝(紀伊守)丹羽長秀瀧川一益佐々成政(內藏助)森長一(三左工門尉)佐久間信盛(玄蕃頭)前田利家(又左工門尉)蒲生賢秀細川藤孝(兵部太輔)筒井順慶中川清秀(清兵衛)金森長近(五郎)高山長房(右近)鹽川國滿(伯耆守)堀秀政黑田孝高(官兵衛)山路正國(將監)生駒親正(雅樂正)氏家國友(常陸介)水野忠正(右工門太夫)稻葉通朝(主殿介)不破氏仲(彦)竹中重治(半兵衛)原氏光(彦次郎)神保宗治(安藝守)尾藤知次(上野介)等六十八人聚議不決、勝家一益等曰、宜立信孝君也、一益妻勝家妹、而信孝君、一益之女婿也、信輝賢秀等曰、宜立信雄君也、秀吉曰、信雄君冒北畠氏、信孝君冒神戶氏、皆不可立、太公長孫三法師君在焉、豈有措之而求于他之理乎、勝家盛政等憤秀吉豪邁、其陰懷

纂奪之志將斬之諸將居間和解之順慶曰今信雄信孝二君如立其一則速天下之亂也不如立三法師君而二君攝政也議遂決之七月二日諸將再會焉則立三法師君爲嗣年甫三歲命曰秀信築假館于安土居焉奉以近江三十萬石以長谷川宗仁(丹波守)前田立意(德善院)爲傅公及信孝右攝政勝家秀吉信輝長秀大老職如故以俟秀信君之長是日勝家盛政又謀殺秀吉不果十日三會焉賞山崎戰功賜地千諸將是日勝家以謾言挑秀吉長秀附秀吉耳語曰宜斬勝家也秀吉哂而不答盛政又凌辱秀吉十三日諸將皆發清洲就國是月公自松嶋移清洲領伊賀志摩尾張南伊勢大和二郡合百萬石信孝君領美濃五十萬石公賜松嶋千津川義冬(玄蕃頭)秀吉與勝家信輝長秀更置吏于京師而秀吉獨爲政京畿二十二日秀吉行太公父子五十日祭於京師諸將以下人民皆信秀吉不知其懷纂奪之志也是日細川藤孝斷髮稱幽齋九月秀吉將改葬大公於京師大德寺報之遠近侯伯實欲激勝家一益等啓毀也十月秀吉昇叙官爵因請

追贈信長公、正親町帝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十五日諸將以下、會葬者三千餘人、喪服者千餘人、觀者如堵、秀吉豫伏大兵、以備不虞、而奉幼主自進將拜、勝家大聲呼曰、信孝君有戰功于山崎、宜推君先拜焉、岡田重善（長門守、星崎城主）又勵聲曰、請待矣、右府二子信雄公在焉、盡使公先拜焉、秀吉怒曰、幼主秀信君未拜也、二豎何無禮、勝家怒曰、如信忠君之廟、幼主先拜之可也、今也右府之廟、而以孫先子豈可耶、秀吉勝家互相罵詈不止、時伏兵出、至於寺門、秀吉遂奉幼主而先拜、二十日幼主及公以下諸將、皆發京師、就國、當此時秀吉領四國、々富兵強、威權獨盛、信孝君怒曰、我家奴輩、舍長立幼、以攫取遺地、纂竊之勢既成矣、不速誅之、後不復可制、十一月密與勝家一益成政、氏家國友、稻葉通朝等謀、約期將夾攻秀吉及公、是以秀吉深結公、告公曰、信孝君既叛幼主、請討之、公聽之、秀吉乃令信輝順慶清秀細川忠興（與一郎）等率兵五萬攻信孝君于岐阜、國友通朝皆降、信孝君佯媾和、蓋俟北陸雪解、勝家得進軍之時也、十一年正月公朝安土、秀

吉議曰、及雪未解、取一益、及雪已解、誅勝家也。公乃與秀吉將諸將攻一益、干長嶋。二月一益降、勝家出軍于柳瀨。秀吉自赴當之。四月信孝君復舉兵、秀吉諸將率二萬人圍岐阜、日夜攻之。是月佐久間盛政敗于賤岳、與柴田勝久俱所捕、勝家退。自及干北莊。勝家盛政皆織田氏重臣、盛政佐久間信盛長子、而勝久勝家甥也。五月信孝君聞之、自及干內海大御堂寺、織田信兼幸田孝之、以下五十餘人皆殉之。是月秀吉徙秀信君于岐阜、奉以美濃三十萬石、與一益地二十六萬石。干公於是公賜神戶干林與五郎、峯干佐久間勝正。(守河)長嶋干天野周防守、薦野干土方雄久。(守河內)信孝君既亡、公孤立、秀吉復欲激公而除之、屢流言曰、羽柴將不利北畠氏。公怒將討秀吉。十二月招信輝長秀以下諸將、信輝等皆黨秀吉。不至。十二年正月諸將賀正於安土、亦至公邸而賀之、獨秀吉不來。公怒詰之、諸將和解之。盟三井寺而還。公將津川義冬、瀧川雄親、岡田重善、淺井多宮丸。(安)皆驍勇、雄親告公曰、臣願不誅猴奴、則北畠氏之存亡未可知也。請遣人刺之。

公曰可、乃密與四將謀、既而謀泄焉、秀吉意以爲、不除四將、則不可以逞也、二月召義冬以下四將于大坂、故歛接義冬、重善多宮丸、特疎雄親、雄親因以爲、漏泄秘計者即三人也、三月四將皆歸、時公巡視長嶋、雄親即夜赴焉、讒三人于公、公怒、明日三人復命、公不信其言、越明日公召三人、既至、飯田正家斬義冬于廊下、義冬妻具教四女也、土方雄氏（丹後守）、搏重善于路、寢、公親進斬之、正家雄氏又斬多宮丸于廊下、而加賜義冬邑松嶋、于雄親、雄親北畠氏族、木造具政三子、具政北畠顯能長子、木造顯俊七世孫也、雄親自幼出爲僧、住源城寺、性敏捷驍勇、有言語、木造將柘植勸之還俗、命名曰木造雄利、柘植歛接常與之議事、雄利嘗至瀧川一益、一益喜其辨口、命冒瀧川氏、永祿中仕公、任下總守、是月公令正家請德川家康（從三位參議）曰、既誅三將、與秀吉絕、彼必怒而來、請賜援兵、家康諾之、既而秀吉將大軍來攻、初雄親送質於秀吉、秀吉屬之脇坂安治、雄親之去大坂也、詐奪而歸、至是雄親守其邑上野城、安治怒率二十人入伊賀、募集土兵、夜襲其城、

雄親走松嶋、安治守伊賀、十四日家康親將至清洲、令修小牧故壘、與公俱軍焉。
秀吉陣犬山、四月秀吉四將信輝等襲三河、家康與公俱尾擊、大敗之、干長湫、家
康麾下永井重勝刺信輝、大須賀康高砲卒丸森長可、信輝長子之助(守紀伊)決戰
而死、秀吉怒以數萬騎向長湫、二公既入小牧、秀吉引兵還樂田、五月退陣大垣、
六月家康歸岡崎、自是公轉戰于美濃、伊勢、尾張之間、秀吉分所侵奪之地于諸
將、與伊賀干筒井定次(守伊賀)、志摩干九鬼嘉隆(守大隅)、伊勢神戶峯利井國分等
干生駒親正、松嶋干蒲生氏鄉、大和二郡干弟羽柴秀長(守美濃)、八月佐々成政起
兵于富山、以遙應公、攻前田利家不克、十一月秀吉入伊勢陣羽津、公出陣桑名、
家康將來援之、秀吉聞之急使富田左近將監津田信季(準人)、請和、公許之、十一
日盟于桑名、矢田河原、家康至清洲、聞之憮然、雄親既所奪其邑上野及松嶋、至
是秀吉密招雄親、雄親赴大阪、秀吉與以伊勢神戶二萬石、改曰羽柴勝雅、十三
年春公悔殺義冬等三將、搜索其遺族將祿之、初丹羽長秀頗信秀吉、枉意助之、

至是知其志在篡竊、大悔託疾自殺、秋秀吉還生駒親正于讚岐、還其地于公、令公止領百萬石、而奪其餘、公叙正三位、任權中納言、是歲辟谷忠親（長八郎）爲臣、忠親重親曾孫也、後賜五千貫邑、居岩倉城、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賜生駒氏、十四年公叙從二位、是歲辟岡田重善族重綱（年四郎）爲近臣、繼重善後、明年公陞正二位內大臣、十六年夏後陽成帝幸聚樂第、公與秀吉家康等爲後拒、十八年春秀吉攻北條氏政（右京太夫）于小田原、公與福嶋正則蒲生氏鄉細川忠興等將兵四萬（公兵二萬五千、他兵一萬五千）取伊豆南道、圍北條氏規（美濃守）于韭山、攻之、氏規氏政弟而有智勇、善防戰、我兵多死傷、一日秀吉巡視至我陣、望見其城、嘆賞之曰、吾聞早雲之居城也、可謂頗據要害者矣、近攻之則傷我兵、宜遠圍之而待時也、諸將乃休戰、七月八日氏政自歿、小田原平、韭山從降、秀吉以關東八國與家康、舉家康地（三河遠江駿河）賜公、公辭曰、尾張伊勢吾故國也、得領之則既多矣、豈敢膺大封、秀吉怒曰、卿才不可以爲民上、吾特以右府子厚封卿、今尙薄之乎、遂奪其國、遂公

干下野鳥山從之者佐々木高一生駒範親田中清安星合利昌岡田重綱平手
長野種村丸山勝川柘植村尾等十二人及輕卒友田草葉岸等數人耳星合利
盛自小田原馳歸依囑舊封豪民致貨財于公秀吉又令人暗殺公家康密報之公
々乘夜奔奈須薙髮稱常眞改冒織田氏又移武藏熊谷明年移出羽秋田及莊
內居二月家康又密報曰今也事屬既往不必居僻遠之地也自是公歸伊勢朝
熊無幾至伊豫道後寓石手寺文祿元年秀吉家康在肥前名古屋一日家康從
容曰不知織田常眞今何在平秀吉近臣答曰在伊豫也家康曰宜急招常眞予
爲和解之秀吉乃召公々至名古屋家康和解之秀吉乃賜公世子秀雄(三法)君
以越前大野五萬石而附百石干安土摠見寺二年家康與公共還伏見勸居伏
見而家康屢來其寓圍碁慶長元年世子叙從四位下任參議三年秋秀吉薨五
年夏秀賴增築摠見寺堂宇秋石田三成招公于大坂公辭之三成促之不止公
逃移山城醍醐七年家康加賜百二十石干摠見寺八月北畠親顯卒先是朝廷

悼北畠氏之廢絕、更詔中院通勝(中納言)二子、再興北畠氏、曰親顯、叙正四位下、任左近衛中將、至是親顯卒、北畠氏再絕、秋世子卒、無嗣國除、公移大坂、秀賴母淀君、迎居天滿第、淀君母織田氏、公之姑也、秀賴給公以千人口、明年春、摠見寺僧剛可死、將軍告公曰、摠見寺守僧、宜世出於右府族也、公乃令信包次子壽圭任之、爲之摠見寺第二世、後世依之、我公常撰之宗族中也、十九年九月、秀賴請公曰、吾以騎兵五百、隸卿願卿宜急來居城中也、公佯答曰、諸藩亡命者、非素拊循、恐不從我指揮、我故國舊臣、多在近地、召集之、請待之、淀君又將令公誅片桐且元(正市)、公佯諾、時家康自駿府令曰、付津田小平太來曰、宜去大坂而移京師也、公諾之、十七日、秀賴使赤座內膳正薄田隼人正淀君二位局、就第促之、公將奔京師、密令清安行京師、告情于京尹板倉勝重(伊賀守)、又令範親告之、且元、且元聞之、直走其邑茨木、明日舊臣上條又八密自城中馳來曰、詰且將攻天滿第、宜速去也、當此時、內外騷擾、途梗不通、公令高一、緣秀賴船奉行永田正廣(傳左工門)、艤舟積

柴蔽之、公入其底、高一範、親以下從之、即夜溯淀川向京師、京尹勝重率五十騎迎公于途、二十日公入京師龍安寺、家康聞之大喜、自是常給經費、關西侯伯每謁駿府、家康輒問曰、途過干常眞乎、宜往還過而存問焉、自是關西侯伯多來、皆以太刀馬代謁公、元和元年正月家康賜公北野第、五月大坂城陷、天下平、七月家康自伏見使津田小平太來曰、家康素欲贈公以大封、然壤地不足、大負宿志、今爲供飼馬之資、大和宇陀一郡爲沐浴邑、上野甘樂郡小幡、合五萬石以爲進贈、公謹謝其厚意、廿三日勝重來曰、今贈以五萬石、而家康故不付記章者、所以遇公異于他侯伯也、請領之、

(字陀郡春日、岩室、本鄉、東庄、關戶、宮奧、黑木、西山、狹間、大藏、嬉河原、馬取、柿中庄、半阪、麻生田、芝生、小付、柴瓦、野依、內原、今井、雨師、五津、

篠野、檜牧、井足、足立、平尾、塚脇、下竹、比布、福西、高塚、池上、栗谷、母里、銚子、拾藤井、石田、岩清水、才辻、山口、守道、白鳥居、三宮寺、岩崎、和田、稻戶、古市場、上品、小和田、佐倉、駒歸、宇賀志、東鄉、下芳野、上芳野、入谷、松井、平井、別所、大貝、山路、澤見、田、大神、大澤、內牧、八瀧、諸木、野、赤嶺、荷坂、室生、田口、山精、百又、菅野、神末、上屋原、鹽井、太良路、今井、小長尾、掛、長野、葛、伊賀見、瀧口、西谷、瀧谷、砥取、山邊、長峯、赤瀬、戒場、額井、福地、萩原、合九十九村、高三萬二千三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三合、及小幡二萬石也、)而公不赴任宇陀、又不朝覲江戶、猶在北野、常放

鷹以自娛、立一子信良(勝法)君爲世子、八月世子赴江戶、任兵部少輔、賜其邸六

千餘步於柳原坊九月朔以佐々木高一生駒範親爲老職賜祿各千五百石以
田中清安生駒正勝生駒則且爲中老賜清安六百五十石正勝則且各二百石
正勝高一長子則且範親長子也岡田重綱星合利昌爲物頭各賜三百石神重
久真柄良光中川宗正各二百石林正道百石爲弓旗及長柄奉行生駒重玄（範親）
（二子）田中宗興（清安長子）田中正興（清安二子）岡田重勝（重綱長子）各百石爲近習如舊丸山正利
勝川正光種村村尾田邊柘野池添佐敷等給稟米友田草葉岸青井松本等爲
門卒是月賜千賀道的祿三百石永田正廣百五十石而範親正勝清安重綱利
昌重久良光宗正正廣正通等皆赴宇陀松山以新町篠川重綱家爲公議所高
一則且近臣以下從公北野是歲於宇陀賜片岡政道二百五十石岡田政直百
石爲代官以吉池某爲調馬吏築館於松山町西蓋宇陀之地爲皇邑久矣及王
綱解紐武門專權源賴賢（下野守）領宇陀郡賴賢賴政五子賴長男始城於山邊村
子孫居之後醍醐帝時爲南朝屬邑享德中北畠氏將澤將監秋山右近芳野兵

部分領之。天文中秋山直國城於春日村山，名曰松山城，故或稱秋山城。天正七年太公賜之伊藤義之。（掃部頭）十二年秀吉賜之弟秀長，明年加藤光泰。（遠江守）領之，無幾羽田長門守多賀出雲守福島正賴。（掃部頭）相次居焉。慶長十九年禰正賴封，明年爲我公有也。公常好放鷹，是歲家康亦貸與放鷹地二萬石於河內攝津，公辟山村作藏森村市助田口彌藏爲放鷹地守吏。小松原勘平須佐美清八等爲輕卒。二年正月公赴駿府賀正，高一範親正勝則且皆從之，稽留四日，家康大饗我君臣，爲張散樂，臨別固約再會。公尋行江戶，歸途過之，家康有疾，遂不果約。冬世子叙正五位下，任侍從，尋叙從四位下。公以小幡二萬石賜世子，是歲小久江鳩岡柳川等爲輕卒。九年秋，摠見寺壽圭死，公以織田信尙子宗哲繼之，爲之第三世。冬世子任左近衛權少將。寬永二年秋清安死，子宗興。（五郎兵衛）爲中老，性聰明豪爽。三年夏世子卒於江邸，年四十三，謚曰心芳。公以長孫百助君猶幼，四子信爲五子良雄二君羸弱，皆不可爲嗣也，謀後嗣于老臣，皆對曰：第六子高長君，當立。

爲世子也、公拍掌曰、先獲孤心矣、於是使正勝行加賀、告之于前田利常、尋行江戶、告之于閣老、秀忠召正勝親問情、許之、乃令高長君從加賀直行江戶、立爲世子、冬公再至江戶、謁秀忠而還、秀忠優遇之、四年七月世子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兼出雲守、七年四月公疾病、晦日薨、年七十三、遺命葬于宇陀郡室生村室生寺、諡曰德源、世子賜室生村高五十石、干室生寺、室生寺蓋巨剎也、其地久爲北畠國司之領邑、故北畠氏墳塋亦在焉、初公繼北畠氏、今偶然領宇陀、是以公遺言葬埋于此地、然以室生寺與松山相距甚遠、世子命移北野館、更建一寺于岩屋村、稱長泉山德源寺、復賜岩屋村高五十石、干德源寺與松山漸相近、公夫人北畠氏生秀雄君及一女、夙卒、後娶木造具政女、生信良君、妾織田信清（下野守）女、生高雄君及四女、高雄君夭、妾織田長利（又十郎）女、生信爲良雄二君、妾久保三右工門（初仕太公、後仕前田利家）女、生高長君、公徽章用蝶（從平氏時所正章）瓜（斯波義良所賜）桐（足利賜之章義照）重畫（足利義昭所賜太公）等、又旗用黃色無字章、則太公之所定也、正親町帝

嘗賜旗于太公、其色黃纁纁、而太公加無字章、蓋取天下無敵之義、太公時兵士
胄章皆用一字、蓋取能一之義、而馬表用朱日章、又使赤母衣騎傳令、凡此數
事、後世子孫皆由之不革、至是德川氏收放鷹地、賜宇陀三萬餘石於高長君、小
幡二萬石於百助君、分爲兩家、以宇陀爲正統、而小幡爲支族、（元祿七年以前武
鑑皆以小幡爲支

族上下象
庶所共識

直謹按、公爲秀吉所奪國者、其以在難地也、直嘗讀日本外史、曰信雄暗弱
不能制馭秀吉、直信之多年矣、今也集古書、見其言行、資性寬度、勤勉國事、
臨戰不懼、蓋其才力、在中人以上也、抑信長公秀吉家康、皆古今絕世之英
才、而當時侯伯諸將、亦皆一時之俊傑也、敵於秀吉、而不爲其所制者、獨有
家康耳、故以其班位論之、則固不得不謂暗弱也、然以不能制馭秀吉、不可
槩言之暗弱也、豈後世所謂侯伯長於深宮、柔懦暗弱之比乎、今如指非上
智者、曰下愚也、理則然、實則不然矣、予鄉人常曰、惜哉小田原之役、公喜受

家康故地、則不失國家也、直曰不然、秀吉之欲除公也久矣、非敢辭新封與否也、當時公假令甘受之、而秀吉何俟期月乎、公所以不免其虐待者、則在小牧之役也、小牧之役、則公以爲信長公之二子也、蓋令公云、則太公亡後、我家之猴奴、漸次篡竊、而無所底止、尙欲滅我、是以或將討之、或謀遣刺客也、令秀吉云、則本能寺之變故、天授霸業於我也、信雄以舊君之二子、或有佐之而妨我霸業者、是以我激之、欲令彼先舉兵、而後除之也、遂發爲小牧之役也、公如太公亡後、頓臣從秀吉、以計保全其國、則當時將士鄙之、皆果離散矣、不然則殺公矣、是不戰而失國者也、故曰小牧之役、勢之所不免也、家康有義、佐公戰克、且如佐々成政之舉兵、丹羽長秀之自殺、皆所以秀吉之掣蹙、而他日公愈不免其虐待也、秀吉悟除公之早也、陰招其將瀧川雄親、陽令公屢昇叙官爵、而深結家康、小田原旣平、徙家康于江戶、此多年所待、除公之機也、豈關於辭新封與否乎、故曰公所奪國者、以在難地也、獨家康

知之以故爾來密保護公者可謂至矣蓋我國之歷史以政記及日本外史爲正世人頗信之然其記事往往有與舊書違者直請辨之外史曰賢秀遣使伊賀求援於信雄信雄危疑不發賢秀送質信雄乃出云々此恐誤矣蓋公時在伊勢飯高郡松島城（大閤記書長島長松誤字）未嘗居於伊賀也公聞本能寺之變欲復仇六月五日將兵發松島八日至鈴鹿時賢秀求援公素將赴京師然以日野之急速遣兵六千是以光春不迫日野偶伊賀餘黨起又出兵七千餘以故不能進京師也當時公何有危疑不發乎既發也又賢秀急旦夕何遣使於伊賀以其不諾更爲送質等之迂乎又曰十月秀吉告公族諸將葬于大德寺無來會者秀吉自爲喪主云々又誤矣公族者幼主及公信孝長益君諸將者勝家長秀以下數十名皆會之而秀吉自抱幼主爲喪主也又曰信雄圍岐阜城兵潰云々又誤矣自四月信孝君再起兵秀吉兵二萬餘圍岐阜二十五日以還以兵六萬日夜攻之也又曰慶長之初秀信已長

秀吉徙之岐阜云々、又誤矣、天正十一年五月、信孝君自歿、秀吉以是月、已徙秀信君于岐阜、幼君輔佐之虛名、僅不待一年、其間有十四五年之差也、又曰、三成誅信雄、事成復封尾張、信雄乃應之云々、又誤矣、舊書無此事、且當時公世子、領大野五萬石、公何爲金若銀千枚、應其請乎、又曰、秀雄卒無嗣、德川氏收其封、不問信雄云々、當時諸侯無嗣國除者皆然、未有令其尊長襲封國者也、以下記織田氏四家、其違干事情、不可枚舉也、元和之初、家康賜公、以宇陀五萬石、公曩無罪而失大封、今無功而得五萬石、其失以在難地也、而其得以嘗在難地、遭虐待也、皆因太公之勳功、與家康之信義矣、而如外史所言、則信輝賢秀等、何謂以公爲太公嗣乎、秀吉豈欲除之乎、而家康又何給萬石乎

高長公

信雄公第六子、幼字乱磨、從四位下侍從出雲守、寬永七年七月嗣立於宇陀、性穎悟端正、善擊劍、天正十八年公生清洲、以其生於乱世、命名曰乱磨、

三歲倚兄秀雄君于越前大野十一歲與仲兄信良君客于細川忠興後忠興令
公守龍王（今豐前宇佐郡龍王村城趾是也）時田中清安傳之藤田正就山室昌榮等屬之一日
微行遭事斬人避難移加賀改曰佐山右近客于前田利長（中納言）利長夫人公之
姑也利長與越中三千石於公管與力一隊慶長十九年冬從前田利常軍大坂
明年五月再從之七日利常爲右先鋒公與大野治房兵戰縱橫奮進身親斬敵
獲首級時年二十六自是爲利常將任伊賀守曰忠直元和四年娶利常將富田
越後守女六年夫人生男稱右近寬永三年公及爲信雄公嗣携夫人及右近君
發加賀時爲公臣者淺津重俊（三百石）藤田正就（百七十石）三宅政基（百七十石）大野政德（二百石）
磯野盛直山室昌榮三輪祐清藤田正義堅荻野左源太等皆從之後世稱之
曰加賀衆稱信雄公臣曰古參衆稱爾後臣曰新參衆而重俊正就正德正義皆
嘗從公于大坂役者也九月公赴江邸謁將軍秀忠老臣生駒範親生駒正勝又
謁將軍所謂孤卿也自元和二年至是所新選之臣皆付之千小幡是歲辟平山

忠矩爲公儀役、賜祿二百石、又賜生駒重立二百石、岡田道可伊藤高宗各百石、松原尙久竹河政友他十餘名、(後皆絕家於宇陀畧之)給稟米、四年七月公叙任官爵、八月辟瀧量基爲寶藏院流槍技師範、賜祿三百石、又賜本間忠經二百石、田村久德百五十石、佐々直近八十石、下田忠政六十石、奥野某他八名、(皆絕家於宇陀畧之)給稟米、十月賜磯野盛直百石、加淺津重俊百石、藤田正就八十石、三宅政基五十石、大野正德八十石、五年夏信爲君叙從五位上侍從、任伊豫守、七年四月聞父公病、發江邸至北野、五月護其遺骸而始至宇陀、七月即位也、中內行基前川辰重等數名爲輕卒、八月公赴江邸、八年五月還宇陀、六月辟沖政道於加賀、爲物頭、賜二百石、田中正興物頭、山田勝定旗奉行、各賜二百石、橫井周伯爲侍醫、百五十石、秋公立右近君爲世子、先是小幡之臣與宇陀爭本支、紛議不和、高一以公爲大宗、以百助君爲小宗、前田利常細川忠利(越中守)與之、範親曰、否、信良君於公爲兄、其長子百助君猶幼冲、然宗家嫡嗣、決不可紊也、德川忠長(駿河大納言)島津綱久

（薩摩守）與之、五月小幡臣、遂訴之干幕府、十月幕府命公爲宗家、小幡爲支家也、而兩家私論爭、尙不歇、九年正月世子年甫十三、登營賀正、閣老令世子爲惣禮、將軍家光質之曰、右近內府長孫也、居惣禮則不可也、乃更爲獨禮、列侯始知其爲右族、右近曰長賴公也、是月十一日、公祭父信雄公冑、（其冑形徽也）令中士以上正服拜之、自是每歲以爲恒例、至明治廢藩不革、十年佐々木高一死、子正勝（主水）嗣十一年春以山室昌榮爲百石代官、秋辟吉村氏時爲二百石馬廻、十月淺津重俊爲中老五百石、藤田正就爲組頭三百石、改姓中山、後又加五十石、是月辟牧野重次爲江邸留守、賜二百石、山脇重安爲馬廻、賜百三十石、幕府課侯伯治江戶城濠、我公所任者、神田橋南北十六間餘、高八間、取石於伊豆築之、十二年春辟氏時父氏勝、賜二百石、氏勝妻、生駒家宗女、即信雄公母氏妹也、夏家光定侯伯參觀之制、自是公與世子交代、一年在宇陀、一年在江邸、以三月二十三日爲參觀發駕之期、十三年三月、城濠役竣、是月辟竹延貞賴以下四名爲下士、增加

輕卒十餘名、十五年辟渡邊正常爲馬廻二百石、十八年生駒範親死、子則且嗣、
(改三左工門)十九年春、召還生駒重玄、賜三百石、重玄性豪邁濶達、嘗有事諫公、公怒、
逐之、至是悔之、加百石而召還、自是信任之、爲中老、後又加百石、三月公赴江邸、
慶安元年春、世子叙從四位下、任山城守、是歲瀧量基死、賜長子量堅二百石、二
子量政百石、分爲二家、各命槍法師範、二年春、幕府將有事於增上寺、閣老令公
守衛焉、家光聞之曰、內府之嗣、可待以賓位、何命役使乎、召公謝曰、謬矣、然令旣
發、今難遽改、請枉一爲之、是歲三輪祐清爲百石、三年秋、支家織田信昌(兵部少輔)卒、
公令四子長久(左門)君、出繼其後、自是兩家稍和解、四年夏、公給津田尙定(外記)、以
祿五百石、賓待之、尙定信爲君長子、而信雄公孫也、秋、辟長谷又八平野友八爲
下士、承應二年、辟大井泰次爲使番、賜百五十石、辟菊澤貞則池畑九助爲下士、
三年、三子長政(數馬)君、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明曆元年、生駒正勝死、子正興嗣、
(改主水)萬治元年春、公加賜千賀長房二百石、爲五百石、更冒津田氏、稱內藏介、賓

待之、長房公五子、幼曰長吉君、公嘗令千賀道的、養之、道的死、長吉君既襲其祿、三百石、後改賴房、至是千賀氏絕矣、公赴江邸、辟小檜山傳助爲下士、是歲田中宗興致仕、子宗氏嗣（改五郎兵衛）、十二月公致仕、明年還宇陀、老於長山、長山在宇陀市街坤位、薙髮稱一岩、夫人富田氏、嘗生長賴君及二女、妾生勝廣（右馬助）、長政長久長房四君、及四女、世子嗣。

長賴公

高長公世子、幼字右近、從四位下山城守、萬治二年嗣立、生駒則且生

駒正興、謁將軍家綱、三年秋分、與弟長政采地、給以福地外八村

（砥取、西谷、瀧口、長峯、赤瀬、額井、瀧谷）

（城）三千石、令中山尙忠田村久德爲之家宰、自是藩領爲二萬八千餘石、其收穫

一萬六千五百餘石、蓋六公四民、上下各餘裕者、以古檢制也、元和以還藩士祿制、物頭以上以土地、以下給百石、以廩米四十石也、冬公任侍從、四年春京師知積院、謫賢有罪、幕府始託謫賢於我邸、寬文二年夏、幕府賜下邸四千八百五十步於淺草田町、三年春告幕府、發行紙幣、命保印千篠川重綱爲中士三十石三

口四年正月元日、公御正廳津田賴房津田尙定賀正、(老職)生駒則且、生駒正興、(中老)淺津重滿、生駒重玄、田中宗氏、

優待津田定房、生駒則親、淺津重保、佐々高俊、三輪祐清、中山正朝、(物頭)田中正興、村尾貞廣、津田玄長、山田勝政、弓奉行瀧量堅、(旗奉行)沖政道、(長柄奉行)山田柔親、瀧量政、(郡町奉行)梶川忠康、山田勝貞、早川重元、(目付)岡野利氏、中條政友、永田廣昌、三宅政良、大井泰次、岡島仁右、工門、佐々宗明、速水藤左衛門、(馬廻)森孫右衛門、平山忠辰、片岡政威、小澤十郎兵衛、水野良昌、磯野盛秋、嶺清兵衛、本間忠國、永田廣秋、渡邊正景、前田次右衛門、岡田重矩、瀧量秀、平手政年、本間忠照、種村彌右衛門、田中安定、牧野正春、九里政道、伊藤高勝、中山正峯、吉村氏勝、佐山衛門八、中川公弘、山室昌榮、林八右衛門、永田廣道、給人三輪正勝、田中直興、沖政良、大串助右衛門、中條友次、嶺多右工門、村尾貞弘、速水七郎右工門、磯野盛重、伊坂與兵衛、萩野季高、奥野助左工門、猪野新兵衛、勝川六右衛門、山脇重方、(近習)山田勝喜、津田勝尙、生駒玄矩、淺津吉十郎、梶川太郎八、早川清五郎、三宅彌市郎、佐々兵太郎、渡邊市三郎、九里又八、永田忠兵衛、橫井順庵、山田市十郎、大井市之丞、森十三郎、(中士)小澤權十郎、林庄之助、井上三之助、橫井周伯、木村假庵、岡田道可、梶川新左右工門、辻村善兵衛、高岡十助、河合加右工門、田邊照勝、藤田正義、野崎勘左工門、猪野新右工門、山口清左工門、平井藤左工門、松原惣右工門、高岡文右工門、村田庄右工門、戶柴孫兵衛、田寺安左工門、淺井爲昌、瀧清右工門、原田新七郎、藤田安兵衛、水谷平兵衛、平井九左工門、三宅權左工門、小槍山傳右工門、川島小兵衛、藤江勘助、三宅理兵衛、安田七郎、佐敷家次、石原源兵衛、橫山昌時、南善太夫、矢野庄右工門、菊澤貞則、齋藤甚兵衛、篠川重綱、丸山正祐、子守安政、(下士)竹延半右工門、松井與兵衛、井上喜兵衛、富永理兵衛、前澤儀兵衛、荒川武右工門、中尾惣兵衛、吉池八左工門、安田久右工門、神末利助、森村佐平治、鎌田治兵衛、池添七左工門、中內行基、菊澤分右工門、橫田甚平、田口加右工門、山村兵左工門、田邊惣助、平野吉左工門、荒川助八郎、丸山平助、竹田安右工門、杉山孫平次、高澤彌兵衛、長谷又八、倉地安左工門、高岡助九郎、三箇新助、吉池武助、岡本市兵衛、上田加太夫、淺井多兵衛、三波善太夫、竹河吉兵衛、池畑九郎左工門、小野佐兵衛、原谷市左工門、小林小助、大草吉兵衛、岡八右工門、野間源六、前川彌兵衛、草川九左工門、濱名彦六、菊澤文五郎、松井彦助、石原源藏、竹延久助、河島小兵衛、高木傳十郎、淺野安右工門、中野與兵衛、稻村善助、福井六太夫、澤野藤助、

二日又賀正（上士之致仕者生駒自入佐々儀齋岡野以齋嶺節齋永田宗傳早川道夢同長子淺津重則梶川忠高早川重種佐々宗賢渡邊正安九里政方永田定義倍臣則且家宰

河勝德左工門正興家宰皆賜春酒元和以來之典例也四日僧侶祠官賀正（室生寺吉田與九郎祿各百石）

安能寺東禪寺悟真寺飛來寺法正寺貴明寺春日寺大願寺佛隆寺始生寺神宮寺（長隆寺勝林寺萬法寺隨圓寺光明寺宗祐寺神戶祠官刑部稱宣市允福壽院慶恩寺）十一日公觀

輕卒之射術及銃砲弓奉行瀧量堅所率之卒（山田源兵衛岡本喜兵衛藤本十內中村佐兵衛淺井茂兵衛早崎新五郎萩原八

左工門下村仁右工門齋藤次郎兵衛森田清助吉岡次郎太夫秋田庄助池田宮左工門加藤小兵衛吉井新右工門奧田久左工門平井吾兵衛永田市太夫岩田庄右工門物頭田中

正興之所率（須佐美喜兵衛森九右工門岸小兵衛市原惣右工門本田市兵衛藤澤正九郎山田善兵衛松本七右工門青木金兵衛淺田庄兵衛小松原勘平柿內伴左工門中谷庄

兵衛吉村美兵衛原田藤太夫村尾貞廣之所率（池畑九助田川八右工門平野惣兵衛瀧長右工門青井萬作岸岡右衛門）門野口彦兵衛若原五兵衛中原儀右工門松好

仁平廣澤仁兵衛玉井忠右工門濱路傳助濱路惣太夫高村八津田充長之所率（吉村與次兵衛小久江彌

太夫小久江平吾中島市右工門田川忠右工門高岡佐右工門山本傳藏岩田市兵衛德田佐兵衛井久右工門水谷庄三郎數藤金次郎村上忠兵衛柴田佐右工門山本傳藏岩田市兵衛德田佐兵衛

山田勝政之所率（井上良左工門村上茂太夫堀久助村田喜內村田喜太夫村田喜助戶田市太夫草葉七郎兵衛草葉新左工門橫田太兵衛小山七兵衛豐原甚助河島彌兵

衛山下八作水谷善右工門淺田加兵衛伊賀三五兵衛五月家綱始賜宇陀封地之記章蓋

因公請也五年夏始置用人以定房則親重保正朝高俊祐清正興貞廣充長勝

政充之、辟橫田友之爲下士、六年正月、世子右近君年甫十歲、登營賀正、蓋列獨
禮班格也、三月佐々宗明爲用人百石、田邊照勝代官八十石、公將赴江邸、令曰、
凡士民犯法者、宜覈情以定罪、勿得敢或聽請託私、若有一岩公命、更覆按之、而
赦宥命下、輒雖當死者、宜從寬典處之、又曰、勿論士民衆庶之言、務容納之、其有
裨補于國家者、宜賞之、萩野季高爲目付、賜百五十石、是歲中山正朝死、養子正
峯（進助之）嗣、七年春、以周伯二子橫井重房爲下士、夏津田尙定辭祿、退居上芳野
村、尙定常在賓位、至長子定房、公頗寵之、始坐用人上、常侍側、一日有過誤、公責
之、不得侍、尙定怒、將斬定房、衆和解之、令定房避式下郡、尙定耻之也、公賜二百
石、千尙定弟勝尙、以奉信爲君祀、稱谷山氏、八年辟三上才兵衛米田利兵衛爲
下士、是歲始置役人、爲用人次席、九年正月、命開墾封內原野及荒蕪之地、令中
山正峯掌之、正峯有智慧、長於理財、自好執掌、正峯初稱海野左源太、海野幸氏
之裔也、父某嘗仕佐竹藩、致仕後去住江戶、淺津重俊勸中山正朝、令左源太爲

其嗣二月令祿二百石以上飼養於馬、秋辟森伴章原平藏爲下士、冬家綱始賜
雁、自是隔年以爲恒例、十年春辟山田敏時爲弓奉行、賜二百石、命北條流兵學
師範、十一年春家綱令閣老板倉重矩（內膳）來曰、甲郎則任君所欲也、於是請下
谷新寺坊邸、幕府乃賜其邸六千六百六十步、返致柳原坊邸、五月公歸宇陀、入新
館、蓋前年移館於松山城麓、至是以工竣也、秋辟伊藤房辰爲下士、冬世子叙從
五位下、任伊豆守、十二年二月、淺井爲昌生田秀治、各爲馬廻、賜百石、三月公序
列藩士甲冑於生駒正興邸、就觀之、夏辟脇田新八爲下士、秋加賜百石於正峯、
合爲四百石、正峯徵墾田租、又斬伐官木、竊買薪炭、以博鉅利、蓋新田增租、山林
雜稅、皆可并算、干收穫者、而當時不并算之、稱正租外收入、以其所征得者、更稱
貸之農民、加息還納、自是每歲、正租外收入積爲巨萬、是以公益寵正峯、冬世子
叙從四位下、十三年春重立死、立矩嗣（改左門）延寶三年夏洪水、賑救米六百餘石
于貧民、物頭平手政年有罪逐之、政年平手政秀之曾孫也、七月幕府命世子信

武娶德川光友（尾張大納言）女實廣幡忠幸（大納言）長女也。忠幸嘗娶德川義直女。生三女。後有故忠幸住尾張女子皆隨父母在尾張。光友養之以爲己子也。篠川重綱祝之獻金千兩。公召重綱父子于江邸。公世子新夫人各賜章服及杯。八月公聞父一岩公病發江邸。兼程歸至不及。公痛哭感動群臣。一岩公年八十五。諡曰瑞泉。葬于德源寺。七年宗氏致仕。弟安定嗣（改五郎兵衛）天和元年秋。家綱賜名劔（背江恒次）。中老淺津重滿有姦罪。十月公使生田秀治往斬之。秀治至其邸。面之曰。公命也。突如拔副刀斬之。即日逐其妻女及臣僕。其子用人重保在江邸。公令世子命近臣就斬之。公將令五女矢都姬自殺。老臣皆哀訴。公則命幽之于一室而斬其老女。二年徵荒木藤右工門爲奧目。付百石。公常好射。一日正峯從容謂公曰。願弓隊統轄之任。自今委之臣。乃以正租外收入。辦其食祿矣。公從之。自是弓隊出入正峯邸。供其指令。正峯益得寵遇。威權顯赫。門前如市。三年春。物頭中條友政。斬同僚津田充長於路。而歸家自刎。其二子瀧量年發狂。又自刎於家。貞享元

年春、江邸給人堤、又兵衛、斬目付村尾貞弘而逃走、役人生駒正則（正興義子）給人中根平太夫、澤安右工衛門、皆被逐、秋辟高山高豐爲中士、命首坐流刀法師範、冬飯田正福爲目付百石、是歲創定服忌令、蓋幕府之所令、林信篤草之也、二年二月朔、公欲令生駒立矩弟正純（長七郎百五石奏者）爲正興嗣、諮之于賴房、正興則親立矩、守定等皆無異議、蓋正純妻、正峯長女也、初正峯欲結姻權家、以樹己黨、與其將納三子三内于田中氏也、巧言以誘宗氏、安定惡正峯奸智、不省、宗氏曰、今負之、則失予面目也、遂使支家田中直興爲繼嗣、曰、之直秀、自是田中氏本支不相和也、且復納正純于正興家也、正峯密就直興祖母而請之、祖母諾之、勸于公、及正興、祖母信雄公二女、而公之姑也、公故及之、他日又正峯密請公曰、願以生駒則親女爲臣長子、正親婦伏請假公命矣、公乃召則親、則正命之、則正又惡正峯奸智、固辭曰、親戚間、私情之所易行、而今臣等各連姻、以相黨援、則他日紊亂國政之本也、正峯既婚於正純、而臣又更與正峯婚、則恐政權舉歸正峯手矣、乃不奉

命、則正退上書請罪、公優待之、而事遂止、二日夜戌牌有火、自南飛行于北、衆皆怪之、正純出爲正興嗣、加賜五十石、秋菅谷清賢、藤田義忠各爲代官百石、封內里正皆請曰、比年凶荒頻至、數請賑貸、今年禾稼豐熟、願加納三分、公許之、三年舉澤村農民橫山春方爲下士、以善算數也、十二月總見寺宗哲死、以津田賴房三子宗訓襲之、爲之第四世、是月藏奉行富永理兵衛有賊罪、斬之獄、四年春、公再觀藩士甲冑於正興邸、五月家綱賜駿馬、秋正興致仕、正純嗣、(改主)世祿千五百石、正純祿二百石、并爲千七百石、冬茶道村田宗圓有賊罪、斬之獄、元祿元年斬罪囚關戶村善助作市干獄、二年四月公卒于江邸、年七十、謚曰德雲、路經中仙道及美濃伊勢歸、葬于德源寺、公性濶達至孝、嚴賞罰、勵武技、爲父一岩公起邸于長山、設庭園、泄池水、花木竹石、備極妙趣、以適其意焉、而公在宇陀、每且盥漱、必觀長山、祈寒暑雨、未嘗廢其禮也、其出獵公必隨之、奉養無不至、士民皆稱其孝、公肥大艱步、嘗請德源寺內乘輿于太公、大公曰、宜諮之寺僧、因請圓照禪

師、女許之。後世乘輿於德源寺內，實自公始。予曾觀公甲冑魁偉，而怪之。其體軀肥大，亦可以想也。高長賴二公之間，德川氏遇我，異于他侯伯。每將軍設饗宴，我公與德川光友、德川光貞（紀伊大納言）、德川光國（水戶中納言）、井伊直孝（掃部頭）、保料正之（肥後守）等，常侍其宴。公嘗娶金森重賴（出雲守）女，夙卒。嬪津川在江邸，生信武君。以下四男八女三男二女皆夭。嬪佐川在宇陀，生長清（安千代）君及一女。世子立。

信武公

長賴公長子，幼字乱，謚改右近，從四位下。伊豆守，元祿二年六月嗣立。老職則親正純，謁將軍綱吉，明年春立。長子信休君爲世子，始謁幕府。津田賴房死，賴房性多疾，不勝武事，學畫于狩野守信而善之。（八世孫津田要所藏，如貓眠，花下及鴉之畫，其尤者也）賴城嗣。（設內藏助）夏夫人廣幡氏卒，嘗生信休君及一女。至是公娶其妹爲繼室。五年二月，正純及組頭大野忠友赴江邸，劾中山正峯賊。蓋正純自長賴公時，以正租外之官財爲私積，不敢交付有司也。則親正純生駒立矩田中安定，生駒則正大野忠友等，屢詰責之。正峯佯答曰：「多年祿養弓隊，費銷略盡，又莫贏餘。」（因父老口碑，正租外）

官財殆四萬兩而天和以還（祿養弓隊之費不至于四千）則親正純等論之不止遂兩也而例中老組頭者非公命則雖老職不能進退之也）以至是也公曰待予就封而後議之四月正純忠友歸宇陀六月公就封偶以高野山有騷亂遂不果焉六年春則親致仕子則正嗣（改三左工門）世子叙從五位下任壹岐守公行江邸七年春繼室廣幡氏生男復卒六月公還宇陀八月六日正純則正立矩安定忠友再議正峯之賊當此時正純則正爲老職立矩安定爲中老忠友正峯永田廣豐（廣豐以下國藩無知正峯之事情者）岡田重矩爲組頭岡野利氏山田敏時瀧量政平山忠辰水野良昌片岡政英沖政元山田勝政爲用人則正爲人頷悟嚴恪安定爲人忠勇壯烈好學正峯有智慧名聲皆遍封內而正純以正峯之爲婦翁意中變反黨正峯則正安定憤之又以立矩正純爲兄弟也則正安定擯正純立矩不敢與議事而二人密告公曰以正峯事委臣等必使之致私積彼若果諾之則使其子正親襲祿不諾則請罪其賊矣公不聽蓋正峯先譏二人而公納之也則正等曰公如不聽國無政事又無賞罰也曠職之責莫大焉臣等請退歸

衲衣、公又不聽之。爾來則正等屢見公、問以其裁決如何。九月二十八日、則正與安定會議、約以明日諫公。蓋先公忌日、欲公想先公納其議也。其明則正故稱疾不朝。午時公在路寢、乃安定獨赴公所、屏左右近臣、正容諫公。(安定之所諫、以當時深秘之、不可得而聞也。)公不聽。安定曰、臣等屢縷陳正峯罪狀、願公斷之。公曰、待之。安定曰、臣意已決、不得命則不敢退。公怒、撫劍曰、必不退乎。安定曰、臣固一死報國、若此言而不聽、則高野粉川之適而已。今爲公所斬、臣固不辭。公愈怒、拔劍斬之。時申牌、左右無知之者也。公閉路寢、出次室、令目付矢野矩成以書召則正、而親御內寢。左右皆謂安定獨留在路寢也。時正純以下皆罷公廨。公先召正純、正峯於內寢。則正稱疾不來。偶則正臣勝田清太夫齋則正所與。安定之書來、正純等速使執勝田奪其刀劍、幽之于一室。公尋召岡田重矩、山田敏時、水野良昌、矢野矩成、及目付稻生忠利、平山忠卿、荻野季棟。命敏時曰、則正之罪可知也。況今召之、彼稱疾不來、汝即就其邸斬之。而命矩成、忠利以其檢使。敏時曰、臣拜此命。臣之面目莫以

加焉、然公欲面詰其罪、則臣召致之易、如反掌、願聞其罪之所在、公曰否、則正召而不來、其罪狀不問可知、汝速往斬之、敏時請正純曰、臣入自前門、則彼既自後門逃、願令輕卒守其後門、若彼深隱匿其邸中、恐不能遂使命、則勿敢使守卒援之、正峯對曰、彼邸內之事、焉得豫知之、彼若隱匿、則衆搜索斬之而已、固非卿使命之失也、勿敢關意、公亦命忠卿季棟曰、汝急率輕卒守則正前後兩門、敏時等若誤事、則宜獮擊、則正族也、敏時等既向、則正邸時弓隊十七人在正峯邸、忠卿等直率之、追及敏時于途、敏時到門、告則正臣三崎兵助曰、有公事來、請面謁、兵助報之、則正、則正延之書院、見矩成忠利曰、公使哉、請禱、敏時曰、否、不及着也、突然坐其上、曰、卿以有罪、公今召之、而不敢來、何也、故公使我討之、言未畢、猝拔副刀斬之、則正亦將拔副刀、敏時再斬之、時弓隊皆拔刀、旣入、則正厨下藩士聞之、響集其邸者二百餘人、敏時教弓隊收拔刀、藩士退去、而還以聞、正純正峯便命收安定屍、重矩敏時以下群臣、始識安定之旣所殺也、又釋勝田之幽居、公亦令

敏時矩成再就則正郎、錮其父則親夫妻於支家立矩家、其弟用人格則之、命割腹、弓隊藤本十內斬其首、長子求馬、二子主馬、弓隊早崎新五郎森田清助刺之、先是使大野忠友山田柔昌守親戚安定郎、至是稻生忠利爲檢使、其養子給人安久、命自殺、安久聞命直置疊干庭、著禮服、端坐屠腹、忠友等問其所欲言、曰無可言矣、只報諸近江膳所之實父耳、即夜令敏時錮、則正妻干津田賴城家安定妻干支家田中直秀家、則正妻賴城之姑也、而招支家芝村織田長清、(丹後守)柳本織田秀親、(物)告以事狀、又令使番中川公弘行江戶、告二臣之處刑、明日以書報處刑于各地親戚、近國諸侯聞其騷擾、皆出兵干途、當時藩士憚正純正峯等無敢問二人所以得罪者也、封民皆痛惜曰、既亡二人、則如蒼生何、而疾視正純正峯如蛇蝎、十月三日、公起居如平日、長清秀親各歸其邑、四日、公令岡野利氏平山忠卿等六人、檢則正安定二家之什物、二晝二夜、(因口牌所傳、正峯密令親戚利氏忠卿燒毀書類、以絕禍原)九日、籍沒二家武器、給其雜具於寡婦、而逐則正臣、川勝德左工門川勝岡右工

門、田上茂平治、三崎兵助、勝田清太夫、山本勘平、赤澤新藏、別所助太夫及僕八人、婢五人、安定臣、末松吉左工門、池田惣太夫、高田七太夫、山本市太夫及僕七人、婢三人、皆禁仕途、大野忠友托疾致仕、蓋以疾正純反覆而不能爭之也、二十日夜半、公弘自江邸歸、明且長清秀親各自其邑來、公在路寢、與二君並坐、見公弘、公弘語以緣、小幡織田信久（越前守）告二人處刑干閣老、而別無異狀、公及二君皆安堵、午餐後二君歸其邑、是月屢有怪異、夜宇陀町火烟忽起、衆奔集則無、又公館有烟火、藩士赴救又無、如此連夜不可枚舉、衆皆怪之、實母津川氏在江邸、以書讓公曰、先公嘗稱則正安定二人爲忠良、及其疾篤也、遠召則正于江邸、執其手曰、我今以伊豆託於汝、特煩汝之庇護也、則正揮淚誓曰、勿有敢憂於世子也、爾來五年、二子胡有反覆乎、抑其疑惑之所來、果如何、十八日閣老下問、以二人罪狀所在、公應之、欽明瞭、爾來公不安寢食、正純以下百方慰之、二十九日夜半、公自刃於內寢、蓋悔殺二臣也、丑牌近臣始識之、直報正純、正峯、爽味賴城立

矩以下諸士聞之皆朝集公廨正純正峯深秘其自刃佯爲病死十一月朔令使番本間忠照報疾病于江戸正峯令其子正親馳馬到丹波市而歸陽爲招醫京師也午時長清秀親馳至未牌告公病死於士民遣岡田重矩于江戸中川公弘于大阪使番牧野正春于京師沖政威于尾張報之其他告訃遠邇明日長清秀親歸邑是日令諸士望拜公顏蓋爲信於病死也五日忠照至江邸深秘自刃而不敢言世子信之明日告閣老請遣幕醫于宇陀是日重矩至江邸以實聞織田信久以下同姓親戚皆怒僞報七日世子緣信久告之閣老即日閣老命其遺骸檢使于京師所司代小笠原長重（佐護守）於是急報達宇陀自是上下騷擾世子謹慎閉門遣正春于京師田中某于大阪奥山正純于南都報以先公自刃而不病死也正春等顰蹙相與私語曰今也自首前日僞報無面目之加之宜使發此僞報者充使也其他以書再告誤報于各地當此騷擾內外衆庶不信藩幣來乞交換者日幾千人十三日所司代所屬目付淺野隼人（人員八十九宿）大番組大岡

某（人員五十、宿）至宇陀、即夜召正純曰、信武曩刑長臣、霸府以爲士民不服、而終

爲人所殺、因被命、檢使干我等、我等始入彊、封內寧靜、始知其自殺也、明日檢之

請領焉、十四日朝正純、立矩導兩使入內寢、賴城正峯及近臣侍焉、兩使檢遺骸、

午時還旅舍、自是召藩士于旅舍、訊問之、當日賴城正純、其明日玄矩正峯、納戶

菊池在成深見貞右工門、森喜兵衛、其明日敏時良昌勝政矩成忠利忠卿季棟、

近習片岡政信三輪勝安山室昌堅、侍醫橫井順庵、各調狀捺印、（因口牌所傳、則

正安定之所以被刑、正純等相共約、告不以實、答以公之意、不可知也、）十七日兩使發宇陀、正純以下送之干途、各有

遠近、世子及同姓親戚、遙命正純謹慎、以爲僞報也、當時封民皆笑之、是月津川

氏、殞死于江邸、十二月淺野隼人、召用人于京師、命行葬儀也、九日夜葬于德源

寺、諡曰圓明、年三十八、群臣夙夜憂慮、不安寢食者、數十日、德川光友曰、織田氏

若至干絕滅、則就我管內信濃木曾谷、給一萬石爲客侯矣、我群臣聞之、稍得定

之、八年正月十一日夜、有建則正安定之碑于其墓者、蓋以死後當百日也、時寡

婦皆錮于親戚、臣僕皆逐、流離于外、不知何人之所爲也、爾後封民墓、拜之者多、自是無再言正峯之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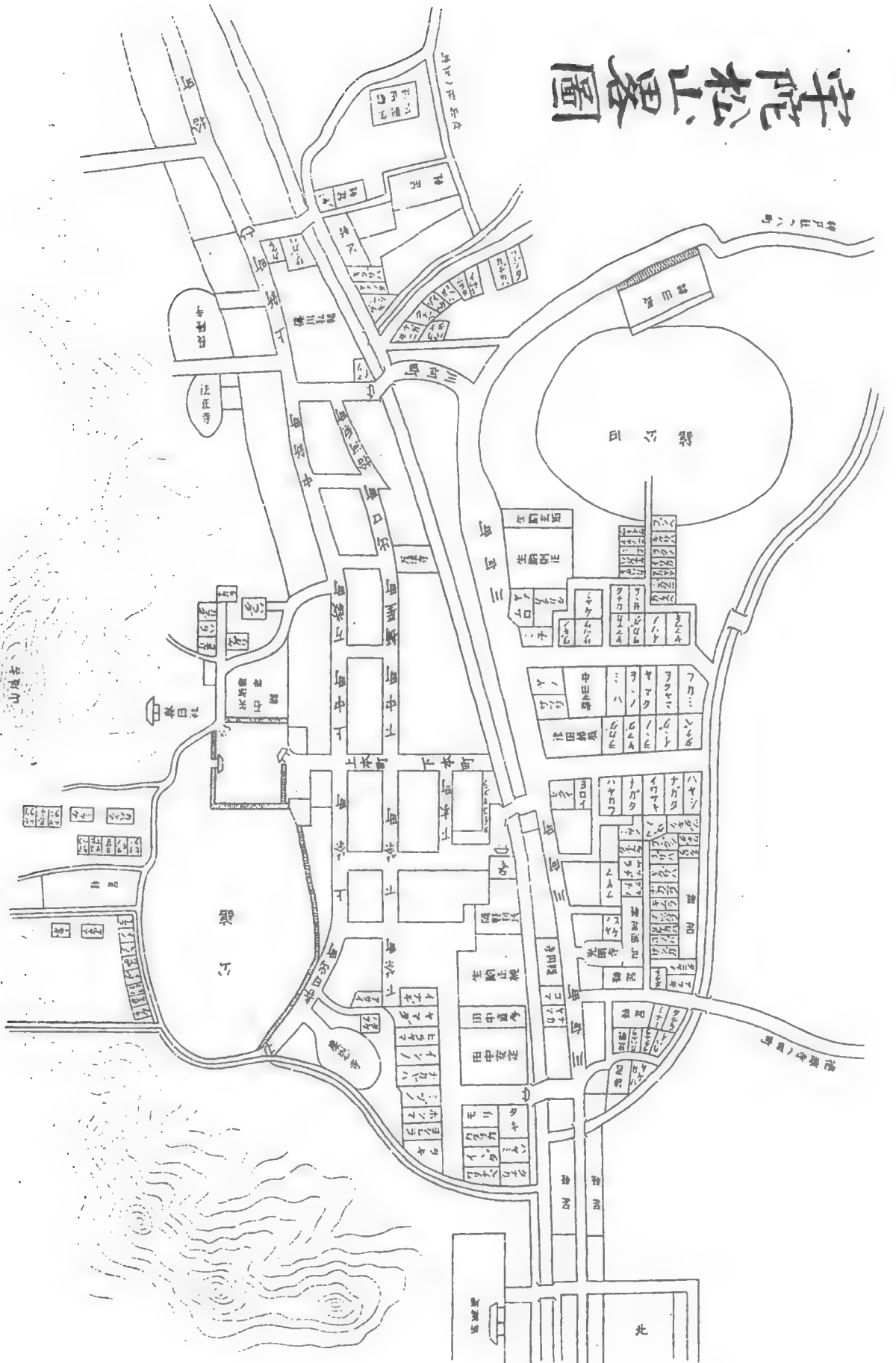
直謹按、知人之可欺、而不知天之不可欺者、則非知而狡猾也、父老皆傳言此騷擾者、由中山正峯之讒生駒則正田中安定也、而不可知、讒毀之事情也、山田敏時著和陽治亂記、曰則正者專政也、安定者弄權也、而又不指稱專政弄權之爲何事、偶其所指稱、皆與官之日誌不合也、是以則正安定之所以被刑者、後世遂不知其故也、至明治廢藩、宇陀後悔物語、織田盛衰記、宇陀騷動記等、始出矣、皆刺擊生駒正純之反復、正峯之佞奸、讒毀、然以其子孫世爲執政、皆深秘其書也、宇陀騷動記者、虛誕誣罔不足取也、宇陀後悔物語者、元錄八年所記、而隱記者之名、其所指稱、寬文以來之事情、而能與日誌符合焉、正純正峯豈知天之不可欺乎、蓋令信武公殺賢良之長臣、稱殘酷之暴君、傷祖先之封家、招天下之譏笑者、則正峯也、贊助正峯而使

成其奸者則正純也。正峯雖狡智佞猾，正純不贊助之，則不能斃。則正安定見處已之賍而已。諺云：窮鼠反噬貓矣。正峯窮鼠也，欲免其賊，讒之公。公資性質直寡慮，曩見先公刑有罪中老淺津重滿，以爲遇臣之常耳。何知爲窮鼠所煽惑，陷其術中乎？正峯旣擁正純而狹公，遂令公殺賢相也。若令則正安定有專政弄權之罪乎？此實公及正純正峯之幸也。何爲不宣告其罪狀而暗殺之乎？閣老問二臣之罪狀，何爲不審答其罪狀而至公之自歎乎？檢使問所以二臣所刑，何爲不詳言其罪狀，而大公之失刑乎？明年二月幕府下命曰：信武刑長臣，而其罪狀逐不明云々。此無專政弄權之罪也。必矣。若使則正聞安定之死，速走踰封境，則嚴然聲正純正峯之罪，加之以刑罰，亦易々耳。二人懼之，是以急殺則正也。窮鼠之噬貓，固不得不急也。旣殺無罪之賢相，勢不得不及無辜之子弟乳兒。當時幕府之制，幼兒不辨善惡而犯重罪者，待其至十五歲而後刑之。正純正峯豈不知之乎？然唯汲々禦已之

禍原故急絕其胤已、倍臣僕婢果有何罪乎、慘毒之深、有使人寒心者也、而燒毀二家之書類、潤飾公廨之日誌、中間用紙之異者、他日插入之也、以湮滅騷擾之所由、

此知人之可欺、而不知天之不可欺者也、直嘗歷各地、問其舊制、所謂德川氏世藩者、皆固有舊功老臣、然猶撰人才於祿百石以上、擢爲執政、是以舊功老臣、及百石以上之子第、皆爭講究文武、以練磨才能、此所以執政得其人、而國家無事也、我藩則不然、如佐々木高一生駒範親之於信雄公也、終始致身於公者也、然以世官執政、爲後世之典例、而門閥舊家獨世之、此所以其不免生事端也、後有田中宗興、生駒重玄之賢、未感其弊之時也、至是世官執政之弊始顯然矣、然爲婦翁所肘制、以白爲黑、以正爲邪、或免贓罪、却昇執政之徒、依然占其地位、稱典例墨守之、如金玉、自是閭藩唯恐忤權奸、遭禍害、無爲國家論是非正邪者、而以卑屈爲因襲也、他日公家財用不足、屢借正峯財、正峯應徵輒出之、後還納其證券者、以正純知其情也、豈正

宇陀松山畧圖



峯所節儉蓄積之私財乎蓋不知天之不可欺者也

信休公

信武公長子幼字右近從五位下壹岐守後改近江守公性柔懦正峯專決事願使正純八年二月德川氏下令曰父信武刑長臣而長臣罪狀遂不明且躬爲自刃者不可置之不問是以削八千餘石更換地以給二萬石也是月免正純謹慎三月公登營時年十七德川光友導公坐於柳間上席曰自今而後可坐于此也自是後三世列柳間城主上殆百年四月德川氏賜二萬石于丹波於是藩命舊封還付于賴城以下十六人新封受領于正純以下三十人五月正純以下赴丹波宿粕原村以井尻屋文七家爲公議所幕府代官小堀仁右衛門萬年長十郎等付致版籍新封合五十九村（氷上郡四十五村粕原下小倉中村北野坂石才大崎野山古河阿草下瀧大田池谷北島金屋井原岩屋應地稻畑母坪本郷犬岡柿柴長野淺敷田中南田井井中御油沼栗住野西芦田佐治檜倉大田前田川北也何鹿郡九村位田高槻志賀坊河內東西方西々方報恩寺物部小畑新庄也）我丹波之爲國也太古山陰諸國之總稱也後及割爲諸國而獨存舊名于我國也（猶吉備之於山陽筑紫之於九州）而莊司各襲其職治之

降及嘉應承安之際、藤原成經平清邦等、相繼爲丹波守護、建久以來所在豪族、殆分領丹波、蓋此徙多、累世莊司之裔、而隸屬源賴朝者、至建武中興、確井盛景爲丹波守護、無幾諸豪、又隸足利尊氏、尊氏以仁木賴章(左京大夫)爲其守護、後山名師義(右工部)滅仁木代之、明徳三年、細川賴元(右京大夫)領丹波、然以爲管領、常在京師、文明中及細川氏衰、而波多野秀範(下野守)始統轄焉、波多野氏者、大職冠鎌足之裔、波多野義基爲伯耆守護、子孫領因伯美三國、稱之因幡波多、則宗家也、義基二子經基、始治丹波八上、秀範其數世孫也、有威望材略、將士皆服之、朝廷許號國民、稱之國司屋形、又經基二子經秀、嘗領美作、稱之美作波多、數世孫宗高(出羽守)材幹、其子宗貞(主殿頭)驍勇、父子與毛利元就(大膳太夫)通策、旣略丹後、但馬及播磨之半、又與別所長治朝倉義景結婚、尙欲定京畿及南海北陸、託美因伯千元就、父子移治丹波氷上、稱之氷上屋形、元就悅與宗高結父子約、自是兵力強盛、國中皆知有東(八上)西(氷上)波多野氏、而不亦知有將軍也、秀範子秀經、大永中城八上

山上、後養因幡波多秀行子爲嗣、曰之秀治。(右工門太夫)其弟曰秀尙。(遠江守龜山城)季曰秀香。(伊豆守大路城)國中有四十餘城、三十餘砦、永祿元年、正親町帝即位、然以無資、未能行踐祚之儀、既二年、秀治慨歎之、欲獻資以行其禮、謀之于宗高、元就等、皆曰可也、於是奏請朝廷、獻金帛、秀治宗高、率江田行範。(兵部頭綾部城)荒木氏好。(山城守圓部城)大館氏忠。(左近將監高仙寺城)赤井景遠。(右工門尉黑井城、初赤松某居黑井、後萩野秋濤代之、天文中、其弟萩而其伯父秋清所部頗大、秋清群臣皆屬望于才九、才九朝黑井之際、萩秋清自立焉、出干群臣之意也、廢萩野氏、冒赤井氏、改右工門尉景遠、然以弑其伯父、世人呼之曰惡右工門尉、景遠大得將士心、遂蠶食但馬諸郡、威振鄰國、敵兵皆懼之)等、儀仗兵一萬二千、而入朝守京師、帝嘉賞之、叙秀治宗高、干正四位侍從、秀尙宗貞、干從四位、元就干從四位下、秀香干從五位、尙賜劔、許桐徽章、天正三年、我信長公賜丹波干明智光秀、令討取之、秀治宗貞以下、將士聞之、皆怒、時波多野氏族、曰河村嘉高。(高山城)廣澤綱忠。(中務岩屋城)山名豐恒。(和泉守宮田城)能勢久基。(攝津有馬郡青野城)澁谷秀辰。(雅樂介岡屋砦)旗頭曰久下重氏。(越後守玉卷城、其先久下重光、承久移居焉、元弘二年、尊氏之入丹波、唱義募兵也、時重首而應之、率二百餘騎馳至、尊氏營從之、攻六波羅、重氏其九世孫也)長澤義遠。(治部大輔大山城)赤井景遠、

江田行範、大館氏忠、荒木氏綱

(山城守本庄城、氏好子、氏綱波多野氏族、世居村雲、兼守國部城、光秀之攻、入上、久不能降也、伴靖和、始依氏綱、以母爲質、氏

綱信之、勸秀治議和、遂至所執本目、後信長公召氏綱、令仕光秀、氏綱辭曰、臣既爲光秀所欺、亡主家恨不與秀治俱死、有何面目而再仕光秀乎、因退居本庄邸、其子氏清、風光秀秀吉及誅光秀、氏清戰死而

荒木氏亡

小林重範

(修理亮澤田城)

組頭曰萩野朝道

(彦六萩野城)

須知景氏

(主水須知城)

內藤顯勝

(備中守會)

地城、其先內藤道勝、延元々年、開尊氏敗于京師、逃入丹波篠村也、急率其族、至篠村、進馬于尊氏、迎之、會地、賓留數日、其子秀繼從尊氏、潛出攝津、與官軍戰、湊川大敗、航海奔九州、再來常從尊氏、尊氏賜之、

以桑田船井二郡之

足立政基

(右近山垣城)

波々伯部光政

(次郎波々伯部城、其先波々伯部爲光居淀山城、元弘中、尊氏入丹波也、次、久

下時重、至其營、從六波羅之役、)

野尻康長

(玄蕃野尻城)

酒井重貞

(佐渡守尾上城)

而波多野氏先鋒將曰靱井教

業

(越中守福住城)

小野木吉澄

(縫殿介福知山城)

谷重衡

(大膳山家城)

雲林院國任

(式部鬼城)

其賓待曰畑

守廣

(八百城)

畑守能

(牛之允茶臼城、其先畑時能、才武絕人、仕新田義貞、盡力于官軍、新田氏十六臣之一也、後從新田義助、與足利氏兵戰于北國、中矢而死、其子能速聞、江田行義

舉義兵在丹波、而來居畑邑、經數世、至守能、伯父守廣、養守能爲子、)

仁木賴永

(三郎兵衛佐野城)

日下部尙則

(石見守山城乙訓郡杵掛城)

細野尙

國

(藤十郎細野城)

赤井忠家

(七郎新鄉城、清和帝十三世之裔、曰赤井景近、賴朝賜船井郡、六世孫、移永上郡、新鄉城、其孫景忠、有戰功、尊氏加賜天田郡、支族蔓延于二郡、五世孫曰、時

家、時家有、三子、長家清、次景遠、次幸家、忠家、家清子、)

細見宗信

(將監草山城)

野々口西藏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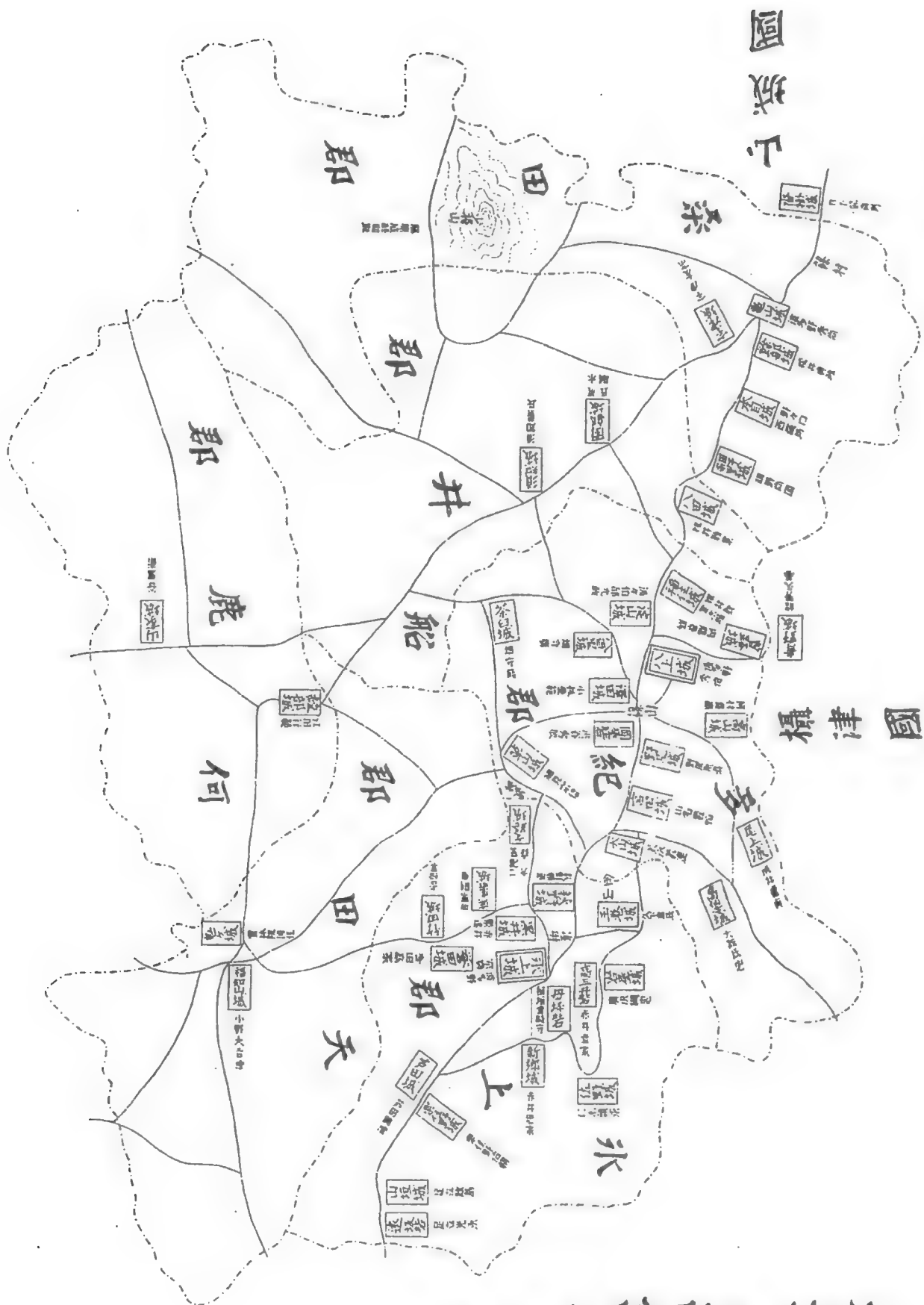
(本目城)

以下諸將

(姓名城皆來、)

會千八上、五月光秀率兵向丹波、秀治宗貞以秀尙爲將、教業爲裨將、逆戰桂川、

山城國



屢敗光秀兵、於是光秀請信長公、休戰議和、秀治宗貞佯對曰、我將士固不欲戰而望和、獨赤井景遠頑強不聽、且彼常負險阻、數不奉我命、諸將相與惡之、願舉大兵討其罪、我兵爲之先鋒、光秀悅之、七月率兵一萬六千、深入柏原、陣八幡山、旣而分兵向黑井、高三井、宗貞等乘夜襲、光秀不備、景遠兄弟又出兵夾擊、敵兵駭走、宗貞等尾擊之、遂逃、斬獲伏屍滿途、柏原、耀兵、焚市街、悉爲焦土、光秀匿于山中、密經山至鼓峠、細見宗信、畑守能視之、要擊又大破之、光秀逐逃歸京師、從兵僅七人、冬、光秀復舉兵來攻、秀尙兵常勝、四年六月、信長公令信孝君率諸將援光秀、瀧川一益、細川忠興、一色義定（左京太夫）、筒井順慶、蜂屋賴隆（兵庫頭）、佐々成政等屬之、兵凡三萬、大戰于桂川、秀尙兵又勝負、奔逐亡、至粟田口歸、於是信長公與秀吉謀、離間波多野氏將士、五年冬、光秀亦來攻、公令丹羽長秀、細川忠興援之、時秀尙兵有叛者、縱火于龜山城、開門導敵兵、沓掛本目細野等諸城皆又有叛者、福井貞政（因幡守餘部城）、守津友宗（右近太夫守津城）皆戰死、秀尙敗走、逃歸八上、尋捕、殺

井教業陷八田福住波々伯部諸城向八上公則退援兵遣人于八上勸和秀治
宗貞召諸將謀之小野木吉澄谷重衡等曰宜議和以存波多野氏耳諸將皆不
聽曰宜與信長決雌雄以發揚我武于天下也遂不和於是光秀攻八上日夜戰
鬪不能降圍之三匝收途千播磨築砦於金山令其將朽木矢嶋等率兵守之以
絕黑井之援八上七年春秀治宗貞伴與公媾和實欲伺虛以誅公父子及秀吉
也三月吉澄重衡密通款告之公怒命討西丹波四月羽柴秀長率兵四萬自播
磨入西冰上攻之吉澄重衡爲嚮導廣澤綱忠赤井家忠(五郎高)仁木賴永稻垣
壹岐守(母坪砦)勝田勘八郎(成松城)赤井忠家栗住野治朝(忠左野城門)芦田國澄(越前守)
(田城)足立政基足立光永(伊豆守遠坂砦)等悉戰死五月五日宗貞與其子宗長(美作守)率兵
一萬四千出陣八幡山明日與秀長兵大戰于柏原小林重範聞之來援宗貞奮
鬪而死秀長將小田垣但馬守及嚮導小野木吉澄以下先鋒悉死之九日秀長
兵復來戰宗貞遂不能防之十日入久下重氏之玉卷城秀長兵逼之十九日宗

貞父子重氏以下、將士皆戰死、先是秀長兵、向天田何鹿者、又皆勝之、二旬餘而諸城悉陷、秀長凱旋播磨、至是光秀頻憂八上之抗戰久不屈、是月佯講和、秀治不聽、野々口西藏坊曾密通款于光秀、首而勸和議、光秀先送母爲質、荒木氏綱信之、又勸和、秀治秀尙乃從八十餘人、出會光秀于本目城、光秀逼勸降、秀治不聽、光秀即使伏兵捕之、秀治等拔刀死鬪、斬數人、身亦被創、從士皆戰死、光秀令秀治兄弟送之安土、秀治傷死於途、公勸降于秀尙、秀尙不聽、六月自及於安土、秀香在八上、聞之大怒、八月磔光秀母、皆出戰死之、八上遂陷、他城皆從陷、是月光秀攻赤井家信於黑井、(前年三月、景遠病癰而卒、長子家信立、自是兵力日弱)秀吉將脇坂安治來援、十一日城陷、萩野朝道餘田爲家、(監物餘田城)吉松某、(竹田城)鹿集則重、(式部少輔鹿集城)赤井家業、(刑城)中山等皆戰死、丹波始平、熹延元中仁木賴勝、(彈正少弼)居我柏原觀音山下、永祿中谷重親、(丹波守)居西浦、天正元年、赤井家忠管柏原、七年光秀將四方田政孝、(但馬守)又居西浦、十年七月秀吉賜丹波千義子秀勝、(權中納言即信雄公弟)居龜山城、秀吉將堀

尾吉晴_(刀帶)居黑井統轄西丹波慶長三年織田信包移柏原領百八村三萬六千

石慶安三年其孫信勝_(介上野)卒無嗣國除爾後德川氏宰管之五十餘年至是永

爲我公封地而宇陀以德川氏新宰之至也公姑矢都姬_(長賴公五女)石姬_(同七女)退去

芝村領角柄村_(自宇陀赴丹波之路也)藩士悉致邸宅寓市街時五月十七日也且藩士之

請致仕者目付稻生忠利以下五十六人_{(馬廻速水太郎右工門岡島仁右工門前田次右工門大串助右工門小澤權十郎市士井上三右}

_{工門木村假庵與野助左工門水谷平兵衛河合加右工門村田庄右工門野崎勘左工門藤江勘助下士鎌田治兵衛伊阪與兵衛戶柴孫兵衛南善兵衛柳川惣兵衛齋藤甚兵衛田中彥助荒川武右工門}

_{江美孫右工門熊澤半兵衛今橋奎助豐原甚助預名彥六野間嘉兵衛田寺安左工門稻村善助梅村藤助西山重兵衛三箇新助岡本市兵衛山本多助楠田太兵衛久保田七兵衛毛利九兵衛島根半平}

_{(輕卒)高村八太夫大平七郎助瀧長右工門秋岡新八郎河島彌兵衛高村五兵衛伊賀三五兵衛山田善兵衛中村勘太夫下村藤助與田儀助淺田加兵衛加藤惣六大原庄兵衛川前幸兵衛八阪伊兵衛}

_{八郎}而收瑞泉德雲圓明三公遺骸改葬于安土摠見寺蓋以交付德源寺墓地

于新宰也十九日新宰小野半之助_(人員七十宿)金丸又左工門_(人員五十餘宿)至

宇陀二十三日藩士及家族僕婢皆整旅裝祇角柄村隨二姬相俱向千丹波而

發正峯統率之山間驛路車駕輜重填咽不通或罹疾者或兒女之叫者頗極紛

雜二十八日、二姫以下前後來柏原、二姫入龜屋忠助家（成松）、藩士願居柏原中
村小倉北野四村、六月九日賴城以下十六人、返致宇陀舊地、又至柏原、是日召
封內各村里正、頒法十三條、命大庄屋千上山久助、芦田源五郎、町頭千龜屋次
郎、兵衛、十月以兵員夥多、內帑不支、減用人山田勝政以下六十一人（役人應嶺
六左工門、
田中六郎右工門、矢野矩成（馬廻）、岩崎半右工門、高岡十助、辻村惣左工門、山田六左工門、山口左助、猪
野新兵衛（中士）、平井要安、渡邊正遠、大井又助、永田廣種、安田金右工門、西崎休甫（下士）、長谷又八、竹延
武助、松田彌内、野中新六郎、石原傳五郎（輕卒）、弓隊早崎新五郎、吉岡利助、大原惣助、山口源助、森田清
助、池畑九助、竹津孫九郎、河前藤助、高山源内、松下清太夫、由良武助、金幡彦四郎、川嶋幸助、野中甚平、
大平半平、八阪彌左工門、石原平藏、川村藤右工門、稻木圓右工門、萩原孫太夫、同銃隊毛利庄八、井上
與一兵衛、小久江彌五郎、吉井平太夫、田川八右工門、中谷庄兵衛、原田藤太夫、森九右工門、市原惣右
工門、本田惣太夫、藤澤正九郎、三箇六兵衛、岩田庄右工門、前野五右工（更立）、三銃隊、以十三人
門、堀久助、宮野奎太夫、坂谷新助、水谷八兵衛、山本傳兵衛、濱路傳助（更立）、三銃隊、以十三人
爲一隊、又廢給祿百石、以四十石之制、更給三十石、上下減殺準之、蓋當時幕制、
二萬石兵員、爲旗五旒、騎兵三十、弓隊三十、槍隊五十、銃隊五十也、是歲設公議
所于高谷、稱會所、九年四月、幕府始命江戶新大橋方面防火、其定員騎馬七人、
中士二十人、下士二十人、輕卒三十人、從僕六十人、防火丁百人也、（自是隔年四月
公參勤之際、幕

府命方面防火、或常盤吳服橋等門衛、至明年四月、冬請幕府、交換植村土佐守之邑奧村、就封之時、則以免之爲例、以下無異狀、則不記也、）與我下瀧村、十年三月免方面防火、夏以生駒玄矩中山正峯爲家老加判、當時以賴城尙在賓位、正純獨爲老職也、七月命以龜屋忠助家爲假館、增築延至西市庭、稱之北館、明年夏、公始歸柏原入北館、冬發行紙幣、命保印千篠川重教、十二年正月五日、封內僧侶始賀正、德源寺、圓通寺、惠日寺、西之坊、下之坊、圓城寺、成德寺、不動院、西樂寺、洞立寺、報恩寺、西方寺、長慶寺、雞足寺、本覺寺、德昌寺、瑞光寺、玉泉庵、惠傳寺、明顯寺、佛現寺、宗蓮寺、瑞雲寺、東林寺、胎藏寺、石龜寺、高山寺、寶林寺、護國寺、空照寺、寶滿寺、神宮寺、官福寺、今瀧寺、金水寺、西願寺、普門寺、賴光寺、持寶院等覺院、善寶院、石岡因幡、秋建獄舍千石田町、冬斬厩造紙幣者、半兵衛於西河原、磔殺人者半七於但馬口堤、十四年以中井彌五郎岩崎幸助爲下士、十五年以辻平太夫爲下士、明年八月以內帑漸匱、減藩士祿、給百石、以三十石、是月大雨、奧村川暴漲、浸市街者大半、水或及床上、流失八戶、九月幕府

免宇陀德源寺境內租、藩復立三公墓碑、如舊、至今三公碑、存安土宇陀之兩地、云、寶永元年、以秦近陽爲中士、六月幕府命大和川土工、正純以下四十餘人赴河內、雇使役夫、董工、七月、器傳家寶劍六十餘口、且廢藩士祿、給面扶持、（石六十、計家族人口、給一人、以一口以下、減、康米半）以供工費也、十二月工事成、公前後三行河內、巡視之、此役也、地在於河內和泉間、即大坂城東南隅、而距城四五里、大和川之下流也、自舟橋以西、新鑿河四里餘、經和泉堺入海、稱之新大和川、而填新町、至久寶寺之舊河、三里餘、幕府屢命德川直純、（松平左兵衛督）岡部長著、（美濃守）九鬼隆禎、（大隅守）既起工、今又命植村家敬、（右衛門佐）及我公、我公爲之所費、凡六百餘兩、幕府賜百餘兩、而公以下藩士從僕、往復稽留、其所出諸費、則二倍之、幕府賜公時服、正純岡田重矩平山忠卿本間忠照瀧量久、賜物有差、二年正月、藩士祿制復舊、冬、京師觀勝寺獻信長公冑、自是每歲正月、配信雄公冑並祭、四年春、宇陀德源寺々法成、蓋素隱所草也、素隱中山正朝長子、自好爲僧、學通儒佛、德源寺第三世、時人稱其賢、

移封之際、奉木主來、寓西樂寺、夏以町醫大野留安爲侍醫、中士十口、秋定領土收穫制、名曰定免、橫山春方所草也、取十年豐凶之差、平均之以定其收穫、若遇凶年、則更檢稻之制也、二萬石而其收穫、不過於九千三四百石也、十月幕府禁諸藩紙幣、五年山田敏時死、命北條流兵學師範、于其子山田副時、及其高弟九里政方、政方後信越後流、六年春、中士子守安卿進上士百石、四月復藩士祿、給百石、以三十五石、正德元年冬、下町辻平太夫家火、延燒上中町本町五十餘戶、其十八戶者、賴城以下藩士之所寓也、二年正峯致仕、子正親嗣、正峯家富、柏原移封後、官屢借其金、正峯每命下輒應之、至正親還納其券、蓋不下二千六百餘兩、冬藩命築一寺于奧村、明年新寺告成、因曰長泉山德源寺、蓋從舊稱也、素隱移木主于新廟、公賜寺祿四十石、是歲請幕府新築館於奧村南、命橫山昌時董工、四年春賜邸地于藩士、六月新館落成、公還柏原、始入之、公不娶夫人、有二妾、一在江邸者、生二女皆夭、在柏原者、京師儒員生田英全女、性惻怛、生四男四女、一

男三女皆夭。長子菊千代、三子豐次郎、四子鍋之丞、佐喜姫諸君、皆長於北館。至是移新館、還付假館于龜屋忠助、賜市庭館趾地于篠川重教。冬賀新館落成、賜酒饌于士民。五年冬、高谷公議所火、延燒六戶。菊澤貞守婢佐津放火之也。享保元年冬火、刈佐津於西河原。明年春、用人三輪勝安進組頭勝安敏事務。正峯致仕後、專擅威權。六年夏、井尻屋文七獻米千七百餘石、銀四十貫目、以贖江戶甲邸土木費。及前年會計不足也。七年十一月、公卒于柏原、年四十五、諡曰長德、葬于奧村德源寺、世子嗣。

信朝公

信休公長子、幼字菊千代、改右近、享保七年十二月嗣立、明年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十年秋、三輪勝安兼元締、是歲正純致仕、子邦綱嗣、減祿七百石、賜千石。十一年勝安爲家老加判、加祿百石爲三百五十石。十三年夏、免井尻屋文七之田租、許稱姓氏、賞獻金四百兩米六百石之功也。十五年夏、幕府許諸藩紙幣發行、藩將再發行之、篠川重紹辭其保印、蓋寶永中停止紙幣以來、以官不

下交換資金也。於是命保印千重紹及土田孚宗龜次郎兵衛。是歲逐勝安。給其子勝易以百石。勝安晚年事驕奢。遂及。十八年春。弟長舊（幼字豐次郎。改織部）長卿（幼字鍋之頭。改丹宮）二君。參與政務。輔佐公。以當時執政有司中無人才也。長舊君自幼敏捷。不好學。及長。聰明超衆。長卿君生日。後於長舊君僅一歲。爲人誠懇好學。兄弟友愛。群臣皆感之。二十年秋。公娶德川宜富（松平越後守）三女。土田宗光獻金千兩。以行其儀。元文二年正月。公卒于柏原。年二十八。謚曰水月。無子。弟長舊君立。改信舊。

信舊公

信朝公弟。幼字豐次郎。改織部。元文二年二月。以先公不豫。急赴江邸。而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山城守。至是親聽政。長卿君輔佐之。公知人能任。凡命令之不由例格者。皆出於公親裁也。四年正月。公獵于西芦田村。一宿。豪民重左衛門家而還。令曰。夫畋獵者。自古有之。所以閱兵講戰也。是故士卒役夫。跋涉山野。以習進退步伐之狀也。苟不講之。則有事之日。何以爲用也。但勿或蹂躪田園。害農功。蓋延寶七年。長賴公獵于宇陀。爾來公不親出獵者。殆六十餘年。三月。辟林通富。賜

祿百石命再興、通富林通時五世孫也、夏娶細川宣紀（越中守）二女、五年四月、禁藩士子弟端午遊戲（習俗端午遊戲以菖蒲繩、打婦女臂也）五月公先減服御常膳、勸獎藩士節儉、禁宴飲遊興物品贈答、及服絹帛、置儉約目付大小、冬辟高岡清則爲中士、再興菅谷家、清則菅谷清枚甥也、寬保元年正月、又獵于西芦田村、免重左衛門宅地租、以屢宿泊于此也、三月令藩士練磨槍劍弓馬、冬高山高豐死、命首坐流刀法師範、於其高弟谷山正明、二年春辟大阪與力二子本間忠眞爲中士、命大島流槍法師範、繼老女葛山多喜野後、三年夏辟安西幸十郎爲中士十口、命乘馬師範、延享元年四月、令永田廣定脩兵學、自是廣定通學德川宣維（松平出羽守）二年五月、減藩士祿、給百石以三十石、嚴令儉約、閉外郭七門、三年春山田副時致仕、命北條流兵學師範於永田廣定、五月夫人細川氏卒、六月廣定得兵學允許、歸柏原、秋烈風、封內家屋倒塌者百餘戶賑救之、四年八月十五日、幕府麾下板倉勝該（修理千石）斬細川宗孝（越中守）於江戶城中、衆抱宗孝入大廣間、幕醫數名療之、勝

嘗以事怨宗家板倉勝清(守佐渡)欲殺之也是日精神錯亂以其服章九曜之與九

鼓相似也誤斬之厠傍自匿厠城中騷然頃之捕勝該直囚水野忠輝(監物)邸與宗

孝送其邸大目付石川土佐守泣柳間曰無宗孝親戚在乎否時親戚侯伯在坐者

皆不敢答公獨答曰吾當娶宗孝妹今也雖既亡舊有姻戚之好如此已須更閣

老召公至則閣老皆列班酒井忠知(雅樂頭)命公曰聞細川邸騷擾足下急往鎮定

之公問曰得無乃損其封五十四萬石乎不然則難奉命也忠知曰固保無損公

乃諾之命輿急至宗孝老臣長岡監物(一萬五千石)郡織衛(三千石)以宗孝書視公書曰宗

孝不幸爲勝該所斬命逼且夕願立弟重賢爲嗣以正勝該之罪公見之曰勝該

一狂人耳守公懼狂人之刃猶逢乎雷震也吾與卿等休戚之同然至勝該處刑

則非守公所宜言故削除之可也欲必言之須請罪之輕減矣公因遣書熊本老

臣曰吾受鎮定貴藩之命然不敢不顧細川氏君臣之面目也諸子領其意以鎮

騷擾明日宗孝遂卒支家細川利寬(采女正)細川興虎(長門守)告公曰守公創痍不愈

吞恨入地、余輩遺恨無量、且宗家之臣、皆懷復讐志、願生得勝該、以甘心焉、此重賢等之所切望也、公答曰、不然、勝該若據大封、守其城、則宜請幕府、聲其罪、以討伐之也、今勝該何人也、非不過一狂人乎、且彼既就縛、猶釜中之魚、而貴藩今擁大衆、欲得一囚、以漏憤怨、識者恐竊嗤之、抑守公爲狂者所誤殺、實不幸也、異義士之失面目者也、然而請之幕府、幕府若納吾請、令我生得勝該、甘心焉、如其失刑何、事至此、則板倉氏同宗親戚、必訟不當於幕府、是釀天下之亂矣、且幕府不聽、則勢不可中止、或動干戈、亦未可知也、如使曲在吾乎、天下後世謂之何、二君漸服其言、頃之用人堀平太左衛門(二千)憤然來、請公曰、公之意既領之、然主君創重、忽焉棄館、爲其臣者豈可錄々而坐視乎、願以藩士名、請勝該於幕府、何不可之有、公曰、苟守公而存乎、則藩士皆守公之臣也、今守公死、則皆重賢之臣也、新主重賢之臣也、新主重賢、豈不知其臣所請而可乎、汝虛心聞吾言、今夫匹夫之與人爭事、凡不問是非曲直、憤激之餘、卒然舉己木履、直毆其頭、以逞其意焉、今

欲得一囚殺之以漏其憤怨、豈不近於匹夫之爲乎、祖先忠興君嘗佐東照公、以鎮天下之亂、其子孫則恃兵力、以釀天下之亂、何相反之甚乎、堀拜謝而退、公每朝至細川邸、暮夜乃還、十九日閣老密報公曰、宗孝死後、幕府將刑勝該、偶以勅使稽留、遷延至今日、然不日當刑之、請領其意、公告之長岡郡、二人請公曰、願令此報密告藩臣、識其情也、公領之、二十二日朝、公又至細川邸、長岡告公曰、勝該未就刑、乃臣等所告藩臣者、不免爲虛妄、後期三日猶不就刑、則藩士舉嚮府城、各有爲其所志已、非臣等統御所能及也、公曰、蓋所以事之遷延者、以勅使稽留也、此之不察、事及暴舉、予所不取也、卿實非職老臣、而指揮藩士乎、長岡曰、然、公笑曰、藩士能從卿命乎、長岡變色曰、固從臣命矣、公曰、然則經三日之後、豈有不從其命之理乎、語未終、閣老召公、告曰、勝該業已就刑、宜報之重賢也、公如其言、細川氏騷擾、至此始定、後長岡告人曰、以今考之、幸得保全封國者、非不依乎織田公力也、如其洪恩、寧可忘乎、九月於他管小南、多田村等張演劇、公自江邸遙令、

禁藩士及婦女勿觀之、（爾後每演劇、禁其縱覽以下略之）寬延元年春、辟小森正敏爲中士十口、

命西條流砲術師範、八月命輕卒、學負旗超乘柵壁、二年二月、觀大島流槍法、冬

執政生駒晴農死、時長子猶幼、公常歎執政不得其人也、至是不允幼子襲祿、別

欲擇賢以爲嗣、三年六月、禁藩士以庶民爲義子、輕卒則不問、是月辟京師同心

寺田光年爲中士、命關口流搏技師範、八月使岡野利有弟利積出繼晴農後、曰

賴寬、賴寬爲人聰敏好文武、十月觀首坐流擊劍、十二月定官職班次、（家老、中老、組

行、弓奉行、長柄奉行、奏者、用人元方、與用人、郡町奉行、寺社奉行、軍使、大目付、留守居、與目付、勘方、使番、札方、鐵砲方、作事奉行、馬廻、給人、徒士頭、醫師、納戶方、近習、外樣、中小性、武員方、用所頭取、鄉代、官賄頭、

茶道、祐筆、藏奉行、表納戶、地方、金方、勘定方、獨禮、小頭、徒士目付、元方下役、料理方、書役、山方、徒士惣禮、地方見習、臺所詰、小者頭、家具方、炭薪方、菜園方、大工、同心、三組足輕、坊主、草履取、帶刀、寶曆

元年五月、以生駒賴寬爲組頭、六月命再興生駒則正田中安定後、以生駒通綱

弟直綱爲則正嗣、賜祿百石、以岡田重昌弟重德爲安定嗣、賜七十石、秋命磯野

盛春三子重明、再興山脇家菊池在利二子在兼、再興勝川家前川辰親三子辰

則、再興吉村家、四年夏觀藩士射術、秋觀角觥於書院前庭、令士民縱觀之、三日、

十月觀關口流搏技、五年春復通綱祿七百石、爲千七百石、命谷山正明、谷山爲直、更冒津田氏、五月二十九日味爽、江邸徒士岸田郡平、病狂斬徒士室役夫二人、將及同僚、時皆在臥內、中原正經蹶起、舉衾撲郡平、郡平乃倒、旣而旋將起、正經自後抱郡平、大聲呼人、中尾基久自前奪其刀、吉村覺治亦來扶之、遂捕郡平、然基久爲其所斬、頃之而死、正經又被重傷、而吉池藤治以下皆逃、公令目付平山忠直、本間忠嘉、檢之、賞其不用刀、及徒手捕之、以基久正經爲中小性、各加賜一口、且許二家子孫襲爲中士十六俵四口、以禮葬基久、六月命郡平自殺、爵藤治以下八人、八月以藩士漸趨奢侈、戒之、守儉約令、九月增加輕卒十二人、（青井等、八戶、後絕家足立（芦田高田大橋存干今一）以十七人爲一隊、令藩士曰、凡自今後、拔擢人才、不必拘家格、且廢上下役料、止輕卒守門、以下士充之、止役夫報時鼓、以輕卒換之、又教輕卒常緇火繩、以備不虞也、冬辟田路村醫上山道碩、和田村醫大嶋宗順、爲藩醫、賜五口、六年秋、令侍醫大野正方修漢學、正方出學京師、因長卿君請也、十月觀

大嶋流槍法八年二月公患瞑眩長子勇千代庶子元丸皆夭三月迎支家織田
信榮（對馬守、公會祖父長）二子信憑爲嗣謁將軍家治而召長卿君於江邸監之
四月公疾癒五月還柏原秋觀瀧量屋門弟鬪槍法量屋三世祖量基善寶藏院
流槍法自此子孫相繼爲師範九年夏三子生於柏原稱重次郎後曰信應君庶
母者藩士上田孫六姉九月減藩士祿三分給其七分（給百石以三）與善執政有司
其略曰以不充一萬石之收入而出藩士之俸祿及隔年公役諸費以數年出入
不償遂至減藩士之俸祿命封民之賦課汝等所知也武備漸衰藩士月窮封民
年疲何以救治之曩雖孤自率先行節儉久列諸侯之班故恐其墜家聲富榮自
裝以事鄭重鎖事積累遂不免爲巨費洵可謂遺恨矣抑富強闔藩愛撫封民者
固孤之職也若不能盡其職何以爲立脚之地哉孤以三子繼家爾來對祖先而
無尺寸之効向士民而無毛髮之德如此而終身歟是或孤因無果斷之志也謂
今而不制出入相償之法則不全對上下之責者也是以改正慣例制法度設規

程以領布別冊、陽則雖不敢讓二萬石之軍役、陰則自今以三千石爲孤父子之家格、百事以之爲準也、曩旣減藩士祿、今又更加削減、固非孤之本意、唯欲盡武門之責任也、不然何必小心翼翼、自檢束一生乎、況人有吉凶禍福、時有天變地妖、而兵甲騷亂、不撰歲月、豈可不備之乎、別冊如有冗費、則宜陳其由、孤家爲天下之名族、鄙夫野人尙能記之、汝等能守節儉、勵勇武、勿遺笑天下也、宜致孤意於諸士矣、（今雖不得別冊制度、書然揭付屬書一二）曰、新年三日雖因舊、孤父子平素之飯米、炊中白可也、朝暮則不妨爲冷飯、朔望亦然、又曰、午餐爲一菜一羹、而菜實以園中菜根充之、雖數日同品不妨、而朝暮禁用菜羹魚肉、又曰、味噌及喫茶、下品位、其價爲前日之半額、又曰、平日之衣服、悉爲綿衣、又曰、一爐火可設之次室、孤之坐路寢也、少頃、無爐火之用也、又曰、寢後點燈、唯爲寢室次室之二所、如寄合室、可取明次室、又曰、浴場用薪而不可用炭、浴衣帨巾浣濯之、不至損則勿換之、又曰、正寢使者室、廣間、正門內外等、清潔之、其他邸內之修繕、主輕易、路寢以下席筵破壞

者一二修補之可也。又曰：德源寺靈前之饌，此孤雛所不忍乎？然下其品位，且廢祭日，賜午餐，干執政有司之例。又曰：廢儉約目付及吟味役也。人各盡誠守正，而不敢怠，則何必要查察乎？若有可疑，則廢其人而可也。又曰：諸有司雖僅少之物，品勿受人民及商賈之贈遺。又曰：封內山林者，自今爲武具方之管理，而不許如前日時々伐採之也。又曰：藩地江邸之書信，勤方用人目付，各互通報同事者，固屬無益，自今協議連署，宜莫此事也。如兩地之諸士，每月一回許發私信，以公費辨之。又曰：諸士之在公廨也，從來給湯及火，自今廢之，而任自辨。又曰：減殺祿百石以上、三百石以下之給與，而可與百石同給之。又曰：自今廢下士輕卒之午餐料。又曰：指揮役夫，宜用意使之，彼皆可愛撫之，封民毫不許虐待也。又賜書生駒通綱等曰：生駒通綱者，給祿千七百石，而五百石之三半；百七十五石、津田賴利者，給五百石，而四百石之三半；百四十石、中山親佳、生駒賴寬者，各給四百石，而三百石之三半；百五十石、冬以信憑君從臣田村久誥爲中士，公嘗欲爲幕府關老。

以展其驥足、至是密令人告之閣老德川武元（松平右近將監）酒井忠寄（左衛門尉）皆曰、閣老非幕府世藩則不可、而織田氏爲幕府外賓、若爲參政則任卿意已、公曰、如蟻家聲何、遂不就、十年九月、召大阪職工十一名、修補甲冑及器具、八閱月、十一年秋、修補江邸甲冑、十二年夏、長卿君歸柏原、八月觀藩士演武技五日、九月令藩士甲冑往復郭內、永田廣定爲軍師、公戎服秉麾親指揮之、自是盛夏陳列武器以防蟲蝕、稱曰風納、每歲以爲恒例、至慶應年間不革、明和二年秋、四子生稱慶三郎、後曰長貴君、三年以津田正明爲組頭、四年秋同姓織田信邦（美濃守）有故致仕、義子信浮因幕府命、自小幡移出羽高島、五年秋觀藩士演武技五日、七年七月長卿君罹疾、公憂慮不措、招醫於京師、八月遂卒、年五十五、諡曰玉樹、長卿君善射、嘗娶京師鹽小路民部女、生一女曰湖、公欲以湖姬配義子信憑君、適湖姬以羸弱不果、是月津田正明死、命首坐流刀法師範、干其高弟生駒賴寬丸山正昭、九月令賓待津田賴利始就臣列、爲老職、命與生駒通綱隔年首班、生駒通綱、津

田賴利、中山親佳、生駒賴寬之四家、自此稱四世卿、冬以廣定爲組頭、許秉麿、以山下武棟爲給人元締、是歲植松樹百株于市庭、櫻樹百株于奥村山嶺、安永元年二月、生駒通綱死、長子方綱嗣、方綱有節操、修心學、善畫、公信任之、三月下谷上邸火、封民請獻工資、公許之曰、今也君家有災、封民不論貧富、獻其地十一之價、蓋從前之制、封民罹災者、每戶受救米二斗、然自今後、不論貧富、亦當增給其地十一之價也、是法因襲、至廢藩之際、不革、九月以平山忠直本間忠嘉爲組頭、許秉麿、冬廣定致仕、命北條流兵學師範、于其高弟生駒賴寬、中川正邦、中內行胤、行胤後私淑武田流、而獨其子孫相繼爲師範、公常告家老組頭用人曰、移封以來、不設量入制出之法、而執政有司、任其意處之者、則所以上下各不應其分、武備之不成也、又曰、信雄高長二公之舊臣者、嗣家之際、可使全襲其祿也、若幼稚不堪軍役者、宜命獻米也、幕府既徵寄合金、小普請金等、命獻米者、反爲獎勵衆之道也、又曰、藩士之迎嗣子者、其嗣子軟弱、則雖親戚勿敢許之、蓋立長子者、

雖幕府之制然二三男而可任他日之用者其父選之可也又曰孤曩減百石以上之祿（除世卿）其所得與百石不異百五十石乃至二百石者皆爲虛名也爾來請賑救者什而二三稱武備補助每祿五十石給一石以制其名義區分則可及千永遠也又曰以國用不足而藩士有建議者然此皆不過淺智之輩也如執政組頭用人者不可不能知人也蓋知人者爲至難是以平素宜豫熟知其人如何也否則不爲淺智者所惑亂者鮮矣二年秋觀藩士演武技五日冬公親裁決南田井田中二村爭地之訟三年四月令馬廻星合利尙近習林通茂就江戶上田三壽學擊劔秋以本間忠嘉兼元締冬改正輕卒三隊規則公常告用人以上曰今日之會計而常存心于此則僅得維持乎如一變則至富強也要之唯在安己之分耳祖先信雄公之在京師北野也不朝覲江戶又無公役至高長公始設庶政立制度然諸事去虛飾主素朴而志在充實武備也至長賴公諸事加鄭重且公性濶達其所爲則準於國主不敢一郡主之所可爲也信武公効其慣習不幸

而蹉跌、以上皆無公役、信休公移封以來、至信朝公及孤之世、其所出藩士之俸祿、與隔年之公役者、以不充一萬石之收穫、不可償之也、是以國用不足、武備日衰、屢減藩士之祿、借封民之財、豈快于心乎、宜有所猛省、且群臣皆慕往昔織田氏之盛時、或惜宇陀之舊地、父老傳之子孫、世以爲常言、尙希他日之福祉、其所爲皆踰己之分、此所以君臣財用之愈不足、而織田氏君臣之惡習也、以希福祉亦謬矣、蓋今日之地位既僥倖也、各宜知足而安其分、節儉力行、以精勵武備、充實械器、謀所以有事之日、盡于國家也、守則永亨福祉、忘則反之耳、五年春、請江邸操銃於幕府、令輕卒日講之、夏令輕卒每朝講操銃、秋葛山忠直死、命大嶋流槍法師範、于其高弟菊澤貞行、自是貞行子孫相繼爲師範、秋觀藩士演武技、六年正月、建宗繼德源寺、有才能、好詩文、善手跡、士民多習其書、二月定藩士邸地制度、是月觀藩士演武技、使大野正方爲信應長、貴二君講書、且命藩士子弟勉勵漢學、六月利尙通茂自江戶歸、利尙刀法大進、爲三壽高弟、名聞天下、公喜之歲

給廩米於三壽以利尙爲當流兼一刀流刀法師範自是利尙子孫相繼爲師範
秋建織田信勝（從五位上野介）祠其墟跡命松音寺祭之冬獵千栗住野村自寬保元
年至此三十七年公獵千栗村小倉栗住野西芦田田野村前後十六回云八年
正月因例觀三隊銃術大賜酒饌以賞其技也是月徵藩士子弟淨書三月以丸
山音也爲中士再興岡田道可後九年七月定藩內市街火災規則執政町奉行
目付等督令防火物頭物奉行等率部下守公門之類也九月減藩士祿一分給
祿百石以十八石九斗以江戶甲乙兩邸之延燒也天明元年春觀藩士演武技
六日賞星台利尙之擊劍小森正敏門人之砲術善積忠淳之乘馬各厚賜金當
時忠淳以馬術名聲籍甚夙聞隣藩故笹山福知山等藩士皆學於忠淳二年夏
以山下武棟爲役人格賜六十石三年正月改下士之班爲四（一曰調禮二曰徒士
三曰惣禮四曰無格）
二月公不豫四月疾病二十九日卒于柏原年七十三謚曰荻月公多風藻又善
射好兵書其所信任者爲生駒方綱生駒賴寬永田廣定平山忠直本間忠嘉田

中正積、星合利尙、岡田重禮、山下武棟等、公晚年屢戒信憑君曰、勿敢溺愛妻子、又臨終、遺書信憑君曰、卿性好處事急速矣、蓋明智而急速者、固可也、然淺智而急速者、多誤事焉、若夫如改己之過失、聞士民之事故、又受藩臣之拜賀、皆臨時不可遲延也、然卿既臨百司、促其不急、則至有司唯主急速、而竟誤事、君臣與悔之、又曰、卿遇藩臣之不薄、則孤既知之、然此非勤勉之所能及也、自支家入宗家、宜真心重藩臣、倍蓰於孤也、卿密令卿所信之目付偵之、非聞卿之待遇藩臣、優於先世之言、則雖數年勤勉之果、有何効乎、卿深愛子、其愛臣亦宜如此也、又曰、信藩臣毫勿疑也、君主之用意、固雖不可怠、然犯罪之前、知之實爲至難、既犯罪而後罰之可也、豫疑之、則君臣各隔意、才能之臣不敢盡力也、有事之日、不可不令藩臣悉棄其生命、豈疑之而可乎、舉賢才、退不肖者、明君之所爲、不卿及孤之所及也、唯宜藩臣皆爲不犯罪者而信之、然則疑心忽釋矣、聞良將之下無弱卒、熟考之、又曰、三子信應可爲卿之嗣者、四子長貴者十九歲、宜出爲他之義子也、

然無義子之緣，則僅止于養其一身，不可娶妻立支家，而爲織田家之累也。彼若不諾之，則可幽于一室也。若有輔佐卿及信應之才，則宜如孤及弟長卿待遇之。止于養其一身也。又曰：卿者支家三千石之二子，而入繼宗家，既過分之幸福也，宜足己分而須更不忘戰兢守之也。又遣書生駒方綱曰：汝家者，織田氏累代之重職，假令雖不才，世襲老職，班諸士之上，皆因祖先之功也。宜知過分之幸福，而勿毫有誇也。其待遇諸士，勿敢輕忽。聞其請願，最主公正，勿或敢私也。又曰：祿千七百石之中，其七百石，則宜應時辭之，止于千石也。忘家忘身者，反爲永久之策也。又曰：汝多兄弟，而皆在家，然以爲汝弟不可祿之，宜出爲他之義子也。又曰：爲子孫而捨身者，則出於思家之心，孤易行之也。不捨身捨家捨子孫，則非誠忠也。其思家者，雖孝于祖先，實則爲私。請熟考之。又遣書藩士曰：孤自襲封至今日，賴汝等力，幸得封內安寧，此孤所以歡喜不措者。而今孤將瞑，汝等宜以所以事孤者，事信憑，以致匪躬之節也。又謂方綱賴寬曰：大學溺愛妻子，而不自知也。汝等宜

留心焉、大學謂信憑君也、公常祭祖考甚至、又逍遙庭園、每見花木、手折其枝、授近臣曰、汝詣於德源寺、供之祖考靈、乃恭跪而拜、送之、又常語群臣曰、獎勵武技之道、在弓銃槍劍拳搏、各置二派以競其技也、始賜地、設諸流武場於各師範家、蓋移封以來、藩士武技、於是乎爲盛矣、例每年十一月、郡町奉行、召各村里正、下收納書、公每隔年、以此日亦召里正、親諭其要務、有治績者賞之、怠惰者戒之、言語如流、有威不猛、是以公之歿世、封民心服、以致輯睦也、公名聲聞遠近、嘗在江戶、稱公曰下谷賢人、一日田沼意次、(主殿頭、初爲將軍小姓、累遷昇從四位侍從、閣老、領遠江相良五萬餘石)末爲閣老時、至我上邸、會門卒足立嘉助失禮、乃就其臣而謝之、他日公登營、柳間諸侯皆列班、意次自雁間出來、謂公曰、君非有下谷賢人稱乎、而其門卒則何愚也、公從容對曰、老臣以下皆愚也、如門卒愚抑末已、吾慮國家有事之日、耿々不能寢、今如田沼君論門卒賢愚、則真綽々有餘裕者、僕所不及也、意次愧不答、列侯皆竊嗤之、直謹按、古人有云、治國家者在干人、而不在干法也、公者稀世之明君、而信

雄公以來所未嘗有也。偃武以還百三十年，況移封後無明君賢相，而天下飽昇平之澤，小藩慣柔懦之風，士氣日以泯滅矣。公出於其間，無父兄之教訓，又無師傅之啓沃，而獨慨然自奮，固戒奢侈，任用人才，獎勵武技，整理械器，闡藩振起，封內輯睦，可謂能鞭撻柔懦而作興之者也。直嘗所疑者，在公再興生駒則正，田中安定後僅存其名，與復生駒通綱之祿七百石也。今得其所以再興之書，讀之曰：則正安定之罪者，孤以深謝祖考之靈，再興其後云々，直宿疑始渙然冰釋矣。公又以則正安定爲在專政弄權之罪，是以唯悼舊功老臣之絕家，再興之僅存其名，而消滅其罪也。君子欺可以其道矣。宜哉公雖明君，不知曩生駒正純中山正峯湮滅騷擾之所由也。其所存者唯和陽治亂記耳。當時四世卿皆既再三結姻，而無如則正所謂執政避結姻者也。至明治廢藩後，而反對書始顯矣。若令公知之，則果請霸府，審查嘗正純正峯所答檢使之僞案，而更申之霸府，大追賞則正安定之精忠，追譴

正純正峯之惡奸先禡正純祿千七百石、與正峯祿四百石、更立正興則正後、各爲老職、以安定後爲中老、以正朝後爲組頭、以既所禡二千百石、準四家舊額而分賜之、（正興則正後各八百石、安定後三百三十石、正朝後百七十石）也、所不容疑也、公如鑑世官執政、正純玄矩等之無益、則尙爲後世變革世官之弊、設人才拔擢之制、亦未可知也、公固知世官之弊、是以常歎執政不得其人、拔擢岡野利積賢、而列閥閥之班也、公以英才卓絕、屢減殺藩士俸祿、豈窺執政之鼻息、而憚其變革者乎、唯不爲後世變革之者、實在舉彼覆轍之可鑑者、而湮滅之也、雖然世官與人才拔擢、於公何撰矣、蓋所謂治國家者、在干人而不在干法也、公之意必在焉、要之公才有餘、令之臨大藩、其功豈止於此乎

信憑公

幼名萬五郎、改大學、天明三年七月嗣立、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公爲人謹敕、起居動作不違常度、是月賴寬死、干江邸、武棟進用人格、四年秋以利尙爲組頭、許乘麿、五年春、將設茶亭于高谷、以供遊觀、利尙諫而止之、六年夏、以田

邊照德爲元締兼郡町寺社奉行、武棟加賜二十石、七年春、觀藩士演武技六日、寺田光年死、而無高弟、關口流搏技、於是乎絕矣、夏、近習田中季巨、斬目付佐々木季綱、及妾某於其家而逃、是月伊藤房壽家火、延燒十八戶、八年夏、以田村久誥爲役人、格賜祿六十石、冬、照德加賜六十石、寬政元年春、信應君赴江邸、立爲世子、謁將軍家齊、秋、光年子寺田某、在江邸出奔、二年春、生駒方綱邸火、延燒十二戶、是歲、閣老松平定信（越中守）、屢令候伯獎文學、整武備、於是公令大野政方、講書殿中、執政以下、藩士皆聽之、三年夏、公上書幕府、請自遜退居柳間城主下、四年秋、武棟致仕、照德專掌會計、五年、政方死、于江邸、六年七月、世子妾生男於江邸、稱義之助君、妾江戶神田坊矢嶋某女、名桑、世子嘗娶岩城隆恭（伊豫守）女、明年卒、尋娶前田利興（松平出雲守）女、明年又卒、後不復娶夫人、秋、武棟子山下藤之進有罪、舉族所放逐、政方子大野玄龍無行、遂出奔、辟永井元進爲藩醫、賜五口、冬、以柏原移封後、當百年、大賜酒饌於士民、因徵詩歌、七年冬、斬久藏於獄、八年夏、建

宗讓職直道、秋令田季治講書殿中、藩士聽之、九年長貴君卒于柏原、年三十三、十年冬德源寺火、明年起工無幾而成、十二年冬篠川重影私借官金放逐之、享和元年春、以岡田重禮爲組頭、五月世子卒于江邸、年四十三、諡曰溫恭、世子常慍曰、孤齡已過不惑而未得位、執政有司果欲置孤于何地邪、時長子義之助君年八歲、公棄之不顧、立已長子信守（湘之助）君爲世子、久誥諫曰、義之助君者正統也、宜如他侯伯必立義之助君、因嫡孫承祖之例也、苦諫再三、遂不聽、久誥歎曰、噫、禍亂自是起矣、世子側頭九里政敬憂世子放縱不羈、屢告之公、然公不意之、秋公密倚幕府閣老、請昇叙四品、冬再請之、後倚德川齊朝（尾張中納言）德川某（一橋中納言）請之再三、贈獻甚多、二年春移義之助君于柏原、令照德二子尙幸、再興松原家、公年六十二、請以老衰艱步杖城中、而委任政務於世子、自是公不聽政、冬令加納辰政弟辰行繼妾後、爲中士、妾江戶常盤橋外、金子弘爲女、名字多、公不娶夫人、初妾壽美、江戶駭河臺松元行長女、生信守君及二女而死、後妾宇多、生長存

（助）（哲之）長惠（吉）長衆（贊）三若及三女是年辟今井兼利杉原與平爲下士文化二年正月因利尙重禮之議召鍛工鑄巨砲於書院前庭名曰潛龍鐵彈之重蓋以百忽衡之云二月重禮死七月方綱死三年二月古市場町火延燒新町石田町二十戶五年夏照德進物頭秋觀藩士演武技以高山高重篠川重任田季治始命教導方授藩士子弟句讀于殿中六年春世子來游柏原五十日夏佐々直方進組頭田村久誥爲世子側用達是歲久誥屢請致仕以世子之不聽諫也而公不允七年夏公舉古稀之壽賜酒饌於士民八年春禁士民漁於本鄉川（自犬岡村橋至本鄉村橋）四十餘日公將遊觀焉故豫設斯禁也長惠長衆二君來遊柏原七月執政代公觀藩士演武技自是上下武技日衰九月將軍家齊賜紅色裏時服蓋將軍賜時服於諸候裏皆白色公以老年猶能登營特賜之也冬義之助君冠于西殿曰信古改豐次郎九年春長惠長衆君遊觀伊勢自是二君每歲春秋以或觀播磨高砂或游丹後文珠或浴但馬城崎爲例夏雷震于書院前庭輕卒藤本八藏得關

口流博技允許、自江戶歸、秋禁士民漁於久下川（自大田村至金屋村）七十餘日、後隔年春秋、或禁本鄉川漁、或禁久下川漁、又修理沼村池、禁士民漁於此、公屢行觀、其矢魚焉、十月市民造八幡山塔、十二月丸山正昭致仕、命首坐流刀法師範千、其高弟加納辰政、十年春、公築天滿祠于新町丘阜、尊信之、江邸孫女、安姬順姬壽賀姬、遊觀江嶋、自是諸姬春秋、以遊觀江嶋箱根等爲常、十一年夏、藤田用義家火、延燒六戶、十二年春、以館內稻荷祠、創立後當百年、修補之、賜酒饌於士民、十二月公遂叙四品、爲大廣間詰、世子叙從五位下、任山城守、公自襲封至是三十四年、務吳服常盤橋門衛、及聖堂本庄藏等防火者、合十四回、且隔年之朝覲、每月之登營、未嘗一闕之也、自是以四品班位、增加後乘二騎、儀衛從士六人、輕卒二人及兩箱、從士各服絹燈者、御者各帶劍、朱蓋駿馬等之類、以我小藩與大國候伯之儀衛不異、執政組頭之出也、令其用長蓋、率乘馬、用人以下皆準之、從卒奴僕倍從前日、改築正門、設側門于左右、而世子之所親友、皆大國候伯世子也、是

以奢侈冗費視黃金如糞土用度不貲然以元締田邊照德大度有才善借之封民以支辨之十三年五月慶兩公進階大賜酒饌於士民又徵詩歌且賞封民獻金者六十餘名或賜以章服或以獨禮帶刀或以獨禮或以惣禮或許稱姓氏

(賜章服者爲) 芦田源五郎上山仁左衛門小谷源助小谷與兵衛土田新右衛門安田蒸右衛門中島八郎右工門土田太郎右衛門小谷九郎兵衛田喜八郎大槻政右工門田中清右工門足立新右工門由良十左工門獨禮帶刀者爲) 田三郎兵衛芦田三右衛門芦田十左衛門土田榮助田恒助吉見政右工門芦田太郎兵衛由良十兵衛荻野久左衛門芦田庄藏土田孫九郎中島興兵衛田忠助安田伊之助
大志野又左衛門松尾藤右衛門大槻市是月照德加賜四十石合爲二百石八月本町郎兵衛吉見三郎兵衛獨禮以下畧之

火延燒中町下町三十六戶十四年正月命長谷重義繼世子妾後爲下士稱田中妾磨下板倉主膳從者田中政藏女名保野保野嘗官大久保忠喜(山城)邸美而艷世子密與之通矣迎而爲妾寵之所言無不聽保野生信貞(瀬之)長敦(朝之)長保(仁)某(八百)長成(十次)五君及三女餘有長敏(七之)長富(初之)二君及二女皆各異母也三月世子自江邸遣用人干柏原迎公朝觀自是隔年爲例皆倣大國侯伯所爲也夏中嶋光友家火延燒七戶冬修江邸殿廡頗極宏麗文政元年夏

公還柏原、宇多以下侍女皆從之、後每歲從而往復江邸、是日內寢失火、公避之
小倉村田季佳家、五日而移生駒宏綱邸、親裁書託之照德、以辨再築工費、當時
照德名望隆於公、時人謳曰、田邊與左美佐無仁及比毛奈以賀勢目手成多以
殿佐床仁、命用人津田正直董工、二年春照德進組頭列、夏利尙自殺、正直妻渡
邊氏、善眉尖刀、一日虛無僧入門內、唧噥吹笛、時正直不在焉、渡邊氏曰、通矣、
（俗言通矣、可通、過于他之意也）虛無僧怒其慢言、突然來逼曰、可通于何所乎、渡邊氏盛氣勵聲曰、
咄、無狀漢來于茲矣、直執壁間所挂眉尖刀、脫鞘擬之、虛無僧瞠若、驚其勇壯、畏
縮而逃、渡邊氏逐之數百步、終不及而返、冬將軍家齊賜雁、公悅、大招賓客以頌
賜、蓋此典、移封後中絕、故爲盛舉、諸候四品以上、歲賜雁、幕府恒例也、封民苦臨
時賦斂之重、皆令兒童謳曰、御前比登里賀出世志手子者加津惠天毛構奴加、
三年夏公壽八十、大賜酒饌於士民、廢下士門衛、以輕卒充之、廢輕卒報鼓、以役
夫充之、復藩士祿、給百石以二十一石、闔藩稱公爲賢明、蓋以此也、八月築劇場

于書院前庭、先是屢演伎樂及角觝于書院前庭、至是始築之、隔年春秋爲宇多以下侍女遊觀也、或許士民縱覽、或有市民請而供之、長女悌君、屢自周防岩國歸寧、悌君吉川經忠夫人也、九月免照德之元締、以其老也、用人永田廣泰、九里政敬代之、十月市民張騎劇于市庭、觀者尤多、是日又演角觝于田路村、觀者甚稀、力人憤之、磨至市庭劇場、詰以不顧近地演技、直毀其場、有司報之生駒忠得、忠得曰、捕之、又問、抗則如何、曰、斬之、於是急出輕卒三隊、而力人既散、輕卒追捕之下、獄數日、各謝其罪、因放之、十一月公免石田町庚申堂境內地租、四年正月、祝世子五十、賜酒饌於藩士、而有信古君三月當赴江府之命、三月有信古君出府、當遲引之命、九月復有信古君明年出府之命、蓋屢有是命者、陽狀欲立信古君以爲嗣、而信古多疾不聽之也、然信古君實不知之矣、十月篠川重任上疏曰、願使使信古以下五（信貞、長教、長保、長敏）君、誘導於文武矣、時不可失也、然世子執政皆不聽、五年十月、世子欲先收藩士歡心、將家給米一石、政敬建議曰、今日用度不可

支況於濫出二百石乎、且負債之多、見至八萬餘兩、及今嚴不節約、則恐不可救、願先減公儀衛從士、及侍女隨從、且止世子交際、宏綱善其說到江邸、諫世子、世子大怒曰、此議非出於汝意也、願必有其人矣、宏綱恐懼曰、九里政敬之議也、於是世子奪政敬祿、更給十口、貶用人爲給人格、遂頒賜米百九十餘石于藩士、且命曰、國家會計事、君主當自爲、如執政元締、奉孤命則足矣、自是世子親視會計、爾後藩士之祿、江邸役夫之雇錢、期日不能給之、而常延滯至千數月、蓋會計決算之法、廢閣不用、自是歲始

直謹按、觀古來會計決算表、長賴信武二公之在宇陀也、每歲有若干餘金、而信休信朝二公之在柏原也、以出入不對比、每六七年、或借之京阪之債主、或課之封內之富民、而負債合爲六千餘兩也、信舊公慨歎之、雖以身率先行節儉、然尙以不足也、至寶曆九年、愈嚴令儉約、自奉甚薄、爲三千石之資格、大減藩士之俸祿、遂定出入相償之法、而止封民之賦課、與京阪之負

債爾來二十四年、自信憑公襲封十四年間、與信舊公時不異、而遂不背信舊公知、足勿踰分之遺訓、反以倣大國侯伯之所爲、爲快樂、自寬政九年、至是二十五年、而負債累加、至八萬餘兩、固雖世子之奢侈濫出居多、此皆自滅盡國家之基礎也、而世子尙廢決算法者、後世數十年、蒙其害毒之多、不可枚舉也、噫

六年二月二日、津田正直自江邸歸、明日執政出、令正直告世子退信古君之密命、於上士中士、皆服從之、獨政敬痛論其不可、即日命謹慎、四日令藩士曰、世子元欲迎信古于江戶、立爲嗣、然以信古多疾不聽之、則使任其意退居也、世子嘗密謀執政曰、非絕信舊公之血胤、則孤子孫恐不能襲封也、執政不得止、皆迎其意、是以信古君至年三十而不娶夫人、尙在西殿也、獨篠川重任議論、謂々固執不動、初下士輕卒、密請重任曰、今日之令、實可驚也、而欲議之、則抗其君、欲不抗其君、則祖先之正胤絕焉、若袖手傍觀、則非盡臣子之分者也、願卿熟圖宜爲之

謀也、重任聚衆、問曰、此舉也至難之大事、不微力所能處也、然欲忠誠以貫之、則不亦無可望也、且諸君動作云爲、必從我言歟、衆答曰、然不敢忠誠從其言、重任悅、歸訣家人曰、我死期旣至、所謂天命也、五日重任教衆宣言曰、若使昨日之令行、則下士以下百餘名、將以死諫世子、因不敢去者三晝夜、且重任出用人寮、諫廢信古君將、立信貞君、爭之累日、十三日正直對曰、非敢無故而廢之、信古君以嘗丞於庶母也、重任退謂衆曰、事必成矣、請勿動、直至西殿、質之信古君、君愕然驚、變色曰、曷誣我之太甚耶、即夜召執政宏綱、津田賴稻、曰、我當赴江府、訴之、關老以質其真偽耳、自是藩士往復江邸者、項背相望、至是馬廻給人十七名、與重任約、相爲表裏、又中小姓二十一名、陰贊助重任、挽回之勢旣成、二十五日執政賴稻生駒美綱、驟赴江邸、至則世子悄然悔曰、初不誘重任者、此固孤之過失、而所以蹉跌至此也、重任竊聞之、笑曰、吾非爲利害所左右者、誰謂能誘吾邪、時馬廻黨日夜集會商議、執政屢解諭之而不聽、三月遂連署、使總代二名赴江邸、見

世子陳疏、世子不聽、獨曰付瀧量古、與馬廻黨丸山正春、松原尙幸、榎田重厚、田村久俊等相議曰、世子暴戾、恐再諫不必聽也、則卿等宜以死諫之、倘不聽、則量古繼之耳、否則不啻絕太祖血胤、柏原正義之士亦必生擾亂、不可不慮也、正春等四人決死、見世子切諫之、世子乃許之、曰然則以孤長女安子爲信古夫人、勿敢或違矣、皆唯々而退、五月歸罪於執政有司、命宏綱致仕、正直蟄居、以鎮物議、六月遂廢二月四日之令、而信古君赴江邸之令下、自是世子與執政有司相惡、漸致紛擾、八月執政忠得又致仕、十月信古君赴江邸、七年秋世子止親視會計、以賴稻美綱代之、永田廣泰爲元締如舊、冬成松村農民蜂起、我藩遣兵守田中村、此役也、輕卒廣澤門太、沖田奎助得勇名、八年三月、下士六十八人、不分首從皆譴責之、蓋正閏廢立之際、黨重任者也、世子嘗欲當重任、必以死、然以廣泰等皆諫而不奉命、終不果也、當時稱之曰秘命騷動、（謂世子之密命也）秋以信古君爲世子嗣、改織部、謁將軍家齊、九年春以負債難償、下儉約令、減藩士祿、給百石以十八石

九斗、遠坂村生田由晴獻金千兩、十年二月又減祿、給百石、以十七石一升、是月侍醫永井元卓、在江邸出奔、三月公赴江邸、命毀書院前庭之劇場、爾後不復禁士民漁於本郷久下、唯禁沼村池、十月公致仕、世子嗣

信守公

幼字瀨之助、改大學、從五位下山城守、文政十年十月嗣立、明年正月、下谷上邸火、公與父信憑公、義子信古君、皆避之淺草下邸、頃之公單騎巡視上邸、四品正門屹然獨存、乃曰、噫、不免公役、命火之、蓋侯伯罹火災者、幕府三年免其公役、然以存正廳及公門、則不免之也、明日信憑公還上邸、假住焉、世子移支家織田信味（對馬守）邸、公依然在下邸、是月公就德川齊朝、親請木材賑救、經二日、齊朝輸送良材三千、群臣皆驚、公權術、四月家齊賜告、公將發江邸、令曰、騶從儀衛、宜依元文三年之例也、蓋謂信舊公初就封之事也、執政生駒忠教、元締、永田廣泰、諫曰、宜依天明四年之例也、蓋謂信憑公初就封之事也、比信舊公、則稍加省略、公不聽、廣泰報之、柏原執政、執政有司以爲、方今負債山積、宜依天明之例、

以加省略耳。令廣泰再告之。公大怒不發。江邸反請滯府干閣老。信憑公及廣泰留守居土倉房治等。百方諫之不聽。六月生駒美綱死。公令其子龜之丞襲家。後曰克綱。命其養父宏綱再勸。是月令士民遇保野以夫人之禮。保野性嫉妬驕奢。參與政務。執政忠教有姦罪。七月公命歸柏蟄居。而賜四女九磨姫于忠教。父忠得既致仕。然恐惶不措。至江邸謝忠教之罪。而嫁九磨姫于一橋氏臣井上正幸。是月公以滯府期日既經過。稱疾屏居。時執政中山親實有英氣。與同僚遙以書諫之。公召廣泰視執政書。投之烈火曰。孤之言而苟不行。則孤不復事事。移封之覆轍。再釀出於今日。使汝執政有司。服奔走之勞也。廣泰復報之執政。群臣不知所爲。八月執政將勸迎公于柏原。宏綱到江邸。請曰。宜依元文之例也。公諾之。將發時。上邸新館工半成。世子還上邸。九月二日。與公長女安姫婚焉。五日公告世子曰。宜立信貞以爲卿嗣也。世子心竊驚之。然以信貞君在側。陽諾之而退。公即日令宏綱廣泰房治等。備信古請迎嗣于幕府之書。明日廣泰奉之。至世子內腹。

請其押印、世子不聽曰、噤昔以信貞之在、雖諾之、願婚後三日、而義父遽有斯命者、則以其女爲餌、以欲抑壓孤也、孤意新婦和諧、經兩三年之後、讓嗣于信貞、未爲晚也、廣泰不得止告之公、公怒曰、昨日信古諾之、而今則反之、皆出於庶母桑之意也、汝等宜說信古急諾之也、七日宏綱以下群臣集議、皆以世子言爲當然、以信守公乖戾不可諫也、宏綱廣泰見世子、切勸承諾焉、世子不聽曰、義父強之、則孤在、逐新婦以遯耳、八日宏綱以下復集議、明日宏綱廣泰將告之公、公令側用達大井泰宣問曰、汝等必能使信古諾之、則可面也、否則孤不復敢面也、三人退、群臣相集、論議移時、明日宏綱廣泰請世子庶母曰、不立信貞君爲嗣、則公之所爲不測、實關國家之安危、伏願說世子強之、庶母曰、可也、明日庶母答曰、百方雖強世子、世子不敢聽也、請領之、於是宏綱廣泰將告公、公令泰宣問、亦如前日、且曰、汝等不能使信古諾、則孤不敢就封、而將蹈信武公之轍也、信古之遯、固任其意而可也、群臣痛嘆憂之、於是宏綱廣泰告情於信憑公、公驚曰、信守放縱、何

如此甚乎、然則速可命就封、十二日信憑公使岡田重毅以親書、懇憑信守公就封、公不聽曰、後嗣不決、何就封爲乎、宏綱以下集議深憂之、十五日宏綱廣泰各決死、令泰宣告公曰、世子不諾者、臣等非微力所及也、請罪臣等、信憑公不得止、說世子、令立信貞君爲其嗣、而終逐新婦、則任世子意也、十月信貞君爲世子嗣、改大學、謁將軍家齊、十一月公始就封、賜藩士米百九十餘石、蓋欲收其歡心也、元文之例、賜津田賴城生駒邦綱、以酒料百疋、以下各級遽減、至錢三百文而止、凡自執政至輕卒、均給米一石之類、所未嘗爲也、其他公之所施爲、違背舊章者、皆如此、自是闔藩始不服公也、執政士每以下、藩夜集議、公覺之、令泰宣每夜微服、而偵察之、衆皆懼泰宣、元祿以來我累世君、皆以隔年三月二十一日爲參觀發駕之期、公明年二月二日、不待臣民送于郊、猝發柏原、從士役夫皆困苦、頗極紛雜、群臣多年苦公之乖戾濫交、至是宏綱以下固結約、密請公之退老於幕府、親寶政敬楨田重厚尤有力、十月公因幕府密命致仕、移淺草下邸、年五十八、自

是公常敵視群臣、尤憎親寶、執政速命泰宣歸國、蟄居、衆皆快之、公資質敏捷、豁達、頗有狡智、而自幼無教訓以導之、故乖戾自用、及長、不容諫、其在江邸也、自長門肥後、越前、越後、侯世子、至麾下之士、所親交者甚多、其費不貲也、初、政敬久誥等、屢告父信憑公、以世子不從諫、驕慢奢侈、前途可憂、信憑公不以爲意、曰、孤自支家、入繼宗家、故不得不遜讓、然信守則襁褓、生長於宗家、與孤不同、動止云爲、任其意而可也、是以世子愈放縱奢侈、遂至不可制、後信憑公與政敬等語而悔之、一日侍醫小泉仙庵、見公之所爲、頗慘酷、嘆之曰、主公即桀紂之儔也、公問曰、何謂乎、仙庵不答、公亦問之、近臣又無一人知之也、保野嘗與近臣侍醫等私、醜聲聞外、是以當時以爲公之近臣爲汚辱、（藩制、襲以上士長子爲近臣、至是其父辱之也、託他事辭之者多、故公不得止、以中士長子且內外禁弛、內寢男女之醜聞不絕、其餘習遂及信古信貞二公世）

信古公

信舊公第三子信應君長子、幼字義之助、改豐次郎、又織部、文政十二年十月嗣立、叙從五位下、任近江守、天保元年夏、信貞長敦長保長敏長富諸君、

移住柏原、以減冗費也、獨長成君在江邸、蓋信守公以寵之也、是歲織田信美（若狹守）自出羽高畠移于天童、二年春新町再三火、壺屋農與之所致也、九月公與安姬再婚焉、十月中山親寶自江邸、年三十一、信守公當怨己之致仕、由群臣所爲、今年親寶之至江邸也、謂之曰、群臣樹黨擠孤、汝爲老臣而無所救護、罪宜速自殺也、親寶對曰、公常峻拒諫言、云爲任意、負債山積、是以群臣恐或失墜祖宗之社稷、日夜謀議、事遂至此、臣雖職忝老臣、當此時進退不可得兩全、獨以爲宜與社稷俱休戚、豈敢顧軀命乎、公尙不反省、屢迫之、於是親寶遺書同僚及家族、遂自殺、公令密火其遺書、陽稱病死、然事聞柏原、公又使人流言曰、親寶之自殺、以私事已、豈有他哉、是以闔藩不知其死於社稷也、親寶則反其祖先正峯之所爲者也、親寶母淺野氏、名美與、伶俐端正、夙爲寡婦、時年二十二、能經紀家政、教養子孫、不墜其家聲者、皆其力也、十一月、生駒忠教再爲執政、十二月、火刑放火者農與、於西河原、是月養祖父信憑公卒于江邸、壽九十一、謚曰寶壽、葬于下谷

廣德寺三年二月債主督促甚急、於是以執政忠教、目付瀧量古、子守安定爲元
締、給藩士以面扶持、命本間忠啓蟄居、四年春、藩幣枯死、以交換途塞也、庶民怨
望官尤甚、自是威信墜地、不得復貸借於民、九月長成君射雁於淺草下邸、雁翻
墜市街、幕吏來詰之、組頭津田爲貞、謀之閣老本莊宗發（伯耆守）、公用人川村又藏、
曰老公宜稱疾千日間、移住柏原也、公因託疾、請浴城崎、來柏原、五年春、用人格
渡邊正路、役人格菊池在年、給人大野忠尙、菊池在茲、各上書執政言會計紊亂、
忠教怒、命正路在年蟄居、忠尙在茲皆見放、六年春、命忠教量古安貞蟄居、執政
宏綱、目付田中正岑、代爲元締、是歲賜二口于佐治村小島省齋、七年天下飢饉、
八年正月、夫人生女稱鶴姬、是月以今井兼輔爲下士、繼信憑公先妾壽美後、稱
松元、二月大坂與力大鹽平八郎、以幕吏不顧人民飢饉、集黨與動干戈、我藩使
士卒試服甲冑、蟲蝕頗多、然以會計不足、不能修補、後納之倉庫、五月端午、中士
數十名、喧集計吏前川儀脩家、投杯乱飲、當時闔藩皆貧、獨儀脩以身居計吏、新

築私邸華美無比，衆惡之也。各所命謹慎十餘日，六月信守公以移住以來，既經過千餘日，欲還江邸。宏綱以下群臣密約留之，而招其妾保野於柏原，用人九里政敬實爲之唱首。信守公密令用達管屋清連遣書保野，曰：公欲還江邸，思念愈切，然宏綱等沮之，今招尊嫜者，宏綱等之爲，而非出公之意也。尊嫜必勿信之。發江邸也。於是保野稱疾不來。此時信守公猝將發柏原，宏綱等愈固止之。因遣本間忠良于江邸，迎保野。保野稱疾不聽。信守公終知不能還江邸，欲迎保野於柏原。十一月遣政敬、政敬臨發，請親書。公乃與之，且曰：保野陽稱疾，然實非病，宜迎之。俱來。政敬至，說保野，且示以公親書。保野遲疑不信也。尙稱疾不聽。政敬無奈之何，空歸柏原。信守公怒，不面政敬。江邸執政代岡田重威、佐々直方聞之，勸保野發程。苦諭再三，遂不聽。重威等急逼促之，保野益疑之。謂皆宏綱等之所爲也。因深怨宏綱。九年正月二日，婢志滿窺閣，老登營訴之。途曰：執政宏綱嚮使信守公早歲致仕，尋幽之柏原，且有老妾名保野，遇之極酷，遂欲并幽之。苟有人心者，

孰忍傍觀之、況朝夕親待之者乎、願假幕威以救護之、其他百方讒毀之、閣老脇坂安董(中務大輔)取其書、拘留志滿、四日安董敎我來迎志滿、留守居副役田村久俊、裕筆副役篠川重之、及輕卒數名、至安董邸、公用人加集某傳命曰、今付託志滿、當護而歸、保野志滿二婦之待遇、毫無異前日、以俟後命、然公以下、執政有司、皆不知其訴意所在、憂慮不能措、目付楨田重厚、高山高行、使賄頭富本榮脩、徒士目付加納博道、就二婦問其由、二婦罵詈喧囂、殆如狂者、直方曰、此實關公家之安危、非使二婦離居、則再訴不測也、留守居秦貞至、久俊等爭之曰、曷反閣老脇坂命乎、直方不聽、親詣閣老本莊、公用人川村又藏、姑離居之、且令數人守之、保野志滿愈怒、九日久俊就脇坂邸、更請二婦異室、不聽、十二日更同居焉、志滿假父、神田坊丸屋某、訴脇坂邸曰、織田氏有司、不顧保野老衰疾病、擅分離移居、且給疏食、保野日夜不堪辛苦、是以志滿屢使人求食于我、請禁其虐待、少寬待之、於是江戶町奉行筒井紀伊守、訊問丸屋某及志滿、各保管於其家、四月町奉行、

始召重威直方重厚高行久俊榮修博道及賄頭須佐美祐篤保野志滿十名訊問之保野復被保管五月寺社奉行牧野忠雅(備前守)又訊問十名於評定所執重威直方重厚高行久俊於有馬溫純(遠江守)邸下榮脩博道祐篤於傳馬坊獄而捕宏綱於柏原檻致江戶又下獄先是管屋清連請執政曰臣若出江邸分疏其由則嫌疑氷釋易如反掌也執政乃命清連出府既發執政悔之馳人止之途召還柏原命其親戚中士林正立小森正員就其家守之初重威直方以書報執政曰聞保野所陳于評定所則信守公嘗令清連告保野者也公命涉兩端前後齟齬深爲國家憂之執政告之信守公公對曰如清連之書予毫所不知也重威等聞之大喜請記其旨以爲証憑至是執政訊問清連清連慮禍害所及不測自負罪曰彼書臣所自爲決非公命也執政令清連書其由遣之重威等時田中重義爲中士廣間番爲保野宣言曰清連何報非公命乎保野又何聽非公命乎非清連一己之所爲可知也馬廻飯田正堅菊地在茲津田爲房等爲取次廣間番密請

執政曰、間重義言、清連之自誣情狀、可推知耳、臣等請問其真偽、執政許之、六月八日、正堅等三名、就其邸問之、清連不對、三名讓曰、國家之危迫、今日卿何以不答、清連愈不答、是夜密有勸死者、清連乃自殺、至此評定所、召正堅、正立等五名、且命醢清連屍、是月閣老召信守公、七月公赴江邸、大目付堀石見守、屢以閣老之封書訊問焉、命大和柳本織田秀陽(安藝守)爲柏原藩政參與、命福知山朽木綱張(近江守)爲柏原鎮撫、綱張老臣率衆來柏原、(宿小谷喜兵衛家)信古公耻之、稱疾不出、幕醫數人來診之、二十七日、江戸町奉行與力、安藤源五右衛門以下、徒士目付小入目付等、來柏原、(宿土田文左工門家)檢清連屍、且訊問執政有司、執政生駒寬栗、恇怯不能出、佯發狂、晦日安藤以下、去柏原、八月幕府執津田爲貞、用人藤田用義、林正立、前川儀脩、於木下利愛(肥後守)邸、執執政津田賴匡、九里政敬、於森長國(佐渡守)邸、執政生駒克綱、用人田邊照明、山室昌寧、保野後嗣田中重義、計吏上田彦市等、屢受訊問、于評定所、柏原無一執政、組頭星合利晃代之、是月宏綱死於獄、十月

爲貞病死于木下邸、內外紛亂、濫費不貲、國家危急如風前燈、士民皆不安寢食、前年但馬出石藩執政仙石左京、旣鳩其君仙石政美(美濃守)又欲鳩其嗣久利(讃岐守)立己子(小太郎)以專政柄也、藩臣神谷轉訴之、寺社奉行、脇坂安董聽之、處斷得宜、至此安董欲裁我織田氏事、以此例爲大獄以待之、時幕吏金田故十郎頻出入我邸、遂識其不然、告之幕府、自是閣老大田資始(備後守)聽之、爾來禁令措置、一加寬裕、闔藩如蘇、十年三月以野口廣助爲下士、繼庶母桑後、稱矢島、六月重厚高行、儀脩、見宥還邸、七月久俊正立、榮脩、祐篤、博道等、見宥還邸、八月賴匡、政敬、用義等、又還邸、皆憔悴骨立、獨政敬勇壯活潑、戲曰、大厦之將倒、以基礎已搖也、豈一木之所能支乎、方今上下至愚、舉將倒、公家復無防禦之術、予年六十三、幽囚森侯邸、沐浴美食、幸不視聽憂患、身體愈覺強健、然今不幸免幽囚、豈可堪爾後之憂患乎、是月閣老水野忠邦(越前守)命信占公逼塞、信守公遠慮、又於評定所、處保野於終身幽閉、志滿於禁錮、丸屋某於手鎖、而重威直方、宜自其主命放逐、

罰克綱、賴匡、政敬、貞至、重厚、高行、久俊、正立、正員、榮脩、祐篤、儀脩、博道、及脇阪公用人加集某、本莊公用人河村又藏等、各有輕重、放免其他十二名、因即日逐岡田重威、佐々直方、幽閉保野於淺草下邸、自是邸鎖堅門、上下謹慎、屈指只待赦宥、九月免藩士禁綱、各有遲速、十一月、免兩公逼塞及遠慮、蓋幽閉七十二日、始開邸門、々外青草繁茂、自前年正月、至今年十一月、殆二年、事始得解、當時稱之曰保野騷動、至是奪保野繼嗣重義俸、田中氏祀絕、明年正月幕府奪下谷上邸六千餘步、更賜芝三田小山三千步、然小山邸狹隘、公私不便、因請隣邸麾下、朝倉播磨守、千餘步之地、易於我淺草下邸內千餘步、合爲四千餘步、四月信守公不豫、信古公請滯府干閣老、五月信守公卒、于江邸、年六十九、諡曰良心、六月繫下土加納長四郎及養母、于北中町獄、以爲盜於近隣也、長四郎自獄裏竊奪看守輕卒富本庄助刀、自刃、因逐其養母、加納氏絕焉、譴責庄助爲役夫、九月利晃家火、延燒政敬家、蓋利晃門弟數十人、將發巨砲、日夜群集製彈藥、一夜點火移

焰硝轟然爆發、鳴動不止、衆雖倉皇避之、猶多火傷、而田原數藏爲之死、十月公歸柏原、賴匡加賜祿百石、合爲六百石、蓋賴匡見執森侯邸、以能辨疏公家之冤也、是月令長敦、長保、長敏、長成、長富、諸君就臣列、各賜百石、冒津田氏、十一月命利晃蟄居、以執政闕班之間、庶政不治也、放逐中士狛忠道、谷野金太夫、以偽造米券也、是歲賴匡臣下田忠堅、射於京師三十三間堂、忠堅常嗜武、槍劍弓馬無不通、十三年三月公致仕、養子信貞君嗣

信貞公

幼字瀨之助、改大學、天保十三年三月、嗣立干江邸、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四月復藩士祿、給百石、以十八石九斗、五月小島省齋講書于殿中、藩士聽之、且命爾後隔月五日、間進講、秋公觀藩士演武技、皆因政敬之議也、蓋自文化三年、至今年、不舉比典者、三十六年、十二月命津田賴匡、山室昌寧蟄居、以紊亂制度也、養子賴道爲執政、賜五百石、十四年保野病死、不得禮葬及建碑、弘化元年八月、中士勝川正之、長子正俊、斬岡田漸之進、(重成長子、十三歲)正之善手跡、士民令

子弟就其家而習之者二十餘人。正俊嘗疾精神或愈或發。一日突然來拔刀斬漸之進。其母走來抱漸之進遺骸。急呼正之。正俊又斬母。尙將及正之。正之以下家族及群童皆奔散四方。正俊追及又傷一女兒。入新町民家而憩焉。或竊奮其刀送之其家。正之縛之。請繫于北中町獄。無幾病死。公嘗娶堀直庸（丹後守）三女。無子。三年春以信古公女鶴姬爲養女。以細川之壽（豐前守、肥後守）三子剛三郎君爲假養子。十二月卒于柏原。年四十五。謚曰兼中。

信敬公

稱剛三郎。弘化四年正月迎于小山邸立之。時年十二。母毛利高翰（出雲守）

長女。公天資聰明好學。細川藩士上保邦藏、黑瀨富彌從來焉。邦藏爲人忠直剛果。長文武直諫不憚。富彌粗有學術。朴直不諂。二士皆宇土藩之撰也。邦藏者自公幼時爲其傅。公四世祖細川興文（中少輔）嘗設幼主教導典。邦藏等折衷之。參以佐藤一齋輔導君一以啓沃爲已任。我藩嘗無此法。幼主皆育于深閨婦女手。故偶雖有聰明之資。化爲暗弱之性。至此始知有啓沃之法。輔導之道。側用達淺井

政安田中宗高其餘無學之輩甚多焉邦藏等談學事則沈默俯聽耳三月公除喪時養祖父信古公及夫人在南殿養母寶鏡君在東殿公日二時間聽政又省禮尊親其餘暇自讀書槍劍訖弓馬習字立課不惰夜則與近臣談論古今上下人物又賦詩圍碁至亥牌必就寢時察近臣勞勩就寢後又起讀書往々徹曉三月辟芝三田坊儒者石井皓齋爲中士給十口與邦藏更直侍讀邦藏常曰幼君之際寢殿當如家塾不然則終不能成君德也於是左右侍臣盡替切磋咿唔之聲朝夕不絕而內寢不置侍女唯有一嫗以供縫針澣濯耳六月信古公卒于江邸年五十四諡曰周德夫人改稱曰養德七月稻畑村陰陽師石岡因幡斬其妻及姦夫自首官訊問免罪一日公登觀閣樓偶有醜面役夫過其下近臣田中正路笑之公之曰凡人之才不才唯在乎心而不在於貌也聞秀吉面如沐猴然遂成霸圖矣故而雖醜不必可輕侮也嘉永元年夏復廢藩士祿給面扶持時田中正岑冲政也爲元締以不堪負債督促也二年春中士佐敷重義斬孫常吉於家

常吉爲盜於遠坂村、事將發、故重義及此、夏勘定所紙幣紛失、命津田長富田中宗高蟄居、冬公加冠謁將軍家慶、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公聰明英邁、獎勵直諫、嫌忌懦弱、故群臣無諂諛呈媚者、又無近臣耽酒者、或雖不能全絕焉、用達以下、當直日不敢飲酒、公常用綿服、非登營日、不敢服絹帛、於是藩士望風興起者多矣、是歲初築學校于北町、稱又新館、命教導千中士岡田重稷、葛山居敬、三年四月、公發江邸、豫命從士客路守節儉、戒濫費、公健步日行數里、其踰箱根山、不復御輿馬、是以行旅旬有五日、宿泊每不至夜、故無一回點燈、我累世之君所未嘗爲也、五月公初着柏原邦藏從之、居月餘、而邦藏歸江戶細川邸、公臨又新館、賜書籍於藩士子弟、書大成至聖文宣王七大字、挂之壁間、六月公巡視藩內及市街、士民觀公服綿衣、節儉之風、不令而行、公嘆曰、津田賴道、生駒龜之丞、孤長臣也、案家制、不擢才能而爲長臣、以世襲爲常典也、孤以養子之躬、不可妄變舊制、然長臣不才、則人主欲治國家、不可得、猶盲者失相、寸步不能自致也、今龜之丞

既十歲、生長于婦女手、而不從事學業、他日如之何時不可失、孤親教導之、自是公曰、授句讀於龜之丞、蓋欲使之就于外師、則以闔藩減祿之際、不能爲也、七月公始聞省齋講書、大悅爲中士加賜二口、命儒員徙居柏原省齋、辭以母老、約月五日間進講、十月巡視封內各村十餘日、至佐治村、省齋出迎、閭門、公見之、遽下馬、徒步至其家、爲禮而出、是月命田中正岑致仕、當時有司中、除政敬之外、辨論可聞者、僅爲正岑、重厚二名、而正岑位組頭列、兼務物頭、元締郡町寺社奉行十餘年、執政中山親和、疾其權勢、使之致仕、非有過誤也、重厚嘆曰、嗚呼親和奪我僚友、次正岑致仕者、非我而誰也、無幾重厚病死、十一月公設講武場于內寢北、日練修武技、毫不違課程、且觀藩士演武技六日、或令某々再三演技、至日沒、則庭燒贊火視之、自是闔藩皆奮練磨武技、公又欲改革舊弊、償還負債、屢延省齋於路寢、有所諮詢焉、十二月賞又新館教導、賜金、又獎勵子弟以書籍、且約曰、以明春徵筆蹟、勿敢或懈也、四年二月徵之、親覽焉、三月公赴江邸、近習田村久常、問以柏原狀、公曰、佐

治有小島省齋者、老成碩儒、識見甚高、其他无柏原之談也、一日公唐鑑輪講後、逍遙庭園、顧久常曰、太宗能好諫、今君不能爲太宗、然臣亦不能爲魏徵、孤鄉邑宇土、不乏諫臣、然孤自嗣當家以來、未有一人諫爭者、蓋群臣之遊惰乎、或以孤爲頑、愚不足諫乎、久常答曰、公言實然、而能有終始者鮮矣、以太宗之明、終倒魏徵之碑、況才不及太宗者乎、公今日之言、願勿忘之、臣亦永記、公言、公笑諾之、六月公親與書柏原執政、其略曰、具狀大名草村銅壙于幕府、借其金者、孤之所最忌也、孤素欲講武修文、減殺負債、以全孤之責任也、顧從來財政之方針既誤之、國家之隆治、豈可得而望乎、事若蹉跌、其弊竇恐至不能救、則上對祖先、中對幕府、下對士民、爲不孝不忠不仁之罪人、有何面目、立於其間乎、獨在退身耳、今也再三熟慮、遂無良圖、唯拱手仰成耳、孤之心、恰如負荆坐針也、是月立鶴姬爲夫人、夫人穎悟端正、一藩稱關雎之好述、信守公以來、內寢頹敗、至是一洗、士皆冀爲近臣、十一月省齋遙上書江邸、言五事、一曰定廟謨、二曰明法度、三曰正紀綱、

四曰修政事五曰嚴學政

（定廟謨者何也曰凡欲爲一事先就其始以要其終定其所向毫不變易此謂定廟謨也夫我藩負債巨萬今欲辨濟之固不期月間所能成

豈莫一定之策而可耶諺云方今金錢戰國也今待之有和戰守三策焉親彼疎此借所親以償所疎以機變譎詐之謀鈴制目前謂之戰矣與新償償舊償彼我輯睦協議以偷一時之安謂之和矣一藩上下嚴守儉約每年有巨額贏餘以漸償負債者年々所耗費多者是自然之勢也如我藩債今日漸積爲巨額和戰二策之不可行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則惟有守之一策而已雖然此一策言之甚易行之甚難也如嬰孤城抗大敵君臣上下減省冗費嚴守儉約其飢也君臣上下共飢焉其寒也君臣上下共寒焉上下一體封內如一家患難憂樂進退生死俱與之而後辨濟之法可講也焉夫數十年之久堅守節約而始終不變是即今日所可遵守而廟議一決於此臣所謂定廟謨者是也明法度者何也曰廟謨既定之後法度亦先不可不明也夫法度則制度禁令之謂而如此者宜爲如此者不宜爲爲此則賞不爲此則黜矣而明之者言有功者必賞之有罪者必罰之以勸懲千萬人若有功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雖明君賢相亦莫如之何而已是故賞罰者人君馭國之大權而其黜陟之際尤不可不謹也夫賞罰之柄得公正明白而後令行禁止矣臣所謂明法度者是也正紀綱者何也曰法度既明之後亦先不可不正紀綱也今就藩士階級論之則君不侵老臣之職老臣不凌君之權老臣不侵組頭之職組頭不凌井然也今就藩士階級論之則君不侵老臣之職老臣不凌君之權老臣不侵組頭之職組頭不凌老臣之權之類而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就官署論之則君執權於上府寮署局以次隸屬於其下言府不軋寮寮不制府之類其於署局亦皆如此不相軋轢而相維持是則體統相屬聯絡相通者也又就軍旅論之則練武備乃是綱轄兵革具車馬積糧食乃是紀是故綱既立則紀從張紀盡張則綱自舉者也凡推之百事皆然苟如此則上下輯睦庶政皆熙臣所謂正紀綱者是也修政事者何也曰紀綱既正則修政事又次之而修政事之要先在得其人々稱其職則政事修矣夫府者諸司者政事之所由出也然其關係之最緊且大者莫急於政事民事錢穀之三司也今政事府者明君賢相之所總裁而非微賤之所敢可與議也故姑置不論焉夫民事之司者征租之寬嚴封民之苦樂窮民之流離鰥寡孤獨之凍餒死等皆繫之故任其職者先不可不採擇其人也錢穀之司者一藩會計用度之根柢也軍旅之糧

食朝會之經費、以至藩士之穀祿、貧民之賑恤等、皆因此盈縮、即致厚薄、故任其職者、亦先不可不採擇其人、也、且我藩四世會計出入不明瞭、宜使每歲有司必製統計以聞、而公亦常躬親加監督也、其他諸司寮之與廢弛張、皆在得其人而任之與否、則爲進退黜陟者、人君之特權、而最所當竭心也、官得其人、職稱其任、而未嘗有政事不修者也、臣所謂修政事者是也、嚴學政者何也、曰政事既修、則嚴學政亦次之也、蓋嚴學政者、所以勸懲行育英才、以待他日之用也、然如學制教養之事、臣別有所見、當俟他日上言焉、此五綱者、固繫明儒劉宗周奏議、然以其適切時宜、敷衍其義、如此伏願漸次斷行此五綱、以革易積弊、則經費自減、士風日新、庶幾得洗滌陋習矣、且人君常從事正心誠意之學、公大悅、自是常欲講明此道、以斷行五綱之基本、則於濟時難、何難之有、陳述鄙懷、而瀆冒威尊、

用省齋、以大有所爲也、五年夏歸柏原、下士奧村祐作出奔、以偽造米券事將見也、處其黨中士林通義於塾居、山脇直之進於放逐、下士上田某於嚴譴、秋加納辰政死、命首坐流刀法師範、干其高弟大野忠良、十月逐下士吉村美兵衛、葛山太良八、輕卒和田爲藏、以盜田野蔬菜也、十一月演打毬于正門外、六年二月、獵于奧村山、蓋自安永八年君之不親獵者、七十餘年於此、內外服之、三月免沖政也之郡町奉行、使永田廣高代之、而命民政改革、公赴江邸、命久常修學、久常自是學於安積艮齋之門、六月邦藏又勸公、就艮齋受業、公諾之、將往學、偶米國使節、海軍中將伯爾里率軍艦四艘、來泊相模浦、賀奉國書、請互市、幕府急使侯伯

守武藏伊豆相模上總下總安房海岸、兵合三十三萬六千餘人、且令天下侯伯、建言和戰之利害、而閣老陰主和親、陽裝主戰、自是天下騷然、目付荻野季治、率下士輕卒二十名赴江邸、偶有訴親和擅政權者、公召親和于江邸、公嘗憂藩政不振、欲用邦藏省齋、大釐革藩政、至是察時變、請父細川侯、以邦藏爲我藩臣、且公親裁書、以召省齋于江邸、省齋將發、佐治晦日、公不豫、七月二十四日病劇、明日遂卒于路寢、時年十八、臣民皆莫不痛悼者、良齋聞之曰、是非皆一藩之不幸、亦天下之不幸也、是日親和應召至江邸、省齋得計、遂不果東行、公聰明有膽略、文武技藝皆超出于衆、讀書習字乘馬特爲其最、公無子、夫人時年十七、執政有司哀痛信長公之血胤、至夫人而絕、婚後僅一年餘也、因欲迎嗣君以再配夫人、然夫人貞正不聽、終斷髮全節、宇土藩士聞之、流涕相謂曰、不耻信長公血胤、而信敬公之爲夫人也、當此時養德君欲使支家織田信愛（謙次郎）入繼宗家、信愛亦希望之、雷同者甚多、獨親和短信愛爲人、不聽之、同姓親戚集議不決、深秘公喪、

殯之路寢者數月、九月幕府有命、曰若攘夷命下、則宜守丹後但馬海岸、而我公所守者、自久美濱大島村、至野室村、凡十里餘、自是有司屢往復其地、爲之準備、冬命藩士二十餘名、常脩甲冑、明年二月、迎黑田長元（甲斐守）四子舒丸君、于小山邸、立爲嗣、十日始發喪、葬于廣德寺、諡曰賢性、夫人鶴君、改稱曰良性、良性君以未曾謁賢性公、母君毛利氏、常爲恨、奧目付大井令藏、奉其意周旋之、後遂至其邸、毛利氏悅、迎盛饗之、始行母子禮、二君哀喜並至、追慕賢性公、中心如噎、互拭淚眼、其藩臣及婦豎、私視之者、皆嗚咽不能仰見焉、後屢至其邸、親睦如實母子、良性君事養德寶鏡二君孝、二君如有疾、必親侍湯藥、終夜不眠、是以左右扶持其病者、皆感嘆而爲不及焉、

直謹按、公天資英明、強記、不出世之賢君也、自信舊公卒、六十有五年、而公繼織田氏、其間信憑信守二公、自如欲招國家滅亡者、而胚胎後害之多、不可言也、信古信貞二公、在如無也、是以紀綱頽敗、上下怠慢、所存唯負債與、

猥淫之風而已、公未成童、而能守師傅之教訓、好善惡、不善、迎直諫、忌諂諛、從事文武、如水之就下、其嘉言善行、不暇枚舉、後田村久常錄其言行、題曰「看山昔話」、蓋近臣化公之德、先革其面目、遂至不令而闔藩練磨文武、風俗向善良者、皆感公之實行也、自是臣民、日夜屬望、他日成織田氏中興之業者、非公而誰乎、而公獨憂門閥執政、而綱紀不振也、偶當外國來艦、察時變、欲擢用上保邦藏小島省齊、大釐革藩政、而天不假之壽、降殃於織田氏、奪其英主、豈可不慨乎、天若借公壽數年、則革新藩政、振作士風、治績炳烺、必有可見者焉、雖然、創他日教養人才之源者、則非公之遺德乎

信民公

稱舒丸、嘉永七年二月、迎于小山邸立之、時年十五、先是正月、伯爾里

率軍艦八艘、再來浦賀、促所請、二月幕府徹海岸戍兵、三月許所請之半、結約于

橫濱

（後世稱之曰「橫濱條約」）

當時秘之、經數月、天下始知幕府詐術、六月地震、是月公始就

封、八月命菊地在茲蟄居、先是在茲與津田長富善、欲以其長女爲公夫人、以博

威權、在茲之在江邸也、爲養德君與用人、因希其意密言之、養德君悅之、使織田信愛及同性親戚贊助之、至是事露、堀直庸黑田長元聞之大怒、召還在茲於柏原、命蟄居也、九月始閱藩士之兵、給人中內行篤爲軍師、十一月復地震、是歲銷封內寺院鐘鏹、鑄造巨砲四門於大坂、一曰鑒夷、一曰霹靂、其他二門天砲也、安政二年春、試大砲射擊于觀音山下、爾後每歲數回行射擊、(以下署之)山村方直進馬廻給人、賜祿六十石、初方直爲元締下吏、前後十余年、親和信任之、嘉永五年、旣進給人格元締副役、賜俸十口、至是爲元締、方直長於理財、文化以來、藩債遂至十三萬兩、債主督責不措、方直身當其衝、能彌縫維持之、常人所不及也、然以家頓富、時人疑之不信、曩僞大名草村出銅、阿草村出銀、又設鹽炭漆機織各局等、皆出於方直之假託詐術也、公赴江邸、省齋扈從焉、四月令江邸臣田村久俊、佐々直興、秦貞順、孥妻挈移住柏原、以減冗費也、貞順自及其家、六月令藩士甲冑巡回干郭內、且閱兵操練場、行篤爲軍師、親和總管之、九月賜又新館于佐々直

興、以爲其家、十二月公叙從五位下、任山城守、是歲廢武田流、改山家流兵制、三年夏公歸柏原、公追慕先公好學之風、又悔廢又新館、欲繼述其志而再起學校、然以工費難支、諮詢之封民、封民皆贊美其舉、曰宜先改築大手門、而後及學校也、於是命永田廣高董工、四年春、大手門役竣、五年十月、公獵于奧村山、十一月學校工成、如其木材金穀器物、多繫封民所獻焉、林昇（大學頭）名之曰崇廣館、蓋取之德崇業廣之義、更設督學教授助教句讀等諸官、以重稷久常爲教授、春秋舉釋奠禮、公每臨之、皆出於省齋之議也、是以藩士精勵文學、尙如先公在世時、是歲加賜方直宅地、移近隣輕卒、高田助市、中島定六、谷口作內、于他、與方直以其地、自是藩士、誹議親和方直者日甚、以淆亂其舊制也、六年夏、幕府與米露蘭英佛、結互市約、當時攘夷論者、皆莫不憤大老井伊直弼之專斷、明年三月、攘夷黨殺直弼于櫻田門外、秋方直以疾請免元締、官聽其請、爲給人廣間番、目付本間忠良、藤田用眞等議曰、方直近年不次累遷、今令爲廣間番、以全其終、僕等不知其

當否也、新和答曰、彼有功于會計、能以減負債也、於是忠良等竊檢會計、負債如舊、偶忠良用真進、用人、曰付瀧量衡等、皆告親和之不正于公、公召群臣謀之、十月、命親和方直蟄居、文久元年七月、以內帑日匱、召播磨市場村小南、小兵衛、問以會計事、蓋出於用人、田邊照邦之意也、小兵衛柏原下町沖田產也、九月、公遙賜書封內富民、其略曰、國用不足者、汝衆庶多年之所困苦也、屢命多額賦歛、汝等速應之、孤不堪欣喜也、曾聞小南、小兵衛、素長於理財、今也群臣協議、欲以會計一任彼、因孤許之、又將各應其分、借其財焉、固非孤之本意、爲國家不得止也、孤既減殺衣食費、群臣又倣之、汝等宜體孤之意也、是月、斬殺養父者久助于獄、梟之西河原、十月、令中士山村方行、獻金百五十兩、下士竹延正已、獻二百兩、蓋疑其父在職不正、各有贓罪也、是月、公與書執政、其略曰、頃日借財于封內富民、富民皆諾之、實所歎賞也、且卿等及有志士、或毀家屋、或鬻器物、以請供其金、忘已奉公之厚、何至于是乎、思之則食不甘、寢不安、卿等宜深慮遠謀、必無跌蹉也、

且致孤意於諸士及封民矣。是歲鑄巨砲於書院前庭，名曰潛龍，鐵彈之重，以二百目衡之。二年春，攘夷黨刺閣老安藤信正（對馬守）于坂下門外，信正負傷逃門內。秋幕府奉勅以德川慶喜（一橋卿）爲將軍顧問，以德川慶永（越前春獄）爲政事總裁，自是變革庶政，使侯伯妻孥就其國，廢隔年參觀之制，改爲三年一覲，自前年諸藩脫走之浪士，稱天誅擅誅戮天下惑亂如麻，指諸浪士曰：尊王黨又攘夷黨，主奉戴皇室而抑制幕府，以長藩爲本據也。指幕士曰：佐幕黨又和親黨，主輔佐幕府而與外國和親也。於是田村久常勸公及生駒高令招省齋于柏原，省齋不諾。高令久常屢就其家，以公命傳之，然尙不聽。久常曰：然則公親臨請之。省齋乃決意來柏原，上書論時務曰：臣伏惟當今藩債巨額，未得償還之也。當此時有水旱疾疫干戈騷擾，則上下窮乏，何以應之？故今日之急務，當定規模，勤積累。君臣一致，節儉力行，更革財政，償還舊債，嚴紀律，舉人材，且上修君德，下勵士民也。然則百司得人，積弊漸除，庶幾得文武並興，而國因以安乎？（今夫天下之勢，干才紛擾在目前，而藩債如此，若際有事之日，則何以處）

之日則何以處之且頻年天候不順米價騰貴加之以水旱瘟疫若際窮民嗷聚之日則何以應之若不
幸如此則至用度閉塞藩士俸祿難給豈可不畏哉古人云定規模勤積累夫定規模者言豫定所向就
始而要終也勤積累者言踐履力行月日積功効也昔者漢高祖與韓信定滅項羽之策光武會鄧禹於
廣河披地圖建中興之謀是皆定規模也而高祖五年間百戰艱苦叛帝業光武沐雨栴風十三年成中
興之業是皆勤積累也是故雖定規模於笑談之中不勤積累於永久之間則事難成也堯先公之世臣
上書云藩債積累以至當今之巨額雖知謀有識之士出其間何以濟之耶宜五年若十年間出幾分之
息而舊債則一切不償之嚴守儉約除經常臨時費之外稍存贏餘以補填負債也唯所可守者勤積累
之一事耳人君躬親踐履力行堅忍耐久可以率勵士民否則歲月之久漸赴緩慢冗費復益多矣故爲
人君者宜以身率之至誠節約以感動群臣也公天資聰明學問日進德月就而見今藩債巨額非尋常
之所能勝伏願勵精圖治得衣肝食減服御常膳絕港戲餘暇則講明政事得失治亂興亡之所由苟爲
社稷士民則菽水之味當勝膏粱若人君以身體之則群下士庶感泣流涕到屬精忠公意之所在以身
殉焉其如此而不息臣所謂勤積累者即是也且人君之所以共治國家者莫急於人材雖人君有仁心
人材乏於下則仁政不行也是故自古明君賢主必興學校聘良師以育人材嚮新興學校之意亦當在
於是伏願不流虛文不馳浮躁以實學養實材則人材自然輩出矣夫登用人材者固人君之權而最所
當悉心者也既數十年間在錢穀之職者所黜罰者數回矣其所黜罰者雖不固無非科皆一時俊秀之
士誠爲可惜也而每有黜罰蓋亦增藩債若干不啻失人材負債亦由是滋也茲弊莫大焉嗟夫如此者
登用人材之紀律不立檢人稱其職與否之制度不設之所致也伏願公與長臣熟議設登用人材之紀
律建檢任得其人與否之制度則國家不損人材無增加藩債而治可庶幾也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額之觀此則愛財用之不足者專留心於財用乃不可也要當立政事也請試論之
昔聞藩士子弟江都干役中放浪淫蕩傾產破家者甚多矣蓋臣子之與君父本同一軀臣子敗家產無
君父獨全之理則臣子之浪費以致君父之財用不足者今一欲制之則每室置一人首領以日規正其
行狀不從命者呵責之更甚者告之有司以黜罰之若設政事如此則豈有不可制者耶是可見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之一端也宗紹興中李綱方金人數入冠時知洪州時府庫米僅四石六斗錢二百餘貫明
年交付新知州米八百萬餘石錢七十餘萬緡其他築新城繕器械亦多矣僅々一歲間致其富強如此

或問之李綱對曰均節用度收拾失陷而已收拾失陷言聚歛遺利也臣屢旅行之際觀有斧郭外路傍松樹者問之父老對曰雷嘗震於樹今已枯矣因斡則割之爲材枝梢則析之爲薪以給小臣薄祿者也如是所謂收拾失陷者而執政綜理微密可知也又嘗聞一諸侯初入于封國宮室樓閣燭燄許多煥々如連侯躬親周回宮中悉滅火惟存出入之所由不可無者一二耳因令曰爾後除余之所遺外勿點火此等雖細瑣事而君於民者應愛其膏血況居節約時者所當取法於此也又易大過巽下兌上二陰四陽々交過多聖人之曰大過二陰將四陽之重故其辭曰棟撓夫棟撓則其家立傾覆矣其占曰利有攸往所謂利有攸往者棟撓之時不能勇憤進取支於西禦於東以偷目前安者終不免傾覆之患也當除棟撓換以不撓捨朽敗易以不朽敗不厭煩不憚勞直前勇往盡革易而後可得家安人靜也今藩債十數萬金其大過棟撓之時也其執政者豈無大過之作用而可乎公內用心於格知正誠之學外留意於人才登用之事則政事日修人心自服革易更張之成亦無疑焉伏願洗除六七十之積弊以恢與新政不替歎惡又曰陽詩和歌各一章以辱下問迂疎陋識難應俾需留心於時事如此臣子何勝孟子曰死於安樂而生於憂患夫安富貴樂安佚悠悠以終日則德日荒而釀不虞之災害焉經艱難苦志慮則德日進永得安樂富貴也伏願不避艱苦不憚患難隨德行善以繼祖先之業此臣所希望也當今天下之勢漸赴擾亂武備之不可忽固無論已焉學問之進取精勵捨今而何時學矣蓋貴生於富令生於德此言雖大平無事之世難見効擾亂之世則甚易見夫德高於天下者保天下之富保天下之富者居天下之貴是自然之勢也是故欲不修德而立於世則難矣古人云信則明疑則暗大抵世人之暗義理由信此道之不篤也信道篤則不可不讀書苟篤信而讀聖賢之書則不得不推之於事實夫既篤信讀聖賢之書推之於事實而德不修者未之有也頌是視之修德之本在篤信之二字也今公勉學不堪感嘆而進德之工夫不專在讀書靜坐一室燒香澄明神氣涵養德性而後對聖賢之書疑心志考究理義則胸中必有所發明以其所發明者推行之於事實所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者何德之不進是實學之秘訣既先輩之所行而非出於臣妄意也且夫我藩世祿之習難述革之當今之要務莫如教養長臣之子弟以期他日之成立今長臣津田要有才略生駒寬栗長子造酒介秀才也教養得宜則五年十年後可得賢明之執政也公平素延之寢室自讀其講義以至古今之成敗當今之時勢必與此備今研究磨勵則亦所以勵子弟教養也頃者幕府下令減諸侯之朝會移妻孥於其國以省冗費張武備今我

藩君夫人及太夫人皆將就國、且藩士之直省、比前日則既減半、凡此數條、足以省許多之費、夫人心少得如意、則易赴廢弛、復流奢侈、必矣、蓋如此、不啻我藩之不幸、亦辰幕府新政之旨、豈可不戒乎、伏願及今之時、益守節儉、興蓄積、以供文武之用也、且君夫人不日將至國矣、如待妾宜放還、夫一妻一妾、士之常、今諸侯而蓄二三妾、何謂過乎、雖然、會負債節約之時、不如此、則何以率勵士民、且又改革弊政者、當今之一大急務、規模一定、則人君只在守法度、慎節約而已、身修道德、則政事自嚴明、節儉自行、革政之成否、職惟之由、又歲季檢査會計、復今日之要務也、先公會設此法、卒後中絕焉、伏願率由舊法、每歲季使錢穀之司具申統計、而公躬親監査之、是不啻明增減出入、其司之得人與否、亦可以并視也、先公之世、凡有所疑、則屏左右、延見於寢室、以辱下問焉、今公亦宜倣之以被諮詢、夫如此、則臨施政之際、內無所憚、外無所畏、得果斷決行、以處事乎、臣非有政竊、威福之意也、感屬鴻恩、忘愚以悉鄙懷、不堪恐懼、書奏、公大悅、聽其言、多所更革、又放還

妾久尾、冬夫人水野氏來柏原、二年春、養德寶鏡良性三君、又來柏原、入高令邸、四月將軍家茂入朝、公所命京師守衛執政津田賴道、率兵七十人、陣山城桂村、十一日帝幸于八幡、將發、攘夷詔也、賴道奉命守鷹嶺、是日家茂稱疾不從、帝令一橋慶喜代家茂、授之攘夷節刀、慶喜又遽稱疾辭免、自是朝政任薩長土三藩、賴道移陣于極樂寺、五月幕府賜塚原陣營、賴道以下皆入之、自是每六十日、兵士交代、是月命執政生駒寬栗致仕、以行濫賞也、命田中正岑再勤、爲組頭列、六月家茂還江戶、八月省齋爲用人格百石、參與政務、十八日公朝京師、是日京師

騷擾、公所命清和院門衛、先是公卿爲攘夷黨所逼、既發帝爲攘夷親征、行幸大和伊勢之詔、而實爲討幕府也、中川宮知其爲矯詔、十七日夜、密與德川容保（松平肥後守）、德川定敬（松平越中守）、薩藩等謀、是日昧爽、令諸藩嚴守九門、禁關白以下參內、免長藩之堺町門衛、且禁長藩士之在京、三條實美（中納言）以下、七卿皆奔長藩、而延期攘夷親征、京師政令再歸幕府、自是攘夷黨之憤懣、破裂爲各地之暴舉、而其黨中有識見者、知鎖港攘夷之不可實行也、然主唱之者、在將斃幕府已帝賜杯于公、且賜金五拾余兩於從士、九月公歸柏原、冬平野國臣、擁澤宜嘉（主正）、率南八郎以下三十人、襲但馬生野廳、掠奪金穀、糾合義徒、公令物頭田中正路、目付菊地良六、率兵七十人赴之、至遠坂村、聞其散走、途而反、中內行篤爲役人格目付、賜祿六十石、元治元年春、帝召侯伯于京師、問天下之急務、公叙從五位上、帝賜杯、公歸柏原、六月長藩老臣、將有所哀訴、率兵屯于洛外、國司朝相（信濃）在峨嵯、福原元淵（越後）在伏見、益田某（右衛門介）在山崎、兵合三千、內外騷然、朝廷戒嚴

召近國諸侯備之。七月公率兵赴塚原。十七日有命曰：宜徹老坂兵而守洞嶺。因明且將赴之。結束已成。又有命曰：長兵將舉事。機在且夕。宜依舊守老坂。長兵若至即伐之。時長兵既迫輦下。嵯峨兵向蛤門。山崎兵向境町門。與會桑薩以下諸藩兵戰。砲聲如雷。黑烟焦天。午時又有命曰：急守禁闕。公乃向京師。我兵二百三十餘人。（藩士子弟十八歲以上皆加兵員）皆携銃槍列隊伍。以所在兵聚難近。經四條。暇荒神口。入於禁闕待命。夜半詔曰：長兵大舉。既犯禁闕。其罪不輕矣。因帝詔一橋慶喜討之。汝等宜還舊守衛地。以追捕殘黨也。味爽公退禁闕。將出清和院門。時諸藩兵皆植槍刀而守焉。忽有喧騷之聲。不知何事。從士有驚者。公馬上泰然令曰：他藩之馬逸。勿敢驚矣。八月公還柏原。下士篠川直建議曰：當時所徵軍資三千五百兩。其不消費之者。上下之幸也。仄聞今將用之。土木計畫已成。此最不可也。如何者。他日有事之日。豈有復應軍資之徵求者乎。蓋民者國之本也。本固則國安矣。宜還付之。而示信於民也。公喜速還付之。封民驚喜曰：文化以來所絕無也。公乃

詠和歌、以賜於直、是月執政見習津田要、上書曰、自古君公在內寢、而致隆治者、未嘗有也、願廢每朝聽政午後移內寢之例、自今宜終日聽政、暇則召群臣、諮時事、以試其才、或與之偕講文武也、公喜如其言、九月公令藩士曰、今也雖京師鎮靜、然天下之形勢、危機月迫日急、當此時、悠悠經過日月、則臨事而蹉跎、招笑於天下也、今日之急務、講武練文、而不可不洗滌因循苟且之陋習、養成勇猛果敢之士氣也、欲成之、則在正政事、撰人材、整會計也、此孤之所希望也、至今諸士之任官職、列班次、皆據舊制、以祖先之庇陰也、其意雖出於仁厚之餘澤、弊則既極矣、故不知治道者、而列執政之班、不辨是非者、而奉彈劾之職、不解牙籌縱橫者、而任金穀出納之司、于文于武、皆無不然也、釐革此弊、拔摘人材者、非一朝可能也、宜以漸行之、諸士無忌憚、直言以全孤之希望也、十月公演打毬于正門外、是月計吏某、建議曰、方今國費多端、而天田何鹿、二郡之米價高貴也、願令二郡諸邑之地租、因其米率而收之、則可得差金數萬兩也、是固非聚斂、而地租之正數

也。津田要議曰：否，古來不取其米穀而換以金錢者，蓋以道路隔絕，勞費多夥之故也。而其納金以柏原之米率也。今年以二郡之米價高貴，令因其米率而收之，則明年如二郡之米價低於柏原，則不可不因其低價矣。如此則非革新弊害而擾亂舊制也，不可以利害亂大經矣。議遂止。十一月幕府命侯伯征長藩、國司等三老臣，自双謝罪，征討總督德川慶恕。（尾張大納言）許之。班帥是月藩增加輕卒十二人。（足立卯平、村上勘治、龜井惣助、原田爲八、中村忠治、芦田治平、村岡伊兵衛、谷垣新吾、善積伊助、上野山右工門、上山多助、原田初治郎）慶應元年正月，遣葛山鉉藏、千和泉淡輪修漢學。二月，要率兵自塚原歸，臨發告物頭等曰：方今天下洶々，而我公素爲名族，今也負債十餘萬兩，國政不舉，士氣不振，不可無所釐革也。抑此陣營者，幕府命我公與九鬼隆備（大隅守）分守一營，而不令兵員多寡，唯我藩與綾部藩粗約同數耳。是以我爲省冗員、減經費，率兵若干歸柏原，有事則緩急報之，至是公責要以擅減兵，遂下班次，命謹慎。要上書曰：伏察方今形勢，天下將亂，宜登用人才，整理財政，除情實嚴賞罰，有以所自樹立也。不然則一蹶塗地，恐

有噬臍之悔矣、公大喜、即詠和歌、託省齋賜要、曰於能加名乎和寸禮也、和寸留登由不幾里能不加幾奈佐計仁楚天曾奴禮計留、三月公朝京師、且以三年一觀、將行江邸、途至赤坂驛、有幕命曰將軍將再征長藩、侯伯各就其國、宜嚴兵備以待命、於是公歸柏原、四月復藩士祿、給百石以十八石九斗、五月公不豫、六月卒、年二十六、謚曰寬恒、公嘗娶水野忠英(土佐守)三女、無子、忠英遣使曰謹弔公之訃、而夫人年尙少、欲令大歸、請待命、有司告之執政、要等議曰君公易簀未葬、何謂大歸乎、我織田氏不可不奉夫人以全節義也、衆議即決、因對使者曰願使夫人全節義、大歸則非敢所望也、使者大喜曰此固忠英之所希也、何幸如之哉、是月執政生駒高令用人田邊照邦目付瀧量衝赴江邸、蓋爲定嗣君也、十月迎山崎治正(土稅助)二子英太郎君爲嗣

信親公

稱英太郎、慶應元年十月、迎于小山邸立之、時年十六、山崎氏源姓佐々木、出於宇多帝第八子敦實親王、世居近江山崎城、因姓之、山崎信家(志摩守)其

子家盛、(左馬允)屬信長公、屢有戰功、後秀吉賜家盛、以攝津三田二萬石、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家盛有功、家康賜備中成羽四萬石、其子家治、爲五萬石、移讚岐丸龜、明曆中其孫治賴卒、無嗣、國除、幕府命其族、賜成羽五千石、爲交代寄合、陽五千石、而其實獲則超一萬石也、十一月稅吏各革惡習、自戒慎、篠川直幹加稅吏、見各村里正、每歲行苞苴於吏、藉口凶荒、以減收納、因欲革之、然會省齋諭之、不敢言者二年也、至是直告稅吏小久江忠恒、松井吉繼、以宜革此惡習、二人不聽、曰因襲之久、已及六七十年、今不可遽改也、直屢爭之、郡宰廣高聞之而怒、命還付忠恒等贓干各村、官賞直賜章服、自是歲至、增收穫凡千石、(除明治二年大凶)而正祖九千二三百石也、二年夏、幕府命侯伯、再征長藩、長兵每戰常勝、旣略石見及豐前小倉、將及出雲、其藩士高杉晉作、專主軍謀、八月家茂薨於大阪、九月帝詔弭征長師、十二月詔慶喜爲征夷大將軍、慶喜賢明純正、有才智、是月公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統仁帝崩、諡曰孝明、太子立、是爲睦仁帝、是歲賞孝女何鹿郡高槻村

奈津賜一口、記其行爲、頒布之封內各邑。三年春、命重稷于京師、周旋方。四月、要赴江邸、數十日而歸。明日、味爽出學槍技、又學省齊塾、如平素、其以身率先、鼓舞藩士如此。五月、購施線銃百五十挺、廢山鹿流兵制、改爲蘭式、令菊澤榮藏以下數名習洋風槌鼓。七月、賞進于文學及槍劍者三十餘人、賜金。公自江邸裁書、譴責高令、爲賴道次席、以其在塚原營中、放蕩不檢也。八月、督責怠于槍劍者數名、自是日審查怠于槍劍者、每月盡日、召三四名或五六名、而督責之。(以下)十月、高令怠於擊劍、公又以書督責之。十三日、帝密詔薩長討幕府、慶喜不知之。明日、返還大政。帝嘉納之、博徵侯伯。公因發江邸、十一月入塚原、時長藩兵在阿生野光妙寺、其將山田顯義來于我塚原通好、要令津田謙介接之。謙介問曰、彼如問藩之向背、則何以答之、要對曰、唯有勤王之一事耳。蓋當時藩論未歸於一、而要既有所決也。十二月八日、公朝京師、帝諮外國事宜、及新政於諸侯。明日、復三條實美以下五卿、及毛利父子官位、許其入京、廢攝政關白、征夷大將軍、守護職、所司

代等之官職、新置總裁、議定、參與之職、稱王政復古、又王政維新、免會桑之守九門、代之以薩長諸藩兵、十日朝廷遣德川慶永于二條城、令告慶喜辭其內大臣、納邦土若干、時閣老會桑以下、譜代將士、在二條城、皆愠朝廷之所爲、有暴動之兆、薩長土等兵守禁闕、屹然相對、慶喜慮禍亂之將起、於旦夕、十二日夜、率兵避大阪、時要集衆曰、天和以來所以織田氏之聯綿、以至今日者、皆賴德川氏之厚恩也、故德川氏若與島津毛利二氏戰、則宜爲德川氏致死也、然德川氏若抗天子、則宜爲天子致死也、如私恩不足顧也、衆皆以爲然、令行篤急歸柏原、問衆議、省齋曰、津田執政之言、可謂當矣、德川氏之恩、固高於富岳、然欲報其恩、則不得不抗天子也、恐反太祖之意矣、宜斷乎決去就也、若夫官軍敗績、輦輅西下之議、不敢足顧焉、輦輅所遷、宜以死護之也、君臣上下、與皇國共存亡、雖死無悔矣、以是爲我藩之定論也、夜半行篤再向塚原、自是禁藩士外出、量衡以下十餘名、又赴塚原、公召省齋於塚原、至是幕府密聞討幕密刺之事、上下憤怒、三十日出兵

于伏見鳥羽四年正月三日黃昏京師留守田邊輝實馳馬來報曰幕兵大舉將入京師既戰於途帝急徵公時公在幕強疾直發臨發踞床令衆曰今幕兵將入京師而與官兵戰於伏見鳥羽是犯順陷逆也孤家雖永受幕府之恩而義不可抗天子恩義不可得兩全則孤寧進就義而已汝諸士宜體孤意爲天子致死也衆踴躍皆肩施線銃從公而發薩長土等兵既與幕兵戰砲聲動地火焰漲天勝敗不決夜半公入禁闕命公卿門衛陣門外左側明日朝廷又徵東久世通禧（左少將）守兵十人是日幕府敗北公率兵歸休神泉苑高令率一小隊自柏原至塚原當時藩兵皆勇奮茶道森修齋等各請蓄髮出兵官嘉納之五日公入朝明日命坂本守衛十日命山陰鎮撫使西園寺公望（三位中將）之從兵因免坂本守衛明日要爲隊將正路量衡行篤輝實爲將校兵士七十人夜半追及公望于福住時長藩小笠原美濃介薩藩川南藤右衛門爲參謀薩長兵從公望者各百五十人十三日公望至柏原（宿土田文左衛門家）執政中山正固以下有司禮服迎于途要豫禁我兵士

歸家、唯許父兄若子弟面於旅舍也。是日朝廷賞公望從兵之發途神速、賜酒饌於公及從士。明日公望發柏原、次福知山、後經田邊至宮津。當此時、笹山、福知山、園部、出石四藩漸次出兵請隨行、時無一藩之抗王師者、皆望風靡之。是以公望命四藩解兵、從之者、薩長與我藩耳。公望之在鳥取也、觀薩長柏之閱兵、後經伯耆出雲、取途于美作至兵庫。三月二十日還大坂、先是公望之宿柏原也、使我藩管轄氷上關郡、於是廣高及藤田用眞等巡視各村、受領舊幕麾下采地。二月朝廷免塚原守衛、時滯府之臣、津田長保、沖政元、上倉七郎、津田乾、富本榮修、村上郡藏、安西周治、村上三藏、岩崎亦七、三上喜八郎、富本某、岡安直方、挈妻孥歸柏原、尋松原尙賢、山室昌言、松本直次、沖田米吉、亦自江邸至。先是帝既詔出討幕之師、故勤王諸藩、滯府之臣、恐爲舊幕所擒、倉皇皆奔本國也。三月二十一日、帝爲幕府親征、幸大坂。公命扈從至大阪、明日要上疏公於大阪、痛論藩弊、請解職。時田邊照邦、竊說要曰、今也天下鼎沸、非去職之秋也、宜爲我藩盡瘁以矯弊習也。請

姑忍之待我公歸柏、更有所謀也。要領之、照邦我藩名士也。性濶達溫和、善容衆、四月從公望之兵、要以下皆歸柏原、公自大坂以書令藩士、其略曰、今也天下之形勢、汝衆庶之所視也、孤欲集闔藩之智、以洗滌弊風、革新藩政也、汝等有畫策、宜上陳之、且人才有無、關國家盛衰、故如有其人乎、則不次拔擢、不必拘家格也、是月賞進于槍技者、二十二名、賜金、而每月督責怠于槍劍者、至是不過一兩名也、命輝實于朝廷貢士、且因朝命、交付氷上國郡舊麾下各村、于生野廳、閏四月帝還幸、公前驅入京師、帝賜中啓一握、赤地錦一卷、二十二日公初就柏原、命謙介于側用達、出臨崇廣館、聽諸生輪講、觀輕卒之銃砲、五月聘大島貞恭（小出播磨守臣）爲教授、令藩士講兵、九日公巡視藩內、至省齊寓居、從目付用達近習皂隸各一人也、十五日賴道致仕、養子要嗣、要才兼文武、二十五日革新藩政、置政務局、以要爲總裁、廣高照邦爲與議、置金穀局、以正固爲總裁、秀治量衡爲與議、置軍事局、以岡田重義爲總裁、江間奎行篤爲與議、而田中正岑爲補議、更命奎于干城

隊長、星合雄八于折衝隊長、津田貞正于山風隊長、山室昌言磯野主一、大井令藏、于半隊長、用眞良六、于郡町奉行、飯田八郎、莊正衡于日附、免高令之執政、田中正路、片岡正篤、本間忠良、佐々直興、津田爲明之用人、合併役人席以上、更置殿中番一人、廣間番、徒士頭、小頭、徒士目付之類、悉廢之、裏門番又以老人充之、除用達、近習、及金穀民政屬吏、合十八名之外、上下無勤、而悉編入干城、折衝、山風、及巨砲諸隊、日閱兵于練兵場、非公事則不許休、特命少壯者、以修文武爲務、且廢戰袍之類、許束髮及洋服、是月大島貞恭歸京師、以朝廷徵之也、公賜書於要、高令、正固、寬敏曰、汝等夙患內帑缺乏、請減世祿、與諸士同待遇、至誠可嘉也、然祖宗已因功定祿、孤非可遽變之、他日欲考衆議以立良制、汝等其思旃、遂返付其書、七月以照邦三子南八爲中士、繼老女小林菊野後、公閱兵于長野村、是月公賞要、賜書籍曰、方今闔藩精勵、以修文武者、皆非不因汝夙夜以身率先、孤所深嘉也、八月待省齊、以師傅禮、坐執政上、公巡視封內各村二十餘日、視察民

間疾苦、以勵節儉、去虛飾爲主、公不敢從輿馬、自帶糧徒步執政、郡宰用達、目付、近習、地方、大庄屋、皂隸各一名從之、公至高槻村之日、賞奈津之孝廉、免其宅地租、以旌里閭、九月命山城八幡守衛、出一小隊、是月郡宰菊池良六、建言曰、稻田檢了諸邑、宜令每田建標、以示地名段數、而別制簿冊及圖、下付之、防里正詐僞也、公嘉納之、抑移封以還、封內諸邑、田租皆爲定免、唯有近邑每歲待秋熟、檢稻毛而定收穫者、如北野、大崎、野山、本鄉、母坪、稻畑是也、十月命軍事局、每夜輪講野戰要務、令藩士聽之、重義辭其總裁、是月政務局、試問葬制於藩士、特令寬敏、久常、小林南八、篠川直、葛山鉉藏、若原清治、以漢文應之、尋令葬禮之式、棺槨之制、棺殮之方、相禮司賓等之員、十一月以阿草、大崎、野山、田井繩、四村、累年情農桑困窮日甚、遣輕卒大槻熊藏于阿草、中嶋波藏于大崎、野山、沖田米吉于田井繩、日夜督勵農桑、情風一變、民以爲便、十二月公賞藩士之進干文武者、其在漢學、爲田村久常、津田要、田邊輝實、津田謙介、莊正衡、菊地良六、篠川直、若原清治、

生駒寬敏、小林南八、津田親吉、葛山鉉藏、藤田義質、其在擊劍、爲星合雄八、津田三郎介、津田武八、大野轍、篠川直、渡邊芳德、津田三男、上月喜三郎、久下眞平、篠川得三郎、山脇鼎三、松井彥太郎、其在槍術、爲瀧量衡、菊澤貞繼、下田貞二、津田乾、津田要、菊澤貞養、九里敬三、莊正衝、菊澤勇三郎、松本直次、田邊輝實、其在巨砲、爲村上三藏、中內行篤、柘周八、其在拳搏、爲上倉七郎、藤本長次郎、鹽見憲令、足立圓藏、凡四十二人各賜物品、公嘗賜省齋邸于奧村、是月省齋移之、又準朱子社倉法、命設義倉于封內各村、其爲法、爾後三年、官民相合、每一石蓄積米一升、於各村穀倉也、非有凶歉、不發之、每年納新穀、代舊穀、備其闕損也、此法至廢縣而止、而如下小倉村、則不散其積、今尙行之、息至巨額、二十八日公朝京師、明治二年正月、命輝實于政務局與議、東京公議人、橫井重一于公用人、且令藩士定變報之信號、豫備彈藥之數、是月、命元治元年慶應元年、合二年出入決算、于元締代官藏奉行掛屋方、蓋自文政五年、無會計決算者、四十八年於此、先是執

政屢促決算於元締，皆對曰：「文政以來，無所謂決算者，非繼累年整理後，則難如何也。」常以爲遁辭，執政亦無如之何也。要嘗與省齋竊相議曰：「治國之本，在本理會計，出入不明，則不可知，出入相償否？況負債巨額乎？至是以元治元年收納爲基礎，而不問既往也。」文化以來，至元治元年，負債合爲十三萬千六百九十餘兩，自是其出入決算之法，逐次完成，綜理緻密，粲然可觀也。且日省冗費，既復正租凡千石，頗有挽回之勞。二十一日，公歸柏原。二十七日，閱兵于木鄉村，命正衡京師留守，朝廷賜芝三田小山邸如舊。二月，要請養津田爲明二子親吉爲弟，再與千賀道的後親吉爲馬廻祿七十石。是月，朝廷以廢諸關門，免八幡守衛，公命要曰：「頃以朝廷徵汝，屢雖哀訴，不所許，汝宜出京盡忠也。」因命政務局總裁于寬敏，要往京師，任京都府權判事。頃日，以諸藩版籍還納，公請致二萬石土地人民于朝廷，且免雄八之折衝隊長，以行篤代之。朝廷徵一小隊，以帝幸東京爲留守警衛也。行篤率折衝隊赴之。帝發駕之日，與諸藩守逢坂。三月，進勵于擊劍者。

七名之等級，是月遣照邦、良六、直于久美濱縣，以三丹執政郡宰會議也。二十四日公朝觀于東京，四月照邦、良六、直自久美濱歸，五月再遣三名于久美濱，朝廷追赦故岡田重威、佐々直方及信守公妾、保野之罪，且命脫籍舊臣之復歸，是月遣用眞直于山垣村，十七年間之山論於是始解，六月要自京師歸，入省齊塾，公賜書要曰：卿幸免徵士，孤因欲命舊職，如何？卿以修學辭徵士，孤不得不任其意也。然國家多事，不許遠出境外，宜在省齊塾，其如藩政無細大與寬敏謀之。孤不日歸柏原，有所面議矣。十八日朝廷廢公卿及諸侯名，總改華族。二十三日，公賜書藩士曰：昨日朝廷所許土地人民之還納，而更辱藩知事之任，然孤菲才薄德，恐不堪其任矣。願自今而後，孤與汝等均爲朝廷之臣，冀相共奉對朝旨，綏撫人民，汝等宜體孤意，上對王室，下對人民，毫無相悖，而令孤盡藩屏之任也。七月東京公議人輝實任彈正少忠，因以謙介爲公議人，輝實尋切請免職，歸柏原，爲目附。性明敏有奇才，是月賞勵于擊劒者三十七名，賜金品，當時闔藩精勵，士氣勃

興、無敢怠于文武者、故無復督責之煩也、公爲藩政變革、自東京歸、憚朝廷不敢入舊館、假住寬敏邸、自明日臨於公廨視事、公命要曰、國家緊急之事務、輻湊如山、雖嘗許入塾、自今數旬、宜日出公廨以處事也、九月公分公廨費與家計費、又分郡町寺社爲二、命社寺奉行于廣高、遣寬敏照邦于西京、以丹波各藩、令政會議也、十月別神佛混合、寬敏照邦自西京歸、尋遣寬敏于東京、令于城山風二隊、閱兵于郊外、自池谷村至井中村、露營四晝夜、以四世鄉臣、下田貞治以下五名、更爲藩臣、二十日公令藩士曰、戊辰以來、政權旣復朝廷、主上勸聖、振張乾綱、制度日新、而孤以不肖、列封侯者、豈不類於素餐哉、是以還納版籍、然主上尙任藩知事、叨荷重任、顧今也各藩之臣、一爲王臣、孤因欲廢從來家政、定簡易制度、以奏于朝廷、汝等雖因祖先功勞、世襲秩祿、今悉免之、更有所命矣、其各以盡於孤家者、宜盡之朝廷也、明日任要于大參事、照邦謙介于權大參事、季治量衡奎行篤于少參事、寬敏爲家令、八郎爲折衝隊長、(以下略之)而其級階、自一等至准九等、爲

十八等、以一二三等爲上士、以四五六等爲中士、以七八九等爲下士、以下爲卒族、蓋祿者、雖基於從來世襲、々家之際、因嗣子才能厚薄、以增減之、無幾少參事以上、爲奏任官、是月直建言曰、今秋不稔、米價騰貴、封內貧民、皆迫凍餓、願舉米三百石、賑貸之窮民、而明春亦舉四百石、更賑貸之也、官嘉納之、速貸三百石、十一月三日、篠山、姫路、龍野、諸藩、及生野縣飢民蜂起、頗極騷擾、我藩以豫有所賑貸、封民靜穩、不爲其所煽也、朝廷賞信長公勲功、賜號曰建織田祠、十二月公因朝命、移舊館、旣以區畫公廨私邸也、是歲遣小林南八千但馬宿南、令修漢學、三年正月、遣平山忠順于大坂、令修兵學、二月有流言、曰關東諸藩、以清君側爲名、出兵于東京、挾天子、而使德川氏復執政權也、政務局試問闔藩、令各建言、特徵七名之漢文對策、三月公請朝廷、創立建織田祠于安土、令摠見寺僧、更爲祠官、五月賜前年貸米於窮民、更賑救四百石、六月二日、公祭信長公、始以神式、祠官雄山豐澄、以下數名司之、是月廢租稅定免法、易以平均法、辟生野縣舊吏二宮

某爲稅吏、且以朝命設徒刑于高谷、良六執掌焉、七月廢千城隊、八月公賞要贈物品、曰卿以大參事、總轄藩政、夙夜敏捷、多々益辨、且戊辰以來、際革新之時、能芟除舊弊、振興文武、滅殺負債、官吏各適其職、藩士各競其武、今日功績之顯著者、皆非不賴卿之力也、深感賞其功、而賞維新後有勤勞効績者、照邦季治、量衡、空行篤、良六、津田貞正、大井令藏、加納辰照、直、賜金（他八名、金千、正以下略之）九月賞封內豪農富商、賑恤貧民者、賜金、是月民政吏、檢大崎村稻田、里正等欺以他村之田、良六疑之、命里正出圖、而異賞所下付之圖也、良六詰之、里正不服曰、疊所受之圖、非不存、然鼠巢於筐裡而嚙之、圖爲欠虧、良六不信、尙命出之、見筐及圖曰、果如汝所言、則必可存鼠糞及臭氣、而圖亦有污點也、今見之、毫無有驗焉、唯以鋸傷筐及圖者也、里正等恐懼遂服、官嚴罰里正等數名、村民皆服、良六之明、十月朝廷改建織田祠、曰建勳社、後建祠于京師船岡山、列別格官幣社、公獻金八百兩、費其費、是月以朝命、復廢折衝隊、且令藩士五十歲以上致任、十一月廢藩士

之等級及祿制、更爲士族卒族二級、祿制爲四十俵以下、十六俵以上、設官吏職制及職俸、置大屬權大屬少屬、史生廳掌使部捕亡、免季治行篤之少參事、以寬敏正固代之、而行篤爲家令、免廣高之社寺、以重稷代之、免用眞之民政、以輝賞代之、而許士卒之歸農商、及四民結婚、且命歸農於新輕卒足立卯平、以下十五名、賜金、是月嚴罰田野村里正等數名、以村民怒里正等賊、將動搖也、遣直于田野村十餘日、十二月山風隊、閱兵于長野村、四年二月、朝廷以武家華族、爲東京府貫屬、我公亦有此命、是月命町醫長澤壽庵、高田節造、學大坂醫學校、英人越兒蔑連斯、四月遣直于生野縣、先是生野縣官吏、通過我管內（自小倉村至遠坂村）雇駕及輜重役夫、稱公事、以不出錢爲慣例也、至是令直詰之、自是改慣例、出雇錢、五月以朝命、廢山風隊、至是悉解藩兵也、六月以朝命、收藩幣、交換金錢、七月絞鬪毆殺犯、小和田村吉三郎于獄、十四日朝廷廢藩置縣、公免藩知事、大參事知縣務、八月養德君卒于柏原、是月公將赴東京、告舊臣曰、孤今免藩知事、蓋舉

賢才斥不肖者、治平之要務也、孤東行在近、既還納版籍之後、固雖非昔日之君臣、汝等爲孤勤勞、不堪感喜也、然孤東行之後、當受他人指揮也、宜恭順遵奉朝命、大抵人情自生活之難、遂至陷貪濁、破名節、假令至凍餓、蹈規矩循準繩、不可恃義理、異日聞有織田家舊臣、如此清潔之人、則孤之幸也、以此爲別、勿敢或怠、自是日頒賜器物於士民、又賜舖蓋、自元治元年、至是凡減負債者、四萬四千三百九十兩、（殘額八万七千三百）而爾後全償負債者、不待十三年、而更設貯蓄爲富強之成算也、九月朔、公發柏原、士民攬淚送之、家令田邊輝實、家扶莊正衡、家從秦貞成、葛山鉉藏、從之、（今揭當時氏名）大參事津田要權、大參事田邊照邦、津田謙介、（小參事）岡田重稷、金子紘、橫井重一、橫田甚平、加納辰照、權大屬篠川直、若原清治、少屬山村方行、籤正治、濱路政敏、權少屬瀧量弘、相政成、松本兼輔、加納文吉、吉池重爲、須佐美祐德、松本直次、松井彦太郎、加納叔三、中島光定、菊澤貞養、伯忠雄、應堂竹河、政俊、三上喜八郎、（史生）上月喜三郎、森伴善、使部捕亡、廣澤光忠、足立勝二、中島定六、前島久藏、高田半平、志村智行、四十隼、江間奎、生駒高令、永田廣高、津田貞正、飯田八郎、星合雄八、大井令藏、岡田重義、田中正路、磯野主一、冲政元、山室昌言、早川義路、藤田八治、津田守節、津田乾九里、敬三、大井多門、橫田東馬、平山忠順、林正幹、片岡弘山、中康馬、飯田央、津田成之、荻野季忠、佐々達質、橫山晋、本間亨、生駒駿次、（三十四隼）中內行篤、上倉七郎、水野義子、守軍吾、三宅潔、千賀正遠、大野輔、山脇鼎三、津田三郎介、三輪敏、松原敏郎、佐々木浪江、上山良吉、高山高之、津田萬吾、二十

八倭田中甫吉村氏繼林通義大島立敬下田貞二菊澤重三郎丸山音也安西新太郎渡邊乙治山村
諫菊澤善力荒木家二十四倭小森正德伊藤佐七郎渡邊小彌太菅谷清玆竹延正己小林叶森琢磨
杉原逸平二十倭并上保友中尾德三郎小林南八村上三藏佐敷重種友田久馬津田武八前島正保
前川兵馬富本榮小久江忠恒宋田正祐鈴木坦藏富田維一築田善兵衛矢島廣道今井兼行田季一
上田佐一郎小松原郡太原卓雄平岡政雄藤木政邦丸山正高木大槻九八郎勝川重行池畑太郎衛藤
本忠永村田兼美岩崎亦七辻武吉平井郡平治大槻昇中井傳山村惣治森田東吉脇田正直善積岩
尾長谷重吉長谷源八久下真平十六倭渡邊芳德鶴田政市沖田定健富本榮喜柿内利勝足立直治
郎上田孫六富本政五郎沖田米吉大槻熊藏中島波藏升田平藏數藤憲造西田勝助池田善太久下
亦三村田喜六小槍山金平池添幸二郎山本彌市中島正平鹽見憲令小竹福藏上田兵治坂口平治
丘田元吉中瀬正治大橋新十郎平野森三郎谷野操足立圓藏坂口安吉西村一二大槻清右高尾三
平久下五郎鹽見助藏岡安直方藤本長次郎藤本綱治村田兵三丘田修藏小山寛二廣澤龍平升田
憲堅富本慎二岸彦三郎小野丞吉谷口政市村上岩吉吉川周吉長谷川友治田原洋平松好三平中
原家合二百五人_{大庄屋}安田桂助小谷重堅_{十一月朝廷廢柏原縣爲局隸豐岡縣}五年
而寶鏡良性寬明三君猶在柏原

直謹按語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世官執政之握權柄也猶
兒童之弄利刃也、不自傷必傷人、蓋信民公又明君也、曩罷執政中山親和
生駒寬栗擢小島省齋參與國政、且信任執政見習津田要者、非所謂其人

存乎、故政事嚴明、信賞必罰、日戒奢侈、省冗費、令闔藩奮勵文武、謀無不中、事無不成、當時天下洵々、雖小藩、非得執政其人、則不可遽治之、信親公繼之、信任二人、明治元年、革新藩政、又聽執政津田賴道之疾病退隱、除生駒高令、以要爲政務總裁、以田邊照邦爲參與、而拔擢人才、以爲有司、悉刪除舊弊、特遇省齋、以師傅禮、此所以其減殺負債、而藩士進步于文武也、則可謂其政舉者也、而革新財政、照邦之補翼、與有力矣、蓋宇陀以來、未嘗有如今日、有強幹、而能發枝葉花實者也、公還納版籍後、屢變更官制者、皆因朝廷命也、顧歷世雖有治亂盛衰、而信雄公以來、名門右族、至天下廢藩之日、所以連綿不易者、上則以有信舊信敬之明君、而下則有生駒賴寬、星合利尙、九里政敬、小島省齋、津田要等之賢相也、

列士傳

田中清安

通稱道也、清和帝之苗裔、新田氏支族、田中新左衛門男也、世居伊勢林崎村、清安自幼爲高野山僧、曰湛經、性豪膽、容貌俊秀、異于常人、天正六年冬、荒木村重叛、信長公親將赴伐、明年九月城陷、其餘黨逃入高野山、山僧憫而收之、八年夏、公聞之大怒、命捕僧徒、致百餘人于安土、湛經在其中、公召親讓僧徒、令吏斬之、僧徒皆股慄、獨湛經神色自若、曰捨已以救人者、吾輩之職也、今援人命而罹此禍、固所分也、信雄公在側、請宥之、曰彼臨死而不怯、可謂丈夫矣、太公若宥其死、則我得以爲臣、太公許之、於是獨湛經免死、信雄公令蓄髮、更曰清安、稱道也、時年十八、公率清安歸伊勢、甚寵異之、自是清安終始不離左右、常爲公股肱、十八年秀吉逐公于下野烏山、清安從之、移武藏熊谷、出羽秋田、伊勢朝熊、伊豫道古、山城伏見、大坂天滿、先是慶長五年、公二子信良、六子高長二君、客于豐前、清安傳之、後國主細川忠興、使高長君守龍王城、乃謂清安曰、高長年少未

經事、故專倚賴汝、一日有士犯禁者、清安以忠興旨、召其士竊令、人刺之、彼先覺之、奮起抗鬪、清安見之、勇奮親鬪、遂斬之、忠興稱其勇、後復歸從公于北野、元和元年九月、公賜宇陀郡小付三宮寺二村六百五十石於清安爲中老、赴宇陀、先是清安有故致仕、僑居故國伊勢四日市驛、蓋以與驛令水谷某善也、一日水谷謁家康、言及清安事、家康曰、我久聞其名、幸介汝令、彼委質於我、於是清安將行駿河、信雄公聞之、召還清安、以故其事遂止、寬永二年七月至北野、九月死、年六十四、葬千妙堯寺、謚曰榮勝、長子宗興、幼字市之丞、生千伏見、自幼爲信雄公近臣、至是襲家、改五郎兵衛、爲人豪爽聰明、時人稱之謂不讓父、偶農民與四郎、構訴不服、遂訴之幕府、蓋其曲在我也、時高長公在江邸、憂慮不措、急召宗興、江邸公悅曰、孤日夜引領以待汝至、今見汝孤心降焉、爲其所信憑如此、明且宗興出、千幕下、辨其當否、侃々無所不盡、幕吏以爲有理也、由遂歸與四郎、當時閣老告公曰、卿有良弼、真可羨也、萬治元年十一月死、千宇陀、年五十九、葬千麻生田村

慈恩寺諡曰中翁、妻福島正親老臣、長尾隼人孫女、生三男四女、二子宗氏襲家、子孫皆稱五郎兵衛

生駒重玄

幼字大助、改藏人又彥左衛門、宗家生駒範親二子、母大岡出羽守

女、慶長十四年、生千伏見、自幼爲信雄公近臣、及長豪邁有齊力、公寵任之、以爲大助勇敢、不遜孤外祖藏人、宜改藏人也、藏人謂生駒家宗也、元和元年九月、賜

祿百石、寬永三年、加百石爲組頭、高長公襲封之初、有事諫公、逆旨見逐、重玄往

阿波德島、倚其老臣生駒織部家、織部妻重玄妻之妹也、蜂須賀忠英（松平阿波守）賜

祿二百石、寵之、賜彥字、改彥左衛門、時人稱曰鬼彥左、高長公悔之、寬永十九年

加百石、以三百石召還之、後爲中老、又加百石、賜篠野東莊赤填三村四百石、致

仕後稱義石、延寶元年正月終于字陀、年六十五、葬于岩清水村起雲寺、妻生駒

正勝（水主）次女、生二男一女、長子玄矩襲家、子孫皆稱彥左工門或藏人

生駒則正

幼字求馬、改長兵衛、又三左工門、宗家也、大藏冠銀足三十一世、谷

丹波守重親四世孫、生駒範親曾孫也、世稱三左衛門、與生駒正興(主)同、爲織田氏之孤卿也、父則親、母津田勝廣女、勝廣長賴公之庶兄也、寬文四年則正生于宇陀、延寶六年爲長賴公小性、貞享二年爲組頭、性穎悟嚴恪、名聲聞於封內、弟則之(友之)命小性、後爲用人格、元祿六年二月、則親致仕、則正襲田口和田嬉河原三村祿千五百石、爲老職、恪謹精勵、能堪重任、明年爲組頭、中山正峯所讒、九月二十九日、則正與一弟二子、皆斃白刃下、則正時年三十二、則之二十三、長子求馬五歲、二子主馬三歲、臣僕亦見逐、祀遂絕、(詳上文)皆葬于岩清水村起雲寺、則正諡曰玄光、妻佐々高俊(九郎左衛門)次女、生二男、皆被刺、則親夫妻、錮于支家玄矩家、寡婦佐々氏、錮于甥津田賴城家、明年免、謹愼、皆移柏原、則親以寶永四年死于玄矩家、佐々氏享保二年、死于江戶島津氏邸、經五十餘年、信舊公再興、則正後、命生駒直綱承祀

田中安定

幼字源之丞、改五郎兵衛、清安孫、宗興三子也、母長尾氏、安定自幼

爲長賴公近臣、後爲馬廻、兄宗氏無子、延寶元年冬、安定爲宗氏嗣、七年十月、宗氏致仕、安定襲祿六百五十石、爲中老、安定爲人、忠勇壯烈、好學、時人稱曰鬼五郎、娶支家田中正興（半兵衛）三女、亦無子、有妹嫁近江膳所藩士伴角太夫、安定養其次子爲嗣、曰安久、稱市之丞、爲給人、元祿七年、爲正峯所讖、九月二十九日、諫信武公、爲之斬、時年五十、安久以義父故、卽夜賜死、（詳于上文）年二十一、皆葬于慈恩寺、安定諡曰宗果、封民皆痛悼曰、旣亡、則正安定二氏、將如蒼生何、祖父清安、父宗興之言行記錄若干、以十月四日燒毀、悉爲烏有、明年正月十一日夜、密建、則正安定之碑于其墓、蓋以死後當百日也、不知何人之所爲也、爾後忌日、封民接踵墓拜之、寡婦田中氏、錮其甥田中直秀家、明年免、謹慎、移柏原、復歸宇陀、住于眼寺中、是閑庵、享保十九年八月死、後信舊公命、岡田重德、再興安定後、承祀

橫山春方 通稱半太夫、宇陀郡澤村農家二子、善數學、貞享三年三月、長賴公拔擢之、補計吏、賜三兩二口、時春方年三十三、元祿八年移柏原、明年命地方副

役爲七兩三口、十五年冬、進獨禮席、春方性樸素、妙於數學、常以究明圖理爲事、移封之初、檢封內各村豐凶、凡十年而平均之、定其收穫、曰定免、其法頗極精密、功勞居多、然春方以性樸而職卑、獨郡宰屢受其賞、而不及於春方、春方不服、亨保中退居澤村、所著有等法大會數冊、春方之門人、得其奧旨者、爲森村重宇、森村重辰、而重辰之門人津田正直、善土木法、濱路政芳善租稅及土木法、其如築池塘堤坊、使用千萬之役夫也、皆設算法、後世稱之曰柏原土工法、傳於民政局、唯租稅法、以過繳密難活用也、明治之初、雖變革之、其他則至廢藩之日、用之、上下皆便焉。

永田廣定

幼字金彌、傳傳左衛門、字多帝第八子、敦實親王十七世、佐々木近江守氏綱二子、筑後守、定重五世孫、母大和郡山藩士勝某女、廣定享保六年、爲信休公近習、明年夏爲納戶役、元文二年六月、父廣滿死、襲祿二百石、爲馬廻、資性敏達、強記、延享元年四十、至江邸、信舊公令、廣定修兵學、廣定自是學德川宜維

(松平出) 邱時年四十二、五月爲大目付、三年得兵學允許、六月歸柏原、寬延三年

夏、爲用人元締、寶曆四年五月、加賜二十石、五年春爲郡町寺社奉行、免元締、十二年春、爲物頭、明和七年、爲組頭、許乘麿、安永元年冬、致仕稱如白、妻中川正範長女、生二男而死、再娶子守安英女、亦生二男、長子廣林襲家、如白致仕後、公遇之甚厚、明年十月、再命兵書講義、賜僕料五石、七年閏七月死、年七十六、謚曰智翁、葬于大谷、當時以公之獎勵、信應長貴二君以下、藩士多學其門、得如白之奧旨者、爲生駒賴寬、中川政邦、中內行胤。

生駒賴寬

通稱造酒、改彥左衛門、又藏人、号魯齋、生駒重立六世孫、實岡野利

有弟、幼字太吉、曰利積、自幼立志讀書、學劍、爲人聰敏、寬延二年冬、執政生駒晴農

(藏人)死、時長子隼次郎猶幼、信舊公常歎世襲老臣不得其人也、至此不使幼兒

襲其祿、將擇賢以爲嗣、明年八月、命以利積爲津田賴張子、改稱造酒、出繼晴農後、襲祿四百石、爲役人格勤方奏者見習、時年二十二、寶曆元年春、從公赴江邸、

夏爲組頭、三年爲中老、四年春隼次郎天、五月扈役歸柏原、五年又扈從赴江邸、
明年歸柏原、九年春爲元締惣轄、明和二年春爲家老加判、八年秋赴江邸、冬又
歸柏原、天明元年冬往復江邸、三年四月又赴江邸、七月死、年五十五、諡曰興盛、
改葬于大谷、妻生駒邦綱(主)次女、生一男五女、長子忠得襲家、賴寬餘暇、常好讀
書、博通經史、一日讀秀吉譜、曰噫、林氏過矣、肥前名古屋、不可有信雄公之兵、此
以岐阜秀信之兵爲公兵者也、又書文祿二年、豐臣秀勝至名古屋、或死于朝鮮、
皆非也、秀勝天正十三年、死於龜山矣、文祿中何有至名古屋若朝鮮之事乎、記
者過矣、其強記皆類之、且賴寬善擊劍及詩書、詠歌、命爲刀法首坐流、及兵學北
條流師範、有筆記四卷、曰魯齋漫錄、又有案山子傳、詩集各一卷、當時稱賢太夫、
岡野利尙 幼字半平、桓武帝第五子、葛原親王十八世、神戶下總守盛久弟、筑
前守盛康孫、星合利盛(右京、從五位下)六世孫、中葉五世稱姓岡野、至利尙、改性名星合
與市、明和中爲信舊公馬廻、爲人豪邁、皆畏其義勇、安永三年四月、赴江邸、公令

利尙及林通茂學擊劍、五月利尙通茂就江戶上田三壽學、當流兼一刀流、當時三壽名聲聞于天下、六年三月利尙通茂還邸、利尙刀法大進、列三壽高弟、代師教授徒弟千餘人、名聲籍甚、公喜每歲給廩米于三壽、四月利尙爲用人、六月歸柏原、命當流兼一刀流刀法師範、自是子孫相繼爲師範、七年夏赴江邸、明年歸柏原、命元締公寵利尙、屢語庶政、毫無所掩、天明三年冬、信憑公時赴江邸、明年歸柏原、命郡町奉行秋進組頭許秉應、寬政三年冬、以弟利樹爲嗣、因妻某氏無子也、文化十一年、以門人益衆、增建擊劍場、十三年長孫利晃學射于攝津高槻藩、且屢射于京師三十三間堂、文政二年閏四月、親戚飯田正興以其妾屢與諸人姦、謀之利尙、利尙叱曰、何不斬之姦所乎、起而不復言、正興暗愚不解其意、憚再問之、歸家直斬之、於是親歲集議秘之、稱妾病死、信憑公聞之、二十二日召利尙問之、利尙曰、病死也、明日曰付山中高彭告其不然、于公、公再召問利尙、利尙曰、正興素愚而誤事、今也不足辨也、臣欺君之罪至大矣、即日請致仕、未得許、否

歸家屠腹而死時年六十五公深悔之識者亦痛悼焉義子利樹襲祿三百石爲用人利樹刀法教授之餘兼荻野流銃砲師範利晃銃之外兼日置流弓術師範利尙言行異于衆者多然天保年間罹火災舊書悉爲烏有

岡田重禮

幼字半四郎改十右衛門清和帝四世孫源滿仲弟滿政十六世岡田長門守重善六世孫母津田正明長女安永元年七月父重昌死時重禮年甫十四襲祿二百石明年冬爲信舊公馬廻六年從公赴江邸七年夏歸柏原命役人席目付見習八年春爲大目付從公赴江邸九年夏歸柏原秋進用人兼目付勤方天明二年春赴江邸夏兼記祿方三年夏歸柏原明年三月信憑公時赴江邸五年歸柏原七年夏命系圖掛明年秋弟重寬出嗣九里修政後曰政敬重禮爲人敏捷有膽略不修小節不憚直諫寬政二年四月罹生駒方綱之延火家屋爲灰燼然不敢起工僅結假廬於門側居之泰然曰居以蔽風雨可也而常充實武器當時藩士典賣武器而修飾家屋者甚多獨重禮則反之公之賜宴於群臣也

皆不敢亂容儀、獨重禮、醉則踴躍起舞、至甚、放歌裸體、傍若無人、然衆不咎之、公却憚其直諫、四年春赴江邸、明年夏歸柏原、是月離婚山田氏于福知山藩、七年秋、娶龜山藩土垠和某女、九年春從公赴江邸、十一年夏還柏原、享和元年二月進組頭、文化二年二月死、年四十三、謚曰俊嶽、葬于本覺寺、垠和氏生二男、長子重威、襲家。

篠川重任

幼字又次郎、改五郎四郎、号勉齋、篠川重昌九世孫、實福知山藩土角川季知二子、爲伯父篠川重影所養、時年十二、就學大野正方之門、正方愛其強記、悅教之、寬政十年信憑公時、爲紙幣方見習、爲人沈毅誠懇、十二年義父重影私借銀三十四貫目、十一月決算期至事發、將自刃、購其罪、夜入一室、意色甚決、重任見其異於平生、尾而闕之、將屠腹、因直入急奪其刃、而諫止之、密告家人曰、我令義父自刃、必免他日之艱難也、然爲人子當死、于孝豈可顧他日之利害而爲禽獸之行乎、晝夜不去其側、慰諭二十餘日、急遣人于各地親戚而借金、

先還納二十八貫目、猶將補其不足、百方苦慮未果也、十二月官籍沒其世襲俸、及邸宅田園、放重影、重影率妻孥、退居歌道村、官特留重任夫妻及養祖母、更給二十俸三口、命下士筆吏、明年遷千所賜之茅舍、當時二親一妹在外、內則祖母垂八旬、起居動作必須人扶、而重任日夜伺候歌道村、自擔薪炭、負鹽米、犯夏炎、蹈冬雪、無所厭倦、夫妻纏縈、日二啜粥、僅得不饑、而每五日必供魚肉於內外尊長、享和二年春赴江邸、爲祐筆副役、暇則讀書無倦、夙崇信程朱說、學日本橋儒渡邊逸齋、文化四年夏歸柏原、爲獨禮徒士目付、五年七月義父疾病、重任三哀訴、迎二親於家、八月命教導方、九年夏養母吉井氏病革、合掌拜、重任夫妻曰、余今徂矣、而無所報、卿等多年之孝養、惟在地下、祈使卿子係善事、卿猶卿善事、余耳、言畢絕、當時重任之孝順、膾炙人口、七月官賞以五斗米券、重任竊晒之、十年養祖母三宅氏死、年九十二、十三年加賜二俸、十四年義父死、七十九、皆悅其孝養而逝矣、至是家愈窮乏、而精神益奮勵、時尊信古學、門人有二十餘名、其秀

雋者爲上山度報森伴喜葛山居敬楨田重厚山村方直等文政二年命統隊小頭六年二月以衆力妨信守公之私計者不唯論正閏其意恐公敵視信古君之深禍亂之所及不測也詳于上文十日夜生駒宏綱召重任于其邸說曰抑此事世子多年之素志也予等翼贊之不得止者也事體旣成難復動矣汝宜諭衆以鎮之然則他日應厚報汝之功禍福之所分宜徐考慮重任對曰臣常知義而未知利義而受罪所不避也今無故廢嫡況若廢正統之胤無乃得罪于幕府乎不幸而事若發則禍害不測也實關國家之安危伏願執政之改慮抗論再三卒不從五月宏綱正直見罪親戚日夜恐重任之得罪戾重任泰然賦詩曰梅雨漸晴天地清後山鳴渡杜鵑聲何爲雲上朝堂裏依舊濛々猶未明蓋刺改令之遲也六月命信古君附從十月扈從赴江邸臨發訣家人曰此行不復生還見汝吾之於親於君只盡誠斃而後止耳浮沈榮辱不敢留心也其在江邸也側用人高山高重任重任以教導信古君重任常以啓沃自任招儒士佐藤捨藏後稱一齋天進講

經義者謀氣質之變化也。八年冬、公使信古君廢讀書、禁捨藏之出入、而所從事者、惟耽奢侈酒色、重任歎曰、吾事畢矣、噫、託病請休、明年正月歸柏原、暇則垂釣于本鄉川、優遊以自娛焉。天保元年夏、爲組頭預廣間番、六年三月死、年五十九、葬于本覺寺、謚曰偏照、妻重影四女、有婦道、生二男二女、二子重之襲家、重任言行、詳行狀記及門人問答錄、故略之。

九里政敬

幼字嘉膳、改九郎兵衛、又八郎右衛門、九里政道六世孫、實岡田重禮弟、天明八年嗣九里修政後、襲祿百五十石、爲信憑公近習見習、時年十二、寬政三年春爲馬廻、五年春從公往江邸、明年歸柏原、九年又扈從往江邸、明年歸柏原、性穎悟有節義、享和元年、從公赴江邸、六月爲世子信守君側頭、以世子放縱不從諫、前途可懼、屢告信憑公、然公不意之、二年夏歸柏原、三年夏進役人格目付、文政三年春、爲用人郡町寺社奉行兼元締、五年十月、生駒宏綱往江邸、諫世子（詳上文）世子大怒曰、願是非愚者如汝者之所言也、必別有建議者矣、宏綱畏縮

曰、然此行元非出於臣意、由九里政敬之教於臣也、十二月朔、世子嚴責政敬、奪祿百五十石、給俸十口、貶爲用人、爲給人格廣間番、明年二月、正閏廢立之際、有所痛論、而命謹慎十餘日、十二年二月、復祿八十石、爲馬廻郡町寺社奉行兼元締、當時信守公頻欲得藩士歡心也、夏赴江邸、爲竊使、公致仕也、十月信古公時、政敬以邸內室屋爲假學校、稱辨行堂、目付槇田重厚、侍醫小泉仙庵、命爲會頭、每夜使邸內有志之徒、遞番講經書、政敬常蒞校督之、油炭筆紙等諸費、皆自元締給之、一日下吏富本榮脩、不與之曰、當今一藩窮乏、而校堂冗費不尠、宜明且問之長官、然後給之也、政敬笑曰、愚哉榮脩、以一藩窮乏之故、欲使藩士力學篤行、知乎道義、振於廉耻、且諸生每夜勤勉、不敢爲酒色費私財、是儉政第一之經濟也、非彼等所知也、蓋暗合于陸秀夫、南宋將滅之際、講大學、政敬信程朱、常讀近思錄、爲持敬之工夫、當時我藩有司中之巨擘也、明年春、命用人格、加祿七十石、合爲百五十石、夏歸柏原、天保三年春爲用人、至是始復舊、六年秋爲物頭、八

年夏留信守公於柏原、政敬爲之謀主也、冬將迎保野、往復江邸、明年六月應評定所之召喚、赴江邸、幽于森佐渡守邸、十年八月被宥還邸、譴責四十餘日、十二月歸柏原、十二年進組頭列、嘉永六年正月、信敬公觀發銃之日、政敬年七十七、尙能射殼、安政二年、信民公時致仕、萬延元年正月死、年八十四、諡曰惠正、葬于小峠、妻田邊照德長女、生一男二女、孫敬三襲家

渡邊正義

幼字勝之助、改久左衛門、渡邊正春五世孫、實上總鶴牧藩士林某二子、年十五爲渡邊正路所養、文化之初、信憑公時、爲中小性廣間番、十一年襲祿百石、爲馬廻、資性端正嚴格、毫釐無私、人皆信之、十三年三月、赴江邸、明年歸柏原、文政三年春赴江邸、爲徒士頭、九月以養母疾篤、歸柏原、明年二月赴江邸、五年爲役人格目付、七年歸柏原、八年十月爲元締、其在家務行節儉、又使家人傲之、家人怪問之、曰他人爲元締、則家道日富、我不敢勸其不正、唯在衆庶之出入冗費耳、此所以節儉嚴於前日也、明年冬兼郡町寺社奉行、十二年春、信守公

忌正義、免元締、爲日付、尋爲教導方、十三年四月、信古公時、爲用人格勤方、天保五年二月、建言會計之處置不當干執政、生駒忠教怒之、三月命蟄居、人皆以爲冤、八年正月、官免其墓拜及親戚往來、常人則欣然有籠鳥高飛之思、正義則不然、辭曰、臣曾蒙嚴罰、今有何顏、可展祖考墓、且訪親戚乎、恩命雖厚、臣不能爲之、終日着袴、謹慎如故、九年閏三月、以疾死于幽室、年五十二、諡曰久昌、葬于小峠、人皆无、不痛歎者焉、蓋逆權奸、遭奇禍、真可惜也、又事養母星合氏、孝、其在江邸也、公暇爲遊步、日暮必歸邸、每夜集壯士、或授句讀、或講經書、一藩以政敬正義、稱良有司、嘗娶福知山藩士飯田某女、生一男二女、男正治襲家、後改姓莊、正義訓戒子女、尤嚴正、妻孥有惰容、苟不假、一日正治携銃出獵、會雨雪、早歸、正義叱曰、歸期頗早、何乏忍耐乎、正治愕然、被雨衣再出、日沒歸家、正義愉顏勞之、後正治屢語家人曰、父愛我甚深矣、其嚴訓、今尙不能忘焉

上山度報

幼字岩藏、改市郎治、又市郎右衛門、宇多帝之苗裔、曆應二年上山

和泉守、領天田郡心樂莊、後轉領氷上郡和田朝坂佐治、十一世孫內記、仕赤井景遠、黑井城陷後、移小倉村、其子和泉、移柏原本町、家道頗富、元祿八年、曾孫久助命大庄屋、自是世襲大庄屋、三世孫度定、家頗貧、明和七年、將奔京師、信舊公隣之、賜十六俵二口、爲下士、寬政十一年、信憑公加賜二俵一口、是歲長子久助、在江邸出奔、於是度定涕泣逐久助妻、孫岩藏年甫二歲、爲祖父母所鞠育、文化四年、祖父母皆死、岩藏時年十歲、倚其支上山度俊（仁右衛門）家、九年岩藏以嫡孫承祖、賜十六俵二口、命惣禮家具方、十二年九月、寄寓篠川重任家、學經書、時年十八、爲人活達有才能、言語尤過激、重任愛之如子、學日進、度報尊信重任、亦如父母、文政三年夏、歸家、娶妻荻野氏、六年春爲徒士席、加賜一口、赴江邸、明年三月、用人等召下士十餘名、訊問前年正閏廢立動搖之情、度報答辭過激、官稱不敬、奪一口、爲徒士格、九年夏歸柏原、離婚荻野氏、十二月再娶新鄉村進藤彌右衛門女、十一年春、爲地方見習、天保元年春、加賜一口、復徒士席、七年二月、請執政

宏綱曰、臣能爲君家、償負債十萬、願委會計干臣焉、時宏綱正岑爲元締也、宏綱不諾、三月二日再請之、遂至激論、宏綱以度報爲蔑視官者、四日放逐之、度報即日率妻孥、倚新鄉村進藤家居歲餘、行京師及江戶、復歸新鄉村、新鄉村者幕府麾下、安藤內藏助采地也、時安藤家有負債、度報請委任會計、未幾而轉貧爲富、於是名聲籍甚、忽聞宗家安藤信由（對馬守、陸奥磐城平、五萬石）九年十月、度報以經濟學士名、所聘於磐城平、遂爲其臣、改氏名山上安治、迎妻子焉、執政加茂下與左衛門、賢明能信任之、度報掌會計五年、綜理緻密、亦償還舊債、更設貯蓄法、信由賞其功、賜徽章刀劍、十四年正月、我藩許度報之歸國墓拜、九月度報爲墓拜、歸柏原、乘轎率從士、立槍擔甲冑、所謂衣錦歸鄉也、衆皆驚且羨之、時爲安藤家用元元締、祿百五十石、蓋自七年三月所放逐、至是八年也、明年正月、我藩欲以同祿召還之、密令篠川重之以書招之、皆出於榎田重厚之意也、度報辭曰、凡士之去就、不可苟也、且今日無辭安藤家之言、幸領之、我藩再招之、復辭曰、豈委一身干賢

相直欲應故國之招不可得也。然柏原父母國而再三招聘。我有二男一女。可令長子泉次郎歸柏原。以執犬馬之勞乎。於是藩招泉次郎居重之家。後曰度德。度德年十五。而以不肖干父。度報遙寄書。請罷其奉仕。倚小倉田村季佳家。遂住小倉。度報加賜百十石。進參政。奧平昌獻（大膳太夫、豐前中津、十萬石）依囑干信由。聘度報。度報赴之期年。又整理其會計。昌獻賞其功。賜寶劔。度報屢辭。安藤內藏助會計兼務。而不允。因養磐城平藩士江久太夫次子爲嗣。稱山上政治。以長女配之。爲內藏助家老。受祿八十石。嘉永二年五月。度報死。干安藤候江邸。年五十二。諡曰菰雲。葬于麴町栖岸院。二子度常在。磐城平。襲祿二百六十石。爲給人。度報言行。詳篠川勉齊問答附錄。故略之。

小島愼

幼子友吉。改四郎兵衛。又忠太。字思之。号省齋。佐治村商。忠次郎二子。早喪父。伯兄又夭。友吉獨與母居。幼穎悟。七八歲時習字於一寺。課業餘暇。與群兒嬉戲。常自率先。爲訓戒演談之狀。皆莫不謹而聽之。寺僧竊見之。欲取以爲嗣。

後復就醫長谷部信齋受句讀無幾出信齋之右信齋稱歎勸就大儒學之友吉家貧簞鬻煙草爲業暇則好讀書而事母至孝凡嗜好者莫不供給焉娶但馬豐岡小場瀨某女小場瀨氏有婦道文政九年友吉請母行京師學猪飼敬所之門時年二十三敬所一見器之以其窮乏故僑居一寺自爲寫字以給衣食餘暇苦學日一瓶炊飯僅免飢一襁袍以涉寒暑而勤勉不厭學大進母北垣氏紡績妻小場瀨氏已衣服皆以供學資當時學生皆馳詩文浮躁淺露僥倖一時者皆然敬所獨喜省齋之潛心默思以尋經義常賞嘆曰他日必有所成矣恨我不及見之甚愛省齋十二年省齋歸佐治憂寒鄉僻地無與切磋之友乃與敬所高弟近江膳所藩士黑田善伊勢津藩士關磯書信相往來研究不息又與但馬宿南村池田緝友善天保五年信古公時賜二口弘化二年信貞公時講書於殿中嘉永三年信敬公始聽其講義深感而尊信之加賜三口爲中士命儒員四年冬上書江邸論時務五條（詳上文）六年秋公卒省齋以爲君臣之遭遇自古爲難今喪賢明

有爲之君、乃如此、不啻余之不幸、實一藩之不幸也、痛悼不措、終發病不起、殆二年、安政元年冬、母北垣氏死、明年春、扈從信民公、赴江邸、三年夏、歸佐治、萬延元年夏、赴安藝廣嶋、拜父之墓、留二旬餘、文久二年秋、應公之聘、至柏原、寓下之坊、再上書言時事、三年八月、賜祿百石、進用人列、參與國政、扈從塚原十餘日而歸、十月再赴之、十一月歸柏原、元治元年八月、公賜章服佩刀、慶應三年春、信親公免其養子某佐治村宅地租、冬赴塚原、明治元年二月、歸柏原、五月津田要爲政務局總裁、要嘗信事省齋、自是其所釐正、不可枚舉焉、闔藩文武之振起、至是爲盛矣、遠近聞之、來學其門者、接踵至、八月公待省齋、以師傳禮、班執政上、十二月移所賜之奧村新邸、公每日午後、就其邸而學焉、二年三月、朝廷徵省齋、省齋稱病辭之、明年秋、賜二口干、養子某省齋言聽謀用、將復有所再造也、無幾有廢藩之命、公移干東京、此日省齋歸老於佐治、父子俸祿皆辭之、妻小塲瀨氏無子、早死、再娶由月氏、又無子、養但馬生野高尾某子爲嗣、先省齋夭、有孫友吉、德吉、省

齋博聞強記、自憲章制度、訖兵書曆數、無所不通、特遽於經義、初頗信敬所折衷、秦漢以下諸說、裁之以一家之見、後悟聖人之道、非博覽考證之可得、專主程朱終歸之格、知誠正之學、造詣太深、其涉經筵、博采旁探、考證箋疏、縷晰訓詁、必至義理照著而止、是以聞者有翦繁枝而見身幹之想也、平生不喜辭藻、然詩文語錄之類、亦不尠也、所著有論語集說、大學小記、中庸折中、周易竊疑、春秋左氏傳集說、純正蒙求輯釋、曆原鈔、新知錄等、其接人也、喜怒不見色、溫和而整肅、有不可犯之威、有請教者、諄々指教、曾莫倦厭之色、非後學之所企及、可謂稀世之鴻儒也

烈士傳 畢

貨殖傳

土田宗繼

幼字文三郎、改文七郎、十餘世祖田中丹後、其孫太郎右衛門、慶長中仕豐臣秀賴、及大坂城陷、去居伊勢井尻、其子半右衛門、移丹波柏原、貨財萬餘、築家中町、居焉。(三百餘步、人呼之曰上土)稱井尻屋、長子新四郎、有故別爲支家、住千北隣。(人呼之曰中土)二子知商。(太郎右衛門)襲家、其子孚宗。(文七郎)享保六年五月信休公時、獻米千七百餘石銀四十貫目、十三年六月、信朝公時、又獻米六百石金四百兩、至是公免其所有地百石之田租、許姓氏、稱土田、孚宗讓田園六分于長子宗光。(文七郎自是子孫、皆稱文七郎)四分于二子宗信。(文藏、後改太右衛門)宗信住下町。(人呼之曰下土)二十年九月、宗光獻金千兩行公之婚儀、明年公賜章服、後宗光屢請依舊納租、所許之、然尙免其附加稅、宗光無子、養新鄉村進藤三郎左衛門二子爲嗣、以長女配之、爲之宗淳、宗淳以其長子萬藏猶幼、養上山久左衛門二子爲嗣、爲之宗俊、宗俊則以萬藏爲嗣、爲之宗行、宗行喜茶及詩、天明五年命町頭、經四十餘年、自是子孫世爲町頭、

宗行有六男四女、長子宗興(榮助)襲家、四子市助、出爲田景輝嗣、稱景廉、爲町頭、六子卯之助、別爲支家、住舉田村、宗興二子、則宗繼也、有良田四百餘石、貨財十餘萬、爲封內第一富豪、嘗娶播磨姫路內海某女、生一女、宗繼尙日以貨殖爲事、而守儉不奢、如貧者、可謂一奇人也。

生田成晴

幼字新之助、改新右衛門、世居遠坂村、各稱新右衛門、六世祖足立一晴、住武藏足立郡某村、慶安三年、移丹波天田郡立原村、其子次晴、天和三年、移氷上郡遠坂村、築家六百餘步、庭前有巨松、因稱松屋、其子長晴、分田園若干、于第三右衛門、爲支家居、千德畑、寬政中、信憑公許、姓氏、稱足立、爲獨禮帶刀、長晴子由晴、令弟秀福復爲支家、住千隣地、文化八年、由晴獻金若干、明年公爲、收由晴家所傳之靈佛、命製黑檀小龕、及瓜章之幕、公親書其龕裏、而賜之、文化九年二月、由晴獻金千兩、公賜章服、時廢足立氏、稱生田氏、其子吉晴、以藩主負債巨額、奉命周旋、應答債主、又往復江邸、既三回、且自率先封內富豪、負擔尤勉、弘

化三年、信貞公免其宅地、及田園六十石、山林七十餘處、附加稅、吉晴無子、養支家季晴長子爲嗣、卽成晴也、以次女配之、有田園三百餘石、山林數百町、蓄金五萬兩、爾來貨財愈殖、人皆稱之、曰封內二富豪（廢藩之際、繼之而富者爲田中村安田、右衛門、金屋村澤野孫右衛門、柏原町三崎昌邦）

三崎昌邦

通稱平四郎、其先三浦久次郎、世居相模三浦郡三崎、七世祖昌義、

天和二年、移永上郡蒞城鄉、以所有之田園多干柏原、元祿十一年、移柏原下町、稱魚屋、以製油爲業、故稱油屋、四世孫昌福、有節操、喜心學、善勵本業、且兼農事、性慈仁、賑救宗族及貧民、時有耕他、收穫百五十石、資金五千兩、昌邦其孫也、增殖資產、至收穫四百六十石、資金三萬餘兩、安政三年、命獨禮帶刀、三崎順則、三崎勘四郎、皆其支家也、（次之者爲佐沼村菅田源五郎、天田郡田野村吉見、三郎兵衛川北村衣川清太夫、下小倉村田季胤）

田季胤

通稱文平、田村將軍之後裔、田村忠助居柏原本町、爲人勇壯、家積巨

萬、後削村字、改性田、三世孫季厚襲家、稱龜屋、弟季鶴（忠助）別爲支家、居成松畑、其

子季重、元祿八年、藩主自宇陀至柏原之日、公女皆入季重家、以爲假館、爾來十九年、正德四年、信休公還付假館于季重、季重移之下小倉村、居焉、藩主遇之頗渥、其曾孫季貞、勤儉理家、增殖貨財、至收穀三百三十石、蓄金數千兩、其子季佳、文政元年夏、信憑公就封之日、偶邸中失火、公避之季佳家、稽留四日、季佳爲人剛直義俠、惡人之邪曲、如蛇蝎、面折不憚、而能恤窮救難、藩主以爲獨禮帶刀、又命大庄屋及元締周旋方十餘年間、季佳奉公不懈、恪勤如一日、公賞其勞、免宅地一反餘之附加稅、時藩主負債巨萬、季佳常自率先、獻金不可勝數、性甚嗜酒、醉則快談高聲、面折叱咤、不避貴顯、殆如狂者、不似平素謹厚也、又愛風流、弄書畫、掃庭園、常延文人墨客、與之俱遊、嘗娶土田宗行女、生二男一女、長子季弘、別爲支家、居千西隣、二子季胤、襲家、季胤娶多紀郡大山村園田定業女、園田氏有婦道、生二男二女、長曰艇吉、次曰健次郎、艇吉襲家。

小谷重則

通稱喜兵衛、村上帝第七子、具平親王五世孫、源季房爲播磨守護、

城千赤松莊白幡山而居焉、因稱赤松氏、八世孫則村爲播攝備作、因但六州守護、名聞於天下、四世孫滿祐、嘉吉之役、父子各自歿、宗族家臣皆殉之、蓋季房以來至滿祐、居白幡城、十三世三百三十年云、滿祐甥時勝、時勝子曰政則、興復赤松氏、領播備作三國、城置鹽山、居之、以下三世六十年、後移龍野城、政則四世孫廣秀、移但馬竹田城、慶長中關原之役、屬西軍、戰敗、走死、干因幡、時廣秀妾、本莊氏有懷、其將神足九郎兵衛奉廣秀遺命、扶本莊氏、匿于丹波氷上郡小谷村、無幾、本莊氏生男、曰重利、(后嗣兵衛)因稱姓小谷、後爲神足義子、又冒神足氏、重利移中村、仕織田信包、重利長子政重、(久右衛門)襲神足氏、二子、重矩、(彌兵衛)冒小谷氏、慶安中及織田氏絕、政重始列於民籍、其四子重定、(喜兵衛、子孫皆稱喜兵衛)居石田町、復小谷氏稱米屋、重則其五世孫也、家世富豪、有收穫百四十石、資產數千兩、重則嘗養多田村細谷光華弟廣次爲嗣、神足郡藏小谷九郎兵衛、小谷簡助、小谷眞助、小谷儀兵衛、皆政重以來之支家也、而重矩子孫居古市場町、系譜刀劍皆傳於家、稱海

老屋、小谷與四郎、小谷幸兵衛、皆重矩以來之支家也

片山晴敬

幼字甚藏、改助右衛門、其先某居伊勢田丸、後移大和宇陀、曾孫久左衛門、元祿九年、移丹波柏原、居下町、世以釀酒爲業、晴敬即其六世孫也、年十三喪父、時有取米七十五石、資金三百兩、晴敬爲人義俠、與三崎順則友善、夙夜以身率婢僕、精勵家業、好援人之患難、貧窶、安政元年米價騰貴、晴敬與順則謀、減價糶於貧民、五旬餘日、其後每逢米價高貴、救恤金穀于窮民、不下十餘回、是以衆蒙其惠、懷其德者、皆莫不畏服焉、晴敬順則之名聲聞於遠邇、晴敬弟曰晴綱、(衛武兵)兄弟友愛、人皆感之、三年晴敬將使晴綱爲支家、築家于中町、晴敬頓告晴綱曰、汝暫代我、在家而讓酒如舊、我出千中町支店、更增加釀酒、以興家聲矣、自是出釀酒于中町、十四年間、資產日增殖、而晴敬晴綱各有子、是以晴敬遂不復宗家、使晴綱繼之、先合併二家財產、而折半之、兄弟各有其半、二家均爲收米七十石、金千八兩、官厚賞、兄弟友愛、先是文久元年、晴敬爲獨禮帶刀、明治二年

七月、命町頭、是年不稔、米價騰貴、執政津田要、閱封內富豪賑救貧民之多寡、晴敬順則尤居巨額、要悅之、親近二人、嘗娶竹田村大槻和助女、生一男四女、男天、因養柿柴町岸田德性二子、岩藏爲嗣、以次女配之、晴綱有二男、長曰源太郎、次曰永治。

三崎順則

幼字猪之助、改善七、曾祖父曰信昌(善七)、宗家下町三崎昌義孫、而故昌之二子、爲人溫和、不口言人之過惡、而敏於商機、寶曆三年、受收米十六石、資產數百金、出爲支家、居古市場町、稱魚屋、以鬻綿花爲業、增殖資產、至收米七十石、金數千兩、且常補翼宗家、順則即其三世孫也、順則少善碁、又喜漁、一日慨然發憤、碁漁皆止之、以米穀糴糴爲業、妻子衣食一事節約、如是數年、至耕地百八十餘石、山林四十餘町、貨幣二萬餘兩、性直前勇往、重節義、修心學、且教婢僕以禮義、凡有所爲、輒羞落於人後、有他人貪婪不正者、則指斥抗論、莫所假借也、安政以來、濟貧恤窮、皆不異於片山晴敬、當藩主負債難支之時、順則爲之奔走調

理其功居多焉。安政元年、順則晴敬率先、獻兵食數石、自是封內富豪、皆應分獻之。四年三月、信民公將赴江邸、發有日、偶窮於旅資、遷延二日、執政元締憂之、謀于市中富豪、皆不能答、順則獨諾之而退、卽就笹山町平野恒之進、佐治町衣川佐兵衛借之、佐兵衛以其所請頗巨額、私知爲藩財、不輒肯、順則因請舉已田宅山林以爲質、佐兵衛感其氣節、曰何待要質、乃應需、公即日得上路、公將有所優待、順則元締密告之、順則順則曰、恩命雖厚、必不拜受也、公不得止、賜瓜章銀盃、賞之。文久元年、爲獨禮帶刀、是年柏原魚市場衰頽、將廢絕、九月順則赴宮津而還、自是親爲魚問屋支配人、能執掌之。二年讀北海道誌、知其地無製鹽、乃與播摩高砂三浦甚平謀、遣製鹽夫數名於其地、以試成否、有年、然以潮水鹽氣希薄、計畫不成而止、爾來聞知其地之情況、常告諸兒曰、是實爲商業擴張之地、勿敢怠、且交大坂兵庫高砂丹後但馬關之富商等、一以信義、未嘗有違背也、是故金穀符券、視有順則印章、皆信而授受、羅羅焉得其人之信任、率類此、嘗娶播磨

西脇村來住道悟三女、生四男二女、長曰安二郎、次曰弘造、次曰廣吉、次曰豐四郎、安二郎襲家。

貨殖傳畢

明治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印刷
明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非賣品〕

兵庫縣丹波國氷上郡柏原町

著者
兼發行者

篠川直

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銀座壹丁目廿二番地

三原松皆次郎

印刷所

東京市京橋區銀座壹丁目廿二番地

三原松印刷工場

工藤主善 著

津輕藩史

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青森縣鎌田書林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青森縣
鎌田書林鉛排本影印

他山先生工藤主善著

再版
津輕藩史

青森 鎌田 書林

伯爵正三位津輕公

故他山翁多年津輕藩史に心を盡し編成したる其いさを
いちしるければよろこびれ
餘りよめる

承 昭

見る巻に心くたきといさこそ

まさしく家のかゝみとはあれ

白序

余嘗昧爽而早行。咫尺之間。不辨物色。或
認白花爲湖池。或以水色爲倉廩。府庫。茂
樹繁葉皆未明了。或爲怪狀。或爲妖形。幽
暗之故也。隨行隨近。又漸向明。則物色始
辨。前所認湖池。非湖池。倉廩。府庫。非倉廩。
府庫。妖物怪狀。皆露眞形。而無所遁也。我
藩草昧之事蹟。亦猶如此。或有視其前面
而遺後面。或有詳其左傍而略右傍。故其

記載不能得全體。忠邪好佞。是非得失。多訛謬可知也。况彼我相敵視之國。其記載之有異同乎。雖然舊記家乘。偏探博搜。片紙所記。無有遺漏。彼是參互錯綜。而求其實。實則千載之遠。亦可以遇其源。幽暗之蹟。可因以明瞭矣。昔時幕府總大權之日。各藩異其域。皆禁秘其記類。而不眛。或諱舊章。而不言焉。今也公道大布。天下一家。四海一國。禁秘者悉出。幽暗者日益明。而眞僞無所遁。則文明之賜也廣矣。大矣。

明治十九年秋八月 藤主善誌

凡

例

二 一 先考風遷。本遷歷世之事蹟不昭于世。常欲修史以表明之。然公事多忙。久不能酬其志。明治十七年始得從事焉。時先考年老身衰。尙親網羅公家諸記。及諸家舊志雜說。日夜拮据。至二十年冬。其稿粗成。其間四年。以一身任之。其勞不可言也。覺不肖。雖不能贊一語以助之。亦得効微力而告成。竊以爲榮。

一 一 先考既修本編。又欲輯歷世夫人。及列臣傳。以繼之。不幸罹病。不果而終。是爲遺憾。

一 一 先考曾欲立凡例以明修史之意。而未起稿而遂稱就木故今雖不能知其意之所存。熟讀玩味之則自有足概見本意者。故竟不敢贅言也。

一 津梁。桂光。玄圭。顯休。諸公事蹟。頗有簡略缺備之憾。應不補。讀者之意。然當時封畧之餘弊。未踰。家々秘其記。不肯示於人。以故材料太乏。讀者幸諒之。

一 此編是係于未定稿。先考曾刪潤補正以大。成之。不。果。而終。以故其事。實。或。不。保。無。疏。謬。脫。漏。後世識者。賜補正。則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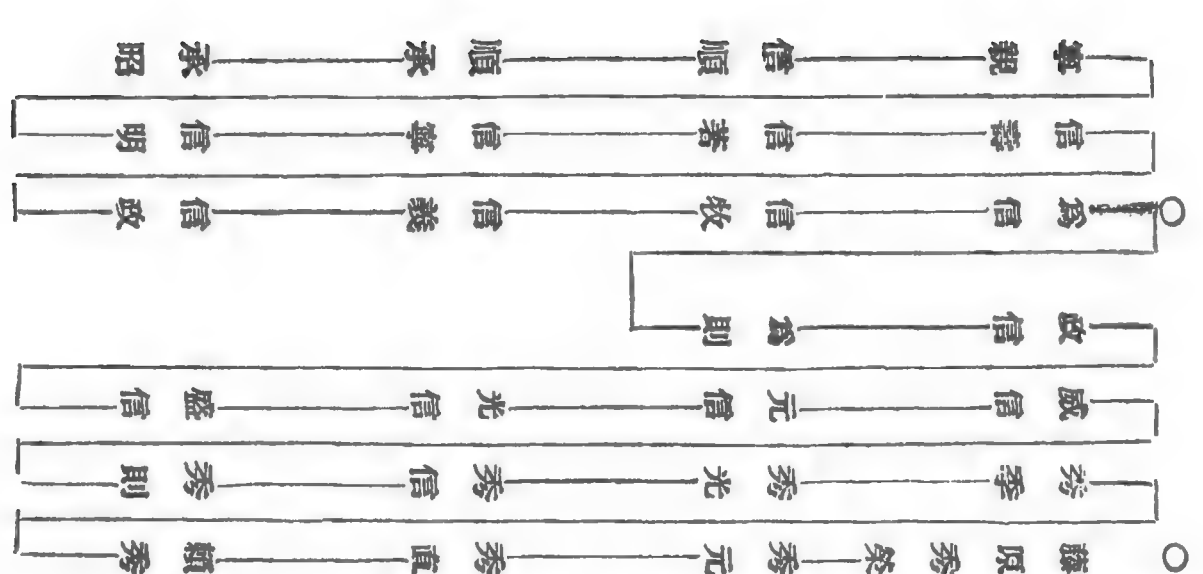
一 石居象松先生亦有修史之志。既有澹祖略記。歷世播公事實略記等之著。而未果其志。而歿。可惜。說。今先考之修史。循據其說者頗多。先生之功。不敢沒也。且校正本。編也。先生高足。三上得三郡君之力。居多。其勞不可不謝也。

三 上梓期迫。不遑細校。若其誤謬。伏仰諸君之是正。明治二十三年二月

外崎覺隱誌

津輕氏畧系

大槻冠藤原鎌足之裔。左大臣魚名十三世之孫。秀榮是爲津輕氏始祖。秀榮父鎮守府將軍基衡。奏請秀榮爲津輕六郡主。遂以津輕爲氏。舊祖爲信。其十五世之孫也。其畧系如左。



津輕藩史卷之一

藩祖瑞祥公

藩祖瑞祥公姓藤原。諱爲信。紀伊守守信之子也。其

先出自大織冠鎌足。鎌足之裔。左大臣魚名。十三世

孫秀策。以父鎮守府將軍基衡奏請。居入潤郡十三

城。例津輕六郡。任左衛門尉。叙從五位下。建久四年

四月五日卒。年九十八。母安倍宗任女。子禿元嗣。建

永元年。將軍實朝賜襲封之敕。稱左衛門尉。承久元

年十一月十日卒。年八十一。子秀直嗣。小字叙任丸。

叙從五位下。稱左衛門尉。寬習元年。與安京氏戰于

津輕野。敗死。安東氏安倍貞任之裔也。貞任之滅。次

津輕藩史 卷之一

津輕 工藤主善溫克著

子高墨丸。幼孩逃于津輕藤崎。及長。遂領其地。至與我相抗衡。秀直之死也。子賴秀尚幼。以故失其領地。依增新城。領主橘次信次。信次匿之山中。燒炭處。俗稱之燒炭藤太。藤太賴秀之幼字也。秀直嘗憂安東民強橫。慨然曰。宗家既亡。田原藤太之裔。唯有吾耳。而今爲旗下所逼。吾欲使兒復祖業也。因命曰藤太。賴秀及長。身材六尺五寸。勇武絕倫。遂能復舊地。曾謂子征夷將車顯經。顯經美其雄偉。賜偏夕。贈以大風實守刀。是津輕氏傳家寶刀。賴九者也。賴秀叙從五位上。任左衛門尉。弘安三年九月卒。年五十七。有男曰秀行。又稱藤太。先父卒。其子秀季。以嫡孫承祖爲嗣。幼字藤太。正和二年隨祖母近衛氏。抵京師。謁近衛臺。因獻黃金三千枚于朝。叙從三位。任左衛門督。當此時。安東氏威力復振。與我爭雄。兵結連年不解。會北島顯家。爲鎮守府將軍。多方解紛。遂令兩氏講和結婚。足利尊氏之亂。秀季率二千五百騎。安東貞季率五百騎。屬北畠氏。共勤王。延元三年五月。皆戰死于振州安倍野。秀季時年六十一。子秀光嗣。幼字藤太。敘從五位上。任左衛門佐。時有海嘯。大堤外覆之地。十三城亦壞。故城于大光寺。移治焉。正平四年十二月卒。年五十五。子秀信。稱左衛門尉。天授四年四月卒。年六十。及此時。安東氏勢漸衰。且與我結鄰。後互相齟齬。郡內無虞。而南部氏勢焰日熾。有併吞我地之志。子秀則稱左衛門尉。城于堀越而徙焉。傳南部守行所踞。幽于下久慈。憤悶絕食而死。子威信尙幼。南部氏使金澤家光監之。及長。稱左衛門大

去。武名稍振。南部光政畏之。妻以_三其女。生一男。曰元俊。文明二年。光政托_三好食。來襲_三我不虞。大遭_三害。有臣大曲和泉者。抱_三幼主而逃。夫人歸_三于南部。日夜悲泣。念_三幼兒而不措。光政憂之。且聞_三我族下諸城主相約。討_三南部。欲_三鎮_三撫之。乃索_三幼主。城_三于下久慈。使_三居之。我臣多往歸焉。稱_三信濃守。南部氏以_三其族久慈景德女_三配之。使_三金澤家信暨_三我地。實奉_三之也。長享二年四月。信濃守欲_三訴_三父祖冤於上國。潛發_三南部。南部氏伏兵_三戕_三之鬼柳。其子曰_三光信。即長勝公也。時尙幼。久慈景德等保_三護之。在下久慈。及_三長以_三金澤家信女_三配之。既而南部氏欲_三慰_三公憤怒。聽_三歸_三其故土。於是延德三年三月。公率_三舊臣復歸_三于津輕。城_三于種里而居焉。而南部氏暨_三我地。如_三故。公常欲復_三父祖讐。招_三僞傑。勦_三農

有^一身。天^一文^一拾^一九^一年^一正^一月^一朔^一旦^一生^一男^一。即^一瑞^一祥^一公^一也。故^一幼^一字^一屬^一。初^一天^一文^一中^一南^一都^一安^一信^一城^一石^一川^一。使^一弟^一高^一信^一居^一焉。以^一敏^一我^一六^一郡^一。於^一是^一。南^一都^一氏^一有^一九^一戶^一之^一難^一。徵^一援^一于^一石^一川^一。高^一信^一謂^一彼^一之^一有^一九^一月^一。猶^一我^一之^一有^一六^一浦^一。皆^一腹^一心^一之^一患^一也。今^一若^一遣^一援^一兵^一。則^一大^一浦^一氏^一乘^一虛^一而^一起^一。亦^一不^一可^一測^一焉。不^一如^一卑^一辭^一以^一求^一援^一於^一大^一浦^一氏^一。使^一兩^一氏^一相^一圍^一也。乃^一乞^一援^一于^一我^一。公^一遂^一使^一守^一信^一赴^一援^一。守^一信^一虎^一行^一期^一必^一死^一。臨^一發^一屬^一幼^一兒^一而^一去^一。遂^一死^一於^一樓^一庭^一。瑞^一祥^一公^一幼^一孤^一在^一掘^一越^一。町^一井^一飛^一鳥^一保^一護^一之^一。稱^一爲^一有^一英^一雄^一之^一姿^一。既^一而^一極^一岳^一公^一遇^一疾^一。自^一知^一不^一起^一。乃^一召^一老^一臣^一。森^一岡^一信^一元^一。兼^一平^一綱^一則^一。葛^一西^一信^一清^一曰^一。余^一欲^一報^一累^一世^一之^一仇^一。依^一復^一讎^一士^一久^一矣^一。今^一也^一不^一幸^一不^一果^一。而^一徒^一死^一于^一床^一上^一。是^一余^一所^一深^一恨^一也。況^一方^一今^一海^一內^一鼎^一沸^一。干^一戈^一相^一尋^一。若^一使^一幼^一弱^一求^一主^一立^一。則^一大^一懼^一社^一稷^一傾^一覆^一矣^一。余^一念^一弟^一守^一信^一遺^一孤^一屬^一。雖^一未^一弱^一冠^一。而^一有^一主^一將^一之^一器^一。卿^一等^一奉^一之^一以^一主^一社^一稷^一。三^一老^一曰^一。謹^一奉^一命^一乃^一迎^一而^一立^一。實^一永^一祿^一十^一年^一三^一月^一也。永^一祿^一十^一年^一十^一月^一公^一狩^一于^一岩^一木^一山^一下^一。公^一素^一有^一大^一志^一。瞻^一立^一。欲^一匡^一復^一讎^一士^一。乃^一密^一傳^一檄^一於^一族^一人^一舊^一臣^一。新^一岡^一。篠^一森^一。輝^一斯^一。三^一世^一寺^一。折^一筵^一。宮^一。縮^一。樓^一。庭^一等^一。召^一之^一。語^一以^一趣^一。皆^一應^一之^一。按^一是^一。公^一乃^一召^一兼^一平^一綱^一則^一。盛^一岡^一信^一元^一。葛^一西^一信^一清^一。曰^一。余^一欲^一一^一氏^一狩^一于^一岩^一木^一山^一下^一。野^一崎^一村^一西^一郊^一。以^一閱^一兵^一馬^一。試^一進^一退^一馳^一逐^一。宜^一豫^一戒^一期^一也。乃^一部^一勒^一兵^一千^一餘^一。爲^一三^一。二^一百^一余^一爲^一一^一隊^一。使^一信^一清^一率^一之^一。以^一三^一百^一余^一爲^一中^一軍^一。公^一自^一帥^一之^一。下^一令^一曰^一。敢^一違^一節^一度^一者^一。以^一軍^一法^一處^一之^一。至^一規^一。蔡^一明^一駿^一大^一浦^一城^一。兩^一隊^一從^一西^一南^一進^一。公^一從^一北^一東^一進^一。以^一破^一螺^一爲^一號^一。法^一令^一嚴^一明^一。部^一伍^一整^一齊^一。三^一軍^一齊^一放^一火^一于^一民^一家^一。悉^一會^一麾下^一而^一止^一。乃^一振^一旅^一而^一歸^一。先^一是^一。令^一村^一民^一各^一

運于器財。逃于山林。事畢。即倍舊營。築家屋。給衣物錢糧。一無所損。村民懷惠。

古賀何鹿著名將遠伯錄。贊此事。曰。聖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士卒素不輯睦。訓練。斷不可以應卒。晉文伐原。以示信。蒐於被廬。以教少長之禮。然後成大捷。之戰。是故也。

十二年夏四月。公遣森岡元信。通好山形城主出羽守寂上義光。爾後義光報我以織田氏之消息。寂上氏自先世。例出羽。至義光。武威最張。爲與羽弼族。方是時。織田氏過霸權於上國。欲宰制海內。公察天下形勢。故有此使命。

元龜元年春。公與親臣十五人。微服間行。至越後。禱宿願。旌免查及出羽羽黑祠。遂訪寂上義光。結款約。機事而歸。

平親夏五月。公帥兵伐左衛門佐南郡高信于石川城。滅之。而信三戶城主南部安信之弟也。而爲大膳太未信直父。初天文二年。安信襲大光寺城主伊豫赤齋西願清。而滅之。乃城石川。使弟高信鎮我三郎。既而安信卒。嫡政嗣。早卒。子晴繼。甫十六。忠短。高信往。皆親之。晴繼遂天。高信即以己子信貞嗣。人皆疑。恐氏族九戶政賢。其弟眞親。櫛引清。武田摩安。水。謙。取。等。不服。各唱義將討之。於高信久留八戶。而不遷。預使其族信愛。居大光寺城。又次子政信。繼私。居氏于波岡城。其妻父小笠原信淨。副之。永祿十二年三月。政信暴死。高信詰之。信淨對以信愛之所爲。憤。最焉。出奔。出羽。是以高信從來。居石川城。是

虞使二譚本重行居大光寺城。重行素勇雄。嬰乳井福
 高偵驍者日長。度不足。徵欲甚急。民抱二離必一。吾款曰。
 萬。信第宗處民。有暴橫如重行者。置而不問。罪惡實
 盈。衆叛觀離。何以治國。不制則亂。將及我。且夫津經
 全郡。舊我祖先之所。爲二南都氏一所蠶食久矣。今也
 族復時至。不可失也。於是。慨然有二事義之志一。而高信
 未之知。欲加恩意懷柔我。一日招我於饗。公輒應之。
 高信喜迎。杯盤獻酬。慙慙盡款。公從容謂高信曰。某
 所。爾瑯越城。壘滯荒境。多歷年所。今幸四鄰無虞。疆
 內閑暇。及此時。修之如何。高信不怪曰。今也兩氏和
 平。使命相通。事同一家。惟子所爲耳。公謝而歸。急興
 土木。修瑯越城。深濬高壘。繕門樓。置戰士於工人。執
 役。實兵器於苞。搬入城中。以爲襲擊之備。於是。召老
 臣。議曰。南都氏吾祖宗累世之仇讎也。而高信既有
 日長。是當圖恢復之秋也。今我欲伐之如何。俞曰。高
 信鎮于三郡。而兵多食足。城險援衆。大光寺。和嶺。淺
 瀨石。田舍。爲股肱羽翼。三戶亦不遠。可謂強敵也。
 然而。我以孤城與之爭衡。猶羊散虎也。不如乞援於
 袁上氏。大張兵勢。然後圖之。儼又姑舍石川。先攻其
 廣城。漸剪其枝葉。而後斷根幹也。公曰。卿等之言非
 無理也。雖然。兵之道不在衆寡。唯在主將之方寸。而
 臣。軍士精銳。水之。今高信雖城險也。雖兵多也。衆叛
 觀離。不足恃也。若事出不意。神速如脫兔。則其誰援
 之。且夫八月有九戶之患。必不可遠出兵。是不討高
 信之好機乎。若舍石川。先攻其族屬諸城。則離順叛。

之。祗請城協心併力禦我。我也必矣。今譬諸伐樹。先累其枝。則斧刃缺損而見其難。則一累而斷枝立枯矣。故先討高僧滅之。則諸城望風而服。吾國之燕矣。卿等其莫愛焉。老臣皆歎服。公乃遣使招破川。老臣。金澤某。板尾某。磯浪某于大通城。具珍羞。大饗三。侑以劍馬時服。不食。叛垣兵部信成。送手玉堀越城。以序慰之。此夜急召群臣。密示誓書。曰。敵部。降我家累世之仇。而傾地頂惡。為彼所殺。爾來果。憤欲報之。而時未至。反及乎在也。吾親南。爾氏近狀。真信筌宗。宗族離叛。且。曠者日長。國入勢。武。是天友授于我也。不可一日猶豫焉。汝等其一爾心力。以立功名焉。群臣咸感激。勇憤倍。於它日。於是公命兼平。續則留後。五月四日。夜于牌為帥兵三百餘。發大通城。入堀越城。休士馬。少時。乃都分其兵。為三。集坂垣兵部。率兵百五十餘。為先驅。前帽隊副之。轉隊者。飲。悔亡類。以。商掠。為生者也。公厚施之。用為間諜。或以令放火。亂。其。也。其。八。十餘名。皆著前帽。以三尺布為帕。各提六尺燈。格。小。為。之。左。京。砂。子。潮。加。解。由。左。衛。門。以。三。尺。布。為。帕。各。提。六。尺。燈。格。小。兵。百。五。十。餘。及。自。帥。兵。三。百。五。十。餘。次。之。下。對。兵。十。二。失。又。五。郎。藏。主。黑。土。近。江。櫻。田。字。兵。衛。深。浦。雲。助。八。幡。將。以。前。門。萬。助。左。藤。中。部。報。二。千。同。馬。助。越。細。賀。前。五。郎。藏。主。金。出。雲。同。土。新。七。櫻。田。字。兵。衛。深。浦。雲。助。八。幡。將。一。並。三。右。在。一。對。兵。十。二。失。又。五。郎。藏。主。黑。土。近。江。櫻。田。字。兵。衛。深。浦。雲。助。八。幡。將。以。前。門。萬。助。左。藤。中。部。報。二。千。同。馬。助。越。細。賀。前。五。郎。藏。主。金。出。雲。同。土。新。七。櫻。田。字。兵。衛。深。浦。雲。助。八。幡。將。擊。最。不。點。火。厚。响。枚。取。暗。路。而。行。上。新。岡。但。馬。神。丹。渡。櫻。庭。太。郎。左。工。門。等。各。率。手。兵。續。發。金。出。雲。萬。原。續。部。率。弓。銃。卒。陳。大。清。水。以。備。于。和。德。之。救。援。堀。午。南。續。修。于。石。川。城。四。面。圍。之。急。點。燈。燃。松。明。喚。金。鼓。

南城擊之。城中錯愕。不知所爲。高信急起。指揮直士。禦之。而城中兵寡。不能支。高信知命窮。手刃妻孥。而自盡。城即平。乃命板垣兵部守石川城。而凱旋入堀越城。諸將校賀戰捷。公召森岡信元曰。吾有所慮焉。軍敵士卒。秋。屬以俟命。旣而會諸軍曰。吾將乘此機。壓和德城也。諸將努力。乃發。至取上村。部。分其兵爲三。使森岡信元率二百餘人。從一本柳。進伏稻荷林。以待指揮。命高西信清率百五十餘人。陳日金林。以進。擊敵父永春。約束已定。使二隊先發。公帥麾下五百餘。從高崎。進放火和德市中。此日以端午佳節。士皆會聚于城中。城主織岐旣聞石川之變。謂衆曰。聞石川城既陷矣。攻之者必屬也。大浦氏之於京都。斷祖先之仇也。且屬之爲人。非屈人正者。若得志。則其次必將及于我。々亦彼祖先之仇也。不宜不備。言未畢。市中火俄起。烟間見龍字草旗。鍋杖認標。乃笑曰。果然。即揮甲率兵出戰。鍋杖認標。龍字旗章。津輕氏世用爲表識者也。讀岐素驍勇。兵勢甚銳。我兵成田茂左衛門。村市越前。高西左衛門太郎等四十餘人死之。忖見機。鳴號。信元所率之伏兵。起于田中。登爲二。一隊向城。一隊衝讀岐背。方此時。高西信清適讀岐父永春於日金林。斬之。直旋兵壓和德城。太覺恐。輸之曰。恐可屠戮。城中婦女聞之。悲泣叫號。聲震于外。城兵爲之沮喪。悉潰散。城遂陷。十二矢。又至。馬場。遂部地新七。櫻田宇兵衛。鍛冶仁右衛門。小比南藤藏。金出雲。同仁兵衛。高木主水。工藤大隅。佐藤越前。沖館張左衛門。成田市助。小山南越前。外崎丞助。

倉光主水等說遣追擊。十二矢又五郎斯讀收。遂乘首。戰鼓弟兩三郎亦戰死。戰鼓二子主馬。求馬善。囑。櫻田副貞。遂都地新七共。擊斬之。其他所獲首級百。經十四。於是公會諸軍。行戰捷式。凱旋于大涌樋。明。親御錄功行賞。各有差。以和德城及讚岐所領之地。賜三萬元。猶元座。賜。法分嚴明。御士卒如使手足。戰捷。秋。迄不祀。故公特賞之。

主善曰公之旅。從舊士。勝算熟於胸中。久矣。故。一舉而平二城。二城既平。而六郡已入三軍中。是。公所謂。稱三斧於根幹。而枝葉立枯者也。是之謂。神機妙算矣。

是月。使長谷川掃部于出羽山形。告出羽守京土義。武以下伐。南軍高僧克之。導光亦遣使。來賀捷。秋。八月。而都信直大舉攻我。其先鋒頗多石馬。鼓光來。吹次。將宿川原。信直帥兵二千餘。蔽入戶。至雷座。遂。乳村。攻價乘。遂攻一月城。信直得衆面愕。急還軍援。主戶。戰敗。孤軍既久。重地。欲進則勢微。欲退則慮。尾。擊。誘敵。船。大光寺觀。至高昌塞下。爲乳井越精所。邀。遂。稱。決。西。瀨。王。寺玄。誓之子也。玄誓衆。依。戰。而。愈。盡。我。奔。夢。兩。遂。及。旗。賀。深。砂。兩。頃。二。社。近。傍。地。我。兩。決。門。與。伏。光。寺。親。王。繼。本。重。行。爭。地。相。執。光。越。越。年。控。月。望。排。乏。誰。實。斷。良。惡。重。行。親。知。之。皆。實。控。機。無。施。伏。兵。於。下。荒。田。村。俟。其。蹙。急。起。擊。之。殺。玄。等。愈。衆。其。絕。南。部。高。僧。不。禁。之。玄。誓。于。建。清。憤。然。遂。守。山。林。將。復。因。東。平。稱。前。來。歸。于。我。且。襲。高。皇。岩。拔。機。焚。火。賣。之。吞。據。之。重。行。怒。率。兵。來。攻。高。皇。岩。遂。情。防。

津輕藩史 卷之一

謂。謂_二兵九百餘_一爲_二第二陣_一。深浦雲助。入_二備將豐_一。祿之。從_二藏田口_一。葛西信清。上_二新岡貞正_一。將_二兵一千餘_一爲_二第一陣_一。渡_二東山_一而進。森岡信元。衆_二平綱_一。則_二一千餘兵_一。祿_二處_一。下_二朝_一。酌_二事_一。降_二次於瀨田林_一。爲_二號_一。三面齊應。大_二光寺_一。祿_二最_一。備_二刑枷_一。進_二陣_一。瀨田林。直_二行_一。衆_二願_一。勇_二善_一。戰_二自_一。許_二曰_一。敵_二來_一。我_二霧_一。望_二守_一。號_二非_一。策_二不_一。如_二直_一。衝_二敵_一。牙_二陣_一。與_二扇_一。單_二身_一。俱_二命_一。于_二天_一。也。乃_二使_一。謀_二之_一。報_二曰_一。出_二字_一。軍_二旗_一。諸_二敵_一。認_二標_一。在_二瀨田林_一。是_二必_一。牙_二陣_一。也。直_二行_一。敵_二起_一。由_二吾_一。所_二望_一。德_二懸_一。靜_二精_一。矣_二北_一。谷_二施_一。衝_二田林_一。我_二兵_一。頗_二透_一。地_二重_一。行_二都_一。下_二空_一。奔_二次_一。進_二勇_一。裨_二起_一。群_二奮_一。戰_二甚_一。力_二公_一。期_二自_一。揮_二槍_一。捍_二戰_一。捷_二兵_一。無_二得_一。殊_二死_一。而_二戰_一。適_二公_一。馬_二驚_一。陷_二田中_一。泥_二深_一。及_二馬_一。腹_二敵_一。兵_二集_一。之_二。渡_一。進_二擊_一。公_二所_一。馬_二歎_一。歎_二斷_一。鞍_二殆_一。獲_二搜_一。留_二前_一。真_二以_一。辛_二布_一。藏_二之_一。馬_二亦_一。憊_二不_一。能_二出_一。泥_二急_一。甚_二適_一。森岡信元。率_二都_一。下_二來_一。援_二公_一。願_二呼_一。信元_二信_一。元_二躍_一。下_二捉_一。馬_二足_一。扛_二之_一。因_二得_一。逃_二隨_一。囉_二走_一。到_二極_一。川_二溫_一。當_二前_一。廣_二不_一。可_二踰_一。追_二兵_一。來_二進_一。衛門四郎執_二新_一。從_二謂_一。公_二曰_一。委_二命_一。於_二天_一。道_二第_一。可_二踰_一。進_二耳_一。公_二即_一。一_二鞭_一。躡_二馬_一。馳_二進_一。既_二而_一。我_二諸_一。隊_二來_一。聚_二公_一。立_二於_一。高_二地_一。而_二嚴_一。備_二於_一。是_二。軍_一。行_二知_一。其_二不_一。可_二勝_一。引_二兵_一。而_二退_一。我_二兵_一。追_二蹶_一。之_二重_一。行_二且_一。戰_二且_一。退_二會_一。日_二暮_一。交_二綏_一。有_二請_一。乘_二城_一。兵_二之_一。勞_二夜_一。攻_二者_一。公_二不_一。許_二收_一。兵_二而_一。入_二堀_一。越_二明_一。日_二還_一。大_二浦_一。城_二是_一。役_二一_一。町_二田_一。信_二清_一。督_二戰_一。而_二死_一。阿_二保_一。近_二江_一。相_二馬_一。伊_二賀_一。入_二水_一。橋_二定_一。久_二新_一。岡_二源_一。次_二郎_一。其_二弟_一。彌_二三_一。郎_二宮_一。領_二與_一。五_二郎_一。防_二戰_一。皆_二死_一。之_二後_一。公_二念_一。衛_二門_一。四_二郎_一。言_二賜_一。氏_二天_一。道_二云_一。四年_二春_一。正_二月_一。公_二帥_一。兵_二再_一。攻_二大_一。光_二寺_一。城_二重_一。行_二騎_一。致_二城_一。而_二去_一。許_二之_一。去_二歲_一。十_二二_一。月_二廿_一。五_二日_一。公_二召_一。老_二臣_一。密_二議_一。曰_二吾_一。以

爲攻大光寺城。利在于明年正月期旦。何如。愈曰然。於是密戒騎士。命履櫓。操長柄槍。乳井建清。森岡信元。爲先驅。金信助。高原祐清。爲申驅。公帥兵八百餘。爲中軍。千總政氏爲後拒。以除夜子牌。發大浦城。詰旦攻大光寺。城中以新席故。不設備。狼狽失措。然重行猶不屈。率兵可三百。突圍出戰。我兵陽却以誘。城兵深雪中。城兵不著櫓。盤旋雪中。進退甚窘。我兵以長槍撻之。死者過半。重行乃收殘兵入城閉門。我兵乘之。攻愈急。重行知城且陷。欲屠廬。弟重門止之曰。勝敗未定也。請暫屈以待時。重行從之。乃使重門請降。重門因盛岡信元頓首曰。重行勢盛力竭。願乞一旦之命。輸城而去矣。信元報問諸公。公許之。且問其去將。命一將校。控小後口。重行及其妻孥乘雪舟。東歸。兵黑而去。諸將皆賀。獨乳井建清。奮請曰。重行之於臣。不與共戴天之管也。臣辱先鋒。鞠躬竭死力。殊以欲復讐耳。則斯重行以甘心焉。公曰。汝言實有理矣。然彼已碎溺。而觀之不祥也。汝以彼讐爲急。吾以安民爲意。汝屈意以從吾老。乃賜建清。以其父之舊地。而慰籍之。此行公軍守山。以觀軍狀。謂沼田面松齋曰。汝敢有知。而松齋乃以國歌。述城可平之望。則此深驗。公大賞之。乃置留守而凱旋。○是歲。尾崎城主善藏。新屋城主源次郎。各以城歸降。

六年秋七月。公取浪岡城。以城主三郎兵衛對北畠顯村還。先是。公欲取浪岡城。未知其虛實。聞其重臣市町可爾右衛門者。性貪欲。陷以利。爾右衛門輒通款。遇者以注。請賜臣下不和之狀。又其地有一詩。曰。立

德寺。公屢微行。欸語僧休西坊。休西坊傾意備報浪岡事情。因盡知城中虛實。於是。各謂區々一小城。可不血刃而得耳。乃設策先誘其地博徒。多與金錢。刻期亂入城中。縱火相呼曰。大浦大兵方至矣。浪岡君臣錯愕失措。我兵乘之。敲噪闐聲。國其三面。故關一面。城中莫善防者。博徒等乃詰顯村。與而至我軍。公憐之。送西麓禪院。尋自盡。公原欲保全之。而葛西信清等。私謀使之自裁。公大憤其矯命云。北畠氏陸奥國司願家之裔。而奉據此地。數世相傳。士人稱之。例所及其衰。南部氏蠶食其地。僅傾浪岡近傍。至此而亡。

五年。築館于黑石。以爲外御警備。

七年秋七月。公帥兵討賊于茶臼館。賊徒奔潰。初公滅石川和德。尋陷大光寺。平浪岡。兵勢大張。諸城望風降附。關郡大半屬于我。於是。故大光寺城主南部信愛子。槍山六郎。全七郎。率兵三百餘。侵我地。逐茶臼館。岩將出町豐前。而入保焉。以攻其近傍城堡。而。又所在殘黨。瀧本。重行。全重門。波岡左近。三浦景。及比內淺利。黨二千餘。亦屬相續。兵勢甚猖獗。爲遠率部地。新七。瀧中忠光。阿部兵庫介。乳井大隅。全惣冬郎。中野仁兵衛。相馬孫次郎。田中吉祥。高田民部等。討之。又命盛岡信元。猿平綱則。寄西信清。援之。乃傳檄族屬諸城。皆會戰。七月三日。公督諸軍。大舉討之。賊軍逆戰。決死奮鬪。津島政秀。小山内匠等。死之。我軍不利。賊乘機逼麾下。急甚。田中吉祥。乞公甲冑。擇之。賈公名以欺敵兵。中統而死。公得間而脫。會日

事交綏。賊以爲獲公。軍中相賀。開其不設。補公。驍而
知之。中夜襲其不意。賊軍錯愕。失措。不能支。大敗奔
潰。六郎遁於金木村。遂獲斬之。七郎遁于出羽。亂乃
平。

八年秋七月。猿賀深砂祠災。相傳。祠祀將軍田道重
云。
十三年春三月。取油川城。城主與瀬善九郎。性素怯
懦。公謂取彼恐嚇以足矣。乃密召新城里長。賜物。而
授密計。及期公次于浪岡。衆平綱即。寫西信清。願兵
五百。舉火于新城。里長驅村民。呼噪至油川城。曰大
浦大兵已迫矣。城中士女。扶老携幼。相蹈藉而走。善
九郎倉黃棄城。乘船遁野邊地。其明公抵油川。館之。
向宗寺。以其主宿願英。嘗通意于我。也。橫內堤彈正。

及蓬田越前。望風各棄城而逃。外濱之地悉復。公乃
撫綏其民。置戍而還。堤彈正我之外姻也。性愚騷。沈
湎于酒色。故公疎外之。彈正岫之。嘗以銃彈冬。不中。
至此而亡。○夏四月南都信直。使其將名杭日向。帥
兵三千。攻淺瀬石城。城主千德政氏與戰大敗之。剽
南都氏憤政氏黨于我。欲先殲滅之。乃使名杭日向
討之。浪岡左近。瀧本重行。副之。踰田經側兩山之
險。轉打杭野。使人責政氏曰。汝累世臣于我。而柯搆
黃恩忘義。而黨仇家。宜速輸城而去。爾皆一死矣。否
則殲滅無遺類矣。政氏答曰。我家千葉氏之裔。而素
爲名族。我之於南都氏。觀時勢暫屬之耳。何常之有。
且夫離無道。就有道。是士之常。今南都氏素叛親離。
幾是以叛焉。大浦氏以仁義爲首。以救濟爲事。我是

以觀之。是理甚分明。若猶不辨。則請可一戰。以委成敗於天而已。輸地則不能也。日向大恙。急亂汙瀨石川。而來攻。政氏驟乞援于我。且募城下農商男子年十六以上。得千餘。各操刃格竹槍。與還兵三百。嚴備而待。更出餌兵于中川原。極口設罵。敵惘怒。急進來擊。乃陽敗而退。誘敵於城外渠間。政氏乘機出戰。敵兵靡散。悉陷渠中。斬獲頗多。日向僅以身免。政氏部下村上理右衛門。驍勇善戰。其妻亦勇。提肩尖刀。而從焉。其僕大炊助。臂力衆人。其兵凡七八。斬敵十餘騎。木村彦右衛門。岸野左兵衛。亦皆驍勇。獲首七級。理右衛門傷于銃而退。適見敵將日向走。不知爲白向。隙渠之際相遇。伸猿臂。奪其背旗。及還覓之。恨使其逸。既而。公帥兵三千。來援。時戰既散。乃按軍高木口。公軍騎率步兵五六。直赴政氏陣。勞之。且歷覽戰地。遂都地新七從而後。躍馬踰渠。々中有敵兵靡散外記者。伏獲新七馬足。而墜之。斬新七。斬七奴三浦佐助。來援。遂斬外記。敵殘兵往々埋伏。見公軍騎。突起圍之。公脫逃。敵人奪公背旗而去。中田彦五郎追及之。苦戰。遂得其旗。而還。公歸路間。戰狀於農民。徐還淺瀨石城。政氏見公從兵少。心動。與男安藤二男新士欲擊之。三男城之助。固諫而止。公察其色。而故爲不知者而去。略就村上理右衛門宅。問其傷。大賞其勇。而歸于高木牙陣。明日以錢若干賞。中田彦五郎加祿。且賜其背旗。木村彦右衛門。岸野左兵衛。亦皆有賞。○五月公帥兵。攻田舎館城。々主千德取。武死之。先是。公惜政武義勇。不忍加兵焉。屢使人

平之孫降。致武不肯。於是使小山內主膳懇諭之。敵武不從。公又使其所親。孩賀村清。持長兵衛。百方戰。利害。致武固執。終不從。公不得已而用兵。乃使葛西信。精。率兵五百。從孩賀口。千德致我。率兵六百。從無石口。置牙。陣於諏訪堂。森岡信元。兼平綱。則。隸。應。德。使。金。指。取。前田藏主。黑土助方。櫻庭信正。爲先鋒。登大曲口。進圍城。下令禁。嚴。銃。中川。美濃。中村。惣。右衛門。小笠。源。惣。右衛門。佐藤。平。右衛門。等。先登。前。功。致武。興。死。士。三百餘人。皆。城。戰。上。垂。盡。致武。退。而。徐。追。城。乃。平。乃。使。二。本。柳。重。次。成。之。而。凱。旋。蓋。千。德。抵。千。葉。常。胤。之。遠。裔。而。致。武。政。氏。之。從。父。弟。也。

主。善。曰。或。謂。致。武。所。謂。守。節。死。義。之。士。也。然。智。勇。則。未。矣。利。也。三。郡。城。若。若。時。戰。則。和。等。而。未。亡。豈。爲。有。智。勇。乎。曰。不。然。致。武。之。與。政。氏。族。則。同。親。則。從。父。弟。也。素。可。與。之。爲。唇。齒。而。政。氏。既。叛。而。應。于。我。若。浪。岡。油。川。不。足。與。之。共。謀。而。南。部。氏。之。救。援。不。可。恃。是。其。勢。不。可。爲。也。勢。不。可。爲。則。雖。有。智。勇。無。所。施。而。已。是。其。伏。義。一。快。戰。而。除。敵。死。屬。其。宜。也。豈。爲。無。智。勇。乎。

敵。武。羽。羽。公。豐。臣。急。招。行。裝。時。道。路。梗。塞。乃。就。海。邊。勦。兵。二千五百。發。艦。于。鰲。澤。風。逆。泊。深。浦。數。日。既。登。艦。至。出。羽。渡。鹿。洋。遇。颶。大。起。艦。漂。蕩。將。傾。覆。沼。田。而。嚴。齋。精。曰。聞。遇。風。濤。者。投。寶。鬚。以。祈。海。神。則。得。免。

入命至重請行之。乃以傳家寶刀授諸洋中。須臾風歇波平。得達松前港。旣而泊三底。起碇則往日所授寶刀。聚綱而出。公大悅。因命其刀曰綱丸。艦在洋中。可二旬。至九月。還大浦。賞面松齋。加祿。

十四年春三月。公子信牧生。○秋九月。公帥兵千五百。伐出羽比內。獨結城主淺利實義。公以關郡旣復。欲平秋田仙北。直接境于袁上氏。合勢以經。僞北國先伐比內。淺利氏遣路險惡。乃作新路於矢立嶺。以向比內。淺利氏不出。乃受其老臣松尾左衛門四郎之降。而還。

十五年春正月。修堀越城。○夏六月。公帥兵二千。將陸路赴上臈。到鹿角。南部信直遮路。不果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公欲假道于出羽。如上國。秋田城介。責備實季不聽。公猶欲犯邊。重臣諫之。乃到安仁生。要。而還。

十七年夏四月。秋田城介安倍實季請成。且約共伐。結。遣兵到出羽白澤。實季遣約。先使其臣嘉。龜。來新製之。逆利實義第因自棄。公聞而怒。因撫。撫。龜。而還。爾後白澤以北。悉歸于我。○是歲遣。為。松。備。中。里。關。於。關。白。壁。臣。公。贈。馬。及。鷹。且。陳。道。路。被。塞。不。能。躬。至。之。狀。關。白。乃。賜。以。封。地。之。璽。寶。是。時。彼。稱。清。經。氏。將。使。命。所。贈。之。馬。名。筑。紫。頗。駿。足。館。臨。森。之。役。屢。敗。大。清。者。也。公。甚。愛。之。至。是。為。贈。館。中。此。行。取。海。路。如。京。師。

十八年春三月。公調關白暨臣公于駿河沼津。而還。是。年。為。德。親。臣。十。數。人。而。間。行。遂。謁。云。是。月。關。白。大。

第二條、五條。任。宮。內。大。輔。

震第一。澤輕右京亮喬仇也。隨以便宜討之。氏縣以

© 2004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255: 103–110

乎。敵曰。兵之於名大矣。

等。敵曰。兵之於名大矣。

寬。華。於。封。內。地。公。館。利。家。於。大。浦。城。前。田。利。大。嗣。利。政。於。堀。越。城。監。察。片。桐。且。元。小。野。木。縫。殿。助。於。淺。瀨。石。城。禮。遇。甚。渾。是。時。定。罷。封。爲。四。萬。七。千。石。二。年。夏。朔。月。公。如。京。師。調。豐。臣。公。遂。謁。近。衛。龍。山。公。前。久。及。藤。原。公。信。尋。二。公。以。我。公。爲。其。支。族。待。遇。泰。厚。藤。原。公。特。賜。公。以。杜。丹。花。竟。龍。山。公。關。白。向。通。之。奏。而。於。私。爲。三。從。兄。弟。藤。原。公。龍。山。公。之。子。也。○。是。歲。遣。三。河。兵。部。肥。前。名。護。屋。太。閤。行。營。○。定。即。於。京。師。赤。坂。殿。府。及。越。前。敦。賀。各。置。留。守。正。年。夏。四。月。公。至。自。京。師。○。秋。八。月。堀。越。城。成。公。移。封。焉。

昭。各。定。疆。界。以。狩。場。深。爲。限。

慶。長。五。年。春。二。月。使。木。村。越。後。誅。千。御。政。氏。改。氏。以。敦。勤。親。王。領。七。千。石。然。白。澤。兩。心。以。西。之。役。反。形。國。順。而。後。定。以。深。城。表。焉。關。東。澤。澤。常。備。傳。之。至。梅。城。與。水。越。越。後。謀。所。敦。政。爲。子。安。滿。及。親。王。於。堀。越。遷。神。樂。神。地。仁。右。衛。門。根。底。藤。氏。轉。歸。藤。氏。歸。高。麗。邊。右。衛。門。及。木。村。越。後。命。其。家。深。而。城。設。取。西。城。堀。塹。堀。東。城。堀。堀。北。之。理。堀。堀。堀。岸。野。在。兵。衛。軍。營。及。傳。芝。麻。新。主。監。戰。臣。臣。然。諸。惡。兩。舍。前。哉。後。是。朝。異。城。被。賜。岸。邊。村。其。標。本。水。越。後。傳。其。孫。道。云。南。鄉。黃。頭。僧。清。辨。學。經。至。黃。堀。夜。與。有。勢。等。爲。神。醫。公。身。地。水。越。關。縣。而。止。又。景。藏。錢。封。南。六。郡。爲。三。郡。至。是。封。內。全。平。關。東。攻。戰。屢。屢。戰。敗。越。後。越。後。成。夫。國。而。現。美。國。神。樂。神。地。爲。三。人。金。信。親。松。野。信。安。篠。森。監。物。是。也。○。秋。八。月。本。關。豐。額。爲。縣。縣。表。焉。景。長。五。年。春。二。月。使。木。村。越。後。誅。千。御。政。氏。改。氏。以。

● ● ● ●

○讀之尤寺左馬助

一、之、或、或、或、或

尾、運、延、不、斷。信、宏、答、遂、曰。運、緩、如、此。恐、不、及、事。吾、第、先、籌。奉、主、命、者。宜、積、發、即、發。衆、多、從、之。至、三、百、餘、十、人。風、順、渡、穩。數、日、而、達。遂、謂、于、公。公、慰、勞、之。隨、與、良、備、乃、鼓、勇、曰。列、侯、與、庸、忍、構。在、東、西、向、背、之、一、翼、而、曰。吾、等、左、戚、時、義、阻、難、成。不、能、籌、畫、異、志、者、也。答、尾、曰。時、雖、果、爾。然、復、變、儲、謀、於、吾、罪、將、不、從、吾。若、彼、以、氏、賂。則、吾、忍、之、而、應。說、華、來、兒、僕、汝、而、謝、焉。奉、此、陳、陳。康、德、成、焉。至、成、假、低、爲、吾、罪。而、滿、懷、不、達。矣。汝、其、努力。倘、安、時、議、奉、命、焉。應、嶺、等、三、人、漸、辭、命。不、許。更、遣、塚、邊、入、城。作、船。繼、使、守、轉、回、村、及、歸、左、衛、門。上、岐、新、助。渡、岡、却、馬。乃、閉、牙、城、門。據、瑪、堡、使、賊、居、西、陲。停、機、募、兵。世、臣、多、應、之。有、筈。牙、城、登、樓、擲。彈、礮。旗、號、應、否。信、時、弱、寇、有、才、時。應、機、遣、援。聞、遠、田、起、前。萬、原、次、部。然、亂、人。乃、矯、公、命。令、二、人、守、南、部、口。要、治、部、於、陷。而、殺、之。有、法、華、宗、僧、曰、越、者。與、尾、崎、有、師、檀、之、契。入、說、三、人、曰。東、西、勝、敗、未、可、知。而、卿、等、舉、動、甚、可、怪。若、翻、心、改、圖。則、庶、幾、乎、免、罪、矣。其、言、頗、惻、惻。三、人、由、此、止、發、砲。會、德、川、氏、罷、工、三、橋、但、馬、者。三、人、就、問、上、國、狀。但、馬、具、告、曰。西、兵、敗、績。三、成、伏、罪。津、輕、侯、攻、大、垣。有、助、勞。敢、賀、之。三、人、相、顧、失、色。其、徒、聞、之。往、々、潰、散。兵、審、以、營、攻、石、川。有、先、鋒、之、功。將、赴、石、川、城。屠、腹、謝、罪。金、信、則、與、木、村、越、後、謀。要、於、遂、事、斬、之。會、城、中、失、火。火、藥、迸、發。樓、櫓、爲、墟。玄、善、焚、死。信、則、及、越、後、乘、之。攻、牙、城。斬、首、應、事。平。信、則、乃、飛、報、而、于、公、曰。臣、不、受、命。而、妄、誅、重、臣。爲、罪、不、輕。謹、閉、門、待、罪。公、大、感、之。令、曰。留、後、之、事。專、委、諸、汝。汝、宜、出

視事。以便宜行焉。後公還。而賞大垣戰功及平亂之功。各有差。○是歲森岡信元歿。信元以宿將功臣。領七千石。居小澤館。寵遇殊深。昔方經管邦土之日。公譽信元曰。汝須盡力經略焉。事成應以邦土之半賞汝焉。信元感其言。顧懷缺望。常快快不平。公知之深。更之。及東西事起。公將會德川氏。有畏難之色。近臣施愛形察之。言于公曰。宜速發焉。邦內之虞。臣雖不肖任之。君勿憂焉。公曰。汝能知吾胸臆。所謂聞於無聲。觀於無形者也。吾赴上國之後。邦內安危。一繫諸汝。汝善處之。渠船既除。則尾崎多田壁。不足憂焉。象乎網則乳井美作。雖身已退老。篤實忠信可倚。若一旦有變。則汝宜與之協力也。乃發愛形平素與信元友善。意甚相締。至是自思。友直者一人之私。不如君事之重且大。且撫國家大事。豈可以私廢公乎。意乃歎。一曰。信元於小澤館。酌杯酒。謂信元曰。上國軍事。不可復聞於妻孥。稍與卿相謀于野焉。乃二人共酌。而入山中。草坐既定。愛形忽覩曰。有主舍矣。信元顧首。愛形卻斯之。於是愛形自謂。以懷異志。聞于公。則信元絕謫。而於友誼闊焉。乃自稱酣心所致。而出奔滅迹。極周氏亦稱病歿。而精嗣。公命其子信年。數

載。

六年春三月。設場於清水森。作假佛殿。會衆僧。行大藥抄。與千部法齋。元德以來。死餘編者。不則彼我。一初書其姓名。享祭其靈魂。凡七日。金信則司之。貴殿諸。悉來集拜焉。公亦詣之。一日有一婦人來。取祭食于飯後。朝然讀之。讀了再拜。伏刃而死。衆驚歎之。

不及。閔其祭文。則千德政武燭婦。小山內氏也。公爾之。大款稱其節操。厚葬。小山內氏讀岐孫也。○夏五月。恭子信收敵從五位下。任越中守。○是歲。德川公繼封公。以上野大館二千石地。奏大垣戰功也。德川公我。將服部康成。大垣戰功。加祿千石。且賜匾。曰康成。蓋此年也。○七年春二月。天道衛門四郎等四人作亂。伏誅。先是世子信建居堀越城。有元孫。曰大熊。公鍾愛之。育於黑石館。一日誤火傷。世子命四人。令將來。時公不在。夫。人謂火傷不可風。不聽。事頗遲緩。世子忿恚甚。輒殺四人妻孥。四人歸路會瘞妻孥。忽大怒。揮刀入世子宮。宮女納世子於櫃中。鎖鑰。四人不察。走出。到處多傷害人。東海吉兵衛。執弓射。而悉斃之。○八年。遣一町田森清于出羽久保田。賀右京大夫佐竹義宣。封土于秋田。爾後修辟好。是時。以北之地。易深浦以南之地。各取便云。○是歲。德川公家廢。任征夷大將軍。○區劍市宅于豐岡地。俗民作居室。將移治於此。故也。○九年春二月。地大震。○夏五月。癸。害田園。○秋九月。大風。○是月。幕府使來。命釋路立里嶮。○是歲招與工相州續濟。製刀數萬。留三歲。作大口。小。十一。葬正男。堀越川大水。十二年冬十月。世子信建卒於京師。關原之役。世子率德川公家。如京師。表而卒。○十二月五日。公薨于京師。先河。春如京師。表而卒。○十二月五日。公薨于京師。先尾。於池前。欲渡。警於土國。以十月。如江戶。公子從焉。表而。幕府。建如京師。公子亦從焉。至此疾弱。○芳庭。香。賴老。表。直次。屬以公子嗣職。而薨。壽五十

神皇正統記 卷之一

四五

四四

有入。碑建瑞祥院。火葬於六條磧。奉其骨殖。墓于藤代邑。建廟。曰革秀寺。公爲人。狀貌魁岸。長鬚垂胸。身材六尺有餘。雄略絕倫。寬宏而愛人。民亦樂爲之用。故去二十餘年。而截平敵城。克定禍亂。遂恢復全郡。以暨關屏之基業。兩國北門之鎖鑰。其德亦偉矣哉。

主善曰。公之雄才大略。出於天性。使公得地得時。觀其功業。豈止於此哉。何則。自古英雄豪傑。之圖霸創業。或附驥尾。而達其志。或以佐賢輔之力居多。獨公則不然。其攻滅諸城。其智慮計策。皆發於胸中。而合諸臣耳。又其地不在中原。而在此遐陬。而時已風偃武。兵革無所用。是以屈天志。不得展驥足。可歎夫。

內藤吉郎太
下澤保躬太
外崎
豐核

津輕藩史卷之二

津梁公

傳信收。初曰信繁。又信長。小字岩麿。稱平慶。瑞祥公之第三子也。以天正十四年三月廿一日生。生母白取氏。伊右衛門某女。慶長六年五月十一日。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以關原之役從軍也。寬永八年正月十四日。卒于江戸。享年四十六。稱隆津梁院。嘗與大僧正天海。有師檀之約。創津梁院于東叡山中。因葬于此。又瘞遺物于我地長勝寺。稱隆高源院。故法號有二。

津輕藩史 卷之二

四九

津輕 工藤主善溫克著

慶長七年十二月廿三日。公受幕府命。圖賊。先是。公從瑞祥公。如京師。瑞祥公病革。遣書。問老安藤直次。請以公圖賊。而亮。幕議以爲。嫡孫大韓妙齡。未宜辭。信牧雖爲三子。既長。叙爵。且北門鉞鎗之地。雖以年少任之。故有此會。於是。大光寺左馬助建廣。首欲率嫡孫。大熊爲副。番士多黨之。翌年。建廣率大熊。如江戶。修本多正信。平權。訴幕府曰。雖世子卒。而有嫡孫。大熊在焉。願嫡立。庶非順也。醇改。敢合焉。不聽。其黨據大光寺城。將動干戈。掘起留守。高坂藏人。率衆討而平之。

討而平之。

十三年四月廿八日。公始就封。八月。賜士祿。遷。

十四年正月。塞府處。大光寺建。廣于遠。竄。其黨。仍不

服。轉。寄村南。鮫。拒命。命。松野倡安。率。乘討平之。○三

月。花山院藤原忠長有罪。安。置于我地。

月。花由院。藤原忠良有男。安置于我地。十六年五月。築埧於鹿岡二石。而成。自埧起。移隴落。萬名弘前。稱本管與沼田面松齋。相放有埧於此之志。既略築市井。未果而卒。公與服郡麻嶋。兼平傾耳。乳林美作相謀。繼先君之志。大興土木。埧大光寺。淺瀬石江城舊址。營作。至此而成。定士民風宅。神祠。佛寺。亦逐埧轉移。

太史公。擊夫人德川抵。六月廿五日。抵弘。南越未入。南將軍之矩。因幅守。楊平康元次。南將軍裴。爲。示。也。

○ 晴

才元年六月廿日。高坂藏人。謀_レ叛。伏_レ誅。筑_レ島。縣本與_二公侍童米橋專太郎_一會_二於九里武兵衛宅_一。專太郎聞_二警_一。警_レ驚_レ倦_レ。恐_レ怒_レ誅_レ之。擊_二武兵衛死_一。以_レ藏人爲_二軍區_一。且

四地寬廣甚多故有泥冷池。

五甲並有泥田墾呼信義生。

維三月事府欲賞瑞祥公關原之戰功移封於信侯
用中萬計勞石地讓已決而尚未下導問邦內人必
餽等地慰服都康成與無平禍則相議曰我封土祖
宗以來無遷墳墓所在而地名爲氏根據既深不宜
輕移恐他地乃如江石具懷其狀事府聽之爾遂
遷置爵率徒附從移者八十三人後賞其志各給百
石列于土籍世謂之八十三騎。

七年十月公率兵千人討狼於樹木林連年飢饉人
民多逃亡公欲托符狼殺其入數乃圖士民男子十
五歲以上皆屠之千八百城二隊一則象平信秋附
比捷績捷報上則乳井日向帥之從大和彈否以

累敗爲號。公陣大清水。指揮之。圍樹木林而符狼。是
日獲狼狗。數獲無數。

八年賊城於瓶岡。不果。是年公薨。親封內。至十三港。
猶瓶岡地。築城。置近市宅。經營略成。會幕府有一國
限計城之爭。立功遂止。

乳率北湖計三泊。錦川公家院朝計京師。公從之。是
時鹿鹿獵地無餘。乾西節菜衝。各率部下。發大道寺
軍。戰井田向。衆卒田害。大野甚右衛門。島野大郎。
勝新額以下。騎士四十伍人。下士卒徒千五百人。
遂比。功績著。舊著。

其永元年三朔。遣東無衣廟守城東。號東麻院。後改
東延院。號。遣朝城內。祀之。至此移焉。
江。時。三。三。助右衛門。後三節。三。三。年而畢。是

慶應。開青森港。運海運。越市井千余戶。架橋於堤川。三年而成。泰山彌七郎等之。○是歲。幕府令稅造酒。三年三月。支族芝山玄誓。及男新太郎。群逆。幕府會。花田。舉動。縣之於相馬山中。

即年。正月十日。地大震。○五月五日。雷震于五層天。主恩。厚矣。閣上。冰藥。藥。器。擺推。推成。域中人。爲。雙。閣。止。新。藥。餘。餘。用。期。什。器。珍。寶。及。爲。編。纂。所。纂。黃。士。家。承。舊。記。家。狀。皆。悉。委。灰。燼。獨。綱。九。策。刀。乘。而。擲。極。梢。東。皆。似。雲。神。奇。秋。田。侯。佐。竹。義。宜。贈。銃。三百口。以。用。

八年。正月十四日。公。以。疾。卒。于。江。戶。神。田。邸。公。爲。人。英。邁。美。善。修。安。處。之。業。頗。信。佛。法。創。寺。院。於。各。所。志。善。田。爲。君。瑞。祥。公。深。知。及。有。守。成。之。器。故。排。

衆。論。而。爲。嗣。公。果。能。修。其。業。繼。先。君。志。營。築。城。雉。以。置。邦。基。孫。務。聖。關。樹。藝。段。牧。場。以。圖。富。強。而。時。尙。草。創。加。以。連。歲。飢。饉。故。未。至。大。成。豈。有。待。也。其。信。佛。法。創。寺。院。亦。皆。設。險。爲。兵。備。也。非。律。以。侯。佛。也。

桂光公

稱備美。作義初

五年正月元日。生于上野大館。母杉山氏。源吾基女。寬永十一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土佐守。明曆元年十一月廿五日卒。于江戶。權邸。享。律經。禮。史。卷之二

卷之四 恩寺

寬永玖年四月朔。受_二副職_一。數年甫十二。○是歲。花山院。藤懷遠。渡_レ。越_レ。城。歸_二於江戶_一。

九年。建_二城_一營_二於青森港_一。遣_二將校士卒_一以_二備_一于北夷。

十年。幕府遣_二巡察使分都左京。松田善左衛門。大河內平兵衛。巡_二按東北地方。六月過_二我封內。○是歲。十月十三日。公始就_レ封。公從_二大間越關_一入。群臣迎_二謁于

萬杉村。青嶺橋半左衛門從焉。跨^レ馬傲然直過^二群臣^一前。群臣皆墨^二其^一帝禮。爭^レ趨自^レ此始。船橋新造之士也。」

十一 一帝北明。英挺德川公家光。朝于京師。公取封而來。期精半塗衛門。恃寵弄權。厥者日昃。藩士皆不厭。執政兼卒侍立。乳并美作。欲退之。屢白于公。公倚率

少。草廩二年左衛門。而不哀。於是伊豆美作等相謀。命人刺令左衛門。服部麻成遂之。賜符兩齋。值刺之。使不及議。翌冬。麻成以疾辭職。伊豆美作等亦免職。年

左衛門春房。藩士益悟之。翌年正月。有分他三歲成

力疾趣觀。暇。而表曰。如。不能出。美作伊豆等。謀愈切。會公使將軍德川公。朝于京師。半左衛門。及乾四郎兵衛。與伊豆製作。皆屬從公親。至京師。事畢。還江戸。

伊豆。美作。不_レ失_レ歸。登_二淺草_一旅亭。乃建_二看上_一。嘗。附_二脫籍_一。

嘉二。張君，太僕名。太僕正天海。懸轡令入邸。既而
辭不聽上。從到_三蒲邸。歷幕府。由是。國中香樹_二薰_一返。
謝_二廣朝_一。清。尤心傾_レ之。至十三_二年_一。幕府調_二伊豆美作結

「蕭何、陳平、張敖、趙主謀反。利二臣一，左衛門。四郎兵衛。特レ寵幸。」

○^二。應^三領^四。概^五。尹氏。其餘黨人。咸被^六放逐。或脫^七籍去。

乃使近臣慰諭。遂士曰。通殷事。隨彼。是爲。無。難。預。備。於。夏。主。家。故。今。罰。其。主。謀。他。一。切。寬。縱。其。罪。各。仍。舊。奉。職。藉。主。聞。之。必。相。安。乃。以。公。弟。請。願。耳。助。及。盛。國。采。女。爲。國。老。佐。政。二人承。厥。璽。後。遂。入。朝。奏。舞。未。盡。悅。服。帶。玉。人。珥。璫。令。入。班。以。而。時。豆。主。膳。母。始。饌。半。左。衛。門。之。丞。國。權。驕。傲。侮。慢。其。禍。固。不。容。諒。矣。獨。伊。豆。美。作。者。何。人。也。身。會。必。輕。爲。累。世。重。臣。所。謂。社。稷。之。臣。也。愚。之。不。思。而。代。其。罪。惡。帶。朝。之。憤。怒。與。彼。小。人。爭。至。下。棄。累。世。主。恩。不。忍。若。是。大。臣。之。貴。則。必。不。然。遽。大。其。謀。徐。圖。之。則。人。咸。嗾。得。其。方。矣。不。知。出。于。此。象。自。率。先。黨。人。而。陷。也。伊。豆。等。之。士。於。罪。余。故。曰。生。大。臣。之。體。者。不。見。彼。服。節。廉。成。乎。身。既。衰。病。而。猶。能。調。停。兩。黨。愛。國。之。意。至。深。切。且。彌。原。之。役。武功。尤。大。而。得。罪。將。之。殊。實。爾。未。爲。大。臣。執。敵。柄。宜。民。宜。人。不。伐。功。未。復。入。故。後。人。追。慕。而。不。措。曰。若。使。斯。人。存。則。適。永。至。此。矣。由。此。言。之。可。謂。文。武。兼。備。有。宰。輔。之。體。者。矣。若。此。人。而。不。受。祿。于。天。其。家。斷。滅。可。絕。池。矣。

尋。油。年。以。月。十。三。日。娶。松。平。氏。爲。室。圓。書。頭。康。久。女。也。其。時。中。法。年。大。月。大。水。皆。未。稼。中。法。年。以。朔。地。屢。震。蝦。夷。白。嶽。噴。火。雨。灰。于。我。地。日。斗。風。年。春。穰。正。保。元。年。正。月。賜。播。士。祿。翌。秋。大。有。年。

三年北。元平十八日。世子信政生。

入右衛門殿公宮。公年壯。血氣方剛。勇猛峻利。群臣少許。莫敢殺之。近臣侍左右者。皆震栗。屢放鷹郊外。見婦女有容色者。挈以歸。都鄙皆苦之。於是大臣等痛惡。府卿公解職。而公弟信英嗣。連署及十八。國者北村久左衛門。初與其謀。既而反告其狀于公。公懼。盡禁錮與謀者。尋或處放。或賜死。其賜死者。島村角兵衛父子。大野甚右衛門。富岡武兵衛等也。或兵衛之死也。封上七左衛門。介錯之中古以來。武將有罪。賜死者。必使勇士斬其首。助死。俗謂之介錯。於此。武兵衛喜曰。卿勇士也。得卿之介錯。則吾願畢矣。雖北村久左衛門之反覆。甚可憎矣。余不能斬之。而徒死。是爲城而已。七左衛門曰。余雖不肖。誓任此事。君勿爲意焉。武兵衛莞爾曰。果然則。吾笑而瞑矣。乃死。從是。七左衛門日窺。聞刺之。而警備甚嚴。七左衛門憂之。妻察其色。密謂曰。君欲殺彼。唯公宮可也。七左衛門。乃悟。十七日。先至公宮。俟其上。堂斬之。番士唐牛吉太夫。走而欲捕七左衛門。與相搏。爲其所伏。山上左衛門乃斬之。

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公浴。木鍋溫泉。

二年正月朔旦。慶應士年。賀於大經。至二月十日而歸。○次月。造假。告於笑經。○此歲。國塞。澤尾太山銀鑛。永曆元年正月。復受。藩士年。賀於大經。前年九月廿日。是公薨。大經。今年正月十五日。乃歸。爲是歲。造別莊。按二書。御。

津輕藩史卷之三

二年三月。追別莊於大森村。○是歲。九月十五日。公
最。浴。大。瀧。溫泉。翌年正月卅日。乃歸。
明治元年十一月廿五日。公以病卒于江戸神田郎。
公爲人剛勇。善武伐。嘗乘馬登岩本山。其強健率此
類也。又善敬大臣。呼服部康成。恒稱伯父。其御臣下。
有恩意。故及卒。私殉之者四人。山本安次。石鄉岡成重。其
特士悉。亦可知也。

內藤吉郎太
工藤應隼太校
小笠原精一

津輕 工藤主善溫克著

高 照 公

諱信政。桂光公第一子。正保三年七月十八日。
生於弘前城。小字平藏。生母添田氏。理兵衛貞
成女。寶永七年十月十八日卒。享年六十五。以
遺會神。葬于岩木山麓高岡。因廟建祠。祀之。曰
高照神社。

明 曆二年。得公嗣。殿時年甫十一。叔父十郎左衛
門信英盛政。因召地五千石。給之。而桂光公之卒也。
事將有移封則地。以罰其荒政。多殺之議。時能登守
辻井利房。宣言于營中曰。關原之役。津輕藩祖爲信。

津輕藩史 卷之三

六五

六四

攻大垣城。有戰勞。今信義。雖多暴殺。是皆小民失敵者也。已。明其死也。殉死者四人。自非深服人心。則安能至于此乎。宜恩宥全其封土矣。因有仍舊封嗣職之數。○是年爲先公創建報恩寺。

三年正月。江戶大火。延燒神田邸。累世舊記。及兵器多燒亡。賴丸實刀復飛免于災。○是歲有年。

萬治元年。夏大旱。○冬閏十二月廿七日。公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

二年三月四日。大風。

三年秋七月。大水。十二月十七日。國老津輕百助歿。家臣三人殉之。

寬文元年六月三日。公始就封。廿三日。頒訓令十七條於藩士。卅九日。賜藩士酒肴。○七月三日下令。閱藩士書馬。至者百六十四匹。空并日。閱藩士兵器於宮中。○八月公巡視外濱。○十冠一月三日。賜藩士麻璽。

二年九月廿二。十郎左衛門信英歿。以簡道自瘞。是爲支藩黑石之祖。○是秋有年。○是歲始置日錄史。三年七月。地震。蝦夷白嶽崩。簪栢于我地。○是歲。幕府命禁殉死。

四年五月。改三郡爲三莊。○七月一日。襲増山氏爲室。河內守正利女也。○八月締報時鐘。

六年八月。起役夫十萬人。穿通田光沼。注岩木川。又起役夫數萬人。穿岩木川及五郎袋等。其他屢起大夜省爲新墾田也。

七年。大圓寺五層浮圖成。塔以寬文四年興功。至此。

而感其景極夥。此地高爽可望觀四方。故造之以備于遠望。其宅寺觀宮社之營造。皆託以嚴林樾壘壑以爲防備也。

八年二月。江戸神田甲邸火。○六月大水。害田圃。九年五月廿四日。世子信壽生于江戸乙邸。○七月蝦夷作亂。松前氏請援于我。乃遣先鋒隊將杉山入兵衛。帥兵七百援之。未至。松前氏討平之。十一月。軍旋。明年松前氏使來謝出兵。我亦遣使報之。

十二年。開拓新田。百三十七村。先是。以北野多荒蕪。地。會有司。開水田。立村里。○閏六月五日。地大震。岩水山崩。○是年。復賜舊土祿璽。

延寶二年。夏大旱。無年。○是歲。穿掖岩木川。又築堤防。自駒越村。至十三港口。數十里。先是。岩木川上流至其土村。鼓爲二。一經駒越村。一過弘前城麓。至此會掘引。孫次郎後改武田源左衛門淺利伊兵衛。小山笹右衛門等。大起役。塞城麓一派。合爲駒越一道。且北野數十里。地味肥饒。而時有水患。故未墾闢。公欲除其害。與太利。決意興役。築堤防於兩岸。以便灌溉。數年而功就。是役。費多。擲河水。而通大溝。以便灌溉。數年而功就。是役。費財夥。費用功莫大。然其利被于萬世。非英主安能之。所。因民。預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

二年五月。地大震。○六月青森大火。○是歲。開尾太山銅坑。是坑始開於大同年中。爾來多歷年所。屢有廢興。年紀不可考焉。至此。置官司。掌鑛事。○是年。燬四宅。正月。近衛氏遇災。公遣使獻黃金三十枚。帛二十匹。用之。○六月會儲巨小見山玄筥。鑄四尊於城。

中。冷諸士禮服聽之。公嘗語左右曰。寡人少小嗣職。勤勉庶幾。真有三餘暇。惟夜間汲々讀書耳。每夜命左右。就寢。公獨坐對几。達深更。尤精第神學。兵學。就山鹿素行。吉川惟足。極其間奧。又愛番士機強。文武之教未立。聘名士於四方。以掌教導。至刀槍弓馬備學。兵學。及凡百技藝。悉舉無遺。於是文武之道充足。強兵之勇生。禮文之俗成。蓋陶治之功皆在此年之前後也。○是歲定陸田租法。宅地及大小豆梁。麥稗田各有二差等。皆以粟爲租。

五年九月四日。弘前大火。

六年七月十九日。大風破屋。○三月。令諱家康秀忠光稱爲僧。牧義政十一字。○八月。建山門于長勝寺。安十六羅漢像。○是年。以進藤庄兵衛爲青森陣營將。專決外濱地方庶政。庄兵衛背爲番院番士。桂光

公在江戸邸。一日宴客。酒酣。偶有忤旨者。公怒見于辭色。客稍々辭去。公不勝忿。拔刀追且出。庄兵衛趨殿門。屹立不動。以止公。公以刀刃擬其首。爲鏢截狀。至見血而猶不避。公感其忠剛而止。及高照公嗣立。思其忠貞可倚。視爲老臣。至此舉外濱地方庶政。委任之也。○十二月。定慶賀。謁見義賢。及服章威儀之制。預盡士。○是年。始柏漕庫米于大坂。

七年十二月。遣戊兵於外濱。以備蝦夷不虞。○是歲。歉凶。

八年八月。大水。害田園者。三十五村。溺死三十三人。牛馬八十九。○是歲。開嶽溫泉。○置參政府。以副政務。○城郭內外門。及三關門。置弓銃槍及雜仗器械。

○是歲。彼數凶。

天和元年。碓關道左右列植櫻樹。以便雪行。○六月。巡察使保田甚兵衛。副使佐々木喜三郎。監臨飯川。舊定租法。郡奉行田山藤左衛門。吉村塙左衛門。上檢。舊封內村數七百廿村。水田租法有上中下三等。止租一段脫粟米五斗二升爲貢。九斗爲民食。中田一段脫粟米三斗九升爲貢。五斗五升爲民食。下田一段脫粟米一斗七升爲貢。三斗三升爲民食。田等村等仍舊。

二年三月。受幕府敕。檢越後高田地。高田爲松平越後守光長封土。其臣小栗美作。與荻田主馬爭權。相

札。封內大龜。幕府罰其失政。収封地。乃命四侯。檢其

里。刈羽三島二郡爲我死。乃使大導寺繁清。聞宮求

馬。佐藤新五左衛門。財津久右衛門。田口十兵衛等。

往檢之。○五月。起鼓樓於城內二郭。以報時。○八月。

復起役。修岩木川。塞異土源流。○此月十五日。始行

爲禮祠祭饗。聘與廻弘前。弓銃給各五十。卒百人。士

二十騎。從之。市內各坊飾山鉾。奏戲劇。以賽民和年

豐。隔年行之。○九月。修弘前城。

三年五月。幕府修日光廟。命我助工役。時公在江戶

邸。屢往監之。

貞享元年四月。幕府令男子十五歲截長袖。創額髮。

右膝。膝剃眉。湏齒。○三月。起假宮於碓關。○六月。公

巡視外濱。浴于淺虫溫泉。途見孝養老母者。賜褒賞。

焉。○八月。巡視西嶺及墳須新田。○九月營假營於南地。號_二喪樂學_一。○是年。檢封內水陸田。大道寺繁清爲總督。間宮求馬副焉。武田源左衛門。田口十兵衛從藤新五左衛門。爲元締。檢田官四十八人。每人屬更奉八。三年而畢。按_二簿籍_一收租。水田等位都五等。至_二主_一。中。下。陸田都四等。上。中。下。田租依_二村位_一有差。謂之與享田法。後世依之。不改。○城西河傍地。定_二老望_一爲_二長磨_一。池_二駒越_一村。千余戶。

三_二年_一二月。類_二法度條_一令於藩士。○九月。山鹿甚五左衛門商與沒。苦五左衛門號_二兼行_一。學術深宏。最精_二兵學_一。悉就學。敬禮備至。嘗欲_二祿以_一一萬石。而不_レ就。其病也。於隔日親問焉。及_レ歿。每_二七日_一。公與_二世子_一詣_二其墓_一。其後忌日必赴拜。終身弗懈。○是月。塞_二瑞越道_一。新開_二千

年山道路。傍列_二栽松樹_一。

三年正月。獻_二緒土於幕府_一。○六月大水。○八月。於復_二西波_一。及木造新田。至_二九月_一而還。○九月。復_二巡外濱_一。○十二月。世子信蕃。獻_二從五位下_一。任_二出羽守_一。○是年。檢_二封內田畝_一。凡二十六方八百三十一石五斗六升。壹合。由_二三萬四千二百八十八畝一畝十八步_一。村里四百六斗。屬_二村_一。計七十四村。○修_二岩永山神社_一。坐落_二門地_一。繪_二美蓋美_一。○開_二坂路於城西南_一。坂上築_二邸_一。便_二近

所處從士居焉。

四年正月十一日。以_二田村藤太夫_一爲_二老臣_一。○二月十九日。賜_二藩士_一祿。○五月定_二田租法_一。村位上中下凡三等。土中村貢法上々。上。中。下。下々。凡五等。下村_二中_一等。芋_二本_一。凡四等。土村土_二米田_一二步。粟九合三勺三

衣爲租。上田比_二基上々田_一。漧六勺七才。中村亦_二盛_一。此例。中村上々田。同上村上田。下村上田。同上村中田。以下每等。各減_二一合三勺三才_一以爲_二準_一。○十月。坐_二那須氏_一。蒙_二禪_一。屏居。那須_二實祇_一。律_二公_一子_二資德_一爲_二嗣_一。那須氏_二實有_一子。以_二故_一。其重臣不_二輯_一。至此。斯_二之幕府_一。幕府_二實_一。其_二豐收_一封_二地_一。公亦_二坐得_一禪。公之_二屏居_一也。痛_二感_一。購_二賃_一。每夜必_二巡視_一邸內。又_二親隨_一經史及兵書。令_二藩士_一聽_二之_一。一日。不_二懈_一。藩士因有_二進于學_一者。

元祿元年四月十七日。免_二禪_一。是時。收_二神田邸_一。代_二以_一本所_二目地_一。○八月三日。移_二柳原邸_一。二年二月。營_二造本所邸_一。此地原_二湫濕_一。生_二荻葦_一。不可_二家_一居。於是。埋_二材於土中_一。以_二固_一地質。遂_二爲_一良地。其費鉅大。○七月。公_二異母弟_一兵庫_二信章_一。率_二其妻孥_一屬_二隸_一。逃_二出_一羽秋田。八月捕而幽_二之_一。○是年決_二支丹沼_一。壅_二爲_一田圃。三年十一月。放_二赦罪人_一。○是年。命_二武田源左衛門_一。綜_二登_一。職_二出納_一。

主_二善_一曰。武田源左衛門。家_二傑之士也_一。才力_二絕倫_一。尤_二真_一。經濟。雖夜不_二安臥_一。超坐_二焦思_一研_二慮_一。依_二地質_一厚薄。定_二鄉里品位_一。等_二別田位_一。封_二內除_一。岩木山_二外_一。山林原濕。寸_二地尺土_一。悉_二制_一貢_二法_一。工商_二營業_一。亦_二皆定_一稅_二則_一。至_二各署_一。所_二須_一筆_二墨_一薪_二炭_一。莫_二不_一有_二規_一釋_二。其功_二垂_一萬_二世_一。利_二被_一封_二內_一。至_二今_一五尺之_二費_一。卿_二莽_一之_二愚_一。稱_二武田氏_一之法。制_二而不_一。致_二如_一此。則_二雖_一不_二善_一其_二終_一。可_二以_一無_二憾_一焉。可_二謂_一死_二而不_一死_二矣_一。當時_二亞_一之_二者_一。財_二津久右衛門_一。田口十兵衛。佐_二藤源太左衛門_一等。各_二出_一智_二力_一。以_二助_一其_二業_一。故_二顯_一功_二赫_一々。其_二偉_一矣。是_二依_一上_二有_一明_二君_一。知_二人_一能_二任_一也。云

務圖富強。至寬文十二年。所聖開者。百三十七村。其後又開廣須、木造兩鄉。天和中。置假宮於木造。時中親臨。而厲翼之。當時新田奉行一町田健雄。亦孜孜勉厲。聖開田畝千町步云。四年四月。開演劇場於茂森街。我地在東北遐陬。風俗朴野。絕無都雅之風。公愛之。開劇場。化民俗。以爲救弊之資。○十二月。爲世子信壽娶松平氏。下總守忠弘女也。五年。多大雪。人家多倒。六年二月。大雨洪水。○七月。以道程三十六町爲一里。

七年夏五月廿七日。地大震。岩木山硫黃坑發火。○是年檢封內田租。凡二十九萬六千六百九十九石九斗三升。村里八百廿五村。

八年三月。築城壁。取巨石於兼平山及石森山。作之。○此月。小泉由巳。講論語於老臣大道寺等八、森岡主膳宅。令播士及子弟聽之。貴田孫太夫。贈兵法雄鑑武教全書。亦如此。○七月三日。大雪。○八月二日。至六日。寒如冬。○廿八日。嫡孫信興生。○是年。歲荐餓。死者三萬人。作粥救之。又借米三万石於幕府。以賑之。公親減膳省用。大行節儉。減藩士祿。汰吏胥卒徒數百人。令士民務守節約。

九年四月三日。雨雪塞甚。○九月。朝鮮人漂泊蝦夷。送到外濱。乃送諸南部。○十月十一日。罷武田源佐衛門職。去歲吳羽諸邦禾稼不登。秋田南部皆直告諸幕府。時公在江戶。源左衛門在國執政。不報之。及

八月、報始至。公大怒、其緩慢誤事。至此罷其職。○從
去年、至今、年秋、死者十萬人。
十年六月、賜、藩士祿璽。
十一年九月、建世子宮於城內三郭。○是年、開金木、
新田、十一村、及木造新田。

十三年正月、幕府傳、可獲女院使之教。○九月、世子
信壽、更任土佐守。

十五年十二月、江戶本所邸火。是月、勝柳島邸、
十六年、布教令五十七條於村里。

寶永元年七月、贈近衛氏、以歲幣三百兩。爾後、以爲
定例。○九月廿八日、復以武田源左衛門、爲元緒。從

添田儀左衛門言也。
二年六月、幕府令、有馬內膳、小笠原三左衛門、高城

縣、四郡等、巡察奥羽。十日、抵私前。○此年、開、懷元新
田寺一封。

觀享正月、江戶本所邸火。○二月、蝦夷八三口來。與
秋、食及物。○七月、大風害禾。

五年五月、寶、應、續、勉、集者一百五人。賜、物有差。
六年三月十四日、岩木山、德、寶、坑、發火。

八月朔、增、大、情、正、慈、天、叙、于、京、兩、慈、天、挂、光、公、所、寺
一子。番名情實。小字南千代。民爲、言、光、山、主、大明法

親王也。號、弟、在、信、州、右、懸、山、別、當、後、辭、職、遷、居、武、州
石預。是、可、是、別、号、素、白、以、香、開、法、親、王、再、命、爲、東、面

大、德、寺、續、報、親、王、公、書、經、古、籍、望、于、灰、使、人、往、京、西
觀、寺、進、家、慈、天、乃、親、衆、取、遺、焉、所、謂、可、足、筆、記、者、是

也。我、輩、續、報、之、體、本、可、見、者、寶、藏、之、御、之、力、焉。
洋歷書紀 卷之三

神僧著。初僧重。幼字平藏。高麗公第二子。母瑯山氏。河內守正利妹也。以_二寬文_一九年五月廿四日_一生。寶享元年。叙_二從五位下_一。任_二出羽守_一。後更任_二土佐守_一。享保六年五月。辭職。還老。延享三年正月十九日卒。享壽七卒八。葬_二于津梁_一院。寶永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廟_一。世子信興叙_二從五位上_一。經_二名京流_一。老臣森岡民部元蔭。大尊寺庫人。依例_二轉_一于幕府。正德元年正月朔。地大震。○三月。減_二封內新稅之半_一。

津輕譜史 卷之四

八五

○津輕譜史卷之四

津輕 工藤主普溫克著

素之風_一也。是以尊_二密武事_一。儔_二厲士風_一。蓋以_二朔越接續_一也。其思慮可_二謂_一深矣。雄矣。

八四

外崎 覺
小笠原精一校
蟹澤莊三郎

小惠免名。庶民悅。○四月大風。○七月大水。

武田源左衛門有罪。被祿。錮於佐

衛門野中左衛門家。其子治部左衛門於高倉半左

衛門家。○十月十三日。賜石山喜太夫。及武田源左

衛門死。喜太夫章性剛直。才學文武。初與老臣森岡

元隆親善。既而元隆稍弄威福。喜太夫心不平。依事

忤元隆。元隆譖毀。致之死。後森岡氏家。屢有怪。以爲喜

太夫冤魂爲祟。作祠於其邸。以祀之。云。源左衛門長

理貳。至嘉應公命。太聖水。應田。以致封內殷富。而等

握利權。數十。年。城怨積集。至此遂以讒構死。○廿六

日。江戸本所大火。以我藩邸士卒救防得宜。爲幕府

所賞。○四月。一町田建雄爲老臣。改姓名西館刑部。

○六月三日。公始就封。賜士民酒食。○六月

十五日。老臣森岡元隆沒。葬于高岡神廟傍。元隆事

高祖烈。其資多功。故其葬亦傍公廟。云。○七月廿一

日。高祖公廟成。公詣拜。爾後以此日行祭祀。著爲例

美。○九月六日。津輕大藏爲貞。爲城代。掘五郎左衛

門朝實爲老臣。○十月九日。召覽藩士射術於西郭。○

十月廿六日。津輕內膳政模爲老臣。政模食

米清泊。而家甚富。皆爲米藩。番士某管官貢米。失

散。謂能償。皆諸故模。乞哀政模聞而憫之。曰官米有

。失救其罪不輕。今與汝三十金。可贖以充。數。其人

劉。獲免。

延享二年。老臣堀利廣有罪。罷職。收祿。錮其家。○三

月。堀利。延享十郎政方。爲老臣。○三月廿六日。佐

麻衣馬。爲老臣。後賜姓名。求馬。雖非有材能。勤勞。能教人之過。夫。百方營護。自任。故人懷其德。薦之者甚多。遂至食。職三年。石。

享和元年正月十八日。江戸本所邸火。○閏二月。爲。諸侯備。娶近衛氏。實醍醐冬基女。而關白家。照美。爲子者也。○十月十六日。大風。邸傳人家多破。○平年二月十九日。添田備左衛門盈章。爲老臣。○六月。滿。嚴。使有馬內膳正。高城孫四郎。小笠原三右衛。關。察。與羽。十日抵弘前。○是夏。疫行。人多死。三年三月。喬裕。豆州。熱海溫泉。○六月。公覽。播土。擊。關。孫。覽。練兵於宇和野。

享和二年正月朔至六日大水。絕人行。○秋無年。○五年九月疫行。○十月。命岡本運入。薛兵法雄鑑於。藏中。令。播土。聽之。

七年八月。建女局於二郭。○十二月十二日。行追鳥。狩。追鳥符。關兵也。元和偃武之機。各。播。彈。官。兵。事。故。皆。托。追鳥。關。練士卒。都。伍。遣。退。之。法。劍。載。旗。鼓。之。說。不。異。軍。旅。及。後。年。我。受。戍。衛。夷。地。之。命。始。得。公。然。習。軍。旅。

八年二月。狩。狼。

九年三月廿一日。大坂大火。延及我邸。米數万石。及。紀。錄。悉。燒。○十月。定。服。制。○是歲。有。年。

十年春。築別亭於惡戶村唐內坂。○六月。大旱。○七。津經播史 卷之四

月時疫流行。人多死。○秋有年。米一苞值三百六十文。

十一年三月。禁農民子弟歲未至四十。分籍成家。○十月。幕府使醫員來採藥草。○是歲。大有年。

十二年正月十九日。至廿九日。大狩。獵。閏月二日至十五日。復狩。○六月。今別村本覺寺僧貞傳。建金銅塔於其寺。○七月。幕府探藥醫員復來。○八月。城門星端。置饑形。

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大道寺宇左衛門繁糾。隈都伊織廣骨。爲老臣。○廿一日。開公六十賀宴。觀散樂。賜士民酒食。○三月大水。○五月九日。狩。獵。宇和野。步騎凡六千人。公親臨。○四月公浴。大鍋溫泉。○七月大水。

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大狩。獵。其兵七千人。○七月。夫入松平氏卒。

十五年三月。添田盈章。復爲老臣。○六月廿九日。安長勝公傑於長勝寺。○世子信興。任越中守。○九月朔。賜藩士祿。○十五日。津輕大學。壽朝。爲老職。○十一月廿五日。世子患麻疹而卒。年三十六。葬于津

梁院。釋詮瑞嚴院。世子爲人。溫和恭順。其病革也。兼醫束手。無方。有高木達次者。在班末。奮曰。臣雖不似。請較進藥。以垂臣子之分。若無効。殉泉下矣。豈有撈觀之理哉。公感其言。令治之。而無効。遂卒。達次抱遺骸。慟哭。退將伏刃。公令止之曰。罪汝與否。在子。汝不俟命而死。非臣之道也。達次乃止。他日加祿賞。誠忠賊。達次歎曰。達藥臣之分耳。無効而受賞。豈不

填於心乎。終新食而死。○是歲有年。

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以嫡孫信著爲嗣。○五月十六日。公辭職。告老。號竹翁。後更榮翁。堂號剛健。又義軒。最爲人。敦厚慈惠。承高祖公富強之餘。會豐亨之運。年無凶歉。家給人足。加之材能輩出。政通民和。公又善丹青。工書及詩歌。書師佐々木玄龍。畫友狩野藹村。英一蝶等。國學和歌。就十河能登。吉川惟足。中院通茂。學。擊劍師小野次郎右衛門。極其奧秘。次郎右衛門死。卽傳將絕。公傳其奧秘于其家。云。其訣野月歌曰。阿多爾置。露乎一夜乃。契仁天。野邊能草葉丹。宿留月影。其題畫塵詩曰。寫出蒼鷹意氣雄。風霜忽起一線中。劍鉤瓜元無敵。將向九霄揚。詔猊其風致可想也。

顯休公

顯休者。小字勝千代。瑞巖公第一子。享保四年二月廿七日。生於江戸邸。母近衛氏。延享元年五月廿五日卒。享年廿六。葬龍顯休院。葬報恩寺。享保十六年五月嗣職。年十三。老臣津輕帶刀善貞。大値寺字左衛門繁札。依例賜于幕府。○此月。津輕一統志編集成。先是。會根庭半兵衛正盈等。輯錄之。至光武。○十二月。公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十八年三月廿四日。毀唐內坂別墅。○五月。毀溫湯假館。○六月。封內疫行。人多死亡。○十二月廿六日。老臣津輕善朝。添田貞孝。并免職。削祿。

斗九年八月。今井源五左衛門。爲老職。○九月廿八日。弘前本街大火。二十年七月。勾會封內漆樹圍至尺者。凡五万八千九百株。○八月十一日。棟方作左衛門貞良。爲老職。○是歲有年。

元次元年六月。公始獻封。

二年正月十九日。大符根於清水森公臨觀。○三月十一日。賜藩士祿翼。○五月。老臣津輕帶刀著恒。以眼病辭職。六月。著恒以三騎奢得寵。被祿及所嘗賜姓名敬重。其家著恒寵遇日盛。暇者益長。曾築邸於江戶。其費五万金。究極華麗。引滾邸內。乘船遊華街。富如小侯。至此得寵。特賜子勝五郎七百石。從弘前後出奔。絕祀。○八月。毀木造假壺。

三年八月。老公賜親曾於隈部伊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世子情事生。○八月七日。大風害禾。○是歲。群五井純禎。爲歸臣。每月朔望。開筵講書。令藩士聽之。純禎稱藤九郎。大坂人。以博學有名。公聘用之。多所獻替。然以言有不行。移病乞去。有可惜而求爲通。屢乞去。終被允。歸休大坂。遠近爭招。純禎現未仕三君。辭不應。以終身。

五年。年歉。

寬保元年七月十八日。東西兩濱。有海嘯。人多死。二年五月朔。日食。晝。辰牌至午牌。星見如花。藩士皆調公。殿內乘病。○五月。喜多村監物久通。爲老職。○七月。大水。新田地方。人馬多死。○八月廿日。罷隈部伊織職。無幾。收其藏。銅于西館字膳家。○十月。罷。

策圖於外瀨村。令醫員菊池道押管之。○十二月九日。賜限部伊織死。主善曰。伊織以公族。身爲老職。而俄賜之死。甚可怪也。果爲有罪乎。則不概見於舊記。爲出於臆猜乎。則不有辭其實。事極重大。而事情不明。曰忠乎。其若非暴也。曰奸乎。其人情勤奉公也。余甚惑焉。或曰。伊織端正之君子而智勇兼備。所謂社稷之臣也。以屢直諫。而左右憚之。議論遂及此。或曰。伊織之就死也。從容自若。敬上之誠。溢于言貌。毫無怨懟之色。人皆惜之。口碑所傳。如此

三年三月。申明亭下置函。以受訴狀。延享元年。從四月至五月。無雨。命社寺行禱祭。猶不雨。公大患之。觀祈。既而大雨數日。○五月十一日弘前大火。延燒二百三十余戶。自本街及土手街橋。從十一日暮。至翌日午而止。○廿五日公以疾卒。于弘前城。遺命曰長勝寺。長勝公以來。累世墳墓所在也。而自津梁公後。數公皆葬于津梁院。以故益重報恩寺。而紫長勝寺。日以疏矣。可不懼哉。若吾不超則葬焉。群臣乃奉遺命。而葬于長勝寺。於是報恩寺以其違前例。訴于東叡山法親王。法親王讓之。七月遂改葬于報恩寺。其改葬。實墓土一撮。公爲人溫厚。能優待士臣。有木立次郎三郎者。善騎。嘗從役于江戸。時佐渡守板倉侯。有悍馬。無能騎者。來請次郎三郎。公命而往焉。抵則先問其狀。彼人曰此馬驕悍。上鞍即奔。不可駐。乃數人率到馬塙。侯亦臨觀。馬將奔。勝次郎三郎急擊。擊兩銜。急躍。雙蹕。連擊連蹕。十餘回。馬乃帖

津輕舊史 卷之四 九七

然。自徐而疾。往復數十回。馬被汗而罷。板倉侯歎賞。賜酒及物。公亦大賞之云。

戒香公

諱信寧。小字岩橋。願休公第一子。生母田中氏。久左衛門某女。元文四年。二月廿七日。生于弘前城。天明四年閏正月二日卒。享年四十六。釋諡戒香院。葬于津梁院。

延享元年八月二日嗣職。時年甫六歲。外族河內守岩城隆韶攝受嗣職命。此日豐次郎著教爲幕府寄合士。著敬立圭公第九子。後稱內記。先是。願休公歸以爲己弟。至是仕幕府。譜別給祿三千石。○八月下

令。曰。邇來藩士文武之伎。日以疎慢。一旦有事。不可以應卒。爾後各修其術。莫敢或懈緩焉。若有修其道。出乎群者。無貴賤。必賞焉。其勉旃。○十二月廿一日。津輕主水範親爲老臣。○是年大水。害田園。

二年二月十五日內記著教卒。無嗣絕後。著教爲人。重良。才兼文武。及卒。人皆惜之。○十一月七日西館。織部建通爲老臣。○十二月廿一日。今井源五左衛門直之爲老臣。○是年風雨大水。害田園。

三年正月廿九日。柴翁老公以疾卒。于江戸柳原邸。○五月幕府使山口勘兵衛。神保新五衛左門。細井金五郎。巡察奥羽地方。廿一日抵弘前。○十一月賜藩士祿。○四年八月十九日風雨洪水。駒越街水浸。床上四五

尺。害田園嘉穀。○十一月疾疫時行。寬延元年四月外濱數村鼠害。菽麥。

二年正月堀五郎左衛門利喬爲老職。○此歲凶饑。米苞值二貫百六十文。饑民流離頗多。設場作粥以賑恤之。至翌年夏。死者一萬人。大圓寺僧天龍。資性慈惠。捐貲養粥。以施飢者。賴以生活者數百人。三年四月建護穀神祠。以此月十五日爲例祭。○此歲有年。

寶曆元年正月毛內有右衛門茂巧爲參政。

二年正月十六日行政事始。著爲恒典。○六月大水。三年正月以乳井市郎左衛門。佐藤傳左衛門爲度支司。先是頻年饑荒。國用不給。或減士祿半。或借金大坂及封內豪商。而用度滋困。市郎左衛門博涉書

史。尤長算數。初爲近臣。稱疾辭職。家居不出。於此慨然曰。今也國用窘迫。四民困窮。是方可有爲之秋也。時老臣棟方貞良猶在職。方正嚴毅。不可干以私。會貞良薨。國用日蹙。以疾死。津輕主水尋爲老職。市郎左衛門素事之。因述其意。乃稱疾急起就官。建國事曰。財政困苦。宜大會內外諸臣。令各述意見。若無良方。則微臣不肖。有救濟策。請當共任。乃會諸臣問之。無答者。因有是命。新設一局。使掌金穀一切事。以毛內茂巧爲惣裁。市郎左衛門任意施行。多革舊法。布新令。○二月十八日公始謁于幕府。老臣津輕主水。今井源五。左衛門亦謁。○十二月公叙從五位下。任土佐守。○此月官火。所管借封內豪商金勞。官委金穀豪商數人。時命支給者。謂之用達人。用達人宮崎

某等。嘗以私金。辨公_二用_一。而官未償。宮崎請償還。乳井市郎左衛門叱曰。汝不辨。緩急而敢請。何也。宮崎畏縮而退。俄而復召曰。汝等還來。所進濟之金穀。併于本。悉還付之。官就所在倉廩。隨便取焉。宮崎慙愕而退。謀諸同列。曰。吾殫年來所供官用。金穀甚多。今悉被還付。則所在倉廩。忽爲空。官何以辨國用。不如因以獻之。衆議同之。乃白曰。前日請于官。罪固大。願垂宥恕。因悉獻焉。乃取券貨焚之。○是年遣糸池景寬。謂大坂聚富。曰。頃者我輩釐革財政。年々所輸送米穀。自今停之。而從來所借金。常期兩三年。併于本。完還無遺矣。乃絕輸送。製米券。借金於它方。故一時金穀充溢。世人稱以爲神策。○廢山林司。令所在村正監。傍近山林。○令農民。曰。田園地步過度者。以實告

則與之。不問私地步之罪。

四年正月。禁農民衣食居奢侈。○二月五日。受饗天使之幕會。○閏二月。賞封內忠孝者。先是乳井市郎左衛門。謂毛內茂巧。曰。財政一切之事。予任之。尙忠孝。重廉直。勸節儉。復淳厚。在上率之耳。因有是賞。○六月。板柳村安田次郎。還小民所典田園券。小民皆大悅。官賜物賞之。

七月七日。太夫人有馬氏卒。○是歲有年。○先是。租米之納官也。每苞量其斗。民不堪。其煩至是。唯數苞。不量斗。升。民大悅。

五年六月。狩于小澤野。其兵二千三百人。○八月。豐統卒。居宅于市東南端。○是歲大饑。令封內有無相通。貧富相賑。又借米一萬石於幕府。以賑飢民。又

免封內諸稅。與錢穀於窮民。故雖凶饑。無有餓者。民皆懷惠。○以乳井市郎左衛門爲元司。班次用人。六年五月九日。公始就封。○是月廿六日至晦。五日。罷。散樂。賜士民酒食。其員六千三百四十人。○六月十五日。改用達人。曰運送役。班諸町年寄上。許帶刀。○十八日。廢各所倉廩監司。令商人管倉廩。○是月。戶澤半左衛門惟顯。請經書於評定所。令瀧士聽之。爾後每月。六回講之。以爲例。○廢關門。許無察通行。○行大赦。○七月朔。賜乳井市郎左衛門名貢。○九月朔。命乳井貢巡視鄉邑。貢之巡鄉邑也。行裝不異舊主。到處無不盡敬禮。饗待。翁嫗或至。手念珠。膜拜。○十五日。行紙幣。名曰標符。初乳井貢爲元司。以術數爲政。而財路閉塞。國用日益窮。於是貢因迫不知策所出。乃召足羽長十郎問策。長十郎曰。製標符。辨用度。則金貨足於上。而財用給於下。爲今之謀者。莫善焉。貢曰善。乃行標符。委其事於長十郎。主善曰。乳井貢掌財政以來。專任智術。行朝四事三之法。而不知生財有大道也。是以其所爲出。買堅心計。而不省術盡計窮。倉廩拂底而空矣。於是欲行標符。以濟一時。其終取敗固宜矣。貢嘗稱長十郎學術。爲出戶澤惟顯上。開講筵於己家。使瀧士聽之。又上迎悅幼主意。下任意行。奢修家宅華靡。飲膳極珍蔬。至邸內構舞臺。張散樂。毀土豚觀角觔。其富擬列侯。長十郎亦恃寵。奢侈擬乳井云。○是月。令封內出擊者不責。負債者不償。主善曰。是室町氏之弊歟。雖出一時權宜。通政理

津輕藩史 卷之四

者。必不行也。苟且利窮民。而財路閉塞。後患不貲。乳井氏術盡計窮。猶欲収民心。而拙謀至此。非經濟之材可知也。

十月十日以棟方十左衛門貞隆爲老職。○十一月十三日令封內商賈其業限一。不得相兼。設糴糶場。禁私糴糶。○十二月十二日賜播士祿璽。○是月毛內茂巧辭參政。茂巧廉直而有幹理之才。初乳井貢掌財政。茂巧監臨焉。貢舞智術。以彼濟此。毋移流動。融通一時稱富有。老臣淳輕主水大貳其材。薦爲元司。白公賞之。貢固辭不受。益飾其廉節。及後威柄歸已。其所行漸縱恣。磨先軌。行新法。不省人言。茂巧始極其奸。乃欲白其狀。贈於友人小山次弟兵衛。謀之。實探知之。構陷次弟兵衛。奪其官。閉居。於是茂巧遂辭其職。○是歲蝦夷人遺種。在北濱宇銀村者。前是不許與他村民通婚。至此與常人相全。

七年正月十九日停播士祿一人一日。限米四合。給之。○三月三日更給乳井貢祿千石。男左市郎三百苞。○六月廿九日磨標符。行標符而來。商人多輸物貸他方。以故封內融通路塞。日用物品不可輒得。人皆苦之。耕春院住僧學源者。深愛之。乃託用亡師。抵于江戸。具言國民愁苦狀。呈我姻家宮內少輔松平忠恒。忠恒愕然。急招公告之。且曰宜先命乳井貢磨標符。而後徐罷新法。復舊政也。若急之則禍將不測焉。公曰然。乃命貢磨標符。貢奉命歸國。歸罪足羽長十郎等囚之。復抵江戸。白曰邦內人民愁苦。皆彼小吏輩所爲。臣謹辭之。爲財政困迫甚。臣請直至京師。

門。

借金京商。以濟一時。其意欲依近衛公。以免己罪也。遂往京師。於是忠恒勸公。急召貢歸國。○七月復開

八年三月十六日罷乳井貢職。○六月十五日高倉五兵衛盛看爲老職。○七月三日收乳井貢祿。○其家。○十二月二十一日公任出羽守。○先是命有司檢水陸田。至此凡五日而畢。每田一區。製小筵。授晨民。封內都三十万五千八十石。

九年閏七月六日大水。人多死。

十一年六月幕府使榑原左平太。布施藤五郎。久松彦右衛門等。巡按奥羽。三日抵弘前。○十一月廿二日公娶松平氏。大和守明矩女。

十二年六月廿二日。世子信明。生于弘前城。○是年

修津輕主水。修裡長勝公墓。櫛以木。○

明和元年二月廿八日。十三湖水。自與海通。○冬狼

多害入。○十月廿八日賞柏木村農權右衛門孝。賜二百俵。權右衛門善奉。事二親。父死之後。作木偶。抱以往田。使觀耕獲狀。事死如事生。十六年猶一日。故貴之。○是年種朝鮮人參於各所。○大有年。

二年二月朔。山崎大助講書於置殿。令諸士聽之。後

每月以爲例。

三年正月廿八日地大震。人家倒者五千四百九十餘。應死者餘人。所在發火。燒死亦三百餘人。馬死者四百四十頭。堤防崩壞者。三千五百八十間。其他官麻尋繼橋桑散壞者頗多。官出內帑金若干。以賑救遇災者。○三月賜盲人無親故可依者。米各五石。○

心年初大震後。每月尙屢震。至此月一而止。人心始安。
○是年以三太震故。賑三藩士。祿百石以二百錢爲率。隆
慶與之。

四年五月以戶擧惟顯。爲世子傅。○九月大風害嘉
慶。○是歲饑。五年五月十四日行大赦。○十月賑三藩士。祿二百石
以上與三米二十五苞以下祿白石以三米二十苞爲率。
田與之。

六年正月十一日賜三津輕主水公偏諱。改名軍都。○
九月十一日大谷津七郎茂成爲參政。專任國政。○
是歲有年。

七年閏月津輕內膳範盛爲老職。○六月廿八日賀
國討道南倉豐火。統隊長齋藤小左衛門。蒔苗市兵
衛。傍島九郎左衛門。目付竹中忠左衛門等災死。○七

月津輕外記爲老職。○八月十二日江戸本所邸火。
○十二月害多村監物久茂請免老職。是時用度困
迫。次谷津七郎首進。省三藏藩士祿之策。勸老職奏於
公。公憤然歎於色。不聽其請。大道寺族之助以下戶
國請左衛門。櫻庭兵助。山中六左衛門等周旋其間。
家未得萬不可。故事遂寢。大監齋土岐渡人與三太谷
津七郎論議甚激。將訴七郎。七郎還於君側。渡人即
請罷職。渡人素廉直剛毅。乳井貢弄政柄。燒棄先規
法度之時。屢於公陳等。以故。舊記先格書類。多得
免。

八年正月十一日森岡主膳元德爲老職。○是歲有
旱。

癸永元年八月江戶大風雨。大水。我邸亦壞。○十二
角鵬三蘆沼村民總四郎。終身五人口。男文四郎。米
三十石。里正總助十石。五人組各五石。村民六十石。
抄實其能率三溪勸三農業。

三年正月八日。世子傳戶澤惟顯死。惟顯實立圭
恭庶子。昔故曾戶澤氏。惟顯學問該博。頗有名。初仕
舟初三。參其國政。爲老臣某所忌害。稱疾辭去。居常
隱。後仙逝。侯聞其賢。辟之。偶我藩亦有辟命。惟顯乃
往。予後。議爲世子傳也。竭心輔導。世子亦深敬畏之。
後發哀悼木椿。自題其碑。曰。嗚呼。祖州先生之墓。○
九月五日幕府傳。可三。天使之教。○九月二十日就
對內藩片。○十二月下勅。衆令。勘定奉行樋口洲三
郎。建三。意。封內田園。無有私占。令四民植桑。楮。漆
茶。又播棉種。植藍草。紅花。令士家妻女織綿布。庶民
自織者。許著絹布。他至陶器。紙。葺等。皆製之。

三年七月廿八日。收藩士祿邑。以其十分之四爲率。
給廩祿。○十月廿日。令封內結伍保。吉凶相助。罪咎
相連坐。○是年檢封內人口。其數廿五萬餘人。○自
客歲疾疫大行。死亡甚多。遣醫員數十人。巡行診視。
兩年製陷車。民用以便灌溉。○十月廿二日爲世子
聘松平出羽守。儒臣宇佐美惠助講經。

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以添田儀左衛門貞順爲老臣。
六年三月三日賞。藩士精武技者。
七年二月幕府傳。可三。天使之教。時公有疾。使世子
代幹其事。世子年十七。容止閑雅。進退有度。天使大
稱之云。○九月朔。復以乳井貢爲勘定奉行。○十二

月十五日關公四十賀宴。世子賦詩上之。○是月賜封內高年者物。○令鄉里每田一段貯米一石。以備凶歉。

八年四月假製陶塲於唐內坂。○六月六日霖雨。平川大水。人畜多死。

九年六月三日薨乳井貢職祿。放於川原平村。貢及再用。年已老。然軀尙壯健。氣力不衰。欲立功名以雪前辱。屬精奉饗。而老臣津輕內膳常折其意。不能爲。至是彼蒙嚴譴。可謂其人之不幸也。抑亦世之幸也歟。○六月廿六日會藩士示親書。其意言以國用不給減藩士祿也。○七月五日大水。堤防潰決。多害田圃。

天明元年正月廿六日大水。人馬多死亡。○十月賜

常陸板湖港邸地於寺島三郎兵衛。同月賜近江大津邸地於澤村屋藤兵衛。○四月二日命長勝寺住僧其詣海內古社名刹。蓋託以察天下形勢也。○八月十六日收參政樋口弼三郎官祿。綱其家。弼三郎天資勇敢。且精兵術。常憂吾土乏產物。日夜焦慮。徵諸古書。質諸父老。欲以養事功。而諮議紛興。遂蒙寵錮死。可謂遺憾矣。

二年自春至夏風雨。六月大水。秋饑。○是年漕米二十萬苞於江戶及大坂。三万苞於加賀。是以邦內穀竭。人民苦饑也。○嚴禁博奕淫酒。

三年二月十日岩木山南峯烟起。令有司檢之。○七月十日青森大火。○是月青森市民爲黨相聚。聞入寒富家。斃家屋倉廩。縱爲掠奪。市尹不能制。遣卒將

學_二統_一廢_二鎮_一之。且令_三有司_二開_一噓_二之。本年從_三春_二綿_一夏_二旱_一雨不_レ順。五穀不_レ長。至_三七月_二。荒_一兆頗見。且客歲遭_三運官_二粟_一無_レ所_レ遺。以_レ故糴_三買_二民_一穀。以_レ給_三藩士_二。公私_一歉_二。糴_一路絕。故人民_二擾_一。至_三此_二。○廿二日_一歸澤市民。嘯聚_三爲_二群_一。呈_レ書乞_レ救。市尹相馬作_三左衛門_二受_一理_三訴_二狀_一。且令_三富豪各出_二粟_一賑_二之。事_一遂息。○廿七日_一新田民八百余人。聚_三石波村_二。呈_レ書曰。六年以來。鄉倉所_レ貯已至_三八千苞_二。今歲飢_二食_一竭。伏願_三每_二田一段_一付_三與_二三升_一以_レ救_三民_二命_一也。○八月晦_一深浦市民。三百余人爲_三黨_二。毀_三豪富_二家_一屋。○八月五日_一賑_三給_二封內人民_一米千苞。令_三曰_二令_一國家_二匱_一窮。賑_三卹_二兵_一饑。與_三商人_二謀_一。糴_三米_二於_一羽州酒田。令_三郡民_二購_一米之。○是月十二日_一大風。十六日_一隕霜害_三穀_二。此時封內流_二民_一甚多。毀_三塙_二屋_一二字_三和_二德_一街。作_三粥_二以_一賑_二之。○九月五_一廣_三浦_二原_一莊石衛門請曰。平井。食川。五所川原。柏_三原_二諸村_一之民。食_三盡_二今_一將_三流_二亡_一。而臣祖_三先_二以來_一。所_三貯_二以_一糴_三凶_二荒_一者。有_三四百_二金_一。願_三糴_二米_一於他_三方_二以_一救_二之。官_一允_三其_二請_一。俟_三期_二狀_一以_レ進_二之。○廿六日_一參政_三牌_二輕_一多_三購_二貞_一榮之_三江戶_二。是秋_一大饑。餓_三孺_二流_一亡_三。相_二交_一干_三道_二路_一。所在_三群_二聚_一。毀_三本_二家_一。而百_三倅_二皆_一阿_三附_二參_一政_三大_二谷_一津_三七_二郎_一。無_レ言_三之_二者_一。貞榮_三憤_二之。與_三執政_二義岡_一主_三膳_二爭_一。藏_三於_二廷_一。主_三膳_二曰_一事_三已_二至_一。其_三時_二。可_一奈_三何_二。貞榮曰_一子_三爲_二宰_一臣_三而_二無_一救_三荒_二策_一。宜_三辭_二其_一職。令_三請_二資_一之。乃_三將_二之_一江戶。見_三公_二白_一之。七郎_三偵_二知_一之。先_三自_二曰_一貞榮_三發_二狂_一心_三請_二謁_一。宜_三莫_二見_一焉。既而貞榮_三至_二江戶_一。見_三爲_二七郎_一稱_三公_二疾_一拒_二之。爭_一論_三移_二利_一。時世子_三隔_二壁_一聞_三之_二。曰_一孤_三願_二見_一狂_三疾_二人_一。乃_三召_二見_一之。貞榮具_三陳_二民_一庶_三饑_二餓_一。

封內擾亂狀。世子即詳白諸公。公驚愕。時召七師手刃之。母夫人救解乞哀。事僅緩。七郎剃髮謝之云。○是月封內山林除杉檜外。雜木許擅伐。以本年機荒。○十月十一日宵森大火。○十日下午觀音臺土。從食素。○廿三日不造大火。○十一月三日薨七男女。每人日給米四合。○廿三日薨山田彦兵衛。免其贖。查兵衛。大谷津無也。○是月令返典物於其價主。從德郡稱大夫官也。○公痛歎飲膳以鉢。民苦。○此時。深浦莊嚴寺住僧門牛抵江戶。欲謁公。白封內饑餓。人民流亡狀。有司拒絕不通。門牛欲因本山。若江月市尹達。其意有司惶遽。不知所爲。世子聞而召見之。嚴肅。○四年正月借金一万兩於幕府。繼敷以賑飢民。○國正月二日公以疾卒。于江戶本所邸。公爲人柔順。以建藏大饑。深以爲憂。居常悵鬱。遂以病卒。遺命務救濟之道。

主善曰戒香公所。謂有仁心仁聞之良君也。然下民不。被其澤。而受凍餒之苦者何也。蓋因輔相不得其人。苟貪其祿位。而不知匡輔之道而已。請省驗之。方此時。天下忘戰伐之苦。競以奢靡相高。僕從豐佚。衣服。宮室。務華麗。而不察後患。借金京商以濟一時。而子復孕子。封內之富。不足以償焉。豈列國諸侯。比々皆是也。戒香公之圖。職也。年甫六才。暨導不染之穢也。爲未爲緣。爲衆爲黃。唯其所染。輔導之責。安可逃哉。蓋公之仁慈出於天資。而始終如一。非。陳唐而忠良之主。非。極奢。極慾之君。無一

工藤主善 溫克 著

內外小笠原精一校

0111

四年二月晦。公嗣職。首出受言函以遞上下之

諱信明。字安卿。小字松五郎。號_三合淵。又嵩嶽。生母青木氏。助右衛門某孫也。寶曆十二年六月廿二日生。安永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歿_三。從五位下。任_三出羽守。後更_三土佐守。以_一寬政三年六月廿二日卒_三于江戸邸。享壽三十。釋謚體孝院。葬_三于津梁院。

情。○三月十五日。老臣津輕範盛。添田鐵左衛門。罰子幕府。拜三副廳。○六月五日。參政大谷津七郎。請以疾辭職許之。

主善曰。大谷津七郎以候迎合。寵幸於先君。所以威權一時貴戚。皆阿附之。國老森岡主膳。參政山田彦兵衛。尤贊之。以獲成其勢。散店江戸。陽以補國用爲名。而陰計私藏。前年之凶荒。盡封內粟。潛致於上國。以使餓死數萬黎庶。其罪惡固不容於誅戮也。而公性至孝。不欲累先君令德。含忍優容。寬大以處之。仁之至也。

是月疾疫大行。多死亡。前督數器。剗施救焉。○七月十一日。老臣森岡元德。請罷職。○八月廿日。公始就封。公天實慈孝恭敬。先公非起。柳川銀系候宴。時坐客五六輩。柳川侯曰。津輕侯可接矣。公即日遊地狹小。無一可羨。侯曰。世子賢明。方今所罕見。以爲可羨。先公喜。公事先公孝順。朝夕定省。必不違時。居喪悲哀。朝夕盤膳。必自親供焉。除喪後。痛行節儉。食不重味。身服綿衣。其就封也。以連年荐歉。客賸大凶。餓孺充路。乃出罪己之書。以撫慰士庶。其略云。先公之時。君臣各垂其分。上下一和。相共忍耐艱苦。今寡人少壯圖職。常以辱先君之令德爲懼。汝等逾上。卒徒以下。至農商。許縱觀。非敢強之。唯任其意耳。此日雨甚。而公不坐。晴。殿空乘馬。以對乘席之望。且屢按轡觀慰勞之。衆皆感泣。公入城時。衣服皆濡云。後不數日。派出近臣數輩於四郊。示手書以吊死

勞生。視民間疾苦。○九月八日。敕以下罪人。○十六日。命近侍戶澤元吉。藤田小三郎。巡行鄉邑。使瘞餓死。朽骨於寺院。建卒塔婆。讀公所。觀製祭文。吊祭之。○十八日。烈風甚雨。破家屋。傷船舶。○是月。毛內茂甫。呈令土著藩士。意見書。公召見。至夜半罷。大賞其忠志。茂甫茂巧之男也。性剛直。不願權貴。仕爲卒將。賀曆中。辭職家居。變風月絲竹。以自遣。留三河人白井秀雄。越後人橘由之。研究國學。有著書若干卷。天明凶饑後。憂田園多荒廢。自執田器。以爲躬耕先進云。○自客歲秋。至今。年六月。餓死男女。八萬千七百餘人。斃馬壹萬七千二百餘匹。水田荒廢。壹萬三千九百九十七町五畝餘。陸田六千九百三十一町八反五畝餘。而獨平賀莊六鄉。村民無一人死者。先是。是公就封初。命山崎道冲。功支抄和漢古今。救荒事蹟上之。公嘗召道冲。問救荒之策。道冲對曰。救下民凍餒者。執政有司之任也。摘句尋章之儒。安能知之。公不喜。因有是命。近侍令小笠原久藏。建書曰事必當率由舊章。公諱虛久之。曰守法制。幾號令。周所願也。今上下困窮。餓率滿路。救之尤爲急務。符子有云。倉粟无而不知禮節。方今之落。在乎使民食足耳。又嘗謂津輕貞策曰。客歲凶荒。死亡流離最多。田園荒蕪。居三之二。何以給士祿。宜率先剝奪。以寡人就封之望。尙未行。一切遊獵。必痛絕之。惡衣惡食。唯思國民之聊生而已。自今國政。一委於汝。汝宜體此意。貞策感泣曰。臣雖不肖。欲拯股肱之力。以報國恩。貞策勸勞國家。多可。稱許。而性淫放。公深知之。一口

津輕藩史

卷之五

五

四

重事君前。將遇。公曰。詩云。士之耽。可。耽也。夫匹夫一人之榮辱而已。今卿屈於職。爲一國之叔。宜三已而格物。其榮懷懋視。如芒在背云。○十月三日。創。義國元德。山田。查兵衛。祿。鋼。其家。廿三日。葬。鋼大谷津七郎。

五年閏正月十一日。令。舞里。興。泉器。償。金。君。定。人。受。其器。特。秋。蕭。辨。賞。○是月十五日。關。城門。先。公。逃。戰。後。不。關。城門。既。已。四年。城中。荒。蕪。至。此。關。之。○二月。監。士。擊。劍。○三月。遣。士。鎗。衛。○廿一日。津。輕。主。水。和。德。喜。多。村。監。物。觀。守。爲。老。臣。○八月。大。風。六年正月大霧。○二月廿七日。娶。夫人松平氏。大和守。期。矩。女。也。○七月十八日。江戶。邸。大。水。○十月八日。下。節。儉。令。公。服。綿。衣。著。布。袴。設。貳。勝。紀。遊。蓮。時。殿。臘。間。行。省。簑。笠。以。察。士。民。始。忍。○九月十六日。老。臣。津。輕。範。雖。有。罪。亦。戰。禁。例。範。雖。在。戰。月。久。移。住。家。南。宮。崎。源。兵。兩。策。金。搬。屈。借。金。聚。貨。而。乏。絕。不。能。支。士。皆。民。咎。之。以。厭。隨。之。下。源。兵。衛。於。獄。藉。沒。其。家。

七年正月。會。大。庄。屋。二。十七。人。許。佩。刀。調。長。以。督。廢。地。開。墾。也。○三月十日。公。巡。覽。弘。前。市。街。○六月廿四日。大。水。○十二月。願。給。落。士。藏。百。石。以。金。百。目。爲。率。上。下。埤。之。

八年四月。檢。封。內。水。陸。田。○七月。幕。府。使。應。稱。要。人。川口久助。三。枝。十。兵。衛。經。視。與。羽。地。方。○十五日。抵。弘。前。○十二月。朔。願。給。落。士。藏。百。石。以。米。十。俵。爲。率。上。下。埤。之。

寬政元年六月。遣。問。宮。一。學。察。松。前。地。方。狀。忍。先。是。津。輕。舊。史。卷之五

疑夷地有賊亂之事。松前氏遣兵禦之。幕府命我爲後援。我輩備兵三隊。各八百餘。前彼相警。盛岡藩入戶藩亦預備之。尋事平。○十七日。風從隊長戶澤元吉以疾死。元吉惟頭之男也。性忠亮。以國事自任。苦心焦慮。以輔公。公亦能體民心。屢督還軍。每事與元吉密議。以謀國事。公欲用。以爲參政。不及而沒。公深悼惜焉。○十二月大風。○廿一日。賑給飢士。祿百石。以米拾苞爲率。上下準之。

二年六月三日。以牧野左次郎爲參政。公常念得良將。以啓前近臣工藤甚之助。甚之助族以左次郎。又許諸三橋。捕之悉。勸之悉。派薦之。即命之。○是月山崎道冲辭老。不許加俸。準風從隊長侍講如欲。○十月鄉邑設義倉。以備凶荒。及以天羽卯辰之凶饑。爲課課。常欲設義倉。以備凶荒。而民力未給。至此始量之。且公痛行節儉。務旋慈惠。士欲賈祿給養餘者。貴價。之。故人皆懷其惠。至是國民散在它方者。皆來歸。它方人亦私整頓租者衆矣。有司請檢之。公曰勿。乃歸村吏里正。令開墾廢田。二年後。納半租。畝墾四日。漲年多。

三年正月十五日。大道寺華人繁殖爲參政。繁殖用心政事。嘗從手探玄通。學經國治。玄通嘗通考一篇。與之。又招一時有名望者。陪陪不置。○廿八日。以赤石安右衛門爲郡令。兼度支司。以將池寬司爲度支司。兼郡令。公起得人材。於是左次郎舉其友赤石安右衛門。兼池寬司。爲部令。度支司。二人亦條陳富國通財有大本。其畧云。因本土收入之款。節支出之

類。行之事先停。價。京商之米。行之十年。則不。假。上國
家商之供給。而計必足矣。移。衆。士於也里。以聖。感。田。
嚴。戶。籍。宅。工。商。因。政。察。浮。浪。令。歸。農。立。山。林。法。例。以
禦。林。材。公。反。復。熟。覽。乃。謂。左。次。郎。曰。所。上。陳。皆。有。理。
大。概。可。行。也。至。京。商。不。仰。供。納。之。事。雖。似。失。俗。義。而
財。政。本。立。之。後。返。還。之。可。也。嚴。戶。籍。之。事。固。無。國。之
大。典。不。可。欠。也。山。林。樹。藝。之。事。恐。越。國。禁。所。皆。相。符。
如。應。面。可。也。唯。使。衆。士。移。於。村。里。一。畝。雖。似。有。益。而
等。人。有。所。深。思。待。明。年。決。之。當。時。改。革。之。際。雖。國。政。
者。亦。石。安。右。衛。門。羽。池。寬。可。楠。次。莊。司。工。藤。甚。之。助。
竹。內。長。左。衛。門。三。橋。勘。之。丞。成。山。祐。右。衛。門。等。七。人
反。復。檢。定。之。謂。之。改。革。七。翁。而。勘。少。可。健。新。登。戶
籍。局。戶。籍。刑。獄。及。一。切。監。獄。皆。以。雙。森。權。限。松。田。常
義。角。田。六。治。之。公。常。憂。我。番。無。法。律。實。令。牧。野。左
次。郎。亦。石。安。右。衛。門。羽。池。寬。可。松。田。常。義。擬。定。之。至
文。化。七。年。成。刑。之。寬。政。律。○。三。月。廿。四。日。岩。崎。督。兵
審。判。日。及。觀。諸。士。武。伎。且。儲。蓄。一。月。六。次。山。崎。道。沖。
竹。內。查。太。郎。皆。牛。大。六。講。之。兵。審。一。月。三。次。貴。田。孫
大。夫。岡。本。兵。馬。儀。以。歸。右。衛。門。辨。之。武。伎。一。月。四。次。
兩。番。及。觀。之。○。四。月。深。加。堀。人。願。流。支。那。面。議。○。六
月。公。有。英。以。支。對。和。三。郎。事。變。爲。圖。以。廿。二。日。事。于
本。所。賜。怡。生。日。也。公。性。仁。恕。寬。厚。承。延。年。凶。歉。疫
弊。之。後。勵。精。圖。治。斷。儉。自。率。不。安。駭。食。遂。辟。色。舉。賢
能。擢。粹。士。風。旌。青。農。商。從。疎。加。波。好。學。不。倦。甚。崇。儒
學。敬。字。左。美。惠。初。本。多。章。三。及。戶。澤。惟。顯。皆。著。名。其
首。又。取。東。登。柳。川。侯。及。樂。翁。松。平。侯。元。奎。二。亦。長。深

津輕藩史

卷之六

器_レ重_ニ之_一爲_ニ忘_一年友。嘗自責詩_ニ賜_一津輕_ニ又_ニ祭_一曰。率_ニ持_一官事_ニ加_一家_ニ耶。休_ニ察_一民情_ニ若_一己情。足_ニ以_一察_ニ用_一心國事_ニ之一_一班_ニ矣。治化粗成。雖_ニ大_一有_ニ爲_一。而天不_ニ假_一之年。嗚呼_ニ命_一也耶。噫_ニ然後_一年有_ニ古_一強_ニ之_一實_ニ者_一。蓋_ニ張_一於_ニ公_一之節約_ニ云。

上 仙 公

諱_ニ事_一觀。初名征方。字子孝。稱_ニ和_一三郎。號_ニ如山_一。賀支封_ニ津輕_一左近將_ニ高_一男。母_ニ黑田_一氏大和守直總女。高_ニ黑田_一公之曾孫也。明和二年正月十七日生_ニ於_一江月郎。寬政三年七月入_ニ爲_一體_ニ幸_一公嗣。天保四年六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九。釋_ニ隆_一上。仙院。葬_ニ于_一津梁院。寬政三年七月七日公入_ニ水_一所邸。○八月廿日大恩。折_ニ樹_一堤_ニ廣_一。○是月廿八日公承_ニ嗣_一職_ニ命_一。○九月廿八

津輕 工藤主善 澤克 著

津輕藩史

卷之六

日大遠寺繁殖爲老臣。○十月朔日老臣喜多村親守。大道寺繁殖。謁于幕府。拜副職。○是月廿八日令弘前市井爲凶荒儲蓄。以錢納之。買粟于倉廩。○十二月十六日公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後遷越中守。又右京大夫。

四年三月六日大風。船舶多損。○五月十七日公給就封。○廿四日賞孝悌力田者。○六月津輕縣母模宏爲參政。○八月八日。覽諸士射。○十八日大饗。○八月廿三日公巡視弘前市街。○廿五日發諸士

土若令先公深憫天明凶荒黎庶多死亡。勵精圖治。或人進諸士土若之策。然公猶重勸搖人心。未暇命至。此行。之。乃定。賜金。祿二百石。錢一貫。目。壽制以文。爲一。三文。六千一百石。錢七百石。目。五十石。錢五百目。又依距里遠近。有多寡。每里二文。目。口數多少。給

之。別給營室木材。祿二百石。長一丈。闊二尺。材六十本。百石五十本。五十石四十本。先是赤石安右衛門。菊池寬司。相議曰。凶荒之餘。百姓困窮。土地荒蕪。

爲今之策。莫若使諸士土若。驅市井游民歸于農也。乃謀諸牧野左次郎。左次郎曰善。言之大道寺繁殖。繁殖曰然。昔杉山八兵衛建言中。亦有此事。八兵衛

賢士也。其言足以重焉。今移藩士一人於一村。使村里擔其事。則八百餘人可立移矣。且使其人幹村事。若有不可。則村吏亂之可也。寬司曰然。余亦思之。士

之有田園者。各就其邑。皆便。議略定。乃取決於津輕貞榮。貞榮白之於公。公乃聽之。因有是令。○十月令市井各戶表其商業。○是月廿三日公親覽藩士

銀。○十一月。覽。薄。士。槍。術。○廿八日。地。大。震。○是月。
 魯。西。亞。人。侵。蝦。夷。地。我。乃。遣。山。田。剛。太。郎。都。谷。森。甚。
 之。丞。將。兵。二。隊。趣。之。剛。太。郎。法。令。嚴。明。部。伍。整。々。其。
 發。也。公。於。三。郭。樓。上。觀。軍。容。其。歸。也。適。公。在。青。森。間。
 行。於。宮。女。館。觀。之。外。人。頗。知。之。軍。吏。言。曰。公。在。焉。可。
 下。馬。也。剛。太。郎。曰。不。然。公。所。館。必。有。求。榜。且。用。章。幕。
 矣。乃。騎。而。過。焉。時。公。圖。職。未。久。意。謂。輕。己。也。以。故。不。
 賞。也。老。臣。某。欲。薦。用。之。而。以。其。爲。女。婿。頗。避。緣。不。果。
 五。年。八。月。二。隊。將。凱。旋。○是。月。廿。七。日。歸。火。○
 ○是。年。移。居。於。付。里。之。士。七。百。九。十。四。戶。
 六。年。三。月。給。京。攝。豪。商。月。俸。先。是。貨。債。連。年。山。積。不。
 可。償。焉。公。圖。職。之。初。抵。當。平。賀。二。鄉。山。林。地。連。畧。執。
 政。及。有。司。名。付。之。至。此。償。之。因。給。月。俸。以。慰。之。○三。
 月。四。日。岩。木。山。碓。黃。坑。發。火。○七。月。廿。三。日。賜。藩。士。
 祿。預。○八。月。十。一。日。津。輕。永。孚。貞。正。爲。參。政。○九。月。
 十。五。日。牧。野。左。次。郎。爲。老。臣。○十。月。創。建。學。校。於。城。
 南。門。外。蓋。繼。述。先。公。之。遺。志。也。○十。一。月。士。民。戶。籍。
 簿。始。成。○是。年。藩。士。移。居。于。村。里。者。一。千。百。五。十。六。
 戶。

七。年。四。月。津。輕。坂。入。內。雲。谷。枯。木。平。四。所。置。牧。場。○
 是。年。和。德。街。端。置。銃。卒。邸。
 八。年。六。月。學。校。始。成。號。稽。古。館。以。津。輕。永。孚。爲。祭。酒。
 學。官。以。下。有。司。數。十。人。皆。生。三。百。餘。員。○是。年。引。鐵。
 溫。泉。於。麓。下。作。湯。槽。居。室。許。入。浴。
 九。年。二。月。廿。六。日。公。親。行。釋。奠。於。稽。古。館。○三。月。三。
 日。行。壽。老。式。公。親。送。迎。簪。待。藩。士。老。年。者。賜。物。有。差。

○六月設學。校於江戶。藩邸。號弘道館。以上田總藏。爲總司。○三月作貯蓄粟倉於三廓內。凡五所。又以

金三千兩。助鄉邑義倉。館凶荒。蓋先君之志也。○七

月設演武場於學校傍。以習弓馬劍槍。○八月朔日

行釋奠。○十一月以魯西亞艦再來。遣士將山田

剛太郎。將兵一隊。至箱館。海上遇颶。船艦飄搖。多疾

者。剛太郎憤然。手長刀。立船上。叱曰。今也臨戰地。而

汝輩懦怯如此。其賊敗也必矣。寧與怯心以污主名。

不。如余手自戮之。曠日。晚之。船士驚愕。股栗。疾者頓

復。常。其在函館也。身自率先。譁習文武。無懈怠。部

卒有疾者。剛太郎曰。雖輕卒。而皆是主君所付于吾。

不可輕焉。乃往省之。問曰。能食乎。卒曰。不能。剛太

郎乃令取食來。自喫盡一椀。復盛飯。瀆。謂病卒曰。

如吾喫乎。卒感泣膜拜。自是強食。至以卒愈。

九年十一月廿六日。沒平澤三右衛門祿。鋼於木造

廨舍。三右衛門村里之小庭也。最精水利。開拓新田。

有功績。賜祿五十石。爲留守隊士。至此。爲畿人所稱。

陷罪囚。○五月二十三日。黜老臣牧野左

次郎。參政赤石安右衛門。度支司菊池寬司。職。削。祿。

鋼。居。寬。司。性。極。質。素。儉。朴。諸。友。相。會。議。夜。不。點。燈。談。

論一決。要紙筆。則點燈火而已。安右衛門性好華麗。

美衣服。寬司常罵咎不少假貸。如不和者。然至論公

事。不少挾私心。其誼如兄弟。寬司讀書不食。多專注。

意實用。安右衛門獲譴後。雖極貧。清操自守。好接文

武之士。蒙其薰陶者多。○五月廿七日。發士若士歸

弘前之令。其賑金如移於村里。例。○六月大水。○七月十七日津輕永平。津輕模宏爲老臣。○廿日遣士將棟方作右衛門以下兵卒一隊。交替成箱館。十一月四年四月五日遣士將足立又右衛門以下兵卒一隊。交替成函館。○二月行釋奠。○四月十六日遣老臣津輕貞榮。貞榮天寶寬宏無慾。好施與。嘗祇役江戶。遊遊吉原。奢侈無度。我金無如土。以故獲貶。然吾謂人曰。吾雖極奢侈。豈國家大事。拋身命欲大惠。有三。天明大饑。救民命。一也。幕府嘗欲借外債。吾辭而免。之二也。笠井園右衛門等。樹黨排大谷津七郎。時。吾善飲。靜之。三也。此三者可以假焉。○五月高倉五兵衛爲老職。○五月十三日遣士民衣食者多。○六月遣津輕永平。我無之。

十二年三月廿五日世子信順生。○三月祭別莊於唐內坂。○四月岩木山疏設坑。火。

享和元年令士各修其兵器。以備不虞。

二年七月公裕。淡虫溫泉。○八月廿九日行釋奠。○九月令東郡村里。載箭竹。○是月公遊中野山觀櫻。

三年二月隨點宮。與本營開盟之事。因平澤三右衛門請也。○八月十五日行釋奠。

文化元年八月行釋奠。○是月公檢閱新田地。○十一月十五日日本町大火。

二年五月十日幕府貸成。經蝦夷地之功。暫許額爲七万石。○八月行釋奠。

三年五月發番三万人。浚南堀池。造水。○七月廿日大旱。○九月廿三日。至廿五日。行。發對額之賀。奏。敬

津輕藩史

卷之六

二一

二〇

樂。賜_二農商酒食。○十二月五日行_二瑯琊公二百四法會於長陝寺。

四年二月廿三日岩木山琉黃坑發火。○五月貴田十郎左衛門率_二兵卒一隊。抵_二松前。先是。以_二鎧人寇_二蝦夷地也。○六月十一日先鋒將竹內顯大夫率_二兵五百餘。抵_二松前。二陣將西館等。亦率_二兵屯_二青森。以備_二至_二十月。夷地鎮定。出兵皆歸。

五年八月十七日撰_二練兵陣於宇和野。公親臨之。○十月移_二學校于城內三郭。○十二月幕府傳_二成_二衛西殿夷之命。因_二晉_二封額。爲_二十萬石。叙_二公從四位下。○是月據_二舊士祿給。及_二廢米俸給者。不_二給。七萬二千四百十石。苞_二給。四萬千四百九十苞。俸_二給。七千二百三十三口俸。一_二爲_二月一_二口。五_二。○是年鑄_二大造。斂_二十門。置_二之。要_二舊地。以_二備_二于海寇。

六年正月幕府傳_二成_二衛蝦夷。福_二江。港。宗谷。利尻。時太五。所_二之。秋。乃遣_二隊將原盛及大造士統本等_二成_二艦之。兵總王百五十餘人。利察年々更替_二成_二之。宗谷。所太近寒瘡。成_二兵多死。亡。○三月。贈_二經國於上。因_二散_二之。南。留_二池。欲_二其繁殖也。○五月。朔。幕府晉_二支_二封。甲斐守。俸。輕。親足祿額。爲_二一萬石。○八月。公。還_二外。還。觀_二三藏。陣營。以_二始。建_二成_二營也。○是月九日至十三日。行_二晉_二封額之賀。要_二散_二樂。賜_二士民酒食。○十二月大略。

七年正月十六日更_二學。制。改_二古_二爲_二宋_二學。○此月廿二日。幕府傳_二敗_二麗_二利尻_二成_二兵。更_二成_二唐太。夷地返_二舊_二炮衣不_二能_二以_二親_二塞。松前用_二掛笠_二原八郎兵衛將_二犬_二用_二其此_二襲_二服_二賜_二之。○二月六日夷地成_二兵三百餘。登_二弘前。

自後至文化十一年。每歲交替成之。○是月廿七日
寬政律成。公每日讀之。○六月築天主閣於牙城巽
位。○七月朔。操練兵陣於宇和野。○是年始造製陶
場於下川原。
八年二月沿木川大水。○八月廿一日公親將兵操
練於宇和野。
九年八月廿二日公巡視新田。館不造。九月九日歸
城。

十年三月十一日大道寺宇左衛門久繁爲老臣。○
七月十二日大風。害禾。○九月五日笠原八郎兵衛
爲參政。○十一月十五日水造震。須藤代滿杉四郎
民二千人許。並田需槍等。追迫城門。有所訴。命山本三
郎左衛門鎮之。此年以夷地成證之故。賦稅有所加。
且有擄地之患。故百姓生疑。心恡民乘之煽動。鬼澤
村助次郎者首斬之。至此稍而疎之。極亂輒定。

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大風。害田園。
十二年五月六日請左大臣近衛公於本所邸。變之。
繼敬而還。○六月公與世子。謀就國。使世子監國政。
密封內孤獨廢疾。及因究者。賜金及物。○七月廿四
日世子放鷹東郊。館岩館村聚農。齊藤佐左衛門宅。
時大雨。平川洪水。及館床上。世子登樓避之。

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公遊于富田別業。殿廊庭
園。風流華麗。假山十九。引泉水。注池。海。叢樹間設
躡水。近則接南山。遠則望岩城山。莫結構奇絕。風景
不可言。○四月十一日貳兵於宇和野。世子臨觀。
十四年六月六日大水。

文政元年四月十六日。削老臣大道寺久繁祿銅之。先。是。晉。封。額。進。爵。位。其。累。巨。萬。用。度。不。給。負。債。連。年。繁。庭。園。據。木。石。其。費。亦。不。貲。久。繁。及。近。臣。竹。內。甚。左。衛。門。深。憂。之。切。諫。及。再。三。公。不。悅。之。說。者。乘。之。構。陷。百。端。遂。及。此。大。番。頭。添。田。儀。左。衛。門。鈺。率。隊。長。森。岡。金。吾。度。支。司。鳴。海。又。右。衛。門。學。士。黑。流。彥。助。等。亦。皆。削。祿。奪。職。○。四。月。廿。九。日。雨。霽。○。二。年。四。月。公。有。疾。世。子。攝。國。政。○。八。月。七。日。世。子。親。率。將。校。以。下。操。練。於。宇。和。野。此。日。烈。風。暴。雨。有。司。請。止。行。世。子。曰。兵。士。臨。戰。陣。豈。可。以。風。雨。止。乎。遂。罷。練。兵。而。歸。

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公以成鎮蝦夷地之功。任侍從。四年四月。公述職事終。將就封。草賊將。伏於秋田白澤山。發中。謀。襲。擊。有。訴。者。舉。覺。公。驗。跡。自。大。間。越。入。國。草。賊。南。部。藩。士。下。斗。米。秀。之。遣。也。我。藩。以。成。宿。夷。地。之。功。晉。封。額。進。爵。位。班。出。南。部。氏。上。南。部。氏。願。恥。之。秀。之。進。者。懷。主。辱。臣。死。之。心。欲。一。死。以。報。國。乃。脫。仕。籍。變。姓。名。或。出。江。戶。或。入。我。地。苦。楚。百。端。以。求。刺。公。而。不。能。故。及。此。舉。我。藩。述。職。往。反。必。取。踏。秋。田。秋。田。白。澤。也。秀。之。進。相。其。地。形。潛。伏。之。謀。急。起。擊。之。乃。夢。亡。賴。徒。亡。賴。徒。應。之。徒。中。有。悔。心。者。自。謂。今。也。升。平。吾。僻。小。人。謀。襲。列。侯。事。必。不。成。雖。成。富。貴。不。可。獲。焉。不。如。改。圖。出。訴。也。乃。來。狩。場。澤。關。訴。之。黑。石。主。臣。馳。來。報。之。老。臣。津。輕。模。宏。遣。屬。從。隊。長。成。田。藤。助。先。馳。至。族。館。請。暫。逗。留。時。公。既。在。校。手。驛。藩。士。傳。聞。皆。憤。激。

津輕藩史

卷之六

二七

各欲執兵仗，馳賊蹤，滅之。模宏從容，諭曰：「勿遽爾暴發，各安其意也。」我公奔走國事，誰敢妨行陣？昇平之世，勛于戈于隣境，所憚也。區々一二草賊，何足煩諸君乎？即夜大設酒宴，張散筵，襲勇士，晝夜兼行，至公所，公已得報，憤怒，欲襲賊，過氣甚銳。從士皆奮激，磨厲手，刀而待焉。既而模宏詣公所，見公，議奏曰：「犯危勇進者，匹夫之爲，非當國家之大任者所宜爲也。」况吾藩守北門鎖鑰，負重任乎？切言極諫。公猶切齒，不措模宏固執，爲不可。費田十郎左衛門等繼至，皆服模宏論，遂迂路自大間越歸國。幕府乃遣賊魁秀之進，關良助一條太助，至翌年八月，斬以爲罰。○七年四月三日，練兵於宇和野。老臣津輕模宏代公觀之。

六年三月七日，賞平澤三右衛門、壘田之功，賜祿百石。郡尹櫻庭清八及鄉率吏卒共他家戶，開壘，以成者，亦皆受賞，有差。自享和初年，望文政中，漸開村里久吉村、大鰯鄉、千代田村、遠山里村、下遠山里村、喜納村、龜岡村、下牛留村、下車力村、入江流村、牛留新村、蟬音新派村、堅田村、以造田村、鄉上木綿川村、澤簀簀村、下富范村、新派村、下繁田村、家鄉田村、新派村、福富村、須以村、下富范村、新形村、赤石村、再賀村、下浪川村、新井村、福井村、家鄉田村、新派村、福富村、須以村、下富范村、新野澤村、下毘沙門村、長富村、福井村、家鄉田村、新派村、福富村、須以村、下富范村、新內澤村、下毘沙門村、長富村、福井村、家鄉田村、新派村、福富村、須以村、下富范村、新月朔日筮原八郎兵衛爲老臣。

七年十一月五日，經佐藤坦、關謙鑑。○十二月十二日，世子

卷之六

二九

叙_二四品_一。○十一月十一日藤田莊助爲_二參政_一。此時藩士風習大亂。奢侈驕傲。凡_二國_一三紗_二袴_一。士女操行不正。及_二莊助爲_二參政_一。嚴令禁_二之_一。罰_二淫行者_一。一時肅然。八年四月十日公告_二老則_一。愛_二續_一桃翁。公爲_二人寬大_一。言備_二人君之體度_一。受_二體孝公廟_一精_二致治_一之後。會_二聖事豫大之運_一。上下豐饒。享_二致隆之樂_一。位_二昇_一無_二前之尊_一。爵增_二封額之榮_一。告_二老之後_一。餘福乘_二後裔_一。蓋曆世無_二比也_一。

寬廣公

諱信順。小字雅之助。號_二如海_一。上仙公第一子。寬政十二年三月廿五日生_二於江戶本所邸_一。生母伊東氏。從_二平太英保女_一。文化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叙_二從五位下_一。任_二大隅守_一。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叙_二從四位下_一。文久二年十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三。釋_二諡寬廣院_一。葬_二于津梁院_一。文政八年四月十四日公嗣_二職_一。十五日老臣津輕模宏笠原八郎兵衛請_二于幕府_一。拜_二嗣職_一。○五月四日返_二藩士祿二分減_一。公初政大布_二恩意_一。懲_二藩士減祿_一。欲_二悉津輕藩史_一。卷之六

返_レ之。下_二有司_一。譏_レ之。老臣笠原八郎兵衛奏曰。方今財政因迫。况明年有_二婚饑_一。其費巨多。不可_レ悉還也。公曰。婚姻之禮。藉_レ令_二延滯_一。士祿分減。不可_レ不_レ還焉。八郎兵衛怖曰。謹奉_レ命。乃_レ令_レ之。○廿三日。公始就_レ封。○此月。恩_二賜封內老若_一。各有_レ差。○十月八日。行_二遠祖長勝公三百年法會_一於長勝寺。○十四日。公更_二越中守_一。○十二月十六日。賜_二盡士祿_一。九年三月五日。覽_二盡士劍術_一。○三月廿八日。大饗_二兵臣高倉相摸從焉_一。十八日。宿_二桑折驛_一。和摸屠腹以_レ諫。於宇和野。公臨_レ觀_レ之。○四月六日。公述_二職之江戶_一。老臣高倉相摸從焉。及_レ曉。就_二寢_一。宵々爲_レ常。故每事建_レ制。費亦不_レ測。此行亦然。二百里長途。宵々點_二燈出館_一。明且晏起及_レ晝。相摸憂_レ之。切_レ諫再三。不_レ聽。相摸悵_レ鬱不_レ知_レ所_レ爲_レ。一夜端坐而思。適聞路上有_二謠諷者_一。於是自解_二余居_一。鄰_二野獵_一。兄虎出_二於柙_一。縊_二玉破_一於櫝中。是誰罪也。正諫以不_レ納。則死_レ諫以繼_レ之。庶幾有_レ納焉。乃決意屠_二腹而死_一。事聞。公驚愕悼惜。自_レ是投宿不_レ及_二點燈_一云。相摸隆與安積郡高倉城主若狹守賴盛十世之裔也。○八月廿一日。津輕多腦貞升爲_二老臣_一。○十一月廿三日。娶_二夫人德川氏_一。從一位田安齊匡女也。先是。結_二婚于內大臣近衛氏_一。未_レ婚而卒。至_レ是。更娶_二德川氏_一。十年二月十五日。奈良莊司爲_二度支司_一。○四月十八日。公得_二幕府廳_一。先是。幕府有_二進位階之賀_一。公乘_二輿_一上_レ城。鼓_二輿_一與_二非其位所_一許。而公犯_レ之。故獲_二譴_一。○六月六日。免_二鰥居_一。○七月大水。○九月廿一日。老臣津輕摸宏辭_レ職。先是。公就_二國翌日_一。摸宏辭_レ職。退老。盡不_レ

欲與笠原八郎兵衛比肩在職也。摸宏性溫淳寡言。寬厚容衆。不答小過。有大臣之量。其在君前。議論

正。犯顏廷爭。傍人皆危之。其容貌整肅。風采可畏。老

公嘗浴于淺田溫泉。山鹿八郎左衛門德惣公乘。船

游洋中。颶風起。艇漂流向南部。燒山而馳。群臣皆

失色狼狽。摸宏大驚。東奔西走。會谷所出。船忽風濤

激之。僅得達于岸。岸際浪波逆立。不能上岸。侍臣自

山本三郎左衛門者。臂力過人。抱公拋于岸上沙地。

乃得免歸矣。於是摸宏遣賀。且曰。願賜入郎左衛門

於臣。則臣得而割極之矣。公默然久之。曰。是孤之過

也。幸恕彼罪焉。摸宏書及葉。寄學于東江。號東山。

一番無比。屢出江戸。後于俟卿。皆稱曰津輕氏之類

母。非十萬石輔弼之器也。○十一月廿二日。問山鐵

五郎爲度支司。○十二月。借金二萬千餘兩。於封內

聚商。是時國用困迫。京師負債至十萬兩。於是笠原

八郎兵衛術盡計窮。乃下會計。紅議。斂曰。計無所出。

於。是老臣以下。多稱病辭職者。故借金於封內豪商。

以濟一時。

十一年正月。復借金二萬五千兩。於封內。○二月。廿

日。江戸本所邸火。○三月十一日。復以大道寺久樂。

添田儀左衛門。津輕範晴爲參政。先是。問山鐵五郎

爲度支司。條陳財政。而參政藤田莊助。藤田權三郎。

怕老臣笠原八郎兵衛威權。不敢上於。是八郎兵衛

起三人。任財政。獨大道寺久繁苦心憂慮。欲專任鐵

五郎。至翌年。財政彌困。乃大會老臣以下。關財政職

司議之。鐵五郎適而言曰。今日之事。自非內立節制。

津輕藩史

卷之六

三五

食御飲膳。凡百玩好。及遊獵等行。非常節儉。則不可。府也。八郎兵衛曰。若新田收入。則固是出。內帑金。璽關所。獲。非關外府也。鐵五郎曰。雖然。國政一體。不可別。彼此也。今財政日困。願碼一而演一時。八郎兵衛曰。子言有理。雖然。不可驟行也。議乃罷。後八郎兵衛召他人。議事。不問鐵五郎。是以同僚不和。各自循其意。事皆出於荷。○五月廿六日。試火。堀於岩木。積。十二年七月。公覽。辰武太祭。○九月廿三日。觀。楓於中野山。

天保元年三月。召副督學士。岐貞範。令講大學於殿中。即升貞範爲督學。○是月。作馬。持於高岡社內。獻馬。○六月十三日。收老臣笠原八郎兵衛職祿。八郎兵衛迎合。上。不用。同僚議臣之言。以私意爲政。威權日熾。驕奢日長。財用困迫。負債至七十四萬兩。而率臣者。其威莫敢言者。獨小笠原良入首奏之於老公。問山鐵五郎。亦勸之於公。諸監司多言之。公固憎之。而以老公寵臣。隱忍不發。至是。啓於老公。且廣前於來。而後罷職。○廿八日。工藤傳兵衛爲參政。○八月初。日大道寺久繁爲老臣。小笠原良入爲參政。方是時。國用日窮。負債歲長。良入深憂之。按寬政文化之籍。欲復其法制。謂之問山鐵五郎。鐵五郎曰。隨舊制。不如行非常之儉。行非常之儉。則財用可自生也。良入感悟。乃白於老臣津輕貞升。大道寺久繁二人同之。以官司一致之力。奏於公。公亦深憂之。欲隨其奏。而素長深宮婦人手。以故。幽厭艱難。不好儉。素有

遲々意。良入多方規譴。漸導之。於是大出非常儉素之令。雖宰臣。夏用葛布。冬用小衾。水絹爲袴。○是月十六日大雨洪水。樋口村二重堤決。人家多漂流。溺死亦多。公至西門。覽之。哀愍人民。懼水災者。及水恩息。發監車。循吊問之。○九月十日限。遇水患者。戶米一苞。

二年二月發殿儉令。省宮女。廐馬。先是津輕貞升。小笠原良入。河野六郎等協心奏公。公頗厭之。貞升獨見公。諫爭再三。公怫然見色。貞升移病不朝。西館宇膳問之。貞升告實。且冀宇膳不諫爭。宇膳怒愕。請見公而諫爭。公和顏色。納其說。且促貞升出視事。貞升喜而出謝之。自是飲膳服御等。皆省減之。舉朝皆慕。

三年四月毀常盤山別莊。廢各所牧場。○十二月廿七日幕府標各遊。助修繕上野德川氏廟之毀。我藩亦承可。出一万四千七百八十兩之數。○是年罷小笠原良入參政。準留守隊將。○是年公就國津輕。貞升尙猶諫爭。勸節儉。公厭之不聽。良入亦屢進諫。息公爾。脈曰。使吾鬱陶者良入也。乃罷其參政。準留守隊將。於節儉之制崩墮。綱紀弛廢。復修奢會。計司奈良莊司意謂。方今非約京攝豪商通財路不可。以應急也。因條理陳其由。執政以下皆以爲可。貞升不得已。從之。乃如大阪。與豪商約。借金十三萬兩。以濟急難。

四年六月十四日桃翁老公卒于江戸邸。○是秋五殺不彊。百姓多流亡。西濱源人作黨。入富豪家。掠奪。奪財物。油川村民破鄉倉。掠米穀。○八月廿九日罷責津輕藩史 卷之六 三九

聞山鐵五郎罷職削祿。是年大饑。百姓流亡。餓殍充路。時問山鐵五郎爲郡正。專盡心於民事。然性深刻嚴烈。是以百姓怨之。謗言滿巷。官欲加之罪。使吏察之。而鐵五郎素公正。無一失。唯使民流亡而已。於是罷其罪。罷職削祿。貶爲留守隊士。然當時體孝公所創各鄉貯粟三十五萬苞。上仙公所墾各村貯粟七萬苞。郡署貯米一萬二千苞。新田局貯米二千苞。弘前市井貯米五千苞。其他各所都邑皆有。多少貯穀。鐵五郎自意。即今流亡者。皆是避食徒耳。爲之施散。則明年何以補良民耕耘。不若待明年也。官數會鐵五郎。擬如。此。嗟乎。固守偏見。以取禍。可悲夫。雖然。其罪至貶責。而當矣。如異日處極刑。則證者之所。擯不。忍言也。噫。○是月以歲饑。給士族每口米四合。卒徒每口米三合。停定祿。○此秋令士民各採草木可食者。及海藻魚蝦。充食。許縱伐山林。充薪。○十月朔津輕出雲潛風。笠原近江爲參政。笠原近江欲得志而慰父之宿怨。外交參政大造寺繁元。深探機密。內結鑾姜增江。伺公動靜。然後謁見陳意見。曰本年雖凶饑。猶有累年貯蓄。不可使人民凍餓流離也。老臣津輕多膳以下。大小有司。當財政之人。緩慢不用心於民事。只省約侍御飲膳。使公鬱陶而已。若使臣任節儉。乃悅其說。曰國政一委任汝。汝宜謀焉。從是饑勢一歸近江。○十月七日執政以下預機密有司。悉會於殿上。議國事。此時。宰臣津輕貞升。西館字膳。參

政大造寺繁元。河野六郎。工藤傳兵衛。角田平左衛門。司會奈良莊司。珍田祐之助。古川忠左衛門。與瀬和次郎。太田物吉等皆會。笠原近江謂司計吏曰。方今財政窮困難支。救之之道如何。各可避惡見。司會答曰。財政窮困日甚矣。適口所呈條款。宜速奏聞焉。且非常節儉條件。亦當速奏聞焉。議論紛紛。不決。至日暮。議漸聚。先是工藤傳兵衛發財政窮迫決意請退。內監增江。及寶却大川端。矢倉兩郎。河野六郎亦奏。江戶邸節用度等事。皆此時宰臣津輕貞升忘。髮食。發國事。所將議定一條款。每三奏之。猶以力不足。復薦小笠原良入。公曰。不可。其他則所謂也。貞升乃薦本多東作。公曰。寡人亦已知彼爲辭也。而不見之。蓋公意。專向笠原近江。且內謁密奏乘之。故輒外貞升。不稱其說。○十一日。聖老臣津輕貞升職禁鋼。此時被禁鋼者。參政野呂盟司。小笠原良入。河野六郎。工藤傳兵衛。板橋周藏。司會奈良莊司。對馬俊藏。太田物吉等也。先是笠原近江獨見公。密奏曰。前日議財政。因迫實甚矣。至此而猶不知檢。是執政以下。疎慢之罪也。請罰之。公恐然曰。有司疎慢之罪。實則一委於卿。卿其辭罪而黜陟焉。於此。近江任意行賞罰。衆日召郡尹市正。曰。饑民賑救之事。委諸汝等。汝等其勿使一夫凍餓流亡。窮民每口。給米一合五勺。似不足。可給二合半也。是近江一時欲濟之術。後果不繼。至明年春。減其賑救。餓莩滿路。○十二日。大道寺次郎市繁元爲老臣。○十七日。森岡金吾。唐牛三左衛門。須藤半兵衛爲參政。○廿日。退參政毛利內有右衛

門禁。劍。石川喜兵衛。間山鐵五郎。中田善左衛門。珍田祐之助。吉川莊三郎等皆被禁錮。此時踰陟進退。皆出於近江意。或有佞諛倖得官者。或勸陟進罪錮居者。或變詭詭官下獄。故諸有司被踰陟進退者甚多。其中薦用得宜者。伊藤善兵衛。淺井治左衛門二人而已。二人未嘗出入於笠原氏之門。唯循勸率事者也。一日笠原近江上城。城中役丁等和語曰。今也。郡局官庭中。無出於伊藤善兵衛之右者。一人曰。山林局中無越於淺井治左衛門者。近江行聽之。意謂得人矣。乃拔二人以爲其舍。果稱其任。是所謂前於芻蕘之類也。若皆如此。則豈有從他日之戰乎哉。○十一月六日命封內市邑豪富者。借金二万五千兩。○十六日削津輕貞升祿。沒邸宅。劍別室。下小笠原良八。奈良莊司。間山鐵五郎。太田惣吉等于獄。其他變。沒祿。禁錮者數十人。皆笠原近江疊藏君。說釀成所致。經津輕貞升以下正義之臣。稱謀廢立。僞作誓書獻之。公大怒。命近江問其正非。近江乃定其罪。申于執政西館。宇騰。宇騰愕然駭其處刑嚴酷。前宿老喜多村親守。親守年八十餘。在病床見之。大驚。雖寬宥而力不及。遂同之云。

主喜曰。喜多村親守。累世勳舊之宿老。所謂社稷之臣也。年已八十餘。使此人以死諫等。則庶幾有解。否則身率先草諫。泣訴乞寬典。則其他政臣。必將有繼者焉。惜哉。不知出于此。使主受汚名。其責安得免哉。

廿六日斬小笠原良八。間山鐵五郎。奈良莊司于獄。

良入性溫厚勇毅。慎密而有膽略。敏達文武。動靜有

常。身體整肅。初爲會計司。勅老臣笠原入郎兵衛

稱奢。後遷參政。與間山鐵五郎協心切諫。嚴節用度。

又與津輕貞升檢制後宮。一時肅然。而惡惡太甚。不

能少容。以故奸黨詭譎遠及於禍。鐵五郎性猛烈剛

毅。博涉書史。嘗爲紀邑令。政令嚴正。豪富奸民畏縮。

小民被惠。累進爲司會。時財用困迫。參政以下有司

會職於老臣笠原入郎兵衛室。皆恐入郎兵衛威。不

盡言。獨鐵五郎無所忌避。馳陳急弊。全列棟樑。後以

言不行。辭疾家居。良入薦之爲郡令。知而莫不言。弊

風頓革。此年凶饑。民多流亡。而不檢制。以是謗言滿

街。說持遂成。莊司爲人敏捷。雖通財之道。笠原入郎

兵衛奇其才。舉以爲司計。而惡入郎兵衛奢侈日長。

絕而不出入其門。常從貞升。稱補之。以故與良入鐵

五郎羅罪網。○廿八日。課封內豪富者。借金一萬三

千兩。○是月罷參政津輕清風職。銅其家。○十

十二日。下司會武田準左衛門于獄。廿日斬于獄。

準左衛門性豪英。有才略。最長利財之道。接豪商。不

失信護。以故國用匱缺之際。財路不塞。後與小笠原

良入等謀。毀駿妾增江別邸。毅然不顧身。遂罹罪禍。

○是年大凶饑。民無納租者。

五年二月十一日。公暨農民貧窮。令遣銀一萬挺。錄

一萬挺。賜之以助耕稼。○六月十三日。鹽船一艘漂

泊。襲月海。遣兵備之。○七月十二日。老臣喜多村親

守沒。親守天寶。慎密篤實。家政整肅。爲執政五十年。

其在職。歛陞跡。避權勢。然體孝公卒。議繼嗣之際。親

守奉遣命。毅然不動。可謂有大臣之風矣。後唯與時
浮沈。無獻替之意。此年四月。以老辭職不允。優待賜
恩命。五日一朝。出退不限時。○八月十九日。下準長
槍隊將鉦森百郎于獄。百郎敏捷有智慧。通事務。嘗
罷司會。在散閑。笠原近江欲舉爲司會。使人言其惡。
百郎辭以疾。而其私語中。有慢言。人以告近江。故獲
禍。○十月四日。收社寺田祿。爲廣給。十日。加笠原近
江祿。爲老臣。參政。唐牛三左衛門。字佐美。平左衛門。
田井友衛亦加祿。○是秋大有年。米一苞值二十五
文。目。○十一月十六日。公任侍從。○是月幕府令元
祿享保以後。開墾田地。皆以實錄。申上。封內總石三
十一萬七千六百石餘。村數八百四十二村。

六年正月。笠原入郎兵衛準老臣。退隱奉朝請。至七
月。沒。○三月十五日。森岡山城元候爲老臣。○五月
三日。茂森街商小竹屋惣助以孝其親。且家人雍睦。
賜米及酒食。○十月高倉駿河盛藏爲參政。○十一
月。津輕因幡玄正爲老臣。○十二月之日。先是藩士
身死。未賜嗣命。而復死。則例經其後。公慰之。令復繼
其嗣。○是月。笠原近江請罷財政之任。許之。客歲近
江與攝商約。欲增墾漕。以借金。而繼米不盈數。且漕
船入艘。遭海難。舉皆滄。用度困迫。日甚。故懼禍及。巧
作。誓請罷。公信而許之。

七年四月七日。夜。老臣笠原近江獲禮歸。時近江
在近江戶邸。雖墜蔽以飾奸智。尋頗露顯。六日。公召詰
之。近江不能對。公大怒。即夜命令歸藩。○五月二日
賜封內士民高年者。金及物。○是秋凶歉。多飢民。嚴

禁造酒。○九月十九日老臣大道寺繁元死于江戶。笠原近江雖獲歸罪。而表收其贓。於是近江謂繁元曰。僕已獲罪。而猶在職。方今年穀不登。餓殍在路。不可坐視也。吾欲如江戶見公。陳救濟之方。若事不成。則吾意決焉。繁元曰。足下一旦蒙罪。假令是公陳意見。而事必不行。吾代足下。如江戶陳之事。之成否固在天也。吾意決矣。乃如江戶。八月十二日至江戶。至此。○十一月作大廬於楮街。造粥與飢民。每日米二合。○十二月廿七日。以藤田百世爲司計。是日罷笠原近江職。削祿。歸。

八年正月飢民流亡至秋田。○四月復置元繙局。以田中勝術爲元繙司。此時復行紙幣。○八月七日公就封至秋田。封內流民數百人。進公行乞賑。公憫之。每口賜一方金。且命有司賑之。○廿八日。銀百姓十

二人父祖舊功。賜俸各五十石。○是秋又凶歉。貢租不盈半。餓死四万五千人。

九年三月十六日小山內武左衛門。大道寺族之助繁正。津輕賴母範久爲參政。○四月三日。田中勝術沒其祿。銅三浦健藏宅。○八日本多東作以銃卒將乘郡令。工藤源左衛門爲司會。○廿五日。廢元繙局。停止紙幣。○幕府使黑田五左衛門。中根傳七郎。岡田左近。巡察與羽地方。五月廿二日。抵弘前。○是秋復凶歉。

十年二月廿日。借金二万五千兩於封內豪富。○四月十六日。津輕範晴。大道寺繁正爲老臣。○廿八日。復以津輕貞升。工藤傳兵衛爲參政。○五月十六日。

公以疾辭職告老。以支封左近將監順承爲嗣。公爲人英敏。有知人之鑒。命職能愜。將任。如近臣。驕蒙不克。事者。使之而終身不捐焉。願得人君之體。舊例中有。潛士父死。未賜嗣命。其人亦死者。沒世祿之例。公憫之。命有司議更其例。又有。蓄士失火者。命謹愼之例。公聞之。惻然曰。夫人雖欲自燒。其家者。遇災又得。詭甚可憫焉。因令曰。災止自家者。勿問其罪。經燒及他人。則有對他人之義。乃可依例格矣。中愿從士佐野辰五郎會監。輸漕米在外。釀奸商。竊賄賂乞私輸。辰五郎不愛之。全僚劾受之。辰五郎不。得已應之。事覺。辰五郎悔其非。呈書於上司。居賂以謝。有司議罪。以沒其祿。公曰。居官。納賄。固罪也。既知其非。以死謝之。可謂得士道矣。然公法亦不可應。宜沒其祿。更賜備之。我藩亦與焉。時公既告老。在濱街乙郎。聞之曰。可速遣兵士。若甲郎兵士不足。則吾邸兵士使在。過中可也。乃召其吏士。與金以命焉。而甲郎告兵士已備。事得。寢。如此類。可謂果決能辨導矣。

津

輕

輿

史

卷之七

津輕 工藤主善 溫克 著

政 德 公

諱順承。初順德。小字新之助。號長樂菴。賀伊豆守松平信明第三子。寬政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生。文政四年六月五日爲支封甲斐守親足所襲。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敍從五位下。任左近將監。九年五月十三日娶有馬氏爲室。兵庫頭久保妹也。天保十年四月寬廣公薨爲嗣。慶應元年二月五日卒。享年六十六。釋證政德院。葬于津輕藩史

卷之七

五五

天保十年五月十六日公嗣職。夏大隅守。○此月廿二日高倉盛儀爲老臣。○六月朔老臣大道寺繁正高倉盛儀調于幕府。拜副職。○七日大水。橋道破壞。有溺死。日甚大風。拔樹拔屋。○廿日復津輕貞貞升職。祿以田井友衛攝老職。初先君寬廣公爲笠原近江所惑。奢侈放縱。逆獺無度。近江獲罪後。猶有內嬖垣江之疊惑。邦內多秕政。適幕府遣巡檢使。巡察與羽謀國。使還。頗陳其狀。幕府偵更亦具中之。故幕議將嚴罰之。公嫌翁田安氏聞之。欲與我絕。婚。參政高倉駿河大驚。詣田安氏邸。哀訴一晝夜。絕飲食。田安氏感其誠意。許之。於是田安氏爲懇請。有恩事遂得踐。此時高倉駿河。大道寺族之助。與瀬一學。田井友衛等盡瘁以謀國事。就中一學。友衛周旋最力云。無幾。田安氏有內命。復津輕貞貞升。工藤傳兵衛。河野六郎職。祿是依與瀬一學意也。○廿九日罷爲臣。津輕範晴。元緒黑瀧主殿。主殿候歸警迎合。範晴任老職以來。舉之掌財政。暴斂誅求。以助之。民多怨望。故黜之。○八月朔復河野六郎職。祿六郎性簡易。抱大節。不事細務。寬廣公之爲世子。輔導忠益頗多。後爲參政。直言忤公旨。殆殺罪。津輕貞貞升盛稱其忠誠。公意稍解。後內壁垣江疊惑。爲大笑。外郎六郎疾其所爲。首毀之。遂遭禍。至此復之。○六日罷笠原近江祿。鋼對馬刑部家。更賜于虎之助祿。爲留守。除士。割黑瀧主殿祿。鋼其家。沒倉光市次郎。竹内貴左衛門。祿更賜其子各祿三十位。其他得罪者多。而釋大保四年以來。獲譴或下。蘇或幽鋼者。復職。○九月四日公

津輕藩史

卷之七

五七

五六

始就封。鹵鉞弓一。銃二而公服棉衣。查食於輿中。從臣服裝各隨其便。庶民觀之者。皆稱其節儉。此時流民在秋田者。出公前請救濟。公憫之。率以還國。給金還村里。○九月十五日下午節儉令三十條。尋無大小不拘舊規。移從節約。限之以五年。○十月朔拜謁禮畢。公御竹殿。與藩士同聽經書及兵書講義。經書長崎慶助講之。兵書貴田英八講之。○此日以珍田祐之助爲司會。兼郡令。祐之助通和漢學。善和歌。著劇水物語。爲人質直好義。後爲世子承祐保傅。又爲稻古館副督學。其父吉太郎亦有才器。初爲步卒。時公家有社命。會大雨。藩士皆擎雨傘詣拜。吉太郎爲警備卒。終日濡雨。在路傍。自謂確官有上字。謂是公家之臣。而輕賤如此。甚可憾矣。從是發誓自誓。後登庸至司會。會計局規程多所定。○十四日廢製產局。併郡務局。廢小泊製塩場。及鶴坂牧馬場。○此日以本多東作爲參政。東作幼喪父。爲母所育。隨長英。敏。度景越。莊。甫十六。與學士黑瀧彥助。設王陵周勃之事。彥助大感之。初爲寬廣公近侍。屢切諫忤旨。暫停出仕。一日天寒。公欲服簡袖衣。調馬於場。問諸東作。東作不應。及再三。乃答曰是非公候之服。宜勿論焉。因是復停出仕。遂外補爲市尹。東作譽望素高。庶民大服。天保七年凶兆已見。東作先諭市長里正及家富。豫糶米穀以備凶饑。其秋果饑。乃按口數糶賣。又賑給極貧者。以故至明年秋。市民一人無流亡餓死者。入年田中勝術爲元桶。製楮幣以括買封內米及雜穀。東作憂之。上書具陳其害。公下手書一畝之。東作猶不

服。終轉留。後銑卒。將後爲郡令。九年。巡察使劉弘。前驛馬丁夫緒。釋奔馳。適公亦欲狩野外。命已下。鄉長憂之。連署請延期。東作皇之參政。參政皆極公忿怒。莫敢違。東作曰。此事不必諍。諸他人。某一身任之。乃復因內侍申請之。公曰。東作嘗爲侍臣。能知吾意者。而欲厄吾遊行。何也。東作頓首曰。微臣何敢厄公之遊行。抑今巡察使過封內。驛馬丁夫或恐不給。加之以公之遊行。則兩役不能辦。給事必舛矣。事舛則必蒙罪。罪。申請亦蒙罪。均蒙罪。蒙罪。小。事莫舛之。蒙罪也。是以敢請焉。公默然久之。遂許其請云。○十月十五日。公覽須藤半兵衛。柳崎謙助。山田登門入殿。飯。○是月。廢新田局。併郡務局。○十一月二日。覽湛士聖劍。十三日。十四日。復覽之。○十六日。付津輕總晴。於白取。數馬。銅。其子顯母亦授職。禁銅。付黑龍主殿。於工藤源左衛門。禁銅。○十一月廿八日。以小笠原良入子久藏。爲準假。賜祿百三十石。間山錢五郎子朝。婦奈良莊司子莊左衛門。各賜五十石。爲留主。隊士。各得復舊祿。其他嘗沒祿者。大抵復舊。○此日。以別免。收入。併於外。應上仙公。管出內帑金。聖關田地。其收入一歲三萬石。是謂罪免。以爲退隱資。公卒後。尙年貯錢入。至是時。結於外。應。○十二月廿八日。與潮一舉。加賞罷參政。應田白世罷。會計司。爲準市尹。二人。探望秦商。謂爲人傑。時津輕貞升執政。柄專。務。飾。儉。一舉。等。異。所。見。公一意任貞升。故罷二人職。先是。連族凶。殺。死亡。頗多。命有司。檢戶口田園。死亡三萬五千六百十六人。流民四萬七千四十

津輕壽史 卷之七

六一

六〇

三人。斃馬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九頭。空屋一萬三千七十六軒。廢田九千四百八十四町。計司愿藏族稱

喜左衛門。世祿百石。初爲書院番頭。娶執笠原入郎兵衛女。一日妻省其父。俄雷雨甚。天將暮。笠原氏乘便與送還之。喜左衛門忿然曰。汝今破余家風。宜速去。妻謝曰。非敢然。唯恐刻移日昏。故懇便與爾。幸宥恕焉。喜左衛門不聽曰。汝長貧貴家。不辨上下分。乃敢爲此。越分事。雖余母氏。未嘗爲如此事也。汝宜速去。妻歸告其狀。入郎兵衛大怒。更使着雨衣。屐步而還。叩頭謝曰。父翁恐遲。恐遲。欲速還。故過而及此。罪爾後。當慎循奉家法。勿失。幸賜寬赦。言甚懇切。喜左衛門意釋。乃許之。其不憚權貴如此。然爲人慎密。無一失。容貌端正。溫恭接人。其爲會計司。在職二十餘年。如一日。專務節儉。省用度。財政是以充足。曾建忘見。以官倉二十四所貯粟。充十六萬六千石。爲期一

士一日。及輕辛。四年合爲一。滿糧具陳其方法。自是年々蓄二萬石。至嘉永四年。充其數。後年々一萬石。新陳交換。出舊納新。以爲常。至無倉廩可納。以金貯之。是以明治戊辰之役。雖軍費夥多。而國用無所闕者。喜左衛門之力居多。喜左衛門居常文書有可讀者。必配小簿。符之。日夜沈思熟慮。而其事之可爲者。自任行之。不願毀譽。又按先世古記。舊例可爲模範者。必採摘。掛酌取拾以行之。故後人多法之。○三月十日賜藩士祿預。○十二日覽藩士槍術。○是月廢常盤山庭園番士。○四月九日覽藩士馬術。○五月十一日召

士年七十以上。猶奉職者。三十一人。賜酒肴。○六月九日。行天津公三百年法會於長勝寺。○七月十二日。薨。種繼老臣田井友衛職。則祿半。友衛建醮。約京攝家商。漕運米穀。借金數万兩。以充國用。然津輕貞升採工。職傳兵衛。本多東作。議用三上喜左衛門策。欲大節國用。不借他豪商力。以持國脈。故卻之。○十一月十六日。沒。與賴一學祿鋼屑。一學初稱和次郎。實施內與七郎勢。而關與瀨氏幼。學爲得古館句讀。師歷鄉長碓蘭十三市。分爲會計司。是昇參政。其爲緋長市。分寬和錢民。大得藏心。部下無一人羅法者。寬廣公辭職。立隱。學告艱難。財政極困。一學辛苦周旋。多方盡力。得以濟事。退職後。潛圖以自樂。若與世相忘者。然慷慨不能自已。屢興悲田百世痛論時事。以達其懷。嘉永二年。著海備囊二冊。稱論外交貿易利。時水滄方主張倖擢說。一時皆靡之。獨一學不。服之。後及國勢一變。人始服其卓見云。

主善曰。津輕貞升良輔也。與瀨一學人傑也。兩人同。時相遇。而不相容。遂至排擠貶黜者。何也。蓋因趣旨不合。議論不合也。其所以不合者。何也。曰。貞升之輔。寬廣公。陳善。閉邪。諫諍譏。莫所不至。而爲奸臣所陷。幽閉多事。久苦冤罪。是以其毒用也。痛遠。佞人。專用忠良直實士。一學當公嗣立際。勸勞甚大。雖然。其登庸當笠原近江弄權時。疑其黨。以爲其勤勞非本色。必假飾所爲也。故貶黜之。而不疑。是其勢之所必至。何足咎。其不明哉。而一學引藤田百世爲眩。亦

津輕藩史

卷之七

六五

六四

一世人材也。百世以本多東作譽望甚高。曾目之爲似而非者。猶真升之疑一學也。其旨趣異。則不相容。自古爲然。如宋時程蘇亦可觀矣。然是亦坐其心之不公正大耳。

廿八日復神次郎九職祿。次郎九臂爲大馬越關尹。

先君時。宮女數輩將之江戶。還勞符次郎九留之。不令行。數日得勞。而始得過。以從。被觀。職祿至是復之。○十二月十二日。稱老臣西館宇膳職。削祿。○

四日。以藤田百世復爲會計司。百世性豪邁。長武術。弱冠好遊獵。跋涉山川。以飲山林。水脈。村巷。田畝。悉歷踐。群其形勢。最長。經濟拓地之道。豐富新田之開墾。專出於其意。云。元治元年。從參政西館平馬上京師。建議。開越前敦賀港。通海運之策。至江戶。謁公白。

之。得允許。亡幾時。世一變。軍事大興。事遂寢。

十二年正月十一日。以毛內有右衛門祚胤爲參政。

○二月七日。老臣津輕眞升以疾沒。○五月廿八日。覽藩士射術。○六月。覽從士水練於岩木川。○七月。

廿八日。森岡民部元知爲參政。○八月。令統卒將堀五郎左衛門。須磨要人賀陣法於宇和野。公臨覽。○

九月廿四日。對馬刑部爲參政。此時承凶獸疲弊後。務節儉。減用度。有建議。言利害者。皆抑制。不採用。故人心或懷不平。往往生紛議。本多東作憂之。薦刑部爲參政。以鎮物議。刑部性剛毅。不撓。頗有所補益。○

十二月十八日。會計局呈本年收入簿。其額十四萬二千石。

十三年九月廿七日。日公更名順承。

十四年四月朔公薨。宗室順朝子武之助承祐爲子。先是公嗣職際。密許繼嗣於奧。一擊一擊。遂宗支皆絕。血胤封蕃陳以宗室。津輕順朝爲支。封黑石嗣。然黑石老公。有子斧勝。欲立之。故事遂廢。至此以順朝遺孤承祐爲子也。○四月廿一日老臣高倉盛德。以疾死。○六月九日銅津輕範疇。及子頼母。闕閱棟方貞敬。舊院番士田村勇太。等於別室。先是。有中村良吉者。遊學水府。旣而歸。諸請復遊學。不許。遂出亡。國不軌。其意欲廢公。復立孝先君。密德。憑門。伺不平徒。範疇等驚之。至是事露。故銅之。○六月十八日。令士將足立矢柄習陣法於宇和野。公臨覽。以殿夷。啓報頻到也。○八月廿八日。公巡覽海岸砲臺。九月十日歸城。行次召高年者。賜物。○是月廿日。程參政森岡民部職銅之。連坐中村良吉事也。○十一月朔召藩士八十歲以上者十一人。賜酒肴及金。十一日庶民男女八十歲以上者。亦賜物。弘化元年二月廿八日。喜多村監物久隆爲攝老臣。○七月八日。迄十日。霖雨不歇。平川大水。大鰐藏館小金崎諸村人家。流亡破壞者。二百餘。流死四十九人。害田圃二百二十五町餘。此春漫澤山中。山崩溪壑。齧成大沼。至是其溪口潰決。以故。激水作山。高三間許。人謂之怪水。翌日。命有司。撿之。賑恤。遭害者。○八月廿一日。公如江戶。路過。選水窖。村里。憫其慘狀。賑以金。○十二月十六日。公敘四品。○晦日大風。發屋拔樹。二年三月廿三日。公稱越中守。如海老公稱出羽守。

津輕藩史

卷之七

六九

六八

○是月岩水山南峰發燿。使吏園浚之。熱泉湧出。鬱如雷。○四月十一日。斬中村良吉於獄。先是。良吉出亡。呈書於近衛公。及水戶公。欲藉其力。以遂其所爲。事發。乃捕下。檻至此斬之。此日。祭津輕範疇。姓沒範疇及其子賴母。森岡民部。棟方貞敬。成田甚吾。田村勇太。黑瀧主殿。小山內儀兵衛等。祿之鋼之族人家。又觀。今儀右衛門祿。○六月參政三掃左十郎以病死。左十郎性溫淳。有學識。時罷。偵山積。年々漕運米五萬石。以償之。財政甚困。左十郎憂之。如大坂。議之。定延其年限。每歲償一萬石。約議成。得疾而歸。亡幾死。人皆惜之。

三年四月十三日。公習車掛陣法於宇和野。○五月。公子承祐如江戶。旣而立爲世子。四年七月廿八日。參政工藤傳兵衛兼士將。○十二月八日。賑金於藩士。每百石。以百目爲率。此夜地大震。

嘉永元年三月廿一日。外國船五隻泊。幌付海。戌將使。駛卒來報。即夜令統隊將二人各率兵赴之。○廿二日。先鋒將戶田潛左衛門。率士三十騎。卒三百人。先發。船益進至。藤島。廿四日。後驅士將工藤傳兵衛。率三十騎。繼發。備之。○是月尾太坑。大出銀。○是年。令江戶邸番士廿餘人。率家族。移弘前。

二年三月七日。醫員證江道。純以善醫。道謁將軍。○五月三日。設陣營於平館。近歲。以外國船屢見海上。設之以爲備。○是月。以後藤門之丞。爲郡令。門之丞。爲郡令。自計以爲。封內一年民食。非有米七十八萬

六千苞。則不能支也。乃檢現在貯穀。鄉貯粟廿一万
四千百八十苞。村貯粟十一万六千五百苞而已。猶
不足若干苞。門之丞。憂之。勸民增貯。蓄後。廣鄉貯。稱
合併爲一。單稱村貯。大約每年貯七万五千苞。以十
五年爲期。其初民不服。說諭收之。至慶應三年。有粟
八十餘万苞。以故函館之役。官軍仰糧。食於我。加之。
有翌年凶饑。而軍費無所闕。一民不飢者。門之丞。及
三上喜左衛門之力也。○十二月。販諸士。祿百石。以
錢百目爲率。以惠之。

三年三月四日。外國船漂泊幌月。應野岬。三庭營將
土岐貞行率兵備之。○十二月十二日。公任任侍從。○
是月。販諸士。祿百石。以錢百五十目爲率。以興之。

四年五月。令兩番士將津輕右近。高倉敏次郎習陣
法於宇和野。公臨觀。先是。摩旗。松田平吉。率得雨
古法。適宜制陣法。諸士將高倉敏次郎採用之。至是
習之。○此月十一日。復大習陣法。爲備蝦夷及我地
邊警也。○六月。新建倉庫於城內三鼓。及龜甲街。先
是。各所倉庫。貯穀皆充。故新造之也。○六月七日。支
封出雲守承保無子。以我世子弟本次郎爲嗣。○入
月。公巡視海岸警備。翌月。歸城。行來召入十歲以上
者。手親賜菓。○九月廿六日。大張散樂。饗諸士。賜封
內男女兩年者金。以前年來多慶事也。○十二月。以
百石二百目。賑諸士。

五年四月廿三日。加參政工藤傳吳衛祿五十石。傳
兵衛性忠實直亮。寬廣公時爲參政。遣方輔賢後。議
罪錮居。至公時。復其職。以勤勞甚多。加祿費之。○五

津輕藩史

卷之七

七

七三

七二

月五日命參政工藤傳兵衛。郡令後藤門之丞會計。司山田登新塹十三湖南地。初藤田百世退職後。猶有興築富國之志。十三湖上有地。曰千貫崎。其地濕漲生蘆葦。百世謂可墾爲水田。乃盡其方法。以授山田登。登白諸公。時公方有墾田之意。下有司譏之。以事極重大。議不輒決。曠歲彌久。公召郡令促之。且許出內帑金助其費。於是議乃決。此役穿溝七里餘。從夫十五萬八千五百餘人。馬五百八十四匹。其費百三十壹貫四百目。雜費不可勝計。從今年六月。至安政三年而成。其田二百町餘。其收米一萬石。新成一村。公命名豐富。其他下富范。家關。船總。下車力。福富。緣川。繁田。下牛瀨諸村。頗新滯除潤。墾田增戶亦多。乃以其租穀換金納內庫。有司或請以供江戶邸內費。公曰始設焉。必有可用之時也。後戊辰之役。歸求銃砲及殲蕩其費巨萬。皆資於此。人始服公之遠慮。六年正月本多東作乘世子保傳。利公之繼職。東作有陰所讎。公謂其忠誠可倚。故命爲世子保傳。時大道寺順正執政權。人多附和之。私謂公行。政事不穩。東作憂之。與工藤傳兵衛協心。以嚴正立其際。以順正之權勢。猶彈之。故使其無大過者。東作之力也。○十日十七日以山田登爲攝參政。○是月作試炮場於石森。○十一月朔高倉敏次郎盛德爲參政。○十於石森。○十一月三十日下親誓。示以修武備。卒應乃每祿百石。賜金五百目。以助其費。時山田登爲參政。欲大修武備。張國勢。建青宜復先君以來所賦士祿。以令各修武備。是時高倉敏次郎亦爲參政。召會計司議之。

津輕藩史

卷之七

七五

有司皆謂未能復士祿。敏次郎以第賢。登語。敏次郎斥其殘不用。因賜金藩士。以令修武備。從是登憚敏次郎云。

安政元年正月廿九日。賜江戶邸蒞士金。以令修武備。○二月十五日。豫定海需條。繕頒之。○四月晦日。罷參政山田登職。禁綱。登私計以松前全島爲我版圖。潛周旋幕府。權貴聞而公及諸臣皆不知。或知其謀。訴之。大道寺順正。順正大怒。自謂公。因忿罷其職。○六月廿二日。赤石愛太郎復其母營於水戶。愛太郎性質面嗜文武。嘉永五年。其母爲人所害。愛太郎悲泣欲報仇。然仇人已出亡。不可得。因上書致仕。跡仇人。艱苦數年。遂得之於水府。復營。仇人武州入幡山村人也。其復營也。水府人感其誠心。多助之。水戶藩亦厚禮遇之。且謀術送於我。我藩亦遣人迎之。途而自殺。以全其志云。愛太郎未有子。翌年正月。命其親戚土岐貞行次子禮次郎繼其後。更賜祿百石。○

十二月十六日。世子叙四品。二年四月十六日。世子爲試職。代公藏對。○五月十九日。令兩番士將添田有方。西館宇瞻習陣法於宇和野世子臨覽。○七月廿六日。世子永祐以疾卒於弘尚城。年才十八。葬報恩寺。釋論有孝院。世子爲人英敏聰達。溫恭容物。能圖精文武。其奉事兩公。唯恐傷其意。盡心處其間。又始視士臣。手是。其試職日。每朔望。上殿受藩士拜謁。一日。世子上殿。門不開。從戶入。及內門。亦如此。然答之。蓋宿直殿司忘開門也。侍御令辭。謂其失職。世子曰。無之。寡人入從門。及津輕藩史 卷之七 七七

再三遂不問。人大感其惠。及卒。士民悲哀。如喪考妣。損壞太多。藩士家族。死亡七十九人。公憫之。賜金以使營其喪。○十月廿一日。築陣營於國師千代臺。遣兵戍之。

三年四月十七日。岩木山。疏賣坑火。○六月十九日。西蝦夷地。壽都陣營成。遣兵戍之。○七月廿四日。越中守細川齊護。第四子寬五郎爲子。後烈曰。爲儲嗣。先是世子承祐卒。後繼嗣議論紛紛。參政高倉盛德。固執祖先統。不可輕變。參政加藤清兵衛。全其議。共履陳之。參政象松伴大夫。監察兼松三郎亦贊之。周旋甚力。而公春秋既高。唯有一女。鍾愛殊甚。不忍廢之。迎合徒多贊之。公意稍動。盛德乃犯顏強諫。

公怫然不納。至是。遂細川公子爲嗣。後命盛德歸藩。廢禁錮之。將兵衛以下亦蒙寵。此時學士楠引儀三郎爲侍講。上書切諫。公寬容不答。唯能其職。○八月五日。日行瑞祥公二百五十年法會於革秀寺。九月十日。復行之於長勝寺。此時仕瑞祥公者之裔。三百四十餘人。賜物有差。雖平民爲其裔者。亦皆有賜。○是月。賞孝願親睦者。○十二月廿三日。行大赦。以行瑞祥公法會也。

四年八月十日。喜多村久盛。擢老職。○十一月十五日。世子承烈。調幕府。○十二月十六日。世子叙。從五位下。任土佐守。

五年七月。薨。醫學館。依侍醫北岡太淳之建言也。太淳性溫淳。有學識。尤精治法。爲衆醫所宗。嘗漫遊四

方。至筑紫。入龜井道載門。又從廣瀨澗。忽研究本草。學兼著詩及書。○八月。浚南溜地。以習水練水馬。○十一月廿三日。世子敏西品。○十二月廿二日。會郡令。歆。卹堀越村貧民。是先公巡東鄉。至堀越村。村民甚貧困。至見空舍。公憫之。曰。堀越諸祖勅與之地。異他邑。而今如此。有司莫恤焉。於是郡令悉命。命撰鄉長。督其任。著多方救恤。村民山宅典賣。伐邑者。爲買還之。不數年。而村園復舊。富饒有與。厥老。

六年二月七日。公告老辭。公性溫厚。謙讓。事寬廣。老公。能得其微心。務督士氣。暨開文武。時西洋銃法稍傳。乃使近臣及士年習之。並鑄還大炮。教門。又使藩士子弟學洋藉。本藩洋學自是始稱。利機統也。承天保凶饑後。國用缺乏。負債百萬兩。公痛行節儉。其用度。終始如一。季年倉廩。將庫充溢。武備亦完全。其盛德。莫所間然。可謂興守成之良主矣。

蟹	小	外	內
澤	笠	崎	藤
莊	原		吉
三	精		郎
郎	一	覺	太
	校		

明治三十年三月五日印刷
明治三十年三月十五日發行

著者 故人工藤主膳

相續人 工藤隼太

弘前市大字鷹匠丁六十六番戸

印刷兼發行人 鎌田政憲

青森町大字米丁百三十七番戸

發賣所 鎌田商店

印刷所 陸奥印刷所

青森縣東津輕郡青森町大字大野字長島二番

伊加倉俊貞 撰

鹿島外史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東京清弘堂鉛排本

據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東京
清弘堂鉛排本影印

伊加倉先生 著述

校 正 鹿島外史 全五冊

東京

清弘堂

發見

日本史補遺 西島

古今通纂 不佞 派を

傳

考

上古日和支那渡堵

唱緑中 昔

島渡堵書也 今乃

島津 與

叙曰。水西山之於本史。新白石之於藩譜。賴山陽之於外史。嚴松苗青延于等之於略史。類皆不見。故邦覽島之古記實錄。而暗然坐記。西邦之事狀來歷。宜哉其書堆謬誤。抑曩日伏覽島之紀錄最多。所傳舊幕府累深秘之。是故若物茂卿賀真淵本宣長平篤胤等。前後舉職。本邦逸史有覽島故家之秘藏。雖一欲觀之。切也。藩家秘藏。既無視焉。是以海內之書史完。隱。

天皇之祖土薩隅日之事。就中松營時代之板行本唯專主張俗傳。應即說想。而幾至已甚。因煩欲著述。覽島正史。以開聲千載之闕昧焉。嘉永安政之間。點檢我覽島之文庫。凡有自神代之大秘書及錄舍傳來大名諸侯真系譜等舊記古籍。現拾五萬餘種。至是邦人不圖推優余。乃贈以硯紙墨毫。而修邦記補國史。某不肖雖不敢當。其材然受托之辱。晝夜無追此業。若孫甫之述。

覽島外史卷之一 叙

唐史張載之著正蒙。雖在坐步寢食軍旅之際。尚襟臆而擔擗。每公私之有少間。適必啓之。增損改易。稍思研慮。蓋將雖非晉時之杜預。有修補正史之癖也。三十年于此。不才僅今輯成五冊。於是虛襟拜手。鞠躬恭飲。乃仰論於四方有識之諸君子。冀訂我頑陋。從吾慧愚。只管所貽直史。于蒼穹之下焉。嗚呼。短哉此編輯鄙質。後生之所述。雖報顏汗背無所容。輻然露愧。披胸白其體。更無隱昔。范仲淹作嚴氏廬記。傍人言以德。易風希文忻然改之。今於某之著書。亦專慕文正之器量卓度。苟有尤糾此編部中之事實文義。人則余復就正理。而過速忻然改之耳。皆。

皇朝明治二年歲次己巳陽月朔旦。齋五卿警衛大長官九州五藩兵隊席頭兼東征北伐監軍參謀兩理伊加倉源四郎俊貞者云爾。

覽島津家系圖

元祖 忠久

島津三郎 被使宣旨 左廷尉 七國守備 豐後守
朝議郎 親王 任賀茂 皇廟大府主 攝政家近衛氏世子格
傳曰 皇兄未生而所錫母共于平忠盛 通清盛是也
亦既生而所錫母共于源賴朝 應島津忠久是也
治承三年二月生 〇母筑後守惟宗王廣言女 〇源賴朝冊忠久爲關西總鎮
將而樹島津家 〇立文治元年 享國四十四載 〇嘉祿三年遂于鎌倉邸 甫四十九

二世 忠時

島津三郎 被使宣旨 左廷尉 大隅守 近衛家世子格
界嚴藤原朝臣
建仁二年生 〇母比企武藏判官能圓女 〇立嘉祿三年 享國四十六載 〇文永九年遂隱居國于出水 城甫七十一

覽島外史卷之一

三世 久經

島津三郎 被使宣旨 左廷尉 豐後守 下野守
界嚴藤原朝臣 近衛家世子格 使宣旨等累世同
親王 次官上總大介 筑西番國使 俗號探題是也
嘉祿元年生 〇母伊達常陸介判官宗村女 〇立文永九年 享國一十三載 〇弘安七年遂筑前宮崎 就薨 甫六十

四世 忠宗

島津三郎 左廷尉 世子中下野守
界嚴藤原朝臣
親王 次官上總大介 筑西番國使
建長三年生 〇母相馬小次郎判官胤綱女 〇立弘安七年 享國四十三載 〇正中二年遂隱居國于出水 城甫七十五

五世 貞久

島津三郎 左廷尉
界嚴藤原朝臣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鐵西、審問使
文永三年生。○母、三橋木工、分入運進新、女○立、正中二年、享國、三十八歳。○
貞治二年、逝、出水、城、南九十五。○長男、宗久、早逝、其次、閑久、傷身、其次、氏久、竟、
爲、敗、類、。

六世
氏久
又三郎 左廷尉 筑後守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與、今川貞世同時、爲、兩探題、
嘉祿三年生。○母、大友國輔守親時、女○立、貞治二年、享國、二十五歳。○明徳
四年、逝、薩州伊集院子、伊加倉、城、南六十六

七世
元久
又三郎 左廷尉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貞治二年生。○母、伊集院長門守忠國、女○立、明徳四年、享國、一十九歳。○應

永十八年、逝、薩府清水、城、南四十九

八世
久豐
又三郎 左廷尉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永和九年生。○母、佐多左衛門尉忠光、女○立、應永十八年、享國、一十四歳。○
應永三十二年、逝、日州子、向、在、城、南五十一

九世
忠國
又三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應永十年生。○母、伊東大和守時安、女○立、應永三十二年、享國、四十六歳。○
文明二年、逝、薩州別府、城、邑、子、防、伯、律、南六十八

十世
立久
又三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永享四年生。○母、新納近江守忠臣、女○立、文明二年、享國、值、五歳。○文明六
年、逝、薩府清水、城、南四十一

十一世
忠昌
又三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宣正四年生。○母、源氏、世臣、權原太郎弘純、女○立、文明六年、享國、三十四歳
○永正五年、逝、薩府清水、城、南四十六

十二世
忠治
又三郎 左廷尉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延徳元年生。○母、大友重前守政親、女○立、永正五年、享國、值、七歳。○永正十
二年、逝、清水、城、南二十七

十三世
忠隆
又六郎 左廷尉

昇殿藤原朝臣
東書日、錫、鎧刀、任、陸奥守、而早逝、
明應六年生。○母、同前、大友政親、女○立、永正十二年、享國、值、五歳。○永正十
六年、逝、清水、城、南二十三

十四世
勝久
又八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文龜三年生。○母、同前、大友、女○立、永正十六年、享國、八歳。○母、于、義子、貴
久。○自、天文、享年、爲、母、家、大友氏。○天正元年、逝、豐後、南七十一

十五世
貴久
又三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永正十一年生。母、出水島津成久、女。立、大永六年、享國、四十六歲。元龜二年逝。陸府水上、城、俗、號、大龍城、是也。甫五十八。

十六世 又三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義久

昇殿藤原朝臣 從三位殿上人

西海大小十一州、大主、兼、領、琉球國、
天文二年生。母、源氏、世臣、滋谷、輝正、忠重、女。立、元龜二年、享國、四十一歲。就中、天正十三年、已后、義弘、爲、監國。文祿四年、后、家久、爲、監國。慶長十六年、逝。隅府、熊襲、城、甫七十九。

義弘

又四郎 島津兵車頭
四品侍從 陸軍、宰相

監國、學、兼、督、昇殿藤原朝臣
天文四年生。母、同、義久。天正十三年、立、守、薩代。元和五年、逝。大隅、加治木、城、甫八十五。明國、學、稱、沈、安、頓、吾、乃、島津、兵、車、頭、支、那、聲、也。

慶島外史卷之一

歲久

又六郎 島津左衛門督
陸州、新、降、院、城主、不、屈、秀、吉、面、自、割、
又七郎 島津中務太輔
日州、里、原、城主、諸、秀、長、營、中、毒、死、

家久

十七世 諱、忠、恒、實、義弘、子 又八郎 四品中將等相 三品中納言

家久

昇殿藤原朝臣 兼、陸、府、守、大隅守

錫、官、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天正四年生。母、楠家、一門和、田氏、義弘、側室、而和泉守、大中臣、正、通、實、孫、美、
○文祿四年、爲、將、領、諸、將、子、監國、十七歲。慶長十六年、立、爲、家督、正、統、享國、
二十八歲。寬永十五年、逝。神山、城、甫六十三。

光久

十八世 諱、忠、元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從四位上中將 兼、陸、府、守、大隅守
藤原朝臣 兼、父、官、任、三品中納言、然、謙、辭、不、拜、受、
自是時、對、幕府、而、稱、源姓、對、朝廷、則、稱、藤姓、是、近衛、世子、官、大納言、

元和二年生。母、門島、津、備前、忠清、女、乃、側室、也。正室、國母、義久、女、爲、子、
○立、寬永十五年、享國、丁、五十歲。貞享四年、薨、于、南、原、綱貴、而、免、茲、○
○是、世子、綱久、生、寬永九年、長、敘、四位、侍從、任、陸、府、守、然、以、寬文十三年、薨、逝、
武江、芝、郎、甫、四十二、因、元久、所、稱、家督、于、綱、孫、也。○元久、以、元祿七年、逝。神山、
城、甫七十九。

十九世 諱、延久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從四位上中將

綱貴

藤原朝臣 修理太夫 陸府守

慶安三年生。母、久松氏、伊豫、松山、城主、四品、藤枝守實、原定、親、女、乃、是、島津、
義弘、外孫、統、也。立、貞享四年、享國、十八歲。○寶永元年、逝。武江、芝、郎、甫五十五。

吉貴

藤原朝臣 修理太夫 陸府守 上總、大介

延寶三年生。母、源氏、世臣、二階堂、宣行、女、側室、也。立、寶永元年、享國、十八、
歲。○享保六年、薨、于、世子、繼、豐。○延享四年、逝。陸府、大藏、于、見、義、館、甫七、

慶島外史卷之一

十三

廿一世 諱、忠、休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從四位上中將

繼豐

藤原朝臣 大隅守

元祿十四年生。母、家臣、名、越某、女、正室、久松氏、伊勢、兼、名、城主、四品、越中守、
菅原、定重、女、爲、子。立、享保六年、享國、二十六歲。○延享三年、薨、于、世、
子、宗信。○寶曆十年、逝。陸府、神山、二、城、于、見、義、館、甫六十。

宗信

藤原朝臣 陸府守

享保十三年生。母、源氏、世臣、滋谷、實巨、女、適、正室、大將軍、右大臣、松平、吉宗、
女、爲、子。立、享保三年、享國、四、歲。○寬延二年、逝。于、神山、城、甫二十二。

重年

藤原朝臣 陸府守

廿三世 諱、久、門 實、宗信、弟 善次郎 侍從 少將 未任、中將、而、薨、逝、

享保十四年生。○母、門閥島津求馬久房、女側室也。○立、寬延二年、享國、僅七
載。○寶曆五年、遷、武江、于芝郎、年二十七

廿四世 諱、忠洪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從三位左中將

重豪

藤原朝臣 陸摩守 上總、大介
延享二年、生。○母、大祖父大隅能水二萬石、主島津玄蕃久典、女。○立、寶曆五
年、享國、三十三載。○天明七年、禪、家督、于世子齊宣。○天保四年、遷、武江、高輪、
于見、嘉郎、南八十九

女子

大將軍太政大臣松平家齊、麗中
廿五世 諱、忠覺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正四位、上中將

齊宣

藤原朝臣 豐後守 陸摩守 修通太夫
安永二年、生。○母、甘露寺、大納言、堀長、女、側室也。○立、天明七年、享國、二十
三載。○文化六年、禪、家督、于世子齊興。○天保十二年、遷、武江、高輪、于見、嘉郎、

鹿島外史卷之一

南六十九

昌高

出、豐、豐前、中津保、興平、家。○任、大膳太夫、叙、從四位、侍從。

久亮

出、豐、越前、九間、保、有馬、家。○任、肥前守、叙、五位、朝、散太夫、后、依、有馬
氏、死、生、歸、家。

齊博

出、豐、筑前、國主、黑田、家。○任、美濃守、竟、官、至、宰相。

信順

出、豐、陸奥、八戸、保、南、部、家。○任、遠江守、叙、任、四位、侍從。

齊興

廿六世 諱、忠溫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中將 從三位、宰相

齊興

藤原朝臣 豐後守 大隅守
寬政三年、生。○母、家臣、鈴木、某、女、正室、佐竹氏、出、羽、秋田、國主、四位、侍從、右京、
太夫、源義政、女、妻、爲、子。○立、文化六年、享國、四十三載。○以、嘉永四年、禪、家督、
于世子齊彬。○安永六年、遷、陸奥、玉置、于見、嘉郎、南六十九

定毅

出、豐、伊豫、松山、保、久、保、家。○任、陸奥守、叙、四品、侍從。

廿七世 勅、贈、照、顯、國、大明神

齊彬

藤原朝臣 兵庫頭 豐後守 修理大夫 陸摩守
文化六年、已、九月初九日、生、東武、芝之上郎。○母、松平氏、因伯、兩國主、四位、
侍從、相、模、守、源治、道、女。○既、冠、大樹三親、門子、一橋家、實、征夷、使、太政大臣、
松平家齊、女。○適、生、嫡、兄、刺三郎、雖、然、蚤夭、抑、刺三郎、少字、所、據、島津、日新、齊、
少名、美。○天保五年、甲午、甫、二十六、始、入、祖國、齊氏、神及、祖廟。○六年、乙未、復、
歸、武江、自是、誓、不入、國。○弘化三年、丙午、甫、三十八、有、異人、謂、其、事、因、世子、
入、祖國、鎮、南、城。○四年、丁未、復、歸、武江。○嘉永四年、辛亥、二月、爲、家督、而入、國。
○五年、壬子、參、觀。○六年、癸丑、歸、國。○安政元年、甲寅、參、觀。○二年、乙卯、三年、
丙辰、累、有、異人、謂、武江、事、當時、陸摩守、爲、大樹、岳、父、故、不、歸、祖國、而、鎮、於、關、
東、江戶、地。○四年、丁巳、漸、歸、國、身、士、民、歡、喜、如、大旱、望、雲霓、然、以、翌歲、安政、
五年、戊午、七月、十五日、逝、于、神、山、城、甫、五十、○當、家督、中、賜、親、墨、紙、卷、于、門、
閤、伊、加、倉、餘、真、而、著、述、大日本、史、補、島津、世家、拾、五、冊、今、云、外、史、此、抄、冊、也

鹿島外史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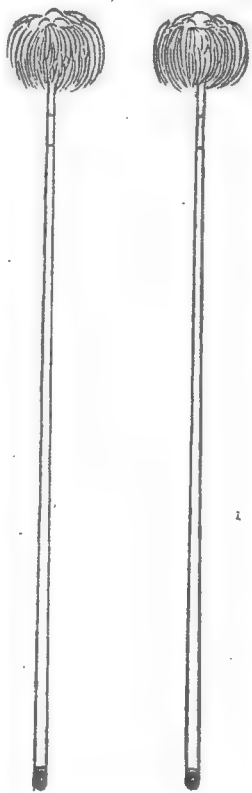
齊敏

出、豐、備前、國主、黑田、家。○任、伊豫守、叙、四品、侍從、少將。

女子

大將軍右大臣松平家定、麗中
天璋院是也

後水尾、天皇、班、白旄、黃鉞、之、片方、所、錫、島津家、之、儀仗、眞圖



右、國老伊加倉勸解由入道文體所辨、時、甫丁八十、適、若名、伊加倉源三郎忠重、爲津義久所、合、檢奉行、者是也、是、方、天正十五年義久初、親、京、師、用、仗、稍、分、量、形、之、雙、槍、乃、是、檢奉行伊加倉源三郎壯年所格、也、爾、后、至、朝鮮、出、軍、日、義久、親、之、義、弘、因、基、家、久、亦、樹、之、然、自、寬、永、十、一、年、天、子、傷、白、施、之、双、仗、分、量、形、之、備、仗、薩、摩、守、見、其、後、用、之、於、是、備、前、國、主、池、田、新、太、郎、光、政、類、懸、望、而、暫、假、之、今、尙、傳、子、孫、蓋、夫、天、下、之、輕、重、以、分、量、試、班、之、因、乃、所、標、示、島、津、家、以、柏、條、與、豐、臣、氏、爲、天、下、分、目、之、戰、爭、也、故、秀、吉、親、義、久、之、備、仗、而、大、夜、之、所、稱、大、名、一、之、武、仗、抑、非、以、一、家、之、兵、力、受、一、天、下、之、兵、勢、於、大、書、名、家、則、不、能、樹、分、量、精、之、備、仗、之、武、家、法、則、也、矣、

已上系圖。島津家雖光久已后、不任、薩摩守、鎮守府將軍、抑、天朝、官、職、云、松、幕、大、樹、任、大、臣、兼、大、將、則、副、之、以、薩、摩、守、任、中、將、學、中、將、軍、也、蓋、中、將、軍、名、號、稱、與、足、利、義、隆、爲、世、子、時、太、平、記、載、幸、相、中、將、義、隆、朝、臣、故、於、島、津、家、亦、任、幸、相、中、將、也、身、使、薩、摩、守、備、仗、掛、照、毛、槍、而、對、新、將、樹、虎、皮、槍、以、所、表、東、西、虎、隔、將、帥、備、仗、也、矣、且、例、錄、倉、足、利、之、營、範、迺、宗、島、津、家、爲、幕、府、大、廣、間、上、席、所、托、侯、伯、

島津外史卷之一

八

子男之處置、矣、爾、后、近、聞、幕、府、況、季、他、諸、侯、等、雖、依、幕、命、稱、中、將、天、朝、不、敢、下、宣、官、位、配、及、女、房、奉、書、殊、隆、摩、守、任、中、將、則、親、等、撰、經、家、於、長、階、局、句、當、內、侍、授、位、配、宣、官、銀、奉、納、證、書、也、因、茲、薩、摩、公、用、紙、被、勅、許、用、藤、花、紙、色、同、薄、紫、繪、首、紙、唯、殊、名、爾、已、矣、

日向、大家 惟宗王氏系圖 庶裔省繁、

後漢靈帝 孝獻帝 孝延王 孝德王

山陽王 同號可二十位 惟宗王 未美 日向國諸縣郡大領

受、宣、禮、居、王、位、 已上不愛日本臣爵、 居、此、今、屬、大、隅、國、

惟宗王 共綱 包材 定材 定宗 諸縣郡主政

義、家、木、明、神、 在、日、向、國、宮、郡、庄、后、年、配、嗣、領、主、北、鄉、忠、虎、雲、云、

惟宗王 孝言 文、章、生、 日向、博士、 大、貳、有、國、之、時、貢、舉、入、大、學、 宇、治、殿、卿、一、ヲ、學、白、氏、文、集、 永、承、三、年、七、月、十、三、日、卒、南、八、十、六、

惟宗王 宗言 文、章、生、 從五位下、民部少輔、 母、前、都、少、丞、藤、原、隆、言、女、 延、久、二、年、五、月、十、三、日、卒、南、七、十、九、

惟宗王 基言 文、章、生、 從五位日向守、 母、大、和、守、藤、原、懷、業、女、 承、安、三、年、十、二、月、二、日、卒、南、八、十、一、

惟宗王 廣言 文、章、生、 日向、介、上、西、門、院、判、官、大、 尉、後、守、民、部、太、輔、 四、品、殿、上、人、 母、松、谷、女、房、 承、元、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南、七、十、五、

母、丹、後、局、 女子 顯、朝、卿、妾、 島津忠久

島津外史卷之一

九

母、龜、山、女、 忠季 學、島、津、家、庶、門、 若、義、兵、衛、尉、 若、義、守、 忠經 島、津、兵、衛、次、郎、 從五位下、 承、久、三、年、六、月、十、五、日、崩、京、方、 守、宇、治、橋、取、死、南、三、十、八、歲、也、

忠時 從五位下、 忠光 從五位下、 忠元 從五位下、

承、久、三、年、任、若、義、守、 母、號、若、義、后、代、官、也、 宣、喜、元、年、在、京、之、時、 教、書、龜、陽、卿、被、召、放、 若、義、守、護、國、畢、 所、領、營、於、越、後、國、云、云、 季之 從五位下、 無官太夫、 季村 島、津、安、藝、守、從五位下、 北、國、一、之、馬、上、總、者、 島津四郎 北、條、高、時、子、 常、買、餅、食、更、不、出、所、至、族、滅、 日、出、之、故、不、親、而、加、稱、具、降、

三七七

按外史氏曰。鎌倉已來六百八拾年。古書舊籍之實。無有優覽島者。雖然。容易出之。則當時幕府。令水生。貶之。因茲。薩人固秘之。無敢出紀錄。抑松平氏經營天下。二百六十有七年。起慶長癸卯。竟慶應丁卯。就中。蚤有松營師儒林信篤。解譯源賴朝阿孤曹三郎。親翰而斥。異說。以爲覽島所傳。眞之正書。而不可疑者。亦晚有幕府史屬郡原信亮。累述覽島主島津忠久年譜。而證比企惟宗。古系圖。以判水史。大爲悖謾。夫二條院丹後惟宗。王廣百共壯年事。二條帝朝也。忠久未生已前。遙距載。妄記島津忠久。惟宗廣言。密通丹後局之子。可咲耳。抑二條帝崩。永萬元年。忠久生。治承三年。其間亘十五年。水生殆。賴三歲兒。不能識得皇朝年歷。與人倫。胎月二條帝崩。歲丹後迺歸。關東。足立氏。爾后於治承中。也。廣言在京師。丹後在鎌倉。焉通之道理。邪。現生我忠久者。丹後局。娘小丹後。內侍也。官婦母子同名。猶有和泉式部小式部。因二條院丹後女。亦襲母名。稱高倉院丹後。已。水史不稽年間。合母子爲一人。謬愆最甚。蓋東鑑所載。記丹後局母也。記丹後內侍子也。夫局者。官婦上。藤宰長局。義而內侍乃諸姬也。矣。壽永元年。賴朝正室政子孕。賴家時。千葉常胤妻獻結肌帶。是畠山重忠叔母而忠久。亞母也。配膳丹後局。掌之。迺忠久祖母。而二條帝朝任勾當。內侍爲上。藤稱國名。掌長階局。官女務。每公卿官位昇進。出女房奉番。者是矣。亦東鑑云。文治二年六月十日。丹後內侍病。賴朝竊至。彼所。屬從朝光胤。賴等。值隨之。惟迺迺內侍母家甘繩第也。十四日。丹後達例平愈。賴朝安心云云。乃是忠久生母。而高倉帝受妃小丹後。內侍已。然。母子同名。故鎌倉殿中。差小丹後。稱近衛局。是依自京師近衛家下來矣。是歲七月。賴朝賜近衛局。子京師

沒官地。平經盛二條南室町之邸宅。乃所實局。父惟宗。王廣言也。時。忠久甫八。昨載所封島津庄百萬。邑今歲母內侍年廿四。在殿中。或在甘繩第。故賴朝每詣其第。乃政子舍。怨恨之首原也。建久三年。實朝生。賴朝抱視之。世家諸將等。就亦賜祝酒。近衛局等執酌。持盃。諸將畏進。慶物云云。是歲忠久年十四。遂入遠鎮。母近衛局。年丁卅。在鎌倉侍柳營。時賴朝甫四十六。乳姉二條院丹後。甫已垂六十。監省是等之事蹟情實。而顯辨班丹後母子之名分。爾矣。

緒方馬場佐伯白石等處島士族皆此裔也。亦封三兄于今之三前而居豐前是宇佐氏祖也。後至配祀野馬臺天皇于宇佐社宇佐氏率爲神職祝部也。後世班惣君子國名筑前筑後筑前紫後然以音同死前死後更所改肥前肥後字耳。然後世儲火國之惑說可笑矣。蓋亦我薩摩西極義云應神天皇所樹鎮西府于筑後時大都督健甞班庶子以鎮支那渡子孫在日向者稱久保氏在大隅者稱平山氏在薩摩者稱桑畑鳥取久留等氏也。亦天智帝所移鎮營于筑前時錫支那渡子梅麴大臣藤原足而認我蠻夷藤氏長者累世領之因號之春日神領島津庄蓋支那渡訛島渡竟轉唱島津也。嘗保元中忠通賴長兄弟爭長者惟所爭薩隅日琉球而朱大盤乃謂琉球朱塗貢物也因賴長得志則約以平爲朝爲島津庄司任薩摩守父爲義悅甚先是爲義請賴長父忠實而以爲朝爲鎮西薩摩權守麗島郡司平忠景錐養子稱鎮西八郎所謂九州追捕使鎮西家世所勅奉殊非繼號矣。保元記最陋書貽怨于后世甚多亦治承中南都僧徒造平清盛首而打擲蹴踏蓋因清盛以忠度爲薩摩守篋藤氏長者春日神領貢米不納南都矣。故賴朝奏後白河上皇且請之近衛家粵三年重陽册忠久任薩隅日守護而兼鬼界諸島地頭職鬼界乃琉球也亦定家羣旗素白盡黑十字幕濃紫盡白十字以傳子孫

清和源氏系圖賴朝禪忠久正譜云大庶王經茂登清和帝孫而貞純王長子也後專作經基寬平五年二月十五日生京師西八條第母右大臣源能有女能有文德皇子而文武達人也因傳之貞純王及經基島津累世爲之助射即範家原基于此天慶二年錫源姓及白旃五年六月十五日賞東西軍功平天子日月御幘而乃錫○字○字旗

章經基歷任諸邦受領鎮守府將軍而至正四位上參議舉揚武門諸源長者嘗娶武藏守橘繁古女以延喜十二年四月初十日生滿仲於京師第今水史所載經基滿仲傳大愆至極已經基天德二年十一月廿四日薨甫六十六滿仲生男遲四十有三始生賴光亦六十三而生賴信然亦賴光生男遲故養賴信而嫡統因賴義家襲稟其統時外戚平直方以鎌倉禪外孫義家因定居鎌倉是時源氏盛大源氏互相挾武藏三邦凡百萬石邑義家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時清原武則子孫僭號清將軍而驕漫不遜矣若武貞號太郎將軍若武衡號三郎將軍若家衡號四郎將軍一門閭族悉號將軍時武衡家衡共年二十強然黠傑無賴義家初任甫四十二乃使近江人倭仗大伴助兼武藏人兵部允鎌田政經懇諭之以清將軍之號限武則終身至是武貞子眞衡廻去將軍號而伏從義家其他

不敢服切憎眞衡殊甚家衡乳弟藤原千任嘗年未滿二十對使者大言云長君清家臣源氏則無再動舌耳諸將怒欲振千任舌義家制之厚加堪忍武衡家衡輕義家乃欲逐京師怒舉大兵而薄鎮營義家廻督官兵僅三千逆擊走之於是義家覺非用大軍則勅滅清家之難竊畜金積穀殆十年一旦大催關東八州故舊豪族比企秋父三浦鎌倉千葉小山宇都宮等馳兵巨萬義家親督之而忽屠賊巢直斬二衡快然鉗千任舌千段其軀更擊藤原清衡而爲源氏目代義家廻上洛奏請以子義親襲任陸奥守而鎮壓奥羽之清藤平正盛黑精源氏歷世任奥守鎮帥且有寵白河上皇乃諷曰義家私動干戈陰樹威福朝議押源氏貶義親而任對馬守無何惟西軍也義親不堪憤廻舉兵將斬正盛朝廷錫官符正盛而擊之至是義親募兵惶官符而解散因義親竟敗沒

是際義家亦以憂逝卒甫六十八遺言曰吾生三世孫而殲平氏耳神哉一孫爲義二孫義朝共爲平家所害然至三孫賴朝如義家言竟勸聖平氏當時賴朝賴忠久於源家秘書故后世存清源太祖經茂登親筆者本邦唯島津氏耳矣文治五年討奧之舉忠久年十一將前軍以畠山重忠副之乃賜忠久紺錦袍及源氏重寶影膝双刀八幡白旛虎親衛十七騎乃併忠久十八員當源家矢箠十八箭之秘數大將軍位義矣忠久鎧刀旛共存所載本朝軍器考是也抑源氏世寶銳切膝圓双刀古新二双有之滿仲伐西賊時所鍛于筑紫有三池典太作銘賴朝所禪忠久號之大小十文字大刀亦義家討東唐時所鍛于陸奥有舞草元壽作銘所謂我里馬劍乃刈魔義矣賴朝討泰衡時依嘉例親帶之後所禪賴家也至發軍賴朝正室北條女政子欲圖忠久具姓而

鹿島外史卷之一

五

問左右對曰美少年而錦袍無著賴見是也先是近衛氏遣忠久于關東時臨別解袍之著賴以貽永貴因永世爲島津氏服規也抑下總守爲久所害於後三年戰狀圖雖后世飛駐守惟久傳寫而有貞治序文原畫賴朝討泰衡其狀矣將軍出陣有婦人隔障子視之狀乃政子也亦義家畫狀面大軀短乃賴朝眞像也亦將軍上洛圖中畫二耶義親像惟題島津忠久赴任國眞像矣蓋爲久當世人親見而所畫後具實朝觀所視源氏累世之戰狀也故甲冑之制騎射之法后世觀之多得益云東鑑載十二年之畫惟所合前九年後三年耳賴朝迎忠久政子嫉妬甚方征奧賴朝曰雖賴家幼將先鋒政子難曰畫以三耶年長賴朝題之軍入陸奥而連戰賴朝與書重忠曰轉阿孤曹三耶規軍行不宿國府之公例當進陣國府原易設勿過庄司次耶爺書文萬葉國字傳

在島津氏車自陸奥凱旋賞蒐將功加忠久于若狹守護然依忠久幼歲祖母丹後預之東鑑載文治六年大神宮工米催促狀旦後局是也粵賴朝令重忠養比企能員女以續忠久其成人禮而就封薩摩賴朝曰阿孤曹島津職少年抵遠鎮宜以富山爲父以梅北爲母亦教書云薩摩權守阿多平四郎太夫忠景者叔父爲朝舅也宜勿列忠久親臣耳惟東鑑所載阿多平權守忠景是矣富山錄足高隔隔良郡司東鑑作日向人愆矣梅北天智商日向梅北邑主也至是建久二年六月朔忠久發鎌倉而吉行年十三劍掌猿波藤四郎實信鑑着酒匂刑部次郎定景施掌格原平次郎景高先是三月四日鎌倉大火賴朝忠久共遭顯燒第宅土木未就尙父子共寓居丹後局甘繩第故忠久今從祖母家而首途賴朝親率諸將大搦山棚于七里濱而盛酒肴湊國色極歡觀

鹿島外史卷之一

六

之忠久行列亘東路于卅里當時依賴朝命本邦世家稱大名衆曹三十三姓隨忠久而騎從所謂近江人佐佐實相摸人酒匂毛利岡崎二官名越武藏人本田猿渡長野勅使河原豐島篠崎岡部大官伊豆人曾我田代伊藤常陸人水谷佐武鹿島陸奥人玉造伊達下野人結城小山宇都宮那須攝屋上野人那和信濃人雲野望月越前人齊藤越中人布施越後人中條是也近衛基通迎逢阪同車而參關下謁仙洞上皇視成長留禁內有日亦發而西下鎮西大名衆率七百甲迎之安藝東條而拜謁隨從自是先驅東國大名三十三騎後供西國大名七十三騎盡莊嚴美麗而入薩摩是實賴朝壓養和帝心術也至是造營府館稱島津御所使亞父本田親恒執事乃家老權輿也先是忠久幼未能就國故賴朝遣天野遠景鎮鼎州南島與本田親恒併兵而大小廿三戰

悉逐在內地平族于鬼界島而奏成功所迎忠久也是間養和帝在我大隅國肝屬郡內之浦

養和帝諡安德天皇高倉帝子而平清盛女所產也帝嘗在壇浦爲源氏所逼更平有盛女年七被黃擬帝而沉海敵軍悉湊之帝與平族捐龍頭鎬首駕輕葉七十餘艘而急遁薩隅日間蓋后世以安皇稱女帝因觀廣尸也長之阿彌陀寺所圖現有盛女狀也帝自下關峽航玄海灘魏志倭國傳作瀚海謂白浪累漲也矣帝嘗安薩摩國出水郡奈古濱此邑德平氏裔孫至今不着草履惟所著非平家復興足不着履已帝亦頻憑王孫土持肝屬等而匿肝屬邑然聞忠久就國亦離內地獵硫黃嶼當時或云忠久實帝弟也故累叮嚀之是間平族舉南海略沖嶼琉疆故盛久墓在屋久島亦資盛墓在大島東方縣有盛墓在大島大隈邑其子孫振

德島外史卷之十一

七

繩七島世襲郡司職是際爲朝子孫稱日高氏故平氏敗小松皆稱日高而淵陸琉球事見平家譜行盛墓在大島洲名縣子孫種島氏等多家族知盛子知國列島津門閥而貴惟宗姓事安德帝號宗大納言乃宗對馬守祖也特經正如陸秀夫給事帝側任大納言而掌庶務帝納平資盛女爲行在皇后而產皇兒晚年降爲世人稱長濱氏子孫世務島正名長濱大平太平資某者是也帝殊長壽歷京師帝統七代而建長七年崩硫黃島于長濱宮壽七十八葬禮島津氏奉之所謂薩陽曆安德天皇所遺錫島津家其他皇筆日錄及遺書有若干卷多清盛室二位尼眞筆帝之山陵號硫黃島禮現社上古寶器納石匣而瘞土中至今島人男女老少尊之最甚每曉舉出濱江而浴湖垢離乃詣帝陵拜之而后事爨業遺德之結人心實耐可感帝方鯨吞蛟聞之際南遊御閑

澳然京畿音問更不絕現文治二年鎌倉欲討鬼界島京師累諷諭止息之以養和帝在也抑帝之在時西海世家豪族仲之最甚故賴朝令執事北條時政謹叱諸郡司庄官等眞翰存島津家

島津庄々官等不隨惣地頭忠久下知之條庄官等之企尤以奇怪有對捍之輩者可被注申候者前右大將殿仲如此仍執達如件

西久五年也
七月十日

平時取
花押

宗兵衛尉殿

惟文治建久之際西南諸豪族累隨行在帝命不敢從鎌朝之武令確證也矣當時忠久雖已列武門而任方面尙以賓位並實朝后正治二年賴朝薨翌歲二月賴家服闋詣鶴岡八幡社時忠久初出列源氏一門大內惟鶴平賀朝政等齡次自是數載各東鑑

德島外史卷之十一

八

忠久尙不離近衛家常在經神間建仁三年比企能員豫察北條時政爲大逆先欲誅之密告賴家母政子隔障聞之遽遁父時政粵時政託事招能員然能員不察謀洩速發將往諸子頻諫之然不聽而行時政豫命天野遠景仁田忠常伏之戶內待能員來而殺之因能員子時員等廻抱賴家兒一幃君急據小御所而扞戰北條乃促諸將大舉攻之比企閭族焚御所而與一幃共燒死至是時政幽賴家立實朝頻欲遷忠久時忠久在國治日向隴內御所今謂庄內宮古城也九月四日邸報經十四日間而是月十八日達于鎮依是例雖近間自武江尙急价以十四日爲其期限粵忠久大憂苦廻出大隅府入勅願舍臺明寺急遣主僧于京師而請所拯因後鳥羽上皇令攝政基通宣錄倉曰藤原忠久元封藤氏長者代官矣今有覲忠久封土者則須藤氏長者復島津庄惣

司兩時政大恐惶即日爲無異勅答是十月十九日也忠久廼立
四間六面堂社于大隅府而賽之然上皇與基通應忠久所毒北
條乃冊忠久爲賀茂皇廟大齊主更無遺餘倉凡十年矣素上皇
與忠久同歲兄弟也且上皇幼冲登極忠久母丹後實力之故相
愛若是云中間僅有一歲忠久大傳畠山重忠在武藏而遭害因
忠久留守邸尹本田親恒馳加重忠陣而俱戰死然忠久齋居京
師不能援之矣建曆三年和田義盛舉兵而欲殺北條義時急逼
實朝取手書以促衛營門諸將不得已而出兵與義盛等竟敗沒
賞諸將時第一武田第二島津班甲斐加封之雖然義盛子義秀
已下殘兵五百餘獨數十船而航東海道薩摩義時聞之忠久曰
聞義秀等遁高麗決非入薩摩也義時竟復不尋義秀居覽島樹
阿彌陀堂于田下村而禱父兄冥福有子孫稱朝稻氏承久三年

鹿島外史卷之一

九

上皇徵兵以討北條皇師不克時忠久在鎮義時深惶島津勤王
送款已甚加越前信濃守護樹比企家以伯忠久爾后使二男忠
綱領越前三男忠直領甲信地亦惟宗氏叔忠季領若狹故稱越
前島津信濃島津若狹島津殊以薩隅日三州守護永傳家統之
宗嫡忠久享國四十四歲以嘉祿三年逝錄倉甫四十九歸葬薩
摩大名衆本田氏奉葬刀楯原氏奉葬馬鞍渡氏奉葬天蓋長野氏
奉香爐紀藤中村氏奉葬燈故島津家葬禮世用此式亦立忠久
廟於鎌倉賴朝廟左今尙存忠久幼時在禁中爲上皇所鍾愛嘗
抱之膝上曰何酷肖故高倉帝也頻垂泣更不許就任西歸禁留
累旬侍長小山朝政親下錄倉云三郎君入禁裏而不出供奉人
數充京師官賄日費萬錢賴朝急促之上皇不得已而冊忠久親
口宣任西州三個國大將軍而出之蓋上皇實欲刪錄倉權也故

上皇不嘆嗚也不敢授征夷使大權于賴朝明歲祖后賴朝竟得
之

島津氏別傳曰忠久實高倉帝第三子廼上皇之孫而安德帝弟
後鳥羽帝兄也曰若稽近衛家舊記及比企惟宗古譜有云武藏
邦比企郡司能員純範采女取郡司家之規而入禁中以年勞爲
上藤稱二條院丹後當時官婦以得男爲常態故得近衛家門生
殿上人惟宗廣實而生一女

惟宗王氏出劉漢靈帝高祖折爲皇子乃是漢國竹皮冠遺製云其子孝獻帝其子孝延王
其子孝德王共怖魏晉弒逆應神帝御宇超海來日向官郡天皇
繞其鄉以爲湯沐邑不敢列人臣世稱山陽王可十世號惟宗王
亦可十世桓武帝御宇延曆中降勅而列人臣世別諱其庶門先
出居丹波阪上者田村磨等祖也亦居播磨者明月原田等祖居

鹿島外史卷之一

十

大隅者稱桑原宿禰良香等祖天子褒良香文才而錫都宿禰殊
居日向者依劉漢宗嫡姓惟宗王猶有百濟王姓惟本朝皇威熾
盛而臣蕃王義也惟宗王孝書宗書基書廣書世以漢學爲文章
進士者已廣書與丹後局同歲以長承三年生爾后永萬元年二
條帝崩時丹後年卅二罷上薨喪官俸因辭廣書歸關東爲乳弟
源賴朝節臣藤九郎盛長妻乃源範賴妻及秋田城介盛景母也
前會惟宗廣書所生女在京師惟宗家應采女舉獻高倉院殿母
名稱小丹後內侍高倉帝最愛幸竟有孕時平相國清盛憤皇舅
權累疾他姬有身竊爲害之帝遽囑近衛家匿之近衛氏憐清盛
故以門生惟宗廣書正妻兄畠山重能爲更番在京師嘗與齊藤
實盛活源義仲其實可憑遇托小丹後內侍于重能於是重能亦
憚平家令子重忠娶父本田次郎親恒竊匿津守園佐家因以治

承三年己亥二月初十日丹後內侍生男兒乃忠久也。津守國門大攝平氏深秘之。漸至是歲臘晦。密聞近衛家基遁遁。表有歲首所禱。住吉明神而詣津守宅。厚給金帛。保育生兒。方清盛薨。平族西奔。丹後輒歸京師。皆高倉帝既崩。故丹後托兒近衛氏。已赴鎌倉。而悉母家。居比企邸。是時賴朝乳母比企尼甫七十。長女丹後局已垂五十。其女小丹後廿一。全盛貌美。賴朝年卅七。當時大得志。專采擇。多內嬖。賴朝齊桓。因聞官婦新下。請之。比企尼然。依官女不能私許。訟之京師。上皇併母子錫之。與準能員妹而納之。實姪女也。改名近衛局。

比企氏元出小碓武尊乃橘媛所生也。武尊藏兵伏于秩父室。且以東產之兒長饒武佐國爾后班之武佐上關東海道武佐下隸東山道。后年書相模武藏共隸東海道武尊之裔爲武藏大領號。

龜島外史卷之十一

十一

武佐人上凡廿餘世。國守名義也。延曆中至朝廷文物著明。初叙任武佐人上。爲從五位上武藏大介。而世別諱。爾后天應中比企郡司健部中宗。屬國司源經基討平將門而有功。始將門兵勢猛烈。經基力不能耐。一旦捐守上京。因武藏暫爲賊有。特比企舉族隨經基而詣皇京。朱雀帝賞比企勤王將昇纁纁。然當時均例格。賜攝政忠平乃賜藤姓列緒紳就亦勅藤原忠文源經基等以爲征東將帥。藤原朝臣中宗爲嚮導先入武藏而促舊屬。是間將門盡精兵令弟僞相模守將賴也。山中御厨庄而嚴守。函嶺故官軍不能前。陣清見關而相持時將門本巢下總兵少比企中宗竊招平貞盛從甲斐間道而經武藏導下野與藤原秀卿勦力密催常陸舊兵頓自背攻將門而斬之。或記貞盛入武藏得神鳥導惟實比企氏耳。依家祖武尊化白鳥國人。蓋比企氏以唱神鳥氏故也。

矣。從來比企累世事源氏。討純友忠常貞任等爲元勳。隨義家而宅相模。然兼比企郡司如元水史殊不識。賴朝已前館鎌倉。陋已甚。源家在京則比企常留守鎌倉。預八州事。然比企攝部允宗員蚤逝。弟遠宗襲家統。避鳥羽帝諱而改能丈。以兄子能員定儲子。賴是源義家奏請。天朝所任目代藤原清衡子基衡孫秀衡三世兼併奧羽不返獻于鎌將號。殆八十年。厚賜朝廷權門絕母源家任陸奥守至是爲義與老傳鎌倉景正執事比企宗員遠宗及三浦義繼義明。殊父重廣重能等切齒慷慨頻請望推爲義任陸奥守八州豪族左右之直陷基衡秀衡元累矣。雖然朝廷固執白河上皇不任義親于陸奥守之遺制且懲前九年後三年之巨費。唯委任爲義子義朝以東海十五邦雖任下野守爲歷奧羽殊不允討藤衡爲義憤懣自十四歲至超六十更不受一州守唯希望奧

龜島外史卷之十一

十一

州任愈深切矣。故保元之舉崇德上皇與藤左府賴長賭任爲義子陸奥守爲朝于薩摩守所招之矣。是際源太郎義平生鎌倉三浦義明家母義朝管内東海道橋本驛娼妓依母賤以三浦準母家源二郎朝長生京師母稱波多野義通妹實纁纁女其次義朝正室散位熱田大官司藤原季範女以久安三年丁卯卯月初八卯刻產源三郎賴朝于鎌倉執事比企家義朝悅甚命名白幡賢以立世子。迺以第主能丈妻爲白幡乳媼依是長女二條院丹後宗子四郎能員二女河越太郎重賴妻三女伊東九郎祐清妻共爲賴朝乳連支因賴朝之寶伊豆也。比企乳母令其娘河越妻獻衣服伊東妻獻飲食故賴朝常寓伊東家親視頻惡之。然祐清夫婦盡叮嚀后至賴朝執天下權而樹府鎌倉厚報比企氏居能員母以層亭故號棧敷尼世人崇敬之故賴家之生也政子產之

比企家。迺比企娘河越重頼。妻爲乳母。所據頼朝嘉例也。且頼家之長。頼朝殊不娶北條。而頼比企氏女。以爲正配。實所押北條外戚之權威耳。時政政子亦深覺其意。蓋源氏后禍原出于此。頼朝討泰衡也。親向陸奥北條等隨之。別出羽口。太將頼朝乳兄比企能員也。當時比企氏權重。出北條右。甥忠久。實鎮西大藩。準帥親王所歷。南島獵帝。及爲朝等矣。往昔天朝之機。三韓賓服。而每歲奉貢于太宰府。帥王迺隨天文博士。而作宰府曆。依此例。朝廷附島津忠久。以博士造薩陽曆。非諸侯格也矣。抑頼朝之薨。古本東鑑記政子刺之事起。祚席頼晉孝武之於張妃。歟。若今本東鑑現記。正治元年十二月廿二日。頼朝入御丹後局。甘繩家。今夜御止宿云云。已下悉刪。棄所歷頼朝死狀矣。就亦比企惣族爲北條所滅。事情等。戚夫人然。忠久遣迎母。納薩摩近衛局。過京師。而頼僧明惠。禪忠久。福今高山寺秘藏一軸。題云島津冠者忠久之像。乃庚申九月九日。慶壽奉納。畢願主惟宗氏女。當時自彼寺所還。眞翰今尙存。

かまくられほどのうせ給てもれんみなふとなくれとん
するこそうれしくいへ又この精進の人へあすたちひな
んすれそそのちけんさんみういへあありこく

九月廿四日

行日

三郎殿

惟正治二年庚申正月頼朝薨。喪畢後。近衛局上于京師。私第九月九日納願祈書。登山于極尾精舍。而精進深齋二七日。竟復歸邸。從夫赴薩摩。確證矣。故政子盡心術。雖千方不克爲人。而安着薩府。富貴榮樂最得。良終葬之。日置郡市木郷立祠。寔島乾岡

鹿島外史卷之一

十三

鹿島外史卷之一

十四

子華尾嶽南麓。而號花尾神社。西邦人譌安産。同攝津誕生石。抑頼朝薨時。忠久年廿二。大藩頼齊吳領薩隅日。若狹。越前。信濃。豐後等諸邦。守護庄園六十七個處。田稼三百餘萬石。源氏世臣二男已下。悉仕薩摩。亦比企畠山千葉三浦等大族羽翼之。加之有。天朝近衛家。故不至爲趙王如意矣。重忠傳功如倭周昌。固重忠叔母下總介千葉常胤妻重忠母相模介三浦義明女也。因忠久孫久經娶常胤孫相馬女。久經妹嫁三浦家村。后彼家被赤族時。家村密通薩摩。嬰兒三人。亦得與母共無恙。方今美作三浦侯是裔也。東鑑載三浦家村島津忠時婿。而存亡不審。實錄矣。亦畠山重忠遭害時。忠久齊主賀茂不下鎌倉之際。雖不能拯。尙冀重忠孫于我。封土。越前國伊地志邑。而蒙之子孫入薩摩爲藩臣。宗室稱秩父。庶門率號伊地知矣。忠久既逝。以遺書出幕府。而請立世子忠義。是乃忠時少名也。

讓渡

薩摩國地頭守護職事。舊云薩藩日隔在此中。

左衛門尉惟宗忠義

右限。永代可被其沙汰之狀如件。限ルトハ要領職ヲ薩ル庶子領

嘉錄三年六月十八日 豐後守 忠久 花押

大將軍親筆 花押

下 左衛門尉惟宗忠義

可早領知。越前國守護職

島津庄内薩摩方地頭守護職并十二島地頭職。今之琉球也。方則現除肥後豐後因今云薩

島津庄内薩摩方地頭守護職并十二島地頭職

今之琉球也。州六島三分

右人任亡父豐後守忠久朝臣讓狀。可安堵彼職之狀所仰如

件以下

嘉祿三年十月十日

賴經文義恭不在諸將等列。忠時子久經至，襲家統，初同諸大名，以_レ北條氏兩執權連判書命之，爾后爲_レ例規，於足利氏時，大樹以_レ手書命家督如_レ鎌倉將軍賴經例，且賜鎧仗，接待敬重。超鎌倉之時，賴家始立時，鎌倉大名衆惣上席島津家，而客位第一席島山重忠主位，第一席三浦義村，但勅答之式三浦氏務之。中央席頭椿原景時是因_レ假侍所部頭名目也。太郎景季爲_レ幕府掌旗，次郎景高爲_レ島津掌旗，是際景時憤衆訴難，解謀竊奉我忠久，藏上皇宣而滅_レ鎌倉，上皇喜降宣景時潛赴西邦途中，到_レ駿河遭_レ危難，然遁來_レ薩摩匿_レ龜島有_レ子孫傳_レ鎧刀_等東鑑記不_レ獲_レ故時_等首級最_レ實錄矣_等，稱承久之役，牧伯舉_レ憚北條而無_レ敢送_レ遷幸者，特忠久子忠時年廿奉_レ後鳥羽

覽島外史卷之一

十五

上皇而_レ到_レ出雲，上皇厚禮之，據前所傳，則叔姪也。建武記云：往年西園公經通意，北條義時而脫承久皇師之禍，因北條累世推戴西園寺，最仇其故何也。公經首_レ駭价關東密誨曰：上皇之零西有島津貴戚大封常欲惡北條氏，陰報賴家比企等仇，加焉田口河野草刈大內尾形宗像，鞠池原田阿蘇松浦土持肝屬守屋等累世之王臣而頻疾鎌倉之跋扈，鎌倉若持重則西園大軍勦王京師而稱勅以順伐逆若是則非新造鎌倉之所適也。義時覺即日發兵促島津氏世子忠義而將先鋒賀賀軍中爲_レ賀子陪道兼行犯京師，盛而覆皇軍，是時忠久從弟島津忠經守宇治橋力戰死，王事當時勦王者田口阿波大領田內左衛門也。草刈用明帝商美作惣司也。尾形神武兄家土持反正帝商皆皇孫世家也。守屋氏大連裔聖語稱大連小連能居喪元是_レ炮官大令尹小令

尹音義而所約其聲耳方欽明帝之朝物部守屋爲_レ大令尹部落司尊神道却浮屠至誠貫天地然蒙冤被兵竟遁來日向親侍國見_レ嶽陵而爲_レ祝部是神武祖尊山陵也。後班日向實大隅神陵守屋共入隅部與肝屬氏共世爲_レ勦王家子孫稱_レ守屋掃部者是矣。是際西南巨封島津河野等死王事然義時姦魁卓量概不_レ鞠而速靖人心忠時娶伊達家而生久經久經娶相馬家而生忠宗弘安之役父子共爲_レ鎮西大將始先元寇大來三年北條時宗令_レ西海九州賦田籍而博多濱面亘三里築石壁今稱博多上町阪是也。賦籍存大隅太上天八幡社司家亦麗島故家別府其藏蒙古襲來出軍着到_レ博多是等當時形勢最_レ祥矣。抑元寇戰勁而本邦軍不利捐博多要界而據_レ太宰府保_レ水城關所謂天智帝時唐主世民及治共侵_レ韓地連年帝深慮唇亡齒寒之禍豫所_レ築置處也。元賊

覽島外史卷之一

十六

上陸強戰累日大友豐前守等戰死大內周防介等率中州生兵而臨長門峽北條時宗亦令宇都宮貞綱督東國兵衆而已來備中島津久經老將指揮曰東兵到着而後攘外寇則鎮西九州之武士無面目之可對_レ鎌倉營今日中拂前敵已親先士卒擊九州惣兵競進中州生兵迴宗像郡而擊_レ虜之背至是元虜蹙蚤卒難破退軍博多而欲揚帆適風逆故徒乘_レ艦俟_レ風順七月晦夜無雨乾風頻矣海軍大將島津忠宗等從_レ沖迴火船而燒_レ殲_レ虜軍一如赤壁水戰無敢有神風奇異事凡戰陣攻守亘是歲五六七八月本兵死傷萬餘人始守衛對馬壹岐平戶者幾_レ鮮生還亦運輸大軍兵糧于筑土連年無算京師鎌倉米價高騰雖不戰者貧民率餓死本邦罷弊屢元之喪十萬云然北條深秘之唯爲_レ元寇不得風順崇伊勢風社而昇號風宮爾后足利氏亦惶_レ朱明侵本邦大

據虛誕于太平記。後詔明國耳矣。却本邦爲所詔。而國史載之。失其真。最已甚。大捷之後。島津久經任。鎮西警固使。而戊辰前三載。弘安七年春。久經老病革。三月廿一日。北條遠江守爲時代之因。翌日久經禪家督于世子忠宗。至是北條等勸久經退祖國而歸。贊啓手足。久經答以中漢。伏波將軍馬援遺書。四月竟卒。營甫丁六十馬。皮歸葬。薩摩。九年三月廿一日。久經子忠宗代爲時。爾后三月廿一日。爲鎮將交代。定日。以廿四個月。更互當番。永仁元年。北條越後守兼時來代。忠宗亦忠宗代之。后名越兵車頭時家代之。文保二年。忠宗子島津貞久代之。元弘元年。北條武藏守英時來代。貞久三年所。誅博多。已上北條四替。島津三世凡五十三。北條館博多。中央。因稱博多殿。島津館博多。町口。故號町口殿。國史記探題。惟俗號爾。錄倉將軍真翰書。鎮西警固使。後醍醐帝所。錫亦若是。

鹿島外史卷之二

廿七

鎮西警固並日向薩摩兩國。事任給旨。可致沙汰之狀如件。

建武元年九月十二日

高氏

花押

島津上總入道

大隅在別紙。蓋上總入道。迺貞久也。

大隅國守護職。事任先例。可致沙汰者。給旨如此。悉之。

給旨書法

元弘三年四月廿八日。勸解由大官。

花押

島津上總前司入道館

建武二年東征之役。天皇使新田義貞督海道軍。貞久督山道軍。伐足利尊氏。是以島津氏世守信濃。方山道。要途也。貞久已至關東。則義貞先敗賴于海道。而治殘矢。歸京畿。學帝速幸叡山。是間貞久托信濃于庶門。而奉護大智院官。彈正尹官等。督七千三百

鹿島外史卷之二

十八

餘甲。而從海道着。阪本。至是官軍戰勝。尊氏走。筑前。貞久迺歸祖國。而護鼎州。然尊氏已奉光嚴帝。勅單身竊來。薩摩。而憑島津家。尊氏大謙遜。崇貞久。稱親父。學島津舉族會議。曰。光嚴帝。乃後嵯峨天皇嫡統。而非敢可措處矣。宜隨勅令。薄出兵。以應足利。諸貞久父子殊無親出。湊河之戰。楠正成決死。嚴陣而待。足利諸將無敢有可當者。故尊氏令弟直義及執事高階。師直。師泰。率大軍而向前。楠氏直放。騎兵蹂躪。足利陣。鐵甲馳兵繼之。而斬進。直義等大敗。頃刻死傷無算。不能耐。半乘船。學足利軍。絕無再進者。尊氏直義共頻。學島津家。累說。以。後深草皇統。與廢浮沉在此。一舉因。貞久代將。薩摩山田。城主島津孫太郎宗久。子孫今稱。兵而上。陸。楠氏復以鐵騎衝我陣。薩兵古來能遣三尺八寸之長劍。故悉拂。楠騎之馬足。戰馬。而楠氏兵勢衰。至是衆寡不適。爲薩兵所圍。而劇戰奮鬪。殘兵僅爲七十三騎。正成竟授元。然是舉動非譽事。故薩人所敢不語已。故今雖南朝太平記。尙僞記。一陣赤松二陣細川。來。之。二。三陣。島津皆敗走。加焉。著細川定禪克。義貞亦加直義陣。而獲正成。當時人惶定禪。若鬼神。惟完。虛誕也。現細川賴之爲管領時。所爲大擅僞筆。揚我家聲耳。既而至尊氏定。京師拜北朝。大樹職。迺歌。親書。菊繪。而贈島津家。

九。つれくにより御世はれさまりて。目出たきあとを。白菊の花

白菊之花。謂足利島津。輝白旗。衛天朝。表粧京師。華盛也。矣。抑日出扶桑國。天子尊章。十二光。而古來通朝。旭東白出現。尊御影像矣。雖然。壬申之亂。后。愈。菊華。故尊氏所詠亦若是。蓋將楠氏之菊水章。原是朝旭東雲。之象也。后世愈爲菊水。抑無東雲。之象也。

繼之[○]形乃日出正統天皇^{附書及通鑑綱目}御尊章也矣。足利既樹幕府定諸侍席順西國第一席島津廷尉豐後守忠氏錄倉將軍商也東國一席高階廷尉越後守師泰高階經重將軍商也北國一席齊藤廷尉越前守利泰藤原利仁將軍商也或云前田利家此利泰商也松警史儒源君美亦有聞記之前條島高齊三家任侍所司而爲上席忠氏貞久二弟稱和泉島津三弟佐多四弟新納五弟樺山六弟北鄉七弟石坂稱之七島津幕府以爲干城然島津氏獻貢芳山獵在更無懈貞久娶大友家生氏久而任陸奥守當時唯有細川陸奥守顯氏島津陸奥守氏久山名陸奥守氏清耳非亞大樹於高門則不克任之蓋以兼鎮守府將軍矣已后島津惣領世以任陸奥守爲定規若二男適任薩摩守是所以島津家源氏世任賴義義家蹟也氏久娶伊集院氏而生元久足利義持就元久而觀犬追駒射于京師島津邸奉行之者外戚伊集院大隅守賴久伊加倉豐後守忠宜也檢矢日置肥前守呼次日置美作守射手頭北鄉中務太輔樺山安藝守射手大寺肝屬格木蒲生飯肥阿多野邊格原平田長野是也畢元久獻麝香百兩砂金一盆及酒肴等執事赤松滿政捧之嚮大樹之杯大樹之酌惣金粧大刀賜之元久亦大樹之杯管領之酌大刀目錄各百貫賜之一門家臣十六人矣爾是南北兩朝分立五拾餘年戰爭無息腥薰于天後小松天皇深歎之累召島津元久叔父聖僧石屋在丹波永澤寺而頻謀天下皇統合一之策始石屋甫十三出家自十八入震旦經歷四百餘州難行苦業殆廿年過每一州坐禪七日支那人褒稱號活達磨震旦開闢已來未若是有勉強者矣故歸朝時播備作百萬石主赤松滿政所以建活達磨再來寺

島津外史卷之一

十九

石屋之法
親臨島津
寺東北自
羽林總西
南亞三
對馬凡三
千八百餘
個寺有之
勸說島津
寺後見家
伊加倉也
因後真
力以再興
福昌寺

于美作也矣至是石屋詣芳楚說南帝以離妄執觀真如月帝感悟切歸依石屋教法竟明德三年三月八日南北兩朝和平成^后朝延傳書于福昌寺時臘月晦日所出傳記三月八日蓋所不遺南北一統之慶事也矣是歲冬石屋令檀方大內義弘遣大和迎南帝而神器歸北朝於是後小松帝賞石屋大勳功勸建西州三個邦曹洞禪首于薩摩國覽島號玉林龍顏山北朝福昌大禪寺旋米一萬三千石大將軍源氏長者足利義滿二萬八千石檀家島津陸奥守元久各千石迺石屋兄家伊加倉豐後守忠貞伊集院大隅守久氏寄進是時雖兩兄既逝后尚以其名亦各千石檀方尾越兩國主斯波義將長防兩國主大內義弘寄進已上神牌立福昌寺始後小松帝勅石屋云當賞典任貴僧所望石屋遽起喜悅九拜曰念望在皇國惣州斷妻對肉食宗帝惘然曰此事不能矣雖然許薩隅日三州琉球斷一向宗亦許薩隅日八宗九宗總準福昌寺末寺加之以西州三個國之惣禪頭故西邦所在臨濟黃壁悉鞠躬禮拜于福昌寺繼元最褒石屋禁一向宗爲作偈贊之后世謬稱島津家藩政嚴禁妻帶不精進宗大愆至極矣元天朝所勅禁已應永十八年元久逝覽島一男既主福昌寺迺伊豫龍澤寺開山是也因元久弟久豐立任陸奥守先是娶伊東氏而生忠國是際義持既薨弟義教立爲政頗暴錄倉持氏與義教弟大覺寺僧正尊有陰謀義教既而發覺持氏竟自盡尊有奔日向永享十二年結城氏朝奉持氏兒舉兵關東尊有迺遷島鞠而欲舉兵九州東西應之因賴島津家親書云抑天下之禍亂蓋義教之凶惡我意非徒擊願與牧伯共嘉靖海內而欲平天下耳矣書意有理故島津一家無敢可否嘉吉元年大將軍義教遣大內持世號上使齎手書而命誅尊有至是忠國使門閤

島津外史卷之一

二十

親將山田忠尚、樺山孝久等詣日向、永福寺而告之，尊有問旨，細而自剖實。三月十三日也。事聞，關東結城勢衰。四月，結城陷，氏朝等死之。五月，義教斬持氏兩兒。六月，義教賞島津氏最厚，以鎧刀馬及琉球惣貢等，然是等書出而僅七日。義教執持世傷乃赤松滿政所爲。俗史記滿祐惟滿政入道滿祐而後，避義政諱，專唱滿祐已贈島津家，實翰悉書滿政矣。諸侯大舉討赤松，忠國使弟薩摩守持久帥師列巨諸侯而勸兵役。忠國娶新納氏而生立久，應仁之亂，應管領細川勝元募乃使從弟薩摩守國久帥師衛幕府，立久娶伊東氏無子，側室生忠昌，忠昌娶大友氏而生忠治。永正五年，方大內義興奉足利義植而復京畿，使從弟薩摩守成久帥師佐義植，當時出兵諸侯第一島津，第二大友祥晃，四海太平記等。六年，義植討近江，島津大友將五千騎而守京師，依敵勁亦進。

兵而攻江北，六角高賴老練聞島友不在京地，竊從宇治遣奇兵襲柳營，傷義植，還三好，皆憤而遁去。幕府以爲四國後援來，遽令諸將速班軍。七年，復討近江，和紀河守島山薩隅日守島津二豐守大友共將萬甲爲先，萬破江南而長驅，望觀音坡，然叡山僧兵應近江，義植敗績，三井寺因亦班江南，蒐軍八年大戰，舟岡山破，三好等四國兵九年細川高國與大內義興兩議，遠邦師悉賜暇而歸。國忠治娶伊東氏未有子而早逝，因弟忠隆立，亦罹痘疫。天更弟勝久立，勝久壯而無男兒，故養從弟貴久而襲家統，皆大永六年也。是際我二男系統，唱出水島津持久國久成久，累世任薩摩，權守出京師，掌公務，家威最熾矣。子孫忠與實久父子聞勝久養貴久乃舉兵劫勝久而欲奪宗統，勝久力不能制，避國亂，據母家大友以女妻彼世子義興，爲岳父而樂居，竟逝豐後，始貴久年

十四遭此厄。現貴久生母出水島津出也，雖然戰國之人情恰如虎狼，欲殺外孫而奪守護職，頻矣。貴久脫府城，匿叢祠，乳母及節士七人抱負歸實父家，抑貴久島津正統九世忠國長子統相，摸守忠良嫡子也。忠良篤志聖學，文武兩達，齊家治國，遂令貴久得還國府而昭正統，遠近悅服。始朱註書籍載商舶而來薩摩防之津，惟往古對吳國孫權而防守要港矣。故明國武備志記薩摩防津以爲日本名港，空海道元共從此港入于唐宋，粵忠良大信朱說，發感於大學湯盤章而號曰新齊，每歲出國產品物，切求聖賢書，明人頻襲贊之，稱日本石曼子日新聖人，以儒道能治國家，忠良亦命妙國寺僧桂庵法徒累擢朱學，四傳至大龍寺僧文之迺惺窩之師也。

惺窩居士姓藤原名肅字康夫，冷泉家之裔，以永祿四年生于播磨地，蓋其祖出法成寺，關白道長俗稱之比巴大臣，六男長家子孫號冷泉家，其裔在播州而名爲純，審任參議，長男爲勝，亦任少將，共侍列星。次男名教勝，三男迺惺窩也。幼歲入釋，穎悟絕人，既長志，稱聖學，遂歸人倫而爲儒者，雖然終生不啖葷腥，性極篤實，沉默勉盡力，聖賢書兼涉，諸子百家，博覽然往歲南北兩朝已來兵燹且熹，編冊乃盡，烏有惺窩發憤將入明國來，薩摩寓防津而諒明船航便，時聞傍舍有兒每朝讀書，雖文句最貴，嘗所不識，故就其舍而看閱，則大學朱熹章句序文也。惺窩驚曰：辟遠鄙邑有誰而教是等書邪？父老皆曰：有國守大父日新君，當時本邦大亂之餘，兒童僅讀玄惠往來今川訓戒兩書耳矣。特薩邦兒輩依國主命讀大學章句而語孟中庸次之，然所訓點者釋桂庵文之等是也。惺窩忻然曰：吾懷於天地間有若是之尊貴久矣。雖蹈明土

朱熹既沒，亦無所望矣。頻饋黃島津日新齋，所求明國朱學要書，而歸皇京大藏之。然天朝明經道博士固主古註，惺惺窩以爲異學，以官威押上梓，累年矣。適方松平氏宰天下，賜金惺惺窩，令同志僧三要梓朱註書籍，四書集註先成，所謂薩僧文之點是也。爾后亦林道春襲惺惺窩業，訓點刊行，所謂道春點是也。松幕府令海內惣書肆云：四書集註國家萬民切用之書，宜以紙價賣之。他書籍以補其損利。若諸官開書店，先板行四書賣弘之，而后許賣他書，至是本邦朱學累致盛大，元是島津氏所主張也。始日新齋歎爲人遠難通，朱學性理之奧義乃甚，伊呂波母字作四十八首和歌而教之，言簡而意給，是學派屋久島如竹所傳，木下順庵室鳩巢等因室氏文集有如竹翁傳是謂也。國史載建武間僧玄惠講朱學，然一條兼良等所記玄惠講宋人通鑑耳，非敢性理書云。后載

龜島外史卷之一

二十三

應永五年始周氏易通渡，十年五經新註來，是性理書舶來，創初也。近聞所梓京畿茅憲萬錄中證惺惺窩已前上國無朱學確論最極復不煩論可矣。天文十一年我種島始獲島銃于豐客。種島氏其祖平行盛，遺孤匿京師，京尹北條時政有殊意，子養之。屬島津家爲種島主，當時鎌倉諸將舉遣子弟而臣薩藩，時政不敢遣兩子弟，獲他兒爲薩臣也。多祿周廻卅六里，勢鄰對馬屋久廻周廿五里，伯仲壹岐種島氏併領二島，準田稼利有十萬石產物。天子世錫官爵，任霜臺忠左將監公事，曹北條氏當主時義，遇守護貴久妹婿而義久岳父也。是歲八月西洋匍匐奴牙商舶來，船將患但額多孟陀等上演時，每携島銃，島士鍛工八板鐵兵術者約以好女年十四與蠻人而傳得鐵砲二挺，與焰硝製造法，既稱女死，竟不還之，蠻人怒甚，遇修魔法累日約束之，婦暴天其家。

女兒不育，七世矣。粵以鐵兵術所爲，錫鐵砲許多挺，納島津家，因亦獻之。柳壁後太平記載我註進狀最實錄矣。而和泉堺津人楠氏之裔橋屋又三郎者，不遠千里而來種島就銃匠，得其傳是堺浦造銃本祖也。水史漫記島主時義姓關亦作邪教與島銃共入本邦，謬聞已甚。抑耶蘇教始入九州豐後也，方永祿二年後島銃初來，殆十八年矣。是間雖種島得銃斷不允蠻人陷內地，且屋久多祿素絕島往時元寇及屢有來侵，鎌倉先警心北條時宗命小宗種島氏令英僧日蓮法徒固支土絕島民心，從是屋久多祿信遵宗甚，偏固睨視他宗如寇盜，因公議流入一向宗者來則藩摸投之，屋久多祿於島內片唇唱一向專念，則島人亂棒至擲殺之。然況乎彼海外邪宗邪水生妄昧故事每爲謬記甚。抑天文之季本朝戰國中，西洋蠻艦來着，我薩之山川港賦貨幣南錄數萬

龜島外史卷之一

二十四

貫目于薩藩而請望，指宿郡田良浦濱面，借不毛白沙地數町，蓋此銀直本邦貨幣凡價精金百萬兩。島津家君臣胥議曰：誰當時得意外之大利，然後患最難測，急斷贈銀，嚴不許豐客上陸土益以警心。固守海岸，大友義銀傳聞此事，乃不堪雀躍速招豐客而入豐後府內，迺貸地任所望，加廢家祖能直已來所崇之精舍數刹，而舉以爲耶蘇教場，大受贈銀及珍禽奇獸，而極驕奢，擅所欲至是九州人舉知大友滅亡在近間云。方是際島津氏殊信正法，天文十五年所錫之御繪旨。

當寺爲勸願之澤場，宣奉祈皇家之再興，之由

天氣所候也，仍執達如件

天文十五年三月八日 權辨

花押

福昌寺住持和尚

當時一向門徒獻御即位料千石千貫其意在入宗教于薩隅日
琉球而號日本大拾餘州惣宗旨等福昌寺亦稱前條繪旨料額
開山肉兄伊加倉家累世領龜島向江方東目地拾萬石天文十
五年三千三百石餘十六年全數十七年全數已上一萬石獻納
于天朝因一向宗不能入我疆而更所許準門跡貴號就亦授伊
加倉豐前守忠長豐後守忠兼父子于四品而許昇殿列殿上人
是間朝廷益所重島津家甚十九年天皇宣廷尉貴久任修理太
夫是時貴久已有四男伯義久仲義弘共前後大樹足利氏賜諱
字叔歲久經金吾季家久稱中書長皆英名鳴海內永祿七年天
皇復宣貴久任陸奥守鎮守府將軍世子廷尉義久修理大夫乃
據先規太政大臣近衛植家達之時諸邦擾亂四方絕貢緡紳舉
書畫扇紙等而朝三暮四后世商店向存尊墨看板是間事也特

鹿島外史卷之一

二十五

島津氏每歲以大判兼金百圓當時大判金一枚重小判十兩後世大判不純金故直七兩二分爲貢
獻定數亦上鼎州初穗三千苞而納藤長者抑大亂之際朝廷藤
長共據薩藩之獻納漸以得支用度古今所舉稱也別若家督且
叙目等行公禮納官銀累世有例規益戰國諸侯殊不能納官銀
率僭號官名島津氏等不敢爾今尙給官官宜堆文庫曩昔寒微
之枝葉松平光圀等準目已等先祖僭號官名若高門大藩島津
家尙想爲僭號愚陋卑列乃極當時貴久能脩國家尊上敬下主
質素節儉天資高邁有聰明英略嘗立撥亂之際而浴雨櫛風竟
致反正中興之績焉國人比漢光宣載元龜二年貴久逝甫五
十八葬福昌寺先是惶憚勸願寺旋主大檀那島津元久之他一
切不能葬福昌寺然依貴久當今殊遇拔群竟葬之自是爲例規
別實貴久省像于松原山南林寺至是世子義久立是際貴久婦

婿肝屬河內守兼續反我大隅有事

肝屬氏出天智帝帝始得憑藤鎌足之賢佐而致中興之盛績故
鎌足之薨也直有變而事臨大節至是或稱自山階昇天或號廟
于山前大帝與新帝后妃公主等俱遁匿日向或傳鎌足子不比
等爲實我封土而厚之抑大伴弘文帝后迺不比等妹也先是新
帝夢凶鎌足迺獻已女納掖廷密奏曰若有緩急則宜遣藤氏封
土日向而安聖躬故天智帝臨賊兵逼帶寶劍騎紫馬而至山階
賊遮其前帝轉途谿路是今山陰道也竟得脫而幸筑紫太宰
府大貳拒之刈萱關因亦去赴藤氏邑節臣亞相官池田廣武官
羽林將有間督安濃岡本櫻井千田松山安樂磨等十八員隨之
航海而上日向國救仁郡調布村帝早卒出宮闕手巾請之機上
織婦婦省帝相不凡乃斷機布獻之帝悅錫名旋布志鄉舊是顯

鹿島外史卷之一

二十六

郡產好婦年十三爲進女惣司鎌足子養而入禁裏天智帝愛幸
昇妃位隨侍行在故顯郡人勸王最力太帝自旋布志鄉以白鳳
二年五月五日入顯郡所謂秋田之御歌實所作顯郡苦薺宮今
屬薩摩邦考天智帝山陵記秘書則帝西幸之後天武帝極町率太帝文帝之俗史所載大異矣已后朱鳥元年瀛真人王祖國史云壽六十五然
則長天智帝四歲矣最可疑至是築石島津士民大舉將納二皇
于大和京百官累乞和謝以即太帝皇女于尊位乃舉築石島津
惣州奉二皇湯沐邑於是西海舉兵止息爾后以慶雲三年三月
八日太帝崩壽八十一葬行宮爲山陵文武帝自寧樂宮遣勅使
主大喪國司親奉祭奠已后爲恒例每歲勸使來以九月祭天命
開別天皇寶龜延曆已后以七祚既過更令薩摩國勸願舍西海
金剛峯寺僧正務勸使代參島津忠久少年親臨奉祭奠天智帝

臣裔池田松山等。雖聞忠久貴胤也。今列武門。而爵五位。官武衛耳。我裔累世襲祖官。臨祭祀。或大納言。或中少將。宜席守護。上勅使僧正大叱之。即下坐。天朝下勅曰。池田松山等。以祖先官位。歷世僧號。休科賞。逐願。姓。郡。因。池田松山裔。在阿多伊作間。私以九月祭。天智帝其餘。皆在。願。姓。蓋。往古池田裔。願。之池田。在。願。郡也。蓋其邑。尚唱。池田村。松山裔。願。知。寶。邑。安。樂。舊。領。旋布地。千田。裔。願。之千田村。有間。願。舊。領。極。之有間。阿本。磨。舊。領。和之阿本。阿。濃。磨。舊。領。勢之阿。濃。櫻井。磨。舊。領。極。之櫻井。后世楠氏。缺別處也。已上故家。悉今事。島津家各傳。系譜古籍也。亦大伴弘文天皇親陵。在。旋布志。鄉。號。山口大明神。今水史云。日本記於天智天武間。多陰語。事蓋有非常之變。天智之崩。事實爲不可得。而考是依。不識薩摩有。天智。眞記親陵也。帝裔所謂有三家。

島外史卷之十一

二十七

曰。肝屬曰。北原曰。梅北。皆。大伴姓。後避淳和帝諱。省大爲伴。姓。安和帝憐其宗室。而舉肝屬爲薩摩大目。稱薩伴大監。實。覽島神居敷館。因伴姓蔓延。薩隅曰。然以隅之肝屬郡爲本邑。世領數萬石。邑雖屬島津家。而列國人自恃尊大。每言曰。肝屬家大伴帝皇子。而居是邦。殆千年也。島津氏鎌倉將種。而居是邦。僅四百年矣。故非島津嫡女。則不敢娶也。我衆舍之。兼續適來薩府。而慶守護貴久。自伊集院移。覽島城。禮畢。應請貴久。於肝屬縣。因前夕國老伊集院大和守忠明。齎禮贊。而豫參兼續稱。贊試。啖肝屬邑名產白鱈魚羹。然。醃矣。忠明尤曰。贊太守。蓋以鮮肝屬家叔。日向大崎。鄉益丸城主。益丸出雲守兼持。陳謝曰。肝屬海距廿里。不離。則腐敗。忠明漫言。須宰鮮鵝。易之。抑東陸三春。坡主。西隅肝屬。坡主共。不宰鵝。天下所知也。粵兼持愠曰。願宰孤爲贊物。蓋島津氏自。喪

祖忠久。生攝津住吉祠內。稻生社已來。敬狐王唐最恭。故兼持言。之報忠明。忠明不耐。忿怒。拔刀。斫落肝屬。幕。章。舞。鶴。元曰。即席宰。鮮鵝。衆舉烹之。兼續嘆泣曰。我幕章帝錫也。今而疵之。怨莫大焉。不辭而去。直通伊東義祐。共協心。勳力。欲義祐得日向。兼續得大隅。因茲以島津忠廣。北鄉忠相。討伊東。以伊加倉忠兼。攻肝屬。蓋伊加倉元。伊集院島津長子。統而領東。目地十萬石。因。惣。領。勝久。準。二男。所賜忠兼。諱。是勝久初名也。壽島津日新齊。以嫡女。婚。肝屬時。諱。伊加倉。限。嫡。姬。之終身。班。四萬石。貸肝屬家。因。割。甲。妬。良。乙。妬。良。乙。福。庭。高。限。及。鹿。屋。九。城。之。廣。田。等。假。預。實。肝。屬。氏。然。方。兼續抗衛。守護家。伊加倉。嚴。譴。肝。屬。返。預。地。兼續更。不。返。刺。殺。伊。加。倉。使。者。鹿。屋。鄉。老。家。久。留。某。九。城。鄉。老。家。松。下。某。等。至。是。伊。加。倉。肝。屬。水。火。之。劇。戰。連。關。七。個。年。互。有。勝。敗。兼。續。嘗。出。舟。師。將。襲。旋布志。伊加倉。遁出。大崎。菱田。陣。城。擊。之。豈。測。肝。屬。出。奇。兵。自。垂。水。超。高。限。山。來。破。伊。加。倉。本。城。百。引。既。耶。盜。乘。馬。而。遁。去。兼。續。眞。書。

島外史卷之十一

二十八

いりくちたやすくやふりて敵九人討取ひ五人取ひ馬
三十一正取ひ目出度ひこあたの物とり一人越度ひ手れ
い六七人へともいたますれ

二月廿三日 弘治二年也

兼續花押

右情實。肝屬兵即死數十員。亦雖傷者六七十人。多半死半生者。尙書不痛。惟戰國之將。通例。書法也矣。弘治二年秋。大崎百引。牛。寢。恒吉。末吉。松山。旋布志等。惣將伊加倉豐後守忠兼。促。副將市。成。城主山田出羽守忠明。伊加倉之外孫所。乃。大舉。攻。肝。屬。一。亂。張。本。益丸。兼持兼寬父子。子龍相。城。兼持等窮蹙。城將陷。肝屬兼續。

舉兵八千而來，救我應援。朕肥福島領主島津忠親兵，遠巡不前。庄內北鄉，援兵道遠，未屆。伊加倉山田共奮，而戰死。因伊加倉家臣三百八拾九人，山田家臣六拾四人，共殉主而死。節肝屬兵亦數百人死亡。國人悼伊加倉忠義，崇世賀島大明神，立祠，大瞻。鄉于橫瀬村古戰場，東目舊領士民，歷世祭奠之。粵肝屬乘勢，屢覘隅府。永祿四年，貴久弟隅府，鎮將右馬頭忠將，性曉武進，擊兼續于福山，陵阪過，陷伏，竟戰死。貴久親出，擊兼續，走之。是際，國姉號泣諫，兼續不聽。粵守三從之道，送書而謝。父家乃恭順事。肝屬氏最欽，雖然，數不能面謁于家父。更令工塑父像，朝暮拜之。累盡孝道。云。是北原氏世領日向，真幸伊東義祐婿之，竊偽之。更立門閥，再離先友，已號後見，欲押領之。北原舉族撲先主兒，憑守護家而納真幸，因貴久適使二男義弘守北原故土，而當伊東相良方面。至貴久逝，義祐適乘大喪，欲取真幸五城，先遣弟祐泰于肥後，而請外援，相良義陽相良諾之。三年五月，義祐合從肝屬相良，乃大舉，而使真幸守將義弘以寡兵大進擊。一朝獲伊東加賀守祐泰已下，曉將精騎五百餘級。自是義祐氣奪勢衰，亦先是肝屬兼續既死，然深秘喪，義祐察之，欲迎後室島津嫡女，而質之。肝屬閨門不肯，以天正初年，歸順守護家，素以外孫列我門族。國姉守貞節，竟不歸家。築精舍于肝屬城邑，乃寢，肝屬氏世牌與父像而祭，甲之終逝。此士國人譽稱之。三年天朝遣太政大臣近衛前久于舊封薩摩，而勅島津家以輔佐王室嘉靖本邦。伊東義祐殊惶，所收侵地，遽修山西八城，而扞守。我將北鄉時久等擊之，乃斬，惣將八代長門守直陷八城，逐殘兵于山東。是際伊東氏諸將頻諫，義祐曰：「應急詣薩府，請勅使而恭述諸候職，不然則朝廷

下宣，而所討伊東家必矣。願主公深察之。義祐不可，竟及大敗。云。此間勅使前久居勅願福昌寺，客殿乃奉勅書額銘。

勅 福昌大禪寺 額高九尺五寸

天正四年三月八日

裏勅使近衛大臣藤氏長者前久書

島津家鑒：勅使興行三武禮，所謂犬追騎射也。武者踊也，犬關符也。抑東鑑所載島津家所記，承久四年二月六日有，錄倉柳營犬追騎射之大禮，稱是雖賴經三歲，蹈大樹，樹幼少不能覽。錄倉犬追騎射之武禮，是歲已七歲，初出南庭，而見武家故律，最以重事矣。賴經後見島津廷尉忠久侍坐。

奉行 檢矢三浦左兵衛尉義村 年老 次第甲乙先官順序
喚犬島津左兵衛尉忠義 年若

鹿島外史卷之一

三十一

島津三浦兩家錄倉犬追騎射，師範家也。后三浦家亡，因島津一家專為師範家，故於藩內勅使等來，則必講之。又武者踊，覽島土族悉被甲冑而行，有舞蹈躍，賴經秦王破陳曲，又關符所傳，賴朝不二楚大符也。四年七月，前久歸京。八月，伊東追討，宣旨下。義久常怒伊東以撒爾邑，數擄兵守護家。至是親將討義祐，以兵庫頭義弘為先鋒，以左衛門督歲久中務太輔家久將左右軍。從弟右馬頭征久國書頭忠長將後軍。兵威大振，伊東兵一日殆，捐十城而遁走。粵義祐於山西僅有野營一城，使其將福永丹波野村備中守之。嚮方義祐大舉，丹波果諫曰：「家祖祐安君嘗有遠圖，納女島津氏，因其薩而起業，夫得恩而反之，殆庶幾獸行乎？且執若安，保山東二十萬石地，與敗亡以愚臣所慮，敏不若納降，守護家。」蓋以君公之賢明，過速判之。島津君兄弟皆逸群名將，雖不至

得天下，併九州二嶋，由反手也。願主公勉強，而爲先鋒。臣等鞠躬，別乞豐後一國，於島津家而奉焉。然則，君公併本領，凡六十萬石。可謂伊東家致盛大矣。肝屬相長，挾土局小，何可憑之爲。義祐憤曰：「我家未聞有福永聖人何言之，促腐儒，癡言可笑之最也。蚤卒起兵，而大敗，義祐頻耻恨，向願福永野村兩等不努力，故蹉跎耳。竟絕其調，實禦面諫也。事等衰紹於田豐。五年義祐累隨，以兩等不進取，有反情。二人不堪橫寬決意，送款，薩軍屯營。二將親上牙城樓，而大呼外城曰：「伊東悖逆，福永野村歸順，守護家從順者，右禍踐踏者，即加刃。」義祐使者及監軍伊東勘解由等驚怖遁走。薩軍乘勢直前，取神屋關，亦書神宮古景行天皇西征行宮蹟也。我軍直下義祐本巢里原城，縱火劫之。伊東兵忽瓦解，義祐患欲城守，一無隨者，乃窮蹙將走。豐後卒爾顧財部，城主落合其財部素訓，豐部今訛高鍋地是矣。落合斬使，獻首薩營，而請安本領。義祐惶怖更易路，而走肥後。至是日向定。伊東氏祖大和，大耶祐廣建武亂后，黨足利直冬，與島山直顯共來，日向矯敕命，竊邑土，次婿我祖陸奧守久豐，而自憑其力，悉滅土豪平田岡留三宅里原等十二姓，而併之。反據日向山東殆二百年。於是壤巢窟掃根據，因義久令弟中書家久守里原城，欲豐後疆。

豐後外史卷之一

三十一

校外史氏曰：大田持資嘗云：東鑑素浩翰大部，世人最厭其煩，因欲省煩文，而過喪事實，亦不鮮。唯全圖之原本在，鎌倉管領上杉氏庫然亦兵亂之際，竟散失。今無知其所在者，嗟嘆慷慨之說見太田筆記。抑道藩之時，既若是而已。然矧后世邪？雖然，歷長中東鑑存者尙多冊，事蹟率鮮闕漏。因記島津忠久初終，亦至詳明云。然東松幕府嫌島津高家大藩系，縉連綿乃拔出，新田足利上竊刪島津氏之所起，而板行之。今也東鑑脫漏本云：嘉祿三年丁亥六月十八乙丑日辰刻，島津左廷尉逝。日來有却氣疾，亦加赤痢病。凡雖錄倉高門大家多記死辰病狀，未若忠久有著明者矣。然則忠久生日亦應有祥記。然蒙乎更無有是乃刪冊之證據也。若今本東鑑，唯有一個，惟宗忠久者突然俄出，七歲幼兒，頗爲所封三州百萬石地，而竟不記何人子。於事理所不通大，可謂闕典也。蓋夫賴朝之實，富嫌疑吝封土，於行家範賴義經可着耳。何也於忠久些不吝大封，抑所其見以賴家爲第一，以忠久爲第二。古今七百年天下所現見也。且夫天朝冊忠久爲賀茂皇廟大齋主，因茲惟之。雖朝廷暗昧，雖賴朝益愚，雖將悉驚下焉，以凡庸兒，準之親王家，實之諸侯，上邪。抑島津家世置天文博士，而作薩陽曆，幾似不列人臣者，是皆本邦古今所總知已。然特參河布衣，商松平光圀漫作私史，而歐島津祖事，惟光圀完不識史編之林格也矣。蓋於述正史，宣表赫赫大藩島津家論，而述之本文，亦若吉見氏譜有異說，記之註文，而具讀者之參考耳。奈何捐舊來明明，故藩島津正譜，而爲表，寒微零落姓名不審者，所藏吉見，偽譜現其與書記延寶七年正月念八日彰考館識。然則非鎌倉時世之原書，而常人之偽造顯然矣。固唱彰考館者，水藩私史作著舍之名。

豐後外史卷之一

三十二

號耳。現譜中文句最卑劣有二番目錄句。叔又字是慶長已后但
諺俗語而斷非七百年之古文辭也。且夫吉見氏丹後局外孫而
就父就母忠久從弟也奈何吉見指祖母與從兄而貽密通醜字
于我系圖邪。抑惟宗王廣言及丹後局等少壯事二條帝朝也。島
津忠久未生二十年已前矣。然以忠久爲密通子甚無謂也。嘗聞
支那荒誕之書載老子寄胎于玄妙淑女八十年白髮而生產未
聞島津忠久寄胎于丹後內侍二十年矣。於人理所敢無之光罔
毫說迷惑甚。現吉見嫡孫在薩摩國久志鄉世務鄉老職稱吉見
源太郎源太兵衛等家名此家系圖至正而無敢有異說且熟視
其譜若所謂孫太郎義世乃是庶孫也。吉見義世子孫爲伊加倉使貞
鄉猶能見助者是也往年伊加倉家老依預恒吉城然編已如嫡統世稱源太郎水生不識是等
確證而妄記可哂矣。彼水史所記書惟宗廣言嫡忠久而讀惟宗

鹿島外史卷之一

姓亦云忠久廣言密通子也。惟一書而說已現忠久廣言外孫而
比企女婿也。西山實聞絕不識比企系武尊惟宗出漢靈之古譜
惡作比企能員傳譽先祖不祥亦記能員他人子也殊不識能員
父掃部允宗員孟逝叔遠宗暫襲家統立兄兒能員而爲儲子也
水生挾陋大可笑也。抑亦俗史所載於戰國之際漫著妄作云薩
摩貴久與日向義祐交兵積年義祐丞克悉平隅地竟割薩半鳴
呼無稽之已甚何至此乃是東樹家光爲貶島津威武竊所囑託
水生耳何也不證記以某年定大隅以某年割薩摩唯撰爲作義
祐丞克等誕字漫句抑觀應中尊氏直冬等血屬逆亂之間伊東
初來日向而僅領都於郡一區耳乃島津附庸親戚重祿者也至
義祐大逞豪謀賺島津惣領勝久而勸廢養子長君貴久而立親
兒幼君義祐迺號後見而謀擅州郡德政勝久迷愛兒竟聽之適

鹿島外史卷之一

強宗實久起亂覬薩摩於是勝久托兒義祐而躬據母家大友。尙
竊囑伊東累偷日向諸城邑且幸我三男系統島津忠親老病令
義祐攻奪忠親世領既肥城雖然貴久二男義弘固守眞幸五城
而壓伊東北鄉時久亦守庄內十城而押義祐亦土持親成自往
古保耳河以北大地常不屑伊東時時擊義祐若是伊東三面受
敵日向大半屬守護家然矧大隅邪蓋雖肝屬之熾唱八萬石邑
主境內福祿氏領兩福祿伊地知氏領垂水共是兼續之與而非
臣屬亦一旦雖肝屬通款伊東而連和固是非伊東之領土然譬
之則當時毛利元就累憑我貴久乃稱島津家定中國十州而可
也乎亦朝倉淺井頻賴我義久唱島津氏領近江越前而可也乎
足利家自尊氏至義昭累世憑島津號義父然則稱島津取天下
而可也乎抑伊東墨痣之小家悲吐大言唱虛誕大可笑之最也
現大隅之境距義祐巢里原凡廿里然而路頭連城星列非義祐
力所及俗史不測情實不察地理漫著妄述極其最抑島津之強
無論鎌倉之時雖足利十四世二百卅八年間柳營世貴島津家
任陸奥守鎮守府將軍而敬之書翰之殿字最欽許返翰爲裏書
因亦出兵佑尊氏義詮義滿不遏枚舉姑述應永已后事先計大
內義弘時出大兵島津與赤松矣爾后嘉吉出矢討赤松應仁出
兵衛義政永正出兵佑義植天正尽力保義昭故元龜天正共贈
寶刀懇賴請兵力而再興柳營親書今尙存且於天朝天文十四
年勅使日野資政天正三年勅使近衛前久共所命嘉靖海內騷
亂且天正九年冊島津義久準綴綴家以等大內義隆例然則島
津氏富國強兵有餘力可知耳何之有所苦而割薩摩與伊東也
薩之境去義祐巢兵行五日路強途富大山巨河且有日隅十八

城而護驛道苟非在義祐登天則不能見薩境也然恐記割薩半
何意味於事理板本俗史龜祖悖謬解頤有餘蓋夫水西山青延
子等終生唯詣武江時北路傳下野南道經下總双瞳僅見常野
武總之天地已實耐可憐是乃顛井蛙歟亦若嚴松苗迺是縉紳
之糟粕雖薄識音律終生僅管見山城一邦之境界而已矣可憐
乃是顛轍魚歟殊不現見於五畿七道山河國境嶮夷邑里之實
地而只管坐著北南千里古今二千餘載之履歷抑有大謬固無
論彼輩作述長史時所憑日本繪圖唯一枚最耐可悲若夫以地
圖紙面案之則我薩隅日僅有數寸數分耳矣更無存嶽淵凸凹
萬象眞形宜哉爲天下后世所嗤其短史亦彼等之私史失禮最
極記薩摩貴久日向義祐以爲無官無姓氏人現島津伊東共是
天朝之諸侯須記位官稱氏著姓殊貴久官準近衛家世子天文

龜島外史卷之一

三十五

中錫亞相官服永祿中現任陸奥守鎮守府將軍迺野田村磨
等官爵乃準親王家而造薩陽曆惟所例帥親王作宰府曆已未
聞彼光圀之龜祖百姓太郎平實天文博士而作參陽曆矣亦雖
伊東任五位朝散大夫稱伊東散位義祐有位官人爾俗史書法
非禮已甚焉新井君美嘗云伊東之事實至詳島津之故籍是白
石一生之公論也矣噫水生最挾陋不能識已之松平血統眞蹟
亦不識清和源氏系圖正譜及島津眞系圖不識比企惟宗家譜
不識土持肝屬譜不識種島宗氏譜不識鎮西鞠池譜不能識王
士島大神宇佐守屋梅北草野石田大谷河西等家譜亦不能識
神武天智弘文安德南北朝及廣嗣爲朝時宗石屋義鎮隆信秀
吉秀賴等眞蹟而妄著作西邦事狀故爲其書也百百千千率皆
謬悠爾已因今辨判其一二直述其確證焉脫然拂攘從來凡俗

之猥妄而昔所實覽者之參考也矣

龜島外史卷之一終

龜島外史卷之一

三十六

豐島外史卷之二序

校外史氏曰。傳史大愾云。大友能直自管轄九州。二十世至。義鎮威益振。是所信。義鎮乞援。秀吉之巧言耳。諸書記。大友所封二豐間。能直始入九州也。閑然居。豐前石垣邑。僅領其邊傍耳。非若島津忠久之來。東國諸侯護之。西國諸侯出迎。中國矣。是故源氏世臣。無不稱大友者。如島津。封城德源氏。皆臣充塞耳。現忠久守豐後。忠久嫡孫久經。及庶孫忠景。共守豐後。二世忠時。庶裔伊加翁忠貞。守豐後。五世貞久弟忠氏。亦守豐後。是際。大友七世氏藏者。始入豐後。柳營下教書于大友。而勿犯島津。封疆執事高階師直。與輸存。今且俗間所唱。九州探題管領之名目。弘安四年島津久經討與元寇。而爲鎮西警固使。七年久經老病革。因親白其狀。與錄倉會議。遣北條爲時。而代之。惟北條氏西海鎮居之權與也。然水史妄記。以北條實時探題之創。最可哂。金澤家越後守實時。高名儒者。而能書人。爲錄倉評定衆席頭。建治二年十月廿三日卒。甫五十。三。惟乃弘安元寇以前耳。蓋亦遠居西面。則豈可得任錄倉評定衆乎。水生著書不考。糾年歷真蹟。妄記已甚。現島津北條交替。而務警固使。事實履歷。詳載前卷。近世松蘿府之成。是津交替。而戊辰多邊。乃令其前錄倉將軍教書。及後醍醐帝勅諭等。肥前阿蘇而隔年交代。戊辰之。

鹿島外史卷之二序

確證可併稽矣。是間現大友從事。北條島津兩鎮警耳。抑鞠池之鐵。東南和島津。西北戰。少貳大友。貳友大敗。每爲所拔。本城而赤族逃亡。無閑歲如載。太平記等傳記諸本。何其大友爲管領之有足利季世。鞠池陸奧守隆連子。大耶隆治。有賢質將器。然不幸短命而沒。因大友左馬頭義鑑弟製之。稱鞠池肥後守義武。自是已后。初大友爲雄鞠池爲雌。至是義武姪義鎮。迺若見龍。望獨竊敵。

豐島外史卷之二序

肥後義武怒。故大內大友之戰。豐筑兩前也。義武迺屬大內。爾后至。大內義隆所害。大友義鎮弟義長繼。大內家。鞠池氏勢始孤。義武竟爲家姪義鎮所攻。而死。鞠池郡木原庄。大友自此勢始熾矣。是間。前後義鑑義鎮累略。衰季之柳營。且出。故將軍義澄贈官之用度。天文已后始得稱六州管領。然非與三州固所拘預。且雖六州輸貢於大友。豐後一國而凡其他。若肥後筑後。尙世家豪族割據。納貢大友。地最僅僅爾矣。亦如三前。大內氏固管之。所行鎮西探題事。毛利元就復廢其蹟。而與大友頻爭。三前。凡無有寧歲。是際大友氏內亂起。方義鑑爲家臣所刺而死。子義鎮亦兵弱。爲毛利將石見人。福屋越中守隆久所擒。然不斬而縱之。晚年亦義鎮爲島津兵所逐。而走死。所義鎮威益振。何在。俗史暗昧耐解。順毛利元就代大內也。賴我資久義久。數矣。適島津氏使者至。安藝則元就身著柳營所賜錦袍。而接見之。同食卓共。喰之最極惡意。因中州記率著耳河之戰。島津家爲毛利氏破。宗麟軍似有據者焉。抑三前中筑之寶滿岩屋立鼻。數城僅屬大友。其他悉連衡。雖大友稱六州管領。而名聲張大。然有名無實。永祿末年。尼子勝久起兵。而復雲半。故元就矢一旦去。豐筑而鎮管內變。於是自元龜元年。至天正五年。中間僅八年。三前諸豪隨大友令。然無有入租者。唯隨義鎮催促而出兵耳矣。六年義鎮日向大敗。后六州忽土崩錯亂。天下摠所知。然俗史家云。能直已來管轄九州。證蹟何在。加之謬說。大友二十世而至。義鎮噫可笑。能直親秀賴泰親時。貞親貞宗氏泰氏時。親世氏統親重政親。義鑑義鎮已上大友十五世矣。俗史唯不糾正傳實錄。而勉主誤說。只管堆謬記耳。噫夫。不能識大友世系。而述其來歷。苟大本既失。彼管轄探題。何之。

可信之有夫以世系以年歷且以島津大内鞠池少貳四家正記訂之則大友之九封以何國宛之乎率水史等之穿鑿噫淺哉惟陋耐可憾焉今余爲童稚幼兒摘其確證薄視其實贖云

大友四郎太夫經家系圖

鎌足

正二位內大臣

不比等

從二位右大臣

魚名

從一位

川邊左大臣

藤取

正四位下左京大夫

藤成

從四位下伊勢守

豐澤

從四位上備後守

村雄

從四位下河內守

秀卿

從四位下武藏守

公光

從五位下相模守

公俊

五位相模守

經範

佐伯波多野兵庫介從五位下

禪能

中納言監書

經秀

民部丞從五位下

公經

前九年之役有戰功

親直

相模四郎

俊兼

相模三郎

遠義

佐藤筑後守

時景

相模六郎兵衛尉

有直

相模七郎

義通

波多野次郎

義直

實秀

秀高

川村山城守

經家

大友四郎太夫

女子

刀禰局

能直

大友左近將監

義景

能直外祖父

信景

佐藤太夫

女子

實經

葛浦六郎

盛通

岩間三郎

光景

五郎

家通

沼田七郎

義忠

左近丞

時忠

三郎

實親

八郎

○齊院次官親能家譜

道長

自鎌足公十二代號御堂關白

賴通

宇治關白內大臣

長家

正二位大納言

忠家

正二位權大納言

俊忠

從二位權中納言

俊成

正三位中納言

定長

從五位下中務少輔

定家

正二位中納言關白極寶門

光家

皇太后太夫人和歌世人號五條三位大炊御門

光能

左衛門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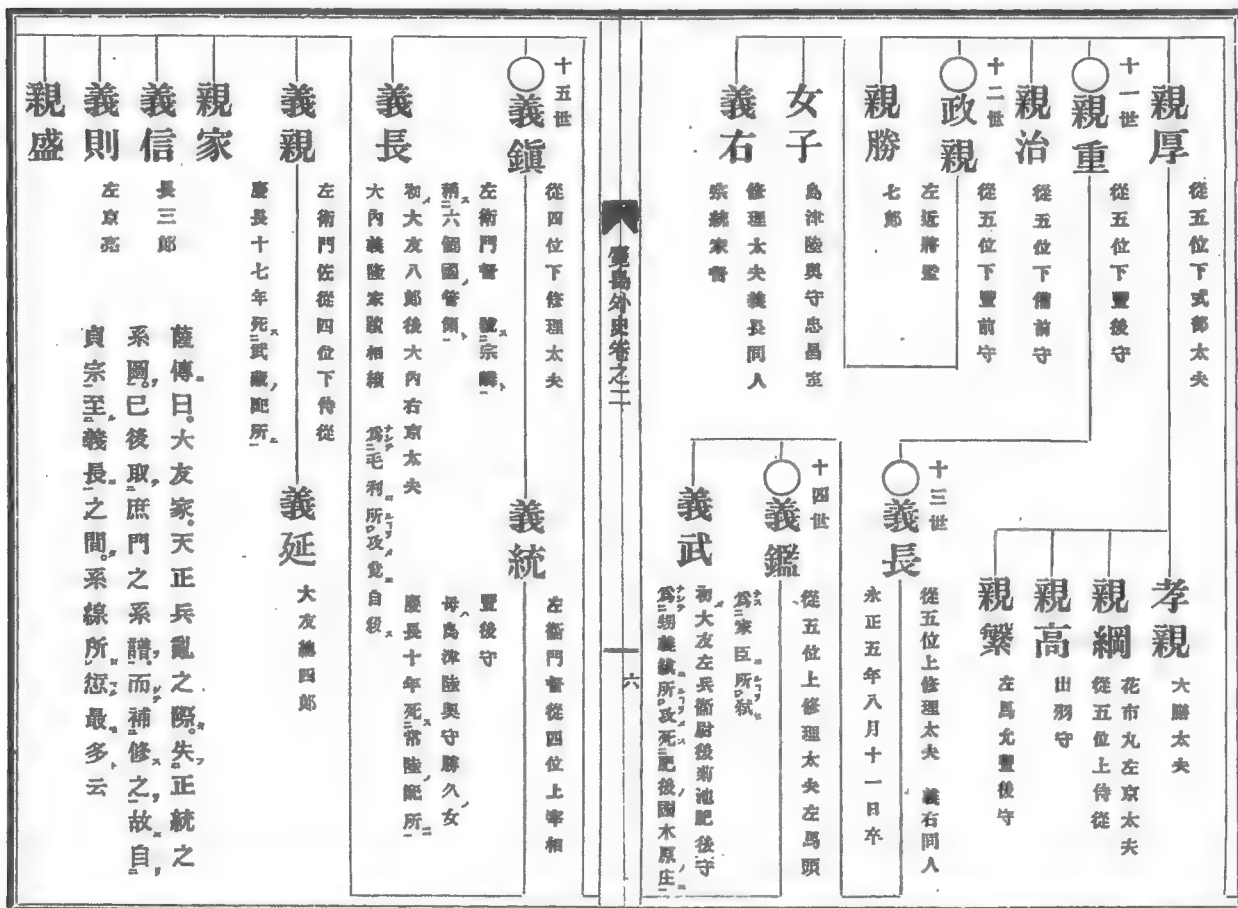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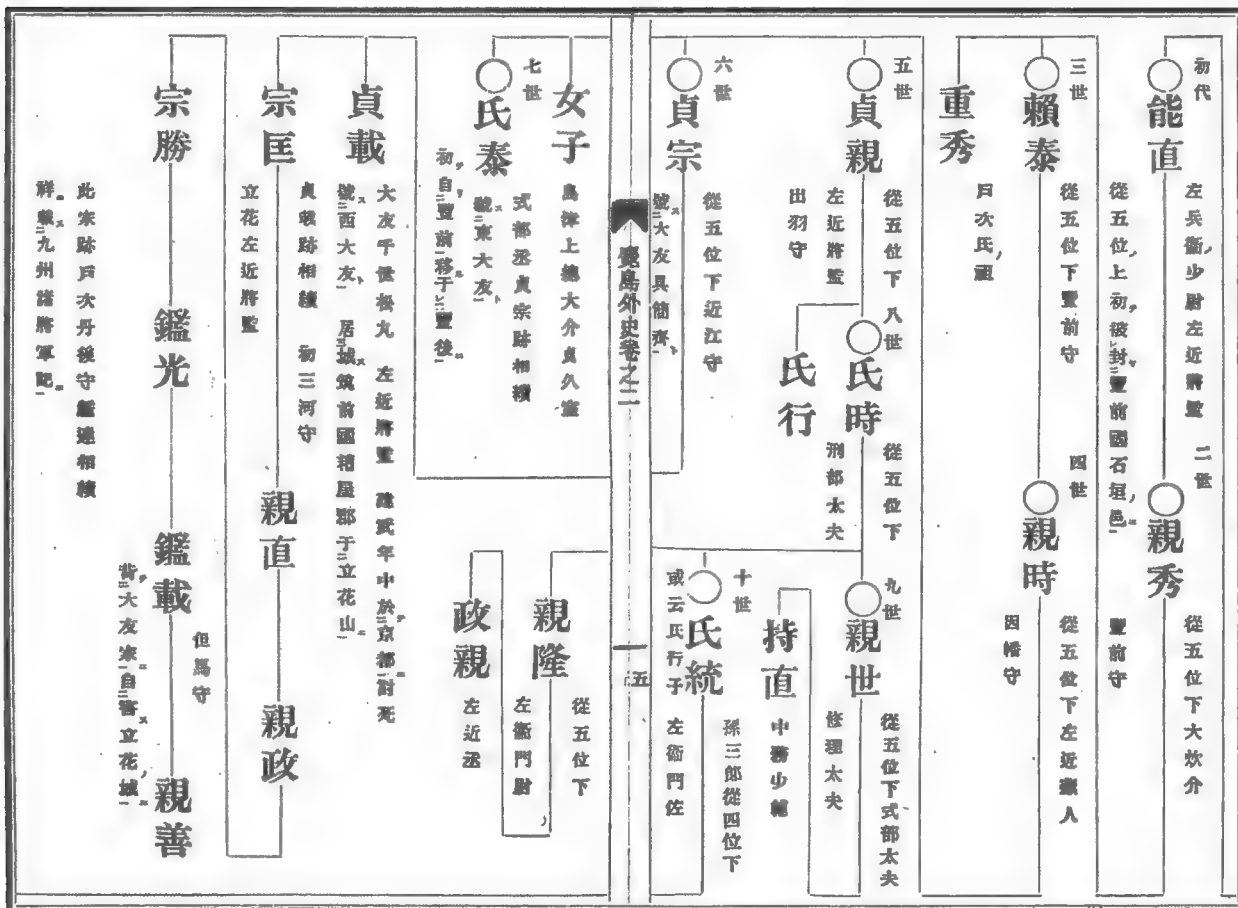
親能

從五位下播磨頭

少納言

從五位下

齊院次官鎌倉出頭人



政照

右京亮

義孝

大友內膳介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爲事府表高家兼賜藤千石

○龍造寺家系圖

自藤足至村雄完同大友家譜

秀鄉

從四位下武藏守
鎮守府將軍

公光

從五位下
相模守

公清

從五位下
無官太夫

清兼

從五位下
左衛門佐

行清

從五位下
右兵衛尉

爲清

從五位下
無官太夫

秀清

從五位下肥前掾
左衛門尉

季清

從五位下
肥前少掾

季普

從五位下
肥前少掾

秀家

從五位下
左衛門尉
初稱龍造寺氏

秀益

從五位下
左衛門太夫

家益

從五位下
肥前少掾

家季

從五位下
肥前少掾

家親

從五位下
少掾即肥前介也

家政

從五位下
肥前介

家平

從五位下
肥前介

家定

從五位下
肥前介

家治

從五位下
肥前介

家氏

從四位下
越前守

康家

從五位下
右衛門太夫初名忠俊
豐父受領任越前守

胤家

龍造寺豐前守
早世

家和

右衛門太夫
隱岐守

胤和

刑部太輔
文龜中奉

胤榮

豐前守領六千町

澄覺法師

山城守

家兼

法名剛忠淨金

富春禪師

盛家

胤尙

大和守

家乾

越前守

備後守

家純

從五位下豐前守
筑前守
以父山城守本領五千町分三子

純家

從五位下大和守

隆信

初入釋門號少納言君后關公統

信周

從五位下安房守

信房

從五位下豐前守

長信

和泉守
兵庫頭

隆信

從五位上山城守

政家

從五位下民部太輔

龍造寺又三郎

家種

江上下總守大力量人
神崎郡江上石見守漢子

家晴

早登前守
子孫世傳
於朝鮮有戰功
爲島氏一門

家信

五島肥前四郎

龍造寺家系圖

七

龍造寺家系圖

八

龍造寺子孫 客于與州會津藩

龍造寺政家卒後稱鍋島直茂預退領而爲假主是依豐臣秀吉所命也故至松平氏任大樹總天下機務肥前藩忠臣二名携政家子孫而出幕府惣廢鍋島而立龍造寺公義處分不相決姑客之會津藩至今龍造寺子孫來佐嘉邸則鍋島氏開表門而迎入之云

鹿島外史卷之二

處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六年義祐既遁肥後匿阿蘇邑竊謀興復阿蘇惟前怖我討伐而逐之義祐走投大友義興頻納媚其寵臣田原親堅而得野津院萬石邑國人舉厭之義祐累勸義興以借大州大兵而復舊土乘勢入隅蓑乃夷三州使大友氏惣管九州而悉領之義興喜而聽之老臣宿將皆諫曰夫日向之事固島津直伊東曲不論而明矣何之有大友家右伊東道理乎島津氏守三州數百年世用武聞海內其將佐舉血統宗族而士民心服國祚牢固矣輕不可動兵以犯之主公斷勿聽伊東餌說抑大友家所傳往昔源右將爲天下兵馬都元帥時分九州托島津大友少貳氏而掌武事然至君公時管領前後六州加二島而餘威及四國中州勢既過其分夫物盈則虧自然之理也然尙以爲驟將發兵以併與三州其事極不可矣現所謂源氏世臣波多野氏刀撤局所生爲大友氏亦比企孫女丹後內侍所產爲島津氏由來血屬一門不可疏焉固矣然矧先祖親時君婿島津上總介貞久主已后豐前守政親君婿島津陸奥守忠昌主加之君公一之臺島津陸奥守勝久主姬君當義久主叔母重祿親戚世間所總知也伊東夫何之有觀鎌倉已來四百霜友島未敢私事議鋒鏑可謂善隣盡美也臣等累嘆頃歲九州童謠曰雖若茄盛將食醬馬若茄我紋章十輪島津章馬有四足謂義久義弘歲久家久四足將帥之器也矣謳歌比興不可不慎也今舉大兵入日向則彼主我客彼以心服民據險固守則我軍殊無尺寸功而兵氣屈力窮至其時徒班軍損威名於四方若不得已而進戰彼以土著兵隨地理樂戰我軍更不能克

而相持數年。費國力，煩生民，致芻糧於百里外。日以相開，盡野山谷間。我六州舉丁壯者，糜爛於外。老弱者疲勞於內。上下交不聊生，則禍必起。蕭牆中而殆，有災骨不可表。言者明公視算及知命歲，盡察其理，伏冀勿聽亡客言，而後更為悔之大者焉。義鎮不可為過慮。老怯竟傾管内，而大舉以伊東義祐為先鋒，轉令前後每州出萬兵，兵凡六萬。是時義鎮既薨，號宗麟，留世子豐後守義統，而守府內城，亦令立花鑑連守筑前，而備毛利氏別遣高橋鎮種等，而屯肥後。令相良義陽舉張偽勢，三月義鎮親督惣軍將入日向。諸將復諫曰：「不得已舉兵，則臣等願分東西為雄，雄軍分筑後兩肥兵，而直向薩摩，出水口。君公督二豐筑前軍，以入日向。義久束防日向，我雌軍頻攻薩摩。義久西禦薩摩，我雄軍切攻日向。若是，則與三州殆，奔走轉乘，漸入則庶幾萬一之有得。」倭倅歎唯伊東之甘舌惟是，而徒大舉。港軍於一方，左右無作，略而不可向。勁敵島津矣。義鎮以諸親堅，先是義祐累賺親堅，約拔舊土之半給萬石租稅，而厚賈賂之。故親堅絕欲取日向，最急矣。因頻勸義鎮曰：「以我六州勁師，推與三州弱敵，猶以岳推卵也。唯捕大軍，日向一方而過，以衆推寡耳。捷已掌握，何可厭之有。義鎮喜甚，迺率惣軍入日向，而攻土持氏，陷吾田城，略耳河以北地。吾田乃延陵矣。覽島之良方在五十里，距豐後，唯有一梓嶺爾矣。土持氏皇孫而凡本邦稱曰下部姓，號海江田八木法元。吉井美代岡留里原等氏者，悉是裔也。家傳云：「反正帝妃苦產而死，因葬之淺土。然土中似有啼聲，因發之，則見雌母沒男兒生。帝悅，育之，錫土元氏，而鎮日向。本邦產婦難，既死，向微二晝夜，驗之，而後埋。是反正天皇所勅也。爾后齊明天智朝，西方多事，土元大臣般

島外史卷之二

二

島外史卷之二

三

若唐帥白向，舟師累戰，唐兵于韓地般若乃竺語，如鬼神，猛將義也。唐書載龍朔中，與倭兵戰韓地，于白江口是也。矣。還時漂流東大洋，而觸磁礁。本邦軍船悉釘脫，而沉沒。特般若所部海蛇千萬重附，船腹磁氣不能徹，全師歸日向。故后世曰：「部姓人現以蛇貝為氏，神斷無食之，亦般若。」蓋漂流中，着琉球國，得王姬與麥苞而歸。來此，姬所產男兒，襲外祖琉王位，爾后五百年血統連綿相續。我後白河帝御宇，鎮西為朝娶琉球宗女，所生琉球冠者，即王位。而稱舜天王。然三世而復為般若裔。久米島人賢兒婿發子，因琉球王世用，般若紋章三巴爾。土元氏從來訛土持，或傳其祖直亥大臣為半佐官，造營使，為勸工人親納土，狩衣而運之。因稱土持家，是說似附會謬傳。抑島津氏之初封日向全圖，土持惣掌之，舊傳田籍今尚存。建武亂后，雖伊東來竊日向，山東不敢能超土持氏固領土跨豐後。故兩從于島友，常致禮聘於二門。最欽大友義鎮有愛，當自狩場翫飛而空去。後獲之，日向縣邑土持依日向惣領島津家乃獻之。義鎮怒，以為輕已。島津氏遣使返，罵為土持謝之。義鎮益夸威，以為島津土持並惶已。乃遣使曰：「探題令薩摩外商一切禁止之，宜蠻船及明商疏貢悉輸之。大友城下豐後府內港島津舉族大笑曰：「我薩之外商從前連續四千餘年始，袍犧神農剝木為市，蓋禹貢之草服我琉球之蕉布也。虞舜亦我馮夏人。近聞平田島親若書差，虞舜記本孟子作負夏。周漢音聲同馮夏。后世景行帝勅，以日向字乃訓馮夏。現蓬萊山日向宮崎都山名而長寬年中，鎮西為朝所築城也。往古夏康周伯共來，薩之乃瑪港。少康為泰促所，逼一時逃于國乃大舉扶桑大弓兵而復夏。之正統，就重庶子於本邦。后世歷史記，其事然。魏志祖紀其說。天孫之奇說。李唐之姬詩抑基于此。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明歷世支那船舶每

宗統因帝命而罹流矢災處因社樹號奈計忌森樟樹株
有西征之戎幸此之謂也而罹流矢災處因社樹號奈計忌森樟樹株
圖九丈三尺蓋文政間所索驗今既朽消本邦歌傳名所而在熊
襲城麓后世合祠應神帝神功后也是夕義久得吉夢以為捷軍
兆我衆踴躍喜之進屯里原義弘亦發兵幸出神屋關來家老川
上參河守忠智所守高鍋城而為先蒐是間伊東舊士民等據高
城麓河原寺壘而絕我援路中書家久急攻屠之獲首殆千級十
一月十一日義弘進設伏誘大友前軍而斬首五百餘敗兵北走
保松山營義久迺親出令諸將陷松山斬敵曉將齊藤鎮實等臨
殘兵直追北而至高城巖來水露陣兵鋒利甚大友軍乃解高城
圍而專對我援軍因我軍自由合城兵倚角之勢益熾矣敵六州
鳥合衆肝我壯兵堅陣而頗生怯氣筑後諸將先拔軍而加我高
城兵部是大友前軍諸將吉弘鑑理佐伯惟教吉岡鑑直田北鎮
用尸次鎮連白杵統景等數使告義鎮以避銳氣墮氣之術
策而說萬全必勝之道理最丁寧反復一若武田諸將諫勝賴於
長篠義鎮令曰速為進戰他說勿煩耳諸將累嗟嘆至是復告義
鎮曰義久今日陷松山而陣河原銳鋒刺甚明蚤將擊我陣願主
公親出督鳥合衆而固其心臣等致死以破島津陣義鎮固恃
衆而輕我不敢親出授大旗田原親堅而代己為大將前軍諸將
歎息慷慨且憤嘆田北鎮周激曰明且之戰唯有一事決死而先
進撲大將義久相刺而共斃而已他亦何言衆快之各選營候明
大與散衆能曲而為今生賦時佐伯惟教試使一士瞰田北營鎮
周既缺飲深夜寒甚欲催一杯溫酒雪中春雖然陣場廣曠求薪
無得鎮周迺出別乘貝轂折之衆愕曰是累世寶器也奈何忍為
薪鎮周笑曰吾決意發鞍何足惜惟教聞情實輒奪食率兵而臨

河干我軍亦整隊當之北鄉久盛本田親治等進前義弘督親軍
向築瀨口金吾歲久北鄉時久截制部曲而各前義久營三城阪
而後繼從弟征久忠長將左右軍伊集院忠棟屯折瀬津欲擊敵
橫側十二日黎明大友前軍鼓譟而亂高城河來伊東曉將長倉
勘解由右松左衛門先登我軍邀擊直雖斬長倉大友諸將爭先
勇進兵鋒不可當我前軍潰而却至月輪下津返戰兩軍大奮鬪
敵勁甚我先鋒將久盛親治皆戰沒義弘進陣前圍歲久時久齊
進力戰征久忠長隨擊敵左右伊集院忠棟進亦擊其橫敵兵八
萬餘我兵三萬彼我十二萬聲折江河勢崩雷電我高城諸將中
書家久已下開壁殺出三面合擊大破之敵軍蒐將吉弘田北佐
伯尸次荻原右松等些不顧潰兵乃拋身衝我中堅而悉戰死其
餘大半為所擠河淵而沉溺我軍追至名賀原時大友骨鯁曉將
押我高城者筑後築川城主蒲池宗雪齊豐後岡城主竹田紹哲
鶴崎城主吉岡鑑直白杵城主白杵統景及城主邑主毛利鎮範
鳥井某杵築赤野星井股野等總曉騎三百餘員立一面盡決死
弄乘馬甲冑弓槍寒天脫左右肌而唯執刀大奮鬪血戰擊却我
大軍數回不退一步而皆沒其他悉遁走是日殺獲凡二萬就中
甲首四千餘級僱尸累積七里我軍逐走至耳河渡口則暑既昏
至是息軍大友義鎮在河北嬰臣親堅先遁來告大敗義鎮狼狽
如得堅即夕弄糧仗走豐後家久勸尾隨之義久不肯曰大友未
可輕易應以漸取之乃振旅而凱旋於是舉大友臣僚死者皆先
諫義鎮而不所聽曹輩也勸取奧三州貪明疏利者悉邪宗門徒
而擅豐商利家富騎駁馬疾遁一無死者至是宗麟威名頓消亡
兩後率屬島津家三前亦連衡七年還我將佐多久政等于限本

而略未降者當時西海之雄傑龍造寺隆信明月種實筑紫廣門等若慕容垂姚萇等乘僞秦王苻堅擊東晉之大敗頻爭三前筑紫氏元少貳支屬與大友同祖乃武藏守秀卿裔也源平一谷之戰武藤監物太郎賴方佑前武藏守知盛而戰死弟武藤小次郎賴資爲鎌倉所捕後所封鎮西而任少貳庶門領筑前筑紫社邑者以爲苗氏世以門字附降下當時廣門父賴左馬頭惟門往藏屬大內就亦附毛利故爲大友所攻惟門遁走安藝而寄食毛利氏種發號良藤齊其子廣門依元就薩復舊城邑累結交龍造寺隆信共爲同盟與國專拒大友雖然或和大友有時亦叛反覆更無極大友義鎮日向大敗已后廣門乃略筑後來目及筑前三笠郡於是稱筑紫上野介據五個山城有廿萬石邑兵勢漸張明月氏劉漢靈帝裔日向大家惟宗王支屬世居播磨大河原谷

友更不克制至是種實治略取三拾萬石地每股勘薩摩乃爲島津家始終媒介九州諸侯聲息恒亘于薩筑八十里事跡粲然漢王之於彭越龍造寺氏亦武藤少貳一家也藤原秀卿七世裔廷尉秀清始所補肥前國衙曾孫秀家方源賴朝執天下權時文治三年賜佐嘉那龍造寺邑而爲氏其次領野邊島邑者今訛鍋島是也隆信素庶裔而番入釋門號少納言君還俗襲宗統任山城守鹽大內義隆稟片諱名隆信適有七萬五千石領邑隆信脫編被堅抗衡大友義鎮嘗册家叔大友八郎親貞爲大將大舉而擊龍造寺隆信連敗佐嘉城已將陷親貞心弛且日欲踏壁乃止息軍鍋島直茂富膽略以寡兵夜襲大友軍而破之斬獲大將親貞從是大友不能制龍造寺隆信竟徇肥前大半殆領五十萬石地而爭筑後于島津氏亦當時大將軍足利義昭爲織田信長所逐而寓中州毛利氏數遣使託討大友而與毛利併力戮信長復京畿若尊氏義植故事獨是朝倉義景亦贈書謀島津氏出舟師於攝海則朝倉淺井從北嶺下而來攻信長粵義久令弟家久隨壯士衆微服詣上國竊覘信長方是時信長擊光佐於攝阪通朝倉義景淺井長政據叡山溯京師信長前後受勦敵苦戰勉強漸濟三國水津而班軍京地皆家久年廿四爲朝倉間諜被大社順禮鄧服立山攝境途上而瞰視之門徒土兵頻尾擊織田軍雖銃丸累至信長神色最壯然不損甲冑而發烏帽子服靴綴子衣綴虎皮外套粧錦之馬巾尾袋無何鞍上倦眠而喘行家久大愕曰雖我兄常欲爲天下事然信長英姿雄相若是先非滅織田則奈何得仲我力於上國深欲剪之是元龜元年也當時足利義昭在京師賜寶刀于

島津家而繼。勸公親書存。今因茲觀之。是時已義昭心不安。信長殆可察也。然亦依九州多事。家久等暫歸國。天正三年。再經上國。時義昭已去。京畿淺井朝倉亦既亡。然武田勝賴與信長相持。參之長篠。家久遁。與朝倉淺井六角齊藤等舊臣欲舉兵。京畿而陷。信長背勝賴短慮急戰。而大敗績。因家久等秘事。孟卒四歸。既至。截大友邦。疆無虞。家久復詣京畿。稱日向浪客。寓伊東日向守光秀而謀之。光秀怨信長日久。因累勸光秀以依源氏父義昭。而號大御所。光秀適爲當職將軍。光秀悅甚。厚待家久。竊爲賓客。給與衣食。最極饒豐。信長竊西州豪族名家苗氏而替字名。已暮下。日別喜乃。大友右族戶次丹後守鑑連鐵西名將繼立花家。亦曰。惟任乃。伊東修理太夫義祐先是喪邑共倫其氏以夸東國人。就中若惟字音東人訓西人。雖信長無學。尙雄才英智。契唐賢相。

慶長外史卷之二

+

張九齡書。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無嫌唐律。不隕和皇。双方爲兼良之活法。於是光秀稱日向守也。十年六月。島津家久土岐光秀共奉大將軍足利義昭令。且例雖未奉勅。詠跋扈大臣藤鐵足等戮蒼海豚魚。而斬斯波氏舊臣織田信長始依毛利氏內大樹義昭。信長欲進兵兩山久矣。於是際島津毛利武田上杉朝倉淺井等切欲再興柳營。亦若織田松平大友北條長曹龍造等唯倫國郡而擅私利耳。信長深患義昭在中州。頻欲擊毛利焉。雖然。以上杉出越前武田出美濃。竟未能大舉。而西向唯令羽柴秀吉略山陰。侵山陽。而互有勝敗。然先是天正六年。上杉輝虎卒。今歲武田勝賴死。信長更無所後顧。先鋒羽柴秀吉而大舉。畿內及東山海北陸等諸州兵而將擊毛利氏。然催兵未集。信長冀單出京師。而寓本能寺。家久光秀與織田仇家足利北島六角朝倉淺井。

齊藤三好松永荒木等遣臣浪客合謀。勦力而應。信長斬其子信忠。于二條城。至是畿內近邦軍卒士兵不備。而蟻集。城主邑主不招。而來附。光秀適欲到近江。而得信長本巢安土城所積寶貨。家久切諭云。當節寶貨億兆。更非所顧。雖信長既斃。尙有魁將秀吉在。方面大藩。彼之膽略神妙。不測。惟優安土之寶貨。蓋萬萬。冀今日散卿所有之寶貨。而大饗古新。愆軍至急。將齊藤四王天拔。精兵五千。而直圍攝泉。立可抗織田信孝松平家康丹羽長秀等。就亦大躍兵。令筒井順慶塞大和路。而斷家康等走路。亦留滿尾等而守京師。向州迺率愆軍。今夕陪道兼行。明日中到。播磨忽陷。秀吉本巢姬路城。而當大振兵。鑿然而借其以勝兵三千。然則直前。先入。備前乘勝勢降。浮田直家。彼我觀望。取質子而尙進。應衝後之背。抑毛利元就死后兵勢不振。適雖吉川元春有英斷。小早川。

慶長外史卷之二

+

隆景多顧慮。不能尾擊秀吉也。必矣。雖然。聞向州親陷姬路。中書近逼。後背則元春隆景亦協心決意。攻秀吉必矣。然則胡孫前跌後登。不三日而可猴元致。麾下當時獲信長秀吉双首。則凡天下之貨寶悉皆在向州手裏。何其慕安土之爲。光秀不肯而赴近江。唯囑婿織田信澄而謀。在攝織田軍。信孝長秀直斬信澄。松平家康亦徑大和路而遁去。且光秀謀毛利疾足者。亦爲秀吉所獲。而情實露。策略現。於是秀吉約和。毛利剩受銃弓旗三援兵。乃陪道長驅而來。攝津至是漸遣四王天等要擊之。而不克却。光秀將兵殆殲。秀吉兵威益振。信孝長秀左右之將。略京師。光秀遁。督愆軍而親出。要山崎。家久曰。某宣今夜先取天王山。明且矢丸雨注。下射。狼之陣頭。向州乘之。愆軍一齊進擊。可。擊織羽之愆師耳。然是間。光秀殊如醉如狂。事理更不能勘辨。而苦心錯亂。即時不出兵。

乃至平明令薄尾等登天王山秀吉亦遣堀尾等而爭之薄尾軍不利而却下男秀吉惣軍兼山河而齊進家久率北島齊藤淺井朝倉等舊臣奮鬪力戰雖盡作略光秀軍潰不能奈何家久頗智敏捷俄加織田三七郎陣大呼曰西國武者執行人衆也爲義軍勦力希後日之證記耳信孝喜納之故家久等得無恙歸國自是淺井朝倉商爲薩臣居寔島是際毛利氏猶豫觀望故義昭不能復京畿而我事亦寢是歲肥後相見氏納八代邑坤八代要山海積年征西將軍王所營居也因遣義弘實八代而宰肥後是時龍造隆信頻欲略筑後先闕築川城主蒲池鎮連邑素築河疆界距隆信本邑佐嘉直徑僅可五里云

蒲池元開東世家豪族野藤宇都官氏而與龍造寺等同宗藤原姓也建武已后來九州而雄居于筑豐間適島津家所傳故文書

鹿島外史卷之二

十一

中有號九州探題宇都官沙彌所御公事之書狀因茲觀之則足利大樹所遺並津諸源一色湛川今川等之名門右族固可識也子孫居豐前據基肆城者因以爲氏俗書城井坤東肥之鞠池北豐之基肆共鎮西官築之名城而令義解尙載其名基肆家亦稱宇都官彌三郎友綱屬島津家而領豐前中津十萬石邑號武顯世然后年豐臣之西來也詐與本領安堵朱鷺竟令黑田孝高殺友綱子孫遁寔島爲藩臣世稱城井三郎左衛門者是矣亦同家領筑後築河十三萬石邑者稱蒲池氏而屬島津家是間雖隆信欲切取築河蒲池鎮連固守而不能力取因陽修隣好請爲面會蒲池爲疑不詣數歲矣然鎮連素隆信母親戚也故隆信矯母命而召之誓書交至鎮連不得已率兵衆乃誓心而詣佐嘉隆信子政家養以散樂詒語曰親父今與祖母老須古城舊就面之蒲池雖

邑疆既遠至須古則伏兵四起鎮連從臣爭死扞戰錫島直茂與書鎮連曰宣輸城邑則某過拯卿躬蒲池衆不受輸鎮連叔某發矢貫使者脾大呼曰我昔若矢蒲池兵奮鬪盡死節鎮連遇扣民戶而求湯快濯垢身更被世家城主禮服結冠纓而自封氣節頓仰由觀者無不感歎於是筑後諸城主皆蒲池之親戚舅婚也其感鎮連死憤隆信惡告薩摩乞援兵而抗肥前就中田賢鎮種主高尾水流濱田江浦堀切五城而面肥前故隆信大舉攻田賢鎮種拒戰最力薩軍援之二歲果雖陷肥前南濱諸城薩摩軍船每積糧仗而船身重迴轉不自由故竟不能破肥前海軍陸路自鹿島至田賢軍行經十二日佐嘉距田賢唯一日路故遠近力不適鎮種告薩摩割河口一城以和肥前休士息民后爲所毒而田賢亡有遺孤遁薩摩而爲藩臣世稱田賢嘉兵衛矣時隆信乘大友

鹿島外史卷之二

十三

勢衰島津在遠邦略取肥前隣境筑後肥後濱土亦從壹岐對馬殆併百萬石邑自稱五州太守縱殺不息四隣小侯頻患之隆信之殺蒲池也男兒遁薩摩爲藩臣稱蒲池新三郎后改備中守務少老職女子投肥前島原主有馬義純義純重良家姬妻其孫累疾隆信繁殺蠶食乃絕之屬薩摩有馬氏元藤原純友裔而累世僧號有馬將軍后亦稱肥前惣司館近代爲足利家相伴衆現領廿五萬石邑與受島津片諱迺稱有馬肥前守久純而抗衛西肥隆信身當筑後令世子政家擊島原然有馬迺政家岳父也故緩攻之十一年我軍促肥後兵而援島原輕進不利將殞班軍隆信意益驕輒約和筑後諸將各以安本領暫息戰事遣四男五島肥前四郎家信于梁川城而壓筑後隆信親出島原叱政家曰往日盡望薩軍屠有馬悉略肥後地坤

爾有意妻家。歟。吾迺親攻。堅城而已。大怒。擊島原。累攻。略十八萬石。地。尙攻有馬。本城。甚劇。久。結固。守禦之。隆信亦遷怒。而。蔡。肥後。西。疆。割府。城主。赤星。備中。守宗。家。質女。十四。賈子。八歲。以。極。慘。酷。其。母。徒。既。而。來。薩。摩。泣。請。報。仇。十。二。年。三。月。命。中。書。家。久。再。復。救。有。馬。氏。且。應。赤。星。請。家。久。航。渡。島。原。盡。弄。舟。楫。而。視。必。死。如。項。籍。救。河。北。亦。令。統。手。貽。彈。藥。二。發。餘。盡。捐。之。粵。有。馬。氏。迺。出。千。五。百。兵。而。會。之。隆。信。大。盛。兵。將。進。擊。我。兵。截。三。千。人。觀。敵。大。軍。壯。盛。而。氣。不。進。有。馬。氏。軍。亦。據。險。而。欲。城。守。家。久。不。可。迺。謂。曰。明。旦。之。戰。應。天。神。降。溫。泉。嶽。上。而。祐。我。兵。事。今。夕。須。驗。其。證。以。視。衆。令。麟。家。川。田。義。朗。吹。螺。溫。嶽。絕。頂。應。之。螺。聲。衆。咸。信。以。爲。神。助。果。至。兵。勢。進。氣。振。家。久。迺。令。衆。曰。明。日。之。事。衆。寡。不。適。勞。力。懸。絕。豈。可。得。平。戰。而。克。捷。乎。爾。曹。一。旗。部。兵。五。十。以。爲。一。隊。當。潛。兵。

東島外史卷之十一

十四

設。十。覆。敵。來。則。直。擊。交。錯。敵。軍。縱。橫。掩。擊。以。獲。巨。燭。隆。信。好。預。金。箭。飾。甲。狀。而。手。不。執。弓。衆。皆。相。之。斬。隆。信。誨。諭。若。神。衛。銀。鼓。策。令。畢。而。與。諸。將。飲。家。久。子。豐。久。年。十。五。有。容。色。筋。川。上。忠。堅。忠。堅。引。滿。大。言。曰。屏。美。又。爵。明。戰。獲。隆。信。頸。者。吾。也。新。納。忠。元。誠。曰。忠。堅。少。壯。辭。氣。驕。漫。矣。抑。隆。信。大。國。主。衆。數。萬。軍。事。不。容。易。言。行。君。子。之。權。枉。古。聖。不。謂。乎。言。顯。行。行。顯。言。不。可。不。慎。也。忠。堅。跪。對。忠。元。曰。貴。老。以。僕。言。爲。誕。乎。僕。嘗。明。日。現。視。其。効。憤。激。而。出。忠。堅。義。弘。家。老。日。向。高。鍋。城。主。川。上。忠。智。嫡。子。也。隆。信。聞。我。援。軍。到。直。馳。欲。擊。之。鍋。島。直。茂。等。諫。曰。島。津。軍。兵。來。救。宜。入。城。保。之。然。自。若。軍。平。野。而。待。我。衆。是。必。有。奇。計。深。策。請。輕。勿。擊。之。隆。信。曰。吾。督。六。萬。衆。乃。二。十。陪。島。津。援。兵。今。日。納。薩。矢。於。我。片。掌。而。一。頓。之。則。彼。立。蹙。粉。矣。爾。等。何。過。慮。怒。罵。甚。是。月。廿。四。日。蚤。隆。信。親。先。進。而。馳。

兵。勢。劇。如。烈。火。我。軍。苦。戰。死。傷。甚。衆。既。十。面。伏。起。亂。馳。隆。信。親。隊。縱。橫。斫。刺。時。適。天。祐。島。津。師。急。雨。晦。冥。龍。造。寺。兵。忽。失。方。向。四。不。能。顧。薩。軍。乘。之。掩。擊。大。破。之。斬。首。三。千。川。上。左。京。亮。忠。堅。募。死。士。入。敵。軍。切。索。隆。信。已。而。見。振。紫。鎧。預。金。箭。大。將。繞。百。餘。騎。疾。進。行。而。尾。之。隆。信。馬。逸。駿。不。克。及。有。馬。氏。軍。校。有。馬。又。九。郎。少。壯。軀。生。駒。彎。弓。射。隆。信。馬。時。從。軍。扞。戰。者。既。竭。忠。堅。以。槍。刺。隆。信。脾。竟。斃。之。隆。信。沒。甫。五。十。六。扞。從。江。裡。口。正。衛。門。謀。復。仇。親。斬。圍。僕。首。而。實。力。頻。呼。云。某。有。馬。之。臣。獲。隆。信。弟。龍。造。寺。安。房。守。信。親。首。以。具。實。檢。近。家。久。而。衝。刺。家。久。擐。堅。甲。故。微。傷。股。耳。我。軍。盡。刀。斬。之。家。久。急。呼。曰。義。士。矣。母。殺。然。罪。及。我。將。獲。渡。越。中。守。等。擊。鍋。島。直。茂。陣。鍋。島。氏。戰。最。力。越。中。子。孫。渡。與。大。耶。死。之。然。竟。戰。勝。走。直。茂。殺。獲。治。千。肥。前。之。半。不。攻。而。降。義。久。在。肥。後。而。得。捷。聞。具。隆。信。首。子。

東島外史卷之十一

十五

陣。庭。机。上。親。庭。步。而。禮。見。最。恭。次。視。赤。星。母。母。忿。嘆。踊。躍。掉。頭。拋。地。舉。展。齒。將。蹂。踏。左。右。扼。之。既。而。歸。首。肥。前。鍋。島。直。茂。等。戰。不。內。之。乃。雖。識。力。不。適。尙。聲。言。當。報。仇。而。幸。迎。擊。薩。使。葬。之。肥。後。高。潮。川。上。蓋。依。隆。信。在。時。以。此。川。爲。疆。界。也。矣。然。至。近。歲。鍋。島。氏。迎。隆。信。首。而。內。之。方。發。首。盡。美。麗。寶。品。觀。者。大。驚。累。感。曩。昔。島。津。義。久。儲。意。最。厚。云。義。久。以。肥。前。降。地。與。其。半。有。馬。氏。亦。以。半。賞。我。藩。有。功。將。士。而。守。其。諸。城。且。冊。圖。書。頭。忠。長。而。賓。三。重。城。主。宰。肥。前。三。重。通。地。名。也。矣。是。間。於。關。右。開。島。津。家。久。斬。號。五。州。大。守。龍。造。隆。信。而。國。郡。悉。響。震。無。耕。夫。止。鋤。機。婦。息。梭。而。共。傾。耳。有。不。聞。之。者。焉。至。是。筑。前。曾。長。明。月。種。實。原。田。親。秀。豐。前。曾。長。高。橋。元。種。基。肄。友。綱。等。世。家。豪。族。悉。來。覲。島。賜。藩。主。義。久。而。飲。爲。臣。禮。八。月。義。弘。盛。兵。限。本。迺。乘。穀。熟。親。率。大。軍。出。筑。後。瀨。高。而。大。耀。兵。勢。望。肥。前。

佐嘉城目下幾數里。於是肥前諸城主松浦大村五島等皆謁義弘而願麾下。是時大友亦聞隆信傾軋，遁募豐後諸將不死耳川役者，志賀親繼戶次統貞佐伯惟定，朽網鎮光清田鎮辰吉弘統幸宗像鎮則等大舉而爭筑後。義鎮亦傳檄筑前而令立花鑑連高橋鎮種疾發兵陣高良山而俟。佑豐後軍頻戰隆信子五島家信等亦別將田原親家從肥田口直襲明月邑，鎮種實逆擊大破之。親家僅以身脫。是間大友傾國兵悉在筑後，因明月種實獻策與中書家久共頻勸取豐後，曰：「乘此好機會，高橋等自豐前種實自筑前家久自日向義弘自肥後四口同攻，則豐鎮捐國而詣上國，請援兵，當時秀吉連戰與織田信雄松平家康于尾勢，間長曾我部元親保四國而特立紀之雜賀黨，森亦遁于織田松平方今雖秀吉身生趨避不能來西海也，宜捐肥前急取豐後，然是策不所行。」島津氏失策在是。間云：雖然，遣我諸將陷堀切城而屠肥前，曉數百乘勢以十二月中攻降龍造寺政家，遣親族副島長門守而質麗島，麗島麾下舉我軍息，肥攻專與明月對豐後軍而定筑後，邦內門註所統景五條鎮定唯二人，屬大友。其他筑紫等諸城主悉屬島津。十三年春我兵尙圍豐後軍于高良山。三月義久册義弘爲監國，號守護代而居肥後。惣宰肥筑前後四州二百餘萬石地，自是義弘名震關右。乃依例規奏聞京師，至八月義弘位官宣旨下。時近衛氏遣使慶義弘立監國，乃諭曰：「秀吉強昇關白阿衡重職，應島津氏亦豫爲警心。」是際大友竊勸阿蘇惟前陷肥後華山城而拽我筑後軍，義久怒親督薩摩軍攻阿蘇氏，拔其五城，惟前謝罪降服。九月大友柱礎老將立花鑑連卒，高良山警等五丈原喪，高橋鎮種護柩而歸筑前，明月兵不遑擊，島津軍亦

豐島外史卷之二

十六

不尾擊殊感名將喪，不乘其弊也。鑑連沒甫七十二，嚮大友每折毛利大軍以鑑連在筑前也矣。隆信常慨鑑連遙送爵厚其款，島津氏亦憚鑑連實若賴朝憚秀衡，鑑連活息不絕之間義久難逐。大友鑑連死后取豐後之易苟如拾熟柿，然水史等大愆，鑑連初隨大友中屬隆信後竟特立據何等，而儲爲若是胡亂說邪。抑鑑連盡忠節大友家天地之神靈所監立花君臣之遺憾莫大於俗史焉。至鑑連逝大友軍遁去，我筑後完定臘月阿蘇氏竊復一城，十四年正月我將新納忠元將攻其城，或曰：「今日先君貴久主忌辰矣，毋爲攻屠。」忠元曰：「先君英烈主辰日應有其祐，急攻拔之，自春至夏義久在肥後而受八州諸侯禮謁每與散樂饗宴牧伯七月令肥前守將圖書頭忠長發兵實筑紫廣門，私大友通聲息于秀吉，別命佐多久政等諸將而陣高良山，直先攻廣門，子晴門據駕取城，晴門勇武鳴九州親揮槊奮鬪，我將川上忠堅執槍向前交鋒之際互詠歌唱和共決死，忠堅竟斬晴門已亦蒙重傷，不日而死，廣門在五山城聞晴門沒駕取陷力竭納質而出降我軍乘勢悉入筑前屯天拜嶽，隨高橋鎮種輸寶滿城鎮種實吉弘鑑連二男而大友骨髓曉將也。長子宗茂爲立花鑑連嗣，據立鼻山二子統增據寶滿山共禦我軍，急使家老薦野參河村上志摩告島津來攻于秀吉而頻款願以請援。時宗茂諫鎮種曰：「大援早卒不可來，宜捐岩屋據立鼻父子合力而保之。」岩屋孤立平土非所守也。鎮種不可曰：「頻年島津兵勢強大而我惣領大友氏尙不能堪累仰援上國矧於孤乎？」方今時父子在一城則唯絕種胤而益賂利於敵耳。孤守岩屋力拒數十日奮鬪死之則可敵軍死傷亦多雖島津氏兵如鬼神不可不創也。汝亦據立鼻堅守數月以

豐島外史卷之二

十七

不尾擊殊感名將喪，不乘其弊也。鑑連沒甫七十二，嚮大友每折毛利大軍以鑑連在筑前也矣。隆信常慨鑑連遙送爵厚其款，島津氏亦憚鑑連實若賴朝憚秀衡，鑑連活息不絕之間義久難逐。大友鑑連死后取豐後之易苟如拾熟柿，然水史等大愆，鑑連初隨大友中屬隆信後竟特立據何等，而儲爲若是胡亂說邪。抑鑑連盡忠節大友家天地之神靈所監立花君臣之遺憾莫大於俗史焉。至鑑連逝大友軍遁去，我筑後完定臘月阿蘇氏竊復一城，十四年正月我將新納忠元將攻其城，或曰：「今日先君貴久主忌辰矣，毋爲攻屠。」忠元曰：「先君英烈主辰日應有其祐，急攻拔之，自春至夏義久在肥後而受八州諸侯禮謁每與散樂饗宴牧伯七月令肥前守將圖書頭忠長發兵實筑紫廣門，私大友通聲息于秀吉，別命佐多久政等諸將而陣高良山，直先攻廣門，子晴門據駕取城，晴門勇武鳴九州親揮槊奮鬪，我將川上忠堅執槍向前交鋒之際互詠歌唱和共決死，忠堅竟斬晴門已亦蒙重傷，不日而死，廣門在五山城聞晴門沒駕取陷力竭納質而出降我軍乘勢悉入筑前屯天拜嶽，隨高橋鎮種輸寶滿城鎮種實吉弘鑑連二男而大友骨髓曉將也。長子宗茂爲立花鑑連嗣，據立鼻山二子統增據寶滿山共禦我軍，急使家老薦野參河村上志摩告島津來攻于秀吉而頻款願以請援。時宗茂諫鎮種曰：「大援早卒不可來，宜捐岩屋據立鼻父子合力而保之。」岩屋孤立平土非所守也。鎮種不可曰：「頻年島津兵勢強大而我惣領大友氏尙不能堪累仰援上國矧於孤乎？」方今時父子在一城則唯絕種胤而益賂利於敵耳。孤守岩屋力拒數十日奮鬪死之則可敵軍死傷亦多雖島津氏兵如鬼神不可不創也。汝亦據立鼻堅守數月以

談、關白之機、然則我事、庶幾或開、家運不絕、血統平孤、將以此言、爲永訣、汝能記之、宗茂嗚咽淚泣、更復贈節士廿六人、而佐之、號哭別、壁、我軍前、薄、岩屋、精銳五萬人、大將國書頭忠長、豐太宰府、伊集院忠棟爲軍師、西海諸侯悉隨之、宗義智等獻酒糧、而略之、鍋島直茂亦伴、龍造寺政家率、鎮甲三千來、而謂望、攻口、忠長笑、曰、宣、陣、安、處、觀、我、攻、勢、指、他、方、而、居、之、八、州、世、家、豪、族、旌、旗、林、立、陣、營、亘、三、里、軍、門、來、謁、者、如、市、皆、稱、島、津、探、題、公、時、大、友、僅、有、豐、後、外、於、筑、前、唯、有、三、城、然、既、受、攻、欲、援、之、則、義、久、義、弘、擁、大、軍、屯、肥、後、直、自、岡、口、爲、略、豐、後、故、義、久、窮、蹙、不、能、寸、步、唯、使、价、雪、飛、告、急、上、國、我、軍、使、岩、屋、而、勸、和、降、鎮、種、禮、敬、最、恭、稱、武、庫、公、中、書、公、賢、君、名、將、更、不、失、大、友、親、戚、之、禮、義、然、斷、不、肯、輸、城、至、強、降、再、三、鎮、種、放、言、漫、罵、我、軍、笑、曰、惟、高、橋、臨、終、喘、言、妄、語、也、大、攻、擊、之、嚴、

慶長外史卷之十一

十八

聲、雷、震、四、面、齊、登、鎮、種、振、勇、拒、之、矢、丸、如、注、大、將、忠、長、躬、負、板、築、爲、士、卒、先、親、破、開、稟、數、劍、敵、從、壁、上、拋、下、大、石、我、精、銳、斃、傷、者、數、十、百、人、薩、兵、益、激、進、鎮、種、已、蒙、重、傷、入、牙、城、而、自、刎、左、右、舉、聲、唱、佛、名、我、兵、附、壁、者、皆、曰、城、內、唱、佛、名、惟、主、將、死、也、輒、超、墻、而、亂、斬、獲、首、治、一、千、城、兵、一、無、遺、走、者、舉、死、節、我、將、殊、怒、其、忠、勇、禮、鎮、種、元、爲、厚、棺、槨、親、香、奠、而、葬、之、九、州、將、士、觀、之、無、不、感、稱、焉、宗、茂、聞、而、哀、慟、深、忝、我、軍、禮、然、招、諭、百、端、竟、不、下、諸、將、繼、曰、雖、我、力、拔、立、鼻、不、難、今、也、大、友、孱、弱、已、極、至、方、面、鎮、將、所、屠、壁、隻、騎、不、能、出、援、乘、其、弊、揭、豐、後、逼、亡、宗、麟、則、宗、茂、體、而、自、滅、亦、不、足、顧、也、乃、縱、火、焚、城、四、面、別、遣、一、將、拔、寶、滿、城、擒、高、橋、統、境、還、薩、摩、而、譏、紫、微、山、祈、禱、院、神、護、寺、俗、書、那、答、院、愆、也、乃、休、軍、肥、後、而、城、田、穀、熟、將、大、舉、昭、豐、後、先、是、義、鎮、累、怖、我、兵、勢、親、奔、大、阪、乞、援、關、白、秀、吉、聞、島、

津、略、九、州、大、友、逼、危、急、乃、遣、使、而、和、之、粵、義、久、使、近、臣、錄、田、政、近、及、程、朱、寧、僧、文、之、詣、上、國、謁、秀、吉、迺、呈、島、津、家、譜、及、錄、倉、足、利、歷、代、證、書、而、請、今、尙、爲、九、州、牧、秀、吉、默、然、無、政、可、否、當、時、秀、吉、累、懇、松、平、家、康、未、覲、京、師、且、北、條、氏、政、據、關、東、結、婚、松、平、而、爲、與、國、方、淵、有、所、東、顧、遂、不、能、西、向、亦、惟、島、松、連、和、從、東、西、而、攻、已、故、待、我、使、者、頻、卑、辭、意、稱、錄、倉、長、子、家、島、津、殿、許、州、州、及、三、後、各、半、而、公、求、成、還、使、者、陰、與、金、櫃、于、大、友、而、饒、軍、實、以、命、與、毛、利、長、曾、等、遣、攻、島、津、秀、吉、急、以、妹、婚、家、康、復、遣、母、質、參、河、厚、謙、和、親、息、東、顧、愈、至、是、大、高、橋、賜、使、仙、石、秀、久、稱、勅、諭、書、云、關、白、問、何、不、朝、貢、坐、取、官、爵、縱、出、兵、攻、略、隣、邦、今、也、朝、廷、寬、宥、宿、辟、宣、親、覲、京、師、而、謝、之、因、亦、戒、秀、久、曰、若、義、久、不、服、誰、勿、與、戰、退、以、候、我、親、出、夫、島、津、舊、國、固、得、士、心、非、若、曹、力、所、耐、也、乃、命、黑、田、孝、高、加、藤、喜、明、脇、阪、安、治、

慶長外史卷之十一

十九

等、促、毛、利、長、曾、氏、發、山、陰、山、陽、南、海、兵、而、共、援、大、友、十、月、我、軍、大、舉、遂、大、友、義、鎮、一、軍、將、兵、庫、頭、義、弘、帥、師、三、萬、以、阿、蘇、惟、前、爲、先、鋒、從、肥、後、路、而、入、豐、後、屯、大、神、城、今、訛、岡、城、是、也、一、軍、將、中、書、家、久、輕、騎、一、萬、以、土、持、久、綱、爲、先、鋒、從、日、向、路、而、超、梓、嶺、入、豐、後、略、海、邊、向、府、內、先、是、大、友、家、老、入、田、義、貞、志、賀、親、行、戶、次、統、貞、等、累、厭、宗、麟、般、樂、怠、放、而、內、腹、薩、摩、日、久、殊、一、萬、田、鑑、真、妻、範、美、義、鎮、強、私、之、鑑、真、舉、族、皆、忿、至、是、悉、背、大、友、而、迎、薩、摩、故、我、兵、縱、橫、陷、豐、後、邑、城、更、如、入、無、人、境、義、弘、前、營、驚、樹、家、久、進、屯、利、水、共、徇、豐、後、時、仙、石、秀、久、來、視、秀、吉、書、義、久、在、豐、後、境、日、向、潮、觀、城、見、之、書、翰、殿、宇、頗、鹿、略、矣、義、久、忿、曰、我、家、無、懼、天、朝、貢、獻、亦、真、官、爵、從、古、近、衛、氏、所、遠、非、秀、吉、所、預、也、若、討、大、友、乃、足、利、公、方、嘗、所、教、命、欲、贊、其、歸、洛、耳、抑、孰、若、秀、吉、大、逆、弑、主、信、孝、竊、主、信、雄、之、賊、兵、實、猴、

而獸心關白何爲者。每量貢大友。而多言於我。遇公不敢受。非禮書。乃頻書投地。秀久等惶辱。使命徒歸。則所戮急。促諸將。催四國中州兵。謀大友。共合力。衆幾十萬。就中揀精曉鐵騎六千。而爲先鋒。直衝中書家久。豐後。十二月十二日。家久帥屯兵三千。前要戶次川。而大戰。敵之兵鋒銳甚。長曾彌三郎信親。督四國軍。而勇進。擊却我前軍大隅肝屬兵。上國惣軍大開。處捷。以贊信親。雖然敵精曉既疲勞。雖後軍盛大。悉皆烏合。衆復不足懼也。家久察機。直督日向親軍。身自跨馬。手擊急鼓。以烈戰勢。統砲雷發。短兵急擊。大破之。斬土佐國主長曾信親。阿讚郡主三好存保等。上國軍忽潰。亂鋒刃之所。截銃丸之所。彈及溺水者。總萬餘人。我軍殺勢如破竹。讚岐國主仙石秀久。淡路國主脇阪安治。伊豫郡主加藤喜明。藤堂高虎。阿波國主進香家政。今當錄其賀賀之俗字也。鹿島所傳錄當時世之古書。皆紀進香。此苗氏

鹿島外史卷之二

二十

多子紀伊郡主尾藤知定。播磨郡主黑田孝高等。師大敗。欲入白杵城。郭扶不能。內大軍欲航。通四國地。適潮退。船膠欲從陸路走。豐前惣大將義弘。衆五萬屯前途。敵將皆覺。不可遁。乃解兵。脫甲列坐。濱洲。而將自截。遣使我軍曰。今日之事。諸將之命。懸島津氏手下。宜賜檢使。而刳腹。唯願活上國士卒。惣命耳。形狀勢。于禁七軍降。關羽我軍欲乘勝爭先。而墜之家久制曰。彼其關白。使衆也。毋妄意。殲之時。軍校有兩員。義弘所遣。大檢使伊加倉源三郎忠重。義弘所遣。副檢使帖佐彦左衛宗辰也。家久令兩軍校使上國軍曰。島津不敢抗。官使唯依客將等所。衝我屯。若是已。證伏尸不載。元今所察。卿曹人衆舟。爲我大船幾艘。貸之。徐候潮來。而歸。邦任其意。無慮可矣。以新美縣。包長曾三好。全尸。載新造青竹輿。而昇送之。至是。敵將皆遁去。大友義鎮在白杵城。表援入深山。

嚴穴。而潛匿。我軍不顧。而直薄府內。義鎮子義統。將萬兵保之。然聞薩軍長驅奄至。義統大怯。停欲捐城。乘夜而遁。走從騎。遇義統曰。爾等何遲。從騎泣曰。君公大節。窮今夕。因臣等殺妻。子而至。故爲後期。義統蒙質不辨。緩急尙。拂愛妾而走。衆憤罵。家久追躡尾擊。殺傷無算。是時獲義統在我掌內。然憐秀吉怒。不敢殺。唯緩攻而逐之。義統竟弄豐後。走豐前。投毛利海軍。尙表稱。據豐前龍王城。塗豐氏。聞欲樹其家。方是時。宗麟既斃。亂兵中甫五十七。實天正十四年十二月廿日前後也。大友氏深秘之。蓋惶秀吉怒而滅其家國也。我亦憐秀吉怒。隱義鎮死。而不自白之。故諸史凡不審義鎮所終云。至是九州二島。無敢有舉首而禦我者。則山采金。煎海。爲搢人如虎。馬如龍。百里之內。酒肉日至。而饗薩軍。時筑之立鼻。豐之佐伯。僅未降。如齊之莒。即墨。宗茂年十八。功。田單。

鹿島外史卷之二

二十

然毛利援兵既入。立鼻而候。關白親出。所佑宗茂也。佐伯最隣。日向易陷之。雖然佐伯氏之彼室。誠太郎惟定曰。祖父親叔。舉死。薩兵所貽。唯爾一肉塊耳。母敢貳心。瑕家名。爾之父仇。孰之國邪。惟定弱冠矢以死戰。家臣皆泣。聞我軍殊憐。孤城義守。更不屠。而指之。大友部下特。有佐伯母子。全節義顯芳烈耳。然俗史以鶴崎城。謬之。抑吉岡鑑直後室。林氏降。開城。內薩將。寢息超。歲適方率。耽歸國。薄儲奇策。而傷之。蓋秀吉之賞林嫂。古如恕。管仲。不論節。而稱奇功。已。義弘家久之在豐後也。據其廿城。而龍蟠虎踞。當上國方面。右馬頭征久代。義弘留守。肥後筑後。圖書頭忠長。守肥前。明月筑前。守種實。守筑前。高橋豐前。守元種。守豐前。是間明月高橋兄弟。依薩。爲兩國守護。領七十五萬石地。而厭中州境。時義弘家久舊讎。若秀吉東顧。相聞。松平北條。則乘機欲略四國。從海路。

樹藏于京畿。侯騎亘四國中州及大阪。

校外史氏曰：余今研磨，不肖，方寸，論光秀隆信事實，云：土岐光秀等奉大將軍世家足利命，而新信長也。當時松平家康隨信長，故松警稱業殆。三百年間，國史野錄共用光秀弑主信長字，然以公論辨解之，則素非累世之君臣，而唯戰國投亂中，道路相接之人耳。若其國邑丹波等，率光秀親自特力所略得，而非別授所盼，繼田之邑土矣。雖然，彼光秀出母賈敵，竟略其國，母磔更無顧省於惡逆之最者，固無論信長不尤而縱其所爲，是乃教射蓬蒙而信長竟所疑已。水生嘗記源義朝死狀，以誅字，乃湧想長田忠致之

源氏外史卷之二

二二

大逆絕人倫，就累世之恩主，乃殺婿，乃死，嫗然而食，平氏囑託之賞利，現水藩所著保元大記云：忠致家祖致賴，與源賴光比肩人，而論義朝忠致無君臣之道理，惟至愚極陋，光圀等素卑賤之布衣裔，絕不識皇孫源平正誼也矣。抑平致賴被罰私闕，寬死隱岐，故其子致經不能直勤于天朝，頻遷源賴光賴信而爲家臣，其子致房事賴義義家而婺源氏，邑伊豆，庄司職，其子行致仕爲義興父職，其子忠致事爲義朝，而所寵愛轉源氏，邑尾張，庄司職，比伊豆舊庄，則稅貢加十倍，因是觀之，則實惟源家累世恩臣，長田忠致所執，世主義朝矣。然亦有以朝敵論之，蓋是平清盛所致之私命，而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聖黨之子者爲父隱之爲君庇之，直在其中，何也。水史殊載賊偽清將軍家衡，乳弟千任丸，于義烈傳，是無他執盜碩之犬尙吼堯舜義耳，奈何移是義而嚴不咎長田

忠致邪。噫吁，哉！水藩栗山兒之妄說，乃膠柱調瑟，刻舟索劍，列生之寓言，抑中栗愿之癡議，頑論而已。當節若長田縱義朝于東邦，則忠致真是源氏一忠臣，而與須藤俊通射扞矢，蓋同忠節，須藤亦家祖秀卿與源祖經基並轡之名將，以是論之，則俊通亦非義朝士臣而可也乎。義朝通管東海十五邦，長田迺管内士臣宅源氏邑，食其恩祿者，抑窮鳥入腹，獵夫尙不殺之，然矧於世主恩君邪。蓋若信長素是斯波氏陪臣，而斷非清和源氏美濃守護土岐閭門之主君焉。唯是光秀僅十數年間，就織田之驥尾而攻略國郡，以充飽欲心之術，專是勉強耳。當時噉之山獸，則信長迺虎而光秀迺狼也。是乃爲猛虎不警心而狼噬其不意者耳。元來信長光秀兩惡獸，而有毒牙固更無甲乙，蓋足利島津令光秀亡信長，乃戰國策略專之專者也矣。亦若龍造寺隆信兵勢強大號

源氏外史卷之二

二二三

五州守，然板行俗史不能詳其始終，抑我朝於戰國之間，一戰斬獲數個國大主，毛利元就斬陶晴賢于嚴島，織田信長斬今川義元于桶間，島津家久斬龍造隆信于島原，已上稱日本之三戰，從來所兵家爲龜鑑也。現周書兵經司馬法之和解抄，引島津家久爲赤星，隆信軍事，然水史等竄聞短拙不廣，引書且亦叙中書家久作島津昌久，我一門閭族古今無有，名昌久者，剩亦叙其歲次，記天正十三年事，想甚我之討隆信也。天正十二年甲申三月廿四日，辰一點，戰開始，未初刻肥前惣軍悉崩潰，隆信馬費矢而不能遠走，將入一壘，保之，川上左京亮追及壘下而縱之，從兵萬勝角左衛門築瀨兵右衛門出石五郎兵衛亂刀斫斃隆信，故隆信先佩刀在川上家，隆信刀柄藏萬勝氏，亦當日島津家大檢使伊加倉源三郎有馬家副檢使有馬又九郎已上軍校兩員檢查

戰爭之初終，因十世孫伊加倉源四郎證述祖記，以辨判俗史之謬誤，出所證真蹟于此。

今度於有馬表龍造寺陣攻崩之初，於身橫目頭被相務役義相當之勳，申分無之殊，終日之敵會乍，每度手初之槍被仕候儀拔群神妙之至，中書殿被見置我々存知候證狀仍如件。

天正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新納武藏守忠元花押

國醫頭 忠長花押

伊加倉源三郎殿

始源三郎忠重父伊加倉豐後守忠兼與肝屬河內守兼續親自格闘將刺兼綱然忠兼馬爲敵矢所斃而戰死時弘治二年源三郎甫僅二歲也粵惣領陸奥守貴久憐之乃養育牙城于四男中

鹿島外史卷之二

二十四

書全部屋故家久與忠重部屋兄弟也因義久每將中書則伊加倉常爲副爲監亦家久微行屢詣京畿忠重自拾五歲隨之粵斬織田于京師斬龍造于肥前斬長曾于豐後每度檢使伊加倉源三郎因今據其親記故籍而書述此書故雖我薩人頗驚編部記載之研究精微爾矣

校正外史氏亦論豐臣西來等之事實云往年賴山陽生欲著日本外史自少壯立年至強仕知命遍歷海內無五馬息就來此鎮西山生甫三十九世俗所唱三十六灘周防海之詩當時所作云然據東肥之藩籍則是詩肥後人伊形正介遊京畿還九州之時所賦是正確矣雖然今姑從俗間所唱而薄論詩句抑三十六灘

鹿島外史卷之二

二十五

完寫漢獻帝少年臨河時大尉楊彪所語文句更不足爲珍也蓋合句天邊初見嶺西山見應音現然則吟訓絕妙矣然是詩擬李白望天門山之作僅換句字韻腹已亦行欲盡靈一之句天邊昌齡之句共是古人之涎餘糟粕也實李夢龍所謂英識雄才欺俗人耳矣當時陽生之經九州也親履豐臣所軍之故蹟想像二百餘霜之舊態左右回看履歷累日竟至肥薩之境路陷機救赤松網木三太嶺岐嶇陟降賴子驅甚辛勞粵慷慨抱疑日島津兄弟雄傑之最者然有若之要界奈何容易令胡孫入薩地邪蓋是不識秀吉神算妙鑑現賺義久外孫而令之劍閣棧道鐵壁重門不禦胡孫公然安坐舟中而渡出水灘也矣於歎山生履實地者尙然矧水史之坐記者邪因漫云豐臣軍所到迎降薩軍窮蹙乞降何其易也若是則何及秀吉大舉親向乎當際若豐筑肥諸城扞戰累旬賊日數則秀吉一日僅進二里不容易可識也我六州連城或戰死或取安堵印信而后降耳蓋戰國之人情苟若孕螟乳虎狂咒醉象所觸專螫角牙焉方喪世領城邑不敢扞拒有迎降者乎亦於我舊疆鼎州一無有降者現山田有信守日向高城亦新納忠元守薩隅北疆大口城桂忠助守薩摩西大河口平佐城共勁禦烈戰頓城側堆尸骨耳更豐軍不克前古今所知也且夫若出水忠永雖蠢愚暗劣秀吉欺招賺諭百方費幾許日而後出質然無輸城唯不戰而觀望者耳是亦不當迎降字義矣亦水之史略愆云初聞日向後戰豐後豐前吁夫青子之寡聞現列國邦疆前後之順次尙不諳而述歷史可也乎他說準之可推量真之青愆于也亦新井君美藩諸論指逆臣伊集院忠棟以爲島津之忠臣謂豐臣氏之來也先降而安國家嗚呼白石觀薩之皮

腐而未_レ知_レ肺腑耳。此論忠棟有伊尹志則可矣。然況乎藏禍心而
醜覆宗家者邪。古今相張昭爲怯爲短更爲乏膽略亦指周瑜爲
武爲英傑爲富膽略蓋夫秀吉之來也不降者以若金吾藏久佐
多久政北鄉時久新納忠元山田有信桂忠助等者爲薩之骨骸
忠臣是曹不死戰則殆至鼎邦缺金足噓之北條則我豐後田北
城賴彼之下野宇都宮我日向高城乃彼之上野高崎而我大口
彼之武藏八王城也亦義弘所據眞幸城若彼之武藏川越我西
大河口平佐城乃賴彼之伊豆韭山就亦金吾藏久澁谷重豐等
所守連城若彼之函嶺其中豐後田北城距我鹿島殆百里故雖
爲所陷我鼎疆五六城秀吉舉天下猛師而雖攻之然終不克陷
因秀吉諭和降之語最叮嚀矣彼北條之邦疆信濃口松枝等舉
陷甲斐口八王城屬駿河口函嶺山中等城壘悉敗走無何爲所
圍裸城本巢而非若勢力耗竭竟降者蓋氏政氏照亦若我義久
義弘固守後門高崎河越八王城等親自督領國兵而出駿遠間
快天下分目大戰而尙嚴守函嶺以爲請和降則秀吉封之以豆
相及武藏半邦七八十萬石應同我島津家雖然北條兄弟不武
持重營一城而自滅因茲惟之則當時九州之機會伊集院與北
鄉勦力乘勢破豐臣師於日向則不能駐秀長足于高城下若一
擊却之則筑肥諸城蘇復而人心不敢變於西海與秀吉勝負之
運未可測也然老賊忠棟密不努力等腹臟於松田尾張導豐臣
師於我要疆悖逆千萬目之爲姦魁爲逆臣亦不宜乎白石有軀
之日若松營被兵則白生夫以伊集院所爲已過欲爲之邪可怪
之避論也矣適雖石子有史才頗疎斷情實矣故其愆論謬說幾
多云

鹿島外史卷之二

二十六

鹿島外史卷之二終

鹿島外史卷之二

二十七

鹿島外史卷之三

故外史氏曰。水史愆云。天正十四年五月。豐後國主大友義統遣使京師。請島津義久。且求援。乃謬。其意。是義統父義鎮。親詣大坂。謁秀吉。而所請。助救西國。盛衰。記九州軍記等。尙載之。島津氏亦聞。京師。大坂。而遣近臣及使僧。自事情。於秀吉耳。是時大友。統。雖。雖。雖。若。緩。寬。請。助。援。矣。○亦。愆。云。仙石秀久。擊島津家久。而。道。過。豐。後。是。乃。秀。久。與。家。久。戰。豐。後。而。道。四。國。也。矣。○亦。愆。云。十五年二月。秀長進。攻高城。島津義弘來。援。與。戰。大。破。之。吁。可。嘖。也。秀吉三月朔出。京師。愆。軍。隨。之。焉。二月秀長特。至。日向。高城。也。水史之抄。率。是。顯。也。現。我。高城。應。援。之。大。戰。爭。四。月。十。七。日。矣。○亦。愆。云。夏四月。秀勝及氏卿利長。攻。岩。石。城。是。却。三。月。也。前。後。錯。雜。謬。已。甚。○亦。愆。云。小。熊。城。主。秋。月。種。長。弄。城。走。謬。甚。河。隈。益。富。

鹿島外史卷之三

城。非。種。長。居。城。明。月。本。城。與。嚴。石。城。之。間。維。城。已。古。今。所。據。知。筑前。邦。明。月。城。主。明。月。氏。自。天。慶。至。天。正。六。百。卅。年。居。之。當。時。種。實。家。督。種。長。世。子。也。水。史。之。短。乃。惟。極。○亦。愆。云。諸。城。望。風。出。降。何。也。不。證。記。何。之。國。何。之。城。何。氏。誰。某。以。其。年。某。月。某。日。出。降。抑。史。者。貽。正。記。于。後。世。之。籍。耳。然。水。生。完。不。識。豐。臣。勳。坐。九。州。軍。事。備。以。迎。降。字。所。塗。已。之。寡。聞。也。矣。○亦。愆。云。島。津。家。久。築。城。於。豐。後。府。內。秀。吉。攻。破。之。實。可。笑。天。下。總。所。知。豐。後。府。內。大。友。居。城。而。非。家。久。所。築。且。非。秀。吉。來。豐。後。者。我。今。恐。水。史。短。拙。叮。嚀。反。復。誦。之。抑。豐。臣。之。西。來。也。三。月。十。五。日。渡。下。關。峽。是。月。中。我。將。高。橋。豐。前。守。等。所。拒。戰。至。廿。九。日。嚴。石。陷。四。月。五。日。秀。吉。初。入。筑。前。自。是。筑。後。肥。後。之。間。累。連。戰。廿。一。日。漸。到。宇。土。城。於。是。餌。本。領。安。堵。印。信。頻。招。降。肥。後。諸。城。主。邑。主。而。斷。願。後。之。懸。念。焉。廿。五。日。來。薩。之。西。

鹿島外史卷之三

涯大河港。至。是。五。月。朔。國。主。義。久。自。日。向。還。薩。摩。而。彼。我。定。約。求。八。日。和。平。成。十五。日。義。久。出。質。子。雖。然。至。十。八。日。尙。義。久。弟。歲。久。與。秀。吉。奮。闘。義。弘。亦。據。城。堅。守。至。廿。一。日。義。弘。出。城。下。大。河。謁。秀。吉。然。亦。北。鄉。時。久。新。納。忠。元。等。尙。未。降。垂。五。月。盡。忠。元。僅。披。大。口。出。京。軍。秀。吉。適。得。還。肥。後。焉。有。秀。吉。在。豐。後。攻。府。內。邪。鶴。秀。吉。遣。秀。長。委。任。豐。後。日。向。水。生。德。不。識。殆。等。言。啓。之。暗。述。○亦。愆。云。五。月。秀。吉。前。軍。十。餘。萬。進。至。鹿。島。何。也。妄。說。之。甚。豐。臣。軍。來。在。鹿。島。之。北。二。日。路。西。大。河。外。抑。秀。吉。首。分。十。萬。附。秀。長。而。先。向。豐。後。口。蓋。水。生。謬。之。耳。雖。秀。吉。親。軍。亦。各。處。分。行。止。屯。所。過。六。州。諸。要。處。凡。百。餘。個。處。故。秀。吉。所。率。僅。五。萬。積。連。戰。四。十。一。日。功。而。經。道。程。八。十。二。里。迺。入。薩。之。西。河。是。時。毛。利。浮。田。大。友。等。與。秀。長。殆。廿。萬。在。日。向。口。亦。前。田。龍。造。細。川。等。兵。五。萬。在。大。口。關。外。亦。福。島。加。藤。淺。野。堀。尾。蒲。生。增。田。等。守。所。過。之。後。途。要。城。故。秀。吉。來。薩。摩。也。陸。軍。精。兵。可。三。萬。身。爲。先。萬。海。軍。二。萬。隨。之。耳。非。敢。有。先。軍。故。匹。馬。無。向。鹿。島。街。道。噫。彼。水。生。乃。慧。愚。甚。○亦。愆。云。義。久。義。弘。被。緇。同。出。最。大。愆。彼。若。北。條。氏。政。氏。照。非。無。謀。據。一。城。者。義。久。守。薩。摩。義。弘。鎮。日。向。和。后。義。弘。正。衣。冠。觀。京。師。官。至。宰。相。人。爾。抑。秀。吉。之。履。歷。自。見。義。久。不。敢。向。鹿。島。迺。左。旋。溯。大。河。向。金。吾。歲。久。城。邑。歲。久。乃。射。秀。吉。然。果。不。願。而。出。大。口。當。時。秀。吉。權。威。震。海。內。然。雖。招。不。參。謁。者。島。津。歲。久。吉。川。元。春。兩。員。矣。然。夫。元。春。一。稟。秀。吉。命。渡。下。關。峽。而。死。若。我。歲。久。拒。秀。吉。命。一。無。渡。韓。地。而。從。容。就。死。輕。重。與。吉。川。奈。何。也。今。證。歲。久。等。事。實。以。從。針。俗。史。家。恐。用。迎。降。字。者。面。皮。亦。義。久。謁。秀。吉。禮。式。等。京。軍。掘。秀。政。佐。佐。成。政。司。之。連。歌。師。紹。巴。掌。書。記。薩。藩。少。老。伊。加。倉。源。三。郎。休。連。歌。宗。匠。家。是。亦。掌。大。書。

記錄當時之始末，最詳審矣。因今某之編輯，是書也。因從祖錄親記而著之，故不愆歲月日，極非他史之所及也矣。

島津一家禦豐臣之諸將系圖

- 金吾歲久 ○金吾忠隣 ○中書家久
- 佐多久政 ○新納忠元 ○北郷時久
- 桂 忠昉

島津三郎

豐後守

●忠久

賀茂，皇廟大醫主

●忠時

島津三郎 左衛門尉

大隅守 昇殿藤原朝臣

●久經

島津三郎 左衛門尉

●忠宗

島津三郎 左衛門尉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島津外史卷之三

●貞久

島津三郎 左衛門尉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二男 ●忠氏

和泉，二郎 左衛門尉 豐後守

三男 ●忠光

佐多，三郎 左衛門尉

佐多常陸介久政祖

四男 ●時久

新納，四郎 左衛門尉

新納武藏守忠元祖

五男 ●資久

樺山，六郎 左衛門尉

琉球征討 樺山久高祖

六男 ●資忠

北郷，七郎 左衛門尉

北郷左衛門尉時久祖

尾張守

七男 ●久泰 石城，九郎 左衛門尉 無子孫

●師久

太夫，判官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劍身不能進出，此子無稱，總州家。

●氏久

島津又三郎 廷尉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元久

島津又三郎 廷尉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久豐

島津次郎三郎 廷尉 修理亮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忠國

島津又三郎 廷尉 修理太夫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友久

長男 島津又太郎 側室所產，故不為家督 相模守 號「天男齊」

島津外史卷之三

二男 ●立久

島津又三郎 廷尉 正統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三男 ●久逸

又五郎 河內守 相續伊作島津家，三世久經 又七郎

四男 ●勝久

遠江守 桂 山城守忠昉祖

○運久

初忠幸 三郎左衛門尉 相模守 號「一瓢齊」

○良久

初忠真 三郎左衛門尉 相模守 號「日新齊」

●貴久

立久孫，久為「壽子」，正統，島津又三郎 廷尉 修理太夫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號「伯國齊」

忠將

又四郎 右馬頭

征久

又四郎 右馬頭

尚久

又五郎 左兵衛尉

忠長

又五郎 圖書頭

義久

島津又三郎 廷尉 修理大夫

義弘

又四郎 島津兵庫頭

久保忠恒共立惣領世子

歲久

又六郎 左衛門督

忠隣

三郎次郎 島津又三郎 長子 陣而戰死

日州佐土原城主

又七郎中務太輔

從四位侍從

又七郎中務太輔

家久

初代中書

豐久

新平家康陣而戰死

初忠恒

島津又八郎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家久

從三位中納言 後任陸奥守

伊集院島津家系圖

忠久

島津三郎 左廷尉

夏後守 七個國守

忠時

島津三郎 左廷尉 大隅守 七個國守

久經

島津三郎 左廷尉 下野守 夏後守

是間前後男子六人皆妾出

忠經

島津大隅五郎 常陸介 左衛門大尉

母同久經伊達常陸介判官宗村女 莊大隅半國樹家

忠經復讐伊達氏從女而為正室

弘安四年蒙古襲來之時為日本國中武士之先鋒獲源氏重代能切大刀而斬之元之魁將北條時宗大破稱平弘安戰功第一等外戚伊達常陸介判官不遇喜即日於鎌倉殿中而受領子忠經通稱島津常陸介判官

忠長

島津給教五郎 左衛門少尉 系世順義子

鹿島外史卷之三

六

妾出

忠繼

兵衛尉 無子孫

妾出

忠光

號町田親應三年足利將軍尊氏致書云町田津伊集院庶子始號島津侍從房親家也依宗兄禮通為家督

俊忠

母伊達常陸介判官女 島津大隅四郎

久兼

島津大隅五郎 圖書介 後稱久親

母源為義實比志島太郎義範女

忠親

島津大隅五郎太郎 長子大隅介三郎 六位藏人張世順子母紀實之實伊集院四郎入道通稱孫女

忠國

島津大隅介三郎 圖書介 府受領伊集院長門守母同忠親伊集院氏女

伊加倉家 和官左近將監
島津大隅、又太郎 后、受領、伊加倉豐後守、

○忠貞
母、伊達宮内、太輔行宗、姉、通子、伊達大膳、太夫歌人政宗、伯母、云
初官大炊介
島津大隅、介四郎 后、受領、伊集院大隅守、 敬久氏、

伊集院家
○忠助
母、鎮西爲朝、家資阿多加賀守、女
日置家
始、大隅、五郎 后、受領、日置美作守、
久影
母、全忠助、阿多氏、女
慶島日置氏祖

當伊加倉源四郎俊貞、日置氏、子
甫十三奉國命、而相續嫡家、
女子
惣領島津陸奥守氏久正室
母、全前、阿多氏、女

石屋大和尚
後小松天皇勸願
玉林龍顏山北朝福昌大願寺 開山祖師
此他有、男女四拾餘子 省繁、

○賴久
伊集院源四郎 輝正少弼 藏人頭
母、鎮西來、實阿多加賀守孫女
受領島津大隅守、

孝久
助三郎式部少輔
伊集院源四郎 受領島津大隅守、
○熙久
母、惣領島津陸奥守氏久、女
叔父惣領陸奥守元久爲子、
慶島九田氏祖
伊集院嫡統

繼久
上野介
子孫居于大崎郷

△倍久
大和守
右衛門佐
子孫居于市來郷

△忠公
大和守
入道基舟
△忠朗
爲國老、○能、將、源氏、兵遣、御衛、
周防守
創建武村美岳寺、 川田駿河守義朝、師也

△忠倉
播磨介右衛門太夫
大和守 爲國老、
△忠棟
爲國老、 入道幸保
初、忠金源太郎右衛門太夫
慶長四年三月九日於伏見被殺、

豐臣關白秀吉朱印
某
義智
比志島式部少輔入道清安
日州庄内高城城主
伊集院播磨介
日州庄内志和池城主
伊集院右衛門入道知行分

北鄉兩趾
一八千八百三拾九石四斗七合
全
一四千百九石壹斗七升六合
全
一三千百貳石六合
全
一貳千貳百三拾九石七斗六升九合
全
一壹萬三百貳拾五石八斗五合
日向國諸縣郡之内
宮古城村
三ヶ村
梶山村
山田村
五ヶ村

鹿島外史卷之三

九

鹿島外史卷之三

十

全
一六千八百三拾石七斗壹升九合

安永

全
一千五百六拾六石貳斗四升六合

能々美谷

全
一千七百貳拾石貳斗八升九合

高城

伊加倉領趾
一壹萬貳千三百七拾五石貳斗壹升

大隅之内
末吉

伊加倉領趾
一貳千四百三石八斗壹升三合

恒吉

伊加倉領趾
一四千三百三拾七石壹斗壹升九合

財部

伊加倉領趾
一四千四百七拾三石四斗七升九合

今得福山
めぐり

伊加倉領趾
一千貳百九石貳斗七升七合

市成

伊加倉本城趾
一千七百五拾六石五斗壹升八合

百引

全
一八十石

平房内

伊加倉領申長之替地
一貳千三百貳拾石七斗九升七合

内之浦

伊加倉領政廳所趾
一七千貳百六拾四石壹斗壹升

大崎

合八萬三石八斗四升

忠貞

母、吉利下總守忠要、姉、

女子

中納言島津家久妻、爲子、松平慶誠守定行之重

慶長七年八月十七日於、日州野尻、原被殺歟。○母、亦同日於、薩州阿多、被殺歟。

小傳次

兄忠貞同日於、兩府濱之市、被殺歟。

女子

約、子北鄉宗次郎三久、赤、練、面、曇、天、

加治木三郎五郎

加治木家、

千次郎

兄弟共、同日於、谷山、郡、灘之下、被殺歟。

忠矩

伊加倉又太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后、受領、島津豐後守、直親

忠宣

伊加倉勝太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後守、直親

忠知

伊加倉又太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後守、直親

忠賴

伊加倉源四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後守、初、筑後守、直親

忠香

伊加倉左近將監 早世
二男 伊加倉源二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忠長

受領、島津豐後守、后、叙、四品、所許、昇殿、

時久

三左衛門尉 受領、山城守、
子孫居于加世田郷

忠兼

七世 伊加倉又太郎、名、島津源三郎、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後守、后、叙、四品、所許、昇殿、亦稱、丹後守、

島津家正統十四世傳久所傳三男之傳書

一門由緒久き家の子伊加倉又太郎を島帽子子と定めて島津源三郎忠兼と名乗らせ不斷的腰刀を與へ置く處なり

天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陸奥守勝久 花押

長庶子

忠年 伊加倉源四郎 后、受領、置前守、子孫居于宮古城郷

八世

忠重

伊加倉源三郎 從五位下勘解由左衛門尉

后、受領、置後守、直親格

器量振替故、奉國命、而爲鹿島家督、

是間八代省繁

島津外史卷之三

○九世伊加倉加太夫忠亮空○十世伊加倉伊右衛門忠清

○十一世伊加倉新衛門忠盛○十二世伊加倉伊左衛門忠盛

○十三世伊加倉八郎俊盛自是忠字、據先祖二世島津大隅、四郎俊

忠、○十四世伊加倉加太夫榮起是時、藩主陸奥守重年、號、先祖

三姓島津大隅、五郎久榮、○十五世伊加倉新衛門榮永

○十六世伊加倉加太夫榮德

忠禎

伊加倉源四郎 五郎新衛門大長官九州五藩兵隊席頭

選忠字、稱俊貞、著述鹿島外史五冊、其書著書多數

十八世

忠祥

伊加倉源太郎

選忠字、稱俊實、

二男

俊員

伊加倉百十郎

島津外史卷之三

處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十五年春、秀吉既與家康和親、質子秀康而挾之、大舉、敢信越已西五十餘國、兵三十萬、而西向、然不能指島津、號、朝敵、而、剝、義久殿上人、官位、焉、是、依、不、懈、朝、獻、公、貢、矣、專、所、咎、輕、蔑、當、職、關、白、而呼、猴、以、爲、大、不、敬、耳、粵、唯、所、表、爲、九州、定、封、關、白、動、坐、于、西、海、道、惟、乃、因、無、出、關、白、于、遠、邦、之、例、爾、而、已、矣、至、是、先、蒐、佐、佐、成、政、黑田孝高、進、香、家、政、長、曾、元、親、尾、藤、知、定、官、部、繼、潤、等、乘、勢、前、來、于時、義、弘、營、二、壘、境、野、上、乃、謀、燒、屯、策、三、月、十、二、日、夜、方、風、雨、濤、却陣、敵、以、爲、慄、大、軍、而、走、也、微、夜、宵、雨、就、進、天、明、頃、至、健、軍、追、兵、已疲、勞、時、行、在、之、故、賊、矣、義、弘、乃、起、伏、國、擊、大、破、之、斬、傷、忽、三、四、千、敵軍、驚、愕、北、走、失、故、地、數、里、殆、獲、佐、佐、成、政、是、戰、薩、兵、四、伏、發、銃、如

島津外史卷之三

地雷、故、鎮、西、軍、記、載、成、政、等、陷、地、雷、火、然、雨、濤、焰、硝、不、至、沒、全、軍、且、作、之、四、大、河、戰、爲、加、藤、福、島、等、救、佐、佐、敗、蓋、正、則、清、正、共、止、肥後、非、來、薩、地、者、交、謬、甚、十、四、日、敵、海、軍、襲、陸、軍、進、豐、後、沖、洲、濱、來、未、知、陸、軍、敗、北、自、負、大、兵、遂、然、碇、泊、家、久、迺、夜、勝、精、兵、載、輕、舸、而乘、曉、昧、直、襲、不、意、迅、速、如、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盡、及、亂、斬、矢、丸雨、注、敵、若、黃、潰、亂、簡、刃、中、丸、及、焦、爛、亦、周、章、陷、海、者、頃、刻、凡、萬、數殲、艦、漸、斷、碇、索、乃、狼、狽、而、遁、下、關、峽、修、復、船、具、器、械、更、不、克、前、家久、迺、乘、勝、欲、募、我、海、軍、精、銳、密、自、豐、後、傳、伊、豫、讚、岐、直、搗、大、阪、虛而、燒、滅、其、城、市、然、若、魏、延、子、午、谷、議、衆、危、未、果、秀、吉、聞、陸、海、共、前軍、敗、衄、乃、使、幕、臣、一、色、昭、秀、及、僧、興、山、稱、足、利、公、方、使、節、以、調、和議、實、欲、經、閉、日、以、斷、薩、軍、後、也、義、弘、迺、覺、張、良、破、秦、關、之、策、急、促家、久、遣、束、裝、共、退、軍、日、向、爲、入、關、守、險、而、得、大、捷、然、已、受、秀、吉、囑

託而有遮尾者。義弘既圖於前途，家久後殿，尾敵是時，我將田北城主佐多常陸介久政，特不肯捐，豐後而不敗，搖足竟節死於我城。

佐多氏，七島津第三，而領大隅佐多邑，因為氏當建武間大樹戰功，足利家賞之，賜薩之知覽院，以為其食邑。是際久政慷慨曰：「今雖依策略，措南豐，恐上國之師以怯，唱我孤雖不食，身為島津宗族守，豐後而深死，以令京軍，薩邦有男子耳，願決意更不退。」上國大軍先鋒大友而來，薄故邦內新附兵皆亡，加義統，既久政懇令士卒曰：「受命者可遺疾去，今日孤決死，殊嫌多從耳矣。」亦願言，舊從世臣曰：「有父子兄弟在此城，則宜一人歸祖國，是存血統之道也。」孤更無遺憾，眾皆請從，節因大宴而缺飲，適損甲而出戰，隨之鎮騎數百，勁鬪累日至，矢盡，丸竭，敵軍輕進，群聚蟻附。

鹿島外史卷之三

而登壁，我兵若周可節守榮陽城，赤手執白刃而斬敵於壁堦間，擲百千力，窮兵盡，守將久政刺城上，殘兵殉死者五十九人也。久政家孫世領知覽郡萬石邑，而務國老等也。當時於豐後主一城一邑者，悉皆聞見，大將久政死，更憤去，豐後率衝京軍奮鬪而死之。是間我軍則將金吾歲久，而新納忠元阿蘇惟前等左右之殊不退，豐後而進出肥田口，臨筑前境而雖直從，間道晝夜兼行，出黑崎小倉，遄速欲斷中州海峽，而頓鑿天下大軍，然聞龍造寺反，窺我背而速巡軍，會右馬頭征久守兩後，急擊肥前海軍而破之，嚴守肥後連城，乃陷鞠池，故轍而歲久據八代城，果扼山海兩路，以為禦秀吉是時，秀吉親軍三月已望超下關峽，直入豐前，大兵滿海陸，我將高橋元種等雖奮鬪力，不適前後門司小倉時枝帆柱山香原岳等諸城陷，元種所在力戰，退守嚴石城，所謂筑紫

鹿島外史卷之三

造嚴石所據，僞疆要界也。國史作盤井訛訓，謬字矣。秀吉前營，旋撤大張勢，分軍自東西來，先使弟秀長將兵十萬從東路向豐後而先行，親將十五萬向筑前而直前。我將明月種實當其衝，時明月氏預兩筑而有精兵三萬，令世子三郎種長將二萬五千而守，明月本城及荒平河隈寶森等諸城，種實親督精銳五千而守，冷水嶺若秀吉來內野街道，則種實竊借薩之精銳手設十面埋伏而謀九殺，秀吉得意外之大捷，亦若秀吉來明月街道，我嚴石城等扞守，僅經數日，則種實潛從間道出下關峽，焚上國之軍，若燕棟之燒，運河糧船，欲令百萬之豐師餓死於暖目間，粵將芥田惡六率虎鯨鎮甲千騎而佑弟元種堅守嚴石城，設百全計策而待之。秀吉諜知明月秘策，頻怖其銳伏，竊罷向冷水嶺廿九日急令北陸道軍而攻嚴石城，直臨柞原山，秀吉親揮采應令而義兒丹波少將秀勝遠江侍從秀康將之，令蒲生氏卿薨雄口前田利長薨，雄口上杉羽羽等北兵陸續進，城兵不撓殺出死戰，攻軍累却，雖日至中不能近，壁秀吉迺脫戰袍賜氏卿而昂之，氏卿犯矢石，附城壁縱火焚樓櫓，至是城陷，前路開通，秀吉大喜，迅速進大軍而薄河隈城，直出奇兵前向明月城，邑乃大陽輝，明月家屬妻子既為所俘，累明月氏兵守諸要界者聞之而驚，潰種實憤激頻脫解本城未陷，速欲營親軍而死，聞擊却京軍，秀吉以甘言誘士心，若呂蒙取江陵時，故士卒殊無同心，種實不得如意，迺使子種長開城邑而降出，雖然明月高橋兄弟禦天下猛師，幾廿日乃可謂名將矣。時豐臣雖軍秀長輝元等若曹操追劉備，陪道兼行而來，日向中書家久若張益德殿後，據水而陣，耳河岸據立岩明神社林，暗夜前深淵列燧火而詰，誘之，京軍長驅，竟先者。

晉議曰。暗處乃深淵矣。島津寡兵唯守渡津耳。爭先就亂。打淺而沖深。甲者爲自後所推。而悉重沉。家久軍大笑。闕而退。去敵軍殘活者。絃儒衣。徒切齒。是會也。薩軍不動。手足不費。一丸而溺滅。甲兵數千。我勝利最甚。家久武略神妙。率是顧也。天明秀長將。悠單而繼。到濟河津。薄高城。城主我。國老山田有信固守之。秀長合大友等軍。而殆。廿萬攻高城。數旬。有信力拒。義久義弘與家久在里原而援之。秀長因築長圍。聯棚結塞。亘北南十里。令諸將分備城兵。與後援陣寨凡五十一壘。毛利輝元與早川隆景。吉川元長兵四萬。大友義統三萬。浮田秀家二萬。蓮香家政六千。長曾元親五千。中川秀政四千。尾藤知定三千。其餘黑田官部。南條小鴨。龜井福原。藤堂來島等各守要界。乃規賤岳法。我軍欲破之。四月十七日遣使秀長。營和以闕虛實。且弛帶心。官部繼潤曰。今宵敵來。

聖島外史卷之三

四

襲必矣。諸將詰其由。繼潤曰。高城不危。島津兵力未衰。奈何。請和。見降使。無愁色。却睨厥我營。曲隅幾極。目而出。是不使者。而謀者也。因諸寨增警心。二更薩兵二萬。聞聲動地。超壕破橋。蹂躪山陰道。軍而陷夷重壘。秀長頻佈我兵鋒。阻河固守。牙營。藤堂高虎恒。驚寢。而夜不寢。故疾風河而來。救既天明。黑田幸高及早川吉川等。亦濟河。進戰。幸高將村上某大呼曰。秀長惣軍已馳來。敗兵信之。復蘇戰。然薩兵叫聲震天。殺勢一當千。上國惣營舉。駐糧伏而爲走計。我左先鋒日向庄內八萬石。主北鄉時久。屬兵特進。累破敵壘。鏖鋒無前。時右先鋒大隅肝屬八萬石。主伊集院忠棟。當從海濱擊敵。橫裏然忠棟已納媚。豐臣賜發空砲。而不効戰。我軍遽如失右手。故不克陷。秀長本營。西國太平記云。是時薩軍攻裏。則易陷。惣營然。寡兵唯攻表一方。是依不識。伊集院反。不攻裏矣。於

是與國之戰爭。更不利。惣先鋒大將。中書家久。副將金吾忠隣。監軍伊加倉忠重。双馬忠隣慷慨曰。叔父君英名。淺天下。以斬龍造長曾也。今日孤親手斬秀長。欲高名出家叔。右近。驥月駒。豐臣陣形勢若。輝虎。研晴信。整頭。晚勇。無敢富者。敵軍捕銃口。一齊放發。洞忠隣腹。苦痛甚。忠隣欲飲水。而速死。然陣營丘陵。遠求水。無得。因家老鎌田左衛門政金。括鐵束。獻青梅。迺食之。而殞命。年十九。日向既肥。城主島津朝久。亦爲一方大將。破棚。數重躬裝。重傷。從兵負來。牙營大隅百引。城主伊加倉忠重。亦與忠隣共勇進。撲敵將。賊其元。不中。丸而還。來義久褒賞之。證翰賞刀。今尙存。今度於目白口。上方勢取會之。初。本名源三郎。事於御前。毛付組。打拔群之高名。被逐。御感之餘。御脇差。正信。有一腰並名。在勘解由左衛門尉。拜領被仕候儀。御不斷。衆我々存知候證。

聖島外史卷之三

五

狀仍如件

天正十五年孟夏十八日

鎌田出雲守政近

花押

伊集院下野守久治

伊加倉勘解由左衛門尉殿

中書家久。亦將戰死。雖義久制之家久。不顧。義弘急命。軍校帖佐宗辰而扼之。宗辰決心。飛馬到中書馬前。迺下馬。鞠躬。俄脫鎧。現肌。短刀中腹曰。國弟。竟將反。兄命。則監軍某。先當死。至是。家久感慨。控營。義久義弘制宗室少年爭死。進親軍。開鶴羽。以押秀長。令前軍休息。哺時交綏。而納軍。隆景孝高急勸秀長。而請乘薩軍退。舉惣軍追。蹕之。募銃手。以爲左右翼。銃丸亂發。鐵騎尾擊。片甲不還。規秀吉擊。柴田勝家之大捷。尾藤知定。死。是策非。關白親出。則不適矣。敵前軍。惣將島津中書。沈勇。有英略。不顧。佐久玄蕃。猪

突狂勇。且義久義弘親軍。嚴重如大磐石。不可例勝。家北國島合。聚。今日之戰。觀島津兵勢。陪武田勝賴破長篠。樹然。義時。織田公。不敢。尾擊。矧於我。脩乎。今雖稱捷。戰我兵死傷十陷。島津。殞兵。薩。人。剽悍。與爭鋒。雖亦每多舛伏。今日已薄暮。豈可深入乎。近健軍。之敗。依夜。尾島津也。覆轍不可再焉。窮寇無道。可矣。秀長隨之。秀。吉聞。日向有天下分目大戰而祥。戰狀先賞。藤堂高虎以一萬。石邑。殊。孝高隆景。略。因已后。賜筑前于隆景。豐前于孝高。以賞。其績功。更。咎。尾藤知定。戰前稱敵強。而收其邑。

尾藤氏。藤原秀卿。裔。居近江者。稱近藤。居武藏者。稱武藤。居尾張者。稱尾藤。東鑑所載。尾藤太郎知宣等是也。北條時賴最親昵。尾藤太入道淨心。子孫領尾張諸邑。至知定。初所封紀伊十萬石地。就亦代仙石秀久為讚岐守護。今所收其邑。故入關東。寄食北條。

鹿島外史卷之三

六

氏政亡後。秀吉殺知定。于尾張。故邑至。是尾藤氏絕嗣。云當時秀吉賜感。官部繼潤云。島津關右。泉魁。狂鋒無前。爾拒戰。一晝夜。爾夫日本一之剛者也。乃為山陰道旗頭。而加十萬石地。亦見薩俘五十餘員。而言活之。俘者不肯。各露髻。則納矢死。書秀吉拭淚。斬之。此曹依伊集院不後繼。為所擒耳。然秀吉深識。薩人死戰。因頻促和我。亦依戰不利。暫應之。弭戰。休士息民。固守。疆土。竊。戰時。變切。冀望。織田松平北條等為動。是際。秀吉累怖島津遣兵。而斷下關峽。乃令增田長盛守。開關。俗訛亦聞。是已。亦令九尾城戶。而將守門司城。黑田長政守。香春城。蒲生氏卿守。嚴石城。其他豐前。諸城悉嚴守兵。而禦後。粵秀吉身入筑前。乃出本領安堵印信。而降宗像。原田岩松等。亦若明月所屬。諸城悉入京軍。而守之。亦。而龍造寺政家力。不適。雖。屬我麾下。竊。遣。錫島直茂。于上國。納款。

秀吉乞報父仇。因今為京軍。莫先入于肥前。唱天朝命。促邦內諸侯。而急屬秀吉。至是秀吉率定三前直進兵。筑後邦內諸城主皆固守。殊草野筑前守繼家。筑後守繼員。父子拔眾。勁禦烈戰。

草野氏元肥前。邦統官。大官司家。而筑紫名族也。始藤鑑足之庶孫。太宰大貳廣嗣。任方面。鎮西海時。京師侵佛法。僧正元助等頻有醜聲。且廣嗣妻最艷美。特守京邸。元助挑之。妻以書告宰府。廣嗣怒甚。乃起紫陽之甲。以欲清尊側。然戰不利。欲渡西土。愬唐帝。至。到松浦郡。而竟沒。爾后元助來筑紫。講法。觀世音寺內。于戒壇院。廣嗣遺臣等。夜襲院。捕元助。而磔地。拋大石。以碎元。大貳等憚。官僧。隱事。表雷死。於是朝廷祭祀。廣嗣于西肥死處。而號各務官。索廣嗣遺胤。而奉祭奠。惟草野氏祖也。源將軍賴朝。憑草野太夫永平。納鎧刀弓箭。于鏡宮。爾來蒙冠之舉。草野七郎太夫先登勇。

鹿島外史卷之三

七

戰。亦建武之戰。草野左近將監斬。名和伯耆守長年。歷世武名。鳴。西海。當時草野父子。扞戰甚劇。秀吉乃賄三萬石。急命加藤福島等。攻草野。所據發心嶽。城則遺富田與山。兩將直前。忽陷高良山。而秀吉親營之。自前後挾攻。而陷筑後。諸城。草野氏間行來。薩摩為臣。屬今。與島士族。世稱草野神七郎者。是裔也。秀吉遇陣。高良山上。而大。糧兵。徇肥前。望肥後。高良山。古鎮西府城山也。蓋應神帝之幼神母攝政之。抑御氣長足姬尊。自稱起海而陷地。乃曰。齊小白姬。英武壯烈。漢語稱比彌呼。女王。惟美。面而義也。神后聞。魏主曹叡。令其將司馬仲達。滅遼東。皆長公孫淵。尋復探三韓之疆域。且吳主孫權。亦遣其將衛溫。詣葛真。侵南倭之鬼界。乃命健擊。大連為西海鎮將。而實此高良山。是上古。龍造寺。人。之。寶九州咽喉。要界矣。齋。鞠池氏之禦。足利也。每。

據高良山前筑後河而待之。島津氏非不知，是前蹤也。先是，遣國弟左衛門督歲久及新納武藏守忠元等，而欲與明月高橋共併兵力，固守筑豐兩前。然歲久忠元未至，明月頗敗績。失我雄鎮連城，我軍之蹙蹙等。蜀主喪關張，粵肥前諸豪觀薩勢不振，卒出城而謁秀吉。豐臣軍威益振。歲久忠元勵兵，嚴守肥後，當秀吉衝土寨各據城而固守。新納忠元號武獨步海內，豐臣先鋒福島正則加藤清正等少壯未足，適武藏守絕倫逸群在筑後。不克前秀吉察可智取，不可力取。密遣舟師，誘薩疆海邊獅子島一向門徒，而累得水路之迎導，直迴海軍於我後。至是海運頓絕，軍實不能勝。我勢偏孤，而國人漸離畔，不可奈何。新納忠元令人從薩摩來言，我軍大捷，日向走秀長，因集士族子弟大慶宴，乃執拘而質之。盧拔營徑求麻而班師，薩摩至，屈境上厚謝，返質兒，粵秀吉發高良

麗島外史卷之三

十八

山從筑後北關進攻肥後南關此兩關往古自鎮西府所貢而壓
 戎蠻故蹟也古筑後北關已北筑後筑前肥前豐前太宰府直轄之肥後南關已南肥後豐後族隔日免界悉屬氏民者世管之今筑後南關下司權然爲朝推略筑後肥南關城主大內山河內守大奮戰擊却淺野前故天朝所召爲總兵矣
 長岐木村重尙生駒一正等大軍三日竟死之秀吉遁令堀尾吉
 晴守南關城而直進軍時隈部但馬守親永守鞆池山鹿等連城
 兵勢最勁秀吉頻遣辨士出本領安堵印信而招之至是隈部參
 謁而前路開隈部氏鞆池支族是家康也若是詐給而后秀吉竟殺之秀吉前薄隈本城主鞆池越
 中守親政力不適捐城入山林秀吉令淺野長政守隈本亦進薄
 宇土城主名和伯耆守長高亦入山乃是長年子孫自隱征西王
 累世所守此城也秀吉令加藤清正守宇土自是已南島津兵旣
 損之雖然至秀吉親來官原薩之殿兵漸濟八代河而保東岸然
 肥後家族主一城一邑者未容易有降者悉開城邑而據山林觀

俗史俗史 秀秀 古之西役古之西役 積積 全族全族 權權 林林 于于 豐之豐之 小倉小倉 大廬大廬 隨也隨也 漢史漢史 幸左車所幸左車所 誘誘 韓信韓信 兵兵 先先 聲聲 而後而後 貴貴 秀吉秀吉 雖雖 無無 學學 能能 事事 幸左車幸左車 還還 意意 而所而所 聲聲 張張 耳耳

鹽島外史卷之三

時變故秀吉心殊不安。自宇土至八代所陌大橋路頭而甘噶託。賄本領安堵印信而累擢豪族心竟降。肥後世家名族鞠池名和赤星合志甲斐志岐木山等七十六名而絕。顧後之患至是令福島正則守八代城。秀吉親超河海而入棧敷城。我軍亦去。肥後七浦而堅守。出水大口兩關。秀吉已臨薩疆。頻調兵與糧。然以肥後筑後無得積粟。是月廿一日所會。其京軍糧有三旬。糧然則非期卅日而速降。島津則可百萬衆。忽居亡。秀吉心累憂患急發令以肥前穀。速運肥後。以筑前米運筑後。亦以中州粟航輸二豐亦以四國米航渡日向。以給天下公役之諸州兵。雖然運糧速不屆。故惣軍大半。殘肥後以北而就土糧。漢史所謂食辛菽也。秀吉殊募精兵壯卒而觀。覺欲不意入薩地頻矣。竊聞我西門守將島津忠永有宿意於宗家。秀吉累以利賂之。隙立三州守護。忠永迺先任守護代。薩摩權守成久曾孫而稱出水島津內實領十萬石邑。世當肥後方面。忠永素深死日向忠隣兄也。然性質不顧卑劣暗弱。乃信秀吉謀。賣出弟彌一郎忠榮而詣豐臣。豐秀吉大喜出行。每令彌一郎先驅京軍。瞻望大驚。秀吉威勢始忠永祖父實久反。開宗室有年。然惣領義久仁恕配女實久子義虎而息一門國。城外禦其務。故忠永迺義久外孫也。后僭朝鮮軍事爲秀吉所戮而家亡。當時秀吉依忠永不拒親。航出水灘直入西大河港而營江港嶽俗訛猶嶽是也。秀吉迺觀山海地理形勢而令水軍將九鬼嘉隆脇阪安治加藤喜明梓葉大河以濟諸軍。親移牙河北太平寺臨川流。發軍營大耀兵火近村河南有平佐城。我族將桂山城守忠助守之。義久母家誼各重。豐在清敷城。置餉甲百騎而拯平佐。秀吉令水軍三將及河西行長。繼附攻平佐城。忠助營大兵。

明治十年
西南役欲
私學兵破
肥後南關
出筑後筑
前田官軍
勉強拒之
大戰爭之
處此耳

秀吉書記
連歌師紹
巴日錄云
新納武藏
鬼武者也
常關大口
秋原京軍

鹿島外史卷之三

鹿島外史卷之三

十一

言笑自若。其妻盛年。蛇色被髮。力戰。優待。登妻。過。率。婢女。而立。壁
上。以。笑。振。灰。攻。兵。眼。不。能。開。衆。機。殺。出。而。逐。豐。軍。武藏日本女城兵
高。城。帶。刀。斬。獲。大。將。嘉。盛。子。九。鬼。八。郎。等。秀。吉。察。城。固。不。可。拔。傳
令。退。軍。秀。吉。亦。欲。分。軍。侵。薩。隅。北。驅。使。龍。造。政。家。前。田。利。長。細。川
藤。孝。等。兵。五。萬。自。肥。後。向。大。口。是。時。義。久。欲。兩。侯。苗。植。竟。則。大。舉
而。逐。秀。長。尚。在。日。向。然。聞。外。孫。忠。永。降。秀。吉。敵。軍。臨。西。大。河。且。驚
且。怒。遇。班。師。本。府。而。鎮。管。內。殊。道。中。書。家。久。拯。高。城。守。里。原。而。當
秀。長。則。國。老。諫。訪。覺。兼。銀。田。政。近。等。屯。高。鍋。城。求。麻。主。相。良。忠。房
屯。神。屋。關。國。老。上。原。向。近。守。高。原。城。亦。北。鄉。時。久。固。守。庄。內。十。三
城。共。皆。爲。中。書。之。後。繼。而。保。日。向。地。義。弘。亦。據。真。幸。五。城。爲。中。書
之。應。援。兼。爲。大。口。之。後。繼。金。吾。歲。久。守。紫。微。山。口。諸。城。嚴。鎮。西。大
河。上。流。滋。谷。重。豐。據。入。來。山。嶮。與。歲。久。俱。佐。平。佐。新。納。忠。元。守。大
口。關。五。城。而。當。龍。造。前。田。等。衝。世。舉。稱。鬼。人。武。藝。至。秀。吉。亦。以。此
呼。之。已。而。大。軍。近。城。忠。元。薄。過。糧。米。日。聞。客。軍。乏。糧。顧。食。之。傳。氣
力。以。攻。我。關。上。國。軍。傳。稱。忠。元。素。志。有。古。人。之。道。風。益。怖。而。無。敢
有。近。者。當。時。豐。臣。軍。在。距。薩。島。來。日。向。者。七。日。路。向。薩。隅。之。北。疆
大。口。者。四。日。路。秀。吉。牙。誓。阻。薩。山。來。山。于。二。日。路。蓋。本。邦。軍。行。規
一。日。六。里。法。也。秀。吉。密。遣。間。諜。覽。島。近。傍。士。女。遊。宴。如。平。日。反。報
曰。懈。怠。甚。應。長。驅。而。得。大。捷。秀。吉。默。然。聲。感。良。久。曰。薩。薩。子。何。不
畏。我。兵。威。之。甚。也。今。吾。長。驅。則。直。有。殿。禍。必。矣。臨。薩。島。津。金。吾。在
河。上。架。出。紡。軋。重。運。路。亦。所。聞。新。納。鬼。人。在。北。疆。常。欲。開。大。口。嚙
我。臂。肉。故。薩。兒。巨。魁。不。敢。警。本。寨。也。深。以。爲。憂。然。而。薩。隅。日。南。尾
琉。球。有。大。小。百。廿。城。出。質。者。特。出。水。忠。永。耳。外。受。豐。臣。攻。者。高。城
平。佐。大。口。也。一。無。陷。者。我。邦。驅。舉。河。野。敵。不。能。得。片。粒。然。亦。是。歲

梅雨超常年。霖潦漫客軍。京兵憊。病。濕氣。秀吉累。懷。糧。竭。軍老。而
有。變。故。遇。僧。與。山。惠。達。入。我。營。副。以。一。色。昭。秀。共。促。和。再。三。是。間
我。軍。交。鋒。則。每。離。折。敵。軍。絕。不。能。過。智。術。作。略。于。秀。吉。且。彈。藥。亦
漸。竭。乏。當。時。未。始。稍。製。產。多。唯。埃。盤。船。來。西。肥。平。戶。而。買。之。耳。今
歲。平。戶。既。屬。秀。吉。適。我。疆。內。有。種。島。硫。黃。嶼。雖。浩。彈。藥。然。不。給。禦
天。下。師。焉。因。老。臣。等。累。諫。義。久。請。保。舊。封。全。名。家。秀。吉。亦。默。許。近
衛。家。而。請。和。介。近。衛。氏。答。曰。全。舊。封。三。州。則。和。睦。可。促。耳。秀。吉。曰
願。義。久。薙。髮。而。可。詣。豐。臣。營。謝。焉。之。過。言。然。則。舊。封。可。全。也。於是
近。衛。家。達。島。津。氏。之。和。歌
國。廣。久。守。禮。る。佳。美。も。言。能。葉。の。風。日。和。靡。く。心。成。平。機。
義。久。乃。解。兵。五。月。六。日。出。薩。島。城。抵。伊。集。城。薙。髮。稱。龍。伯。齊。七。日
大。市。杵。櫛。木。兩。城。而。止。惣。軍。八。日。若。浦。公。赴。須。門。隨。近。衆。百。騎。乃
乘。肩。輿。超。薩。摩。山。濟。西。大。河。而。詣。泰。平。寺。營。是。時。擔。乘。輿。者。指。宿
丹。後。守。河。田。民。部。尉。兼。麻。上。下。禮。服。帶。大。小。刀。而。昇。之。至。轅。門。而
下。輿。義。久。服。十。德。衣。脫。刀。進。步。秀。吉。令。堀。秀。政。佐。佐。成。政。迎。之。禮
遇。最。厚。成。政。左。義。久。暫。即。下。坐。時。堀。秀。政。進。席。而。奏。聲。島。津。修。理
太。夫。降。參。公。禮。秀。吉。戲。色。鄙。聲。曰。匠。作。從。前。之。故。曹。依。今。日。烏。嶽
完。以。宥。之。更。無。殘。虐。議。塵。宣。進。席。適。公。苗。前。於。是。秀。政。成。政。左。右。龍
伯。而。坐。關。白。苗。前。席。一。帖。目。下。客。位。事。林。若。藤。王。初。謁。淡。祖。九州軍記
等。多。記。島。津。一。家。和。睦。不。斷。他。之。降。伏。也。至。是。秀。吉。適。溫。色。懇。言。曰。義。久。朝。臣。今。日。之。感
戴。願。問。最。寂。寥。宣。速。帶。之。親。解。所。帶。宗。近。包。平。双。刀。而。手。授。之。既
杯。酒。出。義。久。疑。所。毒。有。難。色。秀。吉。笑。曰。祝。禮。矣。宣。勿。酌。酒。杯。中。耳
就。召。國。老。平。田。美。濃。守。光。宗。本。田。下。野。守。親。貞。少。老。執。刀。川。上。左
近。將。監。久。辰。少。老。主。履。伊。加。倉。左。衛。門。尉。忠。重。及。近。衆。頭。野。村。但

馬守並東鄉安房守。全十左衛門。侍長攝宿丹後守濱田民部尉。始。臣氏軍校制。曰。降參之禮。重主從十人入。營中故若。是。兩后。至。於。席。次。曰。松。葉。島。津。氏。爲。家。督。時。家。臣。九。人。過。大。樹。並。所。置。置。臣。而。朝。也。矣。爾。等。今。日。有。變。義。久。將。殉。之。邪。有。島。津。氏。忠。誼。之。臣。何。甚。衆。適。公。有。若。義。久。則。無。一。人。有。殉。者。耳。實。義。高。家。舊。國。多。節。士。頻。嗟。嘆。不。息。各。賜。貳。斗。附。白。鞘。大。刀。特。賜。濱。田。以。長。刃。槍。依。是。非。城。主。家。矣。時。秀。吉。甫。五。十。二。義。久。五。十。五。是。間。嶋。津。氏。密。令。諸。工。爲。秀。吉。具。儀。今。尙。存。或。相。充。分。是。有。相。充。不。願。義。久。美。男。秀。吉。酒。與。鼎。州。安。堵。印。信。亦。取。義。久。書。而。諭。諸。城。主。速。弭。戰。爭。新。納。忠。元。不。肯。曰。雖。猴。奴。橫。行。海。內。無。敢。當。者。吾。寧。致。死。力。而。獲。之。夫。客。軍。投。身。深。入。千。里。每。未。有。何。之。恤。且。時。已。季。夏。我。方。清。野。猴。軍。卅。萬。不。數。日。糧。竭。師。潰。坐。下。有。秀。吉。元。吸。滿。在。目。前。主。公。何。不。顧。義。久。強。下。之。勢。桂。忠。助。出。城。渡。河。而。來。謁。

島津外史卷之三

十一

歌。緣。句。稱。桂。氏。也。秀。吉。大。稱。前。日。勇。武。而。賜。寶。刀。始。大。軍。不。能。陷。平。佐。城。秀。吉。以。爲。可。城。壁。嚴。重。乃。濟。河。上。其。城。而。觀。看。賊。頭。平。丘。一。堆。鹿。棚。一。匪。無。有。重。險。唯。伐。樹。木。爲。鹿。角。而。已。秀。吉。驚。曰。渠。桂。兒。一。身。都。是。膽。也。至。是。九。鬼。喜。隆。招。高。城。帶。刀。聞。亡。兒。八。郎。臨。死。形。勢。高。城。曰。某。當。日。放。一。鎗。十。二。矢。發。十。二。甲。弟。九。矢。所。贈。令。兒。如。其。狀。也。京。軍。陸。續。競。攻。我。城。將。陷。一。將。援。緋。甲。而。擊。棚。大。呼。曰。九。鬼。伊。勢。守。一。番。登。僕。矢。鏃。支。耶。君。面。而。發。射。故。命。中。喜。隆。喜。泣。曰。貴。士。勝。語。稱。我。兄。名。於。日。本。厚。饗。帶。刀。而。訣。去。高。城。氏。平。姓。浩。谷。庶。門。高。名。番。人。高。城。權。守。秋。月。齊。支。族。也。子。孫。爲。國。事。耶。河。間。庄。鄉。士。秀。吉。迺。觀。大。河。觀。河。上。連。城。要。界。而。爲。班。軍。諸。城。主。出。謁。者。秀。吉。懸。待。之。賜。物。各。有。差。特。金。吾。歲。久。決。死。不。下。城。島。津。左。衛。門。督。嚴。久。我。慈。順。義。久。三。弟。也。始。歲。久。慷慨。諫。爭。曰。秀。

島津外史卷之三
大食而北
宋京約和
中食廣運
知兵者填

島津外史卷之三

十三

吉用兵通神。素雖匹夫。位極人臣。願兄公恭。敬受六州二百萬。封而和之。衆舉曰。我武有誰當。其鋒者邪。如。織。田。大。友。龍。造。長。曾。三。好。筑。紫。等。皆。海。內。雄。豪。一。戰。每。登。手。下。猴。冠。者。亦。其。亞。匹。耳。何。嘗。之。怯。歲。久。歎。曰。噫。悽。連。捷。不。知。候。則。踴。躍。在。前。我。軍。若。不。利。至。一。旦。有。忍。辱。而。爲。國。爲。家。納。降。猴。關。白。默。方。其。時。諸。君。能。爲。之。僕。不。敢。焉。作。色。而。出。歲。久。性。極。忠。憤。方。正。矣。一。言。不。欺。毫。末。據。其。邑。官。庄。城。矢。死。拒。之。當。時。歲。久。義。氣。激。烈。有。趙。宋。忠。臣。李。庭。之。守。揚。州。城。賊。每。射。降。勅。使。之。節。風。我。三。州。之。義。勇。舉。拜。手。稽。首。無。不。贊。稱。歲。久。我。島。津。之。名。聲。依。有。一。金。吾。大。益。光。等。季。漢。之。北。地。王。不。降。于。魏。晉。秀。吉。進。逼。問。歲。久。阿。兄。歸。順。何。不。參。謁。對。曰。疾。不。可。見。也。賊。守。邑。疆。不。內。京。軍。秀。吉。屯。山。崎。城。遣。侯。騎。五。十。二。馬。賊。之。歲。久。邀。擊。殆。斬。獲。十。騎。尙。向。豐。臣。親。隊。頻。發。弓。銃。死。傷。許。多。京。軍。忿。怒。請。攻。歲。久。然。上。國。運。糧。不。到。屈。而。數。十。萬。衆。前。後。苦。饑。甚。餓。殍。枕。路。頭。秀。吉。不。能。久。駐。因。云。巨。魁。既。降。而。出。質。豈。願。枝。葉。墨。瘡。孤。城。乎。乃。遂。歲。久。城。下。欲。從。傍。路。出。大。口。而。就。糧。肥。後。尋。歲。久。令。嚮。導。拔。險。隘。規。張。良。椎。秦。呂。乃。棟。死。士。徂。射。秀。吉。利。鏃。穿。與。凡。七。箭。秀。吉。固。意。有。是。等。事。豫。飾。空。輿。而。納。以。茶。壺。射。先。在。前。軍。輕。騎。中。去。既。二。日。矣。事。顯。狄。青。度。岷。嶺。關。故。不。能。獲。焉。是。間。秀。吉。潛。過。歲。久。邑。傍。也。先。驅。介。冑。者。六。騎。頻。呼。曰。明。日。關。白。殿。下。軍。行。也。修。橋。掃。道。乃。秀。吉。親。自。呼。也。故。更。無。知。者。其。神。智。妙。計。若。是。秀。吉。已。脫。危。達。水。流。田。城。然。天。雨。降。水。大。河。洪。漲。不。能。渡。北。苦。重。地。國。地。數。日。是。時。歲。久。自。下。流。官。庄。義。弘。從。上。流。真。幸。新。納。忠。元。自。中。流。大。口。義。久。總。軍。從。橫。川。街。道。四。方。會。擊。則。秀。吉。親。軍。不。足。二。萬。應。振。元。隕。落。地。因。我。義。勇。壯。士。雖。扼。腕。切。齒。至。拔。劍。斫。石。義。久。已。下。

對河尾章
之寶製秀
吉之當時

地名院號
成務天皇
五年分班
諸州郡界
而定長吏
時所勅院
院廳方今
之郡廳然
京畿諸道
既失古勅
特置我陸
陽日三州
經千數百
賴守勅
院所屬院
號也矣

一門實兒多出在豐臣海軍故竟不能判秀吉脫至是義久等切
悔和之蚤卒而不體北鄉新納等所諫然罪及學義弘竟奉兄命
隨流下而諸豐臣屯營秀吉喜甚且見義弘向創有數痕大愉快
之曰不若是則不能略取西海大小十一州對天下之猛師也厚
饗而退是間新納忠元亦奉主命而出城時大口關前田龍造
等陣開後秀吉過親營忠元守其中間樣山羽月馬越等五城
新納氏七島津第四而領日向新納院因爲氏新納乃丹波小野
約辭而景行天皇行在蹟也忠元疎英武其忠勇氣節聞天下少
年有自比諸葛亮詩云今昔二十七春風吹入舊叢花復紅豈莫
三分割據略英雄不顧草屨中亦能和歌鳴四方因至尊召見而
錫褒官東大田持資西新納忠元也天皇答錫絨匣島津氏題曰
浪華霞勅云判匣裏何物而開受之忠元勅答惟御腹也果爾人

鹿島外史卷之三

十四

問其所以曰浪華之霞覆獻義也和訓蓋足同聲勅使還奏島津
氏判中至尊曰判者必新納武藏守也復果然至是忠元詣豐臣
營秀吉愛其忠勇賜陣扇道服及杯酒忠元才兼文武體貌雅麗
時連歌師紹巴侍秀吉側乃發句云頗邊威風凜凜由忠元停杯
握髯云將聞響響懷仲仲鈴虫一名響虫指十字筆凜其聲也故
忠元唱和若是秀吉壯其爲人親問曰爾復欲張關白邪不邪忠
元儼然曰有主義久所命則當席張元戎獻饌矢耳元戎諸葛亮所
用之神符而一
元封爾爲肥後守高祿五十萬石最不榮乎忠元舒答曰天朝以
肥後錫主義久則臣等欽守其管鑰耳某固島津氏士臣何望直
錫是時秀吉愛忠元實若親曹於關羽然忠元竟不顧秀吉賜偃
月刀稱薩雲長秀吉脫大口出肥後方是間中書家久暴卒日

俗史作島
津家久以
里原降大
想矣抑列
日向之方
面高城高
錫里原未
高城形高
米久里
原邪水史
等坐記些
不離地理
愚顯千萬
矣

向高城下

島津中務太輔家久義久四弟而英名鳴天下始秀吉出大阪時
密語腹心諸將曰吾於日本所怖特島津中書耳一戰獲龍造寺
一戰獲長曾我部且勸光秀書右府大膽至極亦數微行常飲火
我攝都苟家久在則酒公難靜食安眠然是舉吾欲許誓封降島
津方其時有中書來我營則即席與彼一服而宜溫殺之籌策既
先決至是義久駭親書明日向戰爭因五五節旬日家久初詣豐
臣營而祝和成秀長令黑田孝高迎之請空閒而饗茶給事扈從
一見家久頓發愛惜情乃囑家久耳曰毒矣宜漫越下而解病發
急歸薩營勿名將藥死耳家久快笑曰天命矣去此一步非死處
引挽爲飲扈從不堪感慨稱試先飲即斃家久飲亦然秀長家
亡扈從名不傳世以喪義兒名大爲遺憾家久沒甫四十一子豐

鹿島外史卷之三

十五

久爲里原主是際北鄉時久亦奉主命漸出庄內而詣日向口
秀長營
北鄉左衛門尉時久七島津第六而世領日向北鄉院因爲氏我
藩第一大族而盡忠節亦隨一也始時久特執義久秋而陳勿降
獻策若真田昌幸欲迎勝賴曰庄內十三壁糧支三歲秀吉糧竭
幾旦夕擒胡孫在是行然義久竟不赴庄內至是時久雖詣豐臣
營不敢屈服鞠躬竟不脫弓弦矧令從者著猿皮外套且雖賜直
觀朱璽斷不受之秀吉怒甚轉庄內刪四萬雖然秀吉薨後島津
氏復北鄉舊邑方是際山田有信亦奉主命而出城
山田越前守有信往昔平家侍臣武藏三郎有國商也嘗有國子
有實事安德帝行在而任式部太輔后爲島津家臣領日置郡山
田邑因爲氏當時有信督精曉千三百禦秀長廿萬衆二越月豐

士持氏領
十萬在日
向五萬在
豐後

氏之攻轉如神。惠統敵鳴天地梯機。舞樓軒有信殊。不捷。晝夜奮
關。確。實。若。郝。昭。守。陳。倉。城。然。至。義。久。親。嘗。到。竟。輸。高。城。秀。長。恨
久。不。下。妨。前。途。作。町。方。抗。牢。而。內。城。兵。累。日。乃。放。遣。於。是。際。秀。吉
既。退。營。太。宰。府。亦。移。屯。博。多。而。將。歸。京。師。賜。收。九。州。貢。子。大。論。功
罪。沙。汰。賞。賜。各。有。差。乃。剖。符。以。定。封。前。後。六。州。現。爲。豐。臣。氏。鎮。藩
亦。至。我。骨。骸。若。明。月。高。橋。有。馬。相。良。等。或。安。舊。塔。或。封。我。疆。而。爲
直。觀。殊。肥。後。阿。蘇。廿。五。萬。石。主。阿。蘇。惟。前。日。向。延。岡。十五。萬。石
主。士。持。久。綱。爲。我。先。鋒。禦。上。國。師。而。收。其。城。邑。因。兩。家。共。來。薩。摩
爲。臣。屬。秀。吉。累。愛。新。納。忠。元。山。田。有。信。禦。天。下。之。猛。師。密。強。令。封
忠。元。宇。士。有。信。天。草。而。位。列。侍。從。昵。近。豐。臣。家。二。人。守。節。不。肯。特
伊。集。院。忠。棟。屬。秀。吉。意。納。婿。已。甚。因。賜。庄。內。十三。城。八。萬。石。邑。準
直。觀。營。則。邸。權。勢。至。凌。主。家。七。月。義。久。朝。京。師。秀。吉。鑒。以。邸。第。賜
摩。牙。五。千。石。別。永。賜。攝。之。能。勢。播。之。龍。野。萬。石。邑。而。充。我。秣。料。是
封。土。關。戰。已。后。捐。之。雖。然。每。歲。正。首。自。能。勢。郡。納。視。松。干。薩。之。大
阪。邸。至。明。治。初。年。尙。無。敢。懈。焉。義。久。上。京。時。已。被。緝。故。不。能。任。中
納。貢。唯。叙。三。位。以。高。家。席。外。衆。諸。侯。頭。十。六。年。義。弘。朝。京。師。任。四
位。侍。從。賜。羽。柴。氏。豐。臣。姓。以。義。弘。非。惣。領。受。之。粵。義。久。歸。國。十。六
年。義。弘。歸。國。世。子。又。一。耶。久。保。在。京。師。預。朝。觀。事。久。保。義。弘。嫡。子
配。義。久。女。而。立。惣。領。儲。子。十。八。年。秀。吉。討。北。條。氏。政。我。世。子。隨。之
概。如。西。役。松。平。秀。康。例。久。保。率。親。衛。五。百。甲。而。到。關。東。親。騎。渡。相
模。川。先。登。秀。吉。殊。褒。之。既。北。條。氏。亡。秀。吉。自。會。津。贈。書。義。久。而。報
知。克。關。東。定。與。羽。時。義。久。在。京。師。獨。是。西。海。前。後。六。州。疆。內。戰。聞
累。矣。始。秀。吉。之。來。悉。與。諸。城。主。本。領。安。堵。印。信。而。過。治。戎。事。至。巨
魁。島。津。遂。上。洛。悉。遣。先。之。印。信。或。收。邑。或。刪。邑。是。故。城。主。邑。主。大

忠勝多
男子悉出
妻腹宗子
久經及忠
經二人正
室所產也

沸騰。乃。舉。兵。而。擊。秀。吉。所。寓。佐。佐。成。政。干。肥。後。秀。吉。幸。之。殺。奪。鎮
西。世。家。故。邑。更。無。所。貽。迺。隨。意。割。肥。後。一。國。縱。與。龍。臣。加。藤。清。正
河。西。行。長。乃。塗。惡。名。于。成。政。而。刑。戮。之。所。謂。舉。兵。曹。操。用。小。斗。竟
黃。吏。首。謝。兵。卒。之。姦。計。雖。然。豐。臣。加。藤。河。西。等。皆。家。亡。而。不。祀。天
理。有。餘。殃。真。可。監。耳。十。九。年。秀。吉。禪。關。白。職。于。義。子。秀。次。而。自。號
大。閤。薩。人。輕。蔑。呼。大。猴。是。際。秀。吉。陰。欲。廢。島。津。宗。家。正。統。最。已。甚
乃。例。錫。島。津。直。茂。襲。宗。家。龍。造。寺。舉。伊。集。院。忠。棟。以。目。漸。爲。錫。島。津
宗。統
伊。集。院。氏。島。津。正。統。二。世。大。隅。守。忠。時。正。室。伊。達。氏。所。生。二。男。大
隅。介。忠。經。復。娶。伊。達。家。班。大。隅。半。國。薩。摩。鹿。島。等。諸。郡。而。樹。二。男
家。當。弘。安。之。役。忠。經。隨。家。兄。久。經。而。爲。先。鋒。惣。將。振。源。氏。重。寶。髭
切。大。刀。斬。獲。元。之。魁。將。北。條。以。舉。元。冠。討。治。弟。一。之。功。勳。因。錄。倉
殿。中。諸。侯。群。談。大。慶。外。戚。伊。達。常。陸。介。判。官。伊。達。氏。不。耐。喜。即。日
以。受。領。讓。外。孫。男。稱。島。津。常。陸。介。判。官。忠。經。領。十。餘。萬。石。邑。自。此
五。世。至。島。津。大。隅。介。三。郎。忠。國。益。加。盛。大。復。娶。伊。達。家。生。島。津。大
隅。又。太。耶。忠。貞。然。伊。達。夫。人。嫌。忠。國。多。妾。而。歸。父。家。至。是。伊。達。家
移。書。而。斷。交。故。后。世。以。忠。貞。稱。他。腹。然。實。正。腹。也。忠。國。讓。忠。貞。以
伊。集。院。舊。本。城。伊。加。倉。館。此。古。應。神。帝。時。健。擊。大。臣。所。築。已。后。鐵
西。爲。朝。所。再。築。唱。薩。摩。一。國。之。地。軸。處。是。爾。於。是。忠。貞。任。豐。後。守
稱。伊。加。倉。氏。忠。國。亦。舉。側。室。阿。多。氏。所。產。島。津。大。隅。介。四。郎。忠。助
以。禪。伊。集。院。新。內。城。后。改。久。氏。在。大。隅。守。稱。伊。集。院。氏。于。時。南。北
合。一。大。臣。大。將。足。利。義。滿。所。賜。御。教。書

伊加倉
公務宣稱島津事

花押

右兩家

一公義先官次第

一家事年長席順

已下

明德三年十月二日

是際伊加倉伊集院合領廿餘萬石邑始父忠國爲守護代在向江灣東目地以壓伊東肝屬后禪之伊加倉故忠貞領伊集院東半覽島大川西半郡及隅之福發甲爾雅稱伊加倉村非下人叔納爲名妬其鹿屋九城高限百引市成牛寢末吉恒吉向之松山旅布志大崎等拾萬石邑亦忠國祖所稟元寇賞典以薩之巖山給黎知覽川邊阿多日置六郡諸城邑禪之伊集院粵久氏亦領十餘萬石地抑島津嫡宗自元祖忠久至五世貞久居薩之出水城

覽島外史卷之三

十八

故覽島一郡完伊集院島津領之所基弘安賞典耳方忠國女嫁宗統陸奧守氏久初分覽島川東半郡以爲婿費幣於是氏久移覽島居東福寺城是正平年中也自此以覽島定國府陸奧國府在該國郡于水引鄉今覽島形原地乃是也故國分寺寺平寺共在此地爾后秀吉之來尙陣于西府也氏久子陸奧守元久應永初年移本立寺城已后天文季年陸奧守貴久移大龍寺城亦慶長初年陸奧守家久移今之城山爾是元久所贈外戚之兩家盟誓書

契約

右意趣者雖爲天下轉變於私御大事之時者身之大綱存相互見繼被見繼可申候此條備申者

日本國大小神祇殊八幡大菩薩取方上下大明神御罰可罷蒙候

應永六年十二月卅日 陸奧守元久 花押

伊 左近將殿
伊 彈正少殿

近代陸奧守爲家督一門領萬石已上者一員出納大樹蔭公用是所覽伊加倉伊集院之

是乃忠貞子伊加倉左近將監兼豐後守忠矩及久氏子伊集院彈正少弼兼大隅守賴久也當時於島津家非右兩家有副書則不能任陸奧守鎮守府將軍矣因茲元久爲家督時伊集院介四郎島津大隅守賴久副書立久忠昌爲家督時伊加倉源四郎島津豐後守忠賴副書忠治忠隆勝久爲家督時共伊加倉源二郎島津豐前守忠長副書貴久少年爲家督也全豐前守忠長副書抑伊集院忠棟素產庶孫末家者已然當時伊集院嫡統源四郎忠能出亡寓肥後忠棟招之與末吉勝岡萬石地易系圖故文書而自

覽島外史卷之三

十九

稱伊集院藏人頭是宗祖賴久昵近足利家所任官名也忠棟改庄內居邑而號島津町事見豐臣家大名蝶亦子忠貞和源四郎是伊集院嫡名矣加之請義弘女以尙忠貞而謀不軌日夜不息惟秀吉見伊集院故文書而竊所囑令忠棟惣領家耳蓋夫松平之於石川島津之於伊集院北條之於松田上杉之於河田其意同秀吉之肺腑殊可不恐悞乎矣文祿元年秀吉將取明國先略朝鮮征軍九隊兵凡廿萬義弘帥薩師萬甲而將第三軍始秀吉以我大藩出兵丁二萬就中五千兵役出水里原而島津及明月高橋伊東等勦之義弘應率萬五千然自蒙天下師中間四年耳以國羸民苦累訟減兵數因公議儉萬甲也三月秀吉來肥前營唐津而指令遠征諸侯悉帥師而入朝鮮我將大隅山田城主梅北宮內尉國兼梅北國兼兩宮梅北宮左斷薩摩伊作土桑田賢門道伊加倉後貞奴母也

荒兵衛。大隅姫良，豪族伊集院右京亮共。性勇猛有膽略。當間欲乘虛襲行營，斬秀吉而報宿仇。將起兵于肥後。是際金吾歲久新納忠元等亦頻右梅北等時。義久在肥前。國兼等急駛价曰。臣等今稱君命。假征韓出師。衆陷道兼行直攻行營。而擊不意。若光秀斬信長。則百全秀吉可坑。前耻可雪。天下可略也。願臨機。君公亦從內應之。義久怒。輕舉斬其使。而雖制之。梅北等既舉兵。首取佐敷城。次略八代。進戰小川松橋。兩驛而連捷。於是從前依成政事。意外喪邑土豪。及舊城主家族等累陷。朱印詐謀切齒。秀吉者悉皆雷同峰起。荷糧擄戈奔馳群湊。而佑梅北等頃刻衆數萬。勢忽傾肥後。鎮將清正行長在海外。虛城無人。據梅北等縱橫席卷。略宇土。取隈本。而據其豪富。若劉備得成都時。出藏穀庫絹旋諸將。張士卒而大發兵衆。目中無肥前。因大言曰。當世不怖大猴者。特

豐島外史卷之三

三十一

國弟金吾耳。宜推戴左衛門督歲久而誠胡孫遂大望也。傍勝如武信君縱酒擅意。竟國兼等爲敵間所刺而死。黨與皆潛匿。義久告秀吉而歸國。鎮蜂起。國兼素天智帝裔而義久龍臣勇冠三軍。且賴朝委任梅北以爲忠久母乃島津之元勳世臣也。故竊冀國兼孤梅北次郎左衛門于隅府演市而聚之。秀吉使細川藤孝令義久隨弟歲久云。先役不參謁賊箭犯乘輿。竟不覲京師。今有疑梅北等事。然役朝鮮樹軍功。償宿罪。則當赦之。然否任己之所望而已矣。歲久聞而自刎。全從前之言。證不屈秀吉殉之節。士二十九人等田橫客就中。歲久長臣錄田政金先衆而潔死。錄田左衛門尉政金源氏世臣政家庶裔也。嘗傳金吾歲久而務家老職。壽方歲久拒秀吉竟不下城。秀吉召家老等。政金出秀吉惡命。諫歲久而賜時服二領。政金還告其狀。歲久弗然曰。爾亦受

豐島外史卷之三

三十二

猴冠者。賜而追從之邪。政金謹曰。所受一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公賜也。臣未知有稱猴冠者人矣。歲久怒甚。幽政金極脇。鄉于一叢寺。因政金自號囚獄左衛門。登居六個年。聞金吾事急。遁出寺超山險。到歲久死前而鞠躬刺腹。古今大稱其忠節。是商稱錄田囚左衛門世務東江城卿老職矣。歲久之死。文祿元年七月十八日也。子孫世稱島津左衛門領薩摩日置萬石邑者是耳。然俗史記秀吉欲渡海。淺野長政諫爭。梅北等舉兵等翌年事。謬想甚。是歲五月和軍進陷韓都。取朝鮮八道。諸將分守州郡。至是義弘守永平。姪豐久守春川。時韓將元豪破運香氏兵乃乘勝率江原道虜數萬來攻春川城。豐久與毛利勝信扞戰。義弘援之而擒元豪。定江原道。獻首級于行營。秀吉大賞之。亦有金華城當江原咸鏡慶尙三道之要扼而三面受敵。且疆土寒烈不生穀。亦無塩采。諸將悞辭守衆。使義弘守之。伊集院忠棟難曰。雖我兵精勁素非金石。請讓勿守之。世子久保惔慨曰。諸將累辭是因不武矣。我何履其蹟乎。請速行守之。義弘然之。北進守金華。故清正等得無東顧。愈而長驅獲韓之王子。是際加藤藤二之王子島津有高山韓兵據之而瞰我城。久保擊險而攻之。虜下矢如雨。我軍發銃齊登逼擊走之。斬敵許多。久保曰。小戰每敵首級似表虛武。悉舉山樹而去。島津氏戰率是願也。故非大戰不奏其狀。不獻首級。然秀吉稱之冠。諸將二年正月明國發兵而救朝鮮。河西行長等與戰不利。諸將皆傳檄誘韓都特加藤清正。在咸鏡極奧不能達。檄衆就義弘而計之。我將數處越中兵衛奮請行。義弘壯之。使猿渡掃部副之分。統手精兵二百而遣之行。廚中十餘日晝夜連關而屆。清正營。清正大褒薩軍。既而明將李如松乘勝薄國

都因早川際景立花宗茂等。滋驛。藉蹄館。義弘見。隆景宗茂以。寡兵。當大敵。急令我將有馬重純。遣大礮手一隊百兵。而援之。我軍廻加。宗茂陣而立。部曲頌及。東白野。雉飛。我陣上。幾數百羽。立花氏老將小野和泉。曾。薩將重純曰。明國大軍已近來。故山禽飛。候客將夫。警心。重純廻。彈藥于車。礮而再三監定。放發。見當是。間。號大礮。率百錢形。願馬。陽。今尙多存。既天明。明軍旌旗如雲。兵來。似潮。滿。隆景先會。而。雖。奮戰。衆寡不適。漸。股却。明軍齊進。礮擊。時。薩兵看極。明軍之群頭。輒大礮一齊連發。敵陣忽碎。潰。明之。薩兵悉倒。薩宗茂進兵。橫擊如松。親隊。隆景復返戰。竟大破明軍。薩兵尙進。四輪礮車。望。房之中。堅大將旗鼓天蓋。而累發彈。一丸竟折如松馬足。如松逆墮。隆景先鋒將井上五郎兵衛飛馬。仲槍。雖刺如松。當。堅甲。鋒不徹。如松族將李有昇返戰。代死。而得如松。

鹿島外史卷之三

二十一

活走。然切悲歎。有昇死。而至哭泣。哀悲之聲。乃達晨。皇明實記載。一金甲。倭騎前搏。李將軍急矣。迺記井上事耳。時在韓。諸將深慮。晉州牧司領大兵來。與李如松胸背夾攻。韓都使義弘守龍仁。而當牧司。衛明主朱羽鈞聞戰不利。陽伴請和。秀吉聽之。命諸將去。韓都。而。登釜山浦。義弘殿之。屯固濟。尙。壓晉州。明軍前尾和軍。還而。歸之。更無和約。可必信。秀吉怒。令諸將合兵攻晉州。晉州城峻。而食足。牧司悉銳。而固守。李如松亦屯固城。衆議推義弘。當如松。衝已。而秀吉書至。當以浮田毛利兩家兵四萬交押。如松而其餘悉攻牧司。至是。薩軍肉薄攻晉州城。諸將作龜甲車。而衝城門。然爲鹿角所遮。甲車不能轉前。我先登中馬大礮。允大力絕倫。赤手向前。拔弄鹿角。恰如刈草。清正等愕曰。武庫君重寶一士。勝龜甲數車。褒。羨。甚。竟陷城。斬賊六千。秀吉大快之。賞諸將。義弘復還固。

濟。而。押如松。是間天災流行。和軍與明兵大疫。於薩。一門島津彰久。國老平田歲宗。已下疫夭。凡千餘人。后世所謂印度霍亂是耳。九月世子久保。亦罹疾。蚤逝。年廿一。歸葬。龜島。殉之者三人矣。三年秀吉令義弘。送書。從薩摩于明國。而探明主羽鈞。意。明主聞島津氏日本帝族。而大諸侯。乃等十三布政司。以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豫名目。答書。請更修隣好。而息兵。休民。因。視書秀吉。是歲義弘第二子忠恒立。爲世子。迺朝京師。直到朝鮮。四年正月秀吉有疾。欲得虎肉。而藥食。令我獵之。時積雪沒山。至三月。漸消。因符昌原山。獲猛虎二頭。而獻之。今龜島文庫有虎狩記。然潤色文牀。而。跡。事。實。特。忠恒。扈從。奧。關。助。年。弱。冠。親。見。而。所。筆。記。極。實。錄。矣。始。義弘以獵虎。詢之韓人。對曰。猛虎性好高。而不居低。每據踞山巔。感。東白朝陽。氣漸而吼。嘯。數刻。百獸聞之。或穴。或遁。

鹿島外史卷之三

二十二

因前夜調衆。曉明。聞虎聲。而。圍其山。則。應。獲之。在手。理。義弘以爲然。曉。蹈。寒山。而。圍三猛虎。據。嶽。嶺。虎。晚。人。衆。圍。繞。而。怒。吼。聲。如。鐘。鐘。義弘急令符監。消。銃。火。解。弓。弦。是。慎。所。言。以。飛。器。獲。班。獸。也。矣。弗。曉。一。虎。不。怖。數。千。兵。圍。從。嶽。嶺。飛。下。徐。步。原。野。而。來。右。馬。頭。征。久。家。士。安。田。次。耶。兵。衛。待。伏。場。金。毛。針。如。碧。眼。光。射。擊。安。田。不。得。已。拔。吹。毛。二。尺。九。寸。利。刀。擗。前。而。跪。踴。頻。護。身。待。之。虎。常。以。吻。人。之。喉。爲。規。故。飛。騰。猛。躍。欲。嚙。安。田。吮。過。爲。利。刀。所。貫。而。即。斃。死。義弘忠恒大褒。安田沈勇。寂然不動。而賜忠恒親所帶兼光名刀。因亦約締山國。逼近虎嶽。然無敢有上嶽搏虎者。義弘怒。忠恒令圍者上野權衛門上。嶽。逐。虎。上。野。迺。放。馬。口。拔。刀。向。虎。而。夢。覺。猛。虎。從。嶽。嶺。一。飛。百。丈。直。嚙。上。野。吮。揮。左。右。而。拋。上。空。宙。可。五。間。亦。躍。飛。登。嶽。嶺。益。振。猛。威。雖。然。虎。額。至。右。眼。唇。爲。上。野。所。斫。割。而。鮮。血。

溢流。虎猛漸寢，於是義弘從士帖佐六七郎進上，搦研虎頭，三刀與虎奮鬪。福永助十郎繼進，執虎尾，掩松樹。虎爲人所執尾，則猛力頓絕。至是，長野助兵衛進，抱虎刺其腹，虎苦狂欲噬，帖佐六七郎、藤、六七雖避之，反身爲所噬，脾而倒。虎亦不拔牙而斃，死子虎一匹奔他山，迅過非人跡所及。帖佐創口無滴血，唯牙毒逆上，實腹下，三日竟絕命。獲虎二頭，居伏水時，秀吉褒稱曰：清正等獲虎，每有九頭，今島津所獻完無九頭，手搏猛虎，必矣。可謂壯也。乃召還義弘，因留忠恒而守固濟營，五月揚帆，六月歸朝，而謁太閤。時秀吉在伏水城，著鐘袍陣外套，而見之，是待遠征軍將之禮也。乃慰謝，積年之軍勞，先招茶室，賜親手芳茗，畢，秀吉親携義弘手而遊庭野，遇松下有草，秀吉跪而手采，命庖人發義弘復還席上。時山海珍味美酒佳肴盛數十器，而具義弘前，秀吉親起進酒，爲壽，脫躬所授鳳錦外套，加義弘肩，曰：外征諸將皆少壯，而武庫君特老，軍務故通公深賴貴將，托所慰，截卿夫最秀吉嘗所親，戴金鍊，犯以今所飾床頭，親手賜之，義弘且增邑，播磨石見地而賞之。依明國乞和平，暫許歸國，而休息慶長元年，明使聘京師，而拜秀吉，然和約不適，秀吉意再發兵伐韓，明始義弘書世子曰：和約詐謀，明矣，營心陪從前，應固守屯營，至是牧伯皆再舉而紛擾，特薩軍自若。二年二月，義弘帶元帥巨擘任，而復到朝鮮，立花宗茂記云：征韓後，役島津義弘爲中央大將，蓋實錄矣。七月，義弘督諸將進破全羅，舟寒，姪豐久先登，先是造戰艦最堅牢，然行甚遲，故號牛艦，十五日味蚤豐久乘之衝敵艦，勇進奮鬪，而奪明大軍艦，虜海軍悉潰散，及奏捷于本朝，藤堂高虎加藤喜明等爭角先登，一二，然實豐久第一也。故欲冒之，伯義弘獨姪耳。曰：爾雖庶門，尙號

實島外史卷之三

二十四

諸將累促義弘而班軍，是間義弘深慮軍實，前後薩軍所過，諭韓民歸山者，與書島津人相贈字，檜札以爲信，雖嚴禁殺掠，秋毫無犯，乃令民歸鄉里，取田穀及采土產以輸，責賦作赦食，而貯糧穀鹽菜，累具後備。故在韓諸將常雖饑乏，薩軍特糧食豐饒，兵器戰具皆備。於是義弘殿後，軍屯泗川，而爲中央將，加藤清正爲右翼，在蔚山，河西行長爲左翼，在順天，長曾盛親中川秀成伊東祐兵，明月種長等四國九州諸侯，役築泗川城，造作畢功而去，至是義弘居二城，世子忠恒在牙城，明人和之，泗川新築要界冠，諸屯東維有金海，城高橋統增守之，其次有固城，築紫廣門守之，西距晉江，有晉州，城舊牧司所據，我將三原重種守之，次有望津，城寺山久兼守之，次有永春，城川上久智守之，次有故館，城右馬頭征久兵守之，形勢顧恒山蛇。

今作常依漢人避文帝名也

三年正月，清正等苦蔚山義

島津與新侯實，實曹殊矣。欽母，國家聲，而宜撲遊樹下耳。豐久領默捷聞至，秀吉沈吟曰：是舉小島津里原兒先登第一也。明艦未得起碇，而所奪矣。他至則虜舉斷碇索，故不能取敵艦也。必矣。然伯爺誘姪兒而讓功，群小也。賜上賞于豐久，所獲之明艦擊之，擄港時時觀以爲娛。后年秀賴入薩摩，駕此艦云：征韓諸將陸前攻南原城，義弘進斷全州援路，加藤喜明隨之。既而城陷，虜騎夜走全州，薩兵要之。八月十五夕，月明，斬首四百廿餘級，諸將尙進，入忠清道，向稷山，而連戰明韓兵悉潰，守國都故，義弘特進入都之南與，而陷承天城，大獲韓之積聚，城內有巨大塋倉七個，一倉充麥粉，二倉充胡麻油，三倉四倉共充蜜筍，五倉充龍大魚，六倉充鹽，七倉充精米，其他家畜雞豚羊甚衆。薩軍朝暮飽豐膳糧，糧有二歲儲，然至初冬，韓地酷寒，人馬踟躕，明兵保韓都，不敢出。

實島外史卷之三

二十五

諸將累促義弘而班軍，是間義弘深慮軍實，前後薩軍所過，諭韓民歸山者，與書島津人相贈字，檜札以爲信，雖嚴禁殺掠，秋毫無犯，乃令民歸鄉里，取田穀及采土產以輸，責賦作赦食，而貯糧穀鹽菜，累具後備。故在韓諸將常雖饑乏，薩軍特糧食豐饒，兵器戰具皆備。於是義弘殿後，軍屯泗川，而爲中央將，加藤清正爲右翼，在蔚山，河西行長爲左翼，在順天，長曾盛親中川秀成伊東祐兵，明月種長等四國九州諸侯，役築泗川城，造作畢功而去，至是義弘居二城，世子忠恒在牙城，明人和之，泗川新築要界冠，諸屯東維有金海，城高橋統增守之，其次有固城，築紫廣門守之，西距晉江，有晉州，城舊牧司所據，我將三原重種守之，次有望津，城寺山久兼守之，次有永春，城川上久智守之，次有故館，城右馬頭征久兵守之，形勢顧恒山蛇。

弘親出而欲拯之。公監衆議共不可。曰：泗川當全羅忠清要衝，宜無拔足而固守之。義弘不忍徒視，精兵姪豐久而遣之。屬吉川氏故當時吉川兵鋒利，甚清正等感稱之。實薩兵力居多。六月，明國大舉江漢，楚兵將攻島津，加藤河西分軍從三路來。始，明國知島津氏日本大藩，舉兵三分二而對義弘，蓋一元與茅國器將，漢南兵廿萬而向泗川。二人固，薩摩州兵剽悍而勁敵，乃識力，開接戰不逾頻，謀以智術却薩軍。因專虛鳴，劫我軍情，屢矣。先是，明國南京兒年十五，避繼母，而投薩摩。

明人孫兒吳國孫郎，裔而江南大富家子也。繼母常欲藥嫡兒，周已子親屬聞，扶桑石曼子聖人能養老幼，而便商舶，避薩摩於是。顯娃揭宿兩郡三萬石，領主顯娃久虎，蒙之以爲恩，從蓋顯娃氏。天智帝裔也，孫兒隨主在，島島國人舉憐之，唱漢人孫兒郎而

寬島外史卷之三

二十六

殊叮呼之，仕事多年。至壯歲，會繼母沒，親族招之，粵辭扶桑而歸。明國惟我，天正十六年戊子，明神宗萬曆十六年也。僅間三載，有朝鮮事，明主榜諸路募識，日本者，南京應天府舉孫兒而應募。明國君臣審知島津豐臣有宿仇，適孫兒所語也。至是更名長島，是所據長沙桓王諡矣。乃使薩摩，本邦所謂口狀書而捧之。

大明舉兵百萬，水陸並來，責實將足下既陷，死地宜救一條之生路，速揚帆而去，以爲全身保家，是方今之上策也耳。

義弘有學識，觀了曰：書意可笑，孤何敢怖爾。衆大乎，應候戰日而決勝敗耳。迺報以戰書，俗史作義弘叱而逐，明使最愆事實，是時自孫兒去薩摩，既十有一年矣。然尙我將皆曰：言雖似卒爾，使官容貌酷顯，孫兒郎是耶非耶？使漢拜伏曰：是矣。義弘曰：使者識寡人耶？曰：君公國大弟，御館對僕，舊主顯娃左馬頭，野答方所出。

軍，豐後左馬頭錢之，獻君公于金梨漆鞍，僕爲擔之，皆有所記。義弘曰：然，舉衆心咸感，更發舊情，而款話。孫兒曰：至僕少蒙薩恩，有今日因，營亦心繫在貴國。現視九州戰狀，雖明軍楚兵衆盛，不若薩軍兵鋒遠矣。不足畏也。唯僕之所患，惟今既依被明服，戰日所併殲已故，欲先戰而速脫矣。情能懇懇而去，明奴隨來者皆踴躍，踰城門傍觀，我將種島久時等譁，銃砲的者密袖小鑿，每發竊空，的標證而呼中，故百發百中。明人怖薩摩，銃手已甚，是種島流砲術極秘，義而所，蒙古阿部磨發蝦夷時，膽鹿角基石而與之，已以薩獲造鹿角以黑豆，擬若石，快啖食而威北狄之術策矣。義弘覺大兵已近，急撤晉州，戊而納新寨。明軍前臨晉江，望津濱，其衝守將寺山久兼固守之，時方盛夏，明兵浴河，久兼豫備伏，發銃殺數百人，或白晝燒旗幟於山谷，以爲援兵大，到狀，或暗夜拔繩火於

寬島外史卷之三

二十七

河岸，以爲有埋伏狀，或蚤出，搜林蕪殺敵之樵，或晚出，鳴虛銃驚，虜營若是，自六月至九月，新寨守備完具。至是，義弘謀致虜堅城下而殲之，舊是明人郭國安投化薩摩。

郭國安字理心，往昔李唐中興，元勳郭子儀裔也。嘗子儀所封汾陽，當時水災損稼，民戶罷弊，子儀下車，乃塞橫流，浚川磯而通，歸水，從是田稼常產，而黎庶富饒，不知歲歉，子儀亦長壽唐人，郭王八十壽賀之，蘇蓋本邦所傳壽老人圖是也。汾陽郭氏累代官途榮衛，國安亦爲及弟赴北京，然遇霖雨，運河溢，後期而徒還，半途聞商舶航日本，欲見所謂蓬萊君子國，石曼子日新聖人，迺乘航來我西大河港，國主賜第宅於覽島海濱，而與祿等明朝及弟者舉爲學士，掌翰林事，以便明疏牘書來復，且兼世子侍講，既而有妻子至，是改名汾陽理心，隨在泗川城，適明軍獲一婦出自

別傳曰國
安實所堅
明深懷
德慎昔江
南李其堅
南唐軍乃
退釣江上
密引繩測
大江之廣
挾方趙宋
太祖討南
唐李其先
龍調下而
說地運不
失尺寸能
與國安之
泗川事

泗川城而得陰語，盡此婦者，令公之商埋兒之父，問其名，則有
人口無木案，以呈茅國器，國器親不能解，乃入臥內視之，樞要者
贊點謀主諸葛繻解曰：惟郭國安也。參謀史世用進藤曰：有親
國安，蓋史世用亦少年爲儒生時欲見石曼子，日新聖人來薩之
防津，然每歲明船入港，則郭國安掌通譯，且得家信，因到防津港
適見世用，共大悅，雖非舊相識，同是明國之生徒，双袖携手而來
麗島，世用主國安家，與郭白講，朱學，還時憑傳親語及手翰于汾
陽父母，今世用之參謀韓地休往歲履本邦實地，所明主殊命之
也。於是茅國器令世用誘國安爲內應，暗以封汾陽伯，令子孫世
襲，使麗侯通密書，麗侯者乃謂日本人商止麗韓矣。雖然先之出
婦素義弘秘策，而固與國安所謀也。故義弘令國安約明將以九
月廿日燒望津，要城，明將信之，至期日明兵前臨晉江，守將寺山

麗島外史卷之三

二十八

久兼陽燒而遁走至是，明軍決意而濟晉江，永春望之，即日走廿
一日昆陽，戍兵走廿八日故館，守兵將走夜炊飯，房勝高岡，肝我
煙不意來急，圍之，右馬頭征久家老川上出羽守忠實率衆突出，
潰圍而退，監軍相良玄蕃允勝目兵衛門力戰死之，然斬獲明將
李寧，盧得功，玄蕃相良日向守子兵衛，勝目加賀守子共麗島世
家也。始征久嫡子彰久代父役朝鮮，文祿二年疫夭，年廿九。爾后
兩監軍與家老統其衆，玄蕃遠養由技無，府應弦不，然矢盡，馬
亦斃，敵矢因竟戰沒，兵衛馬無恙，屈新寨，城下雖然，同職玄蕃
死，迺解所帶短刀而托從騎，永省於親加賀守復回馬，陷府軍而
戰死，明之兩將其一爲相良所射殺，一勝目決死，撲闕所刺殺矣。
川上忠實撰批甲而殿戰，躬蒙十餘矢，乘駒亦斃，敵矢雖然，從兵
力戰，奪馬而還，忠實勉強，達新寨已，到城門將下馬，箭身不能

堪，義弘自樓上見之，急令人佐之，騎而入城，衆奮欲出戰，義弘不
聽，明軍不數日陷諸城，心甚輕我，輒悉濟晉江，連營卅里，間而露
次，明韓兵現可卅萬，大稱百萬騎，我衆謂夜襲掩擊，擊之，義弘曰
未可，虜軍露次不日攻我城，必矣。我已以逸待勞，一戰殲城下，顧
不快乎。衆大然之，是際凡十日，塵埃降泗川，而不辨物色，世子試
出黑漆硯匣于城庭而驗之，須臾失黑色，義弘諷曰：虜師明韓無
算，大軍日日近來，故步塵隨風而雨矣。衆始愕，敵師之夥來廿九
日，明兵可廿騎鳴鉦來，樹榜木於城表而退去，因取榜讀之，其文
云

明日十月朔且可攻新寨

豫論其故於寨將勿彷徨

麗島外史卷之三

二十九

義弘迺嚴守備，弗曉明軍大至，旌旗覆天，鬨聲動地，來屋瓦皆震
動，塵砂騰如雲霧，以車衆來也。茅國器葉邦榮彭信古爲先鋒，童
一元將中軍，郝三曉師道立馬呈文，藍方威將左右軍，日出環圍，
城如鎮桶，至辰，虜兵臨陞附棚，我兵發弓銃，斃數千人，虜不屑擊
鼓，聞鏜，踊躍就進，以巨槓，橫樓機，就中忠恒所上東門樓映朝旭
而遮箭板，殊光輝，虜知主將機砲發甚劇，義弘迺命有馬重純急
以羽席覆遮箭槓，而絕光輝，虜如蟻陸網，攀堞而齊登，我兵盡槍
刀，斫刺之，及鎗，豪血忽爲鈍，城危甚。時十月韓地雖寒冷，我兵遍
身汗流，喉喝而苦喘，故每樓上桶水浮碗飲之，且銃砲熱則漬手
巾于水桶，乃拭銃之表裡，以冷之，而發丸雖世子忠恒尚飲碗水，
而潤喉，發丸放箭，虜殊回，欲破我北門，納潮口焚，尽郭內所護
舟艦，而賴無我走路，俄轉向增兵，攻北門甚猛烈，我軍銃熱，弦絕
苦，發丸放矢，義弘急令連發，大礮累擊，虜師中軍輻重隊，先是義

弘深慮大軍來攻，豫測量城外要場町間，而無有所遺。故我發丸中，房之稍樞，聲聲如雷，煙烟漲天。房大膽，義弘急令衆殺出，勢如決河。房軍披靡，忠恒先登而逐之。茅國器大隊悉赤粧，其兵精勁，乘虛欲奪我城，急前薄壁。北門守將國書頭忠長死戰，扞之，國器明之名將，稱猛老爺，兵鋒銳甚，且衆寡不適，我兵將潰。明兵薄乘勝，忠恒下馬親鬪，斬房驍兵，躬亦當，槩創且失，韃鹿毛乘馬北鄉，三久下，奉馬義弘已結陣，欲城守。寺山久兼樺山久高等，儲奇策，遙超丘，迴兵，國器後大鼓譟，而頻連發，銃敵時，國器精兵悉在前，而敵後荷糧餉，夫卒已大驚，四散，國器亦愕，以爲外援大至，斷明軍後，遽退走。明史作固城，援兵亦到，是所愆。寺山樺山等謀兵也矣。至是我軍追走，逐北而陽壁，房於晉江殺獲超十萬，亦執得燕代汗血數千匹，就擄其耳，爾后歸國，爲胤馬，后世號韓牧，在，窺島吉野，海邊耳長，異倭馬。明日集城傍，尸首三萬八千七百一十七級，而冬骨尺骨未至，搜山河時，亡虜重傷，艱步者，伏匿叢藪溝壑，亦數萬矣。我衆謂復至，明且拾其遺，誠其匿以搜山谷，探川洞，而舉首級十萬，義弘不肯，曰：虜亦天地間，同生也，奈何忍賊殲其疵傷半活者乎？軍既大捷，尙街功，我所不敢爲也。乃剛三十間四方九百坪大坑，而座虜首築京觀，唯遺左耳，以爲證，餘數桶而獻本朝。頭牒云：惣領義久麾下軍所斬九千三百二十級，世子忠恒親軍所斬一萬零百零八級，監國義弘從軍所斬八千三百八十級，家臣大族伊集院源四郎忠兵衛所斬六千五百六十級，北鄉宗次郎三久兵所斬四千一百四十級也。三久稱不屆，秀吉北鄉時久子也。時島津豐久歷背敵，在維城，故不列首功，亦雖義久一無渡海，麾下更代而在韓地也。大捷之奏屆時，秀吉既薨，因五

大老松平家康等贈連名書，而慶賀之，且乘是機會，令外征諸將旋軍本邦。蓋在韓，諸將悉憑公監而告戰狀，特義弘被秀吉殊命，故致直聞也。俗史記以薩軍所焚殺，不顯明兵愆甚，我軍更無所焚殺，食現我軍實積，在泗川大城中，兵唯明人焚路頭數子城，以爲記。空疎覆大敗耳矣。當時雖薩兵不尾擊，明軍却走，凡五日路還星州，尙怖薩軍乘勝長驅，而隔擊更使參謀史龍海與先使孫兒耶俱來泗川城而納和，且遣猛老爺弟茅渭演爲質之，獲大明質子特島津氏耳。本邦舉稱之，是時問新寨亡數于孫兒曰：以糧食測之，即死超八萬，後日以傷死者未遑算，故豐臣氏令樹碑大佛寺，記泗川大捷，斬虜八萬，乃證孫兒言也。郭國安云：於漢土史文，古今十陪首功，故秦長平之捷，坑四十萬，蓋實可四萬，其他準之亦獨陷晉州，獲首六千，至秀吉內書來大稱六萬，然則島津氏韓國之大捷，號斬虜八十萬，尙可矣。明史稱石曼子不捷，新寨則倭人不能歸邦是也。義弘乃令附庸寺澤正成護明質子，而稱營固兵速送之，日本是問正成亦問孫兒曰：泗川之事，他議如何？孫兒曰：僕親聞國器所言其語曰：我敗績新寨者，其失有五矣。島津令寡兵據望津嶺，我過謂兵多，自六月至九月相持，遂令新寨修營堅固，其失一也。余謂先拔金海固城，則新寨自潰，而一元不從余言，攻新寨而敗，其失二也。戰新寨也，令陳璘速率海軍從水路直焚郭內所護船艦，然璘失期不至，其失三也。我謂島津之軍無大礙而彼擊破我火藥櫃，事出不意，其失四也。及彼虛城迫我，欲乘虛搗其城，而彼有備，我所支吾，焉其失五也。悔之何及矣。嗚呼，命乎時乎？惟至不吝我受弟之基也矣。辱以慶長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本邦惣軍捐朝鮮，而揚帆義弘復殿，以十七日去泗川，抵

邀船島。勝聞秀吉定死，率兵艦數千艘屯忠清腰，向全羅三道海口。遂和軍還，始約諸將悉渡釜山浦，而一緒解纜已而釜山軍及加藤清正等蔚山軍，皆約先去，河西行長有馬久純松浦鎮任大村純忠五島純玄在順天。明將劉綎以陸兵陳璘以海軍，前後國之將，屠鹽之義弘曰：捐順天五將而饒之戎虜，則本邦取瑾莫大焉。宜遣迎之，附庸立花宗茂高橋統坤寺澤正成毛利秀包筑紫廣門等隨之。義弘心期必死，留世子而將後軍，躬親先登。薩船及近順天曉霧朦朧，過順明之侯船，虜乃覺，遂來戰。鄧子龍先進，薩軍發大砲，中之。子龍等二百艘船共覆沒，韓統制李舜臣繼進，薩兵銃砲亂發，悉丸殺盡。陳璘馬文煥陳璘等列大艦來，直下我船，而矢丸雨注，且投礮，火薩船，我船多破，死傷最衆。薩兵苦戰而尙進，宗茂等見我急而前，乃勦力破虜，河西等乘間出順天。

朝鮮外史卷之三

三十一

航敵裏，不聞而先遁，赴釜山。雖我軍見行長等脫圍而欲退軍，潮去船膠是間，本邦兵船專以楫棹得進，退自由，因無超八端帆特義弘牙船十三端帆，以強大敵也。其餘薩艦皆巨大，且載軍實，故益不搖。虜幸之，列龜甲艦衝我船壁，壁墮爲碎，壞危甚。薩兵肉薄，杆之，然坐膠船艦發大砲，則船壁破裂，不可奈何。偏唯以小銃弓矢杆戰，中馬大藏護義弘，被百箭，而連射虜應，斃百數。然將箭盡，壯士橫山赴內，揮刀陷敵艦，斃虜，且拾箭而納我船。明將陶明宰艦壁垂赤幕而前，圍我戰大山三次。驚川強兵等陷其艦，而斬明宰，然虜勁圍驚川，蒙創監軍川上久國證書存。今薩兵奮戰奪韓船四，明艦二艘，死戰數刻，潮來，班軍世子軍亦來，迎忠恒親，携巨銃特進舟，虜中挑之義弘累叱衆，諫不聽。伊勢貞昌窮爪，柁師醫柁師覺轉柁，虜亦創前戰而取兵。時我將樺山忠征久高給

黎忠政等苦戰，悉傷舟子，故舟艦漂流，不能去。虜遁火炬而逼來，我兵不能奈何，皆奔舟上。南海島而入，宗氏虛城，宗義智捐城，早卒。釜飯溫而尙，數婦在，頻拜薩人，請歸日本。虜大軍進，火薩船，乘勢焚宗城，我兵取釜與穀，據而據山林，形狀如智鬼，置燧，蓋山史等記行長奪敵寨而保之，愆是事也。是間河西等先遁，在加德島宗茂正成隨行長，曰：島津氏兵遣此厄，實依拯順天矣。宣五家出兵，而拯南海之危急，河西等應之。出兵艦十二艘，薩船凡十一艘，共疾航一晝夜，抵南海，則敵艦如山，虜滿海上，行長等兵怯悸，或不能載薩兵，而潛還，或僅載而疾遁。還特薩船指宿忠利所部二艘特進，達于港，奧乃呼山丘，汰人數，而一無所遺，所不能載之軍實等悉焚于島土。復破虜中而航歸時，釜山無人，唯島津氏在，掛宿氏桓武帝之裔，平爲朝，養父鎮西薩摩，權守忠景一門也。古

朝鮮外史卷之三

三十二

爲掛宿郡司，因爲氏，稱義久初，謁秀吉時，呈乘輿，先肩者，掛宿丹後守其子遇忠利也。父子曉武技，群忠利先率百甲，援望津，對明三十萬，使敵不敢前。一晝夜，願甘寧百騎當魏軍，明軍參謀史龍海使薩營時，贈詩，忠利合句云：萬年傳誦播芳名，紙尾書龍海居士爲掛宿忠利將軍，蓋惟所規建文之間，明朝有官者，皆以居士號，呈書反叔燕桃也。矣。當時雖薩藩富饒，將明人以將軍稱，贊者忠利一人耳。子孫在，日向高岡城，世務鄉老職矣。此時於釜山浦更無有他諸侯兵特，我姪島津豐久督，聞艦廿七艘，而據釜山，前嶼于樺木島，而據伯父來耳矣。是際寒風殊凜烈，唇腫悉數裂，堅水垂，將盡大雪滿，銃刀然水戰，本邦軍兵舉龜手，拾爪皆枯死，更不能遊，艤戰雖北風騰，狂浪向揚帆，而歸本邦故，覆沒洋沖，船艦太多，特薩軍堪戰八晝夜，待是月廿三日曉，漸浪靖而發，韓地

故不損一艘而着筑前石田三成被公命來而迎勞義弘密囑曰
島津氏兵威震華夏宜向爲屯對馬形勢今非阿衡新張視弱於
海外日矣須貴將父子密詣伏水應送以官船因歸衆于祖國義
弘伴子姪竊夜間入伏水邸於是豐臣氏大赫威韓明云沈安順
吾在對馬欲再復渡海

校外史氏曰水史山史之網徒脫吞舟不盡事實最甚抑述秀吉
西來事而不識島津金吾忠憤義烈拒之亦山史現愆云秀吉入
薩摩降島津忠良何爲胡亂說之甚抑忠良者義久祖父而生明
應元年九月廿三日逝永祿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甫七十七古

鹿島外史卷之三

三十四

今所謂日新齊而朱學之開祖惺窩之祖師實秀吉西來前世人
耳亦愆云朝鮮之事郭國安奔明營而告秀吉計愆謬千萬明之
諸將泗川大敗後切齒國安殊已甚故國安竟不歸明國子孫振
繩于甕島現近聞武江之薩邸尹稱汾陽大耶衛門郭某者國安
裔也適雖山陽來薩地然徒歷寡聞至極矣蓋若山生之著述俗
之亦俗真之俗史也矣只管汲汲於揚其名而涉獵探擇甚龜粗
唯專急其功不研窮於事實查是飾耀文章而恃凡庸詭蒙俗悅
至愚極陋之目而已是故碩學博識人率哂山子短史耳矣亦若
水西山新白石等學才史述雖顯名於本邦實不博挾陋也矣白
石見明書不能解日本戎服王蓋是足利義滿之明號也西山讀
明史不能解沈安順吾惟遇島津兵庫之明聲矣彼等不通情實
率是顯也鴨水史山史等記朝鮮遠征事最多愆就中順天援兵

明人
石曼子
之
最著
者
也

鹿島外史卷之三

三十五

之救戰乃島津義弘爲愆宰大將戰圖最勉強故薩兵死傷衆多
韓地征戰七個年以是時爲其最然亦斬明韓名將勝泗川大捷
戰雖然西山及山陽等以義弘所戰作行長所爲薩人每陳之惟
據明史所謬記矣明人不識島津兵暗夜遠來戰順天城口愆以
爲行長附屬兵之所出戰此最愆事實之甚者耳方島津援兵大
戰明軍崩解圍潰薩軍得行長等乘間出城先遁釜山近島於此
際立花高橋寺澤軍死傷亦衆毛利秀包筑紫廣門兵傷殞次之
義弘苦戰漸退來宗茂正成等累此行長而出兵艦薄迎薩之後
兵耳矣亦有確證子龍等爲大礮所鑿然則征韓諸侯中特島津
氏有西洋餉餉牙製一貫二百錢佛耶援乃所得豐後而大友國
崩礮是也從來在甕島牙城兵器庫今出上野博覽會西述此書倭
貞等每撫此礮而懷古慷慨蓋古製之後弊礮而母胴一個子礮
三個互龍彈藥交互後入而發之故俗唱母子筒抑明名將茅國
器悔語在此大礮非行長所爲詳審明白矣尙確證有五大老連
名所贈島津家以大礮破明軍之褒美感狀是等非俗史家之所
識耳蓋亦明史等惶惶神宗之怒而作泗川之攻明兵自失火稍
獲順天之戰鄧子龍隕礮而自滅惟等曹操對孫權稱赤壁自
燒營寨皆是事猶繼敗盟之言而實薩之大礮每望明軍真若本
朝五大老感狀證書其他島津真記與明書所寄遠祖斷亦不鮮
以彼有所潤色然耳矣水史等食博偏固證明史論薩之正記直
筆此所以失其事實文義主客而謬著錯述矣余嘗惑西山生山
陽兒輩之不能盡精微薄表出於實錄證書只爲童蒙解釋其
一二而已矣博聞諸君子殊無所厭憊之重責則幸甚矣

鹿島外史卷之三終

覽島外史卷之四序

校外史氏曰。東松霸海內殆三百年。其間述史者。悉惶時勢。而媚
幕千態。殊無有春秋之嚴筆。俗史精褒。東德跡述事實。就中關原
之舉。東西之義。無直論久矣。諸嘗論之。秀吉雖英武壯烈。戰勝攻
取之略。神唯舉揚之質。非守成之主。固不及累。家康雖膽略
威武。不若秀吉。至守成之術。則殆若有所。豐臣然其禪代之事
。非。清。之。所。規。專。商。周。之。林。製。是。用。之。耳。亦。若。石。田。三。成。世。論
。軍。戰。樹。以。三。成。爲。泰。侯。爲。凶。對。然。夫。以。大。義。判。之。則。易。傳。所。謂
。庶。幾。王。命。歸。安。之。於。漢。晉。蓋。將。三。成。固。非。守。道。居。正。之。徒。唯。以。伶
。俐。智。略。之。義。宣。是。護。恩。寵。之。輩。苟。於。大。節。非。可。論。者。雖。然。方。秀。吉
。之。薨。秀。賴。之。幼。不。能。制。東。家。也。非。於。石。田。子。則。無。有。可。抗。者。故。秀
。吉。遺。命。以。除。家。康。而。后。三。成。在。命。聲。于。耳。奈。何。得。連。西。諸。侯。而。不

覽島外史卷之四序

擊東翁乎。至是則豐臣氏股肱禮部輔弼。石田三成盡臣節之義
也。惜乎若大吉隆之諷誨。石田生晚。截斷勇決。故九成之捷算。竟
轉爲六礮之腥終。於是除也。若薩藩。何拘。柴松之廢典。當時西屬
而雖柴勝。若我大封。更無得益之理。數亦東屬。而雖松勝。然東祖
之賢。截須。周急。不繼。富強。假令依松報。雖得日向全圖。肥後半邦。
是非永久之良福矣。所謂盈滿之門。鬼神之呪。我義久義弘於天
正之蹉躓。既深。悔不聽金吾歲久忠言。焉再蹈其蹊邪。關原之舉
義弘素無念功業。唯據軍法武道之模範。則當乘敵軍遠來。陣營
未整。而直進夜襲。以得大捷耳。故叮嚀反復。誨三成而不倦矣。於
此機會。適雖不行。夜襲之勝策。尙顧擊松尾營。逐之。東方則明戰
無顧後之念。而西東勝負之決。未可測也。然石生偏護秀秋。百方
以智術辨舌。強欲賺誘筑師。反背是乃招大敗之拙策。爾可歎息。

三成辟富孤疑猶豫。故義弘所勸前後之英略。八全之捷算。措不
庸。噫。是先人之慘酷。秀次之怨靈。令秀賴亡矣。可謂自然之報已。
俗史亦謬云。島津親石田。噫。是何言也。石田固與伊集院受秀吉
密旨。而謀我宗家者耳。却東翁每云。伊集院實薩之凶蠱。主家必
勿弛虞。警以上親疎何在。識者商量其情實。殊母爲漫史所惑焉。
○所傳石田元關東平氏三浦支族。石田二郎爲久。嘗射源義仲
于粟津。原依其功。領其地。然。亘治亂數百年。竟爲土民。石田万吉
爲成。少年寄食石山寺。秀吉方登庸。之有三事超凡人。因賜名。三
成。今遺裔在大隅。國新良鄉。世務鄉老。鄉監等。士族有之矣。○大
谷氏亦關東平氏秩父支族。而前傳與石田氏同。其祖共出。村岡
五郎良文。嫡統鎮西及三浦。祖庶門上總介下總介。及秩父等。祖
也。秩父十郎武綱。從弟小机。大郎基家。屬源將軍義家。而大樹軍

覽島外史卷之四序

功。故預源氏。邑武藏。邦澁谷六鄉。而稱澁谷氏。子孫有大谷。平三
郎某者。事島津家主。一城邑。然戰國之際。屢敵守護家。譽永祿中
方守護島津資久。討治澁谷反族。大谷某出。薩摩。走豐後。隨故主
島津勝久。老年寓大友家。其子稱大谷平馬重隆。惟所襲澁谷平
馬介。祖名爾然。至天正初年。大友義鎮。義統共奮。侈好色。甚。大谷
先覺。豐後所併。島津疾辭大友。而詣上國。仕羽柴氏。秀吉與片諱
稱。吉隆。累愛其爲人。竟以大立身。然吉隆素生薩摩者。而平常氣
質。盛顯薩人云。

○石田大谷兩家系圖

桓武天皇

人皇五十代

葛原親王

一品式部卿

高見王

無位無官

高望

人皇五十九代宇多天皇寬平元年五月十二日賜姓平朝臣並赤旗正四位上上總介

良望

從四位下常陸介

貞盛

從四位下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良將

鎮守府將軍爲將門所害從四位下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將門

居下總稱相馬小二郎無官僧號平親王

良兼

從五位下上總介

公雅

從五位下

致賴

有武勇名平太夫

致經

依父科不能直事源賴信爲家臣

致房

事源賴義家預源氏伊豆邑爲庄司職

行致

事源義家爲義親伊豆庄司職

忠致

事源爲義義朝最所寵遇故自伊豆小庄所移源氏邑于尾張大庄稱長田庄司後竟被四代相傳主君義親

良餘

從五位下石見守上總介鎮守府將軍

良文

號村岡五郎太夫從五位上鎮守府將軍稱大君

良康

下總介安房介

良氏

村岡小五郎從五位下鎮守府將軍

忠道

忠輔

村岡太郎爲九州追捕使四世妻子筑西八郎爲朝稱筑西家屋座之鹿島

爲道

三浦平太夫相模權介從五位下長門守

爲繼

三浦平太郎從五位下相模權介

義繼

源義家爲子賜義字平六稱源氏邑號三浦庄司從五位下相模介

景名

號鎌倉三郎從五位下甲斐權守

義明

源義家爲孫賜義字號父預源氏邑從五位上相模大介

景村

號大庭四郎太夫從五位下

景道

號椿原五郎從五位下權太夫

景政

鎌倉權五郎從五位下相模權守源爲義特保元年中甫餘八十歲與爲義共所斬云乃殉死也

忠賴

村岡次郎從五位下陸奥守

忠常

從五位下上總介從五位下下總介武藏國押領使

常長

千葉、國郎太夫

從五位下

常重

從五位下

常胤

從五位下
下總介

將常

武藏權守

武基

秩父、庄司太夫

武綱

從五位下、武藏權守

武將

基家

小机、六郎、爲、澁谷、庄司、
澁谷、庄司重國、家祖也
此庶裔大谷刑部少輔吉隆是矣

武常

爲西豐島之祖

重綱

秩父、太郎太夫
從五位下
下野權守

重廣

秩父、太郎太夫、從五位下
母、武藏七黨、横山、次郎太夫、小野經家女

重能

島山、庄司太夫、母、大田行正女
從五位下

女子

千壽介常胤妻、千葉太郎胤政、母也
小山田別當

有重

願、武藏、國小山田、關、庄、爲、部頭職、

女子

筑後守惟家、廣曾妻

重成

細毛三郎能賴稱、保入連、

重長

小山田、二郎太夫
從五位下、權、太夫

重繼

平太郎、此曾孫

小山田太郎重家

水史、著、小山田太郎傳、
記、不知、何、許、人、恐、爾、蓋、

有清

二宮三郎

源、賴朝賜、和、號、國大住、賴二、宮、邑、
爲、島津忠久、騎馬恩從、子孫在、
島及田布施出水等、最、振、

重忠

島山、庄司次郎
從五位下、太夫

重保

島山次郎、
遺、香、

重秀

母、三郎、大介義明、女
島津忠久、傳

重秀

全、小次郎、
共、死、
此、季、男、子、三、人、女、子、二、人

重忠子孫、歷、島士族、秩父、十郎太郎、者、嫡、統、也
其他、庶、門、率、稱、伊、地、知、等、氏、大、振、

關戰、已后、
慶長十六年初、所出、

松平家康 系譜

義國

源義家三男

童名、曾、賢、丸、帶、刀、先生、從、五位下、兵庫介

式部太輔、加賀守、下野守、新田足利之祖

○寬治三年、已、已、誕生、母、有、經、女、或、作、有、國、

○常陸國佐竹冠者爲、退治、關東下野國足利、庄、足利太郎太夫基綱、子、者、

則、足利、娘、嫁、然、問、基綱、號、婿、君、一、家、孝、焉、從、夫、足利、殿、中、也、後、亦、被、移、上、

野國新田、庄、故、子、孫、亦、號、新田、

○康和三年、辛、巳、正、月、七、日、藤原俊綱、引、卒、而、還、討、佐、竹、冠、者、義、昌、顯、名、譽、

子、時、義、國、十、三、歲、也、

俊貞考義國生、寬治三年、康和三年、討、佐、竹、義、昌、之、事、
全、不、契、年、歷、此、論、詳、出、第、五、卷、于、松、平、傳、

義重

新田、太郎、從、五位下、木工、介、大、炊、介、左、衛、門、尉

九條院判官代、〇、住、上、野、國、山、名、德、河、里、見、等、祖、也、

母上野介源某女也。○建保二年甲戌正月十四日日本南六十八〇上野國新田庄大光院淨土宗安置。○法號大光院殿淨西大禪定門

俊貞考據此譜換年歷則弟足利義康長兄新田義重丁廿年現當義國甫丁八十初生嫡男義重松營作諸荷耐解願至元祿中幕府大愧此譜改作義重卒建仁二年壬戌正月十四日此論出子五卷松平傳可併考

義盛

左衛門尉 白川院判官代

俊貞考似此義盛極義成賴朝所傳源氏正系圖如左

義國

治曆四年生

新田

義成

白川院判官
宣治七年生

義重

保延元年生

鹿島外史卷之四

國康

足利
左衛門尉
生年紀未詳

義康

大治三年生

義康

據此正譜則義國年廿六生義成亦義成年四十三生義重乃適人倫之世系然則新田義重從兄而足利義康從弟也始義成甫超強仕生義重亦國康不超強仕生義康則年數正適義重義康之歲數也矣從五位下左衛門尉治部太夫伊豫守上野介

季國

母信濃守有馬女。○保元二年五月廿九日本三十一歲。○足利及斯波島山細川仁木石堂吉良今川等家祖也
八條院藏人太夫判官代
母義康同腹

義兼

左衛門院藏人
新田義貞祖

義範

山名佐都郎 伊豆守 伊豫守

義季

德川四郎。○上州新田庄。世良田鄉德川住。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出家法名榮男

義俊

星見氏之祖

義光

加々見氏等祖

義佐

小四郎
治承五年被誅

賴氏

世良田彌四郎

教氏

世良田佐都郎

滿氏

江田三郎太夫從五位下
義貞一奉仕

家持

世良田次郎
上中下江田三個所田中世良田德川三個所領

鹿島外史卷之四

滿義

世良田彌次郎
美作守

政義

世良田太郎 右京亮
新田義貞討死之故父子流漢

政親

羽田記所載
世良田小太郎 修理亮

后是題作德川

方今之松平諸侯此條理亮作德川親季然古本松平諸親季者現親氏之子爲今德川親者初名奈何今可系親氏祖父平於是際抑大可疑處最衆矣因世良田政義子名政親非親季者矣

有親

羽田記所載
世良田彌太郎 左京亮

后是題作德川

享和利特氏永享十二年庚申六月死四十五歲

方今松平譜。世良田有親。而作。德川有親。然德川。歷歷無。雖證。於世良田有親。也。事。雖當持氏。有其。亦。別本松平譜。有。世良田有親。德川有親。共。完。世系。故。是。不。審。矣。

俊貞考。新田義貞延元三年。戰死。於是世良田政義等一時流浪。然則至今。永享十二年。放。本邑。殆。百年。然。亦。潛匿。而。過。諸。邦。者。奈何。現。祖。名。唱。德川有親。耶。抑。據。羽田宗古齊。記。則。天正十八年。松平某。者。竊。岩。松。系。圖。所。載。之。世良田家跡。而。若。是。所。系。續。也。

親氏

二郎三郎 得阿彌 改松平太郎左衛門

羽田記云。應仁九百四月廿日本。於參州。○芳樹院。嚴。俊山。德。新。大。邪。定。門。天正十八年。俊貞考此譜大可。笑。應仁三年四月廿八日。改。文明元年。松平某所。世良田親氏。改。稱。松平太丁。其九年丁酉。焉。有。應仁九年。邪。亦是。間。系。圖。中。義。重。及。郎左衛門完。唱。親氏泰親。者。之。證。號。等。悉。慶長十六年。所。潤。色。追。號。矣。別人也。

松平譜云。永享頃及。源義政征。鎌倉。持氏。攻。關。東。法。制。嚴。酷。新。田。氏。族。依。有。仇。怨。親氏。等。出。上。州。德川。而。繼。姓。名。移。松平。鄉。

俊貞考。先。政。義。譜。傳。記。義貞戰死後。流浪。今。亦。親氏。譜。傳。記。持氏。滅亡後。出。上。州。德川。惟。一。家。譜。兩。說。齟。齬。最。甚。古。本。松。平。系。圖。譜。傳。所。載。太。郎。左。衛。門。尉。得。阿。彌。親。氏。ハ。親。季。之。父。也。三。河。ハ。遊。行。上。人。同。行。ニ。テ。被。相。越。彼。地。ハ。相。殘。リ。瑞。小。院。住。居。之。所。ハ。庄。屋。太。郎。兵。衛。爲。親。受。其。家。督。故。宗。領。親。季。讓。小。院。親。氏。改。家。名。號。松。平。太。郎。左。衛。門。已。上。慶。長。初。年。所。出。全。與。今。本。松。平。系。譜。事。蹟。不。同。

親清

坂井五郎後藤。酒井。○考。者。參。川。坂。井。鄉。庄。屋。五。郎。左。衛。門。娘。

當時無有。諱。后。世。之。造。名。歟。

泰親

羽田記云。○文明四年庚七月廿三日。卒。於三州。其。葬。院。嚴。秀。岸。附。金。大。邪。定。門。世良田泰親。與。松。平。太。郎。左。衛。門。人。也。後。世。若。是。所。傳。已。

俊貞考。今。本。松。平。系。圖。作。泰。親。任。三。河。守。大。偽。証。矣。羽田記云。是。時。松。平。村。百。姓。庄。屋。而。非。任。國。守。人。也。矣。亦。無。有。諱。

信廣

太郎左衛門。○。松。平。鄉。

信光

松平孫太郎左京。亮。入。道。○。長。享。二。年。申。七。月。廿。七。日。卒。於。岳。院。嚴。月。堂。信。光。大。邪。定。門。

益親

松平孫三郎

家久

松平助三郎

家弘

松平助四郎

久親

松平久四郎

守家

松平太郎

親忠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藏。人。○。明。應。九。年。八。月。十。日。卒。於。安。院。嚴。大。

昌龍

松平三郎

貞嗣

松平四郎。形。原。之。祖。

光重

松平五郎。岡。崎。之。祖。

從。是。已。下。松。平。村。庄。屋。系。圖。應。有。是。

應。外。史。卷。之。四

光英		松平六郎左衛門
光芳		松平彌三郎 御油探母之祖
光親		松平彌七郎 野見長澤之祖
家勝		
親正		
親永		岩津太郎
乘元		松平彌二郎
長親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藏人○天文十三年辰八月廿三日卒。葬身院殿一箇道園
親房		松平彌八郎
起譽上人		知恩院住
親光		松平刑部允
長家		安祥左馬助
張忠		松平助十郎
乘清		松平加賀右衛門 澁島之祖
信忠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藏人左京亮○享祿四年辛酉七月廿七日
親盛		本、安西院藏書等遺思 松平右京亮 澁島之祖

鹿島外史卷之四

十

信定		松平與一郎 櫻井之祖
義春		松平基太郎 東條之祖
利長		松平彦四郎 藤井之祖
清康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天文四年乙未十二月五日安部彌太郎 爲、横死二十六番總院殿年更遺甫
信孝		松平藏人
康孝		松平十郎
廣忠		仙千代松平二郎三郎○大永六年丙戌四月廿九日誕生。母、青木筑後守貞景女○天文十八年酉六月六日卒。二十四歲瑞雲院殿 正建祥大居士○大樹寺殿
信康		松平彌三郎
成譽上人		
女子		十郎康津妻
家康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元康后、改家康、 藏人左京太夫○天文十一年寅十二月廿六日誕生。母、水野右衛門太夫忠政女
俊貞考		方今板行本、賴妻史等所載、松警系圖、乃是、享保中幕臣新井君美等、再三穿鑿、所潤色之新本也、矣抑、於、我著述書所載、之松警系圖、也、乃是、慶長中家康在世之間、所出耳、故、與、今本、所不、契、最多、真、觀看、諸君、所省、此、古本、而、具、博覽之一種、則、於、松樹之祖先、真、蹟、亦、以、庶、幾、有、所、默識、心通、乎、矣、

鹿島外史卷之四

十二

覽島外史卷之四

盧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四年正月。大老松平家康促五奉行賞島津氏韓地大敗之碩功。至是義弘昇宰相。世子忠恒進少將。任陸奥守。是依家例所兼。鎮守府將軍也。且賜五萬石邑。姪豐久亦叙四位侍從。襲父官。爲中務太輔。世稱二代中書。是名忠豐。然至叙官爵。豐臣氏而上。不及力所唯願。於敵鉢則截斷義也矣。信孝受之。超妻子。因柄下影銘。織田三七郎。今尙存。島津家當時五大老之奉書。

今度於朝鮮國泗川表。大明國朝鮮人催猛勢相勸之處。父子被及一戰。則切崩。敵三萬八千七百餘。被打捕之段。忠功無比。類候依之。爲御褒美。薩摩之內御藏入。給入分有次第。一圓被宛。行畢目錄別紙有之。并息又八郎被任少將。其上御腰物長光。義弘御腰物正宗。被爲拜領候於御家。御名譽之至。候也。仍狀如件。

慶長四年正月九日

五大老連名花押

此書名列家康。利家。秀家。輝元。景勝。抑大段之功。賞典不可闕。拾萬然。依秀吉薨後半減。亦義弘宜任中納言。雖然不履家督正統。依監國。依參議。云義弘覺功成。名遂。祝髮號。惟新齊。是據薩。雖舊邦其命惟新。義也。俗史漫記。初謂秀吉時被編大非矣。先是伊集院忠棟受大封。稱直親格。御目見衆。秀吉寵遇無有出其右者。尙兼薩元老。權傾國半。先世子久保。逝朝鮮。雖病狀有證。尙世舉疑。忠棟就亦受秀吉密命。竊僞今世子。而謀已子忠貞。以義弘。雖立之尊宗室。石田三成首與之。然至秀吉薨後。謀滅家康。石田通變。

心。白陰事於忠恒。而厚其親。於是忠棟不軌。悉發覺。三月。世子忠恒召忠棟於下邸。茶室。親起。斫之。忠棟壯歲。戰武殆出。新納武藏。右故尙老健。蒙血前向。世子已危。扈從榆井小吉賴景。自背抱忠棟。而刺殺之。

榆井氏源賴義二弟肥後守賴清。孫村上判官爲國重。正統爲義。諱而爲義弟。領信之榆井邑。因爲氏。今稱仁禮。薩島士族皆是。商也。當日松平家康聞有變。直令井伊直政帥精騎護島津邸門。是以伊集院邸在。自薩邸于高地。而唯一堵。且多衆據之矣。忠恒出番頭伊勢貞昌。而雖辭謝再三。直政嚴陣不敢去。既忠棟家徒悉入。東福寺而欽慎。公議亦讓忠恒不告而殺。直親格者。因忠恒亦入。高雄寺。而謹居數日。家康復公言曰。島津忠恒誅家老伊集院。不遜。何之可咎。有也。遣關東馳騎百馬。而迎忠恒。還薩邸。是際家

覽島外史卷之四

二

康殊令家長井伊直政使番山口直友爲島津用達。故若是當時家康懇令京伏阪大戶云。島津氏舉大兵務遠征。累年押明韓。而更無脫足。願國力耗竭。薩邸有憑。用度則欽。勿辭乃披松平邸庫包。大銀許多。以齎贈薩邸。義弘切謝其恩。且演說用度不貲。旨而返之時。伊集院忠棟子忠貞在。日向聞父所說。軌修。庄內十三城。而據之。五月。忠恒辭伏水歸國。而討忠貞。六月。進軍日向。拔山田城。而壁之。西海諸侯爲我附庸者。寺澤。明月。高橋。米良氏等。隨之。松平氏送贈。草布百端。惟子百領。鋼鏃三千。而慶捷。八月。復拔恒吉城。至是家康更遣山口勘兵衛直友。令和君臣。命忠貞徒邑。信濃。河中島松代城。忠貞惜本領。殆什萬石。殊不奉命。島津氏亦借我庄內。更不應命。五年二月。拔芝池城。漸逼忠貞。本巢賊勢日蹙。三月。忠貞歿。亡父周歲喪畢。而納降。獻十城。因有其罪。更改與

大隅帖佐二萬石邑，以庄內復北脚時久，孫長千世，歷俗稱都城，島津謬宮郡，也是歲奉公命，使我將島原宗安，護明賀茅洞濱，從薩摩防津航海而返之，既歸，明國北京明主朱翊鈞見我使，以寶禮而饗之，宗安素侍近衛家而憤公異故，戴冠服袍，體貌文雅，前能明主諸和樂四海，浪靜章明，鈞不解以爲妖，訟遽令譯者，慰諭以大國不敢拘爾，宗安學書，近衛氏而能雲煙，當時本邦舊家近衛光悅狸翁稱近世三能筆，宗安有其風，駛筆釋視，乃寫漢字，云四海浪靖，邦國安寧，五風十雨，億兆歡聖，粵大明舉朝大懽，文墨明主悅甚，曰頌朕何至此，爲與新造船且約，永世歲商一船，納島津邦港而還，茅國器亦厚，謝島津家，爾后近衛信輔以島原事，祥奏天朝至尊褒之，任正六位雅樂介，子孫居防之津，今爲視部，稱島原權守是也，爾朝鮮王城陷時，伊集院忠真捕一兒，然有

鹿島外史卷之四

三

貴相義弘察其王兒而護之最稠密，雖清正返王兒，島津竟無返之，遠征七個年，拘留以質之，尙携率而歸，國寔之大隅，天福寺將行爲僧也，至是韓人適渡海而來，僞島白其王兒欲願請贖，乃拜戴而航歸，其餘所質韓俘男女數百口，皆化我土而不歸韓，永爲我邦民，子孫尙服韓之衣冠，以陶冶爲業，細細繫植數千家，在薩摩苗代川與大隅笠野原，嫁娶皆於其種，殊不交他胤也，明人亦訟郭國安爲內應，賣諸城于五大老，而頻欲戮之，義弘密啓實情而白之，國安居僞島自汾陽父家贈資財，巨萬家弟來迎，三國安覺明昨洩季不久大亂，乃是三國魯子敬之先見，現悟汾疆非，遺胤之士竟規徐福而不歸，明子孫號汾陽氏，傳忠武王廟子儀系譜矣，方是際，秀吉嗣子秀賴幼，未能任，開白職內大臣松平家康贊相爲公政，故稱內府，威權日加，希望後榮者皆影附之，秀吉在

時尙淵憚，東松陰欲亡之，頻矣，雖然千方未就，故秀吉臨終極密遺命前田利家石田三成曰，我百歲之后，普攬諸侯心而欲奪，天下者家康也，爾等二人協心勦力，宜以是刀刺家康心，乃執本邦無二寶劍切刃，正宗雖刀而授之，三成於是秀吉薨後利家決意欲招內府令力士扶正宗利刀而刺家康胸，然利家已老病前田氏臣舉難之，故不果，利家竟逝，至是秀吉遺命錦旗第一策不能所行，因三成復用遺命第二策，竊謀上杉景勝佐竹義宣舉兵東北而找家康，內府將東下，擊景勝義宣於是舉三成深，勝家康則約封關東八州，復管領故業，亦賺義宣以加封奧之棚倉三春白川武隈福島等，據冊百卅萬石大主而舉外衆諸侯，上席景勝義宣共大喜之，六月內府發大阪留家長島居元忠等而守伏水城，始家康嘗以伏水城托義弘，然至發更無其言，諸侯

鹿島外史卷之四

多帥師隨行內府東下，義弘亦送至山科，家康溫言謝之，且憑以鳥井等守伏水，眷顧而指揮之，義弘諾歸伏水石田三成等自大阪檄曰，家康有罪，嗣君命討之，宜來勦力，義弘沉吟意在特立慷慨曰，方今現兵有一萬則授秘計於島居元忠京極高次固守伏水大津兩城，義弘適陽稱到關東和東西而途近江不意乘虛陷澤山城而爲本據，乃顧而拯大津伏水且飛檄報東內府直親出然則天下立定，憾我兵少矣，望伏水牙城元忠以二城答之，義弘不肯，時中書豐久切音西軍不利，義弘亦然之，雖然元忠等不隨我指揮去，欲入大津城高次土薄糧食不給，欲脫足赴關東募兵力，不耐義弘雖千慮兵少國遠百方不適，途巡竟屬西軍，三成喜甚，軍事賴義弘以爲決時，薩衆不足千，石田部將大山伯耆高野越中率二千人而隨，義弘前圍伏水城，松平家忠出斫鍋島營中

書豐久檄擊逐之將尾入城元忠來救關城門義弘令濱田主水
爲川強兵入城窺元忠二士夜超壁入城察其情而返報城內甚
堅固衆舉死守不克刺將行火也八月朔城內火起我兵襲橋附
壁城兵死戰矢丸如注薩兵不屑破關直前屠城兵獲家忠既元
忠等自盡城爲墟西軍前入美濃三成等修大垣城而爲本據就
謂義弘曰故太閤有遺命以上杉景勝扼關東以島津義弘擊家
康夫洲股河海道之要嶺而當東軍西上之衝先守將非相公臨
可適願行守之義弘適督薩軍營洲股而對東軍西上衝前始家
康至下野小山驛而聞上國變乃大回籌策迺詣上杉氏而約和
賺景勝云家康得克西軍幸天下則以禪關東八州于上杉家復
管領之故業亦賺佐竹義宣云加封上杉封半五拾萬而約爲外
衆諸侯上席迺贈誓神矢言甘囑託頻誘之景勝義宣深喜以爲

薩島外史卷之四

五

大節得兩全之幸福粵上杉佐竹共騰手觀望上國之成敗而更
無動家康亦密賺伊達政宗云應武成之后現舉上杉全土以報
其功迺與百萬石印信而賭證之政宗喜甚親施汗戰景勝於是
間西三成言東家康言共是狐狸之詐謀戰國之情態真可想像
矣至是家康險東行諸將以事不出秀賴意累說三成等得志則
不利卿曹悉誘而爲己用先使福島池田黑田淺野加藤藤堂細
川等二十七將帥師五萬而西上屯尾張清洲井伊直政本多忠
勝監之前攻岐阜城夜半礮聲轟兵燹映空義弘曰惟敵遽攻岐
阜也城主織田秀信愚弱所擒在頃刻間三成等擁大兵在近地
遣不決方略失軍機可憾耳速炊飯方食天明三成等漸來江渡
急招義弘東軍疾來戰三成將却中書豐久一隊急進連發銃砲
斃敵隊將東軍肝我十章旗而不敢前然三成聞岐阜既陷頻促

義弘班軍大垣已先遁川上久智新納忠增押三成轡曰主宰相
決意以寡兵死守且薩軍大半在洲股敵中未能退之然禮部弄
遁甚不義矣三成不聽而引去東軍亦猶豫不敢急前徐來薄故
不預一騎退洲股軍屯江渡而守津東軍一將臨河岸而踞床机
築對堡時薄暮爲川強兵脫甲潛水到岸下執其足而沉誠水中
而還來三成喜曰是大垣初獻也迺以大金賞之亦特騎親來迎
義弘至是却軍屯秀吉故壘于樂田而尙當東軍衝翌朝東兵瞰
無我十旗乃斥候一騎先亂河立馬堤上而熟視薩兵無在於是
顧東而麾一東軍並轡就亂渡津石田守兵三千甲護槍雖防戰
不克適東軍竟取江渡要界直進陣赤阪家康在江戶城得岐阜
捷聞而大喜乃令世子武藏守秀忠帥師三萬而從山道西上親
督二萬餘而從海道上先是義弘請兵于國至是我骨骸曉將島

薩島外史卷之四

六

山盛淳率蒲生衆伊勢貞成率柁木衆山田有榮督隅府及福山
衆以九月十三四日薩之生兵陷東軍赤阪陣頭而著樂田薩營
義弘喜甚是日家康亦着赤阪而陣岡山西軍偵騎報之頻矣大
垣殆騷動義弘與豐久上樂田營樓而瞰東軍形勢時三成與浮
田秀家出兵破東軍前隊而獲首級許多以鎮衆心駛使告捷義
弘輒令爲川強兵驟東軍密囑曰得聞則刺巨魁時既昏暮強兵
迺腰匕首短衣索帶攜桶水而入內府營厨雖得隔幕聞巨魁聲
親衛嚴重不能接還報曰內府來確臣親聞其聲兵衆滿野白旗
如雲雖然士卒極罷未炊而倒寢義弘首肯急遣豐久誨諭三成
以六韜義曰東兵經長途而來人馬罷極且未飽食夜襲掩擊豈
東軍定天下唯在今夕然天祐我事以兩鋒幸甚孤雖不肖固爲
先鋒稱移陣關原而齊整兵隊直衝中堅銃砲亂發乘勢縱火蹂

是問雖東
軍諸將何
待而趨若
秀元秀秋
送款島津
而約倒
戈豐最
許多也然
俾松壽府
應記殊不
出其名耳
津出關戰
正記錄則
大廣間巨
諸侯悉皆
失色故家
張翰家久
絕其出其
實錄

上皇所
遷
隱岐也實

關諸陣公等詭稱有敵將內應者縱火內府警宜直前得大捷然則西邦愆軍踊躍奮進其勢不可當雖腹二心藝筑軍尚奔走爲我左右夫先則制人捷利在速戰機去疾迅電顧斷毋疑吾今押東軍而不可拔足故令中書告之三成色動不能決其臣島清與前日相公好意敢拜承然以衆寡百全在我何事夜襲明且復見內府甲背顧不快邪豐久日子何輕東公之甚辱豐國明神不能觀之內府之甲背子曹膽之何處邪清與曰僕少仕武田氏數追之海道豐久日可謂子知其一二不知其二者矣今之內府非舊家康子同視之敗績不可旋踵噫吁西軍十餘萬亡子之固執方寸已嗟嘆而還告其狀義弘亦歎曰雖三成伶俐而有智略臨事乏勇決故失機會每若是今夕之夜襲千載之一遇不可復期焉大息惆悵我老功將長野勘左衛不堤憾慨語家老川上忠兄曰

鹿島外史卷之四

願假僕精曉騎騎百五十直馳焚亦阪驛則敵軍營心舉備其前我兵潛迴其裏分隊五十乘蒙雨從三方忍入中堅擊不意則敵不察我多寡大驅機應機刺擲斫則不鷄鳴提巨魁元而過來忠兄辭以君公親衛寡單不可鐵甲百數分出長野憾泣曰今夜事可惜西軍大半屬意內府天明則我儕悉死西軍倒矛手必矣顧言中馬大穢曰吾子壯年多力宜護君公歸祖國謹勿拘名任氣而好鬪焉老奴明且先聚而死耳言訖辭出中馬島山重忠庶商長野重忠弟重清裔共一門也義弘亦不堪遺憾再使川上忠兄諭三成等急勸召小早川秀秋而擒之若秀秋不來則以遣速圍松尾山先抗筑前軍而可斷禍根三成持重不果義弘乃覺明戰不克急令道士和田圓覺坊抱後鳥羽上皇所賜我忠久菊一文字寶刀而直歸國亦托秀吉所賜犀錦外套於島山長壽院當

兄忠久歎
用度至厚
故顯惡
第一御銀
子島津家
於其情實
解五卷于
序文與注

夜尙自祖國駛來兵衆陸續加我陣方是時東軍黑田氏將後藤基次晉主長政曰臣在九州朝鮮二役親記島津武略非失機者今夜乘雨霧募生兵來襲必矣然則冥暗夜闌新附牧伯心更不測我事甚危長政急入告內府家康泰然曰勿慮通公既備長政出家康急召腹心謀主藤堂高虎而交元密談乃將弟四子忠吉令井伊本多左右之勝關東精銳而號申顯大斥侯自前宵始終對島津陣前大營麾下徹夜勿睡亦察黑田長政無二心殊命向島石間至東白家康笑曰島津之英略爲石田所阻而不來矣我捷百全可知耳是夜西軍凌降雨從牧田間道出兵于關原隨薩備藝三國師而悉分處東番記夜半家康出陣驚而扞西軍之鋒火夥大是薩軍火田間殺而各所格濶身也實記存今義弘迺向東南陣小關野而立部曲石田河西及九州小侯悉屬之毛利

鹿島外史卷之四

秀元東南官山鍋島長曾我部等隨之浮田秀家在中間小早川大谷等屬之東軍亦進而對之配其陣福島正則爲先鋒進中央對浮田軍其次黑田長政細川忠興加藤喜明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等爲右軍對島津義弘及石田河西等其次藤堂高虎京極高知山內一豐等爲左軍對大谷吉隆及小早川脇阪等秀秋已遁款東軍師監而約內應進香至鎮寺澤廣高簡井貞次等爲遊軍以充救援殊亦下野守忠吉及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爲申顯而前進向薩摩軍內府督麾下軍而繼之以爲後援別使池田輝政淺野幸長中村一榮有馬豐氏金森長近等向南官山而對毛利秀元及鍋島直茂長曾盛親長束正家吉川廣家安國寺惠連等秀元亦通款東軍水野勝成等對大垣城而備之堀尾忠晴留守本營天明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東軍大闕而頻挑我曉長野勘左衛

長野子孫
在阪摩那
長島鄉世
新野老賴
何稱三長野
訪左衛也

庭衛敵軍，獲甲首朱柄槍，而視川上忠兄體，其武復陷東軍，而戰死甫丁五十。我軍爲墮，既四郎忠吉與井伊直政率赤隊鐵甲，而直衛島津前隊中奮擊久陣，小幡景憲特進開眼，大聲唱八幡大菩薩，而先槍小野強衛門進，揮大刀，斫景憲額，景憲傷倒，杉山八三郎村上庄次郎繼進，負小幡而遁去，井伊軍亦潰却，細川加藤從左右救戰，復擊逐之，薩軍固隊，繞敵近，則連發崩陣，擊卒，故東軍不能近逼，唯謝浮田石田大谷等陣而戰，秀家擊却，正則，避香山內等救，正則而復戰，三成吉隆健聞且，石田軍師島清與用兵，練達開闢自由形勢若猿猴，傳樹上雖薩軍頻襲之，殊隊將蒲生備中北川兵衛等勇進，擊却黑田等軍，義弘發機促行，長令進戰，亦遣我將島山盛澤毛利元房二隊精兵橫擊東軍，而佑石田數回矣，日超已時，西軍已勝，東軍退却，縮頸不得進者

寶島外史卷之四

九

過半，故秀元秀秋更不應，東軍竊刺殺東監典平其將與西軍家康怒甚，頓發眩暈，吐血而氣蘇，東書肥胸指，流血，蓋所潤色也，家康急令發砲，秀秋驚而馳去，就秀秋不得已而決意，東軍以兵八千，薄吉隆，隊後吉隆忿嘆曰，爾非太閤義子乎，何爲人面獸行，直衛三遂之已而脇阪龜井朽木等皆倒戈來擊，吉隆膝堂京極等自前面進擊，大谷陣勁鬪七八回，兵盡，吉隆自刎，東軍以秀秋內應乘勢齊進，行長先潰而走，秀家親隊向，雁岡東軍群湊，擊石田陣，三成遁，駛使義弘曰，事已急矣，僕親先登，衛內府中堅，願相公佑之，義弘曰，諸須史三成駛使復促之，我衆怒不下馬，而晉之，按刀逐使者，既三成親來告其急，豐久對曰，今日之戰，聞特薩軍無前耳，公等亦若薩軍戰而已，何籍他力爲，抑勝昔之言，內府之背，今何在，三成唯唯，頃還其衆，衆潰向伊吹山而敗走，秀家竟敗

大系圖作
薩軍子
義統孫重
急之役案
而生者

北秀元與吉川鍋島安國寺等不戰而遁走，長東長曾等惘忙無，敢戰，只管擁兵，顧前後，時西軍戰者悉敗走，特薩軍嚴立敵中，日午東軍圍薩陣，十餘匝，無可遁出，有方途義弘急令我軍，坐跪禁發，弓銃東兵近逼五六步，矢九齊發，直前衝突如翻義敗，公孫陣忽排斥東軍，本多忠勝憤東兵數却，親抽衆先進，不肖而白賴崎，驢馬提大槍叱咤督戰，大叫曰，斫武庫，斫武庫，薩軍震怒，川上忠兄僕柏木力介前進，發朱加木十錢銃，而洞忠勝胸，忠勝逆野薩兵勝閱將，賊其元忠勝子忠朝揮刀，扞戰，家老加治金平拯忠勝而遁走，早川秀秋觀西軍盡敗，而益佐東軍，以大兵薄我，後薩軍苦戰而逐之，殺傷無算，然秋尋既戾，強戰自辰至未，數十合，我兵或跳或傷，鎗仗朱股外無更有來援者，義弘曰，事既急矣，潰破一方而脫出，方今時，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敵多於我，後宜進破

寶島外史卷之四

十

其前兩等一心合力，毋敢或後，殘兵爲圍陣，大喝一聲，割東軍出其背，秀秋與龜井脇阪朽木等合兵，復尾陣，井伊黑田細川加藤等自左脇，藤堂京極進香，簡井山內等自右側共尾擊，大軍乘勝如潮，漲來，義弘晚怒曰，我死在此，欲親戰，家老龜山長壽軒盛淳諫曰，是不主將死處，臣請代之，迺被錦外套，內主名而馳，島津久元諱谷重時新納忠增毛利元房等率數百甲共回馬而右，盛淳大奮鬪，擊却東軍，三薩兵亦四散，東兵竟盡，槍刺盛淳而揚鋒上，至是我將諱谷毛利已下，兵士多戰死，龜山盛淳者，非平姓龜山，而源姓龜山也，往時重忠亡後，北條時政册清和源氏下野守義國，孫八條院藏人義兼三世散位上總介康國而領重忠故邑，曰龜山氏，爾后足利家舉一門斯波龜山細川而交爲管領，應仁中自政長義豐爭龜山宗統子孫家亂，何

門號長壽院。然天正季年伏藩主義久命還俗任國老爲蒲生地頭而附義弘。雖然尙稱長壽軒。不有俗室平常以嚴所憚於人始盛淳到美濃時石田三成喜曰累醜實將到贈度金軍配團扇而厚待之。關戰之際盛淳從兵奮鬪者雖不能舉主戶尙取盛淳不退一步所踞野石而負之歸于國。實之覺島島山氏書院庭上以胎永實亦盛淳屬從井上主膳年十九脫關原重圍流浪上國三載竟得還祖邦而所紀關戰始終眞之實錄矣。

盛淳系家隱島山氏

游谷氏平姓鶴山庶門也。平祖高望五男。其文號村門。其子鎮守府將軍忠通。是三浦家祖也。其次陸奥權守忠賴。其嫡男上總介忠常。迺千葉上總兩介祖也。忠賴二男武藏權守將恒稱。秩父迺。

4

烏山祖也。此嫡孫秩父太夫武綱爲源將軍義家攻出羽。邦金澤城時從弟小机六郎基家依有戰功。預源氏邑武藏。邦誑谷。大鄉川崎。本牧等。地。而世稱誑谷庄司子孫事島津家。重時實右馬頭征久二男而襲義弘母家誑谷氏。稱入來院又六郎是依主薩摩入來院。清敷城也矣。

毛利元房，稱角衛門尉。毛利元就族子，而素因幡島取城主也。嘗
體豐臣西來，將島銃三百挺而來，日向口。丸我將島津忠勝者，義
久愛其武，和后諸之，輝元時，島取城爲秀吉有，旣封他人，故輝元
亦喜而遣之。義久與大祿爲家臣，當日至西軍敗績，元房尙殘精
兵百騎，因我衆切勸，尋義弘續，元房殊不肯親解，所帶雲次刀托
從臣而命傳兒毛利內膳在子覺島，惟大膳太夫席門，名義也。至
是，元房執槍，鞭駒脫蹄東軍，而歸。從騎皆奮鬪，雖不能舉主尸，尙

元子孫
鹿島士族
毛利角衛
門是已

照主恤護永省而歸國。抑元房性實忠直曉勇。深愧宗室秀元秀秋不義。已特潔死。所謝薩軍耳。傳曰。元房。名阿。秀秋。入筑前軍而所死也。其他我將島津久元。新納忠增等。可三百甲。衝圍西出。而赴京師。據近衛家。久元圖書頭忠長子忠增。新納武藏守子也。福島正則。看義弘東出。而欲與戰。家老等切諫曰。今東西悉失。銃手特薩軍多銃繩。火有煙與戰。則主公遁爲薩兵所銃。必矣。奪乘馬而避去。正則尙顧而腕薩軍。福島正之及向。南官山。東軍池田淺野中村有馬金森等。以生兵疾遊戰。是時薩軍饑餓已極。傷者不堪。痛甚。往往衝東軍而甘戰死。義弘固制之。不許。聞姪里原侍從中務太輔豐久回馬。而謝大軍志。在必死。義弘俱回轡。豐久極諫。衆擲義弘馬而驅去。於是豐久解兜白幟爲控勁弓也。扞射移時。矢盡。執槍而死。閤相良長。每家老相良清兵衛欲拯中書死。督求麻兵而雖奮戰力不適。

4

豐久蒙左肩二創。左腰一重傷。而倒爲所擄。于槍鋒上而死。年三十一。里原股肱。臣十四騎殉之。亦宗室將士。肝屬左馬頭。梅北照存坊。小野強衛門等。骨鯁。馳兵三百餘名奮鬪。悉死。節東書記。關原戰中。名島津義弘而代死者十餘曹。實錄矣。肝屬梅北兩家。傳既出。先箋左馬頭。肝屬兼續嫡孫。照存坊。梅北國兼庶孫也。

小野氏少將好古，商也好古，嘗討藤原純友，依其功子孫所封。鎮西諸邦島津忠久就封時，有薩摩邦日置庄司小野太郎家綱者，固勤王家而篤尊崇養和節，殊不甘心。餼倉忠久來守，鼎州竊欲邀擊之。然力不給，適忠久船着日置，鄉帆之。薩小野不得已，出濱江而迎之。忠久神色貴相，一如帝貌。家綱元不能離沙，從是徒跣爲從士，強衛門是商，而馳勇當朝，折倒小幡，勘兵衛者也。方東軍群到，我衆困重圍。小野縮輟息馬，衆呼曰：「強衛今日事奈何？」小野

德島士族
世傳小野
德島門者
是也

堯爾曰：武士之快情，唯在是時。乃，鏖當馬腹，蹄闕敵軍之群頭，而戰沒方是。際，我將山田有榮率，發兵廿餘甲，尚欲拯中，誓死關切。索，豐久之戰，處然亦見，義弘馬側，僅可卅騎，苦戰于大敵中，急馳勦力，勉強脫東軍前隊，諸侯兵之圍，至是四散，薩軍復湊立，隊伍而戰行中，馬大藏告，義弘曰：「君公忍為微行，非旗幟所用也。」乃投奔一本杉馬標，於敵中，迺納旗而捐年，就亦令我兵，奔左卷之鞘，標時，東兵充滿廣野，自不辨，彼我，薩軍直前衝，破酒井家次陣，忽馳內府，親隊會，大軍忽鐵騎，譟與而來，是時薩兵舉，執統與，及離旗幟盡，奔義弘，秀吉所，賜金銀兜，標日輪，撰金章，玄甲騎，紫駟馬，執長刃槍，而向前，與將識，其義弘乃急下，與，槌與，匿其薩而靖行，義弘亦按轡而綏行，左右曰：「何不槍義弘曰：不顧而可矣。」漫毋發丸，方是時，噓雖九巨魁，然義弘身亦不脫矣。故，榮發丸而

德島外史卷之四

十三

用劉備不通曹操於狩場之策耳。我騎後，醍醐院貴兵衛宗重進，而叫曰：「西邦島津宰相也，武變何，不交鋒。」東兵怯懦，獲足下在，掌中為平天下，有器量，薩軍有救而助，活後日，實記我武，叫，不息，我眾叱曰：「大軍忽戰，則我，無生理，實頑，厥狂者也。」宗重曰：「東翁老狸有，意略天下，吾身命，優庸人奈何，怒我小，實彼怖我多，統速避去耳。」萬一來，偏則徒我之統的，何可悞之，有是時，家康亦笑曰：「薩之死，狂擊叫，不顧，可矣。」惟新揚武名，適公取天下，各致其所，能可也乎。」向，澤山街道而北行，義弘背之南行。

後醍醐院氏出，征西將軍王懷良，王妻，鞠池隆重女，而生，良宗，當時鞠池避，天皇尊治，御諱一時，諱隆，訓武耳，良宗亦為征西王方，鞠池子孫，納和，足利氏，勸王家薩摩，人，谿山右馬介迎之，良宗自肥後來，薩摩而寓居中，於谿山郡，建皇德寺，然不幾，鞠池舉兵而

衡，足利因王復還，肥後領，限本城南川，警高橋，邑有子伏，南北統一，不號將軍王，而稱後醍醐院，筑後守宗時，子孫就，邑士暫號，高橋氏，秀吉之來，餌朱翼，降，肥後世家，而後竟奪其邑，後醍醐院氏亦所奪，舊邑不得已，而客新主，河西行長，許隨役，朝鮮大殿之戰，島津進，關河，西遁去，宗重切齒，行長而為，懦夫至極，乃去，肥後客，薩摩，竟為臣屬，省，嗣，稱後醍醐院，淡路守，有兩兒，一仕，因之池田家，蓋是在兩藩，為不絕，南朝，血統也矣。關原之戰，西軍之敗，悉向，伊吹山而北走，特，義弘進前，東南脫，東軍背而靜行，東軍舉，稱言曰：「吁，島津之老練，軍事可謂名將矣。」外征之役，翌明兵百萬，良有故也。井伊直政忿曰：「外征之捷，敵依，將，虞然矣。」吾今東兵，伎倆以驗，島津，遇伴，忠吉，率甲信，精銳，叱嗟而馳來，義弘，扈從大野，彌三郎，年十八，執統，伏草，方，直政馬超頭上，而發機，中直政，臍，直政逆墮，

德島外史卷之四

十四

從軍驚，大野得脫而隨，義弘后，稱大野勝衛門，迺示現流，級術，達人，也。義弘近臣松井三郎兵衛已蒙重傷，悟不能歸，遠邦，頗得，好敵，而欲共死，乃勇進，執下野守忠吉，右胸，牽，零馬下而刺之，自，腋出，肩，既，東兵亂刀千段，松井雖忠吉，苦重傷，尚言，親抱敵首，而謁父內府，因解馬之轡，從，忠吉，頸約左右，腕，縊，松井首，從兵左右，扶步而靜詣，中堅，忠吉已不能言，從兵恐惶曰：「薩之輕輩不意所為耳。」家康振元曰：「不然，若果是舉動，非島津骨肉者，則賴朝附，忠久，鎌倉武士，子孫所為也，再者，其尸因復改尸衣，濯鮮血，則紋，中黑，章，家康跪立曰：「快哉，源家之貴族。」一時，似身，輕卒也。雖傷，吾兒，更非比劣敵矣。」蓋松井氏，源家，普代，世臣，野藤二階堂，一門，故賴朝所賜，源章耳，自，我兵九直政，及忠吉，東軍絕，無尾薩軍，是日敵兵死者，超七千，就中四千餘，薩兵所斬也。西軍死者，不超一萬。

衛家康令山口直友爲隱藩用連故若是抑國原之職臣兵之所納幸皆家康經造實天下之大量也

鹿島外史卷之四

十五

東書記斬殺四萬蓋驕恃之驕也後忠吉直政忠勝皆死此傷然
幕書秘不敢著矣先是雖天朝任內大臣人爲下乘戰國無過不
能義弘下馬答禮因令川上也兄使內府應下曰職間不能演其
意趣應後後日而白委細今孤軍行明府之陣頭故一使以不關
其禮耳時方聞忠兄遺叱而還東軍深視笑忠兄失家康嘆叱曰
紛擾之際留之爲證品爾等省還兜看兜裏有名舊薩州使者川
上四郎兵衛家康曰是薩摩名族往年斬薩信川上左京弟也島
津義弘古今絕無之名將親雖不解胃緒令家老脫兜武門之古
實我家之吉兆何事若之衆皆不覺卑陋千萬矣爾曹雖十百重
棧不能及島津足跡也衆懷越顯是時忠兄等一隊爲東軍所遮
渡垂井川飛石瀨而西行詣近衛家忠兄從者柏木源勝一目
武義弘張曰爾雖隨臣介輔我軍力每多矣宜稍力介因諸書記
主稅介矣方是際我曉驚川強兵後殿欲脫主義弘力戰奮闘雖
折雄刀尙揮雌刀入內府麾下而將犯內興刺敵數十氣厥力竭
爲能勢惣左衛門所擒能勢拔佩刀而親爲斬元山口直友在傍
曰今吾父辰矣莫活此俘以修冥福能勢廻與之直友牽從川於
閑所曰卿夫島津殿供頭某氏強兵衛者也宜急尋主明與之併
及衣刀強兵不受乃裸而去稱所沈田泥探石田之賞金而納稱
臣草社出不意而拉敵士取其衣刀然義弘顯不可尋因廻江北
超叡山而入近衛家是際我將北原掃部介亦所擒
北原氏天智裔也關原戰中帝裔肝屬梅北既戰死特北原在重
國而雖奮戰從兵盡沒躬親力窮竟爲生虜東兵牽營中而將斬
元北原曰某性嗜吹笛願奏截期一曲而爲原望鬼東將聽之掃
部介迺出鎗脇所挾笛吹之其聲嗚嗚然如憾如慕餘音哀哀頓

鹿島外史卷之四

十六

泣赴赴東兵壯士諸將愀然不堪感憤皆跪坐諸姓名爲愛皇孫
名家而軍中尙不遺雅器乃縱還之家康仁恕可謂厚耳今傳此
笛爲家寶稱延命笛矣爾我軍研闕東軍中堅時隔府甲士爲東
兵所衝倒然敵鋒鋒鏖不傷身唯東軍踐行甲士上凡數百足至
內府既去甲士起肝四方東西南北悉敵軍也一將兜標半月按
長槍強驍馬而驅來雖知敵人尙不得已問島津去何方敵將控
轡顧指東南惡晦曰惟新去彼方因甲士馳走東南竟及義弘而
告其狀義弘案曰惡諺者必惟神原小平太也耳然康政隨秀忠
而非在關原者蓋以其言察之義弘平時依深識康政長者也矣
隔府甲士子孫傳想戰馬標半
月人而爲氏神原更無標半
是間薩之散矢遇三成想伊吹山下芊
島是則半所資機也三成呼曰薩衆主君何在薩騎曰破大軍出
東南僕等向後新破筑前軍者三成曰速語相公急歸大阪俱可
城守也方義弘督親隊到郡原見大兵屯路傍觀其旗幟長會盛
親也衆疑盛親而不敢前家老伊勢貞成請訪盛親曰渠有異志
則臣可直衝死之苟無還心則當輪乘視之迺輾駒而馳衆目送
肝之既而輪乘衆因解嚴
伊勢氏舊稱淡川平大納言賴盛裔也當時兄伊勢貞成弟伊勢
貞昌共高名國老矣慶長中年島津家許婚寺澤氏然女未嫁聞
寺澤家邪宗門也因爲絕緣使家老伊勢貞成決死而行肥前唐
津不敢表言邪宗事唯以私忿絕婚義至是寺澤家老高島新三
郎請貞成于茶室談脫刀而殺之因茲寺澤氏面高島首退島津
家而謝之爾后寬永手載寺澤滅邪宗事我藩殊無憾慶貞成忠
功現爲偉然板行武將威狀記等更不識事實妄作伊勢貞大藩
而失實謬想至極矣關戰前宵家老等探圖決代義弘死國第一

畠山第二伊勢第三本田親商也因今貞成拋身到盛親陣也貞成反報曰無盛親有他心長束正家亦在此二人情厚乃命騎導我前途衆大喜出近江高官河原而集汰士卒小休哺食復開夜而徑伊賀爾來稱之島津路頃天明經上野城下城主筒井貞次固屬東軍故我衆大呼曰薩摩宰相至自關原蓋驗其鋒城兵怒而突出我軍逆擊斬之衆首城前縛俘棚木笑闕而軍行是時土冠峰起要敗兵劫之奪鎧仗等特我所行每蹂躪而逐之乃捕士人爲饗導連步三晝夜不寐食衆皆裹創而前行辛苦萬千乘馬亦罷羸而義弘徒步中馬大藏楫宿清左衛共大力遇險則交負義弘而代馬橫山赴內亦壯力援義弘鎧而隨行赴內源氏世臣武藏七黨商也

豐島外史卷之四

十七

橫山氏小野姓人昔篁少壯隨父峯守而鎮東土掌兵馬兼立學校下野足利子孫振繩稱橫山人見愛甲岡部等氏世業弓馬源將軍賴義獲安部貞任時任官符官令橫山太夫經兼懸泉木義家獲武衛家衡時官符不下因結竹泉之賴朝獲泰衡時任官符官令橫山太郎時兼懸泉木此子孫事島津家世爲爪牙赴內父戰死日向耳川六野原後室抱孤而投義弘迺赴內也我衆之徑大和河內也出銀幣而求食道傍民家既而半途盡棄扣底不能奈何山田有榮帶金粧刀更劍以枷衆口勉強達大坂關老平田增宗守邸少老吉田清在相良長辰副之衆皆擐甲守備肅然於是問毛利輝元以七州兵四萬傳秀賴守大坂豐臣親軍尙有十萬義弘使輝元曰雖濃關驍蹕孤與足下合志則不克家康旋力海內也必矣毋敢貳輝元不答遁出城而薙髮納降東軍是際欲固守大坂者有島津義弘浮田秀家長曾盛親增田長盛立花宗

茂等亦東北有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前由利政丹羽長重秋田實季眞田昌幸等豪傑外援者西南固屬大坂唯黑田孝高加藤清正關東軍而已然秀賴若城守則秀吉恩臣黑田福島兩加藤池田淺野藤堂堀尾蓮香中村田中山內有馬等不敢克攻之然亦先是諸將憤三成等所爲大立論公然爲朋黨今也三成行長在諸將手裏尙攻大坂固無名時機之會秀賴幸甚雖然毛利氏慮淺而殊無決斷西議漸痿痺義弘慷慨察不足爲大儀迺取質乘船會立花宗茂亦至自陷大津城欲守大坂強于輝元然不所聽更忿怒而歸國乃伴航船艦凡百餘艘明月種長妻亦投我請歸邑迺載而發帆宗茂語義弘曰有東軍來西海則僕以死當之願相公援孤義弘謀到筑前海宗茂訣去獨是友義統依韓地怯走罪爲所取豐後而所幽安藝子侍從義親亦所幽武藏方石田

豐島外史卷之四

十八

三成舉事稱秀賴命賜甲冑百被手槍百竿乘馬百匹鎮砲三百口大銀三千枚于義統而爲方面大將與豐後七城主兵及豐前小倉城主毛利勝信等勦力而從南北攻黑田孝高義統遁入二豐散銀大催舊臣土兵而募得三千人揚旗豐前石垣邑惟因憂祖能直初封地也是月十四日孝高攻來大友兵力戰雖擊却之骨瘦驍將吉弘加兵術統幸宗像掃部介鎮則戰死故義統不能耐不日竟降黑田陣至是孝高兵振立花宗茂之歸邑也鍋島直茂亦還國爲謝東軍乃發兵攻宗茂大戰筑肥境江上邑孝高和解之爾后宗茂所滅封還陸奧是乃棚倉遷罰始也后歲秀忠聽大窪彦左衛忠孝直言而復宗茂于舊領云廿九日義弘船悉着日向細島港士民雲集迎之且日義弘入里原城見豎久母妻而哀慰先是伊東祐丘固與西軍而在大坂聞關原敗遽歸東軍急

機日向邑而舉兵。遙通加藤黑田等。侵高橋元種。則邑官崎。邑宰後藤平衛門來。我向在城。而請援。城主川田大膳亮曰。聞高橋君在大垣。與東軍。然則非奉君命。而私不能拯卿邑也。後藤頻歎曰。抑西軍大敗。寡君在孤城。而所力不堪。故然耳矣。吾今日死。實將之境土。而啓赤心。已慷慨悲泣而去。至是後藤父子衆僅卅八騎。守孤城。矢盡。云我城距寬島。卅里。離延岡。亦卅里。外援難。蚤卒。至吾死在。今日中大奮鬪。自朝至暮。而皆死。城中事委。賴延陵世經。是日伊東兵士即死者五十二人。傷者貽之。

後藤氏出。藤祖鎌足三世孫。魚名。庶裔。利仁將軍。其子孫稱加藤。後藤者。共事。皇孫源經基。而爲股肱。臣方賴信。賴義。義家。間加藤景道。後藤則經。爲源氏。羽翼。而討忠常貞任等。至賴朝時。尙後藤實基。基清等。爲源氏。爪牙。竟事島津家。而世居日向。秀吉西來已

鹿島外史卷之四

一九

后。割日向。封明月高橋。粵高橋氏舉世家。後藤而爲邑宰。愆訛。書權藤。此裔多。里原等。後藤閨門拒戰。之間官崎。庶民抱携。妻子荷擔。家財來我河原岡。城而頻敵。開城主丹生備前守。披關內之伊東。部將稻津掃部川崎權介等。距犀川。望岡。城。覺其堅固。而轉方。向。到里原境。當時義弘既在里原。城。迺出兵。斬一將。而逐殘兵。可惜。後藤不支。一夕。惣領義久。亦大將。比志島紀伊守國貞。副將毛利內膳正。乃帥本府師。出犀河。關。屯高岡。城。以援。明月高橋。鎮日向。山東。而四攻伊東氏。伊東挾土小兵。退保。低肥城。告急。加藤黑田。我軍。據其使。乃拷問。而白情實。竟斬其元。

比志島氏。川田氏。共源氏六條。大尉爲義。庶子裔。而於薩摩。邦城。或領比志島。邑。或領川田。邑。共爲氏。世務。國老等。也。亦毛利內膳。繼。潔死。關原。元房。子也。是間。伊東祐丘既死。大坂。兒祐久。訴。舉兵。

死傷戰功。狀于內府。而僅得安堵。于本領。始高橋元種。家老花田備後。聞伊東兵侵官崎。急募兵三百。而過速赴救。途至穗北。聞官崎陷。而徒還。花田憾憤甚。輒載軍艦。于細島港。日夜巡邏。海上。候伊東祐久。往來上國。竟圍其船。而將殲之。祐久出降。伏證書。訖之。且斬攻官崎。隊將稻津掃部首。而爲謝。高橋氏至是。縱遺祐久。家康亦譴伊東。而償官崎所喪。財物。農器。年貢料等。粵黑田孝高。駛使。只管請和。我亦憚東方不屬。低肥城。唯。日向。諸城。而嚴守備。義弘。遇令。中書。嚮久。弟島津源七。耶忠直。守里原城。親詣大隅府。

弘親。槍斃。東兵數十騎。抑義弘。槍術。名人矣。然愧兄義久。聞知。固。喝從臣。絕毋言。十月。河西氏乞援。時黑田鍋島。攻宇土。清正。舉全邑兵。以斷薩之援路。因圖書頭忠長帥師。而北出。出水。關。入肥後。

鹿島外史卷之四

二十

三日路進。兵屯佐敷城。果戰。加藤清正。雖雄未決。河西氏城先陷。因班軍。內府亦飛檄。息九州戰事。至是我兵不敢超他邦。乃欲守疆土。

河西氏俗。恆書小西。元是清和源氏。多田。藏人行綱。裔。而累世家。居攝津。大河。西。因爲氏。今稱天滿。處是也。然降民間。數百年。竟爲大坂商家。方行長所登庸。諸侯輕。問家系。行長曰。藥店兒。而非系諸所語也。乃以藥囊爲馬標。秀吉殊感之。雖封肥後半邦。尙授家祖賴光。受領官名。而稱攝津守。關戰之敗。行長爲擒。與三成共被斬。六條。礦行長家老。河西某守。字士然。聞主死。已亦割腹。而殉之。是時。薩。河。西。之系。至是城陷。矣。於是。際。義久。修。熊。城。而。稱。隅。府。新。城。古。築。石。熊。壘。所。據。也。忠。恒。築。寬。島。神。山。城。昔。鎮。西。八。耶。爲。朝。所。據。也。義。弘。別。修。大。隅。蒲。生。城。是。爲。朝。銀。蒲。生。氏。所。據。要。界。冠。三。州。

已上三城。豫備東討。來義弘曰。孤以金鐵精銳千人。據蒲生險。則若楠氏守千宮。雖東兵百萬有來而攻之。豈可得一歲之力。投之乎。然則大阪不徒視。陸奧出羽常陸等西屬。皆舉事。加之浮田毛利長曾等。唱義故于中州四國。則我事可知耳。因令新納忠元守大口關。山田有榮守出水關。共壓肥後加藤氏。而鎮其疆。邊有榮山田有榮子也。有信嘗守高城。拒大友豐臣猛勢。馳名畿海內。且后年有義久病。有信欲以身代之。諱名山大川。而竟死。義久迎柩于城門。爲作哀歌。而香奠之。有榮曉武伯。有藍山之聲。關原之役。奮圖走本多三彌等。故並忠元而充方面。忠元英武。昔時太閤尙怖之。甫垂八十。意氣愈勵。銳兵鋒。清正自天正至。慶長末。超二十年。每歌曰。肥後加藤之來。今響其何。碩與丸。餞其何。利刀以加其元。近聞文政初年。山田有榮。隱居。感新納忠元之勇武。而和此忠元歌。有後詩可併考。忠元終身。清正不敢視。顯

龜島外史卷之四

二十一

邊焉至。是義弘亦陽稱。愆屏居。櫻島實依。四方海陰。備不虞矣。然密持蒲生城。尙益極嚴重。先是。義弘家老新納旗奄齊等。自開原西出。而至近衛家。然薩衆既充塞。故亦別借駿馬寺。而匿。雖東軍搜捕。更繼之。歸國而累納和。其餘匿京畿。薩兵等悉皆得歸。祖國始內府入京。近衛氏直遣使。慶捷。急求借精米萬斛。家康惘然曰。何謂也。使曰。天智天皇所錫藤祖餘足。春日神領島津御庄。依將府太祖源賴朝請望。所授島津家。薩隅日三州人充塞。近衛邸而不能給食。若速得歸國。則不及請穀也。家康覺過。被內大臣官服。即日親訪。近衛家。緩步。薩兵群聚中。而上堂。謝近衛氏曰。高門慶禮。辱宜得封。人出。山崎街道葛葉關。無入大坂。而歸。薩摩遇探。腰出符幟。日。囑近衛家。憑義久速覲京師。至是。少將忠恒告義久。而令日向道士鳳尾樹善哉坊。使上國。覲之。薩藩用達井伊直

政。山口直友及內府親臣本多正信。飛簡促和。再參關伍。是時三成等既斬。其餘屬西軍者。或爲所收。邑或爲所滅。封都鄙。謳歌滿巷。義久意未決。義弘適令駕川強兵。遣陸奧謀上杉氏。通東西。聲息。景勝以須田佐渡守報之。后景勝封城。因須田迺爲島津家臣。是際。駕川巡歷諸國。而察人情。探時機。凡三年矣。駕川氏。橘諸兄。商遠保當。摛純友樹大功。子孫在薩摩。累世務國司代。因稱在國司家。平忠度爲薩摩守時。已在京師。代官。駕島橘氏公長公業。源賴朝諱公業。能吏。更移爲大邦陸奧。惣吏。然家孫在薩摩。避。駕島字。稱大前柏原。駕川等氏。公業嘗領與之。草郡故也。今作杜鹿。古此郡實草革。因爲名。云。一說大神川所噴。石卷。故。名。大川郡。然。后。世。訛。杜。鹿。郡。矣。強兵父稱。駕川對馬守橘公某。成薩之大口。強兵九歲在家。斬強盜。據于庫內。於是名。鬼三郎。義弘改賜。強兵衛。亦能吏。有家祖公

龜島外史卷之四

二十二

業。風因爲義弘內藏五萬石。代官。性勇猛。具質檢。首級一百六十餘。斬。弄。數百。不。過。算。子孫累世。每朝唱賀。檢首。數。以。祭。敵。爲家範矣。六年正月。遺國老錄田出雲守政近。於京畿。而面談。東將探其真僞。錄田氏。藤將軍秀鄉裔。而領下野那須。邑。因號須藤也。素依。與地。屬源將軍賴義家。而樹戰功。隨移錄倉山內。因亦稱山內。庶門預源氏。邑武藏。錄田者。號錄田。庄司。竟以爲氏。大系圖作錄田。賴人其子乃系。家然。據。陸。所。傳。則。錄田。原。太。夫。政。經。其。子。錄田。庄。司。政。經。其。子。錄田。次。郎。政。經。其。子。兵。衛。時。遊。平。清。盛。時。而。改。其。名。錄田。太。夫。政。也。姑。待。古代手摩川分流。處耳。故唱河股。今書蒲田。地是矣。至義朝時。須藤錄田共死。主。兵衛政家男。錄田藏人。太夫光政子孫。事島津家。政近實生。庶門而襲嫡統。性質恭順。而沈勇。能斷大事。故。使。秀吉。今使家庭。共是國人衆望所推。政近也。家康召見。而

受政近長者賜所着葵章衣所帶佩刀而所恩寵若舊相識是歲內府令井伊直政等贈書而視其信然實直政已死關原傷雖然大以虛喝島津家薩人覺嗤之家康竟封忠吉以尾張清洲六十萬石邑先創漸愈值出武江城至品川驛時創敗血發而即死是際內府詰刺忠吉者姓名答曰九州浪客松井某者加薩之兵隊亂軍中所刺而非島津兵士所爲也乃箕松井子孫于覺島牙城山下厚之禁永世役關東家康累令本多正信等致盟誓而招義久殊十數七年正月使從弟圖書頭忠長詣上國家康迺使本多正信迎之浪華津而見忠長于伏水城贈以鷹馬饗禮準甘萬石已上列侯舊是忠長領肥前半邦而壓龍造寺至秀吉來而失肥前遷薩之宮庄城現領二萬石邑然內府所存舊祿也是歲覺島神山城成俗謬上山亦訛龜山故改號鶴舞城蓋據鶴舞龜遊義也古平爲朝所居忠恒移居之爾來世爲府城是間潮波殆扣城門然依累歲城海洲今也城下廣濶阡陌井區家屋櫛比轉至號西州一都會爾四月家康親作誓書加印信而贈之眞謀

兩度使者視着候然者薩摩大隅諸縣之儀此間被相拘候分相違有間敗候少將事其方跡被讓事候間不可有別條候兵庫頭儀者龍伯無等閑候之間異儀有間敗候

日本大小之神祇別而八幡大菩薩毛頭不可有表裏者也

卯月十一日

內大臣血手印

龍伯

至是義久適決意然甫已丁七十故更令忠恒代已觀京師八月忠恒發府城而到日向大野驛詠伊集院忠貞忠貞謀逆竟不悛

獨幸東軍捷關原通意加藤清正而復將作亂故爲所戮忠貞遇忠恒妹婿也生一女忠恒養之長嫁內府姪久松定行十月忠恒抵兵庫會福島正則依關原功受封安藝備後而入國正則大悅惡語曰僕與君有斷金交久矣君之此行大節苟安危存亡之秋也僕爲右之隨忠恒俱入大坂邸始正則性忠黨無敢有二心豐臣氏唯惡三成等過甚因家康作血誓書而與正則切懇之故關原之舉爲東蒐樹巨功既三成等亡天下權傾歸關東而至大阪失其鹿正則後悔不及殊欲保秀賴而翼戴之使太閤舊業不失之因顧海內侯伯無有若我之國古兵勁者故固交忠恒若是云時內府既在關東正則獻价告之十二月家康聞島津氏上洛出伏水而待之忠恒與正則俱登城謁內府家康氣色快然贈以二馬二駕殊被不與諸公役之命焉忠恒欽謝正則悅喜而赴國八年正月忠恒賜暇歸國關原已后至是牧伯始定二月武藏公松平家康任征夷大將軍而爲武門盟主於是際也島津上杉相約諒關原戰后三箇年畢而出國既上杉氏唯得執事本多正信等誓書耳而出國故竟所滅封焉島津氏取家康親誓而後出國故全舊封也是間大友義統既竄常陸爾后以慶長十年卒彼土嫡子民部太輔義親亦以慶長十七年卒武藏江戶義統有庶子稱大友右京亮政照至其子內藏介義孝依京師仁和寺法親王庶明曆三年大將軍家綱賜祿千石于義孝寅表高家列而居江戶已來大友僅存其祭器云亦明月相具高橋等共隨西軍雖然憑薩藩之強薩而得安本領家康懇待之若筑紫廣門邑筑後府中距薩摩遠故竟爲黑田鍋島所陷因其子孫爲東幕麾下士僅得五百石祿若求麻延岡高鍋在島津封疆而不能加藤黑田等陷

之、因、相、良、明、月、等、深、德、薩、恩、殆、庸、君、臣、禮、且、將、府、公、義、之、班、列、國、藩、圖、也、島、津、家、固、三、國、主、故、受、三、州、全、圖、自、我、藩、復、寫、分、圖、而、以、各、枝、班、里、原、高、鍋、米、良、飲、肥、延、岡、附、庸、也、就、亦、封、疆、附、庸、隣、邑、列、侯、如、遭、火、災、水、難、等、島、津、氏、每、修、復、其、城、郭、屋、室、等、厚、恩、篤、德、以、完、與、國、附、庸、之、義、矣

校外史氏曰凡庸之俗史記關原已后事舛也皆編東大樹云島津義久過降伊東祐兵攻略日向宮崎里原等何爲胡亂駭說甚官崎素非島津邑延岡屬地高橋元種別邑而隣我向在河原岡兩城雖然距寬島軍行五日路君命未屈我軍欽守而兵騎不超

寬島外史卷之四

二十五

疆土故伊東兵薄殺官崎人民耳土地非所略得今尙延岡屬邑矣亦若里原當時名將義弘親領之關原之戰義弘親隊僅數百然兵勢令東主下與矧乎方今兵食充滿且據要界夫薩隅日島津領凡人口一百萬就中丁壯帶刀有十三萬奈何伊東振爾小邑素非力之所及我兵已偃石晉腰劍數然則雖古驕契丹阿翁今倭內府東翁尙可也耳然俗史不察情實而妄記沒聲耐可咲蓋島松和睦之始末先是秀吉薨後家康於伏阪間遭危難數矣因家康親入薩邸迺致血誓神文而懇所請被拯困厄之眞蹟

敬白起證文前書之事

一被對秀賴様御鹿路有間敷之由尤候事對御父子御兩三人疎暑毛頭有之間敷候付拔手裏有間敷候事一佞人族有之候而御間相さまたくる輩雖有之直談申達相

晴可申候事

右於僞申者

日本國中大小之神祇別而八幡大菩薩御罰可相蒙候也

慶長四年己亥卯月二日

家康血手印

島津宰相殿

同 少將殿

因有若是之誓書雖關原戰爭已后家康不敢咎島津家唯邊薩摩用違井伊直政功臣脇五衛門山口直友家士和久甚兵衛急促義久忠恒觀京師耳至是島津氏云松家代豐氏爲天下公政則宜改賜薩隅日封疆安堵印信然則應義久觀京師於是令家康家長井伊直政執政本多正信納誓書于島津氏義久不肯直請家康親誓家康亦謂義久忠恒血誓時豐臣秀賴在大阪乃公

寬島外史卷之四

二十六

義正統也故島津氏不早卒出血誓遣使陸奧與上杉氏相議約宜爲豐臣家終三載而後爲東松氏致上洛而西薩東奧不敢動是間前後家康懇許薩藩國老錄田政近終身服葵章亦許義久側家老伊加倉忠重永世服葵章樹朱柄槍因述是書俊貞今尙服葵章當時家康設款義久證蹟顯然矣故咲慶長七年正月納島津氏誓書于內府舊是納義弘誓書于秀賴而視無貳豐臣氏乃是致不反秀吉在時所誓而已是歲六月家康誓書屈薩摩於是八月忠恒出國十二月家康見忠恒而極叮嚀至是天下諸侯一統會同翌歲二月家康拜大樹正位事舛始終若是祥審矣是際家康已下直政正信等親書殆百翰堆島津家文庫抑彼水史山史白譜等沒崇松壽權輿妄所最負偏執豈足証乎已后元和元年秀賴迂薩摩家康秀忠探索大阪秘庫獲島津義弘及諸

侯歎書雖然一無所識若魏武見袁紹營踞而安天下之心過速家康與書於惟新齊云尙宜厚秀賴此神智大量實泰平殆三百載之大本也矣然至季孫不虞太祖之神慮而暗以衰傾之殘威暴推世家之薩藩因茲頓至幕府倒轉武門諸侯總衰微眞可歎息矣慶應戊辰東家開城之際曩昔島津義弘納秀賴之眞翰尙在關東薩人觀之有親寫者矣

關東外史卷之五序

承久之事
忠久因與
上皇同寅
兄弟也故
義時加恩
前七十力
石子思久
惟乃所
應鼓院又
同時增信
廣六十萬
石乃所
在津院
島津家能
了其志而
厚享用度
古今世人
竟不見之
蓋北條實
陰謀若是
因保九世
之樂是等
非俗史家
之所識也

校外史氏曰。抑。銳角。禮。據之史家云。雖。覽。島。津。氏。世家。大。藩。辟。居。遠。邦。而。不。敢。開。係。歷。代。天。下。事。務。以。爲。無。履。歷。之。可。采。述。者。嗚。呼。噫。嘻。是。何。言。也。謹。陳。其。事。如。左。○島。津。氏。錄。倉。柳。營。長。子。家。而。舉。七。國。對。諸。侯。上。席。關。係。天。下。事。務。一。也。○北。條。時。政。大。逆。弒。主。賴。家。將。遂。忠。久。後。島。羽。上。皇。讓。北。條。全。其。封。賞。忠。久。於。京。師。關。天。下。事。二。也。○承。久。之。舉。義。時。愷。島。津。勳。王。數。厚。欽。封。關。天。下。事。三。也。○弘。安。蒙。寇。島。津。家。爲。鎮。西。惣。將。與。北。條。交。戍。留。關。天。下。事。四。也。○建。武。之。舉。天。皇。使。義。貞。督。海。道。軍。島。津。貞。久。督。山。道。軍。以。伐。足。利。關。天。下。事。五。也。○足。利。氏。至。拜。北。朝。大。樹。職。以。島。津。高。階。齊。藤。爲。外。衆。諸。侯。席。頭。關。天。下。事。六。也。○觀。應。中。有。足。利。親。族。內。亂。取。氏。義。詮。共。屢。殺。价。賴。島。津。氏。討。直。冬。等。關。天。下。事。七。也。○應。永。初。年。錄。倉。滿。兼。勝。大。內。執。弘。而。視。京。師。義。滿。通。討。大。內。諸。侯。出。兵。島。津。亦。松。冠。之。竟。屬。泉。堀。城。關。天。下。事。八。也。○永。享。嘉。吉。間。錄。倉。持。氏。約。勸。義。教。弟。尊。有。而。東。西。舉。兵。尊。有。來。日。向。憑。島。津。駒。池。義。教。令。島。津。氏。討。之。關。天。下。事。九。也。○義。教。之。遇。執。諸。侯。大。舉。討。亦。松。時。島。津。在。巨。諸。侯。列。而。攻。播。磨。關。天。下。事。十。也。○應。仁。之。亂。島。津。出。兵。護。義。政。關。天。下。事。十一。也。○永。正。中。足。利。義。植。復。京。畿。出。兵。諸。侯。以。島。津。爲。第。一。關。天。下。事。十二。也。○足。利。義。昭。喪。京。畿。也。願。島。津。毛。利。據。之。竟。斯。信。長。關。天。下。事。十三。也。○秀。吉。爲。關。白。召。島。津。然。義。久。貫。近。衛。家。賤。豐。臣。氏。抗。言。過。度。被。天。下。兵。十四。也。○秀。吉。討。海。外。島。津。斬。虜。八。萬。關。已。來。未。若。是。有。大。捷。於。外。土。者。歟。天。下。武。十五。也。○關。原。之。戰。西。軍。大。敗。島。津。特。衝。破。東。軍。中。堅。威。震。天。下。十六。也。○琉。球。南。征。並。馳。萬。武。輪。降。王。於。

關。東。耀。天。下。武。十七。也。○慶。元。之。間。柴。松。私。關。島。津。氏。預。秀。賴。而。海。內。一。統。關。天。下。事。十八。也。○松。營。既。一。統。以。島。津。氏。爲。朝。會。大。廣。間。上。席。關。天。下。事。十九。也。○前。松。營。至。三。世。家。光。時。叔。父。賴。宣。英。邁。佩。疆。幕。家。殊。患。之。家。光。既。薨。子。家。綱。幼。將。有。燕。棣。之。禍。是。際。家。綱。保。俸。酒。井。忠。勝。累。遷。薩。藩。而。壓。南。龍。氣。焰。鎮。天。下。危。殆。二十。也。○家。綱。薨。無。嗣。子。大。老。酒。井。忠。清。擅。私。權。範。北。條。先。規。而。欲。立。皇。子。親。王。爲。松。營。繼。嗣。三。親。藩。及。關。老。共。不。能。制。止。特。大。廣。間。上。席。薩。摩。守。光。久。曰。不。立。東。祖。血。統。而。將。軍。親。王。則。諸。侯。不。覲。東。地。當。觀。京。師。因。薩。摩。守。即。返。芝。櫻。田。等。七。邸。自。此。席。直。可。詣。京。師。晉。訖。將。辭。出。幕。城。驛。動。忠。清。者。黃。至。是。堀。田。正。俊。首。建。議。立。連。支。綱。吉。諸。侯。大。悅。服。於。是。舉。大。老。忠。清。自。幕。城。無。歸。邸。而。直。入。東。叡。山。竟。自。盡。島。津。氏。關。天。下。大。節。二十一。也。○綱。吉。有。學。識。經。賢。君。然。晚。年。老。耄。頻。欲。立。外。兄。豐。縣。統。寶。永。已。丑。正。月。將。發。其。令。諸。侯。不。黨。柳。氏。者。舉。推。大。廣。間。上。席。薩。摩。守。吉。貴。爲。副。將。軍。取。松。營。諸。宗。家。宣。而。欲。據。大。阪。城。奉。勅。以。廢。柳。氏。內。外。驛。動。綱。吉。暴。薨。家。宣。繼。立。島。津。氏。關。天。下。安。危。二十二。也。○前。松。營。凡。七。君。得。年。一。百。十。三。載。至。家。繼。天。堯。嗣。絕。因。索。嗣。子。三。親。藩。衆。諸。侯。意。在。紀。主。吉。宗。雖。然。大。會。繼。之。日。尾。張。主。先。出。在。幕。城。頭。間。故。煙。酒。井。忠。清。禍。而。更。無。發。言。人。時。大。廣。間。客。位。上。席。薩。摩。守。吉。貴。進。膳。高。聲。天。下。之。繼。嗣。者。依。幕。祖。血。統。親。近。紀。州。殿。御。相。賞。諸。侯。嚴。然。同。之。幕。老。急。令。監。察。發。誓。叱。聲。內。吉。宗。于。大。奧。而。稱。上。樣。吉。宗。賢。明。中。興。松。營。兩。后。八。君。得。年。百。五。十。二。載。而。辭。職。已。上。廿。三。件。是。島。津。家。所。關。係。天。下。大。事。也。亦。近。聞。方。家。齊。自。一。橋。襲。宗。統。岳。父。薩。摩。守。重。家。爲。大。廣。間。上。席。乃。參。幕。政。明。德。新。民。然。長。壽。甫。九。十。致。寬。政。文。化。

文政之盛治，噫不識此是之來歷，而妄述歷史，惑世間，若是俗史家，真當韓愈之勸學，末句者也矣。

鎮西家系圖

琉球實錄載此卷中可併考

八皇丁五十代

桓武天皇

號柏原帝

葛原親王

延曆五年丙寅生，母參議長野女，一品式部卿被禪，樂樂，車，仁壽三年癸酉六月四日薨，南六十九

高見王

庶王

高望王

正四位上總介

良望

平家嫡統

無位

寬平元年五月十二日薨，平姓，赤旗，後改國香

貞盛

維將

維時

維方

后改直方，以鎌倉，外孫家

鹿島外史卷之五

源義家

女子

源義家

自是四世，源朝也，直方四世，源時政也

良文

五男，號大，村岡，五郎太夫，從五位上，鎮守府將軍

忠通

村岡，三郎駿河守，源將軍親光平將軍忠通，金將軍等，稱四天王

忠輔

村岡，太郎從五位下，爲九州總攝使，始稱鎮西氏

良忠

鎮西，七郎從五位下，居，國川，號川邊平七郎太夫

良通

鎮西，次郎從五位下，號川邊平次郎太夫

有道

多，大郎，鎮西，大，國多，有島，鎮西，三郎，鎮西，國，鎮西，鎮西

忠長

鎮西，三郎，鎮西，國，鎮西，鎮西

兄二人，鎮西，故，忠景，父，鎮西，四郎，初，阿多，四郎，從五位下，平四郎太夫

忠景

下野，薩摩，等，守，後，鬼界，堀，堀，堀

忠明

別府，五郎，鎮西，國，加，世，田，邑，此，家，源，元，冠，出，軍，者，到，帳，此，家，源，元，冠，出，軍，者，到，帳

女子

鎮西，四郎，恒，遠，妻

忠良

鎮西，太郎，代，從，兄，爲，朝，死，伊，豆，大，島，鎮西，次郎，鎮西，次郎，太，夫，陸，時，入，道，寂，阿，國，也

依，爲，朝，弟，勸，國，兄，忠，景，跡，和，鎮西，家，子，孫，又，稱，阿，多，世，事，鎮西，家，老，等，此，統，統，伊，集，院，鄉，老，家，阿，多，平，衛，門，是，也

鹿島外史卷之五

爲朝

初，源，八郎，鎮西，八郎

六，條，源，大，尉，爲，朝，八，男，爲，鎮西，四郎，忠，景，稱，子，鎮西，天皇，御，宇，保，延，四，年，生，久，安，六，年，來，其，家，所，爲，鎮西，家，時，爲，朝，南，十三，夫

爲朝，所，傳，源，氏，系，譜，云，爲，朝，八郎，內，藏，人，頭，其，名，強，大，也，云，云，爲，朝，家，所，傳，源，氏，系，譜，云，爲，朝，八郎，內，藏，人，頭，其，名，強，大，也，云，云

女子

爲朝，正室，產，三男一女

此，錄，二，人

爲賴

鎮西，大，島，太，郎，鎮西，等，父，鎮西，大，島，

大島，士族

琉佐，文，仁，家，祖

代，々，爲，大，島，世，人，主

爲重

鎮西次郎

魔島士族吉田次郎四郎祖

止內地爲魔島
北境吉田城主

父爲朝野源姓

鎮西八郎

爲清

足利彌太郎判官
義清親死家願相續

爲朝能野郎頭義興妻子之故、義清親、就土西門院判官
大尉義興、領紀伊郡日高、庄七百五十町、後改義興、是利來、
嗣二男爲眞、於日高、庄、

初日高、太郎改、足利又太郎、

爲氏

后號、足利新判官義氏、任武藏守、

爲眞

日高、次郎
左衛門尉

魔島士族日高次郎左衛門祖

魔島外史卷之五

五

女子

浦生六郎重長妻

已上鎮西氏女所生

女子

源賴家、側室
爲氏之母也

舜天王

父爲朝野源姓、琉球、太良

母、浦添王子、女

琉球中山王源爲某祖

全、鎮西平姓、

永良部王

琉球、太良

母、同前、

沖永良部島

鎮西平民鎮南山平、
山鹿門士族琉球美坐

太良、次良、納座之琉球

子、孫居、于、赤館村、

祖

魔島外史卷之五

處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先是、浮田秀家投我國、小野木重勝、石田晴成、重成等皆隨來、共
塞之、太良秀家聞、頃年琉球抗薩、命已擊而欲王之率、遣臣具兵
仗、是時、浮田氏、刀三百、及、義久、而、南航、適、會、颶風、
之、得、所、允、後、流、八、郎、島、此、島、古、八、郎、爲、朝、始、搜、略、爲、種、人、是、故、風
俗、皆、同、琉、球、婦、專、家、事、亦、島、宰、鞠、池、蓋、爲、朝、自、鎮、西、所、隨、士、裔、也
爾、后、北、條、長、氏、略、之、時、愆、訛、八、丈、也、矣、亦、石、田、裔、傳、略、獻、前、卷、序
文、小、野、木、子、孫、憚、東、幕、府、今、稱、鶴、木、薩、士、皆、是、裔、也、十、年、大、將、軍
老、世、子、亞、相、秀、忠、襲、大、樹、職、十、一、年、忠、恒、觀、伏、水、老、大、樹、酒、賜、諱
頭、字、改、名、家、久、於、是、際、本、邦、忽、諸、侯、中、島、津、陸、奧、守、家、久、最、上、出
羽、守、家、親、依、高、家、聚、頭、字、他、所、敢、無、也、時、家、康、視、家、久、曰、宜、若、卿
季、父、中、書、家、久、耀、英、名、於、天、下、爾、是、間、我、琉、球、更、絕、貢、有、年、琉、球
球、國、三、司、官、主、財、掌、謝、那、親、方、者、過、七、島、郡、司、而、僧、我、渡、唐、銀、六
萬、兩、航、商、明、國、得、利、十、陪、因、約、每、歲、納、五、分、息、于、薩、倉、且、以、定、額、
追、年、償、本、銀、是、薩、藩、公、許、渡、唐、銀、自、島、津、大、臣、銀、足、時、若、是、故、雖
經、宋、元、明、清、尚、號、渡、唐、銀、然、則、似、薩、之、金、銀、坑、先、對、馬、陸、奧、者、近
世、新、井、君、美、所、著、薩、藩、渡、唐、銀、傳、載、國、朝、舊、章、餘、抑、琉、球、三、司、官、
同、本、朝、三、公、然、前、事、不、繼、謝、那、變、約、不、納、息、七、島、郡、司、入、琉、球、而
促、之、謝、那、答、曰、子、本、既、濟、郡、司、爭、之、謝、那、此、曰、爾、等、不、識、漢、土、金
王、琉、球、銀、王、爾、邦、鐵、王、位、次、格、別、也、且、爾、曹、小、島、人、對、大、明、封、王
國、奏、言、何、不、遜、耶、司、憤、嘆、曰、南、蠻、缺、舌、不、能、償、借、財、貧、國、下、等、王
已、吾、過、大、日、本、國、皇、孫、平、家、通、商、矣、釋、鞏、爲、地、首、長、伏、謝、那、震、怒、

乃命強拳士而捕郡司。栓双木挾左肱，將及右脛。郡司斷聲曰：「左肱每履疏士，故暫任爾等所爲。若右肱則所事上國也。爾曹勿致失敬，疏虞惶不挾之，自是薩人目邪那親方，頻惡之。於是遣使琉球而隨賁之。三雖命邪那親來，薩島而可謝過，竟不至。是間邪那親服爲奴僕，舫舫琉球漂着而來。薩濱觀國舫，聞見開戰已后，島津家受東譴，而國疆舉皆心乃察。頃間薩兵不能南嚮，而歸琉球。益拒薩命，邪那同戰池城親方等累諫曰：「不償國債，闕歲貢，則災將至。且曩疏主亦負明國而不納諫，更不禮。我使十四年竟發兵討之，義弘家久出薩之山川港而誘之，指揮南征，其前軍三千稱三萬，艦船百餘隻。大將樺山美濃守久高，而比曹彬副將平田左衛門尉增宗而倫潘美。」

鹿島外史卷之五

一

擊猛老爺後，名將而順天之戰最奮，乘船殆破壞上，南海島竟得迎船而至。我軍者也素祖父善久，守護貴久，姉婿而久高適義久族子列。因今爲國考殊所拔萃，而所宛南伐，惣將矣。平田氏平家正統營方，平宗盛及長男清宗二男能宗共所捕三男信宗幼而得脫，隨安德帝長，大隅九城鄉而號平田大臣。頭島津忠久例，漢高賜劉姓，于諸項與源氏。章於平田而臣之，爾來七世任國老。增宗壽壽秀吉國老，美濃守光宗孫薩摩郡山城主而開原之舉守大阪邸者也。閏二月廿一日，南伐軍船雷發，而向琉球。七島郡司先導，時海風劇甚，所謂落際浪流，久高牙船及七島導船四艘亂狂浪，先到大島。時冠里大綱催兵數千，棚岸拒之。冠里首府之義大親民之父母也，惟適鎮西爲朝，長子高而大島世家會長矣。我軍入冠里港，發銃敗虜，竟擒大綱，復南進，斬西方

鹿島外史卷之五

三

縣世家米內太領至，是大島悉降。且從軍亦舉到，乘勢直攻德島。入開戶港，島虜拒關最劇烈。其將掟官兄弟，奮力絕倫，揮巨棒擲殺我卒許多。我兵發銃斃兄，復進斬弟，屠點虜三百餘。至是德島降。掟官掌政規義，后稱縣監是也。我軍到永良部島，世入主曰：「我島回周悉暗礁矣，無足畏。蓋世入主牧司義也。我軍乘潮滿，輕船超礁，直上島，擊而攻之。虜蒼黃爲扞，更經而流，攻口以爲爛。我兵脛肺，我兵喜歡而資，饑虜怒，粉毒木皮，籠粥而流之。我兵看粥色變，而不敢啖，攻益急。虜竟伏降，流經粥處，爾后目馬鹿村於公標，尙名之。馬鹿之訓頑駭乃，吳音也。支那人專唱之，太古結繩之士傳習之，而無失上古之道法已。琉球主尙寧聞，諸島失守，薩軍已近，輒使具志頭王子及三司官等棹遍舟來迎我軍，謝宿罪而請償借財，如前約以緩我攻。久高曰：「師前之盟不足信，非中山王親出而謝罪，則不敢息攻。」四月朔進軍，攻琉球南蠻港，漢土明清書星其懸島，本朝作沖繩島，乃冲南蠻義也。古史載後一條帝寬仁四年，南蠻入寇薩摩，人擊却之，是琉球兵勢強，賄所侵內地也矣。今作那覇，蓋琉人嫌南蠻字，故耳。亦考唐書作南倭，真是可謂適中文字。憾當世不所用，南倭正字焉。南倭港口張鐵索，守備最堅固。發大礮以覆我開艦，戰更不利。虜亦據山蠻，卽乃山北王古城，而至嶮要，護海陸稍有斷，我後之情狀虜勢甚熾矣。是時我軍遂入琉海，漢法三千里，遂不能歸帆，久高嗟嘆曰：「戰方若是，辱將帥任，孤當死。」將自截七島郡司諫曰：「僕等公行，疏士數次履，其腹背頗記地理，案北方有別港，今陽稱我軍不利，班軍日本，宜破北港而從陸路迴東南，直搗琉都首里，久高曰：「善。死生有命，運在于天。孤意決，衆勿貳。」速轉舵，取北港，因從是名連天港也。時我兵氣大

屈久高更拭目曰吾今假寐而夢天女曰婦琉球守護神也親來授捷大和軍今日上陸則百戰百勝也耳迺通繪天女姿像於艦板以視衆軍衆看以爲八郎王爲朝妃舜天琉王母也悅甚鼓譟踊躍而上陸琉球力拒連戰三晝夜斬虜一千餘我兵卒死者亦三百餘人虜將邪那爲首謀盡精兵而守久米城并戰累日我攻晝夜不息邪那不能寢食虜兵亦疲極竟弄城而走首里日向庄內兵小杉助四郎者疾足追走生擒邪那我軍乘勝長驅圍首里數匝是龍宮城都也琉主惶恐欲自降狀群臣舉肝我永槍雪刀輝嚴陣而無敢有出郭外者時有田舍農家貧兄兄弟朝出刈秣聞有國難共駛入王城而請便和營琉主褒稱迺賜親雲上官服親雲上乃小黃門等義也至是兄弟者迺整禮儀騎駿馬而出王城至來我營下馬鞠躬見大將久高曰琉王敬白累大軍於弊邑無

臺灣外史卷之五

四

方謝緩怠因謚令兩便迎征南將軍伏冀貴將入王城而所受薄饗久高迺取秋廣雄刀以賜使者而令先驅親從騎六員而入王城琉人恐愕懼拜若神衛入牛屠部內琉主親謁爲廿碗厚饗琉禮以樹之多數而階班儀式久高壯齡引大杯令王女酌之醉臥軒息如雷然宴三晝夜而久高還營迺撰甲被薺軍威嚴重督愆軍偃城門王尙寧率親族重臣而出降乃欽就捕先使者兄弟等見王所捕而徒跣急揮刀望大將久高而斫進大奮鬪盡死節於是役也閏二月舉兵五月廿五日凱旋鹿島至解降王縛壹是隨曹彬謙奏世以爲美談山史大愆記新納一氏討琉球抑新納島津四男家而諱或忠或久薩藩古今無名一氏者亦無新納討琉球沒史俗本挾陋寡聞甚十五年八月家久率尙寧行關東先詣駿河府先大樹老此城因召見降王尙寧獻寶刀一口猩紕一段

長十二尋純子百端太平布二百匹白銀一萬兩家康氣色最快然慶武成賜家久以貞宗双刀饗膳盡山海珍產滋味且奏以散樂家康受兒常陸介賴宣鶴千世賴房交起爲舞之畢亦到武城大將軍秀忠親迎之川崎鑾待幾僊前田氏初來時依是例雖他諸侯每參觀當日旅衣不更不入我邸內而詣閣老第早速呈名簿特島津氏不然直安着于我邸唯使邸尹謁閣老而呈名簿則次日閣老號大樹名代而來于薩邸達遠路參觀大儀之旨而后登幕城謝之矣爾自關原役殆十一年而島津氏竟觀江戶因賜邸于櫻田當時大樹尙書羽柴陸奧守殿受領依豐臣家所任也是際幕府賜發牙千苞而餉琉人后以爲例規既而家久尾從中山王而登城王乘朱轡而冕服琉官明服騎馬鼓吹音樂引列最長途頭觀者櫛比群聚大樹秀忠上高樓而望之快笑曰今一日

臺灣外史卷之五

五

換位迺公欲爲島津家久矣悅甚琉王拜大樹獻虎皮十張及寶刀純子大布白銀一若駿府則獻刀馬及明國紅糸一百斤于世子家光且奏琉樂粵樂人吹彈琉童頌舞世爲恒禮蓋是明太祖朱元章所錫琉球之樂也九月家久與尙寧共辭關東而歸國且命以薩摩守爲父中山王爲子而班大島德島鬼界永良部與論五島爲我直隸餘悉與之而許歸琉球特留邪那終身寢牢舍琉主固對明清稱尙姓奉我朝則宗統稱源爲某門閥唱源朝某例式也抑忠久舜天同世接境而相愛南界平穩舜天長忠久凡可一期矣已后琉主隨祖訓雖服屬島津家不敢稱臣基爲朝賴朝系統迺用宗庶禮貢書記鼎國大都督閣下若趙宋納遼國歲幣然因后歲嘉吉中我祖陸奧守忠國依治尊有事之功新復方自足利家領掌琉球愆司忠國決意欲親詣琉土而令之稱臣粵令

弟薩摩，權守持久，掌土國公務，以為總領，代官令世子修理太夫立久居府城，忠國出居薩摩別府，城數抵防之津，調海軍戰舟，艦累年矣，適遭應仁大亂，役兵上國，邦費巨萬，就亦不能南征，日月如駛，雖忠國不，昭烈脾肉之慷慨，不能奈何，老病大漸，未至發，鵬竟逝，防泊津事可，惜時文明初年，方若狹守武田信廣，關蝦夷頃矣，東西各有，後倭然，慶長征討已后，現現主稱臣，為九拜禮，是間，以王尚寧二男國頭王子及大島冠里大親嫡子，為質，而寶龜島，鴛鴦館，稱國頭左馬權，頭源朝某冠里左馬權，介源賴其，慶元之間，親被甲率，瑞兵而加，大阪之出師，后年各歸本土，然已后，中山王為世子時，以親寶龜島，拜薩摩守，為恒範，邦人號之，太子上國累世無懈最焉。

寶龜島外史卷之五

八年于外，是間所至，而島夷卉服，瑞之蕉布是矣，本邦上世，龍宮，交婚姻，古史作，后為龍，惟瑞產也立產矣，抑天地開闢，草蒙之間，人靈同禽獸，背交立產，至今尚，瑞婦結夫，禪子星梁，產之而立產，蓋古后所懷此，也矣，龍宮天孫氏垂統三千年，本朝方推古帝時，隋主楊廣侵瑞，球，自是瑞室衰，已后我，反正帝，商般若，磨子依，瑞王外孫立，製王統，云，雖然，是間，瑞球無文籍，不能記委細，唯所徵自古至今，瑞球王家紋，土元氏，章三巴，是其證矣，古反正帝所錫土元氏，之內三光形有，三點，蓋天朝尊章，素十二光旭，而今，瑞形元是朝旭，東白出現，尊影也，近間，瑞主更省，唯登三巴，抑反正帝，商王，瑞球五百載，而王威竟衰，方後白河帝，頃薩摩權守忠景，義子，平八郎為朝從，寶龜島城，航海而入，瑞球以武威靖其亂，以為朝四男瑞宗外孫，通冊立號，中宗舜天皇帝，以其弟

瑞人冠領，而朝本邦

抑餘史作，為朝私傳

瑞球大德，美來豐後，肥後，瑞球，日瑞球，繼政，長者，而，瑞氏所，公領，瑞，平令，瑞，氏公領，瑞

寶龜島外史卷之五

為永良，部王子孫居，沖永良，部島赤館村，古來瑞人對明清云，王祖日本國皇族為朝親王也，或作日本神王為朝，蓋為朝在瑞球所號也，今所見清國板本瑞球國書，記其祖日本人為朝少年在薩摩，邦伊加倉城，此城方薩摩一國之中央，古鎮西大都督健，摩大連，築之，令庶子守，處也，為朝遠矢場，存城南野田中，矢蹟其距四町半，勁弓可知耳，然今間，恒稱浮田，還臣玉川某，矢蹟此，附會妄說，耐可怪，焉為朝亦移居，寶龜島神山，城南浮海，抵龍宮城，都數矣，乃，隨瑞奴鬼人而還，來，築薩府兩府，兩城，保元記著，鬼童，薩舊記述，鬼人，寶瑞球國歸仁縣，有力人，爾歸仁鬼神，聲相同，后世以為奇異事，可笑矣，現寬政入貢樂童秀才，今歸仁里，子，里，主，里，子，差，是為朝臣裔也，亦天保入貢上官，浦添王子，廻為朝舅裔，而舜天母家也是，浦添善和歌方，東行詠，富嶽云，日本乃山之君，與見得夫雲之上，那雲不二之高峯者，抑保元之亂，後白河帝寶算三十前，攝政關白忠實，甫丁八十，薨，喪，南都興福寺，故賴長所待，南都援兵也，兄忠通甫丁六十，賴長年卅七，源為義六十三，義朝卅五，為朝十九，所，隨廿八壯士，悉西海豪族，郡司庄司，子弟，皆，惶，罪，及父兄，所稱卑列，異名也，當時賴長為義等死之，關白忠通，活父忠實，亦依為朝為平姓，養子，不準，源為義諸子，滅死一，等，或之，源氏故邑于伊豆，大島，雖然，無為朝，暫止伊豆，轉航東南，而歸，龜島鎮西家，竟，倘從薩，兩日豐後肥後，是間，生三男一女，為朝嫡男為賴，賴鎮西太耶大島冠者，通鎮西家，女所產而，曉武等父入，瑞，賴大島子孫世為冠里，大親今大島，賴名縣，龍鄉方，會長外城，鄉士格，稱瑞佐，文仁者，嫡統也，庶門最，振綱，答，愚，俊貞，修其系譜，系，近世之繩繩，惟元治元年甲子之歲矣

傳曰、欽西
義具、是
利家、更、改
義、是、
義、是、
足利兩家、
之、
義、也、

二男鎮西、二郎爲重、鎮西家、女所產、爲覺島、北畠吉田、城主、無、男、子者、歟、禮、城、邑、于、外、孫、大、隅、太、上、八、幡、社、司、息、長、姓、今、覺、島、士、族、稱、吉、田、次、郎、四、郎、者、嫡、統、也、庶、門、最、振、綱、

三男鎮西、八郎爲清、鎮西家、女所產、爲朝妹、熊野、部、頭、教、兵、妻、養、之、故、孟、被、勅、救、而、復、源、姓、號、上、西、門、院、判、官、大、尉、義、真、領、紀、伊、國、日、高、庄、七、百、五、拾、町、寄、足、利、義、房、愛、義、真、爲、義、弟、竟、製、足、利、家、事、實、祥、載、前、序、鎮、西、家、譜、此、血、統、大、興、隆、亦、義、真、二、男、日、高、次、郎、爲、真、製、父、官、任、左、衛、門、大、尉、今、覺、島、士、族、稱、日、高、次、郎、左、衛、門、者、嫡、統、也、庶、門、最、振、綱、

爲朝一女適、鎮西家、女所產、爲蒲生、六郎重長、重長任、大、隅、權、介、五位、太、夫、此、女、爲、源、將、軍、賴、家、側、室、而、生、公、曉、重、長、憤、賴、家、遇、弒、酒、基、爲、朝、蹟、而、入、南、城、今、號、蒲、生、神、社、在、大、島、冠、里、縣、蓋、祭、此、人、

覺島外史卷之五

八

也、當時、關、白、藤、氏、長、者、忠、通、襲、島、津、惣、司、而、領、薩、隅、日、殊、愛、爲、朝、已、甚、不、敢、咎、所、爲、粵、保、元、已、后、七、八、年、爲、朝、武、威、偃、九、州、事、祥、島、津、土、持、之、古、籍、土、持、記、云、長、寬、二、年、春、鎮、西、八、郎、爲、朝、率、薩、隅、大、兵、而、陣、日、向、山、東、擊、未、隨、者、國、人、大、將、土、持、太、郎、信、綱、及、嫡、子、左、廷、尉、通、綱、嫡、孫、右、廷、尉、惟、綱、已、下、里、原、門、川、長、倉、落、合、等、據、宮、崎、郡、寶、來、山、等、要、界、數、旬、雖、防、戰、不、能、適、爲、朝、兵、鋒、竟、乞、和、而、日、向、悉、伏、爲、朝、至、是、乘、勢、略、豐、後、肥、後、亦、南、航、入、琉、球、矣、宗、室、浦、添、按、司、女、而、生、舜、天、王、是、故、爲、朝、在、薩、摩、據、鎮、西、押、領、使、家、威、在、琉、球、則、據、王、室、強、宗、之、位、勢、一、無、不、適、心、隨、意、自、若、至、稱、日、本、神、王、爲、朝、然、方、忠、通、既、薨、嫡、男、基、實、亦、尙、雖、蚤、薨、弟、基、房、非、實、交、執、政、柄、與、嫡、甥、基、通、殊、不、膠、漆、基、通、少、年、不、能、益、爲、朝、至、是、爲、朝、亦、還、伊、豆、固、以、源、氏、邑、乃、押、領、大、島、始、關、白、忠、通、令、人、獻、諡、爲、朝、曰、名、雖、

流、竄、爾、適、大、島、主、領、也、矣、故、邪、人、惶、忠、通、言、無、敢、有、讎、爲、朝、者、竟、至、基、房、時、伊、豆、介、狩、野、茂、光、等、表、懇、願、人、爲、朝、強、捍、而、難、制、愛、勅、舉、兵、以、逐、之、鬼、界、島、爲、朝、從、弟、鞠、池、某、代、從、兄、而、刳、腹、茂、光、素、預、源、氏、邑、狩、野、庄、者、累、世、職、主、恩、故、不、詰、其、由、乃、以、質、首、達、京、師、實、密、茂、光、願、爲、朝、而、告、其、謀、諒、爲、朝、去、大、島、而、後、茂、光、等、列、軍、船、鼓、譟、開、聲、乃、至、大、島、表、言、爲、朝、發、箭、覆、兵、船、竟、自、盡、竊、詒、世、間、所、盡、忠、于、爲、朝、已、當、時、休、茂、光、等、帶、官、符、非、獲、一、首、級、而、獻、之、京、師、則、現、反、朝、命、故、爲、策、略、如、前、事、皆、去、保、元、亂、十、五、年、縉、紳、武、人、無、有、識、爲、朝、貌、者、皆、以、爲、死、伊、豆、爾、后、茂、光、等、憐、鞠、池、節、死、舉、其、子、以、爲、八、郎、島、主、宰、積、善、之、孫、有、餘、慶、經、七、百、霜、今、尙、繩、存、云、島、津、忠、久、之、就、國、時、爲、朝、甫、五、十、強、在、南、城、携、持、薩、隅、日、貢、稅、牒、而、不、敢、遣、之、因、茲、忠、久、自、就、封、積、六、個、年、功、而、國、籍、貢、牒、漸、成、註、進、錄、倉、

覺島外史卷之五

九

之古籍真文

薩摩國

注進國中惣國田丁

合肆仟拾町漆段（虫喰）部頭八十町

右衛門兵衛尉貳千五百九十一町大 惟忠久領也

是問繁文者

右件國田注文去文治年中之頃依豐後冠者謀叛彼亂逆之間被引失事仍大略注進如件

建久八年六月日

權、棟、藤、原、朝、臣、忠、久、也
權、棟、仲、肝、屬、氏、也、稱、仲、姓、
大、目、大、藏、市、家、氏、惟、宗、庶、賢、人、也、稱、大、藏、姓、
權、大、前、橘、姓、大、前、氏、爲、川、之、祖、也、

目代右馬允藤原本田大郎親恒也

當時忠久年十九。右廷尉兼武衛。薩摩權樣也。蓋豐冠。所與爲朝父子名耳。因茲觀之。則文治中尙爲朝在琉球。在薩摩事林可證矣。爲朝亦陷西土。事見于宋籍。我享保中。新井君美作。琉球史註。侵宋地者。琉王舜天歟。若合灣人所爲歟。惟或爲朝死伊豆之俗史。而不識爲朝父子存在南域也矣。宋書記海寇所乘舟狀如梓筏。而遇事急則游海。負船而遁去。蓋是所謂制木舟也。琉人航遠海。則用衡木。縛並制木數個。外牆懸葭。揚葭席帆。而自由航行。形狀頗巨。船適遇海嘯狂浪。則直斷縛索。爲輕舟數隻。以撓抵推之。乃脫覆沒也。傳云。爲朝心所望大矣。素琉土彈丸非終身處。尙尋南奧島嶼海州。而竟不歸北信哉。今台灣山人悉携源氏秘傳。義家所工夫。賜操鐵以射禽獸。亦赤道南稱新世界。應須多罹利土人性質蠢愚。然識日矢利射動物。常爲食。矢。孤箭之用。北狄專之。南海絕域。天然非識之者。是爲朝所教。必矣。蓋義經之極北土。爲朝之盡南海。其義一也。爲朝義經之碩智。大量英武拔群。豈死秦衡茂光。鹿手邪故。賴朝患養和帝。與爲朝加怖。義經奔西海南島。而勦力平族。因傳忠久。以天野遠景號。鎮西。護將壓鬼界南島。而鎮撫之。現遠景親書多薩摩古家。至是義經亦聞錄倉册。忠久而守島津庄。乃轉方向。經北陸道。而遁東奧。粵遠景亦歸錄倉。雖報觀鬼界。實非渡海。而征戰也。勉致和陸招諭靜謐耳矣。爲朝在琉土也。每語曰。故左僕射不用我策。因雖孤不能任薩摩守。然家姪竟得之。乃孤之榮也。爲朝厝在琉球都邑號。爲朝八幡社。納兜蓋與大鐵以崇神鉢也。爲朝嘗乘梓舟陷宋土也。蓋應神帝古蹟。旗幟八幡二字。戰勝而略宋財。歸本土時。吳越海賊群湊。而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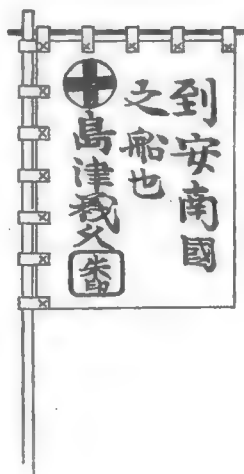
鹿島外史卷之五

十

鹿島外史卷之五

十一

不解八幡字。日本天皇尊號。就方音以爲配半義。因尾臨而累呼。八幡爲朝暫止舟。則賊徒懸說。海賊配半稅法。爲朝與之糧遺一苞。且發勁弓。發一箭。射折賊船桅樑。而威之。賊等大惶怖。恐縮頓首誓約。已后隨倭神大弓將軍指揮而訣去。蓋爲朝通宋明所謂倭寇。開祖也。粵后世至。天文天正間。倭寇之旗幟。悉書八幡。威若勸合。印官旗幟。然。據太平記。龜弘治元年。明使來。記支那之船幟。現書八幡。不遺爲朝。故篤矣。爲朝已來爲倭寇者。薩之別府浦。勘左衛長左衛久志浦。孫三郎。久志孫三。子孫帶路。賣宅地。於大槓柱下。覆屋。先所起。龜島。和田椿原。據田等防泊津。島濱某。古蹟大覺三國。是文政初年矣。種島領主一門。每爲首將。殊安德帝之皇孫。疏黃島世家。長濱大平太累代爲倭寇。大將。此嫡裔世。務島正。庶門居防津港。島津氏大捷。于朝鮮。征討於琉球。每倭寇兵衆爲海軍之先。莫故兵鋒利。甚。島津義弘賞其功。與寶刀。長濱氏子孫寶存于今。是際島津氏兵勢強熾。旗幟壯盛。及南域呂宋。亞馬港。安南。東南。南。南。波。波。福甫等。亦道下諸島。每歲舶渡。所獲來。蕃。若。南。瓜。煙。草。種。等。是。也。旗幟之真圖



今間對佛蘭斯、安南、島津、武威可謂盛也。抑西境宋明所稱倭寇率島津氏所遺最多。近間安永天明寬政中尙薩人稱釣大士島而公然商支那惟實富藩度支家老所遺現倭貞等在度支政府拾餘個年密觀其故籍大士島指大國漢土也今唱宇都島西沖小嶼也矣古來航支那海途中每旋海賊以稅米一苞乃若爲朝舊諜舟子甫壽者有文政天保中尙語八幡事實者蓋八幡配半宋元明清聲音同迺所基爲朝八幡矣琉球既降屬島津家賜館邸于下町倭寬政則反逆首謀邪那死此邸半因理座于此地然永世賜祭米供之蓋倭寬政蓋昔與康賴成經共從此陸所乘船而稱倭寬舟醫松有曲株老大樹今既枯朽舊港變爲陸土雖然尙貽小池而僅存故蹟耳已后移琉館于上町新橋向親方官一員及屬官許多勤直于館內而掌歲貢等事從夫舊邸爲藩

慶長外史卷之五

十一

之客館俗唱御替屋地是也慶長十六年三位義久逝甫七十九殉之者十五人一朝鮮國慶尙道人林泉中也本邦以爲珍大樹賜香奠銀千枚義久性極寬仁大度矣孝學學術視民如傷故九州靡然而服從舉仰其命雖臨陣百千然一無執銳而親閱唯能將將於其戰場也躬不戎衣不帶大刀世臣本田氏捧刀酒匂氏率繼權原氏樹旆而侍側乃準鎌倉柳營賴朝故事島津家規也嘗義久朝覲京師登聚樂城大閣已下湊會而語往往時巨戰烈戰事甚譁特義久靜然不與已而衆問義久貴伯以奮闘於何處爲其最乎義久舒答曰某不肖每令弟姪等爲先鋒而充其用故多不及肝敵幟而凱旋耳諸將率起卒伍而多親戰却露愧色歎其諛話時秀吉大聲呼曰當際於天下大駭唯二人迺公與龍伯矣夫往年雖鹿苑氏之強武入九州擊鞠池也僅到兩筑之境而已

慶島外史卷之五

十三

吾遠入薩摩之疆域深陷不測之危地可不謂厥之最者乎方是時堪耐僅十日則我軍糧盡將士立擒雖然不察焉乞和龍伯亦可不謂厥之最者乎抑於大凝巨駭雙方更無優劣矣唯迺公似有得天命者故雖義久生歷世高門竟不脫蹕蹕迺公床前矣大笑而止云嘗松平家康亦問耳河戰狀義久曰弟輩與宗麟之戰而某不敢記矣家康虛襟譽其雅言義久既近家久簪立時豐臣秀賴年十九始臨秀吉薨托秀賴于松平家康等衆諸侯曰至秀賴年十五則宜任關白職撫天下機務於其間固守大開約束而應諸侯共和翼育秀賴粵五大老及衆諸侯納奉命長諾之盟誓于豐臣家然中間有僅一年諸侯比黨東西搆兵關原一戰雖雄忽決已后中間有二年松平家康任征夷大將軍而爲武門盟主時秀賴年十一不能制之雖然家康深慮秀賴再舉豐臣之家職亦中間僅有一年遙速禪大將軍天下武門盟主于吾子秀忠時秀賴年十三復不能尤之然至慶長十二年秀賴已十五據天下之公義則宜任關白職綜天下機務因大阪君臣奉天朝而請若前關白秀吉遺言及松平家康已下衆諸侯盟約誓誓朝議以爲大節難題密議東幕府焉是家康欲剪豐臣家之心情已久雖然長子羽柴秀康居常快快不欲爲秀忠下以故太閤義子乃據大藩而右秀賴福島正則亦實邸越前既近秀康而請所佑豐臣家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共保傳秀賴亦片桐且元領攝津茨木甘萬石邑而爲豐臣元老能旋智術耐禦東藩之強勢眞田昌幸幸村長曾盛親增田長盛丹羽長重浮田秀家等朝暮陰肝希望恢復與上杉佐竹秋田立花等共累有所望于秀賴賴家康命終之期且島津毛利親秀賴疎秀忠亦前田利長生平不欲爲秀忠下

故天下恟恟。衆諸侯舉手觀望。東西之成敗。至是家康深慮。無
驅之日。強忍與秀康。以美婦加賀局有耳。其謀縮其命。焉亦安
伏水城。主婦池田輝政。而鳩菓子。啖清正。幸長且元。粵輝政先食
清正。幸長不辭。而啖食。且元特不敢啖。盛衰莫言。與老母出。臘
紙而包之。還路密奔。淀河。既越前七十五萬石。主豐臣秀康。應染
痘瘡。而病劇。因稱瘵之。遣幕醫而進藥。却傳溫毒。乃至易質。而家
康陽歎。獨百萬石。印信遺之。然竊囑使女自中途返之。后年秀賴廷
宗嫡忠直亦所放。豐後故忠直累呈。寄于義叔秀賴。而
而何起居。竟無解。是固忠直一伯。所親記。若前文。至今。越前藩中怨言
云。無狠心。則不能得天下矣。言以狠。喚子也。播磨六十萬石。主豐
臣輝政。及肥後五十萬石。主豐臣清正。紀伊四十萬石。主豐臣幸
長。共得隨卒。加以。豐長十九年七月。加能越百萬石。主豐臣利
長逝。或傳本多安房與家康密意。而竊所藥云。至是家康輒舉兵
而倡。秀賴先是。片桐且元獻策。曰。臣抵東方。見老大樹。暮齡既窮。
斃逝。不過兩三歲。今詭唱以母君。實關東。而作邸。于武江。大起土
木。俟其成就。則老樹竟去。世是萬全計策。而坐制東家也。矣。秀賴
不可却。陷關東。反間竟逐。且元而頻修戰具。繕城郭。真田幸村進
策。曰。今擁十萬兵。急略京師。挾天子。而徵諸侯。乃貶家康父子。而
號朝敵。刺大將軍。官爵直礫。秀忠嫡女納大阪者。于栗田口。然則
天下新聽。敗腹而向背立決耳。焉孤城徒待大敵之爲。秀賴不
能用。累駛价。請望島津。毛利前田結城等。外援。羽柴秀康。子忠直
繼父。遺志。迺絕。關東將與大阪家康復讐。忠直以百萬石。朱翼。頻
奪其志。而爲先。莫亦患島津。授大阪。令鎮西惣諸侯。壓薩摩。曰。視
出島津于攝地。與城兵戰。而後可。九州牧伯出兵。大阪也。粵家
久亦不敢離本國。唯督萬五千甲。泊豐後。森江港。別今日向關外。

鹿島外史卷之五

十四

兵衆密入大阪城中。至是前田利常納金穀軍實于大阪。毛利輝
元遣毛利豐前守黑田長政。遣後藤又兵衛細川忠興。遣長岡與
五郎加藤喜明。遣塙團右衛門浮田秀家。遣明石掃部介增田長
盛。遣其子兵太夫。結城忠直。遣御宿勘兵衛依秀賴任大臣。固其
諸太夫。因受領後藤近江權守基綱。御宿越前權守正倫。乃於秀
賴遂志。則所約後藤。封近江彦根也。因席毛利長曾真田等。坐大
衆諸侯悉納兵與糧。而佐秀賴。凡當時代。行本於外。止於內。而
衆諸侯。爲不義無賴之舉。動皆損情實。屬事。於是則家康低首。而
衆諸侯。而漸所注。秀賴于薩摩也。直向。而後文而。了家康取天下之。方是
際。輝政子池田利隆。亦遣田宮對馬官城筑後二隊兵衆。而援大
阪。二將屯尼岬。而案時勢。只管望觀家康怒。譴鞠之。至是家老伴
大膳出。而陳之家康累陽褒大膳。陰令繼母鳩利隆。亦雖福島正
則所拘留關東。尙欲舉藝備兵。而援大阪。是間凡天下諸侯陣
豐臣城下者。悉發空砲。而歡秀賴。故大樹父子頻譴諸侯。反背交
避。身大和寧樂。而警心數矣。城中亦製十字旗數千本。而立城之
四壁。衆諸侯。以爲島津應。大阪家康甚憂。因嚴譴薩之邸尹
松本庄三郎。子孫應島士族稱松本庄左衛門居薩摩是也松本日。惟恐偽造謀旗也。直出私
金。作巨大陣營。于高麗橋口。而樹十章旗數百本。以聞薩軍已近。
屈辱家康稍安心。然造速調和議。乃贈秀賴以血誓神文。詒謀。理
大坂城。秀賴復陷此略。至是家久亦聞和成。而班軍。元和元
年家康秀賴復私戰。我日向兵衆加。毛利豐前守隊。而奮鬪。而征
韓之役。毛利勝信勝長部屬島津義弘。故若是耳。當時出軍之諸
侯。悉皆豐臣之恩臣。因些無戰者。適奪幕命。而雖進陣。唯賜閑發
空砲耳。前田利常爲先。登兵隊無拔刀脫槍鞘者。靜立而不動。聞
發空砲。一無九來。我兵悅。前斬東將小笠原秀政。忠信。本多忠朝

鹿島外史卷之五

十五

等及幕兵許多，秀忠却保茶白山，我兵尾擊直逼丘下。然城兵既解散，無後繼者。勝長切齒曰：「今有生兵五千，則駿翁武兒，双首在我手裏。」既聞秀賴去，牙城出口，而勝長歸，長門我兵還日向是間若，真田幸村殊措正戰，備奇兵而謀擊，不意獲巨魁，故還子幸綱于城中，而隨秀賴西航。幸村遇直前擊破，東軍而出，其背竊伏精兵銃手，於龜井村而狙巨魁，家康嘗與與深其底，双端鎖板，每行伏踞，故雖銃丸微，輿中唯微傷肩云。然親衛安藤治衛門等壯士多死，此場家康急途守口，直入淀城，而護身亦微夜踞與淺雨還，伏水城秀忠亦肝城中煙起，迺急走大和入郡山城，而警心若長曾盛親密伏兵，男山而欲不意擊東，料凱旋然，家康先盛親而還，伏水秀忠徑宇治而凱旋，盛親殊不堪遺憾，向大膽匿藤森而規之，然糧竭，賣金笄而買餅，伏水商戶怪而白吏，盛親竟所擒。

德川外史卷之五

十一

家康深疾盛親，所為而殛刑，誓斬十日零，十指十一二日落，双手十三日竟斷元，先是長曾與田等廻策略，秀賴賜亡為城陷，則家康秀忠喜悅，弛將心，乃乘機四散，豐兵將其田長曾木村後藤等從，八方擊不意，若遊昔大內義興所破三好等，于男山散兵後合策，則獲東巨魁，在腹目間，乃前夜運八尾若江所獲敵尸于城內，塑倉明日縱火焚之，一若楠氏道赤阪城時，東軍瞻望以為秀賴自盡，然家康老練與秀忠共速入堅城而保之，真田等無百計所旋，皆幸村屯泉堀自營，微運廻披，乘金懸謝兵士過歸，信濃然欲隨幸村者，凡數十人共俱駕船而尾隨秀賴，古今俗史雜書率嘖嘖嘩嘩，記大阪戰爭事，悉皆虛誕空疎矣。是時家久帥舟師而到半途適會秀賴遁來，乃以海軍一萬護衛秀賴，而內薩摩家久躬隨親隊，詣伏水而虞捷，秀忠賞之，優于戰者，賜正宗寶刀，彌八

秀忠密結
秀賴也

以慶長廿
年七月十
三日，改元

和故家康
親翰若，是

鹿毛名馬，且謂茶室密囑，舊婿有投貴國，則宜懇處之。老大樹亦以手書遺于薩摩之真頭。

秀賴大坂落去之後，被入薩摩，候段體二承，趣候馳走宜敷，所過入候也。

慶長廿年五月日 家康

惟新老

加焉是歲八月後水尾天皇勅島津家云：「宜秀賴實于勸願福昌大寺，境內此救書藏福昌寺，當時寬大公平之處，實若足噫夫。昔今俗史家一觀是等之真蹟，則忽至面色粧紫，已天下既一統，家康迺召越前少將忠直而賜朱陶茶壺，稱百萬石代價，忠直不堪忿怒，直立拋茶壺于庭石而為微塵，乃退出從是暴行更不息，竟左遷豐後萩原，邑惟暗陷所創，越前七十萬之幕策術中也矣。抑

德川外史卷之五

十七

家康所出百萬石，印璽上杉佐竹伊達結城一無與百萬邑皆陷，詐謀徒懷憤憤然，勢力不適唯默息而已。二年春前大樹一位相國松平家康疾大漸，更見島津家久賜正宗寶刀而懇告永訣，累憑秀忠四月竟薨，甫七十五。元祿十三年著述大系圖作家康逝于南七十三乃大謬矣所傳漢高荆陣之流矢，東祖攝戰之狙丸殆相類云。

松平氏素平姓也，或云在原姓，惟乃所率合附會偽說已甚者耳。昔時業平為方面虎視中，即將軍行東海道而到下野大戰，與賊業平戰東長久，故子孫貽野間國之稱，主上然不能克，頻憑東奧，曾長野州與輪城及野信守，在原業政等乃是也耳。後實而得大捷討夷賊巢，畢乃從東山道凱旋，時作淺間山歌，固非戀情歌，所詠軍中燐燐燐已且夫雖業平之英智先貞盛賴秀賴賴義武則之軍策然古今史籍脫漏而稀知之者矣。加焉紀實定等，實定國壽進士會，國冠于幕前乃獻謝歌，至尋有戲感而改實之子孫，賜賜士族稱，久留桑畑島取等氏者，皆是也。載八橋隅

大系圖作
平正盛四
男宿荷左
大臣家司
時盛庭島
所傳平家
古蹟作宿
荷修理太
夫云云

鹿島外史卷之五

十八

田等歌于勅撰集而漫覽其題辭從夫基此備具平王等戲作寓
言伊勢談話從是世人愆棄平行實最甚是等之辨說詳出京師
上梓古今奇談垣根草及茅窓萬錄等諸書焉有業平貽胤子參
河之事實邪案正確古文書天正十八年已前實業平家康現世臣家所
出皆實武藏大納言江戶內大臣萬一有實業平家康則惟後世
之誤書業元和寬永之間薩摩守家久光久疑松平二郎三郎家
康自慶長初年唱清和源氏德川關東人羽田宗古齊能識松
平之真譜而厚幣卑辭招之以為家臣竟得聞其秘方今鹿島士族
實矣雖然未能識彼得阿彌者血統素生於是饒囊囊以遺宗古
齊巡歷諸州探索其確證宗古適履參河相模亦到武藏上野經
信濃美濃而歸幾內竟至宇治鄉而獲一古籍因今與其記併羽
田記而出其實錄平正盛庶子稻荷修理太夫某者五世孫忠勝
初入參河邦居酒井村因子孫稱酒井氏庶門宅地有大松樹故
號松平家部屬繁殖而至漸稱松平村是創建大樹寺之由緣而
家號竟昇任大樹將軍職符可謂奇遇已天正季年關白秀吉封
松平家康以豆相武二野二總七州二百五拾萬石地方是時足
利謀族上野人岩松某者固藏清和源氏龜系圖今作大系圖龜岩
家康子家康完松府所傳龜系圖也抑元祿十三年板行大系圖也家
康欲出松府作譜托名于龜系圖而巧所傳為龜系圖此所由始焉
康竊欲利源姓與足利舊業深念日久矣累憂懼兼金巨萬而欲
其系譜岩松辭曰金貨卑物是非武門之所望吾雖不肖名家子
孫現以家康封土半地百廿五萬石讓與我則我亦以古譜禪之松
平家康聽之至期日岩松腰系譜而詣江戶城家康懇令人書岩
松曰日午已前親閱政無有問宜至午後而親見乃命侍臣而厚
饗之岩松就厚味不覺而沈醉至黃昏家康遽引見岩松而恭授
分封證書岩松悅喜適呈系圖腰系譜分封證書還寓舍而熟寢明且

鹿島外史卷之五

十九

披見則豈測書百廿五石而零萬字岩松大驚再登城而憑萬字
脫零執事皆曰若樞要大節文字脫落即席宜訟之大守然過宿
夕而訴之緩急至極矣至今日公法無可加筆學岩松僅得百廿
石餘領地雖然家康授內實千石餘饒邑云從是世稱岩松萬次
郎後世遺大樹家重二男
萬次郎名改滿次郎云年頭松大樹寶見岩松每歲無懈然亦岩松
系圖最鹿本爾乃家祖義國傳云生寬治三年而甫十三康和三
年率足利俊綱而討佐竹義昌大顯名譽惟適不適義國年紀現
四郎義忠生延久三年父義家寬治中討夷武衛家衡時義忠已
年二十為一方大將奈何三郎義國生寬治年間邪且俊綱等事
載東鑑非義國一時人也因至元祿中幕府大愧此譜齟齬彌
縫云義國生治曆四年卒久壽二年甫八十八嫡男新田義重生
保延元年卒建仁三年甫六十八次男足利義康生大治二年卒
保元二年甫三十一然則義國年六十生次男足利義康又義國
六十八生嫡男新田義重也前後錯雜難稽諸通不適事理不契年
歷最可怪以新田義重足利義康乃系義國親子則奇不
契人倫之年數宜國者被和漢年與書而證見焉抑岩松氏宗室龜屬
征西王而來九州居筑前天正已后事島津家世務大隅甲福庵
鄉老職稱岩松源次郎源左衛等家名其譜與關東所傳殊矣亦
若所載宇治故籍彼得阿彌者元賀茂皇廟社人末子而備事上
林某許然甫過四十而倦力事因為遊行僧鞋襪以双子為寺兒
至双兒超年廿寺主寵愛因適贅婿藤澤寺檀方子參河邦酒
井松平兩里正家者是也因子孫蕃蔡章云近世唱鹿島國學者本居宣長
陳之故幕府遺傳而實于遠都卷萬風惡士法元六左衛元凱欲觀伊加金
後貞者述秘書類矣然鹿島國史不能全編而為鹿島國史時後貞未立年
雖然等素齊東野人之根語而荷讀此書人仍却奇說信松營
譜不可疑其血統焉今我為松平氏勉強盡力而辨斥異說率若

是抑清和之皇統新田之支族家康者大有洪福而宰天下致古今無賴之盛治不動干戈治三百年億兆浴泰平而衆武門殊其澤固非所系譜可輕矣時大名之德系謂幸賴于日光實德而壽之故為津氏亦出其能系圖因寬永後至享保中漸顯顏色幸賴系圖繼然以年歷推之科之則其祖顯年原乃善後三年家久依秀忠薦陞宰相兼左中將至是轉陸奥守鎮守府將軍為任中將軍而兼薩摩守已來以此格世任中將所亞大將軍也矣天皇殊錫琴笛以比鼓吹五年前宰相義弘逝甫八十五殉之者十三人大樹賜香奠銀千枚義弘性質嚴毅壯烈躬被堅執銳一叱咤千陣忽廢頃然平常好文學專仁慈故士民往往至臨難忘其軀蓋震威名於韓明晚鳴武聲於關原四達荒絃無有不知其名者海外通稱石曼子亦號沉安賴吾島津兵庫支那音也著之明史及皇明通記武備志平壤錄等以垂續讀于後昆

龜島外史卷之五

云義弘能和歌義弘久稱征韓出軍日詠歌云吳越耶大和遠懸天心之海通宇懷於深登波志連世以爲一唱三嘆后世或作吳耶越耶詩句者蓋基此歌趣向矣抑大阪之陷秀賴迺自京橋口駕輕軻到河港而乘大軍驅連發銃破東將向井將監海軍隊而西行秀賴親呼曰自是家康安心治天下向井等惶恐不敢敵矣古今謬云天下之大節家康之大望彼秀賴之頭更無有實檢者唯稱自盡而所謂人心也秀賴變姓名寓寬島上町酒店時俗所謂旅人間屋谷村某家始天朝勅島津家一宜秀賴實于勸願福昌大寺此地后年離門前町役人家谷村某宅薩摩守畫給山郡福元村木下門地而爲秀賴湯沐邑令庶人毋失敬雖然秀賴妾谷村娘恒在此家與唯若眞田幸村幸綱大谷吉胤木村重成後藤基綱明石全登伊木遠雄北川宜勝等在谷山邑屋一老嫗而調朝夕

管秀自願
河西行長
不言操津

源氏清和
之寄行長
曰猶殿下
不稱秀島
之寄秀吉
厚威行長
器量而任
稱津守云
秀吉亦大
英傑也矣
終身不言
秀系焉蓋
旭光入母
國之寄意
良有故也

龜島外史卷之五

食事方義弘計到大喪志從徒離散往四方者過半爾后寬永手帳前右大臣豐臣秀賴甫不至五十薨龜島谷村家支于月日休選臣等火紀錄及諸侯歎書后世不傳也秀賴葬途自龜島到諸山經府城東樓門下薩摩守山城迎柩厝床机而合掌香奠以諸侯已上禮葬之谷山木下榮從臣墳墓園繞管享和中大風塚松倒秀賴尸見腕骨長識其大男爾后有稱下河邊長流商山臥道士來納秀賴骨于笥而歸上國偕合葬秀吉塚云蓋長流和歌達人秀賴從弟也秀賴母淀君亦先大坂陷隨我使伊集院半衛門而入薩摩居龜島竟爲枯桑淀君祭井在龜島千石巷上原某地內惟伊集院邸蹟也抑秀賴實南帝之孫芳野王之裔登叡山而爲衆徒之後胤也雖然至松平氏撰豐臣家譜刪昌盛已前今俗史等有以秀吉親唱帝子蓋有所不盡其精微爾已亦秀賴之在寬島也自太閤舊恩諸侯獻無名封金每歲最許多使者口狀云前田氏稱能登屋某所獻毛利稱周防屋加藤稱限本屋黑田稱博多屋池田稱岡山屋淺野稱廣島屋鍋島稱佐嘉屋藤堂稱伊州屋細川稱豐州屋是間細川氏上杉稱米澤屋佐竹稱秋田屋蓮香稱德島屋山內稱高智屋等皆用商民名號按當時外史頗作當時諸侯與豐臣之舊恩爭先趨附松平之威勢蓋現狀低則恐諸侯乃托秀賴于薩摩家康之親書現在焉故諸侯公然所獻秀賴宮庶等者之所據也矣秀賴度支豐饒家遺臣千數而尙有潤澤餘裕因坐臥金屏風錦衾煙管以精金他具準于此東大樹亦以奉書稱彼人就島津氏防秀賴安否終生竟無懈秀賴在薩之間幕府最忌叮嚀不敢募稱公義手傳出金于薩藩以賂公義大危介豐臣右府主從也矣秀賴有子名谷村譽三郎更稱橘姓傳豐臣遺物精金串柿九十九連而爲大富家子孫至文政天保間尙

是時金柿
百連一房
量百錢丁
廣長精金
廿万兩道
直天保中
之通用金
則往昔之
金柿百連
丁文金三
百万兩兩
已

鹿島外史卷之五

二十二

所載日本富家長者懷薩摩巨變谷村譽三兵衛是也蓋秀吉略天下以金柿百連年頭飾厨床密儲非常秀賴携之來西海時以一連與從臣發貽德所賜婦翁家也爾后谷村以秀賴血統自布衣爲騎士納秀吉百戰所帶盛光刀恒所樹古法眼所蓄金屏風等子國主康亦休秀賴遺書秀吉親所振采庵大如小總子秀賴居此而爲一社神世俗號千地藏堂蓋餘銷銀歸千佛象秀賴節臣千人體來薩摩曾擊而祭之也后世其田商孫爲百菜店木村商爲酒肆藥店後薩商爲金錢兩換肆伊木氏元千葉家而美濃人與遠藤氏同其祖遠藤少年爲秀吉屬從寄名半七郎後得七郎衛門隨秀賴入薩摩亦爲親上國形勢匿近江草津而沒因事此地子孫事薩藩務側用人等世稱家督七郎衛門儲子半七郎也北川元石田家老而子孫爲薩藩輕士亦居覺島新上橋口爲商法者有之明石亦浮田家老也其子方豐家遺臣起事於西肥赴之竟不還也雖然子孫尙在鹿島與隅府共今爲商民大谷吉胤商今在覺島及防津共業商賈所傳木村重成稱小村三四郎真田幸村稱薩塚左衛門極大男因國人號大左衛門亦指幸綱號薩塚中左衛門亦指其子號薩塚小左衛門后年幸綱爲島原舉兵惣幸所冊神童天草四郎豐前顯秀賴子谷村三郎弟也爾從生薩薦上直毛利宗意抱取而育天草者耳俗史率愆時貞訓聲爲詔也豐前據豐家將與必有神祥義矣城陷時以幻術前夜中巨魁悉逃亡竟復歸薩地天草兄之裔在谷山木下昌世爲農民然尙傳金煙管等真田高更稱山口氏尊大曜星俗愆號六錢大謬矣古昔保科氏章九曜雲野氏章六曜是也寬永二年家久陟三位中納言然帶武官中將如元天皇錫衛

鹿島外史卷之五

二十三

府官刀寮御馬且令家久樹服毛槍對幕府樹虎皮槍蓋表東西虎服將帥儀也矣恒如虎如龍之故事爾因薩摩守樹双服槍察御馬出武城大下馬巷則衆湊觀以每叫西將軍然幕府無制禁以天子所錫也七年家久請先大樹秀忠大樹家光于櫻田薩邸鑒儲畫善美時秀忠老稱大御所賜長光大刀正宗佩刀小袖袴二百領八丈島織二百端大銀二千枚大樹家光亦賜正恒雄刀堀尾正宗雄刀是堀尾正晴所加賀井某名銀也乃賜小袖袴二百錦衾廿被越前綿千屯大銀三千枚家久亦獻鎧仗弓箭鞍馬而慶泰平盛事當時秀賴年卅八壯居覺島然幕府親薩摩若是守成之心術實耐于感是問本多三彌爲大御所側衆問曰山田彌九無恙耶對曰今稱民部爲國老然積年鎮肥後境竟無勦東畷以何識之三彌曰嘗關原戰中被先照公御許某等執槍對薩陣一將名山田彌九耶馳武絕倫余却十餘步相識久矣薩人褒三彌稱關東男子蓋彌九山田有榮少壯名也十四年肥前島原兵起時家久在國病大漸因令家老等督萬三千兵而談幕命十五年二月廿三日家久逝甫六十三殉之者九人是月廿八日島原城陷大樹防家久喪賜香奠銀五百枚家久才兼文武而恭飲能適守成之質云家久亦善和歌稱真高雄寺之間訪山林隱者間其所樂山人詠歌云雲上者風毛不及自都佳樂木之許爾香增花茂散土家久感慨返歌云山鄉儂國主顯仕傳佳尤與倫京之志都雅身爾化轉滿志始松平家康方拜大樹戰定諸侯位大伊達越前守政宗甫四十一島津陸奧守忠恒年二十八迺家久也政宗固積功松平家且甫長島津超一紀然家康欲島津第一因政宗驕家久曰島津氏敵當幕府天下所現見也某有大功於

鹿島外史卷之五

久曰。我封疆三面臨海。而對戎蠻。要在。水戰。薩摩守技藝。是水練也。遇解衣。如。禰衡。裸林。而舒步。浴。小石川。邸。泉水。眾侯皆曰。本邦四方海。水練。是。武家之要藝也。悉。浴。庭池。然。不敢。洩。肩。唯。洗。腰下。而。歸。還。光。因。舍。滄。浪。水。義。益。不。平。頻。屢。嚴。寒。候。亦。催。武。門。藝。能。會。光。久。乃。喝。眾。侯。納。金。釘。慢。幕。于。行。列。稍。而。赴。水。戶。邸。命。所。隨。從。幕。城。坊。主。釘。于。水。邸。表。書。院。而。掛。慢。幕。各。侯。坐。幕。中。堂。幕。城。坊。主。往。年。細。川。賴。之。所。儲。實。同。朋。道。類。矣。因。諸。侯。之。公。會。坊。主。每。隨。之。粵。納。世。俗。所。謂。茶。便。擔。于。幕。內。熾。炭。火。溫。幕。裏。好。茶。者。飲。之。嗜。酒。者。飲。之。邸。主。光。因。詰。其。所。以。上。席。島。津。光。久。對。曰。夫。馳。馬。驗。級。武。卒。匹。夫。之。所。講。耳。抑。公。義。客。位。之。巨。諸。侯。於。其。職。掌。也。天。下。泰。平。則。不。懈。規。年。參。觀。不。闕。朔。望。出。仕。治。國。齊。家。明。明。德。止。至。善。天。下。有。事。則。運。籌。策。於。慢。幕。中。而。決。勝。於。千。里。外。乃。大。廣。間。觀。席。國。主。大。名。眾。藝。能。也。矣。光。久。唯。唯。不。能。再。發。言。至。是。光。久。等。不。敢。顧。慢。幕。金。釘。而。還。去。后。日。水。藩。邸。尹。送。返。于。各。侯。邸。光。因。深。恨。光。久。因。作。日。本。私。史。也。最。貶。駁。島。津。氏。祖。事。云。薩。摩。島。津。光。久。不。敗。目。之。間。不。能。專。光。久。孫。薩。摩。守。綱。貴。出。顯。朝。阿。五。三。郎。親。書。于。公。義。出。之。乃。光。久。後。后。水。出。于。世。間。而。所。原。大。學。頭。林。信。為。經。書。也。因。乃。水。史。為。反。故。紙。矣。先。是。中。書。豐。久。死。關。原。而。無。男。嗣。慶。長。八。年。方。家。康。拜。大。樹。乞。茶。壺。於。薩。摩。為。其。返。禮。冊。義。久。從。弟。右。馬。頭。征。久。食。里。原。三。萬。石。征。久。與。豐。久。復。從。弟。也。松。營。武。鑑。刪。中。書。二。代。故。世。間。不。識。里。原。事。實。矣。嚮。所。戰。關。原。求。摩。家。老。相。良。清。矢。術。家。孫。清。矢。術。親。江。戶。甲。冑。肆。店。商。十。字。金。銀。列。紋。鎧。急。投。金。買。之。直。來。薩。邸。見。中。書。家。孫。中。務。久。貫。曰。所。聞。曾。祖。父。清。兵。衛。老。年。泣。語。關。原。戰。狀。島。津。中。書。損。金。銀。列。紋。鎧。蒙。重。傷。雖。股。血。流。滴。尚。敵。近。則。奮。關。原。擊。却。東。大。軍。八。九。回。竟。死。敵。鋒。中。書。武。勇。關。原。第。一。爾。等。臨。戰。場。規。鑑。也。今。儆。求。得。其。鎧。以。進。呈。

島津家格
有同機對
幕府唱源
莊則官極
中將實門
亦對朝廷
稱薩則
任亞和若
三公是乃
天朝往昔
所規定也

鹿島外史卷之五

久貫涕泣納之。報之以寶刀。后。清兵衛為薩臣。領千石邑。稱內藏介。素以初代中書外孫裔也。亦中務久貫二代中書弟。源七郎忠直。家孫也。嘗豐久敵家康。故讓公務于里原島津。忠直家統。別領薩摩永吉城五千石邑。為國老。上席者耳。近世島津宗家於武門官。以經四位。侍從少中將。至三位參議中納言。兼薩摩守。為常衛。然於天朝。島津之家督。比近衛家世子官。準大納言。古今近衛氏於朝廷。指薩摩曰。而稱國許。至尊。亦所問國許土產。至也不矣。島津家古來。每載拔我三州。初穗三千苞。而納近衛家。裏以致不遺。基也。薩藩舊例。以近衛名目。獻主上于祖國。及琉球。奇貨珍葆。更無懈。且若有炎上之災。獻至尊當用。器財。昔今為薩之恒例。朝廷以島津尊胤。累世天子親錫。官位宣旨。他諸侯不敢然矣。抑於本邦大家名族。東山若佐佐貴土岐小山。宇都官氏。東海若武田。今川北條。千葉氏。南海若河野田口三好氏。西海若宗像土持阿蘇。原田。鞠池。少貳大友氏。北陸若城富樫齊藤氏。山陽山陰若赤松。尼子。草刈。大內氏。世家高門。或失舊封。或絕嗣。者往往爾矣。特島津氏守護。鼎國。雄長。關西。治七百年。枝葉繁茂。而骨肉漆膠。更有事則如手。擊之。扞頭目。先令而奔主事。是以雖豐臣氏不世出之雄勢。然強不能刈除之勉。為穩便之策。略而苟治定之一時而已。孟軻所謂人和之確說。實萬古之格言。真所以夫。

校外史氏曰。夫藝藩。賴某者。以宿儒雄文。鳴關西。有年。實可謂英才。強記。不欺其聲。蓋一時之文豪也。然賴生自幼耽國史。常苦水。

史之浩翰頗陋西山之坐記因欲私損益本史且參考於古今百千之叢冊所謂著述日本外史以其開便矣於是蚤歲奮起負簪穿鞋遊歷東西諸州現觀山河國境人物風俗之真形而稽之數百載之往日以爲察其適實乃是漢司馬大史之流也故爲其書也蓋之於肺腑而述之於其文辭故文意連續脈絡貫通是以於來由事蹟讀者曉然如目見噫成哉賴氏業蓋非隘陋浮淺之徒所能盡其蘊奧也抑亦賴子自稱號山陽乃至近世人以安永九年庚子十二月廿七日生迺育山陽道安藝郡實淺野家藩人也年方二十志作私史嗣后文化五六年之頃娶子垂立釐乃史稿已成然尙奔走海內双脰殊無暇適來我鎮西也文政元二之際娶已甫強仕矣至其六年迺定居京師於三本木巷時娶甫四十四然亦七八年間五馬赴東武迺徇徂公學昌平之橋邊乃

實島外史卷之五

二十八

與郡原信充等當時有識才士輩專講本朝諸歷史尙益勉強累添刪私史類研究磨勵雖然郡原等竊云妻之識最乏系譜學故雖至史書成就應請家事蹟率多謬誤信充親止於有方是際妻之寓舍罹祝融之奄災積燼之書稿傾悉爲灰燼妻復嘗辛苦遠力書寫因外史中有冊冊必短拙不審處就中若記足利義滿討筑紫事章句文義不綴大脫漏其履歷亦於若毛利氏記自賴朝時而元就治四百年間歷世殊不逾年數等語是雖後再復勘稽幾若不給者竟文政十年啓私史於勢桑老侯樂翁齊是歲遷已四十八從是亦轉補無幾而切草稿日本政記然中間僅四載以天保三年壬辰星次妻于驅沒甫五十三然則政記全成其孤三樹兒等手現可證也矣惟乃馬子長之孝蹟而班固之所反也抑亦桑嶽世子定和迺我薩摩守重豪女婿也當時八町堀桑

山子性嗜酒亦頗好色故脾胃虛損更不保壽齡云

史記父賴平子信成之妻父名漢雷父賴成子妻我名後世目爲賴導所以

水史作太平記悉皆意珍所著隱忍已甚

邸罹延燒災祖父樂翁假薩之下邸而寓居中竟逝卒因此是之缺其等能諱外史之本末最詳也矣賴史既板行海內學者欠伸水史之雜駁妄漫數百卷之徒乃爲然雷同信外史而心醉固執至是其弊或流俗亦已甚余也適生本邦之西鄙且育槍術之世家島津義弘以槍術傳伊加富源三郎忠重島津新八郎久元兩名嗣后久元子島津國春頭久通忠重子伊加富加太夫忠榮北島國政無有寸暇故貞享元國間以槍術指南方托其具奉行于白尾其家雖然後貞等繼繼槍術世出白尾石凡幕府公許朱賴槍者屢下長阪血槍九郎隆隆伊加富源三郎兩氏耳因最高名矣故精武疎文自童稚唯盡力架法日勉摩擣餘寸陰僅馳目開網之學派專具三省之右資耳矣至肝立年漸尋文房而親四友就亦頗志著述雖然稟質魯鈍聞見蒙昧其所不能管見先哲娶子等之一班毛末者也然亦蚤晚讀其書而普考歷代之事情且頃歲依軍務踐歷五畿八道南戍琉球暖土北攻蝦夷寒地現隱眼於當世而博稽舊藩之黎耆親種往昔之情實幾有不能無憾妻子所述者因不顧僞實之至凝滿發酸胸之寸憤而試論辨外史中可校正處於其一二夫賴史自源平氏至北條記則雖每多疵瑕率可矣而其次至新田足利楠氏記則撰著最龐粗而有無稽之已甚者惟無他偏信俗本太平記僞文而所以不考正傳實錄之失也矣故令楠氏忠職湮沒配中凡十之七八也抑太平記原本自一至十新田義貞所令僧玄惠輯記其次自新田足利確執至義貞戰沒兒島高德誓之從是末卷凡法勝寺僧惠珍所記別有官方本太平記今所板行一與南朝太平記一異至精楠氏始末今川貞世雖敵書矣完無足利時世加筆一毫已惡寫之乃所補大平記之傳文是也抑足利本太平記惠珍所眼太多玄惠累歎之欲改正而天不假年爾后尙有南朝本足利本島津本大內本高野本天正本等數種而不同亦經異本太平記水史專牽用之是素島津本太平記古文矣嘗方細川賴之督領

實島外史卷之五

二十九

明白確乎見識殆可稱者有焉然於書號文義其失敬已甚抑不
 率勅詔而僭號日本外史且擅議論帝王御履歷等罪科不輕者
 也矣山生嘗有詩云錄府花亭亦阪都經年四百盡紛拏苦心描
 寫竟何事一部東方相斫書是修畢外史自嘲之一絕也當時詩
 家娛奄生詩佛等云相斫書不審何等所出後檢三國志裴註有
 云魚豢問隗囂以左氏義禮曰左氏相斫書耳方知裴也用是典
 故山生亦云半生精神爲外史耗竭史所載自錄府至武城大抵
 皆戰爭事相斫字用得極的亦可以見襄子之博矣蓋亦竊所察
 獲也實以本史準春秋經以外史擬左傳者幾然則尙是若謂一部
 東方左氏書也耳抑外史中於足利後記北條氏據東海拘七州
 武田氏據東山海拘五州餘上杉氏據北陸東山拘八九州毛利
 氏據山陽陰拘十州島津氏在西海守大小十一州皆積粟如山
 而精兵虎貔跨數州視天下共是一時之英豪戰國之稱雄也矣
 始襄子意欲作本邦五伯傳然島津紀錄不視賴襄因賴史唯著
 上武毛北四紀而闕島津氏一記大以爲終身之歎望焉以是余
 雖愚不肖繼賴氏遺志著述覽島外史五冊以爲補本邦之史闕
 然記文甚鄙陋短拙實雖似資博識之哂者固所不辭短其短拙
 其拙而專希四方諸賢之討論耳是余之所望矣因述素志于卷
 端若是云

明治十七年。東京五學校、師尹。支那國北
京、人關桂林。觀看、伊加倉先生、漢文書法、
而、大感服、乃、染毫褒贊、云俊貞書文大佳。
猶、存^{スルカ}古意、蓋、非、弊國所及也。

書肆

十八年乙酉八月
清弘堂欽跋

明治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版權免許

同 十八年九月出版

定價九十五錢

著述兼
出版人

寬島縣士族

伊加倉俊貞

麻布區飯倉町壹丁目五番地寓

清弘堂

東京

書肆
發兌人

長尾喜內

芝區西久保八幡町貳十四番地

寬島外史卷之五

東京

書肆發兌

千葉堂

千葉小治郎

芝區愛宕下町二丁目五番地

同

杉山寧藏

芝區琴平町貳丁目五番地

同

山中市兵衛

芝區三島町

同

吉川半七

京橋區南傳馬町壹丁目

同

印刷

瀨關社

同區瀧山町七番地

田代政輔 編

求麻外史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東京求麻外史發行所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東京
求麻外史發行所鉛排本影印

相良氏家系

鑣毘公—本比等公—武智麻呂公—乙麻呂公—是公公—雄友公—弟阿公—
高扶公—清夏公—維幾公—爲憲公—時理公—時信公—
伊東氏祖

高扶公—清夏公—維幾公—爲憲公—時理公—時信公

—〔第一世〕維兼公—〔第二世〕維賴公—

賴公（第五世）賴公（第四世）光賴公（第五世）賴寬公（第六世）賴繁公（第六世）

法隆運寂 法隆運佛 朝廷賜號曰觀仙禪師 法隆迎蓮

〔第七世〕賴景公〔第八世〕長賴公〔第九世〕賴親公〔第十世〕賴俊公

井伊 介

宗顏顏顏長女
顏平忠綱子

賴村公氏
俊

一、明

法融蓮喜 法融契阿彌陀佛 法融立阿彌陀佛

〔第十一世〕長氏公〔第十二世〕賴廣公〔第十三世〕定賴公〔第十四世〕前賴公

類長長類
照俊家情

氏類祐類
秦照長氏

高利子
氏長女

女類前類類類類

法諡寶阿彌陀佛
 法諡竺芳永德
 法諡悅山大喜
 法諡寶山道珍
 〔第十五世〕實長公〔第十六世〕前續公〔第十七世〕堯賴公〔第十八世〕長續公
 「女子」賴家

「爲」女賴賴
賴
泰瀨子幡金
公——〔第〕
法證西華運船

長長賴女若
皎尚廉子松每

〔第二十二世〕長
定 公 〔第二十三世〕義 公 〔第二十四世〕晴 公 〔第二十五世〕廣 公
法臨西池蓮秀 法臨蓮乘院了德永幸 法臨北山蓮屋

〔第二十五世〕義 子 陽 公 一〔第二十六世〕忠 房 公 一〔第二十七世〕長 每 公

求麻外史序

吾藩無史矣。其舊記則有之。然歷歲久遠。恐不能無謬傳也。且筆以邦文而事又涉碎瑣。不無致遠之泥焉。夫無史何。無文也。同寮田代大夫季順先生之嘗修史。蓋有見於此。乃考訂舊記之所載。又更廣較諸衆書。覃思多年。著成四卷。名之曰求麻外史。屬余叙之。余不愧不敏。拜受而閱之。事實詳悉。文勢奇峻矣。上起于

蓮寂公移封之前。而下訖于

玄高公捐館之後。錄世二十一世。紀年四百五十六年。且推原

求麻外史

序

其大系之所自來。以覓適乎藤原之岷源焉。終始本末。極爲精覈。於是乎

君烈臣績。衰盛失得。凡累世之事蹟。瞭然明於卷中。則不啻可據徵。實使讀者殆如在當時。而周旋馳騁。耳聞其良策。目見其勇功。或時勃勃獻鄙懷。是以雖蹇劣如余者。不覺感發奮起。比諸舊記之多猥屑。奚翅霄壤乎。可謂今而後始有史矣。抑外史之所係。不特一藩之事。王霸之隆替。天下之治亂。公私順逆之應。邪正禍福之報。繇斯書而可概觀焉。則不爲褒而善自勸。不爲貶而惡自懲。然則百代之綱紀。萬世之準繩。亦自不外乎斯書矣。嗚呼。田大夫之於史。固雖其政間之餘業。然其郁郁乎長

乎文而功於國。乃謂我春秋左氏之傳亦可也。豈不偉乎。
弘化四年歲次丁未初秋上澣

加藤博愛謹識

男好古敬書

求麻外史

序

二

求麻外史自序

我郡上古熊襲居焉。因稱熊縣。卽

景行帝親征之地。而今有 天子山傳言 御輿之所止

也。而中古更曰求麻郡。延喜式及肥後風土記作球磨。東鑑作

球摩。延喜式曰。凡諸國部內郡里等名。並用二字。必取嘉名。據

此考之。我郡名用字不一者。無佗各據其國訓與熊通字。以證

二字嘉名之制也。而口碑相傳。我郡宜種麻。而地極隱僻。世無

知有人者。一日麻流至八代縣。縣人求麻之在處而來。始知有

人。因名曰求麻。藤原家隆木綿葉河之國歌。求麻木綿葉河下流一名

求麻外史 自序

歌曰。夏來麻流。水上游。御輿止。乃木綿。卽記其事也。此說近附會。余

及修外史。從求麻者。非取附會之說。單依家史之舊耳。其他修

史之意。見于凡例矣。今不復叙。

嘉永六年癸丑初夏

臣田代政嗣謹序

凡例

一余淺陋無識。非作史之才。嘗受君命。固辭不許。退而修是編。僭踰之罪。不能免也。況乎其褒貶勸懲。固非余輩所及也。然事之善惡。直書其實。則不得無褒貶之意。讀者幸恕焉。

一論者曰。錄府以降。世無義戰。以余視之。非無可稱義兵者。其義兵及英將烈士之事蹟。雖無關係。略載是編。以廣見聞。

一凡空字之法。分爲三等。皇帝上皇朝廷皆空二字。是爲上等。大君謚號空二字。幕府德川竝空一字。是爲中等。公謚號空一字。朝不空字。是爲下等。

求麻外史

凡例

一凡諸侯伯之任官者。上官下姓名。用正史之法。陪臣之僭稱官者。上姓中官下名。從野史之例。其特稱姓與官者。不在此例。

一凡地名皆註其國。肥後國不註。以其易知也。獨坂梨城註以別豐後地。其未考者亦不註。以俟後考。

一凡公謚號。樂取首二字。以稱某公。其取尾二字者。從世所稱耳。非有他謂也。

求麻外史目次

卷一之一

蓮寂公第一

附

四郎宗賴靜山氏而高井氏又自靜山氏內井田氏

五郎左衛門尉賴平靜山氏而龜山三氏出自板井山氏本

六郎賴忠原氏佐

七郎賴綱河氏

小藤次長綱

求麻外史

目次

卷一之二

蓮佛公第二

附

彌五郎賴氏區氏上倉相井良口氏而益七田氏岩出崎自黑上肥相地良氏地

四郎賴村村氏上

八郎爲賴

九郎賴員犬童氏西林田豐吉永原田馬氏之祖而西國氏出自豐永

出自中嶋氏

十郎賴貞留氏賴

卷一之三

觀仙公第三

附

次郎賴明留氏永

卷一之四

迎蓮公第四

附

十郎賴清瀨氏薩原

三郎長家山氏村

六郎長俊氏出桑原氏而有瀨

讚岐守賴照田氏二國氏出自而國松田氏鶴

求麻外史

目次

卷一之五

蓮道公第五

附

三郎次郎朝氏

治部少輔祐長川氏二養氏出自而養深毛氏澄

十郎賴照橋氏西

十郎氏泰下氏竹

卷一之六

蓮喜公第六

附

氏高越外氏

民部長利木橋氏

卷一之七

契阿公第七

附

藤太賴切村氏今

兵庫九賴書目氏九

四郎賴成野氏九

九郎前成井氏青

賴氏垣氏小

求麻外史目次

目次

三

卷一之八

立阿公第八

卷一之九

實阿公第九

附

六郎三郎賴家

卷二之一

笠芳公第十

卷二之二

悅山公第十一

卷二之三

實山公第十二

附

相摸守賴金

藤五郎賴幡

左近將監賴泰

卷二之四

蓮船公第十三

附

若松

求麻外史目次

目次

四

駿河守賴康

右衛門佐長尙

伊勢守長皎西氏

卷二之五

蓮心公第十四

附

瑞堅和尙

卷二之六

蓮世公第十五

卷二之七

蓮秀公第十六

附

都都松丸

都都滿丸

卷二之八

蓮乘公第十七

附

萬次郎丸

卷二之九

蓮慶公第十八

附

求麻外史

目次

五

大膳助賴貞

(以上上卷)

卷三之一

柳江公第十九

附

佐三郎長誠

卷三之二

了清公第二十

卷四

立高公第二十一

附

主殿助長秀

(以上下卷)

求麻外史引用及參考書目

○大日本史

皇朝史略

國史略

日本外史

王代一覽

源平盛衰記

承久記

大平記

知譜拙記

本朝通鑑

續皇朝史略

政記

本朝通紀

平家物語

東鑑

盛長私記

大系圖

武林傳

求麻外史

引用及參考書目

太閤記

武將感狀記

朝鮮征伐記

征韓偉略

通語

藩翰譜

柳營譜略

西國太平記

大友興廢記

佐佐軍記

關原記

難波戰記

朝鮮軍記

逸史

烈祖成績

柳營秘鑑

職原抄

九州記

菊池軍記

甲斐宗運記

肥後古城記

響野原戰記

○元史

懲志錄

○洞然狀

八代日記

歷代私鑑

探源記井口中山朱書見

夢哥氏物語

南藤蔓綿錄

肥後國志

明史

當家日記

歷代參考

探源記

族蹟備考

弗高和尚拔書永國寺

萬世一覽

求麻外史

引用及參考書目

系圖

系圖大童氏

大童家系圖

深水氏家記草北郡水俣氏人

山北氏系圖及所傳書北玉名郡人

萬江重行日記長門右衛門

平河氏系圖

稅所氏系圖

菱刈氏家譜

浪岡季卓當家開書市街門右

系圖國田氏

家譜

內田氏家譜

大童重國軍功目安守美作

山

岡本賴真日記守河內

平河氏判物

稅所氏判物

新宮行雄覺書莊夫太

新宮嘉章覺書

二見贈曰主爲國憲田孫
 哥氏新物井語氏曰爲憲
 十系一世孫余所見系相
 氏系圖至於夢歷哥代氏
 之及紫式權都中父納越
 守爲時權都中父納越官
 長從五位下駿河守時信
 近江武藤次郎維雄是爲
 氏次從五位下遠江守維
 大維綱歷代私鑑族譜備
 下遠江守維賴守歷代私
 守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
 兼生從五位

東坡外史卷十一之一

連寂公第

三三

任曰宗康任平五於年京源賴義經安部貞
賴曰維賴二代私長周時早為次周賴嗣武林傳曰周時無子弟從周
源賴義討安部天永三年周賴食邑遠江佐野郡源賴義討安部
本曰周賴生實賴居相良莊歷代參考族譜備考曰相良莊二
實卿食邑相良莊居相良莊歷代參考族譜備考曰相良莊二
和男神女神松本中嶋二谷三島白羽並名因遂為相良
綾波餘木落居新莊遠嶋二谷三島白羽並名因遂為相良
氏周賴無子養伊東八郎左衛門郎左衛門作四祐光第二子右
京大夫光賴為子光賴生飛彈判官藤太賴寬素圖一義本賴繁
以賴元景為賴廣子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賴寬初為遠江守平
保元元年上賴皇太子白河殿賴寬從下野守源義朝安藤江目
清盛警誅禁內以功任飛彈判官武林傳賴寬生從五位下大
曰賴寬左相上皇與源為朝俱諱白河殿賴寬生從五位下大
膳大夫賴繁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賴寬二子長時邑早為次

政奉以叙仁從王拒位下軍任于大膳治大川夫歷政代嗣案五月贖二備十考六日以平氏治川之功叙仁從王拒位下軍任于大膳治大川夫歷政代嗣案五月贖二備十考六日以平氏治軍將追二擊害又軍引於一字說曰平敗之元賞其戰功然未聞平其賞從源與右衛門督近原二書親又左馬頭繁從前右衛門六佐源原朝與大功叙任此說近是原二書親又左馬頭繁從前右衛門六佐源原朝與大

景親戰于相模石橋之山而敗死又筑石橋山之役賴朝所率兵獨伊豆相模二國之兵耳賴繁又筑江人而從之可疑賴

繁三子長莊司次郎賴景改稱三郎後改稱四郎實爲蓮寂

公次伊東大夫賴堯次井伊介。

養和元年辛丑春三月十三日。先是前右兵衛佐源賴朝承以仁王令旨起兵伊豆也。使安田三郎義定守遠江。義定聞平軍至尾張。將修濱松莊橋本城。江邊以備焉。徵役丁公與淺羽莊司宗信俱不應。途遇義定巡功不下馬。義定大怒。是日遣武藤五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連叔公第一

四

郎鎌倉。勅之曰。淺羽宗信。相良三郎。輕侮義定。不遵約束。被共
 挾異志。請亟罰之。賴朝不聽。五郎曰。義定既聲被罪。告幕府。此
 衆所知也。而幕府置不問。義定威望凌損。若幕府罰彼。而臣言
 無實。則斬臣以明誣告之罪矣。於是賴朝收二人食邑。以與義
 定。公惶恐。與宗信並謝罪。義定亦爲請。乃割邑還之。歷代私考。探源記曰。建久四年。一條次郎忠朝。籍於肥後。城公過其所。不下馬。忠朝怒。勅公。鎌倉一朝。收其食邑。於瀨松城。求麻郡。多良木。
 誤政。亂案。忠賴。一曆元年。養和元年。建久四年。定忠。公鎌倉。既久。朝收
 其食邑。放於豐前。上及敏達。事不莊。文治中所。敕還。江代。義定。勅從
 事。其食邑。放於豐前。上及敏達。事不莊。文治中所。敕還。江代。義定。勅從
 東鑑。傳而家譜。今日。從公與宗信。俱謝罪。曰。賴朝。割邑。還之。據大
 義定。傳而家譜。今日。從公與宗信。俱謝罪。曰。賴朝。割邑。還之。據大
 也。三。年。間。公。所。居。其。處。不。詳。蓋。寓。于。伊。東。氏。亦。非
 也。三。年。間。公。所。居。其。處。不。詳。蓋。寓。于。伊。東。氏。亦。非

賴第二子賴重。某年據匪代倉私裁盤許曰。狀年安。岡族二。蹟年。偏公考。猶曰。在建。焉。保族中。隨今。

房覺之。卽遣宗賴追之。宗賴與第六郎賴忠及新野右馬允率

六十餘騎馳追至音羽河及之高重知不免疾呼曰我下總守之徒三浦筑井四郎太郎也聞變將赴京師潛行既來於此而今爲所覺命也義唯一死然丈夫不肯爲尋常死請決鬪宗賴等進擊高重與安房郡司姓名等五人趨入民家據而放箭殺傷頗多箭盡高重與郡司相刺而死四人亦尋相刺死其餘十三人躍馬馳突衆寡不敵皆馬上相搏而見殺乃梟十九人首於本野原而去東鑑所載並與此異今從歷代參考用承久記六月從武藏守北條泰時軍向宇治武藏前司足利義氏兵與京軍戰于宇治橋不利宗賴與相馬五郎兵衛土肥次郎左衛門尉苗田兵衛平兵衛吉河小次郎競前力戰被疵引退安貞元年三月日先公卒二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連叔公第

七

子長高橋左近將監賴元嗣。次內田次郎四郎歷代私鑑錄三
賴重。後稱相良三郎兵衛尉。及父卒。公與之山井。賴重告諸
鎌倉幕府幕府。賜下文。實寬喜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也。既而賴
重與兄賴元不睦。蓮佛公罰之。收其食邑山井。賴重不服。又
嘗與蓮佛公爭多良木。及京師綾小路京極地。與命蓮尼爭
高橋早瀬。小中嶋地。而皆未決。於是竝訴諸鎌倉幕府。削山井。
以其半與京師地予賴重。以多良木予蓮佛公。後再與命蓮
尼爭田田。復訴於鎌倉。不勝。自此賴重遂不復爭。
五郎左衛門尉賴平。公第三子也。從蓮佛公而來。食山北鄉
屋氣板井二村。筑後三池郡玉村。今村山崎。中衛四村。九州記

名食郡五
 三子長板井三郎賴房次山本五郎賴持次龜山六郎賴
 行山北氏系圖曰板井氏次號五郎信四持長山本氏用六郎郎行

六郎賴忠公第四子也。建久三年八月十四日。鎌倉鶴岡放生會。與廉仗太郎爲角力戲。東鑑曰。第一番。奈良。藤次。荒次。郎。小。白。熊。紀。太。第。六。番。鬼。王。荒。瀬。五。郎。六。第。七。番。太。郎。第。六。王。鶴。第。八。番。三。郎。中。太。千。手。王。東。鑑。作。佐。賀。良。佐。賀。良。也。又。案。是。歲。同。佛。公。福。美。稱。江。六。者。蓋。以。其。遠。鑑。江。人。而。爲。六。郎。歡。也。後從兄宗賴追擊筑井高重有功。初則十六歲而賴忠其異母弟。蓮佛公移封也。賴忠留于相良。其子孫無所考。

七郎賴綱。公第五子也。與兄賴忠。留于相良。其子孫無所考。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建宏公司

· 八

小藤次長綱公第六子也。幼與兄賴忠等留相良。及長徙木澤。後薙髮號西心法師。或曰法號順心。正嘉元年九月十四日。幕府宗尊賜下文給食邑。地未考。其子孫無所考。

代差與此異今從歷七日東軍駐營于野上垂井各謀所向諸將

從三浦義村之議時房向勢多泰時向宇治信光向平上義村

向淀藏人大夫入道毛利西阿向芋洗公暨宗賴轉屬泰時麾

下官軍馳驛告急廷議再分遣諸將於勢多供御瀬宇治

牧嶋一作其木芋洗一作廣瀬拒守山田重忠秀康寺僧兵守

大江親廣佐木高重中條盛綱守供御瀬前橋中納言南都

能法印守長守李洗大納言藤原足立守長守河野通信守廣瀬

十三日時房攻勢多山田重忠堅拒時房戰不利收兵而退泰

時攻宇治義氏與其子駿河次郎泰村先泰時攻宇治橋官軍

撤橋板以守之士卒緣長架進多爲官軍所射墜死士卒氣沮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通傳公第二

十三

泰時馳至指揮兵氣復奮傷死頗多宗賴等繼進血戰被疵引

退泰時知戰不利麾却之十四日泰時欲濟河而戰會天霖雨

水勢怒漲陸奧人芝田橋六兼義善洲泰時命兼義搜灘深淺

兼義得淺處與春日刑部三郎貞幸進濟公東鑑作佐暨佐佐

木四郎左衛門尉信綱中山次郎重繼安東兵衛尉忠家等繼

之並奮爭濟遣官軍張索於水中馬絙而止公拔刀截索遂先

登斬北面士白河帝始渡邊三郎兵衛尉利之時人稱之相良

之網截刀綱之所造也與此刀前刀重之東軍相繼絕流亂

涉兵多溺死流屍蔽河官軍臨河鼓噪泰時毀廬舍結筏以渡

守將前權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不戰潰走右衛門佐

藤原朝俊佐佐木太郎左衛門尉氏綱等拒戰不克死之供御

瀬牧嶋廣瀬皆不守是夜泰時收兵屯于深草置酒勞將士盛

梅子五於青磁碗以賜公公悅且榮之舉爲徽號今梅章規于

此備東鑑承久記不實然當時官軍散之故且係于私敵

時氏日本外史此役泰村戰勝其子時氏曰我乘勝敗汝遂死之

由亦在是日可知是歲幕府賞軍功復遠江故地賜播

磨飾磨一作須河郡年月日無所考然故族係于此考

嘉祿中年月創常樂寺號宇土山在遠江所傳族之傳考師曰安公

安貞元年丁亥三月山井四郎宗賴卒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通傳公第二

十四

二年戊子秋八月老公授多良木公告諸鎌倉冬十二月日幕

府賜下文見鎌倉

天福元年癸巳日創願成寺號山崎山後更號以僧弘秀爲

開山

仁治元年庚子秋九月二十六日後太夫人須惠氏須惠氏姓

多須良木女蓮家公夢薨葬于龜田山法證青蓮

二年辛丑冬十二月日公收三郎兵衛尉賴重食邑山井是歲

公置代官於高橋

三年壬寅春正月日公遣清元姓爲山井代官先是賴重姦嫂

而兄弟不和公乃罰之收其食邑未告諸鎌倉而置代官賴重

不聽命。賴重又書與公爭。多良木等地而不得。銜之。於是賴重訴之于鎌倉。

寬元元年癸卯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幕府下裁許狀。本邦開裁決爲裁許。

四年丙午春三月五日公以人吉莊南方授第三子佐牟田六郎賴俊正嘉元年幕府所屬敷書引公讓狀及連信相傳狀曰人吉莊南方經權名
龍萬名矢里肆段神田貳町南朝所下宜旨曰段參大在國民家拾五字寒田堀內正平二年南朝所下宜旨曰段參大在國民家關案經德方又樂稅萬等地今物無井口衙口其南北方則亦以求知然國村屬南方又據稅所氏判物無井口衙口其南北方則亦以求知然分南北明矣又案寒田即佐牟田也國續相通

求麻外史卷一之二

連佛公第二

十五

寶治二年戊申閏月日 賴重與命蓮尼爭田秋九月十日賴重却

尼所置代官政高嗣姓捕其徒源太郎等二人彌五郎賴氏代尼

訴于鎌倉。

建長元年己酉春三月二十七日以軍功幕府類傳賜下文撰相

改守元北下條文時用額實花治押三是年於公補豐前上毛郡成恒莊地頭職秋

七月十三日。幕府下裁許狀。奧相
守模
北守
條北
重條
時時
建親
景隆以所爭田還。

予命蓮尼。

二年庚戌春三月朔幕府命天下諸侯造閑院山平福山城司前深司傳

中造之時左陽王殿所北助條造重時侯造三百餘人殿各有妻前主司紫置并泰北秀條造時
 之而小公與西泉築田造兵衛見財東等無今二條之而夏四月二日公助造

閑院

三年辛亥春三月二十二日。公以成恒莊授六郎賴俊。上讀津坊房曰

授介威辛恒故莊告上臨津鋪房食介其未豐詳後何軍人功
夏六月二十七日。閉院成。

六年甲寅春三月十日公薨。三月十日無葬者以惡風也。年七十八。葬。

于願成寺金堂前。公歷事大將軍源賴朝。賴家。實朝。藤原賴經。

賴嗣宗尊親王六世屢有功前後資賜優渥一日

朝實朝走筆題素性法師萬代松之詠
代萬女代賀松良之峯歸經奔世哲四法十餘

見古國今野
美也於扇
松金鶴
以賜之公末年
日平平河右衛門義高

反。據木枝城。公思其功。遣使慰諭。義高不奉命。發兵陣于血戰。

原公遣兵討之。木枝兵敗走。是俗時謂木膝枝行爲屈去蓋坡時名人巨匠其

求麻外史卷一之二

連佛公第二

十六

追及殲之。進攻城。破正門而入。義高暨城兵皆已自殺。

乃放火而退。公有七男。武林三傳男曰。長也。賴長。觀仙公。次彌五郎。

賴氏次 迎蓮公。次上村四郎賴村。次八郎爲賴。次九郎賴員。

次稻留十郎賴貞。一女。長大童女。配賴員男長繩。腰代考私無犬族

次虎若女。幼育於四郎宗賴家。宗賴分高橋田町^三及早

瀬。小中嶋地餘隔町十與之。稍長嫁愛甲九郎景元。歷代曰私景元族從

愛公自遠之江也。今後大歸。薤髮爲尼。號命蓮。注。歷代私錄。蓮族不讀。知何考。

於是宗賴次子三郎兵衛尉賴重、輒掠

高橋等地租稅。公爲置代官以制之。賴重相爭。訴於鎌倉幕府。以田還尼。令尼寓于賴重母家。如故。後賴重又與尼爭田。彌五

郎賴氏代尼訟於鎌倉而勝之。

彌五郎賴氏公第二子也。及蓮寂公薨。公以多良木授賴氏。續其後。於是始有上相良號。而平原新堀窪田岩崎黑肥地肥地岡鍋倉井口乙益九氏稱之上相良之小苗字。賴氏築鍋城而居焉。寬元三年八月十六日。鎌倉鶴岡放生會。與富田次郎兵衛尉競馬。東鑑曰一賽左當田次郎兵衛尉右相良彌五郎三番左本間三郎兵衛尉右河村會小四郎二番右葛山又三太郎兵衛尉右三條四郎五番左梅會小四郎二番右葛山又三太郎兵衛尉某年月日卒。法諡淨蓮。賴氏四子。長六郎賴宗。小字牛房丸。嗣。至賴宗并食久米村。永仁三年月日建蓮寂公廟于龜田山。六年建寺於廟側。號曰青蓮。蓋用夫人須惠氏之法諡也。正安三年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蓮船公第二

十七

九月二十四日卒。法諡蓮空。次窪田民部少輔賴吉。是爲窪田氏祖。次岩崎五郎左衛門尉賴重。是爲岩崎氏祖。次黑肥地藤次郎賴秀。是爲黑肥地氏祖。賴宗三子。長孫三郎歷代今從經賴。嗣興國元年北朝三年與縫殿允祐長起義兵。據山田城。遙應官軍。是歲又與內河彥三郎再起義兵。正平八年北朝二年與祐長告蓮道公功於太宰府。後稱因幡守。某年月日卒。法諡觀蓮。次肥地岡某名開或曰是爲肥地岡氏祖。次鍋倉某名開或曰是爲鍋倉氏祖。經賴二子。長十郎賴仲。嗣。某年月日卒。法諡蓮仲。次井口某名開或曰是爲井口氏祖。一女無所考。賴仲二子。長遠江守賴忠。小字五郎丸。嗣。某年月日卒。法諡

大蓮。次乙益四郎賴則。是爲乙益氏祖。一女嫁養毛治部少輔祐長賴忠生。遠江守賴久。初稱彌三郎。嗣。正長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卒。法諡源蓮。賴久二子。長左衛門尉賴觀。嗣。次攝津守賴仙。文安五年與俱謀反。伏誅。賴絕。事具下文。賴觀法諡蓮玖。賴仙法諡蓮珪。

四郎賴村。公第四子也。食邑上村。因氏焉。而其後世爲上村城主。某年月日卒。法諡榮蓮。賴村生次郎賴武。賴武生又五郎賴綱。賴綱生藤五郎隆賴。隆賴生九郎長房。長房生四郎賴繼。賴繼生千葉介賴國。賴國生民部少輔賴威。賴威生上總介運重。運重生遠江守高賴。高賴二子。長參河守直賴。嗣。次修理亮長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蓮船公第二

十八

國乃洞然居士也。直賴無子。養蓮船公第二子駿河守賴廉爲子。賴廉大永四年九月十六日卒。法諡行岳蓮性。賴廉二子。長上總介賴興。嗣。弘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葬于蓮性寺。法諡通山蓮泰。次兵庫允長種。天文四年四月八日。遭讒見殺。法諡古岑蓮玖。賴興四子。長蓮慶公。次左衛門大夫賴孝。嗣。次左馬助賴堅。爲豐福地頭。次稻留左近大夫長藏。爲岡本地頭。賴孝與弟賴堅長藏等俱謀反。伏誅。事具下文。賴孝法諡本山蓮光。賴堅法諡雲外昌松。長藏法諡金阿彌陀佛。賴孝三子。長四郎賴辰。與父伏誅。法諡隨安蓮得。次新左衛門長陸。一作陸次大和守利行。皆幼而免誅。長陸爲久米地頭。娶蓮

慶公女。後密通志於妻兄大膳助賴貞。朝鮮之役。乘間謀反。事覺。伏誅。法證正澤蓮貞。利行好幻術。號一雲齋。慶長七年四月卒。法證月溪一雲三女。長嫁菱刈美濃。次嫁那須某。次嫁東

喜兵衛賴乙。一作

八郎爲賴公第五子也。天。

九郎賴員。公第六子也。後剃髮號九郎入道濟信。弘安四年。從

迎蓮公。禦元兵有功。正應五年十二月朔。幕府久明賜勳狀。

相模守北條貞時。陸奥。賴員生。長繩。歷代。考。長繩。娶。犬童女。生。四子。長。犬童九郎。左衛門永重。是爲犬童氏祖。次。西七郎。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蓮佛公第二

十九

重俊。是爲西氏祖。而西園氏。出自西氏。次豐永九郎賴元。爲原田地頭。是爲豐永氏祖。而林田吉牟田馬場園三氏。出自豐永氏。次原十郎重阿。是爲原氏祖。而中嶋氏。出自原氏。

十郎賴貞。公第七子也。爲西村地頭。居一武城。稱稻留氏。是爲稻留氏祖。

外史氏曰。論者曰。公擇天險之地。而來居於本藩。此家之所以長久也。余論不然。夫遠之相良。祖先之邑。而近鎌府。可以居焉。然公去而不居。播之飾磨。膏腴之地。而距京師不甚遠。可以居焉。然亦不居。豐之成恒。瀕海之地。而有魚鹽之利。舟楫之便。可以居焉。然亦不居。公不厭其僻遠。斷然以本藩定爲子孫永久

之治所者。無佗。欲使父蓮寂公自安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公創業之主也。其治國教民。以孝爲本。則本立而道生。國治民化。德之流行。無疆。故其後世。雖干戈之際。猶能存其遺德。觀洞然居士上蓮慶公書中。衰世尤宜思孝之語。可感也。嗚呼。公之孝至矣。家豈得不長久乎。家豈得不長久乎。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蓮佛公第二

二十

求麻外史卷一之三

觀仙公第三

觀仙公諱賴親。蓮佛公第一子也。武林傳曰。長賴。初名賴宗。

稱四郎。年甫六歲。加首服于鎌倉。年月日建仁。中代後叙從五位

下。任左兵衛尉。稱四郎兵衛尉。某年。年月日建仁。中代後叙從五位

若宮公爲前驅。一時以爲榮。於是公始有辭職之志。承久元年

正月二十七日。實朝遇弒。是時公自鎌倉還至界津。和聞計刺

髮。歷代。私。鑑。曰。大寺。即。法。大寺。也。號。觀仙大德。實治元年八月

十五日建井口八幡社始行流鋪馬之禮本邦有三射流鋪

建長六年甲寅春三月十日蓮佛公薨公代立未幾授政於

弟佐牟田六郎賴俊年月日未詳建長六年今從之營館於

神瀨谷而老焉是歲建於津賀祠以祀矢瀨主馬佑公後結庵

於照角山號觀仙庵遂徙而居焉歷代私鑄族譜備考曰照角

存山照山照出水俗謂之御茶水又謂之御鹽水神瀨谷照角山皆我咽喉之地而密

邇八代郡公擇居於此蓋有取八代之志也公後深入禪

朝廷後深草帝勅賜號曰觀仙禪師文永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公

薨于觀仙庵葬于原田馬草野正持寺歷代私鑄曰正持寺公之所建也夫人

伊東氏生一男曰永留莊司次郎賴明初伊東氏之來嫁也平

求麻外史卷一之三

觀仙公第三

二十一

津某秋山某澤木某桑幡某川越某外山某守永某以上七人名從

焉遂仕本藩

次郎賴明公嫡子也母伊東氏及公告老賴明猶幼是以不得

立爲嗣稍長食邑山田稱永留氏其後世爲山田城主某年月

日卒法諡觀元賴明生彌三郎賴常元弘三年月日賴常戰死

于鎌倉同然狀曰是歲賴常之功如鎌倉而戰死後代

參考賴常之戰五月二十二日新田義貞攻鎌倉克之北條高時

伏誅賴常之功也然阿公之功而非法諡安西賴常生藤五郎賴

積某年月日卒法諡道忠賴積生左近將監長滋某年月日卒

法諡道性長滋生彈正忠賴均某年月日卒法諡寂元賴均生

彌三郎賴道某年月日卒法諡通心賴道四子長藤五郎賴連

嗣某年月日卒法諡不存一物次伊勢守長俊次治部少輔長

廣次土佐守賴基賴連四子長治部少輔實重嗣應永二十二

年正月十二日卒法諡道宥次出羽守長名次隱岐守賴澄次

大膳大夫長連實重娶蓮喜公女生一男一女男寶山公

後事具下文

外史氏曰公爲源右府之前驅一時榮之然公既有辭職之志

何其謙退之深也其既辭職則身不處宮室而出居封界要衝

之地非曾不敢自逸居欲使子孫拓封疆也何其思慮之遠也

嗚呼可謂守成之良矣

求麻外史卷一之三

觀仙公第三

二十一

求麻外史卷一之四

迎蓮公第四

迎蓮公諱賴俊蓮佛公第三子也東鑑曰文應元年七月六

前山康持守藤原大秀朝三善康進守中原盛長散位大江正忠大散位

以基大膳通大藤原賴俊者必公矣然舊史不載今附以十七傳

士之初居大村佐牟田稱佐牟田六郎寬元四年三月五日

蓮佛公授人吉莊南方建長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蓮佛公賞

公軍公未功授成恒莊

六年甲寅觀仙公告老公嗣立

正嘉元年丁巳秋九月十四日幕府宗王賜教書相模守北條時義

北條時義於公補人吉莊南方成恒下國字書亦作利成

相模狀及補地頭六年十一月某日賜下文於尼妙阿及西心

法師給食邑追公之寄曰三人入道進佛女子尼妙阿此則

正嘉中年正月元開剃髮號六郎法師沙彌迎蓮

文永元年甲子夏五月二十五日觀仙公薨

建治元年乙亥冬十一月幕府執權左馬權頭北條時宗以上

總介北條實政爲九州探題鎮西置探題始此

求麻外史卷一之四

迎蓮公第四

二十三

弘安四年辛巳夏五月元將阿刺罕范文虎等率餘艘三千兵

士十萬來寇壹岐對馬六月元兵侵太宰府實政擊破之是時

公與九郎賴員從守護職菊池次郎武房肥後守歷代私

大族不知何所往禦元寇秋七月虜寇平戶嶋肥後守歷代私

史略作七月大日本史作颶風暴起虜艦敗壞兵士沒溺脫死

者三萬人聚五龍山七日公從武房等襲擊捕三萬人而斬之

於博多津故縱三人還虜平

七年甲申春三月二十四日夫人氏薨葬于佐牟田迎蓮寺法

證蓮珍夫人姓氏未考曰九郎夫人墓代

正應三年庚寅夏五月八日公分鎌倉釋迦堂前采地一與宇

和伊呂狀以何人一與次郎賴季何人

五年壬辰冬十二月朔武林傳幕府親王賜勳狀相模守北條

北條時義於公及賴員賞平虜之功

正應中年月菊池武房割草北郡與公以賞平虜之功公乃築

城水俣遣番兵守之歷代私北郡求麻

永仁三年乙未月六郎賴宗建蓮寂公廟于龜田山

六年戊戌月賴宗創青蓮寺號龜田山

正安三年辛丑秋九月二十四日六郎賴宗卒

延慶某年年賴宗延慶中或曰延慶三年春正月二十五日公

薨葬于佐牟田迎蓮寺公有五男長蓮道公次薩摩瀬十郎

求麻外史卷一之四

迎蓮公第四

二十四

賴清歷代次村山三郎長家次桑原彌六郎長俊一作

長任後名長俊次園田讚岐守賴照

十郎賴清公第二子也爲薩摩瀬地頭因稱薩摩瀬氏歷代

備大坪兵爲薩摩氏中因

三郎長家公第三子也稱村山氏是爲村山氏祖後學役氏法

號正觀坊幸慶幸慶生播磨坊幸圓

彌六郎長俊公第四子也稱桑原氏是爲桑原氏祖長俊生荒

瀬六郎賴直是爲荒瀬氏祖其後世有故改瀬有瀬氏長俊六

世孫桑原隈岐守與上相良氏反伏誅絕後

讚岐守賴照公第五子也稱園田氏是爲園田氏祖賴照二子

外史氏曰公從菊池氏平元虜以功領葦北郡公武不讓父兄而功足以拓封疆謂之善繼人之志不亦可乎

迎連公第四

二十五

求麻外史卷一之五

蓮道公第五

蓮道公諱長氏。迎蓮公第一子也。稱六郎三郎。延慶某年春正月二十五日。迎蓮公薨。公代立。

嘉曆元年丙寅冬十月二十二日。幕府親守王邦賜下文曰歷日代阿泰平考

近覽將赤豎未青錄歷而代探參題考北曰條政英國時者欽關今東無率所行而右於世子彌三郎此物類乾也元標二書年又三書月平二政十國八錄日上錄大府和所右賜近裁將豎狀豎平政沙國瀾右連近署將重今人再矣閱二本入查姓書書平沙而攝一字人舊書史日誤阿讀未爲害日何阿輕也查又茲閱變稅者所之氏稱刊也時連有署二使人族未北詳條何惟人真政亦福橋案守大時日連本署史行是事歲則錄日倉阿執平權必北此條二高

賴廣補人吉莊南方成恒莊地頭職子時世子在鎗倉晦前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薨公聞訃剃髮自號蓮道是歲公授政於世子賴廣公之授政舊史不實歷代參考曰嘉曆中蓮喜公嗣立政蓮喜公亦二年五月十日探題府與書本書直書探部助政必在是歲矣二年五月十日探題府與書本書直書探部助政必在是歲矣探題案蓋探題北條英時之甥規矩令尼妙阿食邑人吉莊南方探題部助高政也因係之探題府依舊元弘三年三月肥後守菊池武時起兵討探題北條英時於博多不克死之少貳貞經大友貞宗遂誅英時六月

連道公第五

二十六

兵到太宰府十六日朝廷後醍醐天皇下宣旨大將軍足利義滿徵兵系圖一本頭
 氏等曰公以年若令進喜公及朝氏肺長將兵應徵連喜公及朝
 所被政關家大日本史本朝通鑑武時討英時三月公又使祐
 而貞經貞宗誅英時五月也事皆在下宣旨以前
 長將兵應徵十月二十九日祐長率兵到太宰府建武二年二
 月北條英時餘黨上總掃部助高政左近大夫貞義
 通今用作規矩高政余田貞作亂本朝通鑑曰貞義據筑後攝口
 宮筑前杵柱城四月宗徽大公又使祐長將兵往討之七月二
 十八日祐長率兵到太宰府蓮喜公時在成恒莊是日率兵
 尋至探源記顯書曰連喜公討高政貞義於延元三年本武書用
 應元年北朝曆八月十九日太宰少貳賴尙與書本書直書沙彌抄

參考以爲少貳入於三郎次郎朝氏復人吉莊北方元元年地

令公及長孫兵庫允定賴各食其半與國元年北朝三年六月二

十四日先是足利尊氏之反也少貳賴尙與書於長孫定賴促

兵時雖未遽應之然遂爲賴尙所招誘竊通志於尊氏既而縫

殿允祐長孫三郎經賴起義兵據山田城遙應官軍長孫告諸

太宰府是日少貳賴尙與書之本書用北曆應三年後曾倣此於公

擊平之祐長棄山田城餘黨遁匿事聞於太宰府九月二十日

太宰府與書之本書直書藤於孫次郎孫次郎未詳何人討

之正平八年北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先是祐長經賴雖已降郡

士輒起義兵應官軍公乃要擊之治部少輔祐長與孫三郎經

求麻外史卷一之五

連道公第五

二十七

賴治部直書少輔三郎不書姓名告諸太宰府

是日賴尙與勳狀賞公功去年眞幸院日士聚起義兵公擊平

之是歲眞幸院兵復興公再擊之士卒力戰被疵祐長經賴又

告諸太宰府是日賴尙與勳狀於公及從士某姓名無等賞功

某年月日公薨歷代參考族私備私考私曰文和四年四月十四日北

或曰貞和元年二月十四日未和十四日葬于佐牟田迎蓮寺公

有五男歷代參考族私備私考私曰公有三男而有四男而不三郎次郎從朝

系國一探長蓮喜公次三郎次郎朝氏次義毛治部少輔

祐長歷代參考曰九一名最氏探次西橋十郎賴照歷代參考曰

次竹下十郎氏泰歷代參考曰一一名長則族賴照歷代參考曰一一名長則族賴照歷代參考曰

賴照之子似是不可

三郎次郎朝氏公第二子也元弘三年代公將兵到太宰府延

元三年少貳賴尙與書復人吉莊北方其子孫無所考

治部少輔祐長公第三子也稱義毛氏是爲義毛氏祖初稱九

郎又改稱縫殿允元弘三年再代公將兵到太宰府建武二年

又代公將兵到太宰府與國元年與孫三郎經賴俱圖起義兵

據山田城正平八年與經賴告公軍功於太宰府祐長二子長

深水某名是爲深水氏祖次澄川某名是爲澄川氏祖

十郎賴照公第四子也稱西橋氏是爲西橋氏祖

十郎氏泰公第五子也稱竹下氏是爲竹下氏祖

求麻外史卷一之五

連道公第五

二十八

外史氏曰最爾我一藩中而或應官軍或應賊軍相攻擊不已

則天下之亂可知矣方是時天下將士禽奔獸走嚮背不定譬

猶一大吠影群犬吠其聲豈有一人曰其所徵之者義乎不義

乎而後應之邪其應賊軍亦曷足深罪焉

求麻外史卷一之六

蓮喜公第六

蓮喜公諱賴廣。蓮道公第一子也。稱彌三郎。

嘉曆元年丙寅明日。公如鎌倉。冬十月二十二日。幕府賜下文。

補人吉莊南方成恒莊地頭職。是歲。蓮道公授政於公。公嗣立。

元弘三年癸酉夏五月二十二日。左兵衛督新田義貞。攻鎌倉克之。北條高時伏誅。是時。山田城主永留彌三郎賴常在鎌倉。從義貞軍。力戰而死。六月十四日。公與朝氏祐長。卒兵至太宰府。事見上文。十六日。朝廷下宣旨於老公。徵兵。秋七月二十六日。朝廷下宣旨辨上卿大納言藤原宜房於公。人吉成恒二

求麻外史卷一之六

蓮喜公第六

二十九

莊領職。襲故。詔曰。兵革如收。民宜安堵。日者。遠近士民。走集關下。爲妨農業。徒無益也。其止之。凡除賊黨外。將士所有。食田領職。一皆襲故。不須更來請。如特旨所予奪。勿得準此。冬十二月六日。稅所八郎兵衛新景宗。代公將兵到太宰府。

建武二年乙亥秋七月二十八日。先是。規矩高政。糸田貞義。作亂。公時在成恒莊聞之。是日。率兵到太宰府。祐長亦率兵。自人吉莊先至。八月二日。參議足利尊氏。爲征夷大將軍。冬十月。尊氏反。十二月二十三日。少貳賴尙以尊氏命。與書於世子八郎。

定賴促兵。

延元元年丙子夏五月二十五日。新田義貞與尊氏。戰于兵庫。大敗。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兼河內守楠正成死之。時肥後守

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敏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秋八月十五日。以豐仁親王。稱帝于京師。是爲

北朝新主。光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車駕後奉神器幸吉野。大新造行宮。是爲南朝。

二年丁丑春。明日。菊池武重朝於吉野。請奉親王。鎮筑紫。卽以式部卿懷良親王。爲征西將軍。三月。日武重奉懷良親王而歸。新築館於八代高田。屬兵衛護之。菊池軍從之。族與國元年。歷代

求麻外史卷一之六

蓮喜公第六

三十

二年。今從二十七日。太宰府與書沙彌花押。本年平河六郎三郎曰。本月六日。足利氏兵。攻陷越前金崎城。殺新田義貞等矣。而義貞實未死也。

三年戊寅秋閏七月二日。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攻藤嶋城。前軍敗死之。

興國元年。北朝三年庚辰夏六月十九日。先是。孫三郎經賴。與內河彥三郎義真。復起義兵。是日。少貳賴尙與書稅所景宗。擊平之。義真軍破走于薩。

正平。北朝初公薨。和族。代族。考族。代族。和某年六月十四日。故。于此。葬于佐牟田迎蓮寺。法證。蓮喜夫人宇土侯女。宇土侯

賜教書何人歷代考以爲新法義未詳授公日向北鄉領家職
公乃遣田中公長守都城。

十五年北朝延文五年庚子月日公謁青井社大官司前清無子公命
前清以第五子九郎賴範爲嗣。

正平末年貞治中創無量壽院守歲於院中著爲永式後公

授政於世子前賴老于富尾山文中元年北朝應安五年八月二十五

日公薨葬于佐牟田迎蓮寺法證契阿彌陀佛公有六男一

女長立阿公次今村藤太賴切次丸目兵庫允賴書次丸野

四郎賴成次青井九郎前成次小垣賴氏女嫁因幡守經賴

藤太賴切公第二子也稱今村氏是爲今村氏祖。

求麻外史卷一之七

契阿公第七

三十三

兵庫允賴書公第三子也稱丸目氏是爲丸目氏祖初名氏賴
應永元年戰死于都城法證一了。

四郎賴成公第四子也稱丸野氏初名賴豐應永元年戰死于
都城法證示賢其子孫無所考。

九郎前成公第五子也以公命冒青井氏初名賴範應永元年
戰死于都城法證無寂。

賴氏公第六子也稱小垣氏其子孫無所考。

外史氏曰自從五位下遠江守爲憲始爲武弁至從五位下大
膳大夫賴繁八世叙爵任官世世相繼而自蓮寂公至蓮
喜公除親仙公外五世雖武功如彼其多而無得叙任者蓋

以天下大亂而軍國多故之故也至公始得叙從五位下任遠
江守比美於先君豈不亦榮乎。

求麻外史卷一之七

契阿公第七

三十四

求麻外史卷一之八

立阿公第八

立阿公韓前賴契阿公第一子也。

正平末年貞治中契阿公授政於公公嗣立。

建德二年北朝應安四年辛亥幕府足利以伊豫守今川貞世爲鎮西

探題。

文中元年壬子春三月今川貞世與大內義弘合兵攻肥後肥
後守菊池武政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逆戰敗之私八月二十
五日契阿公薨。

天授四年北朝永戊午秋九月肥後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良成親王皇朝史略註曰世襲是也與今川貞世戰于託磨原破之。

天授中年月公叙從五位下任近江守據元中三年十月

任近江守則歷代參考之曰弘和三年征西將軍所屬以爲南

授中

弘和三年北朝永癸亥夏四月十四日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賜

令旨左中於公求麻郡葦北郡領職襲故菊池武政副手書

元中二年北朝永乙丑春二月十七日南朝親王何王

託磨原之役公重從菊池氏立功也賜令旨佐花押賞公軍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人 立阿公第八 三十五

功補肥前守護職冬十月十日南朝後下宣旨左中新

故領職一皆依舊於是公有朝親之志行詣南都會軍國多故

不得入朝將歸遇僧無塵歷代參考曰無塵和尙前東福寺住持

語以其志無塵爲言之於朝朝議許之十一月三日下宣

旨右大聽昇殿公入觀拜命感喜出於意外公乃聘無塵以歸

創寺以爲開山給采地五百石今正法山觀音寺是也

四年北朝元丁卯秋七月四日兵部卿親王何人代參王宋

後村上帝是也不知何所賜令旨右少於公勳狀右少

於公族賞軍功十一日兵部卿親王賜令旨右少於公族

給肥前小濱莊

五年北朝永戊辰春三月十八日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薨葬于

八代麓山冬十月十三日征西將軍良成親王賜令旨右少

賞公赴三俣院討和田高木名二賊之功

六年北朝元己巳夏四月六日觀音寺開山無塵卒先是無塵

深喜敬禮厚言公曰王室有疏銘之祈禱諸侯家行焉者自古

未之有也請老納還京傳其法以報特恩矣公可之無塵乃與

弟子雲石還京師傳法西歸途病而卒雲石歸而行之本落疏

銘之祈禱始于此

九年北朝明壬申冬閏十月南朝與京師講和傳三神器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人 立阿公第八 三十六

於北朝後南北始一統矣

明德四年癸酉薩隅日大亂於是公與弟兵庫九賴書四郎賴

成九郎前成將兵赴日向守都城

應永元年甲戌春正月十九日敵兵大至我兵殊死拒戰不克

公薨於戰弟三人尋戰死城陷歸葬所法證立阿彌

陀佛一曰立阿彌今大信寺地是也立初公之生也

契阿公命南立坊獻產衣及公長每歲獻素襖自是世以爲例

後代今服云之公有一男一女男實阿公女天

外史氏曰保元之亂義朝請襲白河宮帝可其奏詔俟戰勝

聽昇殿義朝曰武臣赴戰不敢期生臣請拜賜而死矣攝衣而

升。夫源平二氏。世握兵權。門望不卑。而義朝雄名。已聞九重。法皇遺誥之所及也。而猶俟戰勝。聽昇殿。則昇殿之重。固非武弁之所宜企望也。況小諸侯乎。而公詣南都。因僧無塵。得聽昇殿。宜矣。公之感喜出於意外。而敬禮無塵之厚也。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立阿公第八

三十七

求麻外史卷一之九

實阿公第九

實阿公諱實長。立阿公第一子也。初名賴茂。

應永元年甲戌春正月十九日。立阿公薨于戰。公代立。

五年戊寅秋九月三日。公叙從五位下。任兵庫助。更名實長。

六年己卯。官名。則其任叙。任後。實不知。因始。然。此。公。夏六月九日。

先是。南北朝餘黨。猶戰爭不止。公自將兵。赴真幸院。攻拔

田上城。遂修理亮畠山直顯所置守將後藤新左衛門尉。及和

田又四郎等。走之。是日。道鑑。本書直書。道鑑。不與。書實公功。且

告諸京師及鎮西府。

七年庚辰春。再營井口八幡社。三月十五日成。是歲。薩侯大隅

守嶋津忠國。分薩摩山門鄉。三百五與公領之。歷代。參。考。族。譜。

門。迎。忠。國。林。爲。夫。人。忠。國。分。與。山。公。乃。遣。村。山。勘。解。由。允。兼。長。

前。守。備。成。其。城。後。上。相。良。氏。之。亂。棄。之。云。

二十四年丁酉夏四月四日。公薨。舊史失所。葬之地。法證。實阿彌陀

佛。安神主于無量壽院。公有二男。長。竺芳公。次六郎三郎賴

家。

六郎三郎賴家。公第二子也。其子孫無所考。

求麻外史卷一之九

實阿公第九

三十八

求麻外史卷二之一

竺芳公第十

竺芳公諱前賴。實阿公第一子也。初名周賴。稱宮內大輔。應

永初。年月。不明。叙從五位下。任近江守。公迎薩侯修理大夫。武。林。傳。陸。奧。傳。

嶋津豐久女爲夫人。實大隅守忠國之妹也。忠國擊伊東祐

堯。拔山東河南等城。乘勝進抵都於郡。祐堯告急。公自將輕騎。

馳赴日向。說忠國解兵。忠國還侵地而退。十七年。創蓬萊山永

國寺。以僧實底爲開山。二十年三月。明。公登阿蘇山。前夜得吉

夢。更名前賴。

二十四年丁酉夏四月四日。實阿公薨。公代立。

二十五年戊戌。幕府義利以澀川義俊爲鎮西探題。

正長元年戊申。幕府義利以澀川滿直爲鎮西探題。

享永五年癸丑。日世子虎壽丸生。

六年甲寅。探題澀川滿直與太宰少貳名戰于肥前。敗死。

永亨中。年月鎮西探題左京大夫尾張日軍記本作新史。改尾張。

張係新波氏。爲氏也。舊氏經之來肥後也。公與嶋津忠國。濱大

追物射放。俗大。射以。追物。於葦北二見而觀之。

嘉吉三年癸亥夏六月二十六日。公薨。葬于永國寺。法諡 笠

芳永德。夫人嶋津氏生一男。實 悅山公。文明三年閏八月二

求麻外史卷二之一

笠芳公第十

三十九

日。夫人嶋津氏薨。葬于觀音寺。法諡生圓妙護。

求麻外史卷二之二

悅山公第十一

悅山公諱堯賴。笠芳公嫡子也。母嶋津氏。幼字虎壽丸。後稱

三郎。

嘉吉三年癸亥夏六月二十六日。笠芳公薨。公代立。年甫十

一。

文安五年戊辰春二月。日多良木城主左衛門尉賴觀與弟攝

津守賴仙反。蓋外越地頭桑原隱岐守。啓其端也。去年十月將

發會賴仙病而不果。是日。賴觀賴仙率兵七百來。隱岐導之夜

求麻外史卷二之一

悅山公第十一

四十

襲人吉城。放火焚郭。事出不意。城中不知所爲。公遜于菱刈。

大太夫人嶋津氏。匿于觀音寺。城兵半遁半降。薩人來仕者。八

重尾帶刀厲聲曰。汝等君舊臣。何遽忘君恩。吾一日食君祿。不

肯從汝等棄君城矣。揮刀斫賊數人。身被十數創。不勝戰。自焚

廬舍曰。吾義不污賊刃。屠腹投火而死。城陷。賴觀遂入城。賴仙

收兵而歸。西村。上村。木枝。深田。義兵。往往遮擊之。殺傷頗多。山

田城主左近將監長賴聞變。卽舉兵馳至。討賴觀於人吉城。克

之。賴觀逃歸。賊平。於是長賴遣使迎公于菱刈。公辭曰。寡人不

能保城。幾使社稷無主。爲罪已重。人其誰戴焉。寡人敢辭。今平

賊卿之力也。請卿立爲之主矣。長賴固請。公歸。三月二十八日。

途暴莫齡十六葬于菱刈小苗代永福寺法證 悅山大喜公幼愛憤常跨背而戲遂爲憤所觸而薨云

求麻外史卷二之二

悅山公第十一

四十一

求麻外史卷二之三

寶山公第十二

寶山公諱長續 觀仙公嫡子山田城主永留莊司次郎賴明八世孫治部少輔實重之子也應永十八年開年月日生於山田城稱藤五郎初名長重永亨中開年月日叙從五位下任左近將監文安五年戊辰春二月遂賊賴觀迎 悅山公悅山公薨群臣推公爲主公代立時年三十八夏五月十三日入吉城日夜會群臣謀討賊既而賴觀據鍋城賴仙據古多良木寨其臣源嶋某名戊久米寨公謀曰鍋城堡堅兵強不易攻分兵爲三一

向古多良木一伏於久米雀森堀川一焚久米寨賴觀梟悍無慮見火起必出城而來發伏夾擊一鼓可殄矣群臣奇其計秋

求麻外史卷二之三

寶山公第十二

四十二

八月四日叔父永留大膳大夫長連將兵山田主計允井福彦十郎村山助五郎萬江采女正藤井助四郎德永右馬佑子太郎九郎峯山逸角等從之精兵七百餘人部署已定乘夜發兵五日攻久米斬源嶋縱火焚其寨賴觀見煙起果單騎疾馳舉城隨之賴仙亦空寨而來比涉堀川伏起前後夾擊大敗之勦戮殆殲長連驗賴觀賴仙首于青蓮寺而歸賴觀子鬼太郎出奔周防寓于大內氏蓋大內義興臣相良正任者是也歷代私備考曰鬼太郎奔周防後大內氏臣相良正任者是也大內氏亡後武任戰死于致前三笠城或曰上相良氏亡在文也安五年而大內氏亡在文明二十年則其相良太郎即正任而此考之武任非鬼太郎也私備考鬼太郎即正任而若武任正任之子井口窪田岩崎新堀黑肥地乙益六氏八名上關六嘗諫賴觀而不聽去移須惠村終免於難云於是多良木久米湯前湯山江代五村始爲公邑境內一統

寶德元年己巳秋八月十一日先是桑原隱岐守畏誅依城戶尾險築堡據之是日相良又五郎賴連大童美作守重國子藤次郎重久後稱兵部大輔稅所新兵衛尉將兵往擊之分兵爲三隊一自岩河內進登黑坂一自龜淵進抵大明神口一自高千穗涉河出其西門後名薄堡環攻賊兵屢出突戰攻圍滋急堡中大窘賊兵伺間逃去追斬之永野隱岐父子知不免自殺族

黨皆出西門死戰。悉擊殺之。賊殲戰死二百七十餘人。新兵衛功居多。公授勳狀。賞之。賜城戶尾新兵衛徙居焉。此役也。有一士少而善射。殲賊頗多。不告姓名而去。公旁求之。原田賤士豐永和吉是也。其祖父某名從立阿公戰死于都城云。公召而賞之。賜氏井口。加以箭及田。五一名曰鷹羽田。自是每歲八月朔賜箭和吉和吉獻麩粉一包。遂定爲例。

三年辛未春月日公自帥師抵牛屎院漆田赤池地頭齊木但馬乘隙圖不軌。事覺。公歸自薩。徑遣廣田彈正。養田某名詰之。但馬對之辭甚不遜。公大怒。殲賜自盡。使原田藤兵衛尉永井彌太郎擒之。但馬不奉命。集土兵二百餘人。據赤池寨而反。

東麻外史卷二之十三

實山公第十二

四十三

三月七日發兵急圍攻之。但馬度不免。夜潛出寨。入于角井武有角井村廣大寺而自刃。黨與或縱火燒寨。自焚而死。或投於鳩胸川而死。

長祿元年丁丑月日橋本某名據井野木田岩族山西南有日結其而反。攻拔之。橋本自殺。

二年戊寅月日薩侯嶋津忠政與牛屎院於公領之。以請公制。北原菱刈等豪族。令無構隙。公許諾。乃遣永留大膳大夫長連。鎮牛山城。後以大童三郎左衛門尉長直族長連三郎以左衛門大

寬正元年元十二月本書用二十日改庚辰多十月二十六日肥後守

菊池爲邦與手書於公。羣北郡領職依舊。

三年壬午夏五月九日公妹卒。葬于無量壽院。法諡妙高。

四年癸未月日八代侯伯耆守名波一作名和長利卒也。其子

幸松丸年甫十三。其族乘弱作亂。幸松丸殆危。老臣內川式部

少輔喜定。奉幸松丸避難于本藩。公恤而善遇之。爲築館川邊

永江而居焉。公乃遣使說字土侯。字土侯姓名調政請納幸

松丸。不聽。使者三反乃許。

六年乙酉春三月九日幸松丸復歸八代城。任伯耆守。更名顯

忠。乃予八代郡高田鄉三百五於公曰。聊以報積日之恩也。時

公與菊池爲邦有怨。爲邦來擊羣北。水俣兵畔應之。境內騷擾。

東麻外史卷二之十三

實山公第十二

四十四

於是公復牛屎院於嶋津氏。移其番兵於高田。遣村山某名成平山城。

應仁元年丁亥月日公授政於世子爲續。是時右京大夫細川

勝元與右衛門督山名持豐構兵。大戰於京師。勝元傳檄招兵。

公自將兵往援之。是歲建愛宕祠。二年正月日公罹病而歸。二

月十五日公薨。齡五十八。葬于永國寺。法諡實山道珍。公納

犬童左京進兼長女爲夫人。生四男一女。長相撲守賴金。次藤

五郎賴幡。次蓮船公。次左近將監賴泰。女嫁上村參河守直

賴。文明十一年九月六日夫人犬童氏薨。葬于永國寺。法諡玉

峰妙金。

相撲守賴金。公第一子也。有疾不嗣。賴金生長定。是爲蓮秀公。

藤五郎賴幡。公第二子也。夭。

左近將監賴泰。公第四子也。初稱權五郎。謀逆事覺。長亨元年六月十三日。伏誅。法謚威風上虎。賴泰二子。長權五郎。長泰。從蓮船公在八代。與父同日伏誅。法謚賀呈道慶。次刑部大輔長弘。以幼免誅。長弘生治賴。治賴謀逆事覺。去往豐後。天文十五年五月十一日。病卒於佐賀關。法謚摩利支天正位。

外史氏曰。悅山公之遜于大隅也。公起兵誅賊而迎悅山公。悅山公薨。公爲衆所推。立而爲主。南援嶋津氏。而得牛屎院。

求麻外史卷二之三

實山公第十二

四十五

北納名波氏。而得高田鄉。後又援細川氏於京師。公之武略偉矣。昔者觀仙公。授政於弟。迎蓮公。而令嫡子賴明居于山田城。夫天之福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公賴明九世孫。而遂入續正統。是雖公雄武之所致。亦實父祖之餘慶也。豈偶然乎。

求麻外史卷二之四

蓮船公第十三

蓮船公諱爲續。實山公第三子也。母大童氏。文安四年日生於山田城。初名賴元。稱四郎三郎。及稍長。從實山公如限府。見肥後守菊池爲邦。加元服于其館。爲邦授偏諱。更名爲續。應仁元年丁亥。實山公授政於公。公嗣立。是歲。老公自將兵赴京師。

二年戊子春正月。老公罹病。歸自京師。二月十五日。實山公薨。冬十月二十八日。右京大夫細川勝元。與書勝元招兵。公親

求麻外史卷二之四

蓮船公第十三

四十六

將兵赴援。

文明元年己丑日。世子太郎長輔生。

二年庚寅日。公叙從五位下。任左衛門尉。

三年辛卯秋閏八月二日。太夫人嶋津氏薨。

四年壬辰。自夏五月不雨。至秋七月。大雪不驗。公乃適川邊。禱

雨於雨宮。賦國歌曰。千早振神。井垣茂。枯果。名毛。恥。嘉志

變雨。雨宮。可。能。代。私。能。族。能。備。考。作。名。高。山。精。能。極。高。枯。能。歸。途。大。雨。願。成。寺。勢。秀。法。印。備。雨。具。而。郊。迎。其。夜。洪水。卽。宿。於

願成寺。

六年甲午冬十月十三日。第二子若松天。

七年乙未公如薩。冬十月九日公與薩侯薩摩守嶋津國久演
犬追物於鹿兒嶋。犬追物。伊地知新左衛門尉。村田太
衛門左衛門尉。五郎。原上。五郎。次郎。四郎。平山。又六郎。市來。五
六郎。嶋津。十郎。入左衛門尉。次郎。少輔。三郎。演笠懸。至
相見。左衛門尉。六郎。上原。太入。次郎。嶋津。源五郎。伊地知。新左
衛門。左衛門。尉。六郎。上原。太入。次郎。嶋津。源五郎。伊地知。新左
衛門。左衛門。尉。六郎。上原。太入。次郎。嶋津。源五郎。伊地知。新左

八年丙申春二月二十日牛山守將嶋津三郎左衛門尉起
兵襲菱刈。菱刈氏名。道秀也。薩家。大窘。初公娶菱刈氏女爲夫人。
公聞其難。二十二日親將兵往援之。薩侯國久亦自帥師而來。
三月二十八日公攻牛山城不下。是日北原氏名。昌宅也。薩家。來

求麻外史卷二之四

連船公第十三

四十七

通好。秋八月四日公與牛山兵戰于牛山河原。園田壹岐守及
村山丸目築瀬中嶋以上四名。薩家。死之。九月二日攻拔牛山城。於是
國久與弟豐後守季久議。使公復領牛屎院。公乃置永留式部
大輔。賴福于牛山城而歸。

十一年己亥秋九月六日太夫人犬童氏薨。

十二年庚子月。日。名波顯忠遣使求婚。公許之。是歲創玉峰院。

十三年辛丑夏六月三日求麻川地名。川。引。萬。集。薩。古。今。集。
大水。多流民舍。

十四年壬寅薩有內亂。公自將兵往軍牛屎院。秋九月二日名
波顯忠乘間襲高田。城兵堅守。及葦北援兵至。出城掩擊。大敗。

之。馳告諸公。公大怒曰。前日顯忠出亡免難。實先君之惠。而復
歸得立。實先君之威也。故其歸也。乃獻高田於先君曰。以報萬
一。其言猶在耳。何背之之速也。非獨輕侮我。是實欺罔先君。我
欲無討。將如先君何。立還兵。

十五年癸卯冬十月朔公與上津浦城主天。上津浦邦種。會于
佐敷。十二月十三日公舉兵討顯忠。薩侯國久使弟彈正忠修
理亮及邪答院重度。北原昌宅。菱刈道秀。各將其兵來援。志岐
上津浦。栖本一作。栖。援兵亦繼至。合擊破八代。麓城。退兵於高
田。而待守護菊池重朝命。

十六年甲辰春三月七日公再攻麓城。拔之。顯忠脫走。公乃取

求麻外史卷二之四

連船公第十三

四十八

八代。慰撫軍民而還。途險照角山。抵馬草野。謁觀仙公廟。賦
國歌曰。山川通。早。能。秋。夢。跡。越。春。幻。耳。問。會。嬉。志。業。又
賦曰。浦嶋有。七。世。兒。越。都。十年。志。亭。一。爾。當。留。我。波。何。加。波。此
國歌公自言。觀仙公十一世孫。而取八代。是非己之功。實
觀仙公之力也。宿正持寺。夜雨。又賦曰。悅通。深。乃。雨。耶。深。山路。
正少弼爲光。爲宇土。城主伯耆忠豐所子養。私圖傾菊池氏。而
奪守護職。是歲爲光起兵。與菊池氏戰於赤熊。而大敗走。來奔
匿于松求麻。

長亨元年丁未春三月朔公出兵擊豐福。斬守將竹崎玄蕃允

明應元年壬子春正月初卯。公謁井口八幡社。行射禮。賦聯詞
百韻。歸途過林湯樂寺。浴溫泉。賦國歌曰補陀洛題誓毛深兼

憂超知奴翁會羨運異日一條三位顯卿。登阿蘇山。遂來

訪公於本藩。公出郊迎。館于無量壽院而饗之。顯卿賦國歌曰。

遙遙登楚來通流君加邊利我敷鳴乃道越知造爾公答賦

曰。知造志天汝邪待計無郭公此山里耳君加來奴留波留歡

連日俱恨相見之晚。

六年丁巳春三月二十七日。永國寺普山和尚卒。

八年己未春三月十九日。先是菊池能運親將肥後。筑後。豐後

三國兵而至。我兵邀戰於豐福。多斬敵兵。敵悉衆進戰。我兵多

死。不能支。退萃於八代。能運乘勝前圍八代城。有馬氏亦泛戰

艦數十艘而來。攻腹背受敵。城殆危。公曰。守護方欲報宿怨。率

大兵而來。鋒不可當。我堅守力禦。不能卻敵。而徒傷軍民。無爲

求麻外史卷二十一之四

連船公第十三

五十一

也。不若姑避銳而圖後舉矣。是日棄八代而歸。於是日奈久。二

見陷。天草兵畔應敵。出水陸兵侵水俣。眞幸院兵亦畔。世子長

每曰。今統下多畔兵。爲今慮之。外棄散地。而內保要地。是萬全

之策也。公然之。乃還牛屎院於鳴津氏。而固守求麻草北。冬十

一月二日。足利義植賜內書義植曰。吾將討細川政元。卿出兵

援之。是歲明日。公授政於世子長每。九年二月十三日。先是義

植奔周防。依大內義興。是日義植賜內書義植年號政元。本當在義

義之時。因始係于此。曰。吾今避難于周防。請卿與義興戮志。爲

吾圖收復。六月四日。公薨。齡五十四。葬于無量壽院。法諡。西

華蓮船公慈仁愛民。民之疾苦。常自問之。隄防溝洫之壞。每自

巡視而修之。嘗箴子弟曰。人不可求安居。安居惡之所由生也。

箴左右臣曰。人不可不慎言。言禍之所自起也。其御左右。不敢

以美言情容。恆自箴曰。人不可少時有直行自恣之意也。其出

入必從一二之老臣。事無巨細。必咨於老臣。而後行焉。雖有不

平於心。其對老臣。未嘗失和色。其嘉言美行。率此類也。公生五

男一女。長蓮心公。次若松。次駿河守賴廉。次右衛門佐長尙

次伊勢守長岐。女許嫁名波顯忠。未適而卒。

若松公第二子也。天葬于無量壽院。法諡量壽。

駿河守賴廉公第三子也。爲上村城主參河守賴直所子養。

右衛門佐長尙公第四子也。生右衛門佐賴良。

求麻外史卷二十一之四

連船公第十三

五十二

伊勢守長岐公第五子也。爲八代關地頭。稱西氏。娶菱刈重時

女。生參河守長時。長時娶菱刈重副女。生左馬助長誠。

外史氏曰。公值天旱。則出於郊野。自禱雨。民之疾苦。自問之。隄

防溝洫之壞。自巡視之。公之仁至矣。公討名波氏。而取八代。則

不自居其功。以爲先君。觀仙公之力。公之讓篤矣。一家仁。一

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當時統內之治。可想焉。其於武威。不

特振於隣境。若細川大內二氏亦乞援。其於文名。亦不獨顯於

筑紫。其句已入菟玖波之撰。若一條公亦聞其名來訪。豈不盛

乎。且夫平日出入必從一二之老臣。事無巨細。咨之。從諫如流。

若公之德。人孰有間然者。雖然。一旦方隈部氏之作亂。不用老

臣之言往而援之則與菊池氏構鄰遂至於失八代其遺策豈不惜乎噫公而有此過但諺所謂空海謬筆駿馬亦蹶者後之人君不可不深戒也

求麻外史卷二之四

蓮船公第十三

五十三

求麻外史卷二之五

蓮心公第十四

蓮心公諱長每蓮船公第一子也文明元年生於人吉城初名長輔稱太郎後更名長每稱宮內少輔

明應八年己未蓮船公授政於公公嗣立

九年庚申春二月十三日足利義植賜內書於老公請與大內

義興俱圖收復

文龜元年辛酉日嫡子滿乘丸生是歲菊池能運老臣限部

忠直反能運與肥前守重安將肥後筑後兵討之能運大敗績

死者七百餘人重安死之能運乘舟奔高來依有馬氏忠直立伯耆彈正少弼爲光爲主將士不服邦內釋騷初蓮船公棄八代也常有復之之志未得志而薨公深憾焉及能運奔高來公奮然曰是吾繼父志之秋也乃遣使高來存問能運贈以衣物如是者數次能運大喜屢與書謝之且請圖復歸夏五月公分兵爲三一自照角山一自五木谷一自華北口擊八代取六邑高田豐田與寺村守山一邑名伯耆忠豐在宇土爲勢援城不可輒拔退兵於高田修平山故城置守兵而歸二年壬戌秋八月公再擊八代陣大田溝松尾而迫城城未可拔多十月退兵高田

求麻外史卷二之五

蓮心公第十四

五十四

三年癸亥秋八月公又擊八代陣萩原以觀動靜至冬十一月是時能運既歸國而誅爲光父子及忠直邦內稍定能運聞公方攻八代親將兵來軍守山聲言援相良氏以報前日之恩移檄天草招兵八城主志賀本大矢上津發舟師來援阿蘇大宮司惟長亦親將兵來陣于小川驛以爲聲援我兵威大張城兵益堅守公遣使謝能運且令謂之曰我於八代有宿怨吾圖之日久今假守護之衆而拔孤城弗武也願吾能以我一家之力拔之生獲顯忠父子而甘心焉既而能運遣使城中諭降

永正元年甲子春二月七日顯忠輸城而去公入于城併領八

代豐福如故。能運逐宇土城主忠豐。置城右京亮而還。公將如限府拜師。會能運卒而罷。能運無子。遺言立肥前守重安子政隆爲嗣。群臣不服。別請阿蘇惟憲子武經爲嗣。自是政隆武經構兵。邦內又亂。右京亮棄宇土而去。忠豐再入宇土。於是豐福不易保。公又棄豐福。

二年乙丑月日政隆避難于二見。

五年戊辰秋七月。足利義植復職。以大內義興爲管領。公獻大刀一口國革革一百張於幕府。贈大刀一口革三十張於義興。以賀之。

六年己巳夏四月十四日。幕府賜內書義植謝之。伊勢守貞陸

求麻外史卷二十五

連心公第十四

五十五

副書五月三日。義興贈大刀一口。緋帛二端。耐之。是歲。政隆與武經戰敗死。武經苛酷。國人怨之。遂起兵陷限府城。武經病死。子惟前來奔。匿于八代川田。居歲餘。公使之復歸。

七年庚午夏四月三日。

朝廷後柏下宣旨上卿甘肅寺中人

頭左近衛權中叙公從五位下。任近江守。義興貞陸與書賀之。公遣使京師拜命。獻大刀一口元革革一百張。羚羊皮五十張於幕府。秋九月六日。幕府賜內書義植謝之。

八年辛未夏四月二十八日。八代兵將擊豐福。耆老止之。少壯不聽。輕前入敵地。宇土兵來拒。隔久久川而戰。敵兵後先來聚。更戰。我兵不繼。力戰自辰至午。死者七十餘人。餘兵多被創。士

氣甚疲。且戰且退。敵踞後壘於關城下。我兵益窘。公聞之。單騎馳至。厲聲曰。退一步者斫之。揮眉尖刀指揮。我兵得力反戰。敵兵辟易。求麻輩北兵亦兼途而至。兵勢復振。敵懼而退。

九年壬申正月十二日關。然狀歷代參用八代日記。公授政於嫡

子長祇。築館于高田。今出水而老焉。自號休也。一作齋。先是薩

侯諷公。讓政於嫡子。蓋出日侯伊東祐隆之意也。十年月日菊

池惟前攻阿蘇。惟豐於堅志田。惟豐來奔。匿于八代福善寺。居

亡。何公使之復歸。是歲創八代成願寺。使內田次郎作高橋監

物董役。十一年月日命宮原公忠刻靈符。十三年九月日顯忠

侵守山。公築砦拒之。十月七日。公擊豐福。斬宇土兵數十人。十

求麻外史卷二十五

連心公第十四

五十六

一月二十二日。再擊豐福。十二月十三日。又擊取豐福。是時探

題豐後守大友義鎮。遣真光寺僧壽元說公。與宇土和。壽元與

肥人鹿子木親員入本城主田嶋重堅伊勢俱來守山。告

以義鎮之意。公從之。乃與伯耆長照長照據調然狀別無所行

成。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公來本藩。剃髮于無量壽院。受戒於僧

行阿。自號加清。賦國歌曰。死手山兼行日起定彌波今日

首途志都身虛會安氣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公薨於今出水

館。齡五十。葬于高田龍成寺。法諡龍成寺大池蓮心。并福播

磨殉。播磨原田賤士也。初與地頭豐永氏民爭畔。吏畏地頭曲

播磨。播磨訴之於朝。公爲獄公平。播磨竟獲直。乃深德之。自矢

曰死從于黃泉矣。至是殉死。公勇力絕倫。語音如鐘。聰敏好學。政堂從父訓。隄防溝洫。自巡視之所。至父老。賜酒肉。鰥寡孤獨。賜衣食。緩急可使者。賜弓矢。故群臣不怠職。庶民不廢業。統內誠服焉。人有謝罪者。則曰。自知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何用謝。

嘗論學曰。學在辨是非。苟不辨是非。雖讀萬卷書。又何益焉。著法度式目一卷。四十一條。始禁一向宗。後世所用法度。槩出於公之代云。公娶日侯民部大輔伊東祐隆女爲夫人。生一男。是爲蓮世公。妾豐永氏。生一男一女。男蓮乘公。女天長倉氏。生一男。是爲瑞堅和尚。公庶子也。母長倉氏。明應元年。生於人吉城。年甫十。

一。薙髮爲僧。師觀音寺伯元和尙。後學於京師東福寺。永正中。西歸爲觀音寺住持。及蓮秀公逐蓮世公。大怒起兵。逐蓮秀公而自立。還俗更名長隆。稱太郎。群臣不服。去往上村。據永里城。蓮乘公自將兵來攻。長隆脫走。匿金藏院。自知不免。縱火燒寺。屠腹投火而死。實大永六年五月十六日也。外史氏曰。公聰敏好學。以繼父之志。終身爲己任。故其德可稱者不少焉。論其智。則棄散地保要地。論其勇。則擊取八代及豐福。論其仁。則政堂從父訓。自巡隄防溝洫。聽訟善辨曲直。好施

越。橫田四氏。以上四名。從伊東氏而來。遂仕本藩。

瑞堅和尚。公庶子也。母長倉氏。明應元年。生於人吉城。年甫十。

一。薙髮爲僧。師觀音寺伯元和尙。後學於京師東福寺。永正中。

西歸爲觀音寺住持。及蓮秀公逐蓮世公。大怒起兵。逐

蓮秀公而自立。還俗更名長隆。稱太郎。群臣不服。去往上村。據

永里城。蓮乘公自將兵來攻。長隆脫走。匿金藏院。自知不免。

縱火燒寺。屠腹投火而死。實大永六年五月十六日也。

外史氏曰。公聰敏好學。以繼父之志。終身爲己任。故其德可稱

者不少焉。論其智。則棄散地保要地。論其勇。則擊取八代及豐

福。論其仁。則政堂從父訓。自巡隄防溝洫。聽訟善辨曲直。好施

恩及鰥寡孤獨。所著式目。垂法於子孫。而其所爲。無一非繼述之事。嗚呼。可謂公之孝至矣。

求麻外史卷二之六

蓮世公第十五

蓮世公諱長祗。蓮心公嫡子也。母伊東氏。文龜元年。生於人

吉城。幼字滿乘丸。初名長聖。稱太郎。

永正九年壬申。蓮心公授政於公。公嗣立。時年甫十二。

十三年丙子秋九月。名波顯忠侵守山。以公弱。老公親將兵拒

之。後屢與宇土交兵。遂取豐福。事具上文。

十五年戊寅夏五月十一日。蓮心公薨。

大永三年癸未夏六月十二日。左兵衛佐菊池重治。重治後更名義宗又更

更義與券書年本舊不齊年良駿河代參考引八代日記曰大永三
武肥後在是也勢政不義是後可知也左兵衛尉于勢於公八
代郡及益城郡豐福十二町四製故先是大友義鎮討平肥後至
是以叔父義國嗣菊池氏後改名重治云是歲公改稱左兵衛
尉更名長祇

四年甲申秋八月二十四日夜長定反長定實山公第一子
賴金之子也賴金有疾不得立築館中尾山而居焉生長定長
定稍長意謂父如得立已當爲嗣以故常懷覬覦嘗與老臣大
童刑部左衛門長廣陰謀弑公事泄公竊問諸村山治部左衛
門治部對曰事非無狀請急刺之公猶豫不決園田又四郎進

求麻外史卷三之六

蓮世公第十五

五十九

曰長定縱今不謀變後爲害者必此人矣臣請往刺之爲君除
害提刀而起公怒曰非汝所宜言直逐之竄于葦北二見公乃
適長唯宅與計遠久保田右馬允詰長定長定伴驚爲不知上
書自辨公得書頗信之不復問是夜長定與長廣率兵襲城城
中大駭相踴藉死傷過半公倉黃出城僅從親近數人遁于出
水二十五日長定入城而自立長定聞公在出水欲誘殺之遣
使僞謝曰臣爲賊臣所脅從使君在外臣罪不容死君今復歸
而臣幸得全首領臣願從君誅賊臣以明無他請君速回駕臣
今空人吉城而待君若不樂居之請移駕于水俣城公乃聽之
五年乙酉春正月六日公入于水俣城長定豫命津奈木一作本

相國地頭犬童內藏丞匡政候公入城弑之又四郎風聞之及
公入城馳來乞見曰事急幸見赦罪臣請面言之公出面之曰
前不用汝言及難悔何及焉今汝不棄吾言甚嘉之胡謝罪爲
汝速言事又四郎具以狀聞公駭怒曰我陷于彼術中爲之如
何又四郎勸公逃公與又四郎潛出城匿山八日匡政來攻公
不在匡政窮搜公知不免自殺又四郎隨自殺匡政獲公元獻
長定長定葬于梅花筒口法壽寺今町頭藥師堂是也法諡大谷蓮世

求麻外史卷三之六

蓮世公第十五

六十

求麻外史卷二之七

蓮秀公第十六

蓮秀公諱長定實山公第一子相摸守賴金之子也稱民部
大輔公以父不得立故常懷憤色私告老臣犬童刑部左衛門
長廣以其謀長廣贊成之既而事泄

大永四年甲申秋八月二十四日夜公與長廣發兵襲城遂
蓮世公而自立

五年乙酉春正月八日公使犬童內藏丞匡政弑蓮世公蓮
世公庶兄長唯瑞堅聞之大憤悲既而群臣皆屬長唯於是瑞

堅意欲遣使諭公。致城于長唯而去。公若不聽。則舉兵而討之。六年丙戌夏五月十一日。瑞堅命立興寺亮海諭公。而遍招所在僧兵。僧兵來聚者二百餘人。瑞堅意中變。翻然呼還亮海曰。吾意決矣。何用諭降。吾取而代焉耳。即縱火寺中。與亮海及觀林寺宜範。從寶勝院安養寺。定法院。地持院。香水院。清通庵。賢順庵。林覺寺等僧兵二百餘人。直攻入吉城。城兵不能支。公與長廣。從夫人及二公子。都都松丸。都都滿丸。遜于八代。瑞堅入而自立。是夜觀音寺佛閣僧舍。焚蕩無遺。延燒及願成寺金堂。云。公至八代。兵士不附。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去八代之輩北。八月三日。入津奈木城。八代輩北兵來圍。公與長子都都松丸。乘

求麻外史卷二之七

蓮秀公第十六

六十一

舟逃于筑後。蓮乘公立。而屢遣使請復歸。公聽之。享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公至自筑後。入於梅花法壽寺。而遇弑。葬于大村芋煮木。一作丸木。圖相通。戒藏院。法證。西池蓮秀。夫人氏尋至。又遇弑。葬于戒藏院。法證。法雲蓮海。

都都松丸。公第一子也。從公出亡。公之復歸也。留在筑後。爲盜所殺。法證。朝雲幻性。

都都滿丸。公第二子也。從公出亡。公之復歸也。從母入于法壽寺。俱見殺。法證。花典。

外史氏曰。嗚呼。後世譏公者多矣。皆以謂公負大惡。不宜列於正統也。至余修外史。一從舊史。而不敢改焉。議者或譏余曰。舊

史不貶公。猶可容也。子知春秋者。而列公於正統。是獎篡也。大失春秋之旨矣。余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聖人作春秋。於二公皆不絕其爲君。余之所以不絕公者。用春秋之法也。豈可以謂獎篡乎。聖人立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言之信。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君也。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爲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褒善貶惡之旨。自判然矣。且夫桓宣雖惡。魯之君也。孔子雖聖。魯之臣也。臣豈可輕貶其君乎。人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余之不貶公之旨也。

求麻外史卷二之七

蓮秀公第十六

六十二

求麻外史卷二之八

蓮乘公第十七

蓮乘公諱義滋。蓮心公庶長子也。母豐永氏。延德元年月日生於人吉城。小字六郎丸。初名長爲。稱左兵衛尉。後更名長唯。稱近江守。大永四年。蓮秀公逐。蓮世公而自立。群臣不服。屬望於公。

六年丙戌夏五月十一日。瑞堅逐。蓮秀公而自立。頗有得色。群臣憎之。不肯朝。滿朝皆緇衣。一二親近僧說瑞堅曰。君今起義兵。一舉得志。君武多矣。雖然。群臣既屬長唯。而不屬君。君久

在城則恐自招禍。不若遽棄城而去也。瑞堅從之。在城僅三日。去往上村。依落合加賀守。而據永里城。群臣勸公討之。公趣上村城主上村上總介賴興。欲爲先鋒。不聽。公約養其子藤五郎賴重以爲嗣。乃聽之。外舅原田地頭豐永某^名新宮城主佐牟田上野率兵來會。十五日。公親將兵往軍永里。祗園口。賴興率兵軍麓。諏訪山。一軍軍權現山。十六日。合擊拔永里城。瑞堅走匿于金藏院。進圍之。瑞堅放火燒寺。屠腹投火。公厚犒賴興。偕盟而歸。十八日。公入城而立。群臣皆賀。秋七月十三日。眞幸人北原某^名規我內亂。率兵來圍人吉城。一軍陣梅花森。一軍涉大岩瀨陣中河原。一軍陣宗慶寺地藏山。上村兵來援。納糧于

求麻外史卷二之八

通鑑公第十七

六十三

城。敵兵將奪之。上村兵拒之。城兵突出。大圍於中河原。敵兵敗走。山口段四郎。外山市兵衛。中山小平次。守口兄弟。鶴田高橋犬童。有瀨^人^{以上六}老神祠巫深瀨伊賀介。弟治部左衛門死之。伊賀介兄弟鬪最力。公欲招皆越地頭皆越安藝守貞當。路梗無可使者。祐玉寺僧樹蕪自請使。公乃命之。樹蕪包書油紙。沒水下河。登矢黑崖。自間道抵皆越。致書貞當。貞當拜書領之。夜率兵而出。置屯火於高土原。沿途往往置之。陽爲屯兵。兵士百餘名。各手持炬而登城。大呼曰。伊東氏援兵至矣。於是敵營火稍稍滅去。比明營中無人。追擊之。赤池十嶋。花立等所。多獲首級。公賞貞當功。賜上村今井田^人令樹蕪舊髮。稱久保田志摩

守。賜刀及田^町。時年十八。

七年丁亥夏四月三日。使上村兵庫允長種守八代城。長種上總介賴興之弟也。二十四日。相良刑部大輔棄豐福城。宇土城主肥前守伯耆武顯臣。皆吉伊豆守來居之。

享祿元年戊子秋八月十五日。夫人豐永氏薨^{所葬地}。法諡庭柏祐意。

二年己丑冬十一月十五日。使桑原次郎太郎。松王丸。岡村藤八。松乘丸。村山虎松丸。內田彌太郎。高橋與一郎。彌次郎丸。深水畠松丸。菱田源次郎。小田與四郎。行流鎬馬於八代白木社。十九日。使長種討犬童。又三郎重良於湯浦城。重良父子棄城。

求麻外史卷二之八

通鑑公第十七

六十四

逃於津奈木。是歲。創庭柏寺。

三年庚寅春正月二十六日。擣津奈木。重良父子又逃。二十七日。捕內藏丞匡政。及子左近。戮之於八代中嶋。夷其三族。三月。捕刑部左衛門長廣於八代。誅之於人吉中河原。悉戮其族。木枝城代犬童美作守重安賜死。重良父子亦被逮伏誅。於是犬童氏族。幾無噍類。獨重安子熊德丸。年甫十一。爲上村西龍寺僧某^名所庇護得免。後美作守賴安入道休矣者。是也。是歲。公子養賴興子賴重如約。立爲世子。更名長爲。

四年辛卯冬十一月十一日。賊長定。至自筑後。西溪路殺之于法壽寺。長定妻及都都滿丸尋至。併殺之。都都松丸留在筑後。

又爲盜所殺。

天文元年壬辰夏六月十三日。天草尙種。長嶋但馬守與志岐。栖本。大矢野。以上三名合兵擊上津浦治種。十六日。公遣八代兵。救之。秋七月朔。我兵與敵兵戰而克之。相良六郎左衛門尉死之。二十五日。公適佐敷。長種來見。八月四日。上津浦治種來佐敷拜師。冬十一月。日遊行上人。名開第二十六世來八代。長種供給之。二年癸巳春二月二十日。堅志田城主大膳大夫阿蘇惟前。使西但馬守來請婚。公許之。夏四月十五日。公長女嫁惟前。秋九月二日。長種築館八代中嶋。冬十月十六日。公與世子長爲至八代。屢遊長種中嶋館。俱賦聯詞樂之。十二月二日。公及世子。

求麻外史卷二之八

連乘公第十七

六十五

至自八代。

三年甲午春閏正月十六日。新築城於八代鷹峯。三月十日。成公移居焉。夏六月十日。惟前來賀新成。三永民部少輔。村山參河守。西但馬守從之。公命上村出雲。竹下外記。山崎內藏助。接之。朽網城主。名未考使岡村新左衛門。入田城主。名未考關右馬頭。堅田城主。名未考竹崎將監。來賀新成。其佗津津良。名未考等城。山崎記。玉名郡。東郡。白間。津。良。國。藏。相。同。飯嶋。名未考等城主。遣使來賀。公分遣今村織部。桑原次郎左衛門。藤九郎。西兵部大輔。村山立蕃。平川中務於各所報之。秋七月六日。公與長種。如堅志田。九日。至自堅志田。

四年乙未春三月十六日。阿蘇兵與宇土兵戰於豐福大野。宇

土兵敗走。皆吉伊豆守棄豐福而走。我兵入守之。公遣圓田美作。宇土。南條木工左衛門來報。夏四月八日。義田平馬允長親殺兵庫允長種。長種爲人英毅有武略。兼善聯詞。大得士心。或有忌之者。嘗諸諸賴興。以有異志。賴興信之。謂吾在猶然。吾死必害世子矣。不如早圖之。乃與相良彈正忠長兄。丸目兵庫頭賴美。東參河守直政謀。使長親殺之。長親陽以公命。召長種於城。刺而殺之。二十日。賴興至八代。次中嶋館。五月十八日。賴興遣長親於宇土。爲世子求婚。伯耆武顯許之。皆吉伊豆守來報。冬十二月十三日。菊池義宗。歷代私傳。作太宰。或不知何所。據自高來。案先

求麻外史卷二之八

連乘公第十七

六十六

是義宗五弟。乘舟抵八代。公使義田信濃迎之於德淵。宿地。而令無所考。福寺。十九日。移莊嚴寺。二十日。公會義宗於莊嚴寺。二十九日。義宗來會公於鷹峰城。

五年丙申春二月。日義宗還高來。更名義武。夏六月十五日。義武來八代陣內。十六日。觀漁。秋八月二十七日。歷代私傳。作天。武來八代陣內。十六日。觀漁。秋八月二十七日。文。六年。今從八。公會武顯於松橋。九月十八日。太夫人伊東氏薨。實公嫡母也。冬十二月二十二日。世子夫人伯耆氏來嫁于我。皆吉主殿助。森掃部。千田左近從焉。是歲。朝廷。後案。良。新。以兵部大輔大內義隆爲太宰大貳。領山陽鎮西之事。六年丁酉春二月朔。世子往高來見義武。夏六月十五日。義武

來八代謝之宿龍寶寺。十八日移正法寺。二十日設茗燕。二十一日命宗像右衛門大夫設散樂。二十五日義武還冬。十二月十四日世子更名爲清。

七年戊戌夏四月十三日薩侯薩摩守嶋津貴久來會公及世子于佐敷。公厚饗之。十四日薩侯歸。秋八月二十四日義武從嫡子鬼菊丸而來。加元服于八代白木社。稱駿河守。更名則治。歷代私鑑曰後稱前守。遂會公于鷹峰城。二十五日賦聯詞。更名高經不知何所據。二十六日觀散樂。二十七日過菱田信濃宅。二十九日義武父子還。

八年己亥春二月八日則治來會公于八代。十日觀散樂。三月

求麻外史卷十一之八

連樂公第十七

六十七

九日公遊平山館。十四日義武來會公于信濃宅。先是公命

新造渡唐船。成名市木丸。是日公觀之於德淵。

九年庚子春郡民大患疫癘。公自禱於鬼神。疫癘隨止。郡民大

喜。夏五月二十一日阿蘇惟前來會公于八代。鏡。秋八月十一

日肥前侯龍造寺隆秀來浴於日奈久溫泉。二十七日肥前侯

歸。九月二十日義武來會世子于本藩。晦義武還。冬十月朔義

武至八代。十二月十三日八代兵軍艦地。華北兵守堅志田。

十年辛丑日公聞宇土亂。將赴援。首途于井口八幡社。櫛櫛

枝墜。而懸十字槍。公有不悅色。梁瀬某名進曰。敵懸槍吉兆也。

櫛俗謂之櫛。敵國讀同一。公色霽。往援宇土。師果有利。

十一年壬寅夏六月十五日世子夫人伯耆氏大歸于宇土。秋七月日菱刈城主菱刈左兵衛佐來會公于水俣。是歲。東照公生。

十二年癸卯春正月二十六日宇土兵侵小川。公親將三郡兵。往戰於高山。宇土兵敗走。秋九月二十一日上津浦孫次郎來請公。稱右衛門大夫。

十三年甲辰日栖本某名來會公及世子于湯浦。請稱兵部大輔。

十四年乙巳春二月二十一日出水城主阿久根彈正來會公于八代陣內。夏六月十五日八代岡地頭治部少輔治賴反。治

求麻外史卷十一之八

連樂公第十七

六十八

賴左近將監賴泰次子刑部大輔長弘之子也。初賴泰之伏誅也。長弘以幼免。而生治賴。治賴善武技。好行幻術。頗得士心。犬童軍七。宮原玄蕃。最親信。本藩重臣亦歸心於治賴。密勸圖不軌。事泄。治賴將自盡。軍七玄蕃止之曰。徒死無益。死等死耳。去如人吉。與重臣圖大事。事不成而後死。未晚也。治賴從之。是夜逃至本藩。途值井手隼人林田忠次郎。治賴捕二人詰之。忠次郎僞曰。與君通謀之重臣。事覺。皆自殺。君至人吉。非計也。治賴且信且疑。詰之益急。忠次郎語塞。治賴手刃之。去逃于真幸。公遣稻留刑部丸目民部。桑原九郎五郎。上村又九郎。討治賴於本藩。比至。治賴既逃。秋七月朔三船寶藏寺僧某名林紀伊介。

田代左馬助來聘于八代。十三日治賴來多良木。將據鍋城。時稅所源兵衛守城。陽善待治賴。陰報之於公。且謂治賴曰。城壘不堅。請入地頭岩崎加賀宅。加賀亦與深水出羽謀。出迎之。已宅。陽衛護之。而陰宵遁。治賴從兵厘四十餘人。公使人吉兵討之。治賴出戰于耳取原。敗走。逃於日向。去如豐後。居一年病卒。軍七玄蕃。剃髮爲僧。軍七更名傳心。玄蕃更名祖心。二人行脚四方。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先是朝廷下勅使。勅使大外記大宮伊治西下。大內義隆使弘田彈正忠爲鄉導。是日。天使舟達德淵。二十八日。館于東泉寺。二十九日。公謁天使於東泉寺。饗之於陣內。十二月二日。公及世子。拜口宣於鷹峰城。公叙從

求麻外史卷一之八

蓮乘公第十七

六十九

五位下。任宮內少輔。世子叙從五位下。任右兵衛佐。幕府足利賜偏諱。公更名義滋。世子更名晴廣。厚禮天使。三日。公及世子往東泉寺謝之。五日。饗天使于莊嚴寺。六日。公始服官衣。謁白木社。九日。饒天使于陣內。十二日。天使將發。雨不果。十四日。發德淵。公及世子親送之。

十五年丙午夏五月朔。使山崎下總。犬童治部少輔。下式目二十一條於三郡。自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賜酒群臣於陣內。凡八百人云。六月十二日。肥前守伯耆武顯卒。使增福寺僧某。及養田平馬允弔之。秋八月朔。世子至八代。三日。公授政於世子晴廣。六日。高來侯有馬某。使重恩寺僧某。來賀。八日。日

侯上總介伊東某。親來本藩賀之。九日。飯嶋城主某。使二階

堂賴母介來賀。十一日。矢部城主某。使津奈禮丹後守來

賀。十五日。上津浦右衛門大夫。使平江勘解由左衛門。大矢野

某。吉野與一郎來賀。是日。公罹病。遣書蓮慶公。其略曰。去年

帝下勅使。將軍賜偏諱。我家西遷以來之榮也。冀以爲我

家永久之典。子子孫孫。不可不慎守焉。附國歌曰。雲井余利名

越吹降羽月。南連波世世耳。傳惠解我家都風。二十五日。公薨

于鷹峰城。齡五十八。葬于八代蓮乘院。法證蓮乘院了德永

幸。夫人豐永氏。生一男四女。男萬次郎丸。長女嫁大膳大夫阿

蘇惟前。次女千代鶴。嫁菱刈左兵衛佐重任。三女嫁東鄉相模

求麻外史卷一之八

蓮乘公第十七

七十

守。四女千代菊。實柳江公夫人也。公誅賊平亂。政治

于內。名聞于外。朝廷下天使。叙任父子。幕府賜偏諱於父

子。時論榮之。

萬次郎丸。公第一子也。天。

外史氏曰。自蓮佛公移封以來。三百三十年。至公之世。天使

始來莅。幕府始賜偏諱。公之榮大矣。然而公不少有矜伐之意。

唯欲使子孫永丕之。觀公之遺書及國歌。而可見焉。公之意

蓋謂。予得今日之榮。豈偶然乎。固有所以致之之德。子孫苟不

脩其德。而徒欲得此榮。則非所宜得也。公憂之也深。故厲子孫

之意。太爲懇到。且夫名與位者。抑末也。後之欲慎守焉者。不可

不著眼在其本也。

求麻外史卷二之八

蓮乘公第十八

七十一

求麻外史卷二之九

蓮慶公第十八

蓮慶公諱晴廣。上村上總介賴興第一子也。母上村修理亮長國女。永正十年^{月日}生於上村城。幼字藤五郎。初名賴重。享祿三年爲蓮乘公所子養。立爲世子。更名長爲。時年十八。天文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先是公使稅所新兵衛尉良繼問家事。蹟於外祖父洞然^{洞然國入道號}。洞然頗知史傳。是日作書以答之。今洞然狀是也。十二月二十二日。夫人伯耆氏來嫁。六年正月晦。公至八代。二月朔。往高來見菊池義武。義武來八代報之。

求麻外史卷二之九

蓮慶公第十八

七十二

八。法號洞然宗廟。

十六年丁未夏五月^{月日}。天草尙種來會公于佐敷。尙種贈驗甲及腿甲。公報以身甲。是日。大內義隆贈刀。十七年戊申春三月。天草尙種招公。二十二日。公發佐敷。二十四日。公會尙種於獅子嶋。尙種厚饗之。栖本兵部大輔。大矢野某。相繼謁公。供給亦渥。秋八月二十四日。蓮乘公大祥忌。赦於三郡。冬十一月三日。大矢野某來八代。公享之陣內。十九日。長嶋但馬守來八代。十八年己酉^{月日}。薩老臣伊集院大和守來會我老臣於黑邊田野。秋八月^{月日}。三郡老臣相議。請立萬滿丸爲世子。公許之。九

月日遊行上人名開第二來八代。冬十月十三日。饗之陣內。十

六日。賦聯詞于正法寺。上人賦發句曰。霜起與所種松也。言乃

葉家農風。公賦脇句曰。月與利馴留流庭。庭寒計佐珍阿未詳。

何人並上。賦第三句曰。朝日佐須岩根。能水耳鳥波。寢天。二十

五日。賦于莊嚴寺。公發句曰。時雨波左也波一木。庭笠宿。

上人脇句曰。菊移呂婦冬山路宗忠宗忠未第三句曰。水

留邪登岩根。水乃底澄。十一月十九日。上人乘舟至高來

諫早。自是歲。公守歲于青井社。著爲永式。

十九年庚戌春三月十二日。公遣平川藤七郎於高來。存問義

武。十四日。義武復歸。入于熊本城。十九日。公使澄川彈正忠賀

求麻外史卷二之九

連慶公第十八

七十三

之。二十三日。八代老臣相良。繼部助。菱田平馬九。山崎下總守。

會阿蘇老臣西某。村山某。名二人甲斐親直。于豐田宮山。夏六月。

皆吉左京進武真起兵。攻宇土城。伯耆行興拒之。不克。棄城

而走。武真入城。二十三日。公自將兵。出軍于高津賀。武真懼去

宇土。入豐福城。行興歸宇土。二十五日。武真又去。豐福來八代。

公取豐福。遣兵守之。秋七月十一日。先是大友義鎮遣兵討義

武。是日。豐人與肥人。大戰于合志郡。豐將朽網志賀。一萬田上

名三人死之。二十日。公遣老臣繼部助。使於薩老臣東鄉相摸守。

相摸守遣使僧和豐肥。冬十一月朔。幸千代。幸千代未來八代。

公享之陣內。是月。大及義鎮授偏諱於幸千代。更名鎮廣。稱五

郎太郎。

二十一年壬子秋八月十四日。上總介賴興殺岡本地頭相良

相摸守賴春。以第四子稻留五郎次郎賴定。後稱左近大代之。

賴春洞然居士之子也。居岡本城。初賴興欲殺賴春。以子賴定

爲岡本地頭。託議事召賴春。賴春欲往。其臣上田木工之丞止

之曰。今賴興之意不測。且今日返報日也。請君勿往焉。賴春曰。

彼召而我不往。曲在我也。且天道好還。彼若害我。彼家必亡。吾

以返報日爲幸。遂往。乃爲峯山讚岐桑幡六郎左衛門所殺。冬

十月。日世子萬滿丸至八代。十八日。與白木社祭。十一月。日栖

本兵部大輔。上津浦右衛門大夫來八代。東鄉相摸守登英彦

求麻外史卷二之九

連慶公第十八

七十四

山。便途謁公于八代。留歡數日。爲設散樂。去年歲不登。是歲

米一包。三直六貫錢。大麥一器。升直二百錢。

二十三年甲寅。歷代私春正月。菊池義武私謀大

舉擊大友義鎮。事覺。二月。日義武奔于薩。薩人不納。三月。日義

武挈妻子來本藩。依永國寺。剃髮號笑屋道間。公善遇之。新築

館于大村天神森而居焉。今俗夏四月朔。人吉城災。世子

萬滿丸避火于東彈正忠宅。是月。義鎮使眞光寺僧壽元。田吹

上總介。歷代私來請義武。公不與。五月二十八日。

義鎮使妙嚴寺僧某。名盟手越中。厚幣來再請。公又不與。秋七

月。日長嶋鎮眞。其未棄長嶋。逃出水。公使山野市允

小田兵左衛門守長嶋。冬十一月日義鎮遣三使姓名與河尻於義武以固請。義武亦自請往。公許之。戶次某朽網某二名來迎。於是義武屬妻及次子十郎則直。女辰若於公。與長子則治如豐後。十五日公別之于八代。成願寺。二十日義武至豐後木原。爲盜所殺。蓋義鎮所使也。十二月五日義鎮遣使計義武死。弘治元年乙卯春二月七日公下式目式目用天文二十四年二十條於三郡。嚴禁一向宗。著爲永制。夏四月日義鎮使慶德坊豪榮厚幣來謝。善遇義武之恩。贈遺及老臣。秋八月十二日公薨于鷹峰城。齡四十三。十六日葬于八代林泉院。法諡林泉院兆山蓮慶。大矢野某及河尻大慈寺和尚名來會于葬。栖

東麻外史卷二之九

蓮慶公第十八

七十五

本兵部大輔。天草尙種。上津浦右衛門大夫。遣使僧會于葬。公末年日薩兵侵大畑。公遣兵防之。薩兵敗走。我兵追擊之。笠置山多獲首級。北崎與兵衛年甫十六。進戰欲取首。而不可得。道傍有屍。其陰囊大如人頭。與兵衛截而棄之。陽爲獲首。遂及橫嶺某名。喪首而歸。謂之曰。提首甚重。請併兩首。而更擔之。橫嶺許之。比詣城門。與兵衛陰換其首。橫嶺不覺。與兵衛先入獻首於公。公檢之。賞其功。橫嶺相次入獻。則顛狀醜物也。橫嶺大駭。曰。中途而化歟。左右皆失笑。公雖知與兵衛所爲。心奇其才。置而不問。與兵衛及長。果有勇略。從公及柳江公。屢立戰功。柳江公薨於戰後。留居八代。天正中。豐臣關白討嶋津氏。至八

代。京兵劫掠城下。人皆畏關白威。無敢拒之者。與兵衛不勝其憤。曰。吾之居處。我君之所賜。不肯爲彼兵所蹈踐矣。吾又何懼。關白執眉尖刀。斬京兵八九人。縱火燒家。屠腹焚死。公納上田織部允女。生一男。是爲柳江公。姜恆松氏。生一男一女。男大膳助賴貞。女龜德。嫁上村新左衛門長陸。元和三年十月日卒。葬于永國寺。法諡西津良意。至公之世。稱相良氏者甚多。公命以東西分之云。

大膳助賴貞。公第二子也。幼字德千代。弘治二年。年十三。剃髮爲僧。更名奮雲。祖榮爲庭柏寺住持。後自還俗。更今名。居八代。後去之薩。僑居栗野。聞響野原敗。乘間來將襲本藩。以嶋津義

東麻外史卷二之九

蓮慶公第十八

七十六

久命卻兵。事具下文。後又去之日。向寓于伊東氏。亡何卒。法諡天利一運。

外史氏曰。逸史氏嘗論一向宗曰。一向之教。其爲說也。膚淺鄙俚。無足道者。而蠱惑人心。比佗尤爲甚焉。蓋以其單立成佛報恩之說也。此論良然。故其爲害亦不小也。天文初。自蓮如蓄兵招客以來。四方巨剎。各傲樹黨。自號一揆。一揆之害。卒徧諸道。歐陽氏曰。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當時猶然。況今本邦爭亂之久。而王道之不明也。人孰能剛腸。不爲邪說所誑誘焉。故德川氏之於一向宗。深懲往日之變。又知其終有不可除之勢。而善待之。以爲己援。是以寬御之也。嶋津氏之於一

向宗切齒於爲其僧所賣。託殺其渠魁。殫逐其餘黨。而嚴禁其宗。是以猛制之也。是皆遇其害而後處之者也。蓮心公及公之於一向宗。身雖未遇其害。而明已有所先見。不寬不猛。以防災於未然矣。易云。思患而豫防之。二公之謂歟。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 □ =14664114

SS□ =14664114